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2033/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38.6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六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前集十二卷後集十二卷

〔宋〕李誠父輯
北京圖書館藏元刻本

一

藥閣集二卷

〔宋〕辛棄疾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趙氏小山堂鈔本

一九三

晦菴文鈔續集四卷

〔明〕崔銑輯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九年張光祖刻本

二〇二

朱子文集大全類編一百十七卷(一)

〔宋〕朱熹撰 〔清〕朱玉輯
蘇州大學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八年朱玉重刻本

三〇三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前
集十二卷後集十二卷

〔宋〕李誠父輯

北京圖書館藏元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分類誠齋
文贈後集十二卷》提要

人莫不飲食鮮知味
也知味者在飲食外
也誠齋先生曰次
石砢砢挺介故叢
為文則浩氣拍天吞
吐溟渤足以推倒一

世之哀憐豈必聳牙

全曲波瀾濤詭艱

深蹇澁思苦形穉儂

人讀之不能句然後為

工刻雖然大篇巨冊浩

渺無涯或傳於經或

集於文或散於游戲

翰墨學步胸砉猶有

未能盡窺其斑也况

揚金日之士乎建安李

誠父取先生片言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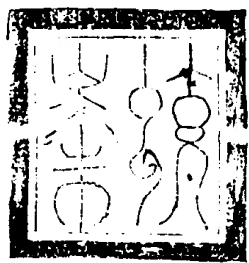
字之有助於學多者

四分條析爲前後集前
集爲綱者四三後集爲
綱者三十二名曰文膽蓋
鼎書一尚此足以笑人口
而膏筆端也予乃好集
徵余序余謂先生之

大豈止於舉之助而已
乎舉而措之可以撐拓
宇宙彌綸國家黼黻
皇猷家鉞今古知味否
又考於法乎求之母但
曰膽炙而已矣開慶

己未清明節嚴陵蛟

年方逢辰君錫亭



批點誠齋先生文贈前集總目

君心

君德

君道

德位

君臣

臣道

氣節

和同

柔順

用人

人才

君子

小人

朋黨

薦舉

權奸

僭竊

固位

近習

隱逸

出處

道義

窮通	諫諍	謀議	宰相	吏治	太平	災祥	禮樂	氣類	羣經	易	書學	春秋	左傳	諸子	羣史	文章	詩賦	取士	賢良	譬喻	以上凡四十三類	批點誠齋先生文贈前集總目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前集目錄	卷之一	君心門	君心	謹嗜慾	天下以一人爲主人君以一心爲主	小人乃君心之蠹	內朝宴安	君心易移	君心攻晉之衆	凡四段	人君宴安乃衆惡之門	君心不結乎理	武帝天資之病	凡二段	慾不能勝理	仁心之充	凡二段	君道謹微	正人乃君德之助	君貴常親正人	凡二段	君心即天	凡二段	天下每覘人主之意	凡二段	君心始銳終則必怠	○君德門	君德	○君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明不可掩

體天之剛

強明不足以爲德

無德難以君天下

德有享薄

小人揜君之明

君道貴在勤勞

徒勤亦非爲君之道

君道視時隱見

陽剛不可使陰柔勝

位乎天德

○德位門

又見後德位門

德位

德與位並全

君必慰天下之望

德位兼全乃可濟險

○君臣門

君臣

始於相求終於相信

遇合之難

疑信之異

君臣相得在去讒

凡二段

凡二段

凡二段

君不可失臣

君臣難得皆賢

君臣之明

君臣之戒

卷之二

○臣道門

臣道

通後氣節門用

臣改君命當自信於心

聖人作易致戒臣子用事

爲臣不可有驕吝矜伐之心

美在中而發於外

正君必先正其身

不諫之諫乃其諫

爲臣當任國事

不以用捨二其心

忠臣常懷愛君之念

孟子事君有得於易之義

事明主易事暴主暗主難

○氣節門

氣節

忠義

清廉

節不可屈

名節可傲厲後人

凡四段

文章不如名節

孔明公瑾忠節

忠臣不遇

本朝蘇馬忠節

本朝宗臣忠節

胡忠簡公忠節

鄭威愍公忠節

忠義足以服夷狄

清忠之志

廉節

名節能重人國

兩漢節義

節當守中正

凡二段

。和同門

和同

以異為同

心貴終同乃可濟事

同心之效

事貴同力而濟凡四段

迹異道同

凡三段

不事強同

同在乎公

又見後

非道不能使人強同

不可苟同

苟同之失

論比與同人之異

同貴乎公

又見前

合卷之三

。柔順門

柔順

容悅

苟從

巨道貴順臣節不貴順

事君不可過於諂

以剛者用柔道則吉

能順則上下亦順之

過於順者終不利

取容者終不利見君子小人門

以不說為說

不可苟說於小人

說小人者終不免於禍

睡於邪則正士自疎

取容者終不利又見後

不苟從則安

不可苟從

從違不必拘

大賢從君則眾士歸

不可苟隨

從貴知審

隨有二義

隨必知所審

取容者必不利又見前

用人門

用人 ④ 人才

才隨用而著 凡二段

才貴能取而用 凡二段

才貴能用

人君當愛惜人才

本朝培養人才之盛

國朝人才成壞

士風係國之盛衰

吾國治亂係人才

得人乃可強國

聲名動人

國勢以多才而扶

任重之才 凡三段

用必加寵

用不必疑 凡三段

有才不能用

不必遠慕

任賢使能

大賢用則衆賢至

人才進退必有其節

大才可兼衆職

觀其文已知其才

卷之四

君子小人門

君子小人 ④ 鄉黨

姦諛

小人托黨論以空君子

小人設險中之險以陷君子然終亦自陷

於險

君子得與小人剝膚

君子易退小人易進

大賢乃人才之主

君臣相得則讜說不得行 凡二段

小人之誤國誠可懼 凡三段

小人之情難察而易惑 凡五段

君子小人相為消長 凡六段

小人容說終不自利 凡二段

小人之黨

君子退則小人以類進 凡二段

君子之黨

君子不為黨

君子不終困於小人

小人不可親暱 凡三段

聖人作易深防小人

難生於小人惟君子能解之

小人不能動君子則國安

小人之似君子者

絕小人之根

君子難進小人易盛又見前

去小人當用果決

小人如敵君子亦國之幸

○薦舉門

薦舉

大臣當舉才以濟治

公卿當以求士為心

薦賢必有以容之

君子不當引小人

薦舉徇情之弊

大臣不能薦賢

薦用當從公法

卷之五

○潛竊門

潛竊

固

權奸

固位

聖人深誅潛叛之罪

已攘人則人必攘之 又見後

貪於位者終必敗

無其資者不可過其望

知去位則可保其身

權勢歸則禍敗隨之

已攘人則人必攘之 又見前

才小者不可以專大事

專權則無君之罪不容排

才不稱位者終必敗

奸謀始難測而終不利

奸謀亦知畏正人 凡二段

小人教君子亦借之校

去奸不可過於激

去奸不可與無德者辭

去奸之易

奸臣固位

小人之禍難以遽絕

小人不利於位

不知退則禍必及其身

○近習門

近習

近習窺測君意必至竊權

近習不可使之與臣下通情

近習易近而難遠

近習巧於彌縫

信之愈深則其禍愈烈

近習決不可信

近習之禍每感於正人之不存

君子去近習不可太激 凡二段

去近習不可用非人 凡二段

君臣不可睚於近習

君子睚於近習終必成累

近習擅弄人主威福 凡二段

漢景帝頃政虐害官軍兵

後漢用官首之弊

唐宦官之禍及天子

唐宦官掌兵之弊

唐宦官之禍皆始於太宗建官之不謹

近習當防之於微

卷之六

隱逸門

隱逸

出處進退

隱於治世愈見其榮

身雖窮而道亨

君子出處其志六民

出處各以其道

凡五段

凡三段○又見後

功成知退

出處當求其志

迹同而道異

出處亦有淺深

可以仕而不仕

以恬退為樂

退惠其不早

功成身退

出處之志在民

高尚之節

窮養達施

隱中之樂

隱者知幾

聖人知易又且易其門通用

道義門

道義

貧賤窮達通隱逸門通用

以窮為通達為病

富貴非所以為福

禮義足以輕富貴

勢利不可溺

天不能富貴人

貴賤不足改其樂

富貴不能移

凡二段

凡四段

凡一段

凡四段

凡二段

凡七段

凡四段

凡九段

凡二段

凡一段

富貴非偶然

貧窮災疾非天所降

窮達之異

後而不知節則凶

窮則自飾其身

君子當以義為榮

○卷之十

○諫諍門

諫諍

○

聽納
謀議

有言諫有身諫

諫臣在正其身

言以順而後信

臣不可疑於君

諫臣當有回天之力

君不自任則大

堯舜漢高唐太從諫不同

秦皇不殺茅焦

論比干茅焦諫君

人君不好諫則其國危

君當察人言之善惡

敢言之臣

諫議當決而用

言患虛而無用

凡二段

凡二段

用間之計

計不可使人知

智不可專任

○宰相門

宰相

○

擇相 用相

國之安危保於相之賢否

宰相德望可服人心

相權不可輕授

任相當從公議

相貴文任

任相不疑

相負天下之重

求相當聽天下之公

君當為天下用宰相

擇相在天下受之在人主

相貴先試而後儲

相之任重非可苟授

宰相能堪天下之憂故天下望之甚切

重望在宰相

大臣當任責以絕小人之根

大臣當薦用人才

○宰相門

凡三段

凡二段

吏治

循廉循吏 酷吏貪吏

循吏之名後世始著

循吏名盛則實亡

守令不能承流宣化

革貪必先舉廉

監司乃天子之所寄

太祖重罰賊吏

為吏之法

循之名以罕見而書

漢吏所書循吏

東漢循吏不如西漢

貪風成習

去貪之法當嚴

卷之八

太平門

太平

聖和氣象

言治之體

人樂太平

盛治不可模寫

天地交泰

太平之盛

太平之盛

祥瑞

災異

古者祥瑞多見故以為常然世罕見故書

之以為祥

天受君則譴以災異

符不在祥

災異當以誠應

災祥在賢佞

災祥在君心

禮門

禮

樂祭祀 制器

禮能息民爭心

禮不責於小人

正心當先以禮

祭必物備則禮可行

誠托物而見

古人制器皆寓警戒之意

有器之制有器之用

禮不可去

樂聲之感人甚易

韶樂至久而不忘

氣門

聞聖人之樂則知其德

氣

人不能充其氣

文與日長

言出於氣

氣之相感

用之當作其氣

自養之學

養天下之元氣神氣

用兵當先養氣

君必新天下之氣

卷之九

羣經門

羣經

有聖人而明無聖人而病

偽書亂經

妄改聖經又見偽

書與言交相存

易春秋相表裏

真王而偽出

經能存古人之事

語孟

周禮禮記

易門

論語吾道之精果
偽書病經

易

易卦之變

卦之變本於生生不窮位之列主於兩兩

相比

易有同辭而異旨

有易之理有易之書

易之理

理有不同

易象

象文

易傳序

易有太極

易與天地並

陰陽相消長

變化之用

著數之用

易可前知

作易聖人

學易者當以易成已

乾坤易之門

乾坤之變
震巽之象

巽之義

大有為諸卦中之盛

屯不如乾

屯解之象

天下之理惟終則必始

八卦生生之用

卷之十

書門

書

作書以信其道

學書者各執異見

聖人作書為世道慮

異端病經

春秋門

春秋

左傳

春秋者天子之政

春秋所以尊王

辨左傳所載傳事之失

諸子門

諸子

孔孟老莊之書

老子以清虛之說在其處詠之術乃刑名

之尤者

史門

史

史官權重

凡二段

作史可以扶持世道

班范史學之失

史筆紀載不同

史筆紀載之失

史筆誣偽之失

史皇孫

辨司馬相如以貴為郎事及竊妻以逃言

辨高唐李輔名字

卷之十一

文章門

文章

時文過於求工

文主於氣

古人不求工

凡二段

古人之文

凡二段

後世不如古

論先正文

本朝文士之名

文章英氣

司馬之文

孔明淵明之文類

文之體製

文勢

文章體製

文難兼全

文士技習

文章之用

文風之盛

時文之病

作文之法

文善狀物

○詩賦門

詩賦

詩辭之傑

詩能發人情思

詩人之樂

稱美人詩

與人言詩

詩人技習

詩家宗派

詩與人相違

詩人之病乃詩之奇

評人詩文

詩賦

○取士門

取士

科目

取士不可專以法

士不幸出於法

文不足以取士

文士技習

士欲速進

○賢良門

賢良

取士當求其實

○卷之十二

○譬喻門

譬喻

集中所載譬喻事
語皆好毋以常忽

虛華不如實用

凡四段

真寶所尤

真寶難民

真不可逃

凡二段

聞不如見之真

見原於遇

凡三段

無所隔則能遠

才之敏不如見之明

見生於不相背

無者不可強有

不必外有羨慕

所得有淺深

凡二段

法不可盡去

虛言安可使人信

事以效而見

事出不意則難為

言事之易知

美因惡而始見

即此以驗彼

用人不必有所疑

事有不可泥而不知廢

嘆人多妬忌之心

志見不同

有所勇必有所怯

欲斯至矣

凡二段

爭者必有所證

法傳愈久而愈善

與人欲其均

御得其道

大才非常地所有

因大見小

極盛難以形容

事不可以一律拘

得勢則易失勢則難

事勢有難易之不同

物有遠近之地

凡四段

見事之精

利難兼得而有

物有所感而自動

無所感而動則為惟

假物以領聖德

去害當先乎本

氣發則必多畏懼

物之美者終難廢

仁不可專一

物極必反

變生於不足畏

迹有近似之者

凡一段

道不可離
所遇不同

無位則不得展所用

權必歸于一

患之極者難為力

喜生於所聞之極其所欲

初而驚中而喜卒而疑

真實難掩

恩及幽隱

才之捷

邪中之正

貴治不可太速

攘人者亦為他人所攘

凡二段

凡二段

批點分類成齊先生文贈目錄終

批點分類成齊先生文贈卷

君心明

謹者慈

主人君以一心為

主人君以一心為

主人君以一心為

主人君以一心為

主人君以一心為

主人君以一心為

主人君以一心為

主人君以一心為

主人君以一心為

主人君以一心為

主人君以一心為

主人君以一心為

主人君以一心為

主人君以一心為

主人君以一心為

主人君以一心為

主人君以一心為

主人君以一心為

主人君以一心為

主人君以一心為

知其艱難而又自敗者隋文帝唐莊宗是也文帝取
周取陳以混二百年四分五裂之天下開皇之治
以來僅有此爾其賢明何如耶其不折卒以滅梁
河上不解甲者十五年其不折卒以滅梁
其英雄何如也二君之業之難如此其皆身不免於
禍國不免於害夫興隋者文帝也下隋者亦文帝也
好滅梁者莊宗也自滅者亦莊宗也過君一君也而
興亡成敗之自異也蓋前日之文帝前日之莊宗正
其主也其主正則國從而興後日之文帝後日之莊
宗自敗其主而已其主敗國有不敗乎蓋二君者天
下之主也二君之心者二君之主也勤儉創業之心
一變而為逸慾樂成之心主已敗矣當其惑於女
於伶人二君自以為無害也然女子伶人之禍一
發則橫潰決裂而不可收拾矣

小人乃君心之病

小人之病君心也君心勤政彼則病之以逸豫君心
憂亂彼則病之以燕樂君心裕民彼必病之以聚斂
君心靜治彼必病之以威武六三之來兌即容說之
小人也非九四之剛正介而瞞之使不得近於九五
其不為疾者鮮矣六三者君心之膏肓也九四者膏
肓之箴灸也故九四者六三之所甚不喜也六三不
喜則九四有喜矣非九四之私喜也天下國家之大
憂也故魏謩用而封倫沮李絳入而承權去

內朝宴安

退朝之後深宮之中侍左右者乃鈞駟殿之餘悅耳
目者錦綉袍之色好

君心易移

進修之範南面於耳燕樂之需已盡其心無悅之書
可陳於前是為之語已誦於後

攻之者衆

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
貪權切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移利
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為不樂

珍物投巧乃殺國之斧斤珎五錦綉寶器之煥華
豈無以新聲麗色而盡上之心者豈無以技巧玩好
而惑上之心者豈無以馳騁畋遊官室臺榭荒山

心者

慾之攻心甚於兵革禍人甚於城郭好而人每
不能守也者政以慾之惑人無形爾不知有邪之寇
其來有方猶可禦也至於無形之寇游宴之中有陷
阱焉談笑之中有戈矛焉甚

宴安乃衆惡之門

端居之暇誠當思之使吾志衰氣惰者誰救使吾功
墮業廢者誰救使吾威嚴月虛矣者誰救使吾縱慾
之志反而流於惡者誰救皆宴安之為也是宴安者
衆惡之門以賢入者以愚出以明入者以昏出以
入者以儒出以絮入者以汚出出入字甚妙

君心不純乎理

武帝之心為多慈所中則窮兵戡事土木奸佞諂此
且非其有安能同然獨理哉德宗之誠為猜忌所
奪則相廷謝遂墮費斥事公輔使力追悔於相闕此
道義之士所以昇迹也

試帝天資之病

故紛更以擾其天資亂以蕩其天好神仙講封禪興
土木事夷狄以荒其天好天資一流萬里藥間末年
周和海內幾擗不有輪臺之悟其素矣
吾觀輪臺一詔洗滌精神帝之天資復矣是為

慾不能勝理

慾不能勝理
慾不能勝理此心慾不能勝理此心

仁心之克

一念之仁可以救萬民
念出而造六百年之商文王以掩骼一念出而興八
百年之周
充愛民之一念則千乘之國可道充不嗜殺人之
念則保民而可以王即親王子庶民之一念則為天
下國家之理與無窮矣

君道謹微

卑宮惡服慮後汰也不遑暇食防逸豫也懼二危懼
戒驕滿也勤守憲慮過亂也不為嗜慾則娛樂之
言無自而進不好土木則興作之計無自而中是笑
輦不苟詭敢矯假而行八柄在已誰敢威福而擅誠

如是雖使六卿復亂三家輩出操懿溫恭之類接跡
於朝效忠宣力之不暇而何有於它志哉

正人乃君德之助

端人正士宜在君側詩書義理之學尤不可不往來
於人生之胷中若朝無正人則外朝而親詣使官
則對官女子耳何以為朝之彌諧之益中無學問
則眼邊之時多不用於聲色游畋則用之於兵戈上
木耳何以為緝熙日月之功故嘗謂武帝善惡之機
此其以一人之進退明皇治亂之分係於無幾一
圖之存亡此等意思思使覺精神

君貴常親正人

物以相親有益亦以相親而賊故與離婁同相國不
與師曷同轍同不蹶仲尼蘭鮑荀卿蓬麻皆飛於
親非其人也

習與居移

成王與周召居故成王化而為周召魯侯與哀駘它
居故魯侯化而為哀駘它

君心即天

且夫兩陽者天也變兩而陽者吾君之一念也然則
災祥雖在乎天而變災為祥實人君之一念耳
故吾心之善字銷則它無善字矣吾心之兩陽若
則它無兩陽矣吾心之善字出慶雲見則它無景星
慶雲矣
察天審已不必察之於禘饗占天以人不必占之於

上筮堯之眷命舜之申休武王之受祚此一念之覺
而在我之天降其祥也居號之尊其監晉之益其禍
楚之厚其毒此一念之悔而在我之天降其災也覺
者禍之晦者禍之一轉移之頃天不在天而在君心
明矣

天下每視人主之意

人生無不洩之有而密自在所向之外也天下之人
伏其外以窺其中從其德以得其密是故背人主之
所向以陰合其所向天下之情甚易曉也
田子與子登臺南望不言而陽子知其意在於伐
水曹公雞肋之令三軍莫前而楊脩知其意在於退
師月箇切上之人舉目搖足而天下已知其言矣

君心始銳終則必怠

有天下之憂有君子之憂天下之憂二其君之不為
也君有為矣其得緊天下之喜而君子之憂也文勢
如平地突出一尖掌若不為之君其心遲天下之所
不快有為之君其志銳天下之所甚喜雖然喜者憂
之所由寓也銳者遲之所由伏也議論好夫何故銳
則速不以速而成則以速而折天下之事有百全之
成而無一折者乎好求其成則必有以忍其折不忍
其折則無務於速也速而折三而不忍則銳安得不
變而為遲哉有反覆一朝之有為必至於終身而不
為是故古之君子得有為之君而輔之以求立天
下之大功則必有以養其君之志而古之君子亦必

有以自養其志詳其發而重其舉也非謂其發必烈
發之疎則一發足以廢百發非重其舉也恐舉之懸
則一舉足以廢萬舉君臣之間其立也堅而其計也
老夫是以有成好晉文之尚伯也二年而用其民
子犯曰民將叛我民知義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
知也語文公之志踴躍奮迅而約有為者三也而子
犯曰民未可也而趙盾曰越王之報吳也四年而
吳可也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焉又一年又問焉則
皆曰未可也考其甚精熟蓋越王之志踴躍奮迅而
約有為者四也而范蠡四拒之二事拾好二臣者舉
其君踴躍奮迅之氣而約之於斷抑憤悶之也使朝
夕客居而退而不可得則無乃過乎欲揚先抑得抑
文公蓋二臣者深所以養其君之志懼其速而折也
而阻也及其用力已強兵氣已振事機之來而不可
失勝形之見而不可禦則破楚滅吳了此事不崇朝
耳好唐之德宗其志有一日不在於平爾鎮者乎佳
二好然不勝忿銳於道三將而一伐一伐而生朱泚
之變也則不敢言及於藩鎮者終其身造語過別求
節度則與節度相爭相則與宰相相攻藩鎮之禍始於
肅宗而成於德宗至於亡唐藩鎮亡之也深哉大集
德宗豈真成藩鎮之禍者哉冷句好速而折也折而
阻也使德宗而不速則不折而不阻則豈不猶可
為也何適至於晚年之如息哉又宗之志有一口而

不在於誅官者乎雖然不勝其憤於任制注而
一決一決而生甘露之禍也則不敢言及於官者
終其身得專制則聽其專制詆辱則甘其詆辱故官
官之禍始於明皇而終於文宗至於唐官官亡之
也庸哉文宗其真官官之禍者哉而抑也抑而
困也使文宗而不速則不折而而不沮則豈不猶可
為也何適至飲恨以沒哉二君之志本以求天下之
大功反以得天下之大禍皆不義其志之患也用事
的大抵事不極則反不生勢不激則變不形嗚呼其
兩之窮則春理固然也如鑑宜與急期哉急者鑑之
變也其非求變也激而不得不變也見筆力不衰

念君德門

君德
君道

明不可掩
則有掩則明者暗人有掩則明者盲明出地上則
掩夫目自昭明德則孰掩夫心焉之惡而酒滿之不
適聲色不殖貨利徹其掩以自昭也

體天之剛

君德剛天德主剛風雲烈日天之剛也剛明果斷
君之剛也君推剛則勇於進德力於行道明於見事
決於政過主善必堅去邪必果下字不苟建天下之
大公以破天下之衆私聲色不能惑小人不勝移陰

柔不能好矣文勢故勝故亡漢不以成京而以孝元
亡唐不以穆敬而以文宗用事好皆不剛健之禍也
然強足拒諫強明自任豈剛也哉轉說承上有力

強明不足以爲德

德宗根乎柔暗之資而力爲強明之迹夫君道之所
在強不在於抑敵衝而莫強於折邪伎明不在於察
淵而莫明於察奸欺有分別德宗強不足以折盧杞
而以刻薄爲強明不足以察延齡而以猜忌爲明奸
故怒公輔疑蕭復仇陸贄皆日中見斗而得疑疾之
類也

無德難以君天下

項羽能亡秦而不能使漢以爲楚曹操能平群雄而

不特散見蜀以為魏善教明何者頃挾勇曹挾智皆
才也非德也淺於得賢故有德則少康宣王自旅人
而為天子無德則大康厲王自天子而為旅人是有
天下者可不懼乎語有規戒

德有厚薄

德厚者無怨德薄者無與辭是謂論如鐘磬焉愈
厚者愈烈然德者反是得解

小人辨君之明

君明則必憂危亡憂危亡則已陳左右矣故必捨之
以與樂君明則必勤總攬勤總攬則已無權勢矣故
必捨之以逸遊君明則必親君子親君子則已失恩
寵矣故必捨之以奸諛伴諛諛則已仇士良所以傳
心術之秘於其徒也真可怖哉小人開卷

君道貴在勤勞

勤已以佚民靡已以腴民下字稍異誠為君之道也
朝之食午乃暇夕之寐丙乃即句語好

徒勤亦非為君之道

昔者即成湯之味來也傳食者即文王之日昃也
不與湯文同其勤與湯文同其治何其勤而不成
則蓋亦未知君道之大弊也

君道視時隱見

時隱則隱故初九當退而安於潛藏之幽時顯則顯
故九二當見而著其文明之治

位乎天德

必德足以居之則德不僣於位以天位處龍德則位
不僣於德故曰位乎天德天時之極者暑極不生暑
而生寒暑極之極者極不生極而生風故曰盛時
倍極

餘見德位門

陽剛不可使陰柔解

主德不斷陰柔也女謂通神於陰柔也近習用事亦
陰柔也是三者有一焉小人乘而入之矣故蓋以陰
命陰以柔召柔是氣類然也

德位

德位並全

以龍德居天位則德不僭於位下字好以天位處龍德則位不僭於德故曰位乎天德

君必冠天下之望

○乾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九天德也亦龍象也
○天位也飛而在天之象也德而不位仲尼以之虛天下之望也位而不德矣辛以之失天下之望也德與位並二帝三王以之勉天下之望也字面解

德位兼全乃可濟險

○需位乎天德以正中位乎天位則有德有中正則有德矣無位而須者無濟險之勢伯夷雖是也無德而須者無濟險之資秦末亡而陳涉先起是也
○僭位見僭切門通用

君臣門

君臣

始於相求終於相信

臣國求君也然君之求臣甚於臣之求君觀湯之於伊尹先主之於孔明則見矣然則何道以求之墨辰非能自高也外而高之者天也賢臣非能自進也引而進之者君也此相求於初之道也及相得相信之後則如骨肉如一軀豈從事於外飾哉馮南之判文帝張元素之對太宗初不以爲廷辱卒及其說焉馮謂光武胸襟闊大綱綱證告太宗不事形迹皆心平而文薄者也此相信於終之道也雖然君臣相求者也軍君求臣臣求君

遇合之難

天下之奇士不常有而天下之明君不世出故天之降才也千夫而一人才之遇主也千載而一君然而此非無異物之患而患無張華出非無古器之患而患無郭公用蓋切自古及今遺逸之賢常多而爲賢之君常寡則奇才之難得又不若明君之爲難得也是○賈生明王道而黜於文帝好賢之代仲舒首群儒而發於武帝用儒之朝終漢公孫非其交也如此非君子之咎也各有所在也愈難進君子愈無咎矣或聖人傷之曰大有初九無交害也非傷初九也傷大有之世猶有此遺恨也是雖然使大有之世孤遠

皆不遇然然無以不遇矣未一轉尤見筆
衡之期之希希則大辟雷澤之源公微明哲之高宗
則傳說若野之晉康耳意妙

武宗信崔亮託以周公之事昭烈信孔明至有君自取之之語然二臣終身不忍負二君之托又焉用防也哉然公如大有之群賢無後可始皇信斯高順帝信梁冀易而無備可乎古法

管仲善氣也似唐德宗之於蕭復妻公輔又申叔之
也又似成王之於周公要之皆不及昭帝之於霍
光先主之於孔明矣

晉蔡敷曰燕蓋謂霍先悲而後號也群小之黨既逐周霍之患益明後喜而笑也惟成王昭帝之中直然後能力主君子而力勝小人大師剛而力之謂故師莫大於君子而兵爲小好克莫難於小人而敵國爲易議論高妙君臣同則人畢同矣

然子儀自陷於朝國讒彼之中好文宗陷於宮
寺之險而未能出惟裴度可以出之然度自陷於元
稹程昇浸潤之內佳哉然則二君其如群小何二臣
其如二君何健信矣諺之不可不去也

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而失

臣也用事切陳番之言臣意以示官者此段不密而失身也二事俱勝雖無臣失其身則君無可恃君失其身則國其可恃乎誠有憂國之心

元帝有望之望之不能使之爲孝宣安帝帝有楊震楊震不能使之爲光武有發越

濟否在君子主濟否不在君子而在君君子有濟否
之中有濟否之心而其君無濟否之命則爲陳蕃爲
曹冀爲建寧王侯而其君有濟否之命而君非陽剛
之君則爲魯昭公高貴鄉公上無陽剛之君下無陽
剛之臣而君有濟否之命則爲文宗爲李訓鄭注矣

君之明麗乎正即日麗乎夫其明麗焉而不
顯乎德宗之察臣之明麗乎正即百谷草木麗乎
而其明麗尊而不墜於韓魏錯之黨此唐虞三代
君臣之明也其化成天下宜哉

陰極傷陽臣盛傷君六而居上陰極而臣盛矣故陰陽爭君臣戰而傷兩窮而後臣趙高篡秦二亡而高亦亡出此意杜奸王莽篡漢二微而莽亦敗爲臣者其勿至於此焉君者其勿使其臣至於此也真足爲君臣覆轍之戒若使奸臣觀此可消其僭叛之謀而不敢發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一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集卷之二

臣道

臣道

改命當自信於心

君制命臣承命者也臣而改命改命而吉也可乎曰
事君在志行志在事志然而事亦然君子不以志遠
事志然而事亦然君子不以事遠志君命曰可君事
曰可奉命可也君命曰可君事曰否改命可也君既
信吾志矣君獨不信吾志哉意到宜惟君信之天亦
信之天信之君信之矣倒觀諸君信生於天信不
信生於自信雖然改命不可謂也入正意是非誠有
其志者不可改也故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而莘
之九四曰信志也志不在於興漢則罷兵歷下之役
韓信不可以改命而伐齊志不在於厚楚則致由韓
標之命子躬不可以改命而却鄭用事切

聖人作易致戒臣子用事

○益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六三柔體也居下之上處剛之位據動之極見有可
以益天下則決然自我而益之果於益而忘其專也
故聖人戒之不一而足曰用凶事无咎者惟危難不
得已而用之則无咎非危則有咎矣意出若獲焉之
斷莊實用之乎世則專紀信之乘王王用之治世則

惜是也用事的曰有孚者惟有愛君益國之誠則可
不然則行詐以益亂矣是若正莽之居攝而無周公
之志是也曰中行者惟過於為益而不為過甚則可
不然則亂常以濟奸矣正若王敦之疾劉隗而率兵
內讒是也曰吉公者吾力可為而必告之君若孔子
欲討田常則不敢專而請於哀公是也曰用圭者祭
祀朝聘無不用圭動必以礼也不然非礼而動雖益
而不許離若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天王狩于河陽是
也用事飽滿聖人之五戒可不懼乎如象曰益用凶
事固有之也則又寬其四而嚴其一矣其意若曰惟
凶事則固有是幸不然則否然則有可以益天下之
事君子皆坐視而不為乎又轉一轉說得十分尽曰

益之而益則奚而不可為益之而損則奚而可為故
陳寶之益漢訓注之益唐效益也不如其已

為臣不可有驕吝矜伐之心

為臣之道有大美而不能含溫者矜也溫大美而不
從王事者吝也從王事而敢居成功者伐也聖人於
六三蓋三致意焉弗敢云者有懼心焉功成而不居
可以為臣矣禹之不矜伐周公之不驕吝蓋有得於
坤六三之義矣

美在中而發於外

體者禮也通理者通於君臣上下之定理也知定理
之不可易故正位居體而不敢僭也六五之君子具
是三者之美溫於中斯形於外故暢於四支而美其

身必無驕車好色好發於事業而美其政字面補必
無專權之所矣以爲美也至也

正君必先正其身
楚莊王好獵而樂不食禽獸之肉未嘗喜武功而
能證不視七德之舞州事無功此其事也王吉之賢
能陳昌邑之獵揚絕之情能戒汾陽之樂此其效也

不諫之諫乃真諫

有犯無隱在位之大臣也有犯者隱在位之大臣
也非隱也難得是寓直刺於旁觀之中義而折於忠
愛之表諱好隱之犯有甚於犯之犯也發得意十分
出季康子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是時仲尼不
在位也故仲尼不對非不隱也既而私於冉有告以

周公之籍非隱也

爲臣當任國事

居大臣之位食吾君之祿豈曰素餐云乎哉亦欲置
國家於磐石之安納君民於和衍之樂而已又焉如

不以用捨二其心

梁州之行求賢不得而帝位不以為已也
敗終其身而不還賢不以爲已也然則知魏元之
之拜相而愛其公清裴度之曉節而安於浮沉皆損
其剛方者也

詳見後和同客說從順而附事門通用

忠臣常懷愛君之念

嘗
孔子有不世之才者常自屈於不知己之君而

自伸於知己之君故其不知也雖不我用亦未嘗有
所恨至於不見用於知己者則不能無所怨何則望

於知己者厚而望於不知己者薄也蓋人惟識玉也
然後不以玉爲石人惟知音也然後不以雅爲鄭引
前佳夫君既不知我則其不我用也亦不足怪也吾
猶可卷其才以待夫知我者也幸而有賢君矣亦知
我之才矣又孰視而不見用吾復誰望哉好已矣吾

之才以無所施矣所以不能不怨也夫爲臣而怨其
君可乎難得意出怨之者慕之也慕之者禮之也議
論好夫小弁不怨不足爲愛其親然則怨之爲言
蓋亦望之之極也愛之之深也而有所不堪忍者款
昔屈原之逐於楚也非不能西入秦而東入齊也然

徘徊相川之曲俯視清流迴瞻故國歎王之不
知群小之爲害而痛楚國之將危不勝其憤悶之心

而一切有吐之於離騷卒不能已指魚腹以爲指者
蓋誠不忍疎其君不忍忘其國而傷已之不得其
適也語意沉著未嘗若介之推一弃於晉則遂往於
綿山商鞅之一黜於魏則遂仕於秦以反斃其國哉

用事切當

孟子事君有得於易之義

故因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遽以爲心可以合於王
而語之王道方其不忍於一牛之嗚乃其仁心所發
見也引而進之則袖然生矣此納約自牖也六四之
道也宣王自言其好貨好色於疾孟子不直折其

好方就其所好而為之說使之與民同者夫指色與民同之則已之所好者傳所以潛移其病根也此過主于恭嚴六二之義也

事明主易事暴主暗主難

易而為仁難而為仁易而為陸費則難也

宋前

合氣節明

氣節 忠義 清廉

節不可屈

史記之賈誼敗言之勇矣

貞潔書邑二千里而王嬙不歸無辜收抵間閭海上十九年而蘇武不忍於志僕其壯烈臣有如此者至如李陵衛霍一汗青史萬古書大節一虧功不存矣

東吳之藥可斷而君父之命不可違閭南之內可寒而托孤之節所當守

斜谷可夷而孔明之義氣如生。而劉琦之英魂不死。黃髮何者山川英氣寧與草木而俱腐死者有知將不瞑目於地下矣何者

名節而傲厲人

湘江一孤舟。湘水一孤舟。千古輝映。而後首陽之死。雖痛足以愧殺貪祿之夫。海島之入。雖悲足以洗盡趨炎之輩。如

文章不如名節

每觀西漢列傳其載之偏枯者。雖相接也。而於鮑五君子必為之敘傳焉。考其意。既言東齊又言四皓。而後必於清節之士。乃知文章經術特士之常而名節道義為士之貴。是嗟夫士以文名萬世而下。不過

曰此又人才而已至於清操勁節昭輝更今千古
在後使人知景仰清風如見其人豈可與文章之士

孔明公瑾書節

孔明盡心於蜀盡忠而死公瑾盡心於吳未幾而死
皆豪傑之士為漢死也抱天下之義氣直欲誅漢賊
而已是一大議論豈不謂豪傑之士不然則五月後
應有何時勢中今吾病有何壯心而其氣即樂三直
與秋霜烈日爭張耶

忠臣不遇

聞關行陣而汗馬之勞不錄肝膽竭瘁而彈劄之骨
無依義氣空傳於秋霜而忠魂徒泣於陰雨痛哉

本朝蘇馬忠節

吾觀蘇文忠公平生鯁介用之則金馬王堂舍之則
朱崖僇耳而英風直氣終身不衰司馬溫公進而策
勳退而居獨樂園而執之一念終始不易遺芳餘教
至今襲人諸秀慨想遐思儼然如在君子人於何多
得也

本朝宗臣忠節

二叔叛周七國反漢而我宋建炎之難永豐有諱
道直閣齊安有令威長沙有聿之三公皆以屬藉死
節三費三光名塞兩儀霜松雪竹生我靈園語好世
謂今人不茹古其然乎哉其然乎哉

胡忠簡公忠節

嘗讀唐書先生諫章其卒章云臣不見虜寇入門
鮮語其痛刺骨思讀至此不真佛泗之俗若也蓋當
是時和戰交雜之時也國是數定而屢挫國勢將怯
而復壯仲尼曰民到于今受其賜其先生之謂歟

鄭威愍公忠節

慶曆元祐之間忠臣義士充盈朝野自紹興崇觀
之大臣指諸老為奸邪挂摠鉅派不盡不置也而
靖康之禍猶有死國如威愍鄭公者守同州虜破
城而公死之此豈非紹聖崇觀之大臣之所鍾砥不
盡者耶

忠義足以服夷狄

紹興初戎酋奄先生上書力爭至乞斬宰相在廷大
驚金虜聞之棄其書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
國有人奉皇太后以帛自是胡馬不南者二十年吾
宋之安強不以百萬之師而以先生之一書讀此可
想其英風凜凜

人稱其節

冰心雪操而天下廉其節王折竹而天下介其直
司壯

清忠之志

志在一世之外者舉世不能備其志志在萬物之表
者一物不能傷其生

廉節

先生之美善不一而足然廉之一字為最著半筆孤

山之靈氣，靈之永未足以喻
陸費之重，政至於帝，鎮之鞭靴亦確不受，雖德宗諡
之而不奉詔，以爲鞭靴之弊必至於金玉

詳見和同客說，應順附門通用

名節能重人國

故以兩漢之盛治，至於卑于來朝，而王莽以一孺子
而收其國，以東漢之衰微，至於獻帝不能自存，而曹
操終身不敢去臣位，何也？下語有數節，名節之立不
立而已

兩漢節義

世率謂節義之風，著自光武之孔嚴光，始於獨諸自
西漢之二疎兩龔，始蓋東漢之士，所以激節義之風
雖始於嚴光之召，不知二疎兩龔之節，而引實有
以爲之先耳。故論高人一節，是節之一目，所以明夫
節義之謂也。聖人懼夫不知節義之爲重，而於三則
戒其不節，四則取其節，五則述其甘節，至於上六
處卦之極，尤以苦節終之。凡此皆明節義之當守者
而聖人猶於初與二之兩爻，或有不出口庭之喜，或
有不出戶庭之戒，豈非士君子之守節，尤在於首明
出處之大致乎？此東漢之節義，所以倡於嚴光而
實始於二疎兩龔也。李漢精通不能道此

飾當乎中正

在易之節，君子以議德行，謙之者，所以審處之而不
流於一偏者也。六三不及於中，爲失節，上六過於中

則爲苦節，九五居位之中，則爲甘節，十有分，則士
君子之欲有立於世，必如易之甘節而後可。西漢之
末，爲士者多諂諛，以失節者也。東漢之末，爲士者多
介潔，以苦節者也。六三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張禹
孔光之諱也。上六曰苦節正凶，其道窮也。李杜范滂
之諱也。以兩漢爲士之失蓋得極切當

又

聖人之道，不在於高遠，處不在於極，樞樞樞樞，下字
好大中至正，合人情而已。節固人之所同也，然不
貴苦節而貴甘節，九五居中得正，聖人之節也。其
曰甘節，古往有尚，若文王拘美里而樂易，孔子厄陳
蔡而忘憂，是也。若上六處卦之極，乃節之太過也。其
辭曰苦節正凶，悔亡。若陳仲子乃苦節也，若節之過
雖正亦凶，使其知悔則无凶矣。上六刻意尚節，而微
偏倚如屈原申屠楚者，皆非也

又見後集門通用

和同門

和同

以異為同

惟天下之不一足以為天下之一推天下之不同
足以為天下之至同使好蓋不一與不同者一也
而且同者心也以同為同者兒是而心非以異而同
者則殊而根類是故蕭規曹隨之不同而同於成功
好而寬魏嚴之不同而同於輔政得何者其迹則誠
酸而其心則印契也蓋不必於同然後其同也公若
有意於同則其同為小人矣愈出愈新

人貴終同乃可濟事

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召公不悅夫周召之迹雖若不同
而其心同於安民故能成三監平淮夷共致假樂
之治蕭何曹參元有隙雖若矛盾相攻而規隨同心
卒定嗣君安海內而成畫一之功用事切當至於張
耳陳餘初為刎頸交疑若同矣及耳為王離所圍求
救於餘而餘擁兵坐視不救故餘卒襲耳三亦殺餘
以此觀之則非同人于野其於濟川豈為利哉

同心之效

金石至堅也然不堅於人心妙論故二人一心則石
可裂金可折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何患乎異心也故
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重猶同器一童子能辨之見
味不同故也取南山之蘭離之北山之蘭十黃帝不

能分之甚難健臭味同故也所謂魯君之聲似宋君
之聲也尤見筆力故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車貴同力而濟

一舟不能載重鼎一臂不能推大車譬佳天下大事
而以一入為之惟見民益橋而不蘇君益味而不明
字面映帶得好故乎交難於勃而漢始安囑自結於
導而普復振證切所謂同舟而遇風則胡越相顧如
左右手患其有不濟乎妙非推君子之濟事小人之
欲濟其義者亦然得非故吳淞北楚則反不決無日
非上官則謀不發足見所李飽痛

一蕭何而助者二人一鄧禹而助者二十七人一元
齡而助者十有七人馬曳輪也羽既死飛又死而孔

明自將以出松山身曳輪也哀哉有感慨

舉朝皆武后之臣而狄仁傑以一身抱唐非孤立於
睽離之世乎乃下薦洛州司馬張柬之薦一柬之而
王東之合與仁傑而六議論高妙周復為唐仁傑之
志行矣證切

故陳平無周勃則不濟元齡無如晦則不決好

迹異道同

心同迹異君子不以跡間心二異迹同君子不以心
間迹故出處同道則禹顓頊晦同一情語默同道則
史直肅捲同一意

蘭菊異稟各有清香松竹異根均有堅操喻新出機
之恬淡文武之勤勞不害其為同若至於箕子之囚

比干之諫微子之去所適不同而同於為仁是伯夷之隨下惠之和伊尹之狂所尚不同而同於為聖是故夏忠商質不同而同於致治東清惠和之不同而同於勵俗也

不可強同

禹顓同道而異趨夷惠同聖而異行未足為同而異也孔子一孔子而齊魯是去異運孟子一孟子而今昔之觀異坤受此同而異也乃一人自為水火矣君子亦何必好同而惡異乎是

同在乎公

人與人群居天地中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而獨與人為異何也意到如徒以同于宗族為同則宗族之外皆繁而却之語好於同之外矣此楚人亡弓楚人得之之心也各當其矣

非道不能使人強同

如項羽之聚一散而不拜合李密之聚拜合而卒不能者非其道以使之也

不可苟同

中庸曰君子和而不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謀人國事者雖貴於同亦貴於同而異也我朝仁廟時元獻晏公為相文正范公參政事正獻社公使樞密忠獻韓公文忠富公副之此數公者皆平日同德比義以相師友者也會元昊叛范公欲調發富公不欲調發社公是富公議晏公是范公議相與下詰死

相客既而退朝語笑無間略無一毫少失和氣也如是故能致慶曆之治非有得於此乎

苟同之失

墨子之尚同也而等差至於無父鄉原之同乎流俗非不同也而為德之賊用事之故同而不和聖人以為為小人之成而為德之賊所謂同者晏子之所必辨也有幸力昔者聖人以天與火為同人之卦而於乾則曰君子以類族辨物何哉乾金離火金火相剋也乾剛離柔剛柔異理也乾南離北南北異位也天下降人炎上上下異性也反覆下難又深於易者惟二居二位其中則同而外則異故合異為同所以為同人之義也

論此與同人之異

水之於地為比大之於天為同人同與此若近也而實異焉蓋比以無所不比為比同以有所不同為同議論高人一頭地

同貴乎公

有心於求同者其同也必狹有所不同為同者其同也必公出門同人所遇無非同也同人于宗所同止於其室也故同人于宗不如出門之無咎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二



批點欽定四庫全書先生文贈卷之三

谷柔順門

柔順

客悅 荀從 比曜 荀隨

有臣道有臣節

有臣道有臣節臣道一於順故柔欲順不順則為奔卓臣節病於順故欲剛欲方順則為燕燕胡廣矣

事君不可過於順

聖德之順也善則為謙為恭為遜過則諫矣是鞠躬不已將及於僂僂僂不已將及於牀下帝好九二大臣之位也抑其陽剛之德以自處於陰柔而又處於卑

下此過於卑巽之甚不曰巽在牀下乎大目君若若

股肱國之懷也民之表極也如平皮傳顧忽跳出一

則今若此豈所望於大臣乎陸其孔光張禹胡廣

趙戒之徒乎僕然則巽之九二又無所可用乎其惟

用之以祭祀則吉而無咎矣百拜而不為諂駁奔而

不為卑何也事神不嫌於卑巽也然聖人猶戒之曰

得中而不得過況事君而過於諂乎接得然則過

於卑巽者用之為史巫則吉用之為大臣則凶用之

於事神則无咎用之於事君則有咎矣有問對

經云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

之吉得中也

以剛者則柔道則吉

聖人之為曲為廢為苟不為詭隨為道誠其於人
也非曲非全德之卦也蓋天下之理可進則進而
不為隨可退則退而不為法初亦陰柔在下而過於
卑巽是卜人也進退皆疑而莫之適從其不左右反
覆而費人之國者幾希矣其封倫裴矩之徒乎此
然則巽之初六無所可用乎其惟利武人之貞乎蓋
巽一也怯者用之為弱勇者用之為正謙是卑
巽一也怯者用之為弱勇者用之為謙故字類之拜
裴度正而非邪應上諸好上下之大分也韓信之師
廣武謙而非諂師資之大義也用事切當

經云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
人之貞志治也

能順則上下亦順之

六四以柔順柔以順重順居上卦之下上則順乎一

陽之君居下卦之上下則順乎二陰之臣發本自

極佳順上者上亦順之順下者下亦順之以一順而

獲三順德寬田而獲君而寬客寬且之三品也九五

君危之象也九二九三賓客乾互之象也善發明是

父也兩吉有焉過得自在以厲精之宣帝為之君而

賢吉之不伐以歲殺之魏相為之同列而善吉之寬

厚獲三品而有功之驗也豈惟悔亡而已乎細玩此

說真可謂發義文周孔之秘藏者

經云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九二在下而卑故為巽在牀下上九在上而高亦為
巽在牀下何也巽得極是蓋上九巽之極過於順者
也在上而過於順則巽在下之卑而順謙論切當然
上九之巽與九二同而九二則吉而九上則凶何
也大有發明九二中正之順上九為邪之順也何以
知上九為邪之順也上九位極乎人臣身極其崇高
愛其所有一富貴推勢而患失之心生故必極其巽
順阿諛以保其所有一不知順則過而身愈危也小則
喪其寶用大則喪其難勢雖正亦凶況不正乎有力
李斯墓家信之代其相則順趙高廢立之邪謀懼失
其爵掃而求容則順二世之欲而勸之以逸樂將以
順易位而以位為宗有味故司馬述論之曰持爵祿

之重阿順苟合可謂洞見其肺肝矣
經云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
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九二又見前
取容者終不利又見後

見君子小人門
以不說為說

當元說之世天下大悅於下君臣相說於上此眾人
所說而聖人所甚不說也如故成帝宴安之餘非朱
雲莫敢使臣神竟平定之初非孫伏伽不敢諫諍
晏子曰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允以說為說和而不以
說為說

不可苟說於小人

禮記禮運人君子難說故妄說人者小人也最易說
者小人也有分則九二居本臣之位當元說之世
天下視其始而赴焉者也其終則九二以剛正
之德居中正之地見其誠正可說而後其後為妄
說者絕之是句法則天下誠正極至而後為妄
意到故周伯仁受刀協之使而仲智責之張九齡
蕭誠之軟美而李泌譏之皆懼於允之九二也
事好然聖人備戒之曰信志也
經云九二孚吉悔亡象曰孚允之吉信志也
說小人者終不免於禍
王介甫之於呂惠卿初善其順已卒逢其責已
又見君子小人門

暱於邪則正士自疎
隨於暱則遠者不塵而自去從於邪則正士不聞而
自疎勢不兼也嚴事勢故遠子焉初嬰八人而申叔
時退避以遠罪郭子儀初信張雲而幕僚相率以求
去用事好而況不為遠郭者乎戰戰有力

取容者終不利又見後

如膏嬰之助灌夫趙廣漢之有魏相公孫賀之捕安
世二欲以免人乃不免於身欲以免罪乃所以獲罪
不苟從則安
鄭駟良之爭子產兩無所從齊梁陳之難安頭安兩无
所助所以安也
又見朋黨門

用人門

用人 人才

才隨用而著

權之為坡風間必能曉調與之才置之遠山海海必
能展其才之手置之郡邑必能坐笑堂而鳴琴花
縣任之按察必能氣搖山岳而威鎮疆場有河新米
上為首置之厚也轉樹則必唐虞乎斯世以焉者置
之廣廈細柳則必楚齊乎吾君又以此焉者置之盜賊
之著則必嚴嚴乎斯世以焉者置之盜賊

才貴能取而用

人才之在天下猶木之藏於山林之藏於淵宋大者
為材小者為楠工師之採於山林其有明日月
之珠夜光之寶漁人之得於淵者其有巨木
之生斯時顧人君所取之如何耳
用人之際不以全責偏不以近求遠不以難問孤問
果之才偏於旁責其才全則天下有材不幽遠之士
壅於聞達之不博則天下有連士孤立之賢寡於朋
主之不以則天下有賢賢者得是

才貴能用

使善用者起而求之濯濯而用之則故者新儒
者奮而聚者散天下之大功不終朝而可成是後世
見漢高帝唐太宗收攬天下英雄而盡得其用以為
後世無復有此之人物不知漢之所用即秦之所棄

事之所傳即附之所遺意更妙何前之無而後之有
耶蓋其成與成其壞上之人如何耳

人君當愛惜人才

德非后稷而無歲無粟也非渭川而無地無竹天之
生物今猶古也而獨不生才耶豈嘗聞之天下之才
其生在天其成不在天天生之而君成之亦思陳之
才生於天而壞於君而曰天下乏才也可乎哉蓋委
曲盡天下之才其難於成而莫易於壞士之幼而壯
壯而老父兄之所訓而君師之所長育不知其幾何
日博之古今以入其智裁之世務以出其能不知其
幾何事老成昔之過而今補之以功彼之能而此濟
之以長常陰陽而步風霜不知其幾何變閱日之久
也更事之多也應變之熟也而其才猶有不成者矣
意盡幸而成才則上之人當如何保養而愛惜之有
味之語

本朝培養人才之盛

近世培養人才忠孝成俗至 本朝盛矣唐李五代
全驅賣國之風於是一變 慶曆元祐之間忠臣義
士充滿朝野非諸老之賢祖宗之勤也其積豈一朝
一夕哉自 紹興崇觀之大臣持節老為奸邪挫
鉅浪不盡不止也而 靖康之禍猶有死國如成愍
鄭公者公主人報進士第靖康間守同州虜攻城
公死之名大年清菊此故前日奸邪之遺種而 紹
崇觀之大臣之所銷泯不若邪嗜 慶曆元祐

之奸邪顧可少哉至於鈞派不亦可以觀祖宗之澤矣

國朝人才成壞

國朝人才一成於慶曆并成於元祐初葉於紹聖大壞於崇觀當其成也數世收其用及其壞也至今被其患

光堯之興發表元祐之名臣又從而序進其子孫盡斥崇觀之奸黨又從而廢其裔使天下曉然知忠義才德之士暫時而愈光堯臣國者終不遺其諫振而作之十有餘人物之盛寧有慶曆元祐之風雖中更權臣排去異已長告許以羅網以痛折天下之忠臣義士然士大夫之器質既成終不為改磨如王公之器不復為瑣金之已鍊不復為鑄好

士風係國之盛衰

夫國也者無形而不可執無根而不可拔得之莫知其所以起和之莫知其所以自隨語意高妙合散命忽如童子之語非天非鬼而不勝其秘怪非邪非傳而不勝其流布發越佳處禁之則愈滋窮之則愈推而是風也成則開人之國粹然於唐虞三代故其作長諸然於秦故其作短寧然於東漢故其國難拔廢然於魏晉故其國速亡字面稍而語有斟酌風之所在而國隨之甚可懼也

吾國治亂係人才

王章不諫漢不亡任愷不法晉不用事好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彞

居而信五穀入而秦喜樂殺行而無懼季良在秦不可伐官之奇存而貢不可欺楚以增去而士歸以亮死而懷節愈珍奇其可勝矣人口人才之去就大畧可概矣覽通編而長吁嘆英雄之罕有有賢相國以韓信留不留而卜漢室之伯王晉人以謝安起不起而占江左之興亡唐室以裴度進不進而失天下之安危好

得人乃可強國

古者立國必有司畏非畏其國也畏其有人也好故符堅欲蓄晉師而王猛以為不可用事好謂謝安相

聲名動人

中乃江左之望然則存晉首二人而已矣

國勢以多才而扶

非天下不可為之事無以施天下大過人之材孰為天下大過人之才九五之陽剛君有斯才矣九三之大臣又斯才也九四近臣又有斯才九三群臣又斯才也斯虞也有九五之梁以主之有九二九三九四之輔相相梓之柱棟然以支焉之棟雖捷也虞其可顛乎好不惟不可顛也又將扶其顛而起之也進一步好大抵人才之在吾國忠良者吾懷心壯勇者吾服

任重之才

下字異旅才亦然得財

將苦極乃弱爾惟舟楫孝說印句法

用必加寵

用不必疑

有才不能用

也用不必才

屈原曰捨馳騁而不乘兮逞三而重索此愚生之所
以歎也好志欲厭以棄義者後湯以起其懦愛惜長
養以防其惰猶懼天下之人不至也占地位說起今
也日夜深沮而痛折之使天下之士出一語言則曰
猖狂厲一節行則曰矯激作一事功則曰生事陳辭
利病而謂天下真無才也此雖一飯九歡息一日百
下詔好天下之忠賢奇傑勇於言而敗於死者誰敢
信而來哉是

漢文帝近遺魏尚而遠思頗牧唐文宗近捨裴度而遠慕蕭曹何耶蓋班劍之人不貴燕劍之羊酪而貴南海之海物番夷之人不貴蕃裘之狼頭而貴中國之紵綹也盛夏制佳甚

賢者有所必不爲故可任而不疑能者无所不爲故可使而難侮善酌量漢高帝之於蕭何張良託之以國託之以子託之以心腹至於韓信黥布使之將兵使之殺敵而高帝之心腹未嘗散以託之也此任賢使能之效也用事精切至於東晉所謂賢者不善任之而反使之故使商皓將兵則无成功所謂能者不善使之而反任之故任楊溫以國秉則幾偕竊此失於任賢使能之驗也亦切

大賢用則衆賢至

大則二老相周而天下從小則若一隄入燕而郡安

人才進退必有其節

古之事君者三揖而進言其難進而緩也一辭而退言其易退而速也古之用人者進人以禮言其不

太才可兼眾職

初非二伊尹出征入輔作都制孔相武王相成王有往必集者亦非兩周公用事詳確

喜作商霖澤潤生民怒把周文威震夷夏朝游秦魏而慷慨暮佩漢印而縱橫君子一身出處大節固不

觀其文已知其才

讀野水橫舟之句則知其有濟川之才味山川草木之聯則知其有調元之手意如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二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四

君子小人門

君子小人

小人托黨論以空君子

天下有無形之禍備非權臣而恃於權臣發難相援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強非夷狄而強於夷狄其惟朋黨之論乎蓋欲激人主之怒莫如黨論欲盡逐天下之君子以去空天下之人才亦莫如黨論觀於黨也交遊黨也黨引黨也欲陷一士止於一士而已矣至幸而治之以黨則族親也交遊也所為引也可一網而盡矣漢之黨錮唐之牛李是也

小人設險中之險以陷君子然終亦自陷於險設險中之險坎險也陷險中之險也然奔人者必自奔險人者必自險險道而陷害類未有不自險而陷者也故宦者盛而黨錮與黨人死而宦者咸誅切

君子得與小人利黨

一陽獨存其猶歲寒百葉搖落之後尚餘一碩大之果而不為物食吁亦危矣然陰陽則生陽亂極而思治白公之亂楚幾危矣而國人望子高之來卒安楚者子高也此君子得與而民所戴之效也群小利而道以覆邦家如刺床焉自足及幹自幹及膚猶不

已必利其害。此大夏將顛之時也。有國者亦可以少。秦張禹胡廣亡。陳寶充亡。晉李澄令。後亡唐。此小人利。盧終不可用之驗也。

君子易退小人易進

一君子進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君子必退。非畏一小人也。知群小必以類至也。是故泰之初九「君子進而小人退」之象。此其所拔者。剛也。否之初六「小人進而君子退」之象。此其所拔者。柔也。二皆俱佳。拔其根不盈。樹拔莠者其根可束。小人之類進甚。必君子之類退也。雖堯入而四凶集。費充不留而群小憂。好

當一陽之生也。聖人未敢為君子。而喜必曰朋來。言一陽未易勝五陰也。當一陰之生也。聖人「為君子而憂」。曰友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然尚長在彼內之外之在此。

大賢乃人才之主

一茅拔衆根。隨一賢率衆。俊歸素之初。推一陽首進。則三陽類進矣。欲退群小。固非一君子之力。欲進群賢。不可無二君子之力。堯率一舜乃得十六舜。二率一禹乃得九禹。好吉孰大焉。自操非舜則夫四凶以安民。抵以危民。司寇相仲尼。則誅正。加以治魯。抵以亂魯。宛君臣相得則說說不得行。

管蔡之謗周公。公不卡而王自。昭王上官之諸霍。光光不言而帝自察。有一宰在上。有十六相在下。共難其能止之乎。夫以五陽去一陰。此舜與十六相去四凶。周公與十六去三監之時也。

小人之誤國誠可懼

漢之去官。官以袁紹而漢亡。亦以紹唐之去官。官以崔昌而唐亡。亦以昌而唐亡。易中極亂之辭。未有痛於否。否者。匪人一用何。至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無。手萬物不通。則舉天下而為壘。天下無邦。則舉國家而為墟。小人之禍何若是烈也。讀之令人毛寒。蓋泰之。李斯上書之日。漢替於張禹。談經之時。是咸陽之煨燼。地皇之塗炭。何必見而後悟哉。好一。夜來百伎集。不凶于而困乎。若廉來之得位。必于廉來亦凶于商恭。顯之德位。必于恭顯亦凶于漢。得意出故。廉來之謙不足乎。而咸湯之木祀。誠可乎。恭顯之戮未足痛。而炎祚之中。微真足痛。為人主者。亦可以自省矣。和

小人之情難察而易惑

漢成知惡石顯而不知王鳳。即石顯也。此。好唐憲知惡王叔文而不知皇甫鉉。即叔文也。以此見王鳳好深之諫。尤甚於石顯。皇甫鉉巨邪之計。愈深於王叔文矣。是

六以陰柔小人之極居亢滿大臣之位遂其奸而不改迷於邪而不復故凶于其身則天災人皆之畢集凶于而國則師敗君凶而不振盧杞是也嘗真卿也慶光天下皆以為奸邪而德宗獨不覺其奸邪是伐叛之師未反而朱泚之變已作奉天之圍未解而梁州之幸已嚴自是而後姑息之政行強藩之勢大

晉昭欲去季氏而倚公衡公為郡陵厲公欲抑司馬而倚曹爽唐文宗欲除宦寺而倚訓注何可久之驗也

自古小人掄其君之明者何也君明則必憂危亡憂危亡則已疎左右矣故必掄之以娛樂君明則必勤撓撓勤撓撓則已無權勢矣故必掄之以逐逐君明則必親君子親君子則已失恩寵矣故必掄之以奸諛此仇士良之所以傳心術之秘於其徒也小人奸邪情狀皆為破而莫能述故聖人發其心之至隱而曉以禍之必然曰汝之掄君之明不過欲豐乎己之屋而已不知豐其屋者適以損其家而不光好又適欲高其位而天飛而已不知高其位者適以空其門而身遁剖十分曉真所謂筆端有古者家之掄門之空也自此三歲而燭耀行於室廩庭海於臺

宣復觀汝家之有人跡乎此段使小人損此誠可之悔悟以莫大焉凶又有大者斯高之云不足而小二世之遷亡季述之戮不足痛而痛昭黑之罔終

此一轉命尤為惡人主者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六三乃小人之朋鄭朋五鹿是也然小人之銳於初壯於二窮於三群小用事三斯盈三斯窮矣

君子小人相為消長

有事君者說者有以安社稷為說者允之九四近君之臣也故於允說之時衡律焉躊躇焉商榷而謹擇焉言不迫其心安得而自寧也何則懼容說之小人自以妄說而病吾君之心也故君心勤政彼病之以逸豫君心憂亂彼病之以燕樂君心裕民彼病之以聚斂君心靜治彼病之以威武小人情狀的是如此六三之來允則容說之小人也非九四之剛正介

陽之使不得近於九五其不為疾者鮮矣文与說俱勝六三者君心之膏肓也九四皆膏肓之箴灸也故九四者六三之所甚不喜也六三不喜則九四有喜矣非九四之私喜也天下國家之大慶也故魏諸用而封論沮李絳入而冰瓊去此一段文勢一起一伏如長江大河波濤洶湧源源不絕可見筆端有餘鋒

矣小人得志疾也不得志亦疾也得志則中其疾以疾君心不得志則遺其疾以疾君子是疾一移則陰利陽邪利正是

震之九四以一陽之孤陷四陰之圍說高處至陰之

日鍊此為繞指一齊咻於衆楚矣以此居震擾之

位日廿安能致遠而不泥光大而有濟乎劉向恭顯

維漢漢朝瑜任文並居唐位是已
志十馮比八人者申叔時遠之郭子儀任吳曜而僚
去之

或之上六居說媚之極有咎口之象是小人之在上
近君用事以口才而感動九五之君者也其公孫衍
長儀準子影陳賈之徒歟

周伯仁受刀協之使而仲智責之張九齡言肅誠之
軟美而李泌譙之皆不能守以剛正而感於小人之
妄說也不然子西雖白勝死於白勝好五王軻三思
死於三思其可信乎老故曰言甘誘我也憂之忘者
詠之昌

宋從鳳先從秦固從漢皆從卓皆不防而信之故從
之斯受殘賊之禍矣國人皆知白公將為亂以告子
西而子西獨不信曹卿之警漢路人皆知之而荀彧
獨不疑至九錫而始有異議故皆受其禍

小人容說終不自利
李斯之誅不在於具五刑之日而萌於誦二世之書
張湯之獄不在於對案使之時而兆於摩跼居之足
好斯之語自以為取容之計湯之責自以為托私
之至謀然容乃所以不容自許乃所自欺也諺謂勝
蓋忽於驟忿父不能以安其子初正終誦士不能以
守其朋舍人情如鄭朋之兩從呂布之屢叛人誰納
其其無所容身也是李斯憂蒙恬之代其相則順
而廢立之邪諺懼失其爵祿而求容則應二世之

微而勸之以遷樂將以順而易位不知反以位而易
宗矣小人者可不鑒茲讀之誠可使奸邪欲在

小人之黨

賢人在上引其類小人亦然物各從其類也故上六
允之小人必引六三來允之小人如驍與為共
而堯吁咷言厲而堯弗咎引允而朱尤者與

君子退則小人以類進

蕭傳瑒而恭顯為貢禹主章誅而欽邪賢王氏九
罷而林甫引仙客國忠其素之六四手
刺之六二其當罷九齡相林甫之日也諺謂之六四
其當奉卓憲冀林甫國忠權盛之日乎

君子之黨

陳平交絳侯以誅諸呂仁陳鵬東之以誅二張非同
於為黨乃同心於為國也

君子不為黨

崔杼之黨立而晏子獨從平公牛李之朋分而韓愈
獨在其外非真有松柏特立之操者能如是乎

君子不終困於小人

小人之困君子何仇於君子哉不過如雞鶩之爭食
鷄鶩之類爾小人所妬君子所吐使左右能止即
置之封閑張能開孔明之密則困之九二不足證矣
齊蜀霸者也而况不為霸者乎轉語好然則君子病
不因矣困何病哉尤見筆力

小人不可親暱

物以相親有益亦以相親而致害者多矣
此與師是向轉則不歸伊尼爾觀者知此理於
親非其人也用事佳

小人易近而難遠非難遠也難得好近之則難遠也
是近則寵二則尊二則借二則難遠議論來家
李輔國者其初一家奴而其號尚父賈益罪大而
代宗不敢顯戮之至遣盜以竊其首用得切然陰切
以殺之不明正其典刑亦可羞矣好
竟且憂難堪畏孔壬況不為堯者乎文有叫應

聖人作易深防小人

霍光上官正受武之託而繼恭顯難居宜之朝則是
無難多難之始也故當解之廿九二欲其復孤六三
戒其致寇九四欲其解悔六五欲其退小人在上六欲
其射隼一卦六爻而去小人者居其王議論有根據
極好然則召天下之多難者果誰乎如君人者亦何
利於天下之多難而何樂於近小人以疎君子哉
意委曲

孤者小人之妖邪也無者小人之賤通也
是也
集者小人之聚害莫是也負乘者小人之備養也
是也
字字膾炙一卦之中聖人五致意焉其防難也固
不為不詳矣

難生於小人惟君子能解之

天下無多難有一難小人者多難之宗解難不多而
有一術君子者解難之原故此水非堯之難而四凶

過於洪水極好四凶非四凶之屬而一類於四凶
發出此意十分好

人不能動君子則國安

冠陽者陰陽正者邪冠我而能我則此必受其即
誰我而能我動則必乘其動故論出人頭一鼎不
可動則萬夫廢如一心不可動則萬議息故流言不
能動周公刺客不能動裴度而周唐遂安矣

小人之似君子者

谷求者王鳳之客也而譏斥惟極劉而恭者李逢吉
之黨也而額叩龍墀用事好陽為龍拂之道陰成附
麗之謀

絕小人之根

陰陽相勝亦相伺也太極增主人亦伺主人故王允既
誅董卓而不有紹汜光弼垂定河北而復為思明皆
不開小人聽順之門之禍也

君子難進小人易盛

乾之初九陽始萌坤之初六陰始生陽始萌則曰潛
龍勿用言方隱而未可以進也陰始生則曰履霜堅
冰至言雖微而必至於盛也觀聖人之言可以知君
子之難進小人之易盛矣

去小人當用果決

謝安之於桓溫初則伐其體人之謀徐而襲其九錫
之命強臣自斃而王室以寧亦中之六二也雖然六
二之遷如班如者其病於陰柔而無剛明之才耳舜

之於四凶周公之於管蔡孔子之於少正卯何遭班
之有哉

小人知敬君子亦國之幸

相國曰類於晉晚而疾亟猶幸不殺主謝晉聖安而
折氏亦安此語可為惜衆者之戒此其效也不當位
陰居上德也德而失者人敬君子抑亦惜之
教也故不然雖其必失細甚必裂無如如素末之法
更漢季之閭幸衆所快也亦在所憫也君子之於小
人亦然

薦舉門

薦舉

大臣當舉才以濟治

蕭何之薦韓信鄧禹之薦寇恂所謂大厦非一木之
材太平非一士之畧也

公卿當以求士為心

同幕容之避兩者未知容之賢也而郭泰獨知之非
無之觀異於衆人之觀也泰求士之心異於衆人也
發出此意愈好遇異缺之排鮒者未有知缺之微者
也而曰李獨知之非季之見異於衆人之見也季求
士之心異於衆人也探本之論

薦賢必有以容之

師德薦仁傑蕭嵩薦韓休庶乎險之六四矣師德容
仁傑者也高非容休者也二句如斷案師德賢而薦
賢有絀繹

君子不當引小人

蒙而無見在凡民為可知在君子為可貴是雖堯之
薦元王四岳之薦鯀一也而人不咎雖堯之不別得
越人之彎弓兄之亦弓一也而人不怨越人好

薦舉徇情之弊

短牘朝馳長箋暮進其舉曰竟親故交求彼此相薦
其舉曰互網總托契結以恩惠其舉曰私白登大都
而為市其舉曰黨家情弊膏肓

大臣不能無賢

若不蹈賊文仲功位之罪終必貽弄爾

公孫弘開東閣以延賢一時休焉然不聞有所引也董仲舒平糶排之何賢人之不用也難得倘若所招延咄誦教靡之士則弘之客館与昆釐之奴婢室無以異也好

薦用當保公法

趙文子取人於晉庫而七十之管庫不負於所宰崔貽孫取人於親故而八百之親故不失於所除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四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五

借竊門

借竊 貪位

聖人深誅借叛之罪

陰極傷陽臣盛傷君六而居上陰極而臣盛矣故陰陽爭君臣戰兩傷兩窮而後已趙高篡秦三亡而高亦誅王莽篡漢三微而莽亦敗真可為万世君臣之鑒焉臣若其勿至於此為君者其勿使其臣至於此也 有親戚曰龍戰者以坤馬之借龍而戰夫乾之真龍也別得好坤之馬至於極盛而進稱為龍其借乾也甚矣聖人別其嫌故發其有無陽之六其有借龍之罪正大之語所以誅其意也然不曰馬與龍戰而曰龍戰也不沒其借也不沒其僭所以深誅其僭也 已僕人則人必獲之 已以盜而得盜亦將盜其得議論合人情是故得庫而盜奪之得勢而盜伐之得貨而盜取之非盜能盜小人之有也小人實教盜以盜已之有也是司馬氏安能盜魏曹操教之也蕭衍安能盜齊蕭道成教之也用事切仲尼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所謂知盜非知奪伐之盜也別得是知教奪伐者之盜也故又終之曰諸盜曰盜之招非幸小人之遇盜也好所以深誅小人之為盜以教盜也辭嚴而意正。又見後

量力而負其人不跌量暴而受其足不折今也鼎足之弱而鼎實之豐有不折已之足覆人之餘敗已之身者乎倖足之折身之敗自取之也餘之覆彼何辜焉下折得如此聖人釋之二意也蓋責其貪位而不量也過力而不勝任爾

○中孚九翰音登于天真以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天下之理德之小者不可以僥大任才之下者不可
以慕高位無其資者不可過其望上九臆中孚之外
非中孚之徒無中孚之實爲中孚之聲此妄而盜其
詐而盜誠者也而乃挾其聲之善鳴下欲以動夫衆
上欲以動夫君而躡取高顯之位求之亦不可得二
之亦不可久雖正亦凶况不正乎好如樊籠之雞乃
欲一飛而登天可乎今語好夫一卒千里者謂之
翔予中孚者鳳皇也怒而飛九万里者大鵬也何也
彼誠有其才德也魯謂一雞而能登天乎是置之王
所唐之訓注是也上九聖之極高者故曰登天豎爲
雞故曰翰音 允下既上爲中孚

知去位則可保其身
吾才不稱吾位吾去之天下獨無才稱其位者乎

子皮此二轉語極好若遠子馬不爲今有暴君諫不拜
司徒可以無咎矣抑可以爲次矣

權勢歸則禍敗隨之

近君者勢不震而盛用事者權不招而集善發明者
勢所歸禍賊所隨也議論好推明足以下禍福之端
則能不有其咎庶乎无咎矣不然爲主父愼爲東賢
爲李固爲李訓源流禍敗可勝言哉衛青之不
薦王康安出之遠瀛壖可謂有匪其彭之明矣九四
近臣居位之初以湯處隕故明晉而匪其彭彭者盛
之至哲者明之極

已據人則人必據之
口解六三負且乘致蹇至自西來曰負且乘亦可醜
也自我致寇又誰咎也

六三以陰乘之資敵詐之極而位乎大臣之上是何
異於南其負賊之小不一且乘公卿大夫之路車乘
馬以行於大陸乎此切位階上之甚者也孰不爲
而醜之雖貞猶吝况不自乎使其致寇也必矣趙高
僭秦以致勝廣勝廣至而高與秦偕亡趙思張
漢以致董卓董卓布二孽與漢俱敗用議切
齊之六三誰咎也解之君臣其免盜乎可不懼也哉
才小者不可以專大事

不有益天下之大才不可以任益天下之大事夫事
者非常之事也如唐虞之禪湯武之華伊霍之廢立
息始之端是也然有才無德則專權自厚之
心天下國家之於事何以克濟則子之即堯舜禹湯
耶湯武相湯即伊霍王莽即周公魯隱乎

專權則無君之罪不容掩

故季孫問二邑之叛然後孔子可以陳墮賈之言趙
鞅无君命而逐君側之惡人則春秋以為叛用事的

才不稱位者終必敗

既濟之初九濡其尾則无咎未濟之初六濡其尾則

吝何也初九強於才者也已濟而濡其尾賀其濟而
後濡也故无咎初六弱於才者也幾濟而濡其尾憂

其濡而不濟也故吝大有李力管仲之三歸反玷絳
侯之有驕主色初九之濡尾也相溫至洛陽而復敗

劉裕得關中而復失初六之濡尾也謹切

奸謀始難測而終不利

巨溫忌王謝之忠壁人以圖之而不能此伏戎者也
欲得九錫以升高而王謝總其事未幾死焉此升于

高陵三歲不與者也

位極不知退則凶

若至於宣帝之世王莽篡位宗之毛髮清涕然後去
則无及矣况不去乎奸

奸邪亦知畏正人

同勃有驕王色而折於爰盎之一言淮南有反謀而

寢於凶黜之死文陶侃有坐觀危乱之意而忌於溫
嶠義旗之見相非

又

陶侃握重兵據上流此九四乘桴之勢也外則憚溫
嶠之患內則制八天之憂欲收其上疑其不克欲干
天命知其不可宜直畏天下之大義而自反君臣之
天則哉知困而僅保其活不嗟乎六二以一系弱之
君子而能抗九三九四剛強之小人陰治其一而使
之不與深愧其一而使之自反者中正而已矣人臣
苟中正矣何強之不弱何弱之不強哉

小人敬君子亦借之救

巨溫作難於晉晚而疾亟猶幸不殺王謝晉室安而
巨氏亦安如此其效也嗟夫借而未大失者知欲於
君子以為僭之救也

去奸不可過於激

謝安之於巨溫初則伐其壁人之謀徐而寢其九錫
之命強臣自斃而王室以寧亦屯之六二也

去奸不可與無德者謀

曹昭欲去季氏而倚公衍公為鄒陵屬公欲抑司馬
氏而倚曹爽唐文宗欲去承惟而倚訓注何可久之
驗也

去奸之易

霍馬之兵權已解李輔國之過惡已極故宣帝代宗
除之不難也

奸臣固位

如鄭莊之逼周以近臣則借乎大推鄭莊之借晉故貪夫位而不忍釋

小人之禍難以遽絕

五六陰柔小人之禍居充滿大臣之位遂其數而不改迷於災而不復故凶手而身則天災人青之畢集凶手而國則師敗君凶而不振靈祀是也害真卿沮懷光天下皆以為奸邪而德宗獨不責其奸邪伐叛之師未及而朱泚之變已作奉天之圖未解而梁州之幸已發自是而後姑息之政行強藩之勢成矣至于元和乃始克征何啻十年而已乎

小人不利於位

有人主之近幸有人臣之近幸六三人臣之近幸也以陰邪居陽位據下卦之極高近九四之大臣進利肝而仰視其上之豫方且位已逼而進不厭此凶之道故陽虎幸於季氏則苗季氏上官無幸於霍氏則苗霍氏季霍幾危虎榮亦敗蓋奸所謂肝豫悔聖人不許其肝也退則逐而固恋其寵方且患將及而退不速此亦悔之道故潘岳知負何冊而不能離賈誼蕭至忠知善宋璟而不能去公主客主同誅交相為累所謂蓬有悔聖人非幸其逐也不許其肝折其言也非幸其逐其成也長禍之萌而不悟樂禍之成而不去何也又不稱位二不當望而已吁小人之利於位哉

不知退則必及其身

包羞忍恥以苟富貴而不忍去不知其位之不當而身之將危也思上祭之大悔華事之變而後已小人之於爵祿未得則羨不得則慍既得則懷德小人情然則固二則思三則好三則亡其亡乎曰亡身雖然亡身小矣未足悼也大於亡身足悼也無阻愛君意

卷近習門

近習

近習親則君意必至至竊權

蓋近習之在君側何起居之不侍何言語之不聞句
法好惡喜知喜怒知怒未命而唯二未語而語二
此其所以能制人主之幾微之指而遂至於禍其廢
置子奪之權也非敢公竊之也私則之也能則之斯
能竊之矣是其所至於政事之能行出於此輩之議
論才之進退出於此輩之抑揚外廷之章奏此輩
得以去取群臣之執納此輩與之表裏重至於此宜
惟私測之而已也人主威福之大權彼皆得而公

顯之矣因之乘子內史秦之是監趙國漢之洪恭百
顯之節王叔文仇士良田令政皆是物也

近習不可與臣下同

哲宗時近習為諫官其東都官陳衍園亭在焉
衍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同列曰范諫議到上則吾輩
不知死所矣此近習之臣與諫官之臣兩不相通所
以致 元祐之治在 徽宗時王黼為宰相與宦官
梁師成蔡居一日帝幸黼第師成親見其後
戶與師成後戶相通帝大不樂此近習之臣與執政
之臣合而為一所以致靖康之變用本朝事精切若
使內廷之近習與夫外朝之群臣合而為一則人主
之無私人主之頻笑下皆得而知之矣群臣之奸邪

天下之情僞上皆不得聞矣厲侯曰奴婢同則家道
危臣下同則人主孤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近習易近而難遠

易牙開方之信任臣以管仲臨死握手之言而不能
奪蒸頭之見寵雖蕭少傅為萬東師之言而不能移
蓋柔佞之態得以間忠良之情固寵之謀有以結人
主之心益天柄以市已之恩固天威以杜人之口故
其欲進一人也非一日之善也游談之助足以宿留
宸聰欲退一人也非一夕之毀也浸潤之請足以潛
蓄天怒阿即墨之事亦可以鑒矣善阿即墨者一
幸而盡其之不旋踵而齊國大治最不之國而為
之而況不為齊威者乎然得有力人主不察察往
往以為酒掃之取玩弄之臣安能以蒙蔽日月塗糊
天地哉

近習巧於欺誑

仇士良傳心術之秘以教其徒曰母令天子聞見母
令天子近需臣毋令天子讀詩書其術不亦巧乎
信之愈深則為害愈烈

夫閹寺為患從古有之惟信之愈深則其害愈烈彼
之妄肆詭言機密善類多援陰小斧戕國家於已亦
何所利哉轉入此意極好南衙之臣可傾而比司之
勢終助甘露之禍可免而鳳翔之變難逃漢鼎一移
曹節安在唐祚不競季述亦亡此語誠可消奸萌於
未發不惟滿國之不慮抑亦謀身之不智所謂信之

愈深則為害愈烈若此也

近習不可信

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殺肝碎首者也自
高祖以來惟東漢呂強唐李林甫二人號稱善良豈可
望一二於千石以微公士之禍然世主皆甘心而不
悟如漢成帝唐肅代猶不足深怪秦始皇漢宣帝皆
英主亦湛於趙高燕趙之禍

近習之禍每載於正人之不存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
不叛管仲死桓公易牙開方用桓公竟於亂五公子
爭立其禍憂延訖簡公齊無寧歲以此見近習之禍
人國尤橫於藩鎮擾於盜賊而強於夷狄矣

君子去近習不可太激

東漢袁宏官用事陽城馬同隸校尉發憤誅王甫數
人隸其尸于道中常侍曹節通而見之遂誅球而官
用事過于王甫之未誅其後竇武同進又欲去之必
以遇害故漢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矣保識事勢
唐室官寺擅權進爵除官除官掃地盡矣然特
突有憤初不計唐之存亡而無所監死有焉不乘疾
之已甚仁人太息嗚呼若崔商者亦千古宦官之
與政者矣句新

去近習不可用非人

漢之去宦官以袁紹而漢亡亦以紹唐之去宦官以
崔昌遐而唐亡亦以昌遐真可為後車覆轍之戒

成帝如趙顯而不知王鳳即石顯也唐肅宗
知王叔文而不知皇甫鎛即叔文也此等意思十
分矣

君臣不可睦於宦官

誠堅以齊侯遺關人言已為恥後世出之士乃以關人
為恥而不為恥意正漢文納受盛之諫以宦者終乘
為耻後世之主以宦者參國而不為耻妙甚

人臣睦於宦官終必成實弊

嗟夫天下之事有聚必有散有所甚旺必有甚蹙議
論佳唐自開元之間高力士引宇文融楊國忠韋堅
王鉷而南北司合而為一自永泰以後元載殺魚朝
恩而南北司判而為二其合也則南司藉北司以成
奸其判也則南司因北司以成偏此其勢之相激有
不得不然者語矣

近習擅威福

手握三爵口啣天璽下民為狗狗結綈執之相
景雲引之望之之死恭顯史鳩之李林甫之為宰
相非力士之推轂乎楊收之罷宰相非復光之下石
手語何謂備凡人才之一進一退無非出於此輩之
抑揚也

漢靈帝之獄唐甘露之禍皆此曹為之也可不防其
微而杜其漸乎庶左右之幸且但可行於齊而不可
行於今哉

漢宦官預政唐宦官掌兵

東漢宦官之禍始於鄭眾李唐宦官之禍始於高力士
王考光熟而唐之禍尤甚於漢二之禍及於士夫唐
之禍及於天子何者在漢則使之預政在唐則使之
掌兵其禍福之輕重固若此也 足見史李精通

後漢用宦者之弊

自鄭眾專許禁中遂享上之封乃登宮殿之仙手
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求若蘭廟房開之任也
及其怙寵之深恃恩之固則中外服從上下無不舉
動因山海峽吸交霜露同官則光寵三族忤意則焚
夷五宗漢之紀綱大壞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纓金
府第館宅基列都鄙南金和寶永綃霧縠之積盈
珍藏燭煥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
文上木被錦綉刻剝黎氓競恣奢慾文害明賢車掉
黨類敗國蠹政濁亂區夏魏武因之遂窺龍鼎句句
精采華艷

唐宦官之禍及天子

歷觀前代鮮不以閹宦用權而傾社稷者獨於唐尤
甚焉代宗遭輔國之侮憲宗被陳慶之弑逆昭宗
為季述之囚辱今古所未之聞亦可羞矣痛快

唐宦官掌兵

唐末拒藩鎮之強大於是有神策府之置使宦者主
之以為天子之親兵自神策軍一歸於宦官而天子
拱手矣 考究精熟

唐之禍實原於太宗

唐制自方有六而內侍居其一彼曰臺寺曰監衛皆
居內侍省之下聲職精通夫皆謂之省品均於官權
均於衆則宰相不可得而統外廷不可得而制必有
竊弄威福之患以太宗明敏有餘智畧有餘一時駕
御未見其害意到太宗之後不常有太宗妙甚而
此輩善於揣人主之意巧於中人主之次而天下大
柄已階移於其之中矣意好始者僅六七十員未
幾而三千員又未幾而四千員始者不任以事未幾
而使之監軍又未幾而使之典神策魚朝恩判國子
監則以宦人授文教矣吐突承璀為招討使則以宦
人立武事矣當時不為宰相之所統屬而宰相廢置
反出其門李林甫之為宰相高力士實引之楊收之
罷宰相楊復光實請之或謂王呼之為翁或戚里呼
之曰父老肅宗之在東宮時或以兄事之僖宗之幼
為王時或以父呼之甚至一擅廢立之權則有門生
天子定策國老之語流毒至此尚忍言哉君子反覆
唐史安得不移唐數君之罪而首罪於太宗善乎拙
本之論

近習當防之於微

李輔國其初一家奴而其號尚父實盈罪大而代
宗不敢顯戮之至遣盜以竊其首焉然陰竊殺之而
不明正典刑亦可羞矣 倅意境切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五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六

隱逸門

隱逸

出處進退

太公非不賢而夷齊不從之以諫武王請大明子牙
非無知而四皓不從之以事高帝侯霸非順旨而顯
光不從之以事光武文勢好此初九貴出之於民也
亦貴出之榮光也斯出而有斯人非榮乎老以此見
太公造周之略不傳於二儀夫子安劉之策不於
於四老人侯霸重漢之功不宏於一客星矣此一轉
尤好

身雖窮而道亨

雖食糠飲有力如之不如草糠木茹有五鼎之不易
所困者酒食之末而已吾何困哉然以庭之不出
見之自來菜盛之弗設精誠之自通好其身雖困此
其心未嘗困也困而不失其身惟君子能之困而亨
何也亨不于其身于其心不于其人于其道也是
以退為吉退吉於進以窮為亨窮亨於通妙
以獨則身愈否道愈亨身愈獨則愈遠矣故
君子出處其志在民見後

書讀易至難而笑曰雖其見聖人之心乎聖心為在
曰在天下而不出一身故曰雖事進而亨者窮於進
而退於退也雖然聖人之退通天下之窮也聖人貴
得而後退也然於退故孔子去魯而行之達孟子三宿出
書而猶曰連聖賢之心在天下如此

書而猶曰連聖賢之心在天下如此
書而猶曰連聖賢之心在天下如此
書而猶曰連聖賢之心在天下如此
書而猶曰連聖賢之心在天下如此
書而猶曰連聖賢之心在天下如此
書而猶曰連聖賢之心在天下如此
書而猶曰連聖賢之心在天下如此
書而猶曰連聖賢之心在天下如此
書而猶曰連聖賢之心在天下如此
書而猶曰連聖賢之心在天下如此

志在我時在天君子不以我違天亦不以天喪我舍
之則藏不可則止時也於是事王侯非不事也不

得事也非以為高尚也人高尚其事也韓得有方故
曰不以我違天雖然天動不忘君江湖有魏闕志也
易嘗去於心乎故曰不以天喪我此其事雖可為天
下之所高而其志實為天下之可法然則夷齊四皓
最光其人也與荷蓀晨門異矣

出處以道

時止則止止也時行則行亦止也非行之為止也難
得時乎當行道乎可行吾斯行焉吾雖行焉止乎
道也又得時乎當止乎當止吾斯止焉非吾
自止亦止乎道也識得越如吾之行止惟聽乎道而
已苟行止聽乎已雖耨而耕越而適君子不以爲之
聽軒雖聘劉國見齊梁君子不以爲不止何也

然之止非止乎道此之行亦止乎道也如北辰
建無定指而北固有定居故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
所以進而不退是使赤子不得乳其母也夫可以進
而進是未能操刀而製鋒也

功成知退又見後

魯連却秦而解其封四臨安瀾而不居其位庶幾初
九之義矣若至於宣帝之背負芒刺宣宗之毛髮漸
漸然後去則無及矣况不夫乎鮮得有力
其位彌高其心彌下其進彌徐其退彌速
安於退處於無位之地蒼然不擾於利之場此仙
子房奔車之時乎

慨然太息曰大丈夫不為九卿之鴻則當為隱士
之雲耳安能作韓退之乎退之語乎快若朱員
臣曰年五十當富貴者亦曰年五十當富貴者
然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而見也此由棄官守之德

出處當求其志

志在一世之外者事世不能盡其志在萬物之表
者一物不能傷其生蓋南陽高士馬無園綺耕
人之或出或處各言其志人亦不能齊也不然
尼以景公輕夷齊以曾點重由未平
當縣之世知通之滋味遊之脾胃其好適之篤也故
聖人許其為君子贊其為吉又嘆其為小人之所能

為也微隱之顏汶上之閑舞雩之曾其誰實也
亦而道異
夷吾重耳也歸於秦無異寓而有異時仲尼陽居
去於魯有同云而無同義

出處亦有淺深

而斯舉矣有求名而舉者賢者避世其次避地是也
辨而後舉有辨而不集者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也
可以仕而不仕
而數寸之額矣三千之廣須聖明而陳治安朝臣
松景參贊契直易三印句句妙顯乃事燕首之樂
霜松雪竹之內訪隱之跡於兔迹半涉之外字
珠玉所斷一何左也問其奚事則謂日議月問其

求則唱和雪
之士炭全爐而水之附吐餘而藥之茹句以好聊欲
人引也
以恬退為樂見後

退藏幽谷懼則山泉石之聲曾懷鶴之為侶已歸
世絕惟恐姓名之落人間聲光之墮塵市也其佳
者破褐獨野疏而讀書之聲滿天地則吾之貧賤未
始不富貴而彼之富貴未始不貧賤也佳
食為糧初蘭為偏呼吸日月按雲煙使人一見
而塵心息焉
之西湖之南山一可無溪可漁吾與子其對歸乎句壯
後樓手東山之顛客省乎溪水之上字面異

開三德九畹一圃千畦書爾子行爾子行
其所為寒亭之樹之某所深勞之止之某所
花之竹之其受其關戶視靈均其其松尚尤
其石其泉佳招幽谷句句峭拔

退惠其不登
如病鶴出籠如脫兔脫林此意此情告之野人野人
與而不答痛之君心君心受而不辭自此惟山不深
林不密之為山山深而林密而何恨哉獨有恨者不
為耳耳收拾得如

功成身退又非前
雨既決而雲歸鼎既薦而鉉退至於六五之持盈
鼎之功成矣至上九之鉉乃既薦而安退之時也然
則上九其功成身退之大臣乎

出夷之志在民見前
帝未降則天下望雲而俟雨繼而未施則君子藏
以待時此顏子單瓢陋巷之日謝安游宴東山
時也雖然飲食宴樂以順其時惟有德之君子而後
能也不然舍哺之民皆頌語健酒荒之士皆謝矣此
一轉語極妙

功無年成業無孤興郭林宗不仕於傳傳幼安不仕
於魏非無憂世之心也

高尚之節
堪遜之水不足以洗巢由之耳征伐之粟不足以填
濟之嘆語意高妙

乞骸骨者安耶不能以挽其去如移病出關黃
金不足以泥其行備機動臨飛之勢意數由斷生
自出而君門萬里盡現虎豹九關而不敢仰勝也
高士之威行於強秦暴楚而不行於四時此等意思
並少武之威行於匈奴西域朝鮮南而不行於汶
行於嚴光周黨三孤先知後長得作文解在清泉
耳耳綠野從遊紫芝充腹赤松堅約名可開而身
可見也德可仰而形不可睹也句意求而意新奇
功自草亦富貴亦雲食蔬飲水有方丈之不如妙採
薇茹芝有五鼎之不易高足不跡公卿之門而道高
名不繫大夫之口而望重

剪商之師可以壓如林之旅論下皆妙而不可以屈
西山之夫太倉之粟可以飽漢人之腹而不可以充
茹芝之渴
若曰千駟之馬不如一山之薇萬戶之侯不如從
赤松之約雲臺麒麟之靈不如富春之釣五湖之遊
為便已也收拾妙

窮養達施
張季鷹之思尊命駕而匹馬秋風之志棄之如土直
也蓋合得具

窮養達施
而為侯后之春矣狀出意思極妙文離散樂曰居鼎

鼎則前目傳岩萬杆之冷。漢今返而為歲星之雨。矣。此甚妙。其鳴條之師即耕幸之伊尹也。牧野之師即釣渭之尚父也。妙。致君澤民之念藏於辛野耕耨之際。作霖濟川之志。編於傳若胥靡之間。六韜兵法之妙。懷於渭水持竿之頃。誠可謂炙。

辛野一草之春。雨即它日之堯舜君民林一線之秋風。即異時之九鼎社稷。意亦悠長。

夫平與我則竟。嚴舜陸。其指歸。以鳴也。時乎。因我則傳若渭水。吾將抱。其。也。所句。線字不。苟。

蕭索。勝。勝。之。跳。野。是。相。牛。之。歌。下。二。冠。冠。作。二。結。後。正。馬。周。發。跡。於。草。茅。李。白。起。身。於。葛。布。時。也。妙。

隱中之樂

勝。勝。泉。石。泥。傳。實。位。環。林。瑤。池。以。邀。以。遊。雲。金。露。以。飲。以。食。友。夜。轉。轉。接。而。為。借。藉。松。繡。竹。而。為。勝。萬。乘。不。能。屈。其。節。五。鼎。不。能。改。其。樂。真。所。謂。神。仙。中。心。風。塵。外。物。勝。極。

孤。雲。野。鶴。之。與。勝。桃。柳。池。水。之。為。勝。仙。名。勝。之。芳。風。勝。使。星。之。未。光。新。可。思。而。不。可。忘。可。望。而。不。可。見。妙。林。下。橋。人。自。放。於。荒。山。野。水。之。外。勝。真。接。勝。同。勝。動。由。雲。月。同。意。意。思。妙。

使。夕。月。利。鐘。之。聲。勝。勝。凡。應。恨。不。得。與。之。上。下。若。壑。追。逐。雪。月。以。勝。其。樂。也。可。令。人。開。勝。黃。遠。泉。石。心。飛。於。勝。不。待。夜。鶴。之。勉。鱸。魚。之。秋。也。酒。

酒可觀

勝。勝。乎。西。郊。之。煙。雨。客。簪。手。南。嶺。之。水。月。氣。象。好。勝。勝。以。謝。塵。世。下。帷。而。對。聖。賢。其。名。可。得。聞。而。其。人。不可。得。見。好。由。賦。飲。水。其。樂。也。天。上。成。穿。花。蝶。盡。藉。草。

點。飲。泉。石。剪。拂。松。菊。

細。蘭。佩。而。製。荷。衣。者。雖。困。南。元。詔。不。嫌。也。披。羊。裘。而。釣。溪。中。者。雖。冷。似。嚴。灘。不。恨。也。其。或。解。綬。而。掃。納。印。而。去。伯。也。清。溪。提。床。三。弄。笛。家。有。嵇。山。武。琴。一。曲。琴。草。盛。高。卧。竹。林。悠。悠。樂。若。斯。人。者。百。不。開。情。一。無。留。念。超。然。有。所。自。得。也。是。好。

閭。阿。之。樂。空。谷。之。駒。接。輿。之。歌。荷。黃。之。嘆。登。箕。山。而。抗。節。浮。滄。海。而。遊。志。耕。幸。郊。以。自。樂。在。隱。而。不。憂。用。事。飽。滿。

鍾。楊。幸。野。春。雨。一。犁。壯。策。商。石。秋。雲。萬。林。甚。佳。有。給。者。巾。有。熟。者。杖。雲。嶠。風。杉。步。月。獨。往。尤。伯。國。之。民。坎。無。功。鄉。之。民。坎。讀。之。令。人。懷。懷。獨。落。

縣。巾。鶴。溪。山。澤。之。勝。汝。荷。黃。之。徒。款。扣。接。輿。之。徒。款。可。謂。筆。端。有。舌。

知幾

逐。去。奸。臣。助。義。士。扁。舟。五。湖。浩。蕩。去。矣。妙。秋。風。車。鱗。張。翰。歸。矣。悟。云。藏。狗。耳。之。圖。不。過。囊。囊。而。逝。之。矣。列。子。之。封。似。乎。可。樂。而。實。可。喜。則。萬。籟。之。禱。安。知。非。我。之。歸。如。年。之。金。安。知。非。迷。我。之。指。竟。東。佳。此。子。

房之赤松遊范蠡之扁舟往裴度之綠野遊
別蓋此也

聖人知易

聖人曾中之功不占而有乎蓋與天地同其道故可以
則久達三言行非滯也也也之盤旋而居正也可
速則速接漸而行非忘也也也之介石而不終日
也可止則止為養之知為遯之肥體晉之與括坤之
囊緼袍華於佩玉動水甘於列鼎也青勝

道義門

道義

貧富窮達

以窮為通達為病

窮於窮亦通於窮達於達亦病於達達論高且夫
謂道必以窮而遂窮則顏氏之巷乃適借之以心齋
貧賤者君子之公粟款
富貴非所以為福

子不見唐人孟郊賈島乎郊島之窮才之所致固也

然同時之士如王涯賈餗豈不富且貴哉當郊島以
飢死寒死涯餗未必不憐之也及甘露之禍涯餗
欲如郊島之飢死寒死不可得也是使
之禍涯餗憐郊島乎郊島憐涯餗乎萬餘宋可
知也又不見本朝黃秦乎曾直貶死宜州少游貶死
藤州而蔡京王黼相繼入相貴震天下當黃秦之死
王蔡必幸其死及王蔡之誅黃秦不見其誅使黃秦
見其誅亦必不幸之也意出然黃秦不幸王蔡之誅
而天下萬世幸之王蔡幸黃秦之死而天
之甚好然黃秦之貧賤王蔡之富貴其究何如
郊四子之富貴其得者幾何意到而今視之不啻如
糞土而此四子之貧賤所得者如此今與日月爭光

禮義足以輕富貴

君子能輕富貴哉。君子非能輕富貴也。設向是好來。有以出乎富貴而曰我能輕富貴。將以輕之。適以重之。向夫惟出乎富貴者。然後不爲富貴之所誘。何則。此固有以破其誘也。而井之公。當日之力。獨嘗以以爭錙刀之利。人自以爲得也。登山而下視之。此與蟻蚋之爭糞壤。有以異乎。然非彼之暗而吾之明也。彼方居其中而看則其表也。然則破富貴之誘者。必立乎富貴之表者也。然則其孰爲富貴之表。禮義是也。至此方說出礼義可見善言蓋君子者登夫禮義之山。以下視禮義之市。而明見富貴之糞壤。則天下之富貴有不破者乎。講論高人一頭地。

勢利不可弼
蓋勢利之途猶萬物之淵藪則浸淺則出君子疾趨而避之且恐不免而又深求可乎善形容

天不能富貴人

富貴人者豈惟宰相不能也君亦不能也豈惟君不能也天亦不能也議論出人彥表天不能富貴人則孰能富貴人乎又提楚說得好曰高也不可侯爲於卿也不可使爲龍能使其不可使能爲其不可爲則

不能富貴人矣

貴賤不足改其樂

故實爲天子不能樂堯舜之憂以正謫言也在陳畧
臣不能憂仲七之樂以正謫凶也

富貴不能移

居宗廟朝廷之上而不改簞屨持節之氣在冠冕佩
玉之列而不忘黃冠野服之心斯世之富貴得而亂
之哉

命已之衣衣綉裳見其黃帽青鞋而笑之命已之
細列鼎見其木茹羹藥而愛之命已之縹車坤賦
月見其耕葬蒼鉤墮浪而慕之命已之今人脫去
之氣

富貴非偶然

謂富貴出於偶然矣。若龜若鱉，富貴其力者也。買不贏也。若若玉，貴以其動者也。不武不登也。老謂之偶然不可也。

貧窮災疾四者非天所降

士飽乎菽而不癯腸之飢肥乎德而不挾妻之瘠
茲謂貧邪樂者豈是也道濟天下而一身之不達
名聖乎世而當時之不過茲謂窮仲弓焉行是也
孰無耦已則饑吾人孰無耦已則哭子茲謂父子
莊周是也吾身之可樂也非吾身之可樂身安之可
樂也一日不安則是身者吾之憂也豈惟吾之憂仰
古之仇茲謂莊再伯牛左丘明是也四段文極佳

開國今使惡人之憎乎人也憎之矣不必窮之可也窮之矣不必貧之可也窮之矣又貧之矣不必求之可也窮之矣又貧之矣又災之矣不必疾之亦可也

窮通之異

佩有青幘有躬里善殺惡代天之工有整斯士之其通策無焉呼無量衣麻食菽于桑之申斯士之其窮

侈而不知節則凶

節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六三以兌說陰柔之極而在人上挾其說豫充盈之勢極而必自奉而不知節至於人惡其盈鬼瞰其室天收其聲練句好然後戚嗟惻惻亦何及乎

窮則自飾其身

貴初九貴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君上昔斯文之所在也達則振斯文以飾天下窮則卷斯文以飾一身

之德而在下無位斯文其廢乎好亦遠以飾天下飾一身而已也斯文未廢也善以應貴其趾者飾其身之所行也何以飾其所行惟義所在而已義在仕舍徒而車義在止舍車而徒軒車不容巷子貢以為惟仁義之遷車焉之飾原憲所不為也用事機切豈非有得舍車而徒之義乎

君子當以義為榮

有勢榮有義榮徒知勢榮之為貴而不知有義榮則進退之間人或得而譴我矣何者不義而富且貴夫子視以浮雲而絲朱懷金顧子不以為樂蓋義之所存雖瓢雖陋可以易飢餓雖跣可以踰暴虎履薄義苟不在則富鍾之富於我不能加千駟之多亦所不足視也語意正大貴之初九處於下位不可以致師夫如安於分義之為貴故聖人於其象而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是貴之君子安於義而不肯於富貴矣至解之六三處非其位履非其正以柔邪之心而自附於四欲僥倖以進用故聖人為之戒曰負且乘亦可醜也是不知負者小人之事而乘者君子之器彼其用心欲以不義而干榮寵寧不至於自取厭渾哉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膽卷之六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七

合諫諍門

諫諍

聽納
謀議

有言諫有身諫

君子之事君有以言諫有以身諫君有過言以為之
繩此言諫也非身諫也君有過行痛為之糾此言諫
也非身諫也吾聞以身諫者從以言諫者凶蓋吾君
之過與其回之孰與消之與其救之孰與先之
諫諍者以不若無過之可糾而後
細君以為不若無過之可糾而後

諫臣在先正其身

故袖中之驚恥魏證之見苑中之遊畏韓休之聞用
事好夫豈待面折而荒章交懸哉不然君之過
能禁六發之寶貴貪之宰能出窮奢之主乎
言以順而後信

穆宗欲幸東都以張權輿之諫則不止以裴度之諫
則止何也蓋度之為言巽順而有孚也

臣不可疑於君

臣疑於君君子猶凶况小人乎及後有力故裴奉之
諫至於兵起皆之諫至於逆豈人臣之願哉

諫臣當有回天之力

公孫洪能止武帝之西南夷之役而不能止其匈奴之

之師李勣能守黎陽之節而不能守立武后之聞此
小蓄之臣也法孝直若在必能止伐吳之幸魏證若
在必能止征遼之行此大蓄之臣也人臣非有大蓄
如山之力其能回人主如天之威乎

君不自任則大

惟不自任其智而兼眾智是以大其智故曰智臨
君之宜二帝三王之聖一也舜曰大舜禹曰大禹如
問拜昌言而已

堯舜高祖太宗從諫不問

堯之舍已從人舜之聞見一善上也高祖從諫如轉
圜太宗導人使諫次也故曰堯舜聖之隨高祖太宗
賢之隨是一謙論

秦皇不殺茅焦

始皇遷太后於別宮置鼎鑊庭下曰諫者必死諫而
直者已二十七人茅焦進曰天有二十八宿願以臣
足其數卒能回始皇意使母子如初秦無道甚安能
作成士風致此哉意者則家教養之力崇尚節義之
節習乎亦是一謙論足見所李富鼎

比干茅焦

昔者紂為不道比干諫之紂不從其諫而反置之死
地雖然比干之心可得而剖比干之忠不可得而泯
沒此一轉語好故其智中受君一賜顯口之氣至今
長與日月而爭光諫意既隨至若秦皇之遷太后諫
而京者已二十七人矣而茅焦猶諫解衣請烹不以

為懼考究熟卒能悟始皇之意曰其天於人慾晦蝕之餘語意新使之母子如初左傳語或者之論多為比干之思不如茅與之書諫設問好愚敢為之諫曰茅非賢於比干秦皇實能賢於紂也二句說及真如老吏斷案使人不可得而欺

君不好諫則其國危

昔者秦皇帝有二子焉其長則扶蘇也其季則胡亥也扶蘇好諫秦皇帝憎焉胡亥不諫秦皇帝愛焉扶蘇不在外秦皇帝無一日之樂胡亥不在側秦皇帝亦無一日之樂用事許勝可見留中又李鮑蕭扶蘇遠矣胡亥近矣秦皇帝之不樂一變而為樂矣

一變而為漢也意思好拍二有佳致

人君當察人言之善惡

雨傷稼而樹國忠取善稼以獻欺其君以不傷天大旱而李實督賊飢愈急告其君以不早此能止其君之善者也李吉甫請峻威刑而憲宗以為欲朕失人劉渾言而不損而代宗謂不損猶應言損此止其君之善而不能者也止其君之不善而不善君子據其臣李力之淺止其君之善而不能君子嘉其君之堅有細繹

敢言之臣

以死諫天下大事當實為而不取不折腰大吏能

天日月考歲如也好故後遠雖異而所守不回用捨雖殊而此論弗易朝野之鳴愈於加父之馬也

謀議當決而用

董公進發洩之議而名項為賊故王冕錯決削地之議而漢有其地故亂正則吉不正則凶也舍御事觀大之言而從十夫之諫故成東征之功用訓注小人之策而舍裴度李德裕之資故穩甘露之禍用事俱

秦堂上之一議功龍之言不勝商鞅之言勝君子已知秦之短是漢匈奴之一議王恢之言行韓安國之言而行君子已知漢之災矣而秦昭王漢武帝不自知其作之短民之災由此而生也不惟不知之又從而樂之可悼也乎有感者

言思虛而無用

言非尚於奇尚於用也事非難於料難於處也議非是奇而無用能料事而不能處此豈非士大夫進言謀國之大患哉昔之人蓋有長於談兵而敗於兵工於說難而死於難言非不奇也得陳於用也蓋有知七國之反而無以制其反能三策匈奴而不能一策昆陽之敗有發難料事非不明也暗於處也難得好夫言而無用者言之虛聽而不用者言之弃

用聞之言

昔者白起與廉頗戰。畏頗之知勇而欲問之也。則揚言曰。吾畏者趙括而已矣。被趙人者不知其說。誠以為趙之畏括也。卒使之代頗而覆其師。且夫趙誠忌括。則自知之耳。而何揚言以語人哉。使趙有人焉。則委之一笑而已矣。惟其信人而不悟所以欺也。

計不可使人知

韓昭侯欲發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其夢言而泄之。用事極密也。使平出六奇計以解平城之圍。謀已用事已成。而猶不使天下聞之也。

智不可專任

君子之為天下不專恃夫智也。任智而為天下其極必至於不智。非智之至於不智也。難得好。不智者智之窮也。今夫事之未至則逆認一智以待其至。事之驟發則又設一智以應其發。使未至之事果不道於吾意料之外。而驟發之事亦墮於吾所應之中。豈不大善哉。然前之事幸而中矣。方百出而百變焉。使吾每事而為智。雖天下之大智能不煩。自勞乎。勞則倦。心生煩。則厭。心生厭。於內而倦於外。則意惑而慮亂。惑與亂相遭。智之所以窮也。議論佳然。則智果不勝用於國。非果不可用也。時不可專用之以至於力窮勢極之地而不可為也。

宰相門

宰相

國之安危係相之賢否

退堂賢平秋而相丙魏退張詠撤用而相姚宋退珣瑜。段誼而相黃裳。漢唐之興也。勃焉此棟隆吉之效也。用事博瞻。

德望可服人心

代宗欲收太平而楊綰以清德相。曾不崇朝而黎幹崔寬郭子儀翕然而承之。意竟精切。非承綰也。承代宗之道也。韓得為使館之清節。不出於安而出於強。是三人者。皆心服而承之。哉。幹與寬可強而服也。子儀可強而服也。乎。又易出子儀。既得在好。可見李誠高邁。

相權不可輕授

善觀人之國者。不觀其君而觀其相。淮南之叛。漢匈奴之輕。漢不必求之武帝而公孫用千秋拜固已得之。蓋以其臣知其主。猶以其子知其父也。見得透。

任相當從公議

陽城欲舉白麻而德宗不相。紫延齡李甘欲裂詔書而文宗不相。專注用事好。

相貴久任

憲宗淮蔡之功。然始一裴度。武宗澤潞之平。終始一德裕。

任相不疑

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擇其入則同起居飲食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百人毀之不

加謀管蔡之謫周公不十而王自悟燕王上官之諸霍光一言而帝自察

武帝信霍光託以周公之事昭烈信孔明至有君自取之之語然二臣者終身不忍負二君之托又焉用防也哉然必得大有之聖賢然後可始望信斯高順帝信果異易而無倫可乎僭語好

相負天下之重

天下大器也有二此器者有負此器者天子者有此

器者也宰相者負此器者也匹夫有百金之器則必擇其負其負故重其人也

不然舉鉤衡重任而寄諸駑後鄭五之傳則三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也

求相當聽天下之公

聖人不能為天下求宰相而能為天下受宰相惟能受之是乃能求之於諸公是知所以求之而不知所以受之則雖焦心勞思而相不至搜若別穀而相不出句新夢卜物色而相不真造諸道別蓋亦有出而至者矣其如不真何主人主曰賢天下曰否人主曰忠天下曰邪人主曰才天下曰終是之謂不真

君當為天下用宰相

且夫一邑不可欺以令一郡不可欺以守而天下獨可欺以相哉其聖人之求宰相初不求也非不求也不求者所以深求之也有發是故聽天下之自求其人而我無與焉其得之也蓋曰尔自求之尔自得之吾為尔用之為耳語好其用之也則曰尔遺我以其人吾為尔相之耳狀得意出真所謂筆端有舌

擇相在天下受之在人主

夫朝廷輕用之輕視之亦輕罷之其來不為朝廷重其去不為朝廷輕其進不為天下喜其退不為天下戚句好舜之於皋陶湯之於伊尹武王之於太公齊威之於管仲蜀先主之於諸葛亮似不如此蓋天子知為天下求宰相而不知為天下受宰相也故老相

傳

祖宗朝嘗開宰相天下之望在於韓琦富弼故嘗之入則曰我丞相三詔不起也及相之人則曰我丞相三詔不行也善形狀此天下之人自擇宰相以遺朝廷今天下豈無其人天下之望豈無所在苟能從其望之所在者而用之豈不真矣

相貴先試而豫儲

然才可試而變不可試意好臨變而試才者垂死而試賢者也古之聖人惟能擇天下甚難之事以試天下之才故一且有急而不亂則試之者熟儲之者素也嘗聞寇準以臣言事而為太宗之所知太宗屬以事密諭於準已知其有宰相之才當是之時天

下承平豈有它憂其何事於哉其後 真宗淵淵
之役獨決親征之議對敵高卧天子情之以為無恐
諸將持之以成大功者乃前日 太宗所密詢之人
也此等意思並好今宰相之才無事而不求且不試
我而不綿明年何衣稻而不麥明年何食磨薪而語
好易憂之

相之任重非可苟受

其以遠子焉為今尹而子焉不食以避之晉以蔡謨
為司徒而曰我為司徒後世必西竟不拜唐李鄴為
官者引為相而廟耻之竟不就取用事極切

宰相能堪天下之憂故天下望之甚切

昔者白公之役楚子高之入也楚之人或曰恐傷君
若之何不謂或曰國人望君如望歲若之何曾用事
精切欲子高之胃者愛之者也好欲子高之不胃者
亦愛之者也子高何修而得此於民哉 委曲蓋子高
楚人之命也無子高是無楚也 語意精采憂其不胃
而至於傷雖然斯言也既見子高者之言也見子高
者一人而未見子高者千萬人千萬人未見則有十
萬人之憂憂得得好國人欲解此憂而皇二焉不知
所付文勢好子高而胃也國人何從而識也國人無
從而識則憂何從而付子高何修而得此於民哉再
嘆起無乃任之而能堪故無乃堪之而能憂故無
好任之而能堪三之而能憂楚無事矣收拾得

重望在宰相

則任之而能堪三之而能憂不在公而誰取自權
密之編買也國之人西其首者幾何時矣句新至於
要召而不至也不特天下之憂吾君亦憂之矣好
數月以來切望國之人何其喜也問之則曰吾相
公既至之耳 祇得意出如對面說話然非喜也喜其
憂之解也非喜其憂之解也喜拒密之來果足以付
此憂也

大臣當任責以絕小人之根

故四門穆二之日舜無復四罪之舉四海皇二之後
周公無復三監之功至魏元忠之拜相依違無所建
明裴度之晚節浮沉為自安計豈大壯六二之謂哉
大臣當無用人才

蕭何必為韓信韓信必為冠冠所謂大厦非一木之
枝太平非一士之畧也
不敢蹈臧文仲切位之罪恐復貽孟軻蔽賢之請好

治吏

吏治

貪吏 循吏

循吏之名後世始著

蓋自漢興漢世三代之血盛赤子原寄血肉於蒼鷹乳虎之爪吻字字新米千百年間傷人而幸而過一二指而君子出而乳哺斯民風之以春風雨之於天下同舌而無之好以爲循吏史有結筆而瑞之於下節誠真唐真三代之餘羊猶存也妙

循吏名盛則實二

自周迄于漢趾上下凡幾許載自列國迨于大漢有國凡幾許君其間創製錦之手爲政凡幾許士而甘華於此之筆者叔孫敖而下僅得五人而止耳何其寡也愚私意其五人者必也永心雪操而天下廉其節玉振竹裂而天下公其直寔斷電燭而天下神其明然後得以列且於此也徐讀其傳則傳無一奇事詳考其功則功無一異迹累無可以飾人目而贈人口呼名之盛若實之衰也用字不爲

守令不能承流宣化

歷觀自古人君非不下血民之詔也而守令則異如層層如善鷹而刑愈嚴焉非不下寬賦之詔也而守令則變民脂膏而民膏盡而刑愈重焉非不下勸農之詔也而守令則元坐危堂時節捕事而農食盡焉非不下養老之詔也而守令則殘虐窮民暴斂

寡而揭項費藏者愈不得其所焉婉

革貪必先舉廉

所以開不善之門必先開爲善之路好示以所畏者所以開不善之門也表以所慕者所以開爲善之路也今夫某貪吏某貪吏上之人從而刑之則貪者將懼而不敢貪不可爲善果啓此所以開不善之門也夫其廉吏某廉吏上之人從而舉之則廉者將勸而曰廉不可不爲此所以開爲善之路也爲善之路一開不惟廉吏有所勸貪吏亦知所慕矣廉吏知所勸則廉者衆貪吏知所慕則貪者革而爲廉矣

監司乃天子之所寄

聖人者擇天下之有可寄以察天下之有所蔽是故深居九重而見民之肥瘠於四海之外優游堂廊而聞民之歡笑於六山長谷之間唐虞之故西京之制史唐之十道使皆天子之所寄以不疑者雖然今之監司疑則不疑矣無乃太不疑耶先儒蘇軾曰養廉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捕養大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養不吠之犬夫不捕不吠之捕犬不遇無功而已未有大害也然已任所不養今則不然猶與鼠同乳而犬與豕播毫也欲望其止於不捕不吠而不可得也偷監司郡守不任責好

太祖罰賊吏

太祖皇帝初平嶺表有守英州而賊至七十萬者特召并市又有知衡州而賊得實者今伏法於衡州

為吏之法

地險易易在令民周悍愿悍愿在政愛整維綱
愛整源委以肅平氓者肅平躬以繩乎胥者繩乎吏
善哉知本之論

以民以不治理財以不理非不治民也以治民者治
其序也此意極好非不理財也以理財者理其政也
善其序其身治者其民從其政理者其民從其身
於堂無之中而民氣和於囑吟田里之間此一轉尤
見筆力不衰是母二其政行於戶庭之間而財帛暢
於紳桑臆畝之下意思好

循之名以罕見而書

堯舜三代之時吏未有以循名者非無循吏也幸天
下而無非循吏也是於吏之中而獨表其一二以為
循則其不循者多矣麒麟之異於走獸也鳳皇之異
於飛鳥也引喻佳所以為人所貴者以其時少耳嗚
呼孰為循吏乃至為後世之麒麟鳳皇乎故吏以
循名非盛世事而實自述固始吏氏之寓意深矣

漢史所書循吏

蓋自西周之微轉而東德化日微於一日南門之水
徒而北法津歲慘於一歲句整舉一世之吏甘心悅
首於簿書期會之勞而商君刻薄之殘至漢猶未歇
也吏之趨楚者非恃威以為嚴則恃察以為明幸而
遇一二愷悌君子出而父母斯民脫之於有鷹暴虎
之區而加以以赤子乳哺之賜按之於嚴霜朔雪之

林而休之青澤古儒之惠使之左徐右張熙然其
君也仙父衛子薰然其和也民生其間是亦一時之
三代也嗚呼盛哉愚想佩帶之訓襦袴之歌召父杜
母之謠至今與甘棠一詩相為後先者迂固諸君力
也善刑名

東漢循吏不如西漢

班史之傳六人而已而范史則十有二人而倍之西
漢止書丞相而東漢則專長主簿與焉考究熟

貪風成

今也階珠和璧絕寶珍珍欲快吾目而不為廉頗歌
趙舞白雲陽春欲悅吾目而不為廉頗原以清德吾
寧飲濁以懷安伯夷以清死吾寧糶食以存已句連
龍波派一為餘習盡廢求其清節傳家遺子教經在
不可多得而一飲千金吏道成好者此二皆是也

去貪之法當嚴

律謂盜雞者不育狸牧獸者不育豺植木者憂其蠹
傷民者誅其賊譬喻好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
之失德龍胎彰也漢法賊吏禁錮子孫唐制賊吏
殺其室懲奸去惡不可以一日廢也

批點分類藏齋先生文臚卷之七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六

卷六 太平門

太平

和氣

至和氣象
狂。狂。綠。草。粗。巨。春。風。弓。矢。積。武。庫。之。塵。老。稚。鋤。桑。耘。之。影。形。容。佳。昔。所。未。聞。于。今。割。見。府。無。壘。日。史。不。絕。

六合。歷。清。四。海。波。恬。高。堂。拱。弄。舜。之。君。重。席。坐。以。子。之。臣。利。指。而。日。轉。陰。兵。輟。而。風。清。榆。塞。以。上。治。則。四。時。調。於。五。星。五。星。叶。於。珠。囊。以。下。治。則。嘉。禾。為。之。播。秀。而。醴。泉。為。之。薦。祉。以。內。治。則。人。為。皇。皇。參。為。之。契。契。以。外。治。則。邊。鄙。不。敢。降。旗。不。煙。苗。董。白。與。在。一。路。歌。推。夫。我。兒。人。人。巷。舞。太。平。極。治。之。效。超。三。軌。五。絕。後。亦。前。句。句。華。豔。

言治之體

當其盛時民風國俗如陽和一幅千葩百卉皆足以增勝樂於林園而其樂也又類和風之隨柳子然無

人樂太平

退。閑。儼。嶺。窮。溪。谷。黃。童。白。叟。在。三。而。路。歌。推。夫。我。兒。人。人。而。巷。舞。太。平。極。治。之。功。猶。效。休。哉。盛。治。不。可。模。寫。

故九州不可以頃刻入極不可以道里太山不可以丈尺瀚海不可以斗斛何者大故也多故也皇風無象三皇或能像其象王道無形二雅或能形其形字

天地交泰

天下之理太和生於通大矣生於隔天本乎上而其氣下降地本乎下而其氣上騰天地交通所以為泰也

太平之盛

問其君臣則都俞明良也問其禮樂則神和人欽也問其風俗則仁讓義融也問其天下則海清砥平也句句皆盛德焉而七政齊備焉而萬物遂內焉而人安外焉而遠人格粒粒仗好如游上林之花嬌紅藏白荷花異卉照耀人耳目然

祥瑞

古者祥瑞多見故以爲常後世罕見改書之以爲祥

三代而上祥瑞在天漢唐以來祥瑞在簡策非古
之賤祥瑞而不書也便如祥瑞流天下而不勝其書
也非後世之多祥瑞而可書也無中之有寡中之多
而不能不書也向使漢唐之世紫極而有堯舜青樓
而有伊周宇宙而有泰和語句格健則尺地寸天在
在星祥岳貢川珍源二錫祉固未易多計而輟筆以
跡敘諱刻臚元盡毛穎有不可記者蘭臺螭蚺之手

尚安能漁獵一二以饋搗竹之戰邪下字警意簡策
無祥瑞祥瑞之至也治功之隆也簡策有祥瑞祥瑞
之表也治功之薄也嘗讀帝堯之典帝舜之典大禹
皋陶之謨初不聞某歲某國獻其瑞也又讀文之雅
武之雅成之頌亦不聞某歲某地產其瑞也說得意
出鳳皇來儀之說蓋因夢之論留而及之爾不以爲
奇瑞也若屢豐年之說蓋因論偃武之美而及之爾
亦不以爲殊瑞也然當時之盛問其君臣則都俞明
良也問其礼樂則神和人欽也問其風俗則仁醺義
酣也問其天下則海清砥平也善形狀仰焉七政齊
潛焉萬物遂內焉而近人安外焉而遠人格日月霜
露之域飛潛動植之鄉何者非祥和何者非祥瑞耶

何嘗故曰祥瑞在天下後世君臣不唐虞者作不三代目劉克李步趨一蠲固有獲一麟而作歌者不知此乃先王郊數中常物也此得麟固有得一鼎而賦詩者不知此乃先王宗廟中常器也固有喜一禽而改元者不知此乃先王林園中常羽也吳奎八肖時則瑞手家而未瑞乎鄉語意起越南稻弄孰時則瑞手鄉而未瑞乎邑好馴雉翠桑時則瑞乎邑而未瑞乎郡妙珠還合浦時則瑞乎郡而未瑞乎萬邦也尤

天愛君則謹以災異

惟天愛君惟聖畏天二之於君厭之者則驕之以嘉祥愛之者則誼之以少異絕之者則侈之以強盛念之者則懼之以災害故夫災異者天所以受人君也惟聖人則以已占天不以天占人故逆賊風雨通以開黃龍之治平景星甘露反以啓開元之稅駕

符不在祥

故質美不足以瑞堯而億邦戴已乃堯受命之符也
虞嗟不足以瑞舜而謳歌來歸乃舜受命之符也

天變之來可以至誠感而不可以人力勝唐太宗撥
蝗而吞之而災遂息以其有愛民之真心也姚崇遣
使捕蝗而其災愈甚又烏可專以人力而勝之耶語
切雖然蝗固可除也設遇水旱之災人力又烏乎施
且謂蝗無知尚能起良守之境而獨不能不出於良
相之時乎委曲有理難得意倒則以德捕蝗理如反
掌特崇不知加意耳宋均立德猛虎渡河阜茂行化
蝗不入刈

火祥在賢佞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是二氣之相應，猶梓鼓也。物之祥不如人之祥，故國家以聖賢之出爲休祥，而景星、慶雲、神爵、甘露次之物之異不如人之異。故國家以邪佞之出爲大異，而萑苻、飛流、龜孽、牛禍之異次之。文選

災祥在君心

且夫災祥者天也。變災爲祥者吾君之一念也。是然則災祥雖在乎天。變之者實在乎君心。說得故君心之彗孛鋪則它無彗孛矣。發出此意。極妙。君心之景星慶雲出則它無景星慶雲矣。有發越縱使桑穀爲妖龍蛇作孽雉雉於鼎耳石言於晉地洪水滔天於野大旱虐於商邦。用事豐贍猶當轉禍爲福。反妖爲祥矣。儒語及下有力。

谷禮門

禮



祭祀器

禮能息民爭心

虎爲下好禮一行馬慢斯恭博斯順爭斯遜矣可好
若發虎尾而不怒人矣

禮不責於小人

故吾子徐行後長暑而民猶有絃其兒之謂君子不敢齒路馬而民猶有厲車之塵

正心當先以禮

陳敬仲以禮而飲齊侯魏謚以禮而約文公八年太宰宣侯其
玷而後磨疚其光而後棄哉

祭必物備則禮可行

易之卦六十有四而其言享帝者三卦而已考充精
熟然不言於心卦而必於豫於鼎於漢通之者誠以
郊和之典非從豫之時則薦獻之禮不可得而備也
非鼎薦之時則大享之禮不可得而備也非漢通之
時則大享之禮不可得而備也每議論

誠托物而見

不謹謂之物不苟謂之謹字面奇天下之事將由夫苟者爲之乎矣是物錯諸地斯以爲可矣然坐身於地非席則寒履足於地非履則傷是無以藉之故也錯物於地無以藉之可乎將由夫謹者爲之乎薄草

禮於事也然重莫重於藉也意出有茅以藉是物則
不行酒好皆有以藉之也謹之至也

古人制器皆寓警戒之意

是以古之先王知酒之不可不用也又知酒之不可
不禁也故於器用之間未嘗不寓其意也六彝必有
象以象能載物者非且量以貽沉溺之虞六樽必有
盛之以觴戒其傷也掩之以后戒其危也觥有孤之
文觥有單之義使後世之人捧其器口其名飲其酒
皆知所以思患而豫防之發明我酒之意極有理哉
非夢李所能

有器之制有器之用

古者車旗之制始作於黃帝倫於四代而尤備於
周考之周官蓋圖以象天圖方以象地輪以象
象日月蓋弓二十八以象列星此車之制也龍旗九
旗以象大火馬旗七旗以象馬火龍旗六旗以象參
伐龍旗四旗以象室壁此旗之制也謂王者者廣之
故室壁以之奉祀金音義之和故金整以之接賓
者義之六故象輅以之朝覲華者義之制故建輅
之於即戎戎者仁之質故朱輅用之於田獵此車之
用也太常所以見其照臨之道天施所以見生育之
仁大赤所以見其禮大麾所以見其智此旗之用也
禮博而文縝密真六作手

禮不可去

餘羊不去所以存告朔之儀明堂不毀所以寓王者
之政議論有

樂門

樂

樂聲之感人甚易

且生者天下之至愛也死者天下之至畏也而其家
 者率天下之人以趨其所至畏而拒其所至愛此亦
 有所難難者矣難得是然而難說之聲雖然以助
 三軍之心躍然以奮如悲者喜者激如至於殺身
 而不自還則有以動其欣然之機故也聖人之道非
 如真家使天下趨於死之危地趨於道者趨於安也
 得聖人者執其機而觸之則天下之趨也孰禦不荀
 今夫金石絲竹八物之善為此其於吾道何與焉又
 難一難而聖人之經繼禮以樂者何也用得切人有
 幽憂而不樂者散之以嘯歌有所蔚結而不平者銷
 之以管絃聲之入人心易也然則天下欣然之機不
 寓於八物之貨而寓於八物之聲也聖人得其機之
 所寓而執之以觸天下之機是故取仁義道德之意
 而配之於恬愉平淡之樂使聽之者心悅二之芳心
 喻必有渙然而悟粹然而契者矣好其

韶樂至久而不亡

孔子之聞韶也深得舜之德意見帝舜之德容玩
 帝舜之德音若身處虞廷親見九宮之穆親聞展掌
 拊搏箏瑟琴瑟之聲形容得十分妙方且鼓之舞之
 而不知天地之大萬物之多不知耳目口鼻

之在我聲色臭味之在彼猶象則則節之在當時至
 和之氣鼓舞動盪抑可知矣真得自泰并天下城
 禮樂之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
 存則節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存雖然韶則
 云矣而自不亡者存則節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
 風雨雷行乎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
 地賴而見聞大賴健則凡有聲有形者皆吾羽旌干
 戚管磬匏絃絲竹簫簞試與子登夫部石之上舜幸之
 下望蒼梧之趾莽九嶷之雅傑覽觀山川之吞吐草
 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族之呼吸往來倡和非常
 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此段文極好千
 載之下猶可以見舜之德意想舜之德容玩愛之德
 音若身處虞廷而聞韶樂之節奏矣舜遠乎哉樂遠
 乎哉弄句好

聞聖人之樂則知其德

嘗論之聞韶舞則知合天地之大非率札之難也其
 舞可想而見也聞琴音則知其寓山水之遠非子
 之難也其音可審而通也聖人一身之間不律不呂
 非絲非竹樂安在哉意好子真於何而有聞也又於
 何而有知也蓋聖人之樂在此而不在彼也求聖人
 於鄉黨則侃侃二樂也聞二亦樂也于以知其接物之
 德肅然而慤也此意極好求聖人於燕居則天二樂
 也申二亦樂也于以知聖人處己之德煦然其溫也
 則樂之所存非德之所存乎子真之言可謂善論聖

人者矣。意人皆以擊於術為知夫子之心。而吾獨以夫子之不見於聖人。皆以絃歌於陳為知夫子之養而吾獨以夫子之養不見於絃歌。欲知聖人德者。當以天樂求之。造極之論。

合氣問

氣

人不能充其氣

黃金百鎰。垂視於軀代之口。白璧一雙。系於真卿之手。時則士氣華於縱橫。擢於故笑。文王之克勤。縱弛法度。或聖人之名。教時則士氣溺於盡淨。

文氣日衰

唐以辭章取人。其鶴騰蜂腰。錦心繡口。非不可喜也。然取青偶白。駢四驪六。則被天下之文氣矣。漢以經術造士。其數唱儒術。緣餉吏事。非不有得也。得抑文。然阿附取容。諛諂順旨。則弱天下之文氣矣。

言出於氣

士君子之衛道在氣。而不在言。其氣高則其言亦高。其氣卑則其言亦卑。譬如千仞之木。突而注之。以水。其排之排。以巨。峻迫以高。瀾而後怒。哮吼聲震百里。抑之者愈大。則其聲愈暴。故小過之則小鳴。大過之則大鳴。孟軻之氣。抑之而愈暴也。

氣之相感

鍾山東。傾。落。鐘。西。應。東。西。應。同。時。不。用。一。字。可。見。老。手。此。一。物。之。理。相。感。有。不。疾。而。速。者。也。豈。惟。物。理。哉。人。氣。亦。有。之。有。血。脈。其。因。感。而。其。子。心。動。好。母。未。嘗。往。子。未。嘗。來。好。此。一。人。之。氣。相。同。有。不。行。而。至。者。也。而。況。聖。心。之。神。乎。

用人當作其氣

天下有無窮之才不扣則不鳴不觸則不發是
以古之聖人迎其好善之端而作其勉強之氣洗滌
磨礱日夜不息凡此將以求盡天下之無窮也今天
物之有精華果銳之氣者則雖然而有光曜然而能
堅固是則皆粹然無所用之物譬猶其是氣也物莫
不有也而人為甚自好故時扣而有之則日長而不
衰而不知求則脫去而不居也

自養之學

是氣也天下亂則君子有以自養而全之而天下治
則君子養之以求其用

養天下之元氣神氣

天下之大有元氣焉善養之則天下之勢實而不虛
天下之大有神氣焉善養之則天下之勢張而不弛
故善養天下之元氣莫大於本仁故善天下之神氣
莫先於厲精字面稱

用兵當先養氣

以直養氣自取而縮則謂子之所謂約也孤偃之所
謂壯也壯則難以曲氣自取而不縮則孟子之所
謂也孤偃之所謂也老則弱而華故紂師如
林陳子教野武王教其不事東顧戰雲讓輔之罪則
商而周直矣故周勝而羽兵震天下威服諸侯漢
數其九罪與放義帝之負則楚曲而漢直矣故漢勝
君必新天下之氣

書而如面之書而知有虞之群臣粹如也讀浩二之
臣如也而有虞之粹非群臣自粹也舜實新之也
有商之庸非群臣自庸也湯實新之也有周之齔非
群臣自齔文王實齔之也此等意思極好然其時三
光五岳之氣此融不分是以天下但見其精銳之充
鑒而不知其君有以新之也自錢鏐於袁周而天下
之氣碩如也銷鏐於春秋而臣下之氣索如也歷歷
矣然秦而臣下之氣索然也漢興天下之氣稍二點
也然漢未幾而震撼之者相踵呂氏之世干戈散之
而默者以蓄縮而驚於沮徐二而俯者以攝怯而淫
於動語旬好宣帝與自民間蓋深察夫天下之氣實
係於上之振作一起而作新之使區二而默者將梗
梗而思奮徐二而俯者將翹二而志倦則天下之氣
庶乎其有愛矣自今觀之黃龍之治五鳳之治使人
欣欣不自已之意則實帝有以先天下也文學法理
之精工匠器械之巧天下之氣蓋亦闢工然反矣好
大抵精銳聚則天下之氣為之奮故前日之故可變
而為今日之新精銳散則天下之氣為之沮故今日
之新復反而為前日之故元成委靡衰平沮壞一時
群臣皆畏禍保身上下相蒙以苟歲月而向日精銳
之氣已索然無復存矣上下世變甚熟

合八卷終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九

羣經門

羣經

有聖人而明無聖人而病
六經奚從而病無聖人而病六經奚從而明有聖人而明大抵有日月星則有晝夜惟綱一綱而晝夜不能明有天地則有山川惟玉律一正而晝夜不能明有六經則有異論惟聖人一出而異論不能鳴嗚呼煙橫瓜石雲侵壁空新鳥驚夢之憤文僅如絲因之服漢諸儒又皆人披一推墨家繁一官墻而聖人之六經化為諸儒之六經矣其如世之君子使知然則氏之火罪諸儒之舌殊不知火火不能焚經漢儒本不能病經二之病也無聖人主盟之耳是問者獨魯而有孔孟經不火矣雄健漢唐而有犧文經雖火而不火也尤壯昔者水德抄書竟其八索九丘蓋尊經矣古詩三千蓋尊經矣六經非無秀也張本諸夫子出焉一刪一定一筆一削而六經無一不備焉蓋高秀諸層出戰國虎闔莫非王士蓋有疑詩者血統漂杵蓋有疑書者六經固將蝕也而不出焉千城經郭掃塵鄰園而六經無一點之病經何紛乎劉歆層法引武成咸對商王之句鄭氏

書注引伊訓載事在毫之辭苟爽易解於乾為木果之後復有為龍為直之言巨賈益鐵引其故案之語以為出於春秋按書易春秋初無是也偽書之病經乃爾天下無聖人故也

偽書亂經

諸儒各出臆見摩拂敗簡寫其私說以實鼓世俗之觀聽下字若斷然自以為得亡詩逸書於漢增收屋之中郵而傳之矣天下之人幾何而不信也耶豈獨一古文孝經而已哉易夫子之所係也而有乾為水坤為布之言禮夫子之所述也而有者工記命太尉之事論語者孔子弟子所述也而有齊論魯論之異文孟子者孟軻弟子所述也而有內篇外篇之異書

妄改聖經

陶淵明有把菊見南山之句蓋把菊之夕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景與意會故可喜後人易而為望南山先生以為易此一字便覓一篇神氣索然引諸儒聖經而妄加增損之非徒為贊而又適所以駭浮雲而障太清耳

書與言交相存

古者有言書無言言南人之言孔子取之夏誦之言則子誦焉引證佳而孔子非南人晏子非夏人也南此異地夏周殊時合說有力而其言猶傳未必聖之能書亦口傳焉而已矣故秦人之火能及漆簡而不能及伏生之口終則言與書孰堅乎哉雖然言固聖

矣而言者有存亡也言者三則言亦有時而不堅書
又可廢乎書存則人誦人誦則言存言存則書可三
而不亡矣書與言其交相存者歟下雖有理致

易春秋相表裏

易者蕭何之律令春秋者漢武之故事首得此易
戒其刑賞然春秋斷其所已然聖人之戒不可違聖
人之斷不可犯故六經惟易春秋相表裏是

真亡而偽出

老莊之道德不出於三代之時揚墨之仁義不出於
三代之世諸儒之偽書不出於未焚書之前蓋
俗有所不能則偽行耳世有所不識則偽物售長人
有所不知則偽書出議論高

經能存古人之事

天下不見湯之盤而能誦日新之銘者託於大宰也
天下不見周之量而能誦文思之銘者託於周官也
語音新奇

論孟

魯論不言誠而聖門講實之至終始不出乎一誠孟
子不言易而發揮極奧深有所得於易者蓋是

周禮禮記

周禮之書則或以謂非周公之全書而禮記一書又
皆漢儒之所綴集

論語吾道之稻梁

論語之書非吾道之稻梁而何也天下可無稻梁則

是書可無矣雖然四夫四婦一日而無稻梁死不死
也好一四夫四婦而已矣况未必死乎然則稻梁者
無之不可也一日而無之亦可也至於是一日而
無之則天下其無人類矣知本之論有人類而無人
心也如有人類而無人心其死者一四夫四婦而已
乎又勢如春紅之薄儻勇而不可遏然則論語之書
又非止於稻梁而已也

偽書病經

鄭氏論大衍則以木屬乎巽不知巽乃屬木而木乃
屬土也論供範則以土氣為風水氣為雨不知雨乃
地氣而風乃木氣陸希釋易之復以七日來復為曆
數之法而不知其為復長釋頤之初九以為靈龜之
象而不知其為貴身傳註之病故不特損官人之詩
也而重仲舒繁露以為文王伐崇之詩弼成五服蓋
侯甸之服也而王充論衡以為五采之服文意之誤
皆不言出乎身夫子之係辭也劉向謂治陳靈公
已引是易以為言如復薄冰乃厲王時詩也而劉向
謂尹逸對成王已引是詩以為證時世之疑若亦至
於物之誤則以綠竹為笋以嬰鳴為鸛鳴地之誤則
以嶺澤為迴澤以雉季為就季句之誤則合作繪宗
彘為一而折細我珍享為二字之誤則變是用大諫
為大簡易貽我來牟為舊穀考究精緻用事鉅細莫
非膚李所能道及若是數者是亦聖經中之黃巾赤
眉鳴鼓而攻之可也真可謂膾炙之文

易

易卦之變

易以八卦而八之是為六十四故一卦而八變動之
 文皆陽爻也初九之爻變而為通九二之爻變而為
 同人九三之爻變而為積九四之爻變而為小畜九
 五之爻變而為大有上九之爻變而為夬又皆變而
 為坤又復變而為乾故有反對變之說有窮竟歸原
 之義考之

卦之變本於生二不窮位之列生於兩二相
 比

請遂言生二不窮之說夫易之為道時盛則必衰治
 極則必亂既盛矣復反而為盈既危矣復還而為安
 句其方其變之始也漸出而愈高其初及其變之極
 也以下而復歸其本乾以純陽為卦陽既極矣於是
 一陰主而變為坤坤變而為復又再變而為否又再
 變而為觀變至剝而極矣是故為乾而為晉為歸而
 為大有自大有而復本為坤以純陰為卦陰既極矣
 於是又一陽生而變為復再變而為臨又再變而為泰
 又再變而為大壯變至夬而極矣是故為乾而為泰
 需歸而為比自比而復反本為坤此作可見見
 中易之義以至於變之始而終而始亦變於復
 之始變為用而終亦變為歸妹八卦之生六十四

四之生三百八十四皆以之推之而已是其變通之
 理豈非本於生二而不窮者乎請復言兩二相比之
 說夫易之書彼此欲其相配而後欲其相合有剛必
 對之以柔有強必對之以弱故言天則必言地言陰
 則必言陽言君則必言臣言父則必言子未嘗獨行
 而無徒未有獨唱而無應上經之次乾為天坤為地
 故乾對坤屯氣之始蒙之始故屯對蒙泰以陽進而陰
 而漸陽復以陰而乘陽故小畜對蠱泰以陽進而陰
 而否以陰長而陽退故以泰對否則知大有於同
 人者庸非以同人明於內大有明於外故知比於下
 經之次以咸之動對恒之靜以遯之陰對天壯之陽
 以晉之明對明夷之暗以家人之同對睽之異然則
 漸之次於艮者庸非以漸之女吉對歸妹之女凶故
 相比次以至於比之次於師者以比之樂對師之憂
 耳蠱之次於隨者以隨之少事對蠱之多事耳臨之
 次於豫而同人次於比師次於訟而臨次於蠱其餘
 之次序皆以是推之而已是其明於之位豈非主於
 兩二而相比乎考之精義決非庸李所能道及

易有辟同而百異

易有辟同而百異者故復之幽人為男子而歸妹之
 幽人則為女子歸妹之幽人為女子而復之跛助則
 為男子然則小畜之與小過同於密雲不雨申孚之
 與小畜同於有孚孚如豈可比而同之哉辨析分
 是見斯李

有易之理有易之書

有未畫之易有則畫之易未畫者易之理既畫者易之書於是制此之畫寫此之理雖彼之理得此之畫而易之書生焉

易之理

今謂乎理後進乎前不曰聖人之自新乎天地也聖人也何以能然也易而已矣易者何物也生三元息之理也

變有不同

變者一陰而變乾震以一陽而變坤此以一爻而變一卦乾初九之遇則變而為同人此以一位而變一

易象

有物可見无物可執之謂象有物可見有物可執之謂形日月在天象也山澤在地之謂形也

象文

象者何也所以形天下無形之理也又者何也所以窮天下无窮之事也何謂形天下无形之理今夫天地之高也日月之明而露之潤人皆可得而見也先儒共物之有形故也至於其所以高所以潤所以明所以潤文勢或關人不可得而見也其理无形故也人不可得而見則誰見之過得好見之者聖人也故乾道无形聖人獨見乾之顯於見取龍以象乎乾言健而神也坤道無形聖人獨見坤之顯於見取

馬以象乎坤言順而載也故曰象者所以形天下之理

理无形而有形者吾易有象也事無窮而有窮者

又有神也

龍如玄黃兩千何地日中見斗災于何世載鬼一車證于何人然衆人不以為誣君子不以為怪何也其象也非實也造語豪近造化之往者屈也其屈无跡也唯易能乾之使無跡者有跡也造化之來皆伸也其伸無形是唯易能察之使无形者有形發得意出

易傳序

易者何也易之為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何謂變蓋陰陽太極之變也五行陰陽之變也又與萬物五行之變也萬事人與萬物之變也文勢波闊古初以迄于今萬事之變未已其作也一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亂聖人憂為幽觀其變思其通而逆絢其高議論新奇易之所以作也易之為變也故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其窮理盡性其正心修身其齊家治國其勉勵其德窮其居常其遭變其參天地合鬼神萬事之變分來而變通之道先立變在彼變亦在此要請好得其道者生可哲匿可微皆可潛危可安龍可治此等語可多致身聖賢而躋世泰和猶反下也斯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唯中為能中天下之中唯中為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而力而萬變通此二

帝三王之聖伯孔子顏孟之聖季也後世或以事物之變為不以聖心卒而拘之於虛空者是亂天下者也然以為不足以致吾術擊而持之以權譎者尾制天下者也然則李者將欲通變於何求通曰道於何求道曰中於何求中曰正於何求中正曰易於何求易曰心愚者矣試與二三子講之二三子以為愚之言乎非也愚聞先儒先儒聞諸三聖三聖聞諸天高妙

易有大極

故一氣者二氣之者也二氣者五行之母也二氣分而絪縕者為乾為坤二氣散而雜者為震為巽為坎為離為艮為兌乾天也坤地也震巽木也坎水離火也艮土也兌金也故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周子所謂無極者非無極也無聲無臭之至也然則易出於天地乎天地出於易乎雖無易之未作易在太極之先易之既作易在八卦之內意到八卦未畫象象在天下八卦既畫象象在

易與天地並

欽天地於八卦不見其有餘散八卦於天地不見其不足其天地之神乎其易之神乎有含畜天地不能作易而能有易有易者只是理作易者書是理理繪事為物必有其主繪乃肖其主也無日星何從而繪日星也無山龍何從而繪山龍是故天地者易之生

也易者天地之肖也

陰陽相消長

一卦五陰三陽一陽令之而必從一卦五陽三陰矣一陰主之而必聽何也有要也三百八十四爻其一百九十二之陽皆乾爻也其一百九十二之陰皆坤爻也陰陽之交非它皆佛法天地也

變化之用

用之而成變化變而而降化應而後猶運之掌

蓄數之用

天下莫測於有知之知而無知之知為至神書是也天下莫隱於有易之易而無易之易為至蓄數是也今天書之未分其數五十人皆知之及其既分左手若右手若手若不得而知之也非惟人不得而知之也吾亦不得而知也非惟吾不得而知也書亦不得而知也尤非非推書不得而知也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也如登樓然一級高一級

數出於書而蓄非數故得數者忘著卦托於數而數非卦故得卦者忘數話數即形矣卦則設焉聖人因其變之或九或七而為陽因其變之或六或八而為陰或至十有八而卦成焉聖人無與也特觀其變而設之耳

易可前知

凡復霜而知堅冰之必至以已往之微知力來之著

也見離明而知日具之心以已往之盛知方來之衰也且以往知來未有不可逆知者膳肉不至孔子行禮酒不設穆生去晉勝國陸士懷懼具會黃池子晉夢用事地而見易之道乎

作易聖人

易之既作聖人復明易以制器也昔者易之未作非無易也如有易而散在天地人物之間也然則其有也孰得之哉得之其散也孰聚之是有法得之於心發之於易其指目慘氏故是故犧者易中之高者也文者易中之祖也孔子則中之父也議論佳好仲尼相文王而言之者故所以東文王所以德文王所以慶天下後世也通得本意出自易之既作有憂患者可以慮可以忘得無憂患者可以備可以消好孝者受文王固極之恩矣是故韓愈曰如古之无聖人二之類滅久矣好又曰今吾與汝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得與禽獸異者意味悠長寧可不知所自耶知本之論

學易者當以易成已

學易而不以易成已則易自易我自我也是易何補於我三何資於易哉據無其則地故以踐履之充實為吾德之基本無末則據故以學復其初生為吾德之本其既立矣驕或驕其基則又地不持守以謙可乎本既植矣或塞其本則又橋不固守以需可乎語數合

乾坤易之門

易之未作乾坤在天地易之既作天地在乾坤語意盡備思高以陳貴賤位矣何謂也曰地之仙卑卑道也子道也婦道也豐六也字子地既貴然示人以卑則二者臣位也安得不自卑而位於賤天之位高君道也父道也夫道也天既降明示人以高則五者君位也安得不推尊而位於貴夫推上貴下賤既位焉而不可喻如天高地下一定焉而不可易於是君臣父子大分之始立由上古以迄于今萬世共由其道而莫之能改也故乾坤者禮之祖而易之門也入室始於門入易始於乾坤

乾坤之變

乾之初九忽上而居坤之上六於是坤變而為剝坤之上六忽下而居於乾之初九於是乾變而為遇此易之變上下无常者也乾之一陽與坤之一陰相易而震至焉以坤之一陰與乾之一陽相易而巽生焉精於卦數

震巽之象

伏一健於二順之下健者安得不怒而為雷雷開一健於一順之外健者安得不環而為風有風有理致易之有震巽也其知神之所為矣

震之義

震之為卦為曲為辟為奇為高為龍隨為導使其於人也為妻為婦為金德之卦也

大有為諸卦中之盛

八卦為尊六十四卦為盛然乾之上九尤於坤之上六各而觀盛治備備孰若大有之六爻且身一吉二元終三考究其熟足見所享不淺

屯不知乾

屯之元亨利貞非如乾四德故曰大亨貞

屯解之象

坎在上為雲故雲屯坎在下為雨故雷雨作解雲而未雨所以為屯理義精熟

天下之理惟繫則必合

易窮則通繫者人物之散也離之火兌之水燥濕俱動而異就物之散也離仲文兌李如仲李同朝而殊離心之教也天地之判而合男女之別而耦萬物之分而聚非合散之大乎好

八卦生二之用

夫物之生也皆端乎春故曰萬物出乎震二春卦也風之被物也飄忽乎掃何穢不潔哉震遇之而清為巽遇之而為實遇之而為聚為聚齊萬物莫大乎風故曰齊乎巽天也非目孰與物相觀物相觀則孰與物相與一出矣然後物與物相觀也然宇宙之間其不真為大幽之室乎故曰相見乎離役物以養己首物也役己以養物者地也人皆知之而手冊莫知其疲於乳哺故曰致役乎坤歲方秋矣萬寶既成萬生而宜壽不悅乎情故曰說言乎兌乾西北也乾陽而

西非陰二陽相逢不戰則攻其戰不力其生物不殖故曰戰乎乾水之為用也戰足萬物未嘗德其德不食畫交未嘗不力其力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也北者冬也物所終而山東者春也物復動而始動而復山而復動莫窮其用始而復終三而後始物莫知其際也者其德環無端之極物則造化之仁庸有既乎天地大德曰生吾於艮見之矣故曰艮者物之終始

乾坤之義

乾稱大哉坤和至哉嚴尊卑之分陰不得僭陽也蓋天則無疆至則有極發明得本自出甚好乾之元物資以始坤之元物資以生始者氣之元生者形之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九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十

書門

書

作書以信其道

聖人於是作書以信其道曰古之人有曰堯者有曰舜者曰禹者曰湯者曰文武者曰周公者此知易禮樂之道而行之者也此得易禮樂之學性而身之者也尤妙其成就何如也是句法反是則無也健也四凶也而已矣句法則天下之為君臣父子前有慕後有敬慕心一生則信道而必行敬心一生則不疑道而必不行議論佳

學書者各執異見

六經易之外推書最古而其事最明而其辭最直其道最易行也然自伏生以至千今學者每病其難通者何也以下分作四節說下難極有理致訓詁家者流曰書必有義義必有比不釋其象其類其肯也不解其義其比其若也其象能使人由類以釋象由此以解義及解者為之若問津焉取信於告者之喙而不致至於行若之跡不迷焉則窮焉文勢好義理家者流曰訓詁糟粕也義理精華也守訓詁忘義理是求糟粕而忘精華也其卒能使人自流而泝源及求為之至扣枳枳為糟粕而水泉為精華厥秋而

泉必求而消之味可乎師傳家者流曰擇必勝矣然而凡經乎有力其卒能使人不以今薄古不以已廢人及聖者為之如得曹氏食野葛者食之方秘而藏之它日遇疾出而試之有不殺人者乎以會家者流曰道欲自得其有承者雖盡書猶非自得而况未必盡書乎其卒能使人見獨而趨諂及觀者為之如知人之世大而有曜也不可以燎也凡四反說客引喻佳今有人焉合是四家者流而一之為訓詁而不膠為聖義而不昧為師承而不異為心會而不鑿字面舞始可與言書已矣

聖人作書為世道慮

堯舜二典筆陶大禹謨乃曰若稽古商周之書皆不曰若稽古何也一太簡也二太難也三太古也而商周之君皆不足法乎且先作二句難世却漸入下文得含蓄舞嗚呼聖人之大君也其間為天下後世慮深矣是唐虞之世其書皆為君者而為臣者乎其上為君者謝讓乎其下天下未嘗事且亂也聖人刪書取為百篇之首若曰於古可稽以為法也至於商周之世湯武聖矣其事則征伐為相周忠矣其事則放殛為相故湯武之則聖也伊周為之則忠也得後世有襲其迹者豈不卑且亂乎此言真足扶持世教也商周之書皆无若稽古之辭所以表周虞閔商周非謂其道異也其事異也又出脫得如

異端病經

劉敞曾法引武成威將商王之句鄭氏書注引伊訓
載乎在毫之辭按書初無是言鄭言之出乃聖經之
有黃中赤眉當鳴鼓而攻之可也杜佳

春秋門

春秋

春秋者天子之政

五經者夫子之所教也春秋者夫子之所政也
字面好徒教而不政堯舜不能以經一出而夫子能
以經萬世哉此語好問夫子者曰子莫不為政而夫
子答以是亦為政彼見夫子之不政於人也而不知
其政於天也語意高妙彼見夫子之不政於今也而
不知其政於後也杜佳夫子之教行於天下即其善
去其不善夫子之政行於天下即其不善利其善
畏其不善者夫子有罰政也利其善者夫子有賞政
也明整可觀

春秋所以尊王

詩降於風書絕於文侯之命則天下無王矣春秋所
以作也天下無王而正月必書王者所以君之也

今左傳門

左傳

下左傳所載之義

晉范宣以春秋名和嘗言左氏富而能其失也認今觀傳之所載怪異之事十幾之事與夫當時賢人君子議論人物之事其言大迂而不近人情者故宣考之石言子晉神降于莘人至於丘而宣言至矣出而崇鄭人相驚以為伯有楚人相懼以為靈王出而厲公之入蛇聞于門子文之生虎乳於野其為怪里尤甚此等事所以駭其事也然短龜長下人知曉姬之不可立龜象筮數韓簡知敗德之不可數得之之筮而夢于東宮文王之兆而得于南蒯晉使之助文公之勝畢萬之役必大陳仲之世必當元一不係於卜筮此等事所以沮其說也至於觀人之際往往即其辭色之微動作之暫而必逆其禍福成敗於終身載事之迂大率若此然則元怪中范宣之誣之也必迹論之雖若汗漫而無歸謬悠而無當惟繫之以理則有寔然而不可易者夫巨跡無邪鳥覆牛字固詳於前矣奚獨左氏之怪異為不然乎諒及卜筮愛與我龜固具述於前矣奚獨左氏之卜筮為不然乎

今諸子明

諸子

語孟見羣經門

孔孟老莊之書

愚嘗讀孔孟之書矣如飲醇醪而酣其精如興雅樂而忘其和如擗蓬蓬而忘其間桑桑佳而無斷續使人明仁義禮樂之端出處進退之節此則孔孟之為書也又嘗讀莊老之書矣如泛滄海而忘其岸如步泰山而忘其高遠得任四通五達之衢而不知絆之累語意高妙使人達死生壽夭之情了富貴貧賤之分此則老莊之為書也若形者

老子以清虛之說庇其處詐之術乃刑名之尤者

嘗細讀老聃之書蓋詭譎之術而刑名之權也而猶得為道家流者尚有一死生齊萬物之說以蓋之也是故列禦寇莊周得乎此而老聃為清虛此人之所同知也申不害韓非得乎彼而老聃為刑名非太史公之見微其誣實知而今觀其言有曰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夫吾以柔弱為道則柔弱而已又何以勝剛勝強為哉是則老子之柔弱者適所以濟其勝心也誠為知本之論又曰無私故能成其私夫吾何無私為道則無私而已而何以成其私為哉是則老子之私者所以濟其私心也曰不自矜故長君子以為下如自矜之為愈非矜之可許也難得長矜之真猶

論於不列之為十得倒曰不爭故莫與之爭君子以
 為必爭之為愈非爭之可啓也車之誠御也於不列
 之知其者則曰得欲發之必固與之將欲奪之必
 爭之可也也如天下之人將疾走掄耳之不暇其
 誰暇乎老子之與受老子之子哉其心之論天下之
 事則其有孝老之德而後乎彼申韓其資又其特其
 非道德之弊而為刑名也又言走龍其蓋其道本刑
 名之道而德本刑名之德而非吾之道德也申韓者
 疾德而急趨之其優入於刑名之域何疑焉何辨新
 於為德乃為德之基焉有佳何則術之不擇而本之
 本也也為德為德老子之幸也也為德為德老子之
 極也老子之幸也也為德為德老子之極也為德為德
 好其德之可使人掩老長思

本也也為德為德老子之幸也也為德為德老子之
 極也老子之幸也也為德為德老子之極也為德為德
 好其德之可使人掩老長思

史官傳重

見於於小人越宿而已其見傳於君子萬世而不泯
 君子所以筆誅口伐也其所以主實之間而老如巨獨
 初以心後體落者持此權也意味悠長
 一言之氣足以伸拍節之氣生忠義於九原之下
 字之胎足以發清濁之幽而誅奸諛於既死之餘
 作史可以扶持世道

百人醉一人醒猶可以上眾強百禮廢一禮猶可以
 以指責典章得春秋之時王綱解紐周官三百六
 十職廢其職惟史官不失其守耳考究精而議論確
 味谷後日之後賜谷實自之前暮夜晦冥群臣並
 苟無燭以代明則天下之目瞽矣譬喻好當是之時
 非有司公議於其間則胥胥胥人之類已滅
 豈能待仲尼之出乎意到

班范史學之失

若張湯者近列之於酷吏宜矣固之傳酷吏乃釋之
 而不傳則網漏吞舟其若夏侯勝京房固已傳之
 於夏侯始昌之後矣至於儒林復有二傳則架屋於
 屋上猶巧以此李廷果能迂乎筆力健蔡瑛之失節
 而點畫疎得童宣之忠而不屈傑乎其壯也睡則首

之於誥史反以續雜而伍鳴梟用四聲韻既得方以
此學固果能用事其妙語也又見壁前門

史筆記載不同

且如南朝北朝之史皆李壽所作也南史先傳德克
北史先傳儒林南史先傳父李北史則傳父范南史
傳父義北史則改爲李南史則傳父范北史則改爲
四夷傳夫此史則改爲李南史則傳父范北史則改爲
考定精詳易首比而同乎李唐五代史皆歐陽公所
作也唐史志天文而五代則爲司天唐史志地理而
五代則爲職方唐史傳后妃而五代則爲家人唐史
表世家而五代則述世家與夫循吏酷吏儒李文藝
唐史所有而五代皆無之曷嘗比而同乎見龍高遠
議論詳明決非淺字所能及此

史筆記載之失

若神農炎帝本一君也而封禪書析爲二代武王士
會本一人也而古今人表列爲二等此非李識之未
指手固志天文而以附參於益州之分野矣於地理
則又以係之於秦而併屬於東井鬼柳茲非推究之
不審乎以重官之忠敏不屈於賊吏以素珍之志
恥妻胡騎之列女則所謂論以無據者非誣譭矣刑
志云言太宗四年天下斷罪二十九人而六年遽至
於犯死罪者三百九十九人隨言言逃丘園而不返
而皮羽之操持茶旦出入公卿亦與其選

史筆記載之失

益以...王命則益以不拜單于...
安自殺則狀之以升...可見史事...
有費山亦眉當鳴鼓而攻之可也

史皇孫

宣帝紀言及太子納史良娣生史皇孫其說斯言之
謬也皇孫生劉劉而謂其承良娣姓史之謬則非矣
故實劉其姓好而顧隨其母以史姓易其姓焉十得
十分分曉是何異御青之姓承衛媼而冒之耶史李
精誦其說其謬也

下司馬相如以貴爲郎事及竊妻以逃事

司馬相如傳言相如孝景時以貴爲郎此未必然按
其傳家貧元以自業家與文君歸時而家徒四壁是
則相如之貧亦甚矣使其以貴爲郎豈至是耶夫以
其貧而得仙者必其鉅富而有餘財然後能之也後
論合人情按相如出仕在景帝之初年而梁王之死
在於景帝之三年王死而相如歸則相如之去家幾
十餘年耳相如之鉅富如此豈十年富遂以歸而其
家資至於無以自業家徒四壁耶十得十分是就使
其貧則向者富盛之時高堂華室亦皆無自存者而
有四壁之居則乃無是理也蓋相如本貧初無以
賢爲郎之爭也特班固忌其才名故以銅臭之穢
照長卿耳赫不知其事甚明而不足以欺後世也
至如竊妻以逃之事豈當求之亦意其誣也傳中所

載相如歸蜀過故人隱叩令王吉處之都亭吉因與
相如相見臨別富民卓氏之召相如車騎甚都又飲
弄琴以挑文君文君而好之相如又令人重賜文君之
侍者以通意數文君奔相如相如與之俱成都家徒
四壁其說甚曲而五義也夫其有王吉為相如之令
而乃與相如同飲於部屬之富民哉下得相如有相
如車騎如此之盛行事如此之富至有以重賜文君
之侍者而及其婦也乃止有四壁之居哉節節下得
有理且相如與卓氏初非有平昔之素也初未嘗久
居其門也官遊遠歸過故人偶因卓氏之召而偶赴
焉豈有偶然為實而遽知其主人之有寡女且好琴
而遂以挑之哉況絕至其門而即得文君之侍妾而
重賜之空忽造次之間而情好款密如此決不然也
至於婦其故鄉夫婦相與富貴情事是皆妄議相如
而駕為是說也大抵大之見勝也必以勝之見勝也
必勝等物固類夫同類而勝已者也班固之心
常不喜人之勝已也其作史不及馬遷則以先黃老
後六經之說毀之其詞微不及揚雄則以投天祿覆
醬醢之語貶之其詞賦不及相如則以重官稱妻之
事誣之蓋亦不足怪也又觀二事蓋出班固忌才之
意極切或曰子之貴班固似矣然司馬子長作相如
傳蓋亦如此固亦因其說耳豈固之私心也史記所
載相如之傳即固之所作也非子長之筆也後人撰
固書以贈之也觀其贊引揚雄之語以斷相如所

之贊無異此豈子長語耶

大唐高季輔名字

高季輔傳云馬名季輔以字行按史家所謂以字行
者謂其以賢聞於人故當時天下之人皆字之而不
名傳之則久而人遂不知其名止知其字如高士廉
之類是也然特人以字稱之而已不容以字自名是
且自稱其字於君之所也按高宗永徽四年長孫無
忌等二十二人上刊定孔穎達五經正義表其中脩
縣簡國公臣季輔者即高季輔也本傳季輔以太宗
時進爵簡縣公則知表中所謂季輔者決非他人也
使季輔為字而復以字行宜客自稱其字於君前乎
其非字也必矣蓋必名季輔而字為如房元齡無高
之類而史家誤之耳考史家誤非因季所能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獻卷之十

四庫全書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十一

合文章門

文章

時文選求工

彼其詩筆點化鵝肝鏤心馳不齒噴水霜眼染煙雲
思其所以平步作者之壇潛達造化之柄哉如是故
論其體則必欲風搖陣馬闐其節則必欲超羣解
過其體則必欲峻峯激流競其勢則必欲如金甌玉
輦甚者剖一字之奇鍊一言之巧必欲聳牙屈曲錫
耀琬琰使人憂二然難讀然後極其意之首目視飛
鴻氣如橫脫自謂可以虎踞詞林鳳翥文園價重
雲而香蟬賈馬牙官屈宋而妖僕離騷矣作者註讀
此段真所謂言言金玉字字珠玑矣彼其髮穎酒硯
鐫脂剔肪非不勤也珩佩其聲黼黻其態非不麗也
頌其君則動華而出頌其相則變契復生頌聖德則
天賁地容頌治效則海岱河靜頌文德則絳曲生輝
頌威武則霆聲雷裂華艷之文

文王於氣

太史公之書慷慨拔有然南蒿華之氣淵濤得淵
有洞庭蠶蠶之氣讀之使人有飛出宇宙之意宛然
先秦古文也其氣何如哉妙甚意其行天下周覽四
海名山大川與蠶趙間豪傑交遊故其文疎瀟頓

可氣此子者豈嘗執筆毫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
上而溢乎貌動乎言而見乎文不自知也好
其氣充者其文杰以壯其氣削者其文局以卑輕浮
而驕者有父無渾厚之氣褊刻而峭急者有石隙
之語汪洋大肆決非膚淺之人磊落不羈決非軟
之輩也

古作不求工

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工也
川之有雲氣草木之有華實充滿於中而見於外
欲無有其可得哉是

古人之文

三代之時非徒王公大人爲能文雖小夫賤隸婦女子發言吐辭有壯之老師宿儒刻齒不能到者書而爲詩詩而爲雅頌有今觀之有如大虛寥廓萬象畢陳巨溟則浸泉流畢會豈不全且盡哉七篇之文包羅天地輟揭上下目今觀之有如雲掃長空畧無微翳埃空明鏡絕無纖疵豈不純且粹哉

後世不如古

後世之文所以不三代如者非文之偏時不古也後
世曲之文所以不孟氏如者非文之靡人不軋也

論先正文

六一本論所
生民之
穀粟有
山衡書
卷二
平治
世之藥石

本朝文士之名

文則盧陵其伯也落中其文則伊川其伯也
龍蜀之文則眉山其首也

文章英氣

扶國清淑之氣散於三光五岳之間而聚於文人才
士之所作蓋董司馬揚諸人生於漢二之英氣不
萃於其身而見於其文作韓柳李杜諸人生於唐是皆
指唐世之清風而注之於其冊者也語意明秀讀之
令人神思開豁

司馬之文

子長之文不在書先罵破一句是子長平生喜道今
觀其文平生之道皆在焉流渡湘平大夫之直道
妃子之恨竹上猶有班三而不知魚腹之素尚無恙
者乎況看痛快之句故其文威憤比過大梁之楚觀
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音嗚高帝之嫚罵龍翔
躍而兵萬馬大弓長戟俱遊而前呼詞氣豪邁真傑
作故其文雄壯壯家龍門念神禹之鬼功而後退西
跨劍閣之鳥道上有摩雲之虛不見斧鑿之痕其
文章按真鐵中之瑋瑋者

孟子韓愈之文

孟子之文綽約而意不為峻刻輒絕之言而其鋒
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渾然流轉無窮
力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
光者然之色亦且畏避而己形容得休

孔明淵明之文類古作

時乎三國紛紜而不為三國之文而類伊訓說命者
孔明之出師一表也時乎晉室清虛而不為晉書之
文而類先秦古書者陶淵明之歸去來辭也

文之軀製

傷居爾休痛在朕躬如是而後可為制詰之文廟堂
不移鍾簾如故如是而後可為露布之文翼乎如鴻
毛之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斯可以言頌謔三
江而帶五湖控亦荆荆而引颶越斯可以言記銘真得
什文之身

文勢

如明如美玉明振而可悅也如秋風夜露淅淅而感
惻也如神仙超去高遠而不可挽也

如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峻如垂天之雲仰之使雄如
江河八月之濤滿運吞舟之魚
如乎若玉井之蓮敷月露之下也清乎若雲山之
霧散而東也琅乎若崑山之鳳鳴檀竹之風也

文章軀製

運以元氣之機軸如陰陽之分斤清以道漢之
傳機以雲漢之韻
良金美玉無掩不可和筆絕岸壁立而伊托平潤之

賦寫雲之志得池塘春草之絳擅落霞秋水之句

河陽春樹開日照於詩林河庭秋水清九流於心鏡

雅語奇字發摘呈露而無餘秘矣

其文錄百氏而鑄以已也雅不陳賸哥不在帝諸好

發清新於平淡之中藏古雅於追琢之外其時世抑

揚黃華之旨也

祖元白而宗蘇黃追琢尤景繪事萬金春玉應山

馬水采擷造其妙

江山追琢風月佳句絕唱麗雅節極獨奏氣口

蕭句群駒源手六藝以動其沉孤平諸子以析其流

文以演迤其畔岸

二傳絕妙好句左拍子長之聲若摩蓋取之壘陳亮

而下不論也

商盤馬謖之手杜詩畫之妙此固小至之所宜

族而之所以觀動也

文難兼全

其自文之難也長於臺閣之華或迫於山林之味韻

於時世之所嗜者或為於古雅之風終矣與詠詩異

西王與百千不同調非又之難也如兼之者難也

至於公訓誥具西漢之雅雅賦篇有杜牧之刻深

錦得楚人之妖冶序山水則柳子厚傳佳使則太史

述至於大偏夾流短章數百字等緝而不釀綴而

不脛清辭繼麗有劉謝奔逸傳傳追甫白求其

傳字之陳一唱之鳴三而不可得也

文士技習

傳數寸之管奏三千之牘演聖明而隨治實朝臣

傳著撰藝龍

每閉齊房呻吟擗劇心窮肺於文字間若環若迷若

態若病無以自按此身於靈魚燈火之林詩樹點眾

使手持一必望一中書君步入萬壽袍之場其聲籍

其也

若夫剝心於冰山風月之場雕龍於言語文章之

此寒士羈窮駭若無助不平之音也

文章之用

予披而讀之曰此文決藏經史之疑獄者放平反古

外之功罪者欵

文風之盛

切惟聖王在上文治燭然慶雲所覆乃物五色一

時儒宗文師者於文李者雖儀鳳而金春耶鳴烟司

而如本朝之歐蘇曾主者希二相望

時文之病

自讀書未有筆長滑一句已呼阮籍為老矣矣句壯
筆語未有駭賓王一字已罵東主為罪人矣書字未
識偏旁高談獨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兩人
之大病也

後之學者習氣之薄也日臨雪屋專攻巧張以惟恐
不傷人為事讀子虛賦者忘其諷諫之益而笑其批
把雪滿之語讀蘭亭記者忘其詞意之高而議其絲
竹管絃之句謂補之詩蒼涼壯闊非詩詞之法而味
其推明於孝道謂閑情賦皆屬情奮固為曲筆之
而味其寓意於憂君凌煙功臣頌蓋閭閻書也必貶
其二十四氣之說為附會以陵古柏行詩家筋骨也
又謂其二千尺之句為豪傑勝王閣記乃一吸錦而
或謂其生分翼翰為分野之誤阿房宮賦乃一乃
而識其言未嘗何能為用事之失焉和讀西如許三
史奚故馬筆力為李力俱勝非老手未易到此

作文之法

頃詳言之歷液漱六藝之芳潤收百代之餘文採千
載之遺韻謝朝範於已拔起秀於未振意思高妙
讀百書以觀其心以謝其躬以睡其筆章下字不關
文善狀物

吾友此作非四美堂志也黃以心時秋也發越佳

詩賦門

詩賦

詩辭之條

其為詩蓋自屈子而後中興晉魏南朝終魏酸骨削蛟血
牙風咆雨噴濤濤波濤雄麗雅健之作有非人間世
之所可喻者宜於於心而反昌其詩視李杜夜郎
子之音益如恢奇至於騷辭始若辭辭刻屈快
天之幽渺神之秘揭擢而不痒惻愴而不難好自宋
玉而下不論也靈均以來一人而已真傑作

詩能發人情思

予生百無所好而顧獨尤好文詞如好色也至於
好詩又好文詞中之尤者也至於好晉唐人之詩又
好詩之尤者也起見後却無語別來長獨愁如危城
三面水古木一邊春如月明千嶠雪難急王更風如
煙殘偏有燭雪甚却無聲如春雨有五色酒來花旋
成如雲藏山色晴邊媚風約溪聲靜又回如未解已
知醒後憶欲開先為落時愁等句皆狂人凄苦之情
孤然獨物之志馳空婉約之靈風物榮悴之英無一
不備所謂周禮盡在魯矣十分好語讀之使人發
合之雖於荒寒無物之中動慘惻之誠於笑談方擇
之初音意甚如國風之遺音江左之異曲其果絃絕
而不可煎膠於軟冷

詩人之樂

詩人又曰其所樂見以蘇王公大人之所樂不帝也猶猶愈之有呼喚故王公大人無以傲夫士而力爭乎士之所樂樂所謂不虞君之涉吾地者此語雖好其不多取乎

稱美人詩

今四海之內詩人不過三四而公嘗過之無不及者好手於詩言散以千里畏人也語句老蒼而於公獨歎其馬善抑揚於是文上詩人之難者易偏者兼矣語好其末有不盛者乎為詩人琴俱亡矣含不盡意如柳花飛後揚花飛揚花飛後無可飛。往來花不發折舊堂仍殘。日氣抱殘虹。天空霜無影。飛袍掩獨愁。多情今夜月送我到衡州。餘灯依白壁片月下滄州。諫草封山藥朝不施袖僧。青寒帶雨古木夜啼猿。鴈詩一聲初觸夢半白。已頭。坐忘日月三杯酒。護江湖一釣船。寄到日閑應萬里。成以猶在玉關西。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闈夢裏人。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半夜扣蓬風雨惡。平明已失繫船痕。等句超出詩人準繩之外誠可扣曹劉而出其上使李太白若在必笑領此句也此意甚好

與人言詩

胡公笑旁曰誠哉老子是行天下不以其外江東集耶予謝之既出友人輩豐曰先生何畏焉鍾山詩師

也石城大江岸我欲讀意起金陵之興絕固地抑詩家未有勸敵者則與半山均臨詩壇未知風月當落誰手晚先生何畏焉

斯道也下之不足以快科上之不足以速化而詩人顧曰不發江河萬古流其莫知之也則宜又何數為文者請雙挂一編之詩吾甚愛之然子長方窮而未有知之者庸非詩為崇耶好是吾之所甚愛子長之委曲且有理致曰速登詩壇吾將為之

詩人技習

插樹柳柳攀翻花作萬家車和韻詩林好蓋麾之不去前者未歸而後者已迫渙然未竟作詩之難也謂宜掉馬筆鳴孤劍舉中原以還天子若夫面有敵推之客而吻作秋虫之聲下竟猶異與陰何郊是堂優入於飢寒窮愁之域此我輩寒士事也願汲於此而於彼乎悠二尔

詩家宗派

大抵公侯之家有閱閱豈惟公侯哉詩家亦然得兼窈人之子驟起秦巷一旦以黃鸝以端委視之言公侯也見公侯也。好公侯則公侯尔。此遇王柳子。我公侯手活甚江西之詩世俗之作知味者當能別之矣。是昔者詩人之詩其來遙也。然應云李杜宋言蘇黃。李班史書語將四家之外幸無其人乎。則固。有代業固有承也。雖然四家者流一其形二其神三

其味一其法也蓋其觀夫列禦寇楚虛均之所以行
天下者乎行地以興行波以舟古也而乎列子獨
風而行十有五日而後反彼其於舟車且焉待哉
然則舟車可廢乎靈均則不似此之靈均猶之
英去食乎哉有力美善其意實堅其行去飾乎哉得
其法也舟駕吾王車去器乎哉自見精采然朝聞風
夕不周出入乎宇宙之間然耳蓋有待舟車者也
今夫四家者流蘇似李黃似杜蘇李之詩子列子之
御風也杜黃之詩靈均之乘桂州駕玉車也無待者
神於詩者故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故妙語
聖乎神神與聖蘇李乎李杜黃杜黃乎李合神
與聖蘇李不杜黃杜黃不蘇李乎萬解筆力然則詩
可以易而言之哉是

詩與人相違

詩在山林而人在城市是看賞巧於相違而喜於
不相值見得到

詩人之病乃詩之奇

大抵與則遜險則競此文人之奇也亦文人之病也
而詩人此病為尤焉惟其病之尤故其奇之尤得揭
又端蓋疾行於大達窮高於千仞之山九索之蹊二
者孰奇孰不奇也有其時

評人詩文

吾謂其文揭乎其無文也又取讀之則腹乎其有
矣讀其詩者乎其無詩也又取而讀之則琅乎其有

詩矣
子而好而有其應無文與詩今人之不嗜則宜
有文與詩古文不嗜之邪僂語有力者其不嗜則宜
子之所知也吾獨有數焉為而不觀而為而不亟
施子為人所然句法有詩文云乎哉則其窮也亦
宜

詩賦

自曰
五色之題一變而為天地為爐再變而為堯舜
性仁是始無賦矣非無賦也無題也如自春草一
色之題一變而為四夷來王再變而為三政以德於
是始無詩矣非無詩也無題也

觀其賦可知其才

見用人門

賢良門

賢良

取士當求其實

欲腹等五綱言是古氏庸神九經之富龜稱五綱之
靈同好如此然後可以為賢良之季問道振於山李
相於玉德足以有模伊呂名足以如姬管對秀出如
此然後可以為賢良之通德若太師之若乃若柳柳
之傳節可以為賢良之可以棟樑極如此然後可以為
賢良之大力若柳柳五綱雖錯萬化文章光燭萬文詞
足以抽魚鱗十足以刺虎牙真氣吐而產山寒忠言
而金石裂豪邁如此可以為賢良之忠義

又

抑嘗聞之浴不必江河要之洗垢馬不必騏驎
善走取士之科何必終以賢良為重哉要之得人則
足矣昔魏相之功業非固以賢良進也子津之胸臆
非賢良款冷語好裝相之忠正非固以賢良進也
儒之效應非賢良切今進士之科亦係於立英俊金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十一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十二

壁喻門

壁喻

集中所載壁喻等語皆好母以常忽

虛華不如實用

說體泉甘露不足以上渴想能滿胎不足以感節
的製膚之寒則錦綉不如一裘之溫乘柳天之
浪則蘭桂為舟不如一點之固新
奇花異卉嬌紅膩白含風而山而映水以為
觀美非不可也求其相實果安在哉好
反復其家細細看焉而語人曰我將為發棠之
是去矣以求德者之智也

真實所充

究乎其如五公之飽人也渴乎其如布帛之燭賄
如入太廟蕭蕭蕭蕭豆整二威在如遊武庫戈矛
戰術二具列

真實難泯

譬如為早之時金石裂土山焦而廣山之泉一綫不
絕可矣為難矣

真不可逃

人有終身而為廉者能許富貴於朝廷而不能不拾
一金於無人之地好人有終身而為禮者能整衣
以接賓而不能不弛容於暗室之間何則真情必有

見之之時也。是如出。
父雖不學子見其過虎則失聲於奔救兄雖不孝弟
見其過則相救而往歸何者其愛之真情出於
自然不曰彼宜薄於我而不之怪也。其好
今夫童子誑其西鄰之童而奪之一金不怪也而東
鄰之童夢觀而過見之則怪焉見其奪也而又以告
其不見則怪焉者病焉。文勢好不抽見也不抽告也
見者與不見者鳴譏而群嘲焉則不惟怪也不惟告也
也則啼焉則歸之金焉。其委曲有理多夫何其不怪
於奪而不怪於見。

謂不如見之真
至。焉見次焉。如平地而觀天以為山之端即天也。

至乎山之端而後見有山而無天是聞京邑之麗有
謂與星之市無異也。至京邑而後見其異亦。

見原於遇

今有二人而東西行者適相遇於隘巷之中趾之外
無餘地。隨之外無它岐。好雖欲逃之猶將遭之。雖欲
隔之猶將親之。此語極好是其遭也。孰得而並是其
觀也。孰得而分乎。

無所隔則能達

飛虫之觸牆而求出也。其身去牆之外無毫髮之間
尔毫髮而有所隔則終日營求以達之而不可得
也。

才之敏不如見之明

今夫鑑之鏡力之利也。物之映者也。然其能不出於
鑑力之用也。窮目之力以營焉。曾不能以燭趾步至
於鏡。則規下而尺而天地之大萬象之衆秋毫之微
一照而洞見焉。以爲鏡往而鏡未始往。議論好以爲
物來而物未始來。刻長非往也。而無拒也。非來也。而
無逃也。則明之功也。雖力有是哉。下於語好。

見生於不相背
人有夜行而遇子都者。已先為子都後焉。好不惟子
都不已見已亦不子都見也。尤妙且而一揮焉則喜
子都之美矣。喜生於見。生於不相背也。

無者不可強有
李球玉以授無指而責其不識指日月以示無目而

責其不化可乎。僂辭好

目不識弄舞而欲盡其容足不歷秦趙而欲言山川
生平千載之後而止諸三代之故實何從而考哉。
禹不能西流稷不能冬稼。語句新非不能也不能強
其所無也。

士龍非不似龍而非龍。盈虎非不似虎而非虎。墨氏
之兼愛非不似於聖人之同仁而非仁也。弱水之不
能載鐘五大禹不能使之平石田之不可植雖十后
稷不能為之墾如。

不識伊尼使見有若。不識伯喈使見虎賁。
不必外有所慕。

好遊者以為九州之內四海之外其山川人物非復

其鄉里所有之山川人物也。竭其家以爲報以求博觀於天下一二年而實也。而悔也。悔而歸則其鄉里之山川人物即九州四海之山川人物也。好安得遊而悔者與之其李耶。有咸推而門之。傳終日導千金之費而鬻金於市。歸其家無一分之獲。則外而不內也。

所得有淺深

漁者之於魚也。有小其得者。有大其得者。小其得者必竭溪者也。大其得者必江海者也。江海之所以爲大。豈若是淵溪然哉。譬我水石鑿然以明。而魚魚歷然以見也。則其茫也。隱乎其幽也。句法好。是故水者加深。則得者加大也。

今夫澤水之遇風也。其上則決其下。未必波如其遇。興也。其淺則冰其深。未必冰。是何則。淺則易搖。深則難搖也。

法不可盡去

圖不以規。方不以矩。運斤而成風。惟匠石可也。欲幸天下之工而皆匠石也。皆不規不矩也。雖使則天下之工有奔其斧斤而去尔。

虛言安可使人行

人有一朝三飯於家。而教其鄰以碑穀之方者。此可信也哉。

十年空言以報。使遇他而不敢動。然日研劒以刺。竟見虎而又反却走。此不足爲勇也。

事以效而見
古今醫而病之創者。爲良醫。天下無奇計而之成者。爲奇計也。

事出不意則難爲

無故而聞。此言孟賁不能無動心。其行而遇虺。虺婦不能無却步。語雖推蓋。出於倉卒。而擲其不意。則雖天下之至勇。亦望或失指。而不知所從來也。

言事之易知

是猶其病而升。蓋扁之堂一見。即知之矣。擲琴而入。手期之室一聆。即知之矣。

美因惡而始見

蓋蘭之芳也。植之文林。而不變。非伊於文而始芳也。其芳因文而始見也。玉之堅也。投之烈焰。而不熱。非借於火而始堅也。其堅因火而始顯也。

即此以驗彼

知田沃者。以豐知山瘠者。以童

用人不必有所疑

今夫千金之家。必有爲之司管。鑄者爲公。有爲之司會。計者爲是。句法即得其人。則任之。既任其人。則信之。彼後人得。以盡其忠。而主得以享其樂。苟付以管鑄會計之任。而湯口焉。慮其見欺。而疑其爲盜。則人孰不爲盜哉。合人情

事有不可泥而不知變

蓋善養自者。元氣固在所先。而手足固在所後也。有

人引此元氣雖不能盡而又不幸為蛇蝎螫如
解藥清其質則為醫師若將先自其元氣之弱中
將先治其手足之毒乎哉問是彼庸醫者拘於先後
之說不恤其外毒患朝夕瀕死而公曰吾將治元氣
者幾何不殺人矣乎

藥人多妬忌之心

山有玉工則璞之溪有石家則礪之士有韞人則鑿
之吁言不足意

志見不同

今天鵲雖非醴泉不飲而鵲鵲情二於腐鼠鵲志
在千里而鵲鵲營二於事食何也所趣不同故也

有所勇必有所怯

今天夫勃然發於一焚之初而欣然進於不可禦一
勢此其勇非不後也意者好勢方盛而兩戰至則
一息之間至於熄滅何則有所勇者必有所怯也謹
論好

欲斯至矣

象犀珠玉絕域之產也而人得而用之者夫固有以
畏之也吾性之中不知是之遠也好不遠也而不遠
也吏是好則未有以致之尔致犀象珠玉則犀象非

玉至致中則致至合誠是

犀之金之鑲于山珠之照于淵鉅千尋之高萬仞之
深虎狼之所穴蛟龍之所宮字面新奇人望之而不
為迫視千金之于一有所欲則陸樓水涯之珍焉致

之如拾草芥之易

爭者必有所證

昔者趙魏死其長子得其術而醫之名齊於緩其二
子者不勝其思也於是各為新奇而託之於其父
以成勝其凡非不愛其兄也難得是以為不有以異
於凡則不得以同於父天下未有以夾也過入下語
得本他日其東鄰之父得秦緩地中之書而出以證
為然後長子之術始信於天下有所訟者必有所質
也此等語甚好

法傳愈久而愈差

昔九方臯之相馬天下不雙也以其術傳於子又以
傳於孫其子以其相馬之法求之於天下經年而不
得所而得之乃驚馬也其孫亦以其術求之出門見
巨墓遽謂其相曰得一馬畧與相法同四其足而
雙其目台新但蹄不如累幾尔九方臯往視之則大
笑曰此墓也尔則誤矣嗚呼驥失而驚三失而驥
之愈差也一至於此乎馬子之術更傳相馬而得驥
也則定之所謂術更驚耳墓耳合聚斷得倒噴識馬
者笑之結語好

與人欲其均

鳴鶴之哺子也且則自上而下其則自下而上欲其
均也是

御得其道

譬如端雅君子冠冕佩玉垂紳正襟坐於廟堂之上

呼小人於庭而徐責其罪。得意不迫。

太才非常地所有

斷樹之金。植於樹林。若求之。則蟻之丘。則恃矣。荆璞之金。質產於荆山。若索之。瓦礫之場。則非矣。

因大見小

不窺瓊林之庫。孰知扁舟之老。更未為富。不遊上林之苑。誰知金谷之花。物未為繁。

極盛難容

故九州不可以填。八極不可以道。里大山不可以尺丈。滄海不可以斗斛。室宇雖壯。何者。大較也。多故也。夫。前。後。而。繼。述。之。愚。恐。盡。馬。之。不。能。盡。其。毛。蓋。山。之。不。能。盡。其。高。也。知。

事不可以一律拘

顯風。開林。疾雷。裂山。句壯。而。瞞。者。有。所。不。聞。春。色。蕭。眼。和。氣。襲。人。無。秀。而。寒。谷。有。所。不。暖。

善纖。後。者。不。視。足。新。奇。善。議。札。者。不。泥。古。

極。弱。牧。焚。之。人。不。可。責。以。堂。上。之。趨。除。而。文。執。鉞。之。士。不。可。責。以。鄉。飭。之。指。通。

宗。廟。既。洗。不。繫。於。市。而。貴。於。宗。廟。之。中。深。衣。逢。浹。之。服。由。夫。野。婦。之。所。怪。笑。而。牽。序。之。士。不。可。一。日。無。何。也。古。器。固。不。合。於。今。而。文。物。固。不。請。於。俗。也。天。下。之。人。亦。豈。盡。俗。而。不。好。古。也。哉。

得勢則易失勢則難

百人操兵而攻一虎者。虎勝。一夫荷鋤而遇一虎者。

人勝。百人。之。弱。而。一。夫。之。強。也。語。或。謂。好。聞。而。得。地。者。勝。不。得。地。者。敗。也。

事勢有難易之不同

水之淺。能。弱。高。物。然。乘。一。木。則。傲。然。而。濟。水。之。勢。能。火。九。山。然。遇。一。風。則。欣。然。而。散。

物有遠近之異

衡。一。塵。於。曉。車。眼。新。則。其。大。如。車。輪。置。車。輪。於。百。步。之外。則。其。小。如。一。塵。

見事之精

精。於。射。者。知。音。中。於。未。發。精。於。醫。者。料。十。全。於。垂。危。而。識。王。然。後。不。以。玉。為。石。人。惟。知。音。也。然。後。不。以。雅。為。鄭。語。也。非。無。異。物。之。患。而。思。無。張。華。世。非。無。古。器。之。患。而。思。無。邵。公。此。樣。句。士。分。好。

利難兼得而有

天下。未。有。無。害。之。利。也。意。到。天。下。而。有。無。害。之。利。按。上。句。好。則。誰。不。能。計。之。者。利。於。一。必。害。於。一。越。人。坐。於。舟。而。行。之。以。手。燕。人。見。而。悅。之。婦。而。以。手。行。於。後。利。有。不。可。兼。得。而。可。笑。者。用。璧。新。燕。人。而。為。越。人。固。害。也。越。人。而。不。為。越。人。尊。得。尤。妙。豈。不。害。哉。好。羿。而。慕。王。良。之。御。則。喪。其。射。是。怕。牙。而。李。高。柳。陶。之。執。別。喪。其。琴。我。固。不。可。以。兩。能。二。其。可。以。兩。精。乎。冷。語。反。下。有。力。

物有所感而自動

太。陽。之。照。雖。不。求。葵。藿。之。傾。而。葵。藿。自。傾。意。思。好。春。

氣之至雖不食而之賜而會其自賜

無所感而動則為怪

鍾不叩而鳴則妖石張言之物而言則怪有非有不感而動者乎

假物以頌聖德

草木生於和氣之中亦能吐華以爲天地之藻然禽獸於時令亦能吐好音以增林園之勝繁華新禽之令人神思開豁况土生聖時食飲善教字面妍安能不爲其襟抱形之歌頌以報上之萬一乎愚雖不敏尚能效春則秋蛰之一鳴好執事以爲道傍之若李杜林之老嫗而弁之

去害當先乎本

塞水不塞其源者終又復流伐木不伐其本者終必復生

氣喪則必多畏懼

立弱子於千仞之上而觀之與虎鬪於其下其氣不索然而盡其視豈不巽然而愕乎

物之美者終難廢

大哉鍾繇甘肅豈碩固可飽也然既飽之餘周之敬楚之愛王戎之李陸羽之苾甘冷然之芳超然之韻獨可廢乎

仁不可專用

今天地之仁萬物也春而萬物欣焉夏而萬物油焉夫物二曲三萬物之至碩也天地既仁夫萬物

則向不與萬物旦三而春旦三而夏也而必摧之以風霜毒之以冰雪使有所謂三而春三而夏者何至頽而與其不願也聞之曰冬閉之不固則生之不茂諸論皆使天地而與物旦三春夏也則無來歲可也而來歲則何以繼也仁而無止天地不能不窮也而聖人能之教於天下好

物極必反

反者激之極成者反之定其議論故節之甘其極必酸余之若其極必苦

必及秋晝以反夜旅必反家生必反死二者物之復也

吾觀諸自今夕之往所以爲來朝之來吾觀諸自今夕之來所以爲來朝之往蓋前之屈乃後之信也

觀諸自今夕之往所以爲來朝之往蓋前之屈乃後之信也

觀諸自今夕之往所以爲來朝之往蓋前之屈乃後之信也

觀諸自今夕之往所以爲來朝之往蓋前之屈乃後之信也

日中則必昃月盈則必缺

變生於不足畏

登高者未必跌而常覆車於夷途夜坐者未必寐而反失且於味爽

迹有近似之者

魯君之宋呼於極澤之門中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語句自存

然譬之學良庖者一旦使之爲庸人之所聽庸人之
識美晉人之肺味未必盡似也而世風味少思其
知其非族庖之所能而肺之所有也

道不可離

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也魚可須臾離於水則人所
須臾離於道乎

所遇不同

今鑄一松以爲兩一則爲馬轡王公式馬一則爲
龍卓結髮焉木不異也而器不同前之遭者輪而
後之遭者庸工也

無位則不得展所用

梓人能爲明堂路寢而居無庸輪人能爲乘輿玉路
而出無車仲尼能爲堯舜禹湯文武之業而糧無餘

權必歸于一

不然作室之政不自梓人出而雍然聽於衆工可乎
患之極者難爲力

若癰癰沈痼結於膏之上膏之下而無湯熱鍼砭可
達者而何敢望其有瘳乎

二病痼之一居膏之上一爲膏之下秦緩之鍼政之
而不達華陀之劑瘳之而不入

喜生於所聞之懷其所欲

昔有聞長安之樂者出門而西笑而况真到長安者
乎

初而驚中而喜卒而疑

夫焦氏之書其長三十寸今有人詭之以負泰山豈
其任哉是以始而驚者李在三十年者問其平生
所爲則盡塗之人也一日乃得見子郁而寫焉一何
其遭又何其榮也如是而喜世有藏書將軍之
馬者或者病其瘠而加之肉又有燕王之蝶者或
者病其肥而加之以鉉黃馬不瘠矣蝶不肥矣妙甚
然其真哉是以卒而疑

真寶難辨

覆下之相雖不入發者之聽而清裂之聲莫能掩
山之璞雖不入時人之目而溫潤之質不終藏是

恩及幽隱

同朝陽之暉揭五緯之生每委照枯朽於覆盆窮屋
之下

才之捷

驛騎過耳之得康莊行觀一日千里朝聞風而暮達
衆也

邪中之正

當妖禽羣和而發紫鸞之鳴折楊驟散而奏清廟之
瑟鶴冠胡服之競麗而鸛黃收絢衣之雅制也

結梅實於桃李之場驚羣虎於盆盎之市

治不可欲速

俗焉而食二焉而商二焉而練二焉而織是句法歷
月而後得帛凡蚕者皆以爲同然不聞厭其遲也

耕焉而種二焉而耘二焉而獲二焉而春歷一歲

而後集凡數者皆以為固執未聞其緩也

撰人者亦為它人所據
蠅之後有黃雀黃雀之後又有樊雞之人也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十二



批點誠齋先生文贈後集總目

八、歷代總類 古帝王

兩漢君 唐君

漢唐總類 春秋戰國

聖賢 兩漢人物

三國六朝人物 唐世人物

保治 制變

通變 世道升降

文質 制器

財用 民心

備禦 兵將

刑法 權勢法制

賞罰

號令

任官

太子

民俗

脩省

改過

品藻人物

景物

拾遺

已上凡三十二類

批點誠齋先生文贈後集總目終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後集目錄
卷之一

歷代門

歷代總類

帝王聖賢
古今人物

上古數聖人有功於世

犧文孔子作易之功

聖人作書以信其道

堯舜文武湯受命不同

典謨商周之書不同

法至周而大備

堯舜漢高唐太從諫難易

堯舜禹湯武動皆以天

文王湯武受命不同

周之大勢盛衰

禹不矜伐周公不驕吝

禹稷孔孟濟世之功

周孔泰山顏孟東山

聖之宗派

周漢之興得民心

總論古今險難之世

周秦漢衰世風俗難決

三代漢唐之政不同

秦楚得失



。劉項多助寡助

。王霸之治不同

。隋文帝唐莊宗始勤終怠

。歷代士風

。歷代士氣

。歷代文章

。歷代詩人

古帝王門

古帝王

得堯無九男

。知人之明

堯得一舜可解四凶之難

舜舉相去凶

舜得堯之事

舜禹大智

夏之文質得宜

民樂爲禹湯之用

商周聖人不強民所欲

湯文之仁

民知湯武之功乃湯武之大不幸

三聖作易之憂

大王作易德及天下後世

文王素順得陽剛之臣

卷之二

兩漢君門

兩漢君

文王以順事商

文王伐崇本順天

文王順君臣之天則

征伐非武王之得已

凡二語

武王不居平難之功

武王當明夷之九三

高祖以閔中子項羽所以能得天下

高帝無廢立意特幸於戚姬私愛之語

高帝始終委蕭何初無疑之意

高帝與漢得屯之義

高帝開明兼備

高祖用將

文帝有聖賢之風

論文帝除肉刑

文帝思煩牧反不用魏尚

文帝有李廣而不能用亦徒思煩牧

文帝之恭儉長厚昏群臣輔翼之功

文景務在養民無意事外

武帝窮兵之禍皆嚴助首謀倡之

武帝不能用人

武帝天資之病

武帝不知仁

武帝悔過

成帝時外戚之橫實自高帝寵諸呂始

漢遭變亂而根本不搖

光武中興

光武非果信符讖特因之以固人心之歸

光武中興得解初六無咎之義

漢德已衰而漢復興

唐君門

唐君

太宗勤於思治 凡五段

太宗回一脉之仁

元宗不克終

元宗開元天寶之交猶泰九三六四之交

代宗相楊綰而黎幹權寬郭子儀承之

代宗文宗不能去讒以用郭子儀裴度

德宗不覺盧杞之奸邪

德宗強明之失

德宗除藩鎮文宗去宦者

穆宗從諫

文宗左右非賢不能去閹尹

唐世宦官之禍總類

近習巧於彌縫

人君昵於宦官終必成廢

宦官禍及天子

宦官不可使之掌兵

唐宦官之禍實原於太宗之始

漢唐門

漢唐總類

漢成帝竇憲宗皆不能察小人之奸

漢武帝唐德宗心惑於邪

漢唐士氣日衰皆原於以經術詞章取士

漢宦官預政唐宦官掌兵

文帝文宗思古人才

卷之三

春秋戰國門

春秋戰國

晉文公出奔而不困

魯昭公出而不能歸

齊謀魯越謀吳

晉文圖伯勾踐報吳

子產能以順夷已

子產能懲忿魏獻子能窒慾

楚人思子高不胃

顏收不遇於時
素以強而亡

始畢不殺事焦

李斯阿順之失

范增佐羽無謀者三

范增與漢以士楚之資

楚用增亦亡不用增亦亡

聖賢明

聖賢

管蔡得罪於周乃周殺之非周公也

周公才美不藉答

夫子敬以道答

夫子得乾坤易簡之理

五經夫子之教春秋夫子之政

聞聖人之樂則知聖人

孔道不遇

夫子鳴道之功

聖門功用

孔門一掃戰爭之習

顏子之心與仁一

顏子之天

顏子之學

顏子得易之節

顏子遇夫子故傳之易 凡二段

學者歸顏曾

曾子用力於仁

孔孟得遜之義

孔孟明經道

孟子韓子之文

卷之四

兩漢人物門

兩漢人物

四結出定漢嗣

董公兩生不屈

韓信出處

陳平飾計以欺文帝

張耳陳餘

李廣非大將材

賈誼先言匈奴諸侯之憂

賈誼才遇知己而不用

誼言三表五餌之說非實用此計

晁錯為高帝之計所誤

辨班固載相如魯官竊妻重

武帝時公卿非人

嚴助勸武帝用兵

公孫弘答禹湯水旱

劉向社稷臣鑄金何足議

丙吉能順上下

兩疎知退

司馬子長之文 片段

班范作史

兩漢循吏

兩漢名節

三國六朝人物門

三國六朝人物

孔明以仁義詠力雜用取天下乃其失也

孔明持兵鎮重

孔明欲與蜀已難其力

孔明料事未定

孔明事業

司馬盜魏蕭術盜齊

巨温始橫而終不利

陶侃憚温嶠之忠

謝安以緩折巨温之奸

西晉士夫溺於酒亂

劉牢之喪其節操

陶淵明不見督郵非禮

孔明淵明之文類古作

卷之五

唐世人物門

唐世人物

魏證能格君心

魏證論諫不能排小人

狄何傑薦東之

裴師德蕭高薦甘

狄仁傑對武后以不如妻師德正所賢深

交之迹

魏元忠勸李孝逸擊徐敬業

王師旦正太宗之失

宋璟以其治與天下姚崇以其治由其君

郊島之窮勝涯鍊之遠

趙贊聚斂能惑其君

陸贄不負所學

陸贄宣公集古方

陸贄不以用捨二其心

盧杞為邪惑其君

柳渾知和戎不可

盧杞失唐人心李晟得之

光弼子儀平安史之亂李晟陸贄手誅卒

之亂

裴度得鼎上九之義

柳子厚不能守節

○保治門

保治

防微
謹始

無難誠可畏

成功易保功難

禍亂當謹於微

君心謹始

止不善當在初

臣能戒君

極盛不可恃

不可有驕心

泰否相仍

治戒不克終

戒心不可忘

微者大之漸

治亂相禪

不可自滿

卷之六

○制變門

制變

處患難
去茲暴

大難非君子莫濟凡三臣

憂變以安非苟安

不可為事變所動

順時而動則得

難既濟者不可玩

變生於玩

有備無患

致寇敗者勿咎寇

臨難而能謹則吉

樂險則偷行險則擾

寇當擊則擊

聖人不蓋絕人

取庸當待則恃

變以激而成

變在內者深可憂

散禍當盡絕其種

處變當以正

去大亂必有大德則濟

強梗之衰則易去

主變不可倚小人

解難在君子

難必共濟

辟難存足第

無妄之災

濟難以德散難以才

定難當不居其功

○通變門

通變更革

法貴知變

凡二段

窮則變變則通

法便不必合古

治不可不新

物窮必革

革非聖人得已

處可革之時則必革

革不可過

革弊不可太迫

凡二段

為治不可多變

卷之七

世道升降門

世道升降

凡二段

後世循吏不如古

不觀古無以知後世

世道之趨不容遏

聖人力扶世道

物始而終終而始

極則必變

盛衰相倚伏而無窮

聖人能處變故與之無息凡二段

聚之極散必廣 凡二段

亂者治之原

無德難以逃世變

文質門

文質

文難成而易壞

文之極必以質

人文化成

君子之文

禮樂之文必待上而發

質樸必文

文質不偏廢

文勝質之弊

凡三段

制器門

制器致用

車旗之制

車旗之用

先王制器防情

聖人為民慮以致用

財用門

財用食貨理財

漕運節財

損上益下

損貴得其所

節貴得中

用有可節不可節

財出於民不可妄用

我朝節用家法

貪吏剝民之害 凡二段

漕運之弊

民財聚散

奢侈之過

奢侈不能移

民心

感人心

順人情 民懷

悅民則民自勤

聖人執天下之機而觸之

感其情則易動

禮節民而樂濟之以和

誠服天下

豫順以動

人心有真感

民以無心而感

民感君恩

民不忍忘君

人心可守國

民心可畏

國之存亡係民心

儲御

備禦

邊戢 屯田

邊以人守

備守當有進無退

固江必先守淮

用暇規模

不可恃天幸以為安

守亦長策

立國當自強

備禦之患

虜不可信

中國之憂狄深可畏

和不可恃

虜不足畏

虜畏中國有人

屯田一事當付有司

兵農本一致

兵將圖征伐

兵法專善用

兵戰妄動

善師者以退為進

師今當出於一

師以嚴正而興

師出以律

興師有道用將有法

師師必用賢將

兵戰必速

師不得已而用

不爭為勝

偃武息兵

兵尚正大

民以身報國

治兵

兵勢

兵法盡善用

需將

將之名顯者亦不可用

將之良者可恃

兵法貴知變

兵有當用而戰

刑法圖獄訟

誅元惡則眾惡知所懲

明斷必兼備

輕刑

刑措

聽訟以中正則吉

止訟必在初

聖人戒訟

權勢法制門

權勢法制

法戒自壞

法貴當用

法從人則弊

法必用於民未犯之先

大柄不可失

執柄以明

威不可蕪

卷之十

賞罰門

賞罰

恩威相濟

刑賞不可同日施

以威濟恩則其仁可繼

無德則刑賞難以服人

慶賞刑威曰君

賞罰至公

至公可以服人

○號令門

號令

出令必信、凡二段

解大難必有大號

令出不宜反

有初必有終

○任官門

任官

○爵命

冗官當去

官冗之弊

去冗官在損任事

○太子門

太子

○公族

漢高帝本無殺太子意

太子不可與國事

皇朝先正議建儲

大臣羽翼太子

以至順行過剛則儲嗣易定 凡二段

乾九四之義

皇朝公族多賢

李唐宗子人才之盛

卷之十一

○民俗門 與民心門通用

民俗

○安民

民生相安

聖人為民之慮周

後世虐民

民待君而安

漢高唐太愛民

高祖息兵以安民

郡守不能解君愛民之念

人感郡守之恩

○脩省門

脩省

○恐懼

忠懼當繼以脩省

敬則無懼

謹其所勅

自反之學

克己責乎剛

謹言語節飲食

酒不可過飲

顏子節性

○改過門

改過

學貴時習

過補之斯還

聖人許人改過

人主改過之善

懲惡窒慾

損己以從人

復育以剛反

顏子不遠復

過以人復

頻復之厲

敦復無悔

人○品藻人物門

品藻人物

知人

言動可以觀人

凡二段

是非必辯

不以小疵責人

不求備於人

不可以小病訾大節

毀譽各出於公

跋張忠獻公劉和州三帖

才品清高

德可整慕

姿質之美

地產之奇

卷之十二

景物門

景物

風物序記

方物異同

眺湖和梅詩序

沈賓王山居記

山光樓記

寶峰寺記

重寔寶峰寺記

誠齋序

委懷堂記

竹所記

水月亭記

宜雪軒記

勝景

幽居雅致

題百帆圖

題漁浦晚歸圖

跋李成山水

跋趙大年小景

跋潘溪曉月錢塘晚潮一軸

跋洪治中梅蘭竹一軸

跋歐陽伯威句選

跋張欽夫介軒銘

桑贊

松竹葉生贊

閑居

物外之樂

辨蒲柳只一物

辨物名

拾遺門

拾遺

錦綉新語

珠玉粹論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一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一

歷代門

歷代總類

帝王聖賢古今人物

圖

圖

自天地以來非

天地之太初電

瑞爭一生焉小者訟天者戰師以除其惡比以射其

乾坤開闢之世乎中家鴻荒之世乎需養結繩之世

又見後財用門

據文孔子作易之功

易之未作聖人取諸天地人物以作易易之既作聖

之祖也。孔者易中之父也。識本領易在天地其理具其名隱至包義魚之而名治立易在包義其名立其道。微至文王重之仲尼係焉而道始章然則包犧氏之聖孰示之也。天示之也。天以何而示之在天有象在地有法在人有一身之靈直於有鳥獸之文萬物之宜若為雷為風御象於天而得之也。若為山為澤觀法於地而得之也。若左股右肱取諸身也。若鸛鳴鴻漸取諸物也。八卦既登坐而神明之德顯而萬物之情皆其見於易而不得遁矣。故曰易之未作聖人取諸天地人物以作易。厥初生民何以相生相養以至於百千萬出而不息不滅也。人非物不生物非器不復聖人將欲制器以獲物假其範於何人也。措其器何施也。取諸易而足矣。自罔罟至於書契皆其大略也。聖人制器何以取諸易也。仲尼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制器者尚其象是也。是故罔罟之象生於離離之六爻縱橫錯綜而罔罟之象備矣。故曰易之既作聖人復取諸易以制器。

聖人作書以信其道

見前集書門

堯舜文武湯受命不同
堯大者天合乎聖後天者聖合乎天故堯舜天命未改而禪先天者也。文之事商武之退師後天者也。湯之伐不先不後而順天者也。立論前體乾之人有君子有大人有聖人君子聖賢之達名大人上下之達

名聖人性天之達名名則三道則一

典謨商周之書不同

見前集書門聖人為世道慮

法至周而六備

鴻荒之世其理具其法隱微其法立其文粗簡成周之世其法備其文著其字有斟酌既備矣。既著矣又何如馬曰守之按語文骨自天高地下之象至康遠堂焉之勢此百聖之功千載之積豈一利一貞固以守之熟故周禮存則魯安周籍去則周衰矣。經云六三貞如濡如水貞吉

堯舜聖之隨漢高唐太賢之隨

見前集諫諍門

堯舜禹湯武皆動以天

程子曰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然則妄此得聖人本意矣。誠者天之道妄者人之欲无一事之妄誠之至也。无妄所以元亨故利在貞而已正則誠邪則妄。匪正而動必有害而不利有攸往矣。非无妄之不利於往也不正而妄則不利於往也。若无妄之變易武之師焉之治水動以天也。子魯之逃齊賢之師歸之治水動以人也。

經云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言不利有攸往

文王與湯武不同

文王制天命者也。湯武制於天命者也。下字不苟

周之大勢盛衰
其黃而隕其周之東平善比類

詳見前集臣道門

禹稷孔孟濟世之功
人非水不生活水非井不甘然井德盛而功顯何
也與禹稷孔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
井無遷井以就邑井向來焉不為汲者而虛不為
不汲者而盈井何者焉汲而往者其欲充汲而
者其望切愈善而愈不窮井何惠焉汲者之力有強
弱則緩有入而未出耗有繫而不反井何然焉
之世以禹稷孔孟為井春秋戰國之世以孔孟為井然禹
稷能濟天下之飢而孔孟不能者德盛而功顯也
齊景公曰結駟能用齊宣王曰吾指不能進於是非
也井何心哉好

顏孟東山周孔泰山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而況君子登
顏孟之東山登周孔之泰山乎好

聖之宗派
伏羲堯舜禹湯文武聖之高者也周孔聖之祖父也
顏子聖之宗子也孟子聖之別子也二程子宗子別
子之宗子也

周漢之興得民心
商民所大病者其政貪散財發粟之令一下而四海
服秦民所大病者其政酷約法三章之令一下而萬
民悅

總論古今險難之世

險難之世非一端也有其難有作難有濟難有遭難
有免難張姐斯高基難也勝廣元威作難也易武伯
周商難也何獨白馬遭難也二老四伯免難也

周秦漢衰世風俗難扶

周秦也時人莫不劫踰而不立周雖欲其立不可
得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
欲其仁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時人莫不貪
而誦畏故君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時人莫不
矯勸而奮厲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於亂保謙歷代
治勢

三代漢唐之政不同

三代之政然其國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是也漢唐
之政終其身文帝之寬宣帝之嚴是也

秦楚得失

秦以鞭笞之威定天下氣之統也仁義不施人其天
矣一夫大呼卒秦如毛秦弃天下乎天下弃秦如好
惡以叱咤之威制天下氣之雄也勇力是時情其性
矣秦坑下之圍拾楚如芥楚忘天下乎天下忘楚乎妙

劉項多助寡助

楚漢爭天下高祖與項羽爭之也此殆燕人致梟騎助漢項王非獨是諸侯也馬門辭劍項伯自蔽沛公此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是也

王霸之治不同

其老母病卧且二十年謁醫於江湖遍也大抵收瘡而朝發暮有憂之來來陵間人士有郭慶道者於醫無所不召而視焉發藥一土而去初服食之未始有驗也未幾則未始有病也好曰問之曰嚮也病何少也而其功一何緩也然初緩而卒不緩焉又何術也慶道笑曰嚮不必言也且子以多為貴乎則觀水之役得監嘗勝謝元也如且子欲曰病乎欲也

隋文帝唐莊宗始勤終怠

詳見前集君心門

歷代士風

詳見前集用人門

歷代士氣

詳見前集氣門

歷代文章

詳見前集文章門

歷代詩人。○見前集詩賦門

古帝王門

古帝王

下堯無九男

且堯以天下與舜不得已也是必丹朱之外無賢子之可與而後為是率也苟有子焉堯肯必舍已子而與它人乎孟子言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於畝畝之中此說吾不信也夫太康之弟五人太康不賢而五人皆賢也武王之弟十人管蔡不忠而周召成卣之徒皆忠也二語用得極當堯誠有九男豈皆如丹朱之不肖乎萬無是理也九男之中必有以付天下之重者而堯不與必欲以與舜亦萬是理也下得是然則堯之無九男明矣或者孟子得之傳聞也未稍一句出脫孟子甚得休

堯知人之明

詳見前集君子小人門

堯得一舜可解四凶之難

故洪水非堯之難而四凶過於洪水四裔非四凶之威而一舜烈於四裔議論大有發越

舜舉相去凶

詳見後集罰門

舜得堯之事

損之六三乃舜得堯之事也何以言之舜孝於父母不得於父母悌於兄弟不得於兄弟非三人行則損

人乎然無鄰於壁山而堯為之鄰無侶於河濱而
毒為之侶哉論好非一人行則得其友乎

經云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舜禹大智

人君惟不自任其智而兼眾智是以大其智也故曰
曾臨大君之宜二帝三王之聖一也舜曰大舜禹曰
大禹好問好言而已用字的

夏之文質得宜

宮室卑矣衣服惡矣飲食菲矣何其節也然致其
冕鉞者鬼神又何華也有叶應

民說禹湯之用

好生惡死知逸而勞人之情也勞而忘勞死而忘死
非人之情也若人之情而忘之者誰而不自知其勞
且死也豈為而說也知聖人勞我以逸我死我必生
我也勞得真出是以說而自勸也勞而忘勞禹之治
水是也死而忘死湯之東征而怨是也

商周聖人不強民所欲

事有不得已而變更者民未爭上之德必未從上之
也聖人其欲求民之服從乎事之未更先喻之以
利害之詳事之既更後喻之以利害之久使民曉然
知利害之實即欣然順上之令而樂從之矣故盤庚
遷都先之以上篇之書後之以中篇下篇之書成王
治商民先之以召誥詁誥後之以多士多方皆先庚
後庚之義也

湯文之仁

詳見前集君心門仁心之充

民知湯武乃湯武之不幸

夏民不桀不知成湯周民不紂不知武王使湯武辛
而居唐虞之時無害可除無功可見與斯民交相志
於無事則聖人之願得矣功因亂而立名因功而生
豈吾本心哉是則故雲霓之望非湯之盛也乃湯之
不幸也蓋災之迎非武王之盛也乃武王之不幸也
發出聖人本意極矣

文王作易之憂

嗟乎千載之盛有幸逢一朝之伸一家之私有不沒
天下之公一耕起得有力文王無過於紂而有過於
仲尼其千載之屈朝之伸故紂紂紂紂王也仲尼殷後
也而仲尼則殷為末世衰周為盛德指紂之名而不
諱稱文王之王而不抑其不以一家之私沒天下之
公故是大哉文王之聖欤大哉仲尼之公故大抵無
冠言備冠者不若遭冠言備冠者之為周無冠言
處者不若遇冠言防虎者之為工磨喻好何則意之
者不若履之者也其文王遇紂姜里之禍而演易不
以己之憂患忘天下後世之憂患乃以己之憂患慮
天下後世之憂患其於憂患可謂總攬而備言之矣
其心危故其辭亦危此無它以吾身之危欲使後世
之危者乎以吾心之不慢易恐後世之易者傾矣意
宋德長其慮患之道甚大故其取喻於物也甚詳

得不意以是月望蓋取諸天山泉水風氣取諸地右
股左股蓋取諸身金矢玉鉤蓋取諸發見陰成陰蓋
取諸耳棟隆牀下蓋取諸木轉鳴鴻漸畜取諸句括
牛獲狐蓋取諸獸天下之物苟可為得失吉凶之家
者有一物之廢者乎

文王作易德及天下後世

易曰作易者其有憂乎仲尼指文王而言之者欤
所以哀文王所以德文王所以慶天下後世自易之
既作有憂者可以憂可以志無憂者可以備可以
以消於此見孝者受文王之恩罔極矣下字俱不者

文王柔順得陽剛之臣

文王之在岐山內文明而外柔順召之而至囚之而

聽其開散陽剛之臣及力於外呼其厄矣哉

文王以順事商

升之六四曰王用亨于岐山者蓋四乃侯伯之位也
而文王以上聖之德配之天下方歸德以爲王
乃柔順以事商文王避之愈力天下歸之愈堅如此
其所以亨于岐山之一隅而有天下三分之二也

文王伐崇本順王

崇之何角不羸而無之頑不已牙不潰而豕之暴自
如惡念不悛彼將自及文不諫怒而振旅則是天與
不取也

文王順君臣之天則

商夷之六二文王實當之美且見乃者傷股也伯夷

太公歸之問天之徒脫之者馬壯之極也柔而恭淵
而懿臣罪當誅而天王聖明者順以則也則者有君
人之大德而乃有事君之小心順乎君臣之天則也
故詩人歌之曰順帝之則而仲尼全贊之曰順以則
也詩人仲尼其見文王之心乎妙處

文王六二明夷夷于大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
之吉順以則也

征伐非武王之得已

升之六五號當之文王既當六四則六五其武王乎
文王柔順也故爲六四武王變伐也何亦爲六五之
陰柔乎六柔也五剛也中正也觀兵而退演職五年
故詩人頌之曰遵養時晦非以柔晦剛乎夫推盡天
下之貞而從文王之容德不得已而後變伐也垂拱
而治天下是吾志也極民於水火之中是吾志也貴
爲天子富有四海豈吾志哉有絀繹

又

敦龐基之助發鉅橋之粟以此說萬姓之心仁也乾
苦耕食蠶織而不知帝力之何有於我哉

武王不居平難之功

濟天下之大難易散天下之大難難散之易散之而
不居難平且亂晉平陳亡隋居之而驕也引證切武
王一戎衣而天下定難已濟矣散牛而不復用難已
散矣武王方且抱于周廟大告武成曰此惟先王
稷之功此惟太王王季之功此惟文考文王之功至

於我則曰予小子其永厥志而已用事當此豈居而歸者之所為乎

武王當明吏之九三

恭行天罰是南狩也勝商紂紂是大首也須臾五年是不疾也克在上帝寵綏四方曷敢越志是志得也經云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一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二

兩漢君門

兩漢君

高祖以關中予項羽所以能得天下

或曰漢高帝既得關中不能固守願乃兩手提以予項羽而不與之單使羽據之而不去則天下其楚而不漢矣老然則高祖之得天下幸也非智也是不然以關中而與項羽此漢之所以得天下也何則項羽之為人量褊而氣驕矜忍少思當是時蕭兵而西也志在入關而已本無意於居之也高祖知其心是故舉而與之若脫綏然既得關中則其器度必盈其器度必盈則心必驕而民怨此高帝取天下之術也項羽之至術也苟惟不與之以驕其心則羽之爭必死而漢之得關中也不固不縱之使驕其民則民怨楚而不附而衆之附漢也不堅示之不取以臣其心必取投之至暴以形吾至仁與之於始而與之於終則其遷已於巴蜀而卒割之於垓下者視羽蓋掌上之土而羽不悟也高祖子房其謀之矣乎末一句入子房意甚好

高帝無廢立意特牽於原姓私愛之語見太子門

高祖終始委蕭何初無疑何之意

夫高祖之於蕭何其相與久矣其相得深矣帝之不
疑於何不異乎何之無疑於帝也不然豈有高祖在
外委何而在內而獨不慮其變開中天險委何專守而
獨不慮其叛臣民之衆委何以統治而獨不慮其專
議論乎蓋如何之思決不負我也何非不能如良平
之善計也胡不使良平居守而擊何以擊軍何非不
能如絳灌之善戰也胡不使絳灌居守而擊何以擊
兵何非不能如鄼生陸賈之善遊說也胡不使二子
居守而委何以緩頰合諸人並何說亦是豈知群臣
之中惟何之最可信也匹夫匹婦猶知千金之璧不
輕以寄人而况於王業之重邪意謂使帝不信何
則不以關中委之以關中委之則帝無所不信何也
然則帝征項羽而使使勞何者初非有疑何之心也
蓋念其勤而勸樂之也帝征陳豨而使使益封置衛
者亦非有疑何之心也蓋喜其誠信之心而崇報之
也帝征黥布而使使問何者亦非有疑何之心也蓋
所以通內外之音問也夫君行而臣守則崇獎勸報
之恩通知音問之意亦古今之常情而君臣之常事
耳亦何足置疑於其間而謂帝有他意乎辨得明彼
則生召平之徒蓋以小人之心而量君子之心也幸
而何賢者也雖處而愈恭雖長而不貳乃遣子弟而
詣軍市田宅而辭封耳使他人處之無故而見疑於
其君說客游士又紛紛而恐之幾何而不為樂毅乎

此是事武幾何而不為樂毅乎是之謂也開中之為
則為民請田之事帝何以怒而械之手曰高祖和直
而無學者也能任人而不能體人者也彼其體人
生而不害於用儒儒何謂王而不害於用賢賢其
而信任之然其人而折辱之怒之而意即釋解之而
愛不長其中心終無一物也當何之請施也帝以系
不可故怒之械之焉之此帝之天性也聞衛鞅之言
則釋之而君臣如初帝不以爲愧而何亦不以爲憾
有何害君臣之美乎此段辨得尤妙若以此而謂帝
有疑何之心則非也夫君臣之相信三代以還蓋未
有如高祖之與蕭何者而鮑生之徒從而沮之天下
後此又從而信之使高祖蕭何君臣之美不免於玷
缺學者可不爲之深下哉

高祖得屯之義

漢高祖平秦項之亂除秦苛法爲義帝發喪得屯之
神貞不王之關中而王之蜀漢隱忍就國而不取
得屯之利用有收往會固陵而諸侯不至亟而
以王信越得屯之利建侯

經云屯元亨利貞利用有收往利建侯

高祖剛明兼全

使帝無難之電則躡足而怒不回矣與衆之雷則小
叩而動不隨矣

高祖用將

一見驕而以為難王一見驕越以為難
知此三人者大不相同於富貴則不為我用

文帝有聖賢之風

三代師伯聖賢之君亦與三代而俱生然三代是其
世而不與三代俱其德意其德幾乎世主以功業
聞而帝之功業無一之可兼世主以和而帝之功
不智無一之可見君子乃以聖賢許之者以其風味
而得之也歟意味如

論文帝除肉刑

或謂肉刑之除其文帝命中之政歟余曰世
人與禽獸未別則夫所謂人者其能如金之世傳可
以繼而法可以糾哉其必有其大而不止者也
由是肉刑生焉聖人非欲作也欲不作而不得也非
欲存也欲除之而未可也意者好漢文之世其民
且厚矣可以除之矣而非除也則帝亦不仁矣使竟
為復生必除之矣帝除之而有過則其除之亦有
過也議諸

文帝思頗牧反不用魏尚

且匈奴之寇印追而帝也乃欲起頗牧於九原非徒
却故開之為之一笑而已使頗牧聞之有不笑者邪
此意妙莫文之於魏尚猶趙之於頗牧也捨今頗牧
思古頗牧則謀國者然乎哉帝能思頗牧吾亦思魏
尚也願以帝思頗牧之心為帝知魏尚之心帝其詩

之乎有則訓竟

文帝不能用李廣徒思頗牧

且帝嘗謂李廣曰使廣在高帝時當封侯也而
士患不遇主廣之受知於帝固可謂曰不遇主邪
而云云若爾是為高帝不生廣終不用也是有李廣
則用之於今無頗牧則思之古焉唐謂帝雖有頗牧
不能用帝則怒唐也終焉唐之言而不悔李廣之論
帝其志之平歟

文帝之恭儉長厚皆群臣能輔翼之

古今以文帝為恭儉長厚之主也吾以文帝之真情
本不然也特能矯飾之群臣能輔翼之而致然即觀
其喜嗔夫之下而欲加其官怒絕踵之人而欲重其
罪此其真情豈帖帖真仁者哉使其輔之以朱買臣
嚴助之徒則誰嗔夫之喜可以為武帝之好大喜功
使其輔之以張敖趙之徒則誰嗔夫之怒可以為
武帝之窮誅盡殺秦石之禍實自此始也議諸
帝能察其心之不正而矯之與其一時在廷之臣皆
愛侯東陽侯田叔周仁之長者左暴而右炙之是以
文帝雖楚人而乃能齊言也如烏乎人君之善否明
暗果係於輔之者哉

文景務在養民不求事外

平城之仇可報也文景不報也嫚書之倖可耻也文
景不耻也火通甘泉之災可忿也文景不忿也文景

武帝窮兵之禍皆嚴助首謀倡之
誘千金之子而流於聲色之域者必起於無賴之事
徒導執末之民而陷於穿窬之謀者必起於不檢之
惡少譬喻好漢武年十六而帝立佈此而氣燄如山
初張之虎兇張弟大躍思飛而食陽耳是惟無以
啓之一改是則將遠至於不可禁此意佳當此之時
君子之立其朝者必先繩墨之以道德羈絡之以仁
恩使民心正氣和而道足以制欲然後可甚矣哉嚴
助之可羞也方武帝之即位三年閩越圍東縣而東
莞告急於漢帝以問太尉田蚡蚡知好大喜功之心

然武帝亦不能無貴也洪儒如舒退而墜之端多詆
文法進而加之術家書而行能無剛干執熱而瞿能
無毳乎豈切氣不能回武帝之剛於方剛之餘而
亦能却武帝之車於日遠途遠之後蓋謂新○又見
後漢臣所

觀約法三章之時無非和風慶雲之祥乃張氏之
霍之徒肆起天下固已覺其然如赤子之不得乳其
母矣

武帝悔過

武帝末年一詔收拾漢家鼎命於三事方之中帝雖
非有道之主亦改過之主也母亦有感於前者由公
之言邪

成帝時外戚之橫實自高帝寵諸呂始

見後外戚明

漢書紀亂而根本不搖

祿產之變其禍極矣漢不為呂氏而復為漢上國之
反其勢始矣漢不為呂氏而復為漢哀平之末其不
絕如綫矣漢不為新室而復為漢

光武中興

漢之中絕也無復寸土一民之聚光武之起死不過
於此其出是陽也不過得十二騎困於薊南者
於此其復興也連我不知振使非天命有歸卯金符
則火德四百年之祀盡於半途矣

光武因符識以固人心之歸非果信符識也

光武中興之賢君而為信符識之說如所巨譁
之事天下後世皆惜其日月一何焉是不知光武之
信是說盡有深意也何則聖人不逆天下之情而常
因天下之心民心之所向人心之所歸焉苟無大害
聖人從而私之隨而實之亦權之所在也(夏禹入國

而解衣伸臂至吳地而文身孔子收魯人而佩較三
聖賢者豈狂醒而為此哉蓋亦因乎俗焉耳新室之
禍天下之思劉氏蓋皇人也而當時之俗篤信符識

符瑞之說尤甚民方思漢也俗方信識也此正因人
而復其舊之媒也光武奈何而違之曰不然哉人
皆曰劉秀當為天子光武曰然皆曰四七之際火
德王光武曰然皆曰光武生之歲當為王光武曰然

皆曰起紅之曰春後有火光燭天光武曰然人之信
識愈篤則帝之中興愈易好光武信識之意也互輝
何足以知之哉鄭侯之買田其意在於續嗣不知者
以為濟失財也子房之辟谷其意在於全身不知者
以為惑於仙也證好光武之信識後人之所以笑其
真信也故嗚呼孰知符識之說為興漢第一功者耶

光武得解初大无咎之義

夫當患難離散之初以柔道處剛而剛柔之宜得
來復之義矣何咎之有此光武謝西域禮匈奴却
官焉武之請之事也

經云初六無咎象曰剛柔之際義無咎也

漢書紀亂而根本不搖

赤帝子火燒四百年天厭其執自燔矣矣王武侯
獨憤勃而不顧收死灰於蜀壘而弗燃之艱乎其為
力矣

唐君

太宗勤於思治

當是之時太宗之原情不感於身不感於色故朝廷
不知天下不知特太宗自知之耳何也其思慮於
其勤於思治也蓋天下之至為其勞於念慮意好
天下之至為其勞於念慮意好
不勝於也而心已至勤而思焉思而史焉天下見其
始於已決之後不見其勤於未決之先孰知太宗疲
其心以置天下於至安其心以紉天下於至樂其
出思治意好則太宗之勤其以不勤為勤者歟其
不以勤為勤而以思為勤者歟

又

故其勤可知也思不可知也思且不可知也又可見
乎哉太宗之勤於一思當時之臣未必知也惟相向
從而知之哉何從而言之哉亦是一議論詩不云乎
遠得真力心之憂矣焉為其已太宗有焉又不云乎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惟植有焉無畏得如

太宗回一勝之仁

微以於閭室民於秦李肅回於漢初而氣息於八
代太宗起而虛之正觀之民如在春風和氣中也
元宗不克終
云為廣而至誠疎好尚多而理直駁以至蔽死子而

飲為以為寵寵雖而養虎以為玩好及其馴則
去方且惜姚崇早死漢九齡先知不亦較乎

太宗開元天寶之交猶泰九三六四之交

平與之與復相移居泰之山若以謂時平其
險將萌勿謂險往其後反掌可謂話好九三極
矣陰將復泰將否矣可不懼乎君臣克艱而守正庶
乎其無咎倘或不恤此理之必信則將自食其福而
永絕矣食如食言之食然而盡之謂也何則天地
交泰陽陽往來在九三六四之交也開元之末天寶
之初其泰之九三年極是

（經云）九三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勿恤其
孚于食有福象曰死往不復天地除也

代宗相楊綰而黎幹權郭子儀承之

見前集七卷宰相門德望可服人心

代宗文宗不能去讒說以用郭子儀裴度之
忠

見前集一卷君臣門君臣相得在去讒

德宗不覺盧杞之奸邪

見前集五卷僭竊門小人之禍難遠絕

德宗強明之失

見前集一卷君德門強明不足以為德

德宗除藩鎮文宗去宦者皆失之太速

見前集君心門君心始銳然則必急

穆宗從諫

見前集七卷諫諍門言以順而後信

太宗左右無賢才故不能平閹尹之禍

見前集三卷用人門有才不能庸

唐世宦官之禍門

唐世宦官之禍

近習巧於弥縫

人君耽於宦官終必成災

宦官禍及天子

唐世宦官掌兵

唐之禍實原於太宗

已上並見前集五卷近習門

漢唐明

漢唐總類

漢成帝處昧於知人

成帝知惡而不知王鳳即石顯也蓋不知惡王

叔文而不知皇甫謐即叔文也意好茲見王鳳奸

之謀心甚於石顯如皇甫謐回邪之計益不淺於王

叔文矣小人於此可畏

武帝德宗心惑於邪見前集君心門

漢唐士氣日衰

漢以經術造士其數唱備術緣飾吏事非不有得也

然阿附從容則禍自弱天下之氣矣唐以詞章

取人其禍則甚於漢心誘口非不可善也得柳文射

然取青偶白駢四瀾六則破天下之氣象

漢宦官預政唐宦官掌兵

東漢宦官之禍始於鄭眾李膺宦官之禍始於高力

士及張璠而唐之禍本甚於漢漢之禍及於士大

夫唐之禍及於天子何者在漢則使之預政在唐則

使之掌兵其禍禍心愈固若此也慎識事勢

文帝文宗思古人才說

魏尚漢之頗牧也文帝奔之而思趙之頗牧裴度唐

之蕭曹也文宗奔之而思漢之蕭曹何也蓋蕭曹之

人不貴於勳之羊祜而貴南面之海物番更之人不

不貴番更之適則而貴中門之締綰也

卷終

春秋觀例

春秋戰國

晉文公出奔而不困

六二公侯大臣之顯者獲而在桀者也然則紂順以
下人中正以立已故所至有次舍安焉即之而不危
所挾有資用退然懷之而不露所從有臣僕翕然歸
其心而不離雖曰爲桀而無悔尤銀晉文公之奔也
則秦伯則拜見野人亦拜而曰柔順以下人乎虢上
語文而有礼好學而不貳亡十九年守志跡篤不曰
中正以立已乎廣而位優安而能正不曰懷其資而
不露乎其則正也此也然則秦之至齊秦
齊秦秦秦納而納之可謂和則次爲廣必則子犯子
歸服秦則親望秦使相則秦則至千人可謂得重
美矣遂一用事錄出秦上子相相相無悔尤哉校
而歸二而霸執德焉

（經云）六二旅即次懷柔得中吉貞終無尤也

魯昭公出而不能歸

九三亦公使大臣之顯者而在拘者也為客休人而以剛更剛又在下卦之上有多人之心宜其則焚其次舍而無所歸小則喪其妻喪其財之助也

晉昭公孫于齊齊不礼焉而饗以大夫之礼公遂如
晉特如乾侯子家驥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其道
竟弗聽是剛而不能下人也使請逆於晉而晉又不
答是撻其次也魯之歸馬公執之魯自是不歸馬季
孫將如乾侯見公而與之歸國而公不見自是不歸
國是喪其童僕也蚺貞猶危厲况无貞乎用二公事
證二公極當

經云九三旅焚其次喪其重僕自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齊謀會趙謀吳

詳見前集君心門人君以一心為主

晉文圖伯勾踐報吳

詳見君心門始錄則必爲

鄭子產能順民已

子產相鄭之初勸良方制南齊相來子產謂子皮曰
國小族大不可爲也有欲與子產者有欲殺子產者
而子產能焚誣書賂伯石以和柔調伏之子皮子太
叔又力主之鄭遂以治

子產能懲多魏獻子能塞愆

子產啓國人之議已以自戕而不毀鄉校可謂能損其病而鑒忿氣獻子聽闕治女寬之諷諫以自警而辭梗陽人可謂能損其疾而窒怒

楚人恐于高不胃

詳見前集七卷宰相門宰相能懷天下之憂

賢者不能使人知而能使人思知與不知賢者初莫
之計思與不思有國者竟莫之悟二者常巧於相違
而不善於相違是可歎也漢文帝聞說者之論而思
願牧之賢謂文帝之恩為未善不可也然當顧牧之
肺或以間而擲或以說而殫孰知其誣孰知其賢哉
其生也莫知其性也始思天下已死顧物矣使其復
有顧牧其能知顧牧乎漢於知而保於思薄矣而厚
古豈特一顧牧而已哉且顧牧之在趙也顧牧不負
趙而趙負顧牧負與不負顧牧同心焉可悼者趙
之社稷而已矣生靈而已矣忠愛之語使顧不以趙
指代牧不以郭開死韓鵠不侵匈奴不侵非顧牧之
功也二子遲一日而去趙則趙之國遲一日而為秦
是此諷之功也雖然二子之功不求其君之不負也
求其略知焉而不得也知且不知也而況於思乎漢
文帝之思二子亦可為二子質使二子而有知必
歎矣然天下之事至於思其人而不獲其用君子思
之無益也

秦以強而亡、

秦之尚功徇人詛金石之藥也其初也瘠必肥老必壯壯必強其害則其死也忽焉確鑿論好

如皇不殺茅焦猶賢於紂

詩前集七卷諫諍門有一

本斯阿順之生

李斯書蒙恬之代其相則順適高廢立之邪謀懼失其爵祿而求客則順二曲之欲而勸之以逸樂將以順易仙而以仙易宗故司馬迂論之曰特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可謂洞見其肺肝矣

范增之佐項羽無謀者三

世言楚不用范增故亡吾以為范增實亡楚而項羽
不聽耳豈異衆增楚之心肺腑臆也羽得關中不
封有功之增不能諫其無謀一也張良韓信陳平
三書皆入儲故在於楚增熟視其亡去而不能有所
推轂卒滅楚者三人其無謀二也羽聽哂驚忍血天
下蒼生所至以秋荼聞增不能救之以仁義膠民之
心天下足叛之其無謀三也指出三事實縣興亡之
大失漢之所用以成事皆不出是三者而增之進謀
劉計皆未嘗及其一求其所以爲羽計者不過勸羽
殺高帝一言耳不知楚有必亡之理雖殺一高帝大
下其無高帝乎理到之語欄增之所爲如此其他亦
無奇諫秘計足以興業基國者夫如是楚奚而不亡

范增與楚以亡漢之資

亡楚者漢也。與漢以亡楚之資者非漢也。晉也是攻襄城則屠襄城。攻外黃則屠外黃。沉秦火咸陽。天下已去之矣。而增不知也。此魯以民與漢也。閔中漢得之漢之閔中也。羽又得之羽之閔中也。前之得不能。有物之得不能。居不能。居者去之而使不能。有者有。

楚用增亦亡不用增亦亡

且增可以金間也。漢君臣獨不可間邪。高帝往來頭
沛樂陽京索間蕭何之自疑者數矣。韓信之王也。
嘗大怒矣。陳平之始用也。有譏焉而惑者矣。漢無
之可間哉。漢有隙而自竄之楚不見也。而不乘也。
惟不見漢隙而不乘也。又且自生其隙以示漢使。
見之而不窒乘之而不覺。顛倒迷弄於一陳平之手。
而不悟楚尚得爲有人而增尚得爲有謀哉。而高帝
何思焉。增不能當陳平其能當庸張乎。曰一增而不
能用此帝爲楚言也。非爲天下之言也。說得是一增
不能用其能用天下之士乎。此一蔣尤妙能用天下
則楚未可知也。用增亡也不用增亦亡也。用增猶亡
況不用乎。是則高帝之意也。拍拍好。

聖賢

辨周公誅管蔡

周公之事敢質之舜而爲之說焉舜之於象其事事重
在家故可以兄弟論而仁得以行周公之於管蔡其
事重在國故不得以兄弟言而仁不能以達何則象
得罪於舜而管蔡得罪於周用舜事證得十分好弟
得罪於兄管之家庭可也不咎可也而忍殺子使象
而三苗也共鯀也舜得而赦之邪有力舜赦之天下
不殺之邪到至於周公管蔡名爲友之而不仕於周
而不咸於家則周公矣問焉今也兄弟相戕擗也希
一兄一弟則親屬斷絕於商則周公也執罪伯也
之不暇而又能爲管蔡之地邪是且管蔡之得罪也
非得罪於周公也得罪於周也下得是管蔡之誅也
非周公誅之也周誅之也斷得倒周不得不誅伯臣
而謂周公之誅其兄弟乎雖孟子復生亦當然其說
王敦之叛也王導待罪亦已死矣賴周伯仁一言以
全其宗周公王導國相均也管蔡王敦叛逆均也合
說亦是管蔡之誅周之幸也王敦之免晉之不幸也
使敦而不免亦罪導乎故曰管蔡之誅非周公也周
也庶乎補孟子之說前後用事引證極切真所謂識
破古今事勢者

周公才美不驕吝

觀之哉警語

夫子敬以避咎

夫子之小也。孟僖子已知其聖矣。然聖德彰而衆是與。是晏子子而之賢。然且疑其害於國。於陳蔡太夫手何誅力量之語曰。聖則吾不敢。聖則吾不能。事者盡禮爲。禮必敬。詢恤閭閻。以不能言。故匡人不能殺。桓魋不能害。好不然。何以辟咎哉。

夫得事之簡理

夫兩險則相疑，兩阻則相持。當何者？險不能知險，知天下之至險者，至易也；阻不能知阻，知天下之至阻者，至簡也。理到之語，夾谷之說，不能蔽仲尼之微顯。史之對，不能欺仲尼之聽。蓋聖人得乾坤易簡之理，而執之以照天下之險阻，情偽則如日之達，都下如燭之炳幽，情貌得而適之者矣。

五教夫子之教春秋夫子之政

詳見前春秋之門

聞聖人之樂則知聖人

詳見前集樂門

孔道不遇

柰之何。轉環之木不足。以入。漚漚。外利之耳。杳壇之瑟不足。以游。炎。炎。功利之心。新。

夫子鳴道之功

則詩定書唱遺季也訪禮而樂聲絕季也齊韶舞聲
鼓郭贖也夏時周冕中聲效也關雎賦曲之化興矣
而絢里之聲容純如也大師少師之雅奏泐矣而杏
壇之勅諷諭如也語句響亮

功用

命鼎也善服至其歸也一委之天將行粉厲一蕘之

孔門一掃戰爭之習

春秋之季云下何啻乎利焉而已矣天下何啻乎利焉而已矣語句自在不啻不啻不啻也而聖賢諸子方且待坐而談舍瑟而作以浴沂之水滌濯振之氣以解雪之風吹戰事之塵使彼視一世之所啻所及者果何如哉歟

顏子之心與仁一

顏子惟優於不遠故本心湛然天理混融心非顏子之心乃其仁也仁非顏子之仁乃其心也敬夷心與仁一仁與心契動亦仁也靜亦仁也一念意仁也一語黑仁也怒心之所易迁而吾不迁盡迁一怒非仁也過人之所易萌而吾不萌盡萌一過非仁也其不以筆瓢為簞有仁以為之芻狗也其不以陋巷為隘有仁以為之安宅也善形狀

顏子之天

吾觀顏子則其已秋猶紅燼之點雪無存也其實中

如清水之澁亦必見也譬喻好

顏子之學

顏子之學故以新而化是以有若無忿以樂而消是以化而不校辨語

顏子得易之簡

顏子之簡非求之外也簡性而已不迂慈喜怒節其不而過過愆節矣一單食一瓢飲奉養節矣不出所庭之間而制數度議德行不傷財不害民節之道其矣何咎之有塞則行之戶庭而準通則行之四海而準而泥為邦乎初九窮而在下故不出戶庭

也

顏子遇夫子故傳之易

以夫子而傳顏子顏子之幸邪曰非顏子之幸也夫以夫子之幸也何也夫子之無難也何也遇而非傳也夫惟遇而非傳是以傳而必遇吾嘗觀夫子與面言終日而回不違其契蓋如此也契順於順順於順於遇今日而能消水而不能消水豈日之樂乎水而挾乎水哉譬喻好水與日相受而水與日相挾故也

又

然則回與夫子之契豈夫子之言能終人而顏子之聽能聽人也邪豈難好夫子之言能終人而顏子之言能終人也用事下得有力回之聽能聽人也則重焉之童啓矣矣亦其然則夫子之言也言不以言言輕乘之言入矣

之聽也聽不以聽發越妙言不以言則言者天也聽不以聽則聽者天也以夫子之天輪回之天以回之

天感夫子之天是惟無合則則過矣夫何遠之有當其未言回意已傳及其既言回意無外愈見高妙使

夫子一笑而回已領矣而況與之言然則形微得莊

或者曰回何功於後事也參如回則死索細矣門人

皆如回則無論語矣孝力筆力俱竭

學時顏曾

不忠不信不習當如曾子之所省者三勿視勿聽勿

言動當如顏子之所克者四則為孝之道其病矣乎

見得用工處好

曾子用力於仁

故天下之重者莫重於不重之重而泰山為至輕天

下之力莫力於非力之力而鳥獲為至重而高仁

也者不重之重也聖人也者非力之力也夫惟有不

力之力者然後能舉不重之重不然子貢之辨子路

之勇足以屈天下震諸子而一登聖人之門則寂然

默然然廢舉其辨與勇納之懷而無所用之然則必

有非力之力而後能舉不重之重者也昔者楚人有

負鳥獲之力而學之其里之父欲持其釣之負而適

秦者聞楚人之力也而請焉楚人者欣然而試負之

然負之而不能勝勝之而不能步步之而不能秦強

而越焉不十步而絕筋抑咽以死今學者無聖人之

力求舉聖人之仁吾懼其肩而不勝勝而不步步而

不秦也此段舊論極好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曾子之力疾乎聖人之力者也何也其力弘然後肩之而能勝其力毅然後勝之而能步矣故秦雖去楚遠矣其庸不可至乎而況吾仁非若秦之去楚也哉文勢有起伏好

孔孟得遜之義

吾讀易至遜而歎曰遜其見聖人之心乎聖心焉在曰在天下而不在一身故曰遜亨遜而亨者窮於進而通於退也雖然聖人之退聖人之通天下之窮也發出此意極好聖人當南面然決於退哉五以陽剛當君位而與二為應其時猶可與行者乎然二陰雖長於內漸而未驟四陽猶盛於外其勢亦可以小有所正而未至於大壞也乎故孔子去魯而行之三宿出昼而猶曰速聖人之心在天下如此故曰遜之時義大矣言其進退之時去就之義其大而未可躁也故小人之於一身微倖於萬一聖人之於天下亦微倖於萬一見得聖人出處之意

又

孔子與陽貨同國孟子與王驩同事故曰君子以遠小人不要而嚴孔子答貨曰諾吾將仕矣孟子與驩朝暮見何疾惡之有然見貨亦關亡見驩未嘗與言行事謂之不嚴可乎儒語好拙不要又不害性嚴故不汗

經云家曰天下有山有澤有丘有壑小人

又

九則之最先者也自非道德之豐肥仁義之膏潤安能去之無不利失之無所疑乎此孔子不規冕而行孟子浩然有歸志之事也

孔孟明經

詳見前集解經門有聖人而明

孟子韓愈之文

孟子之文詳約而意盡不為峻刻斬絕之言而其終不可犯也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然流轉魚龍安龍萬怪百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然之光蒼然之色亦且畏避而已善形狀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三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膽卷之四

兩漢人物門

兩漢人物

四誥出定漢嗣

其去嶺山而至漢廷也桂風靡月雖不免曉夜之憂京如而諸君之定則鳴飛羽翼之助竟遠四百年社稷之福一出一處權其輕重可也

重公兩生不屈

兩生之重亦皆重厚之俗以非漢廷人物好蘭香而玉理彩秀語惜哉

韓信出處

昔昔陰壯士去項如劉一得推食解衣其於韓袍之德之頃得此時此意極有公漢一死其壯捷及夫為之擒稍見賴而海上之驚為之下下矣善其形容

陳平飾詐以欺文帝

周官三百六十而統之者家宰大而孔樂列政小而會計米鹽錢各有司存家宰所以不然而有司治其目而家宰實制其九苟以為事各有所司而相皆不之與則無家宰司矣乎謂決獄責廷尉錢穀責治粟內史而宰相皆不知此何理耶夫夫知微之義則錢穀之出入此固廷尉內史之所主而其威計之大綱宰

相亦不宜不知也如李之言焉用彼相哉自二都國之大政亦不可謂碎末而不足煩大臣也彼以為宰相者宜若士偶然兀坐槐堂目視飛鴻如而陰陽自理四時時自順四夷萬物與夫諸侯百姓皆將自治勦平在相位十三年即其一年之中而致之齊楚

陽而順四時者果安在哉當時百姓之懸解孤獨因窮之人未盡獲其所則平之遂物宜而親百姓者果安在哉內有淮南之驕倨而不知所柔伏外有卑于之侵侮而不知所懷來則平之填撫四夷與夫諸侯者果安在哉不幸文帝之不察而平之奸謀從而露使後世從而賢之夫既足以欺當時而害人以欺後世若平者其奸人之雄先用周官排平者乎作相時事為費得十分止當

張耳陳餘

詳見人倫門

李廣非大將材

李廣終文帝世而位不顯歷景帝卒莫之用而憤憤以死天下之人悲其遇主知而猶不之用也非特當時悲之雖今天下之人亦悲之愚讀其傳而思之乃知文帝之不拜廣未為過也蓋廣之用如和無他長特一健將耳非大將材也使廣有周亞夫之謀漢文帝豈能舍之邪帝之所言者蓋排武臣而欲其用命耳非真以為賢也議席且所謂高帝時萬戶侯者

此何等將邪夫韓信然則此三人皆帝之大將也其所封動以正爵其所賜動以數十城何萬戶侯之云乎謂萬戶侯者樊鄴之流也文帝許廣以高帝時萬戶侯然則廣之才可知也已亦何怪夫二帝之不重用邪議輪說衆說所不到

賈誼策先言匈奴諸侯是知權也

方文帝之初禮義雖未盡行風俗雖未盡厚訓太子之法雖未盡備待人臣之禮雖未盡恭然其禍猶未迫而其術可徐講也至於諸侯之脅逆匈奴之侵侮其危不容髮而其患不旋踵天下之勢為如何何使誼於此時不先為一時救患之策區區焉膠於事勢之先後從事於純厚文雅之治幾何不趨揖以却之

而談笑以禦盜邪譬喻好吾見徐偃王之愛民無於亡而宋襄之仁義無補於敗也用事切實生之言是乃知經而知權也今天夫君尊而臣卑不賜之理也然而細信為臣而乘漢玉之車君子不以為僭好父坐而子立亦不易之理也然孫為視尸則坐於上而受之拜君子不以為悖妙天下之定序莫大於君臣父子且從權而反易如此生之言治亦何獨深懼之邪

賈誼之才遇知已而不用

夫人生出世則常患於壯年之難遇而衰耄易至也又患於聖明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也有君如漢文此難逢之時也有臣如賈誼此少壯可用之際以六七

十年易名之身而遇千百載難逢之主是其遇也不可失而其失之也不復遇然則賈誼之怨亦不得不然也夫賢如文帝顧治如文帝為生如文帝而猶不見用是終無用我者也胡為而不怨乎是或曰文帝之斥生非不用生也蓋有所養也生何不知帝意而即悲嘆自沮乎曰長沙之斥猶似於有所待也宜室之召卒於寂然梁傳之命優爾外遷此段發明得七妙文帝用生之意果何所待邪昔張嘉正謂唐明皇曰如用臣要其時後義無能為也燭之武謂鄭君曰公老矣無能為也已矣人君之用賢少之時而不見用待老成後用者真可惜哉引證的

誼揚言三表五餌之說非實出此計

或曰誼之為人太抵智大而才疎言迂而氣剛蓋可喜而不可用也幸而文帝不大用之設或大用之亦終無成而已矣如三表五餌之說其後可知矣子可為之解邪曰誼之才固君子之所惜而衆人之所非者也非以示弱則以為反聞耳昔者白起與廉頗戰畏頗之知勇而欲聞之也則揚言曰吾畏趙括而己矣彼趙人者不知其說誠以為起之畏括也括使揚言以語人哉是使趙人焉則委之一笑而已矣矣推其信人而不悟以欺也用證好嗚呼誼以三表五餌之術而制單于尚何言之言而著之書哉夫古之人謀之已深也而猶慮其淺計出於已也而猶慮其

聞之於人韓昭侯欲發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其夢言
而陳平出六奇以解平城之圍謀已用事已
而猶不使天下聞之也用事極切彼匈奴者漢之
大敵也誼之謝國方將於此施智術以制之而乃先
露術以示之則吾之謀未用而敵已為之備矣此
危道也誼豈其然也然則誼以三表五餌而制匈奴
則必不語人以其說語人則誼不以此而制匈奴明
矣夫三表五餌誠迂也誼亦惟恐天下之不以為
迂也惟其示之以迂則彼將忽吾之迂而無所畏
矣誰論好夫以其迂者示之而以其不迂者制之
誰之心也尤妙者誼之所以示匈奴者聞於此而
誼之所以制匈奴者未及用其深謀秘計與誼俱死
而天下莫見其奇也十得極是雖然非徒不及用而
天下莫見其奇也就使計已用而其功已成天下
亦莫見其奇也何者智固不可以告人也使固者
力詆之以為疎嗚呼若固者果足以知誼邪惜夫生
之才不得用於功而獨用於書今其策略見於書者
十數條主父偃得其獨足以弭群雄之禍使文帝有
用賢之誠而誼無庸賢之失則漢之天下不止為
漢之天下而唐虞三代之天下文帝不止為漢之君
而為唐虞三代之君嗚呼夫誼生則困於讒言死又
能自伸於後世其誼之果不賢也抑人之不識賢
也篇深為其惜

錯之及於禍高帝蕭張之計誤
減高帝出征使蕭何守關中及黥布之叛則又使何
與張良居守而帝出征焉高帝一出而亂本平蓋天
子自將則其威靈已足以折天下之心而腹心之臣
在內則外有功而內無變此高帝之意也亦錯之意
也錯之削六國也其言曰削亦反不削亦反反有逢
速禍有六錯料之明也然錯之心豈謂六國之真
禍反也哉既而七國乘憤而起盡銳西向若風雨之
驟至紛紛震擾而錯亦惑矣錯見夫高帝君臣之故
事而有動於心遂竊之以為智以告於其君而或者
責錯以天子自將而已居守意在於自全自錯不顧
其父深悲極痛之言而必欲安劉氏錯豈自全者哉
欲功成而內外無患如高帝時事此錯之忠力為錯
下解得好不知夫此意出於景帝則可出於錯則不
可使高帝時此計出於蕭張而不出於高帝則錯之
禍不在錯而在蕭張惟其不出於臣而出於君此蕭
張之所以免而誼錯也非此計之誼錯也錯用之而
差其所從出之誤此知之窮也而錯何自全之有哉
有力三折肱知為良醫惟伐君為不可此天下之至
理而七國犯之錯亦不知乎錯而知此理則上寬
君父之憂下釋同列之忌安坐廟堂談笑運用以折
其鋒而專任周亞夫以破賊不數月猶有七國哉又

焉用後復建此議以速禍也宋人有世傳不龜手之藥而用之必以人者或謂之水戰以取劫或止用於沸湯此用以取封焉帝之君臣也用之於沸湯洗錯不惟沸湯洗也沸湯洗而水死者也發音好

詳見前集史門

武帝時公卿非人

張湯趙主法吏之公卿也洪王孔僅賈人之公卿也溫舒乃酷吏之公卿也桑羊城立利乃方技之公卿也事方朔乃詠諧之公卿也武帝其得儒而用之邪

最幼首倡武帝窮兵

詳見前集君門

詳見前集君門

武帝問禹湯水旱厥咎何緣公孫弘對曰湯之旱桀之餘烈也弘之為湯也矣桀亦無辜也至曰堯遭洪水未聞禹之有水也弘知為禹諱矣獨不為堯地乎獨不慮堯之有辟乎聖人未嘗諱過也獨諱天灾乎為聖人諱過者小人之諛也為聖人諱天灾者又諛之諛也責得是弘諛湯而諱湯之旱諱湯而後之諛也無辭而後也猶諱父而移之盜也又以謝陽者諛也又以諱禹者移之堯此諛之窮也猶諱父而移之祖也好堯惡無辭也非惟無辭也猶將引咎以罪已也妙王聖一道也弘諛其二獨其一豈惟

觀其又一又援堯之手以出於桀之側者亦無辭也桀何顏哉拍拍好而弘獨有顏以見堯也語意甚於桂

劉向社稷臣鑄金何足議

漢之賢人君子大節可取者前有汲長孺後有劉向而劉向者曰向亦為鑄金何也嗟乎帝之時天下之書不察其妄而私喜其奇以為黃金可成之說中必然而靜之耳不知夫淮南之見欺於方士而向又見欺於淮南也至於耿介獨立於元成哀亂之朝日久之與恭顯王氏決和害事而向有不可犯者王氏之氣不於向猶存之日而於向既死之後誰之力也其大節乃如此或曰向能論恭顯而不能去能排王氏而不能去卿大夫卒以為何也曰國之存猶人之命也國之存猶人之有藥石也藥石能延人之生而不能續其死漢之命垂死矣向能續之乎向雖不能續也而能延也元成無向則漢船至於始元二鳳之後乎則向也者劉氏之宗老也高帝社稷之臣也而一鑄金何議焉

兩吉龍順上下

詳見前集君門

跋兩疎圖

子每讀唐人文字喜言兩疎為圖惜不得見今真在胸中矣然以孝宣清明之代二先生何去之早邪及觀孟寬傳則知都門祖帳之解二先生父子相傾

勳之彼猶以為晚尔

司馬子長之文生於氣

詳見前集文章門

班范作史

詳見前集史門

兩漢循吏

詳見前集治門

兩漢名節

詳見前集氣節門

三國六朝人物門

三國六朝人物

孔明以仁義謀力維用取天下乃其失也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
以詐力者秦也秦之所取者取之以詐力守之
守之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此孔明之所以
失也且夫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而後忠臣
義士樂為之死劉表之喪先主在荊州孔明欲
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
拒其死於其背而奪之因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
曹操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
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
之區二之忠信也孔明託劉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
望乃始治兵振旅為仁義之師東嚮長驅而欲天下
響應蓋已難矣曹操既死子不代立當此之時可以
計破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
後幸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威項藉也孔明既不能
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絕曹
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敗哉夫敵有可間之勢
而不間者湯武行之為大義非湯武而行之為大機
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

孔明持兵鎮重

或問孔明與仲連未戰也戰則孰勝曰孔明乎奚以

和之曰其立也山其靜也淵古之將也而相之遺仲
連已動矣

孔明欲與蜀已難為力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烈泊劉焉失武侯獨憤
激而不顧收死及於蜀而欲盡而再然之艱手其為
力也

孔明料事

諸葛孔明伊周之流亞也南陽龍臥梁父與吟已密
窺事勢於草廬之中意好

孔明事業

方其高卧南陽清瀟梁父其視儻來之漸竟果何足
以易其煙霞林石之素及其草廬三顧一感於先主
之精誠則時時龍騰虎躍開闢乾坤教養然以興復為
八陣之圖木牛流馬之運有家世山西之所不能
中營圍困敵者幸之而營壘之接猶足以發天下奇
才之勇出師一表忠憤涕洟至今讀之猶可以激忠
臣義士之心意亦悠長

司馬懿魏蕭衍盜齊

宣溫始橫而終不利

陶侃懷溫嶠之忠

謝安以緩折苻溫之奸

以上並見前集五卷借竊門

西晉士夫溺於酒亂

晉士夫溺於酒亂其錢掛杖頭身臥蹶下鐘可

荷也名可捨也源流至此又豈知聖人戒謹之意哉
甚者阮嗣宗陶淵明素懷而下所為獨識者猶溺於
此蓋斯人負經綸之才不能自伸姑託酒以自逃耳
雖則得之然亦名教中之罪人也

劉牢之喪其節操

劉牢之既從朝廷復前朝既從劉裕復背劉裕從
順一者不納從逆二者疑之既不得為君子又不得
為小人哀哉此可為不守節者之戒

陶淵明不見督郵非礼

讀陶淵明傳弟垂和稱有林泉意風衣野服有
出塵韻如觀於群花之圃千紅萬紫眼可厭卒而
見夫青松脩竹幽姿洗露言可知也然陶淵明之為

彭澤令其去則善而其所以去者切恨其未善焉先
揚後抑深得文弊淵明之去以鄒道督郵至縣淵明

不肯束帶見之曰不能忝事鄉里小人遂解印而去
昔者夫子行則從大夫之後出則事公卿之貴於陽

虎亦在所敬於南子亦在所見夫陽虎南子與夫當
時之公卿大夫顧何足以辱夫子然吾夫子亦不憚

於尊而不耻於往見者蓋以聖賢之祭貴賤之分本
自兩塗聖賢者一人之私也貴賤者天下之公也以

夫子之聖猶不敢以一人之私也貴賤者天下之公也以

何人身為令尹而耻見督郵吾見其味先王之礼而

啓天下嚮就之風以嫌乎乱又况兩晉之俗正在於

簡君臣蔑上下而致亂石之禍孰謂淵明之賢而亦

尔乎必夫子事謹得一分是

孔明淵明之文類主作

時乎三國之紛紜而不為三國之文有類伊訓說命者孔明之出師一表也氣貫出時乎晉室之清虛而不為晉室之文有類於先秦古書者兩淵明之歸去來詞也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四

後集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五

後集

唐世人物門

唐世人物

魏謩能格君心

魏鄭公之在唐吾嘗敬之吾嘗愛之吾今且猶敬愛之而弗知其君子矣宗廟將廢而猶之惟恐公之或見也宗廟幸而中機惟恐公之或聞也公之非恐公之聞見也愧也非非愧也愧也夫為臣而能使其君敬之能使其君愧之其言有諫之功證明蓋公之仁義也

魏謩論諫不能非小人

十年空言以執仇遇仇而不動終日礪劍以刺虎見虎而又反却走此不足為勇也血心之勃者徒能朝章暮奏以稱獲善與果禁言而片紙之上而不及於當時之得失是不若木其舌為愈也

裴矩許欽宗李世勳者小人之甲也

論其知乎无矣善則論其惡則論其善

邪矣論於此時不因是而極力以除之願乃徒去

卞於口舌之間幾為所推而僅能勝此尤可笑也幸而當時主聖臣賢君子衆多有是數人者登伏而不得動又幸而封倫裴矩早死而不及逞其奸納誹謗宗李世勣二人者卒卒曹鼎而覆之餘殃遺孽波及於高宗中宗之後推其本源皆誼之罪也此之君子進言於君者果何貴於紛紛之虛言以為盈飾乎

辛朝臣武氏之臣而失仁傑以一身殉唐非孤泣於
聯禽之曲乎乃下爲洛州司馬張柬之薦一車之而
五車之合与仁傑而六發出此意好周復爲唐仁傑
之志行矣

見則集四卷廬峯門

君子將欲圖天下之大患而濟天下之大功未必能獨爲之也。是故其術莫急於集君子之交而其患莫大於顯立交之迹。交立而迹彰。迹彰而禍至。見義高遠。將以成事。反以敗事。亦夫吾方立交以圖之。而又揭立交之迹以示之。駢肩焉而語。提手焉而趨。語好其進也。則交相引。而其退也。則交相害。吾見奸人之側目而君子之割棄以自陷也。嗚呼。從古以來。君子常拙於圖小人。而小人常巧於中君子者。由此其故。物爲君子之黨者。蓋亦同其心而異其迹。合其反而

雖其款相與也而不相與相愛也而不相愛是不慮其不親而惟慮其不疎天然故上不爲之忌下不爲之疑而吾之大計行矣昔者諸呂之變而克定也人以為陸賈和平勃之力也不知平勃之交非因陸生而成蓋因陸生而發也夫自呂氏臨朝而王諸呂也王陵爭之而平勃同順之二人之交蓋默結於此時矣數年之間其相與寢呂安劉之計定之久矣惟每於呂氏臨朝之時而發於呂氏之後彼陸生者適弱其機指而遇夫大計之已定諸呂之已厄故平勃亦不得而同掩之耳是台豈啻於三千之舌而其交也豈啻於千金之素哉其相與無迹如此故大觀有不足平而大功有不足立者不然二子者初無生平之歡而陸生乃能驟然合之於一朝邪惠之有武氏之禍蓋又甚於呂氏仁人君子之圖之者抑又觀於平勃非妻師德之薦伏仁傑仁傑之薦張柬之則唐嗣孰與之全而擊竊孰與之除哉然則觀仁傑膺師德之薦而爲相也何乃問師德之賢與知人也則皆曰不知焉夫仁傑長者豈不知師德之薦也哉不知師德之賢愛人之薦而反忘之見人之賢而反掩之仁傑之無恩多思一至此邪吾嘗思之此乃仁傑之所以深報於師德師德之所以深望於仁傑也高參更何者當武氏革命之初其心惴惴然惟恐天下之忠臣義士一合而圖之是故進慘刻之吏興羅網之獄以擗燭天下之士當此之時其不灼者十八九使

魏元忠勸孝逸擊徐敬業是即助武氏之虐
平天下之亂者患不遇天下之機遇天下之機者患
不得天下之權字而得則權過其機不如乘之以
平天下之亂而反熾之此魏元忠之所可罪也昔西
京呂氏之禍在廷之將相大臣
食息忘之哉蓋數年之間嗟嗟
至側目以窺天下之權而未得
以蟄累我翼而

王師旦正太宗之失王觀

謂不能與天下反而之古乃
徐庚之派而海之佳如所作晉
贊王逸少之贊平頭山星之音
錯綉之語略无殊兩風骨蓋無異於仲言唱語也是
以群目和之天下之紅紫之衣鄭衛之音伯三家
服而人聽矣夫已則為海濤之思而於昌黎並何責
焉師旦之所謂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蓋所以譏太
宗也蓋曰文章貴於風雅而不貴於浮靡云耳口之
所為下之所視效不可不戒之耳其點點章乃周
公接伯禽之意也其言曰陛下風雅蓋韓退之文王
操所謂天王聖明之意也太宗徒知善其言而不察
其意以自責責不見與薪者歟

宋景以其治與天下姚崇以其治與其君
與天下以治之福不與其君以治之功此大臣愛君
之厚也蓋治生於不治不治生於治力其不治人君
以一身憂天下及其既治人君以天下而樂一身大
臣成其君之治可也與其君以治則不可也與則樂
樂則忘矣姚崇之相明皇同於成開元之治而論者
以崇過於崇何也蓋崇以其治與天下崇以其治與
其君與天下以治之福君亦厚其福與其君以治之
功君必崇其功功和環者其剛有可憚其正无可喜
卿致其君於不憂欤文意極也致君於不樂乃所
以致其君於不憂欤文意極也致君於不樂乃所
皇之備因備以進皮冠之也太廟之壞以

為楊然美伯之虞無是訪
生之書無是法也如之權
是手書觀乎宋中使之目
主雖也伯臣之飲正色而起
也無逸之圖刑以淫亂周公之所以警成王也善比
並宋之剛正一至此哉

孟郊賈島之窮勝於王涯賈餗之達

見前集道義門

趙贊聚斂之奸深惑其君

唐趙贊為一切聚斂之策德宗不用及至卒之變都
民散走而賊大呼曰公曹勿恐不爾汝商賈斷矣
不稅此架間陌陌矣德宗亦聞此也其春天之園苑
於一髮而猶此趙贊聚斂之奸深惑其君夫愛一趙贊而
不受社稷之重意於國也厚而不忍於謀一聚斂
之臣利慾之滿其入人之深如此至於反國可以戒
矣警功

陸贄不負所舉

亦皆見陸贄公之李平校蕭復以扶君子天子有不
赦之疑解之者公也公也裴延齡以沮小人天子有不
測之威犯之者公也公也裴延齡以沮小人天子有不
之窮安之者公也公也裴延齡以沮小人天子有不
若犯天子之威者難也犯天子之威者難也若犯天子之威者難也
天下之窮者難也舉天下之窮者難也天下之窮者難也
易於公儒者也立

安也李之力也文
一層公之身
不負之足
云哉不負之說吾是以知公之

跋陸宣公集古方

陸宣公之賤也杜門集古方書而已或曰避諱者於
或曰窮而怨也楊子曰宣公之心利天下而已矣
其用也則醫之以奏議其不用也則醫之以方書好
有用有不用者宣公之身也宣公之心亦有用不用
者乎哉

陸賁不以用捨二其心

見前集臣道門

盧杞奸邪惑其君

見前集君子小人門

小人之情難察而易惑

方渾瑊與吐蕃會平涼帝語大臣以和戎之策焉瑊
請盟於柳渾以為不可帝曰渾瑊生末達邊事自愚
謂之敢以德宗為不知儒者及夜半吐蕃切盟而明
日慰之曰柳渾士乃知軍戎萬里情始不信之而終
乃慰之果可以為善知儒乎

盧杞失唐人心李晟回之

德宗初不病也唐室初不危也建中之政天下相賀
德宗何病焉雖未能以天下取不未聞以河北
而制天下唐室何危焉盧
心去矣間架有征
冒寒之士摘

以獨食軍心去矣
之補柏於誰哉一日王二曰
托於天下也是三者其心皆去矣
役興元之役不托於朱泚作難之日也識者知之
矣當時也我以之慕當賊之眾寡不敵也以我
之弱當賊之強弱不敵也廣光吾大將也則叛於
內諺鎮強藩也則應於外唐室之危何如哉李晟以
一已之忠義回天下之忠以天下之忠義回天下之
勢以寡為眾以弱為強以孤軍復京師醫必死之病
以存至危之國天也亦人也嗚呼無強國有強人有
強人而無強國者吾未之聞也

光弼子儀平安史之亂李晟陸贄平涇卒之

亂

唐至於德宗大盜再起天下再定有人焉故也安史
之亂李郭以忠人而相勉遂能回天下之心涇卒之
亂李晟以忠義感人陸贄以訢諍感人亦能回天下
天下之心唐之人心其去者再小入離之也其收者
再君子回之也大哉人心乎大哉回人心之心乎與
其既去而回之孰與未去而留之矣

裴度得鼎上九之義

神既決而雲鼎鼎既薦而誠逸鼎至於天五之持盈
則鼎之功成矣至九上九
其功成身退之大臣乎
柳子厚不
遊是也

方子學年少時繼
其父勢之後一落千丈乎
辭矣
依拾遺及
霧之地亦可

保治門

保治 防微 謹戒

無難誠可畏

昔武王周公承文武平定之業誅三監征弗庭而
天下服矣於是酌堯舜夏商之禮樂法度補章成就
以至於大備當此之時文物煥於朝頌聲被於野太
平之美天下之所甚樂而成王周公之所甚懼非懼
太平也懼天下之窺吾君臣之樂夫太平而彼亦樂
之以至於亂也意味佳故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
非畏無難也實自畏夫驕侈之易生也發明得意世
成功易保功難

功之未成其患在不成功之已成其患在成非功成
之患也功成而倦之患也

防患當謹於微

福生於一小善禍起於一小不善萬者一之積大者
小之積是善可積也不善不可積也積斯漸斯極
極斯作及其作而始圖之其有及乎好弒逆國家之
太禍聖人不忍言臣子不忍聞也探其初亦止於萌
一小不善之心而積之也故申之初六曰復爾爾
女蓋言順也履霜之不成堅冰之勿掬順而致之也

君心謹始

君之善在初止君之不
以謂初召公

告太甲
於未晚

矣用事當

高宗即位三年不言威王即
動山謂於初動也是惟無動三則

止不善當在初

山不善者必在初山之於初猶不能止之於末而況
其於初者乎如顏子之不遠復止一已之不善於初
而漢文帝即位之初善晉夫之辯擲而張釋之極
言其善止其君之不善於初者也顏為幾平聖而文
為七制之先山於初之效也

臣能戒君

王者仙之極上者極之極故為方居君位而又上焉
將何之乎其益戒神以罔淫于樂禹戒舜以無若冊

朱之時也若志與位俱元則有悔矣梁武帝唐明皇
晚年是已

益不以神之聖而忘逸樂之戒周公不以成之賢而
廢其進田之規

馮異謂陛下无忘在河北時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郭崇韜謂无忘戰於河上之時當使煩暑坐交清涼
此皆欲其不忘難而後可以无難矣

極盛不可持

八卦乾為尊則言德之盛者莫如乾而六爻之中不
言吉六十四卦泰為盛則言
爻之中不言泰者究清不
於亢之言泰之

盛與衰同根治與

安之哉而不為後日之患
豐者豐盈盛大之時也聖人

曰此庸君之所喜而聖人之所憂也意好豐盈孰致
之吾王致之而至於此也有以致乎此必有以憂乎

此意誠吾王為為而致乎此也明而能照動而有為
是以致之也致之矣易為而憂乎此也吾王之明宜

如日之方中中方中者日之至盛也然吾王之明宜
於日中之時而已何也豐則尚且大地中則尚宜照

也勿謂方中其中將易勿謂宜照其照將以語好蓋
日中者易所倚月盈者食所伏盈者虛之原息者消

之根衛天地也日月也鬼神也四時也所不能適况
於人乎便况於天下之治乱安危存亡乎晉武知憂

必无身後之乱明皇知憂必先末年之变知憂者其
惟堯舜之微戒禹湯之罪已三宗文王之無逸乎

不可有驕心

秦滅六國而秦自滅晉平兵乱而晉自乱隋取亡陳
而隋自亡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

內憂此郭陵之勝范文子所以憂晉之必禍也蓋人
之常情多難則懼三則息憂則吉無難則驕一則怠

怠則乱矣

泰否相仍

平與波相掬田與復

險將萌勿謂陰

時乎其

陰陰

往來在九三六四
初其泰

治戒不克終

虞既濟者在於排守克終之心虞
為克終之心不克終故既濟為
未濟為既濟濟斯耳矣故曰未濟耳非未濟之事也
未濟而能濟之耳也好
是必臨至樂以至憂之心憂已安以未安之慮為保
其常泰矣使其縱燕遊於開元之末後宮室於元和
之季則泰者將變而為否矣

戒心不可忘

光武日謹一日以十年為遠審黃石而苞桑所以能
自濟大業延祚四日也不然如梁武帝唐莊宗身得
天下身失天下休吉其可恃乎

微者大之漸

一飲食之微若未害也而聖人則當擲棄糲食而不
敢事八珍之羅列一宮室之末若朱過也而聖人則
卑土階茅茨而不取肆千門之
旨酒乃樽丘之監觴漆器乃象
何也蓋亦念平
復舊也

治亂相裨

刑措不式之治生於反
於除秦綱之時是可
天室之亂生於開元
不可自

之富失
吳之功

大功業未成之前
虞既成之後自始至晦之
則有增既滿則招損而已
之不可滿也所期既滿其心不
溢酒暴而恒胡沼之所受有常限飽之
人之所期有常願踰其限過其量盈其願雖不欲滿
不自知其滿矣嗟夫否泰無常嘉會不數武帝建元
之強盛不開再建元也警明皇開元之太平不開又
開元也可不謹哉壯
互見處變門世道升降門通用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五



亡又嘗有河南矣至祖述亡而河南亦亡非數子之
死而始亡幽井河南也數子之未死而河南幽井已
亡矣蓋其存者名也其亡者實也蓋觀之劉宋乎蓋
明帝討之敗而失淮北非高祖之還明帝之敗而
始失關中淮北也高祖之未還明帝之未敗而關中
淮北已失矣蓋其得者名也其失者實也聞之曰雖
觀之長不及馬腹何則功視時為成敗時視天為盈
虛天之所至功亦至焉求聞時先天下而得功先時
就者也是故天與時相違則以劉高之雄傑孰視孱
勝之項羽天與時相違則以劉高之雄傑孰視孱弱
之曹丕

難既濟者不可玩

如濟川焉舍川而陸營舟而觀危者安險者濟何憂
之有然人皆傲於洪流莫或傲於夷塗人皆懼於覆
舟莫或懼於覆軍是以初吉而終亂也秦滅六國而
秦自滅晉平吳而晉自亂隋取亡陳而隋自亡推
聖人能外內无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此耶陵
之勝范文子所以憂晉之必禍也蓋人之常情多難
則戒戒則憂憂則吉元難則驕二則怠怠則亂聖人
見其初吉而探其終亂也

變生於玩

天下之禍莫大乎于其鄰而于其身次焉何也身者
必防鄰者必玩也虞夏晉室以戒不戒乃所以自

戒者欤用事蓋得振切

有備無患

聖人觀於濟之世宜喜而憂宜安而危方且皇皇焉
求敵衣之術為室隲之具以備章舟之用又且終日
而戒焉焉焉無刻而不戒不戒不疑焉常若夜半而水
驟至焉夫惟湯之旱所不能備故堯之水所不能溺
此有備无患傳說所以戒高宗也

致寇敗者勿咎寇

初需于郊止而不敢進二需于沙進而不敢過三進
而過於水矣泥者過於水者也雖過於水未溺於水
也何也坎之災猶在外也灾在外而我過之是水不
溺人而人狎水者也狎水死者勿咎水致寇敗者勿
咎寇是故楚非宋寇者襄公與楚爭霸而敗於宋
致寇而不咎慎也晉非楚寇也莊王與晉爭却而勝
於却楚致博而晉否城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近難而謹則吉

渚自水出曰沙需于沙則去水之險漸近矣近水者
未溺沙顯則溺近難者未隙言出則隙具澤以太子
之隙當出怨言矣文帝賓而不詰故終其世而亂不
作所謂終吉也

樂險則偷行險則擾

有險則險則逾周平王晉元帝是也無險行險則捷
泰如皇漢武帝是也

寇所當擊

虞之三苗周之三監蒙而為寇者也禹周公之征伐
擊蒙而禦寇者也上者蒙之終故不化九者陽之窮
故必擊

經云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不盡絕人

人皆有聖賢君子之質奈何絕之以苛三石之化頑
民所謂無忿疾于頑有容德乃大也

取虜當少待

燕旨欲當符堅慕容農曰取果於未熟自落不過
旬日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今虜之強不過符堅
其君臣萬二不及堅朝廷蓋少待哉善用事

變以激而成

公果與孫孫接連以伐季氏而昭公出訓與注接連
以去留寺而唐室亂

羊桑之女足以召具楚之兵爭盟之人足以激具衛
之戰

變在內者深可憂

外寇可攻而內寇不可攻外地可守而內地不可守
穹弓南下此外寇也北邊深入此內地也其來有時
其備有方猶可為也至於閭左之咨嗟海內之虛耗
則變之作於內者也變之作於內者車不能馳戰不

能擊機船七技之所不能成陽穀谷之所不能禦
也

散禍當盡絕其根

散大難者必去其源大疾者必絕其根疽之為疾
也能殺人而不善治病者亦能殺人何也知療疽而
不絕其根也血之毒而非氣之正者疽之根也愛其
血而不聽其去者存疽根者也去其血而不與之盡
者留疽根者也故知所以理身則知所以理國也孫
武之誅長蛇根直之斬莊賈上也楚子常之殺無極
陳元札之誅褒姒次矣

處變當以公正

黃公山陰之議而名項為賊故王鬼錯決削地之
議而漢有其地故亂正則吉不正則凶也舍御事而
大之言而從十夫之謀故成東征之功用訓注小人
之策而舍裴度李德裕之賢故稔甘露之禍公則有
功私則無功也

去大亂必有大德則濟

百揆非舜則去四凶以安民祗以危民司寇非仲尼
則誅正卿以治魯祗以亂魯矣奇勝何者責育內痼
非曉理之藥所能達播根錯節非鉅刀之利所能破
信矣去強梗除元惡非有正固之大才則必敗於怯
而溺於疎矣如訓之也變法也番之宣章疎也

霍禹之兵權已解李輔國之過惡已極故宣帝代宗

除之不然也

去變不可倚小人

魯昭公欲去季氏而倚公行公為邵陵厲公欲抑司馬氏而倚曹奐唐文宗欲除宦寺而倚訓注皆失其所任也

解難在君子

天下無多難有一難小人者多難之宗解難不多難有一術君子者解難之源故洪水非堯之難而四凶過於洪水四裔非四凶之威而一舜列於四裔難哉

難必共濟

李朝皆武氏之臣而狄仁傑以一身殉唐非孤立於睽離之曲乎乃下薦洛州司馬張柬之薦一東之而五東之合與仁傑而六周復為唐仁傑之志行矣如

辟難在忍窮

非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不能辟天下不可辟之難窮之不忍而難之是辟之之未幾而誘之者至矣誘之所投禍之所隨也惟不可榮以祿庶乎免矣

无妄之灾

事固有不相及而相遭者城門火也魚殃曾清薄卿輒聞今有牛繫於斯問主之者誰莫知也問係之者誰莫知也故稱或焉然牛之係於斯惟其存於斯使塗之人夜半取之而去則主之者與係之者出而訟之矣當是時塗之人不可得而訟可訟者邑居者而已居者奚罪焉蓋不幸罹灾耳此非无妄之灾乎故

仲已被圍貌偶於陽虎也不疑其金與士金者同舍也

經云六三无妄之灾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

濟難以德散難以才

漢以爲禁曹操能平群雄而不能散吳蜀以爲魏項扶曹操能平群雄而不能散天下之難未散而不散再合能德足以服人心而後可翼之才木也德風也水之害能溺萬物然乘一木則收然而濟水之怒能決九山然遇一風則欣然而散才以濟之德以散之天下之大難一朝濟然而不復散矣之所以耳也漢

定難當不居其功

平吳亂晉平陳亡隋居之而驕也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難已濟矣散牛而不復用難已散矣武王方且祀于周廟大告武成曰此惟先王右之功此惟太王季之功此惟文考文王之功至於在我則曰予小子其承厥志而已退然無自功之色又豈若居之而驕者乎

通變

更革 遵守

法貴知變

管謂讀父書者不足與言兵祖斷按者不足與言律
直謂襲者不足與論文不知變者以之善弄棋者必
不求經精鼓琴者必不視譜工求馬者必不按圖故
知變者以之譬喻好

又

用兵無一定之機弈棋無一定之筭為治無一定之
法兵機一定者其兵必敗弈筭一定者其弈必窮治
一定者其治必弊何則天下之事常貴於通而畏
其拘天下之弊常生於偏而拘於全故善用兵者通
其機而不窒其機善弈者參乎筭而不泥乎筭善
為治者審於法而不拘於法然則是法也其可倚於
一偏而不通於變故

窮則變變則通

故棟宇生於巢居之窮舟楫生於車馬之窮變而通
之所以鼓之舞之也穴居病而得棟宇孰不鼓舞於
呻吟嘯嘯而逢舟楫孰不鼓舞於舟楫何則困於
所窮必快於所變也

法便不必合古

使所奉而當不古何害使所奉而不當雖古何益大
抵飲水苟可以止渴不必古之大羹食苟可以居

處不必古之禮樂書契苟所以便俗不必古之結繩
斯鉅奇可以發人不必古之茹毛而飲血盤樂苟可
以悅耳不必古之黃梓而土鼓肉刑古之良法而普
行之則弊陋禮古之良法而後周行之則弊

治不可不新

治國欲新為李欲新進德欲新曰作新民者治國欲
新也曰溫故知新者為李欲新也曰德日新又日新
者進德欲新也何則脩其舊則舊者有新功矣

物窮必革

鑽燧生於茹毛上棟生於營窟質樸必文寬窮必任
革之時大矣哉

革非聖人得已

道而至於革者聖人之不得已也何以知之曰火雖
水則滅火雖火則竭二女居則同而志則同則可以
不革乎聖人於此亦難乎為力矣故必見彼之所以
失見此之所以得灼知其理於未革之先當如難之
文明未革而民願之將革而民信之相慶其幸於既
革之後當知危之說如是者可以革而信革而當矣
天地得此理故車而四時成湯武得此理故革而天
人說革之時豈細故哉可不懼哉秦之變法趙之胡
服秦之革法漢之革晉豈曰革而信革而當也乎
故聖人於初九則戒其蚤於六二則戒其專於九三
則戒其躁於九四則戒其疑於上六則戒其過詳味
五者之戒益知聖人懼革之意矣

聖人於革初戒其早二戒其專三戒其蹕四戒其暴然則天下之愾終不可革子曰當革在敝可革在時故曰革之時大矣哉然而當革不革是以敝而敝而革悔革是以敝易敝革之道誠難矣今也革至於九五聖人獨決之以未占而有孚是龜筮有所弗詢鬼神有所弗謀也無乃輕於革乎蓋天下無灼然之理神聖人無灼然之幸而况四爻之戒其疑已有灼然之理矣九五以陽剛之資居大君之位其可變而革之理灼然如虎文之炳也尚何悔於古乎

苗民七旬而乃格舜猶以爲速苗民三紀而乃變隸
王不以爲遲憂其革之尽也非憂其革之尽也憂其
革之過也

革弊不可太迫

黃弊非剛則革不力過剛則禍必亟何則以剛處剛則其剛必過故見天下之弊不勝其潰欲一決而去之其禍不爲是錯則爲景延厲矣是故可以徐而不可以亟可以寬而不可以道也高帝革秦而爲漢不秦矣亦未三代也警拔補而未全徐之可也惠帝欲有爲曹矣欲無爲非不爲也自量其不如蕭何而不敢爲也故能成清靜寧一之治也

事有不得已而變更者民未孚上之意未必從上之令也聖人其敢求民之驟從乎事之未更先喻之以

利害之詳事之既更後喻之以利害之久使民曉然知利害之實則欣然順上之令而樂從之矣故盤庚遷都先之以上篇之書後之以中篇下篇之書成王化商民先之以召誥洛誥後之以多士多方皆先庚後庚之義也用體切甲者事之始庚者事之初也

為治不可多變

子玉變子文之政曹參遵蕭何之法子玉爲能矣
能矣然能者敗不能者安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膾卷之六

後集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七

世道升降門

世道升降

後世循吏不如古

大抵瓊廡家廊之宮起而茅屋之風廢金甌玉碎之器作而土砌之制亡西京之循吏已非先秦之循吏東京之循吏其得為先秦之循吏乎有絀繹得百鎰之金於勝貨孰與得簞食巨羹於顏閔受萬鍾之祿於子軌與受粒米孟水於夷齊豈切二大夫得傳於班史之循吏者已不如得傳於班史矣得傳於班史者其能如傳於班史之榮乎得

又

昔者典謨之書無豐年而麟經有豐年鄭魯無文士而錦城多文士夫子宰中都無治聲而卓魯有治聲豈列國兄於堯舜弟於巴蜀而二子賢於將聖邪難得意出大抵質樸美則無華實不足則有名不有所短維稱其長不有所拙誰稱其工是以豐年稱者豐年之衰也以文士稱者文士之衰也以治聲顯者治道之衰也議論的樹漿桂酒之味出而大羹之風絕錦帆鳳棹之舟起而刻木之制亡得

不觀古無以知後世
不觀三百篇之詩無以知後世之無詩不讀二十

五篇之騷無以知後世之無騷不讀五十五言之史無以知後世之無史矣

世道之趨不容遏

使結繩可信聖人何必為書契果居可常聖人何以為宮室推其政變之由已病於茹毛飲血而不安衣裳之民已厭於服車衣皮而不樂世皆樂於蹈獲矣聖人安得強之以貴梓土鼓乎世皆趨於揖讓矣聖人安得強之以箕踞肉袒乎

聖人力扶世道

泰其上古之極治於蓋自有天地以來非一聖人之力至是而後有就也乾坤天地之太初中蒙人物之太初有物此有養故需以養之養者生之原亦爭之端爭一生焉小者訟大者戰師以除其惡此以附其善畜以生聚履以下治而後至於泰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故曰古之無聖人三之類滅久矣乾坤開闢之時乎屯蒙鴻荒之世乎需養結繩之世乎訟師阪泉涿鹿之世乎畜養書契大法之世乎泰通雍發維熙之世乎是一大議論

文見民俗門聖人為民之慮周

物始而終二而始

元出而事物始而通也時春而夏日且而昼人幼而壯物萌而榮皆元亨之逆利入而貞物成則復也時秋而冬日晡而夕人強而老物實而簡皆利貞之逆故曰元者貞之初貞者元之終也

之根得

天下之理禍與福同門。與與樂同根。妙吾觀諸日。今夕之正。所以爲來朝之來。吾觀諸月。今夕之來。所以爲來朔之往。徹盡前之盈。乃後之信也。盈之者不生於盈。而生於盈。水蓋今之信。乃昔之盈也。是吾觀諸物。尺蠖之屈。以飛爲信。黿之蟄。以蟄爲信。蓋止極者進。進極者退。伏久者飛必高也。

聖人能處變故與之無息

互見保治門通變明

盛衰相倚伏而無窮

春必反秋，昼必反夜，旅必反家，生必反死，物之復也。

往者信也來者信也晝夜者一日之信也寒暑者

之屈信也也死生者一也之屈信也也古今者方也

天道之行消則息終則始觀息之出入物之榮落日之朝夕之盈虧窮之冬春逝者如斯不舍晝夜焉當少息哉

中者其所倚月盈者食所伏盈者虛之源息者消

理之必至也

故文王之將國未嘗而八駿之轡已駕孝文之一基
不作而舊戶之宮已新用事當是銚勢之使然而亦

固好

不具夫靈籥乎聞之弥盈則縱之弥怒不聞則弛然

聚之極者散必廣

聖人於其時也前必揆其所從後必稽其所終不揆

身吸必有嘔天地蚤必有夜天下國家治必有亂其
變無息聖人處之亦無息易之道也。

乎蓋天下國家之治如父之一身如天地之造化一

易之六十四卦其下邪正其防消長其微勦愈其戒治亂安危存亡其變不知其幾也幸而至於既濟矣而其終猶有未濟焉然則寧何時而齊何時而定

亂者治之原

蠱泰之變泰之初五上而為蠱之上九泰之上六下而為蠱之初六勝蠱乃事之壞者也而曰元亨曰天下治何也蓋相以無知與文以里不霸故亂為治根蠱為飭源好

無德難以逃世變

漢一變而為魏蓋三世希不失矣魏一變而為晉蓋再世希不失矣使晉魏不足證則乾夕惕之戒妄矣語句典實

文序

文質門

文質

文難成而易壞

典荒之世其理具其法隱伏義之世其法立其文粗其辭成周之世其法備其文著既備矣既著矣又何加焉李善論語曰守之自天高如天之象至康成堂高之勢此百聖之功千載之積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此文之始難成而文之成者易壞可不加固守之功故周礼存則魯安周籍去則周衰

救之文必以質

易窮則變文窮則質上九居賁飾之極文之窮也校文之窮其惟質乎故曰白賁白者質素而無色也上九居賁之世自下卦之二分而文上六之柔志在成賁也不成賁以賁而成賁以白別得意出然後賁之治成而賁之散不作不散故無咎無咎故得志乃若布彼於窮奢之時者未為矯而齊許非其人焉器於美新之俗者未為陋而閤仕非其世用事的而立論固固有似白賁而非者矣

經云上九白賁無咎象曰白賁無咎上得志也

人文化成

離明炎上而艮止之則火之氣煥鬱積光華而成文故為人文以離艮之卦言也

君子之文

君子斯文之所在也達則振斯文以飾天下窮則卷斯文以飾一身初九秉剛正之質秉文明之德而唯下無位斯文其廢乎亦還以飾天下者飾一身而已斯文未廢也貴其與飾其身之所行也何以飾其所行推義所在而已

禮樂之文必待上而發

士有待而後發未有待而發士有求而不應未有求而不應非珍身也珍道也議論高六二主一代文明之大臣者也然非六五文明以上之君有化感天下之文秉中正柔順之志以求六二之飾已六二肯輕就乎故曰貴其須二求也亦待也意與於上下則從而與之只焉故下有禮樂之文而上未遑君子惜其不待求而發上有禮樂之間而下無對君子耻其求而不能應用證切雖然室壯母惜費誼此一轉竟極好房杜不能必有能者矣至曰未遑豈言道而安備矣惜也知易之貴未知貴之須也

管敝必文

管敝必文
管生於茹毛上棟生於營窟質敝必文易窮必變也故冬明不固則春生不茂矣好

文質不偏廢

今觀其飲食之菲宮室之卑不謂之質可乎禮樂之著文命之敷不謂之文可乎
今觀其身若不及不謂之忠可乎稽古於法度不謂

之文可乎

文勝質之弊

青黃瑤琨丹雘黼黻非不足以飾俗目也如質何
而刻木之制亡管喻好
抗裂膚之寒則錦綉盈篋不如一弊褐之溫秉柏天之良則蕭桂為弁不如一瓢之固以此見文之不可
以勝質也如此

財用

食貨理財
漕運 節財

損上益下

大禹其令而天下無民文王卑服而天下無凍老
漢文其書而天下無煙火萬里之富實皆
損之上九也

損貴得其所

漢文却十里馬而終之以儉得其所以損也晉武焚
雉頭裘而終之以奢不得其所以損也

節貴得中

願初生民無窮民也民美而窮也民之欲無窮而財

之生有窮以有窮奉無窮民於是乎始窮聖人憂焉
過得寄天一設語故受之以節二者約修而歸節也

節則裕二則通故曰節亨二者通也然有財之窮
有節之窮又生出一意好財之窮自不節始節之窮

自過於節始過於節則人心苦之而不可父於是而
節之又節聖人憂焉故受之以中二者非不節亦不
過於節

用有可節不可節

國家之用有可得而節者有不可得而節者如宮室
車服之用如祠祀之用交聘之用餉師之用此不可
得而節者也然古者國貧則君服大布之衣年饑則
路馬不食穀君不祭肺八蜡不通然則衣服宮室祠

祀之用亦不可節者矣而況今之祠祀又非古之祠
祀也車服之飾其衛之眾錫賚之恩幾倍於古耶雖
然猶曰事天地也事宗廟也事百神也固不可節也
百官之冗群吏之冗師旅之冗是獨不可求所以節
之乎 議論篇

財出於民不可妄用

韓昭侯愛一袍袴以待有功非愛蔽袴也一絲一縷
皆自其女出也扶得惜民力意出小民絲粟十百之
連官捕而答之繫之鞭血流地陛下不得而見也
陛下不得而聞也然則財之在官者豈
可妄用哉

我朝節用家法

太祖皇帝嘗令後死造一薰籠數日不至帝怒責左
右對曰以事下尚書省尚書省下本部本部下本寺
本寺下本局覆奏又得旨依方下製造乃進御以經
歷諸處故也帝怒問宰相趙普曰我在民間特用數
十錢可買薰籠今為天子乃數日不得何也普曰此
是自來條罷不為陛下設乃瑞陛下子孫設使
後代子孫若非理製造奢侈之物破壞錢物以經諸
處行造須有臺諫理會此條貫深意也 太祖大喜
曰此條貫極妙

貪吏剝民之害

民者國之命而吏之仇也吏者君之喜而國之憂也
議論篇

唐趙贊爲一坊聚歛之策德宗不用之及涇卒之變
都民散走而賊大呼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就質
矣不稅汝閭閻深陌錢矣德宗亦聞此也奉天之圍危
於一髮而猶底趙贊若愛子然

又

朝廷將額外而取一金以問於某士之守臣必曰可
也有不可不以聞矣不惟不以聞也從而欺其上曰
民皆樂輸又從以矜其功曰不擾而集上賦其民以
一則吏因以賦其十賦其民以十則吏因以賦其百

漕運之弊

綱運所過稅場類多苛留以檢稅爲名宜搜細索秋
毫必征小人既無所利又無以爲用不有以足其私
則不得不取於官於是飲食衣服之用資糧薪饌之
用不盜舟中之米將焉取之語破情弊處

民財聚散

會計斂財三固聚而民心解瓦國可長乎當爵培財
財固豐而海內虛耗國可恃乎是以是知財散則民
聚財聚則民散

奢侈之過

錫鐵而取泥沙而用窮九州之奉而斯人之糟糠不
立非所恤也幸四海之色而斯人之饑寒無告非所
恤也瑤臺瑤室而不知流離之可憂艷舞妖歌而不
知愁嘆之可慮
奢侈不能移

瑤臺瑤室堯舜則茅茨上階矣王食寶衣堯舜則藜
藿皮裘矣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七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八

後集

念民心門

民心

感人心 民悅 順人情 民懷

悅民則民自勸

好逸惡勞。好生惡死。人之情也。勞而忘勞。死而不死。非人之情也。奇矣。非人之情而忘之者。說而不死。知其勞且死。易為而說也。知聖人勞。我以逸。我死。我以生。我妙。是以說而自勸也。勞而忘其勞者。禹之治。大是也。死而忘其死者。湯之東征。西怨是也。

聖人執天下之機而觸之

天下有同然之機。不動於靜。而不得。不動於動。而不得。趨於道而不得。天下同然之機。而執之則觸焉。而無動也。道無聲也。而聖人聲之以言。是謂道之聲。雖然可以啓天下之聽。而未有以信天下之觀。又生出一意。好哉。天下之聽者。聲也。信天下之觀者。非聲也。形也。彰信而後。信道果無形。邪。道猶天也。天果無形。邪。天有是形。故有是聲。形者。非聲之聲也。聲者。非形之形也。風起於虛。而颯然震於空。而轟然。此其聲非不足信於萬物也。使無蒼蒼者。以麗焉。諸好則風。霆者。自託之無所。而何物之取信也哉。

感其情則易動

然以啓而後。聖人之道。有以投決。然以趨而後。聖人之道。有以馳。字尚新奇。故夫天下之情。不其不決。然也。病其欣然者。之不動也。欣然之心。一動則聖人之道。有不功。而行不挽。而進不嚙。而高不引。而保者矣。

禮節民而樂隣之

人之情。委於陷。而禮勞之。以奉人之情。速於得。而禮。緩之。以遂其情也。而百拜乃得。飲食。而日晏未得。食。句如。夫雅客。文雅之化。固天下之不能廢。而周旋委曲之節。無樂以濟之。則天下亦有所不安者矣。

誠服天下

當盟。必躬之。初不以萬物易一誠。及薦獻多品之後。乃以一誠托萬物。以誠而託於物。而誠始衰矣。誠當上之化。下為盟。而不為薦。則孚誠有諸中。而顯肅應於下矣。故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立天下之中。正故天下之中。正一立。則天下之不中者。中不正者。正矣。

豫順以動

順言。豫言。何以知理之當然哉。心之同然。是也。觀心。心則見天理。蓋人心。天理之集也。好循其所當然。斯得天下之大悅。故曰。順以動。豫理先心而得也。合其所同然。斯得天下之大順。故曰。豫以順。動理後心而行也。豫矣。順矣。天地亦如之。而於建侯行師乎。

何有以知天地亦如之乎天地能順登夜而不能
以夜為登能順寒暑而不能以暑為寒是順之故三
光全而寒暑不違之則薄食與而趨伏起聖人得此
則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天下信於動先說於執後尚
何動而靜哉好而況建侯行師乎不然逆羣大之勢
而建侯必為僕之吳楚違率國之諫而行師必為秦
之淮肥用誰切何利之有
建侯天下禍福之始行師天下禍福之終天下事有
大於二者乎然動而順天下之理率而順天下之理
理動而人心順人心順而人心悅則二大事一小事
耳焉得不利而況小於二事乎

人心有真感

昔者蜜賦一歌而聽者為之動猶門一彈而聞者為
之泣其歌可為也而感人心者不可為也其彈可為
也而變人心者不可為也妙

民以無心而感

聖人之政形聲也百姓之心影響也聖人之於天下
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耳
太王去邠而從之者如歸市則駢禽而禽不去成湯
征葛而聞之者然侯子則不令而捷於令聖人何心
哉

民感君恩

夏葛冬裘出入息者又曰吾君使我至此樂極也
左餐石粥仰事俯育者必曰吾君使我至此樂極也

形勢

民不忍忘君

漢不亡國者以七國能亂而不能危也東都不新莽
有以新莽能危而不能忘也又有氣骨三方鼎峙此
何為時可與晉原野而不可與犯名義而即干戈
而不可與奪死志讀之使人毛寒

人心可守國

地利無常惟人是恃苟得其人函關雖大舉泥可封
也苟失其人黃河雖長一葦可航也故善設險者
擇良將善守國者固民心

又

焉乎也不能為強弱惟其心而為強弱長城築矣
而間左之勢起焉特一患胎耳蓋清渠矣而雲南
之變忍華清持一禍基耳何則人心不守其如地險
何

互見後備禦門邊以人守

民心可畏

郡桂林城積石頌係百粵而卻勿奴於千里之外始
皇自以為無虞而不知天下之大可畏者伏於大澤
之卒隱於鉅鹿之盜而其畔呢呢現已滿於江之東
山之西一呼而起不旋踵而全璧已稅駕於瀟上之
劉季矣是烏乎秦以二世而亡六國以蒼月而亡秦
以秦之強不能當民之弱天下之大可畏者安在哉
又

秦之慘刻民不訟於秦而訟於漢新室之紛更民不訟於新室而訟於光武

國之存亡係民心

夫民心思漢王即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備禦門

備禦

整暇 形勢 屯田

邊以人守

以國守邊不若以邊守邊何則人自為守也夫人自為守皆守不以城人自為戰者戰不以兵守不以城者以人為城也戰不以兵者以心為兵也意趣高妙

備守當有進無退

昔者秦之病六國非秦能城六國也六國實自滅也是不思久長之計而苟一日之安爭先割地以求和於秦地割而兵交至蓋六國之君臣其初以為尺寸之地不足惜也不知夫國之亡乃自不惜尺寸始非尺寸之地能亡國也難得有力尺寸之不惜則不至於亡國而不止頃者虜人求唐鄧則與唐鄧求海則與海此何為者邪人有禦寇而不禦之垣之外乃毀垣以納之曰吾將拒之只是得為善禦寇者利譬喻好夫室以戶存戶以垣存也垣毀是無戶也室其得存乎僕蜀失漢中而劉禪降唐獻淮南而李景慶朝廷獨不見之邪此臣所謂愚乎志其我之所有可惜者也

又

唐之所以不可捕者寄崖深林者然而又嚴於其前豹伏乎其後此人之所以甚忌也使顧與約皆云而虎立於塗人孰不攝戈以制之哉抑賢臣明昭

而佛狸亟還劉仁瞻堅守壽春而周師未得志朝廷
獨不見之邪此臣所謂患乎敵其敵之所可忌也大
抵敵人之求可以與可以無與可以與者金繒之利
也守可以無守者已失之地也守者未失之地也
無守可以無守者已失之地也守者未失之地也
也守可以無守者已失之地也守者未失之地也
而與之戰臣願朝廷以先堯之塞逆亮而塞廣
人之貪矣

固江以先守淮

固國者以江而不以淮固江者以淮而不以江而今
之說者或曰淮不可守而江可恃嗟乎不恃江則江
可恃也恃江則江不可恃矣立論高昔者陳後王不
召江北諸將以朝正而韓擒虎賀若弼掩其虛以至
江上陳之君臣猶曰天塹必無可濟之理且引周齊
之兵以待隋言未既而隋師已濟其矣江之誤南國
也非江誤人之國也恃之者誤之也若宮之倚曰號
虞之表也唇亡則齒寒江者淮之號也淮者江之虞
也用得好朝廷惟勿恃江而恃淮勿恃淮而備淮則
數百年之業可得而議矣不惟臣恐未可以一朝居
也或者又曰守淮善矣如淮地之空曠何若夫江者
紀步所謂備之不過數里直差易守是不然有淮而
後江乃吾之江無淮則江非獨吾之江也亦敵之江
一見到更全而有之猶恐失之而况分之哉得且吾

之有淮以為空曠也使吾不有而虜有之彼以空曠
邪彼將居而耕而守而伺則吾之一端而彼則
一動而波見人惟有所不可測而後不可圖引寇以
自逼而為日久與之相目於一水之間則國尚何為
而敵尚何為而備哉且具人者欲淮而不可得非
得淮而不欲也吾則有吳人之所無而又可弃吾之
所有邪臣是以流涕而極言至此

用暇規模

為國者其患在於有敵而無暇有敵而無暇則其立
也不固而其應也不詳非其立之不固而應之不詳
也欲固而無暇於固欲詳而無暇於詳也何也敵
而無暇則休息之日常少而戰鬪之日常多戰鬪之
多故苦者負擔以立田者操兵以耕而守者被介
胃以卧休息之日少故有心不及運有國不及議而
有知有勇不及施夫如是立安得而固應安得而詳
哉天之生萬物者春也而生春者非春也日之明萬
物者昼也而生明者非昼也春不能生春則生春者
之也昼不能生昼則生昼者夜也何也冬者天之暇
而夜者日之暇然則和也者戰之暇也秋雖然為國
者患無其暇亦患有其暇有其暇而用其暇者暇也
有其暇而安其暇者偷也是故暇能福人之國亦能
禍人之國孟子曰國家閒暇父是時明其政刑雖大
國必畏之此用其暇者也又曰國家閒暇及是時盤
樂怠傲是自求禍此安其暇者也越王會稽之役請

成於其二以爲真請也不知夫越之將來其暇而用之也發明得意出是故王女女於王大夫女於大夫士女於士勾踐不耻也輸以寶器玩以女樂勾踐不愛也

昔晉武帝臨朝惟談平生常事而不及於國家遠略何曾知其必亂王導辟王述爲掾既見首問料價君子是以知江東之不振也周事功今日之上下地行焉無與常事問米價者鄰郡天無戰則憂有戰則伏天下之事百端如雲萬轉如輪一旦敵人又動則中興而延太平者何時而可議哉詩曰其則有岸焉則有畔今欲治而茫無畔岸臣欲不躍得手

不可恃天幸以爲安

善立國者以人成天而不以天敗人蓋國之所恃也短長者天也而所以成其發顯短長者非天也人也易恃天以爲能成天惟天亦能敗人非天之敗人也人實恃天以自敗而天亦不能如之何也且夫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古之國蓋有至弱而存者至強而亡者蓋有一再傳十餘年而遽滅者三四世七八百年而不絕者夫強者宜其不可亡一再傳者皆難創業者之君宜其不可滅而乃至於滅亡何也難得是弱者宜其朝不及夕傳世至於二三十君之後大抵不驕則怠怠其無以自立而乃至於長存故曰天也固一國也有時廢而今與有歸焉後存君一君也有

朝聘而寡強有前衰而後盛夫豈不以人乎哉故夫善養身者能延既絕之年善謀國者能延既衰之祚人之所至天亦至焉故曰人也臣切觀天眷我家已往之驗以下方采之祚則知商周歷年之數未足爲國家喻也臣蓋喜而憂之喜者天也而憂之者人也方今廣爲靖康之役彼謂天下無復國家有也而民心依二戴其舊者我是以有南京之立方逆勢爲維揚之役彼謂深入窮侵之計不淺也而風潮之役彼謂投鞭於上可以利涉也而千艘一炬膏首授首我是以有江海之捷用事切則天之維持全安我國家者憂危而不危愈搖而愈不按其勢則如

也則國家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了一然在人目中矣雖然天之所以天者人矣而人之所以人者果盡也邪此一轉結上生下文奸臣不得而知臣獨怪夫赤白糞一至則廟堂駭然而失措某所未有備某所未有與募軍人招武勇以爲臨時應卒之計諸卿之議一許則君臣傾然而相慶罷戎幕息舟師徹邊防息憂懼以享安逸無爲之樂既君臣傾然矣而邊塵又動也則駭然之色復見深中弊膏有既廟堂駭然矣而和議又集也則欣然之心復生此何爲者邪餒而始爭據渴而始掘井得爲善理家者乎且平居不爲萬全之策而緩急乃幸於一勝之功可以勝也而不可以必勝也可以幸也而不可以數幸也臣慮朝

廷今與蜀人講解之後輕信其情而不防其詐也歷
下之兵一解而淮陰之師至鴻溝之境一分而城下
之禍作

守亦長策

國無兩存銀兩其非南北無南則有南無北有能舉
天下之二而一之此萬世之業也登地以相伺傳
以相攻則不足而守則有餘此數百年之業也

立國當自強

昔同馬晉內有王敦蘇峻之亂外有劉石之敵晉宜
不能乎晉也而無病乎江左十葉之基若劉宋之初
誰縱梗蜀盧循逼都平而姚氏慕容氏拓拔氏沸中
原宋宜不能乎宋也而無害乎南朝數百年之祚矣

勢有開闢好一晉宋之君何人哉使朝廷當此時
將不為國乎雖然此猶有天下之半也至於七十里
而與商百里而造周湯文何人哉朝廷當此時將不
為國乎雖然此猶有土也至於漢高帝一劍之外無
餘物光武一牛之外無餘資而以創業以中興二君
何人哉朝廷當此時又將不為國乎過得有開闢
以高光為之能以無國為有國也以湯文為之能以
一國為天下也以晉宋為之能以范國為安國也然
則天下豈有不可為之國哉亦在乎其人如何耳括
得意及今也內無勁峻盧盧之獨爾外無劉石之英
雄而獨當一未亡之金虜況又以全楚為家吳越為
此楚莊具閭閻子胥種蠡之所以強霸用武之國

也西控全蜀南扼荆襄北據長淮此高帝先主孫仲
謀揚行密之所以興起之根本也鉅海限其東而三
江五湖縈其南北此古之六朝所持以為不拔而不
可震者也引巴蜀之饒漕江淮之粟市西戎之馬
而號召荆楚之酋才劍客之精銳此漢唐所仰以為
資也奄是數者而有之而日夕端焉不能以自存常
若敵人之制其命是拔千金而憂食有孟賁之力而
憂死也

備禦之患

大抵制敵之患實在乎志其我之所可恃而敵其彼
之所可忌者而已

慮不可信

鳴鶴不鳴要非神也豺狼不茹要非仁也見其不鳴
謂之孔焉見其不噬謂之大焉譬喻好吁亦過矣

中國之夷狄深可畏

地夷而人華者公劉之治也而華召華不旋踵而
有文武之興王地華而人夷者晉帝之幼后也夷
召夷不旋踵而有取律之俘虜物三相召未嘗不以
其類也蓋善惡無定位華夷無定名一渝禮義應時
夷狄披其氣習重染各分倒置豈待遷其服乎
其居休僊其語後謂之戎哉故十九年北海之濱未
嘗改蘇武之漢若承乾未離唐宮而已突厥矣天下
之可畏者莫大於心之夷狄而要荒之夷狄次之
和不可恃

秦之欲無原其難何如邪
口血未乾秦兵又至於郢之外矣六國之地有限暴
無寧和匈奴之親而山渭橋之師而無寧假突厥之
援

他人視爲虎狼我視之如蟻蟻他人視爲鷹隼我視
之如魚魚彼方臨池釣魚掠牛馬踐蹂塞外而吾已破
之矣上如彼方逞結傲津暴虐嘯聚河內而吾已獲
之於中意妙

手實長中國有人

浚之守蜀倫傑既固屢至輒助大酋粘罕病篤召諸
將謂曰吾自入中國未有敢嬰吾鋒者獨張樞密與
我敵我在猶不敢取蜀尔宜息此意姑務自保而已
元和尚而怒曰是謂我不能耶粘罕既死元木來寇
浚令吳玠吳玠大破之俘獲萬計元木僅以身免免
削髮歸而遁自虜入中原其敗衄未嘗有此也我是
以有和尚原之捷虜自是不敢窺蜀矣

屯田一事當付有司

天下之事不可名之以無故之大也名之以無故之
大則將待之以甚難之卒而今之所允爲三者屯田之
議是也夫屯田者一有司之事矣向至於順天子之
意而累商賈之請明哉愚嘗觀禹之治水非躬於
跡而累商賈之請明哉愚嘗觀禹之治水非躬於

子曰出師之有司曾子曰魯直之事則有司
存是故先零之田充國不以累宣帝許下之田東
不以累曹公二事功而漢宣曹公亦未嘗不取二臣
屯田之事而代之憂今獨待區區之屯田以甚難之
事則天下之事又有難者將何以待之此非名之以
假故之大之過歟

兵農本一致

古者兵農一人漢之良家子唐之府兵猶有先王之
典制出自張說之募劉守光之刺而兵農始爲二人
矣故自唐以前鄉井無不能戰之農而營壘無不能
耕之兵非農之可強以戰而兵之可教以耕也故固
世於農而習於戰也以其習爲兵而強鄉井故其戰
不憚以其世爲農者而居營壘故其耕不憚其好今則
不然兵人者寒衣後食捕擄而使酒飲坐店肆視農
兵以奴隸尚肯爲農民之事哉今欲屯田而備執其
色者其人是駕虎豹以耕耨而鞭之使鋤田也
通前兵將門用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八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九

兵將門

兵將 征伐

兵法貴善用

古之用兵者初無不同之法乃有不同之用子儀以寬光弼以嚴王以穀謝元以寡孫臏以多而虞翻則增龜李廣無部伍而程不識則正部伍韓信背水而陣雖非前立水澤而亦以取勝鄧文繩兵而下雖曰犯危虞險卒以成功用事整善用之者以法而不以法故默有合於法不善用之者以法而必以法故適以害於法

兵戒妄動

師也者授民以器之凶而納民於事之危俞不以王帛相見而以具戎不以禮樂加遺而以一矢師其可妄動乎

善師者以退為進

善師者不必戰以守為戰亦戰也善戰者不必進以退為進亦進也奇勝禹之班師晉文之退舍必於進也手置話好使高帝不至白登太宗不渡鴨綠悔於何有

師令當出於一

今出於一其師堅令出於二其師敗六三以柔懦之

濟而居九二賢將之上才陽而士不服今藝而下不承則是象為將不惟令出於二而已主之者若斯師為何往而不敗尚何功之有諸自在河曲之師趙盾為將而令出於趙穿鄭之師荀林父為將而令出於先穀皆六三之遺戶者也蓋勿

師以嚴正而興

八百諸侯三千臣心皆欲伐紂則伐紂非武王諸侯王皆欲擊楚之殺義帝者則擊楚非高帝發越佳武正高帝特因衆心之正而用之以正彼之不正而已矣

師出以律

徒法不可以興師徒善不可以出師出師以律而興師不以正徒法也興師以正而出師不以律徒善也正至焉律次焉師出不以律雖臧亦凶况不臧乎楚之亂次晉之爭舟齊之輟亂吳之爭舍皆失律之師也

興師有道用將有法

莊童子秦肉之解則征萬之師不興非時日曷喪之卒則升而之師不舉興師不以道可乎得用淮陰為大將而三秦定用魚朝恩為監軍而九節度之師潰用將不得其法可乎

帥師必用賢將

若黃髮之尚父元老之方叔足以當易之丈人矣廉頗趙充國李靖抑其次也王霸馬援王元諷則年焉

而已矣

又

過勇則輕李陵是也過智則奸侯君集是也過威則
難張飛是也過強則驕李元霸是也過專則僭王莽
而順皇甫郭子儀是也稟君命而不專慰民心而不
恤為將如是非將才將也賢將也功高心弥下身
弥退爵弥進宜其王三錫命而未已也故

兵成依速

未濟之九四聖人喜其伐鬼方之賞既濟之九三聖
人憂其伐鬼方之愆何也既濟之世利用靖未濟之
世利用動然未濟之九四亦必曰三年省戒其欲速
謹之至也雖許其動可輕動乎焉援請行征至於建
武之隆李靖請行伐狄於正觀之盛既濟之九三必
之宣王興義撥亂之世而吉甫伐獫狁召虎伐淮夷
方叔伐玁狁未濟之九四必之

又

武帝承文景之盛而伐匈奴太宗當正觀之隆而征
高麗此皆既濟之九三之戒善處既濟者其惟光武
却臧宮馬武之諸乎

周成王之伐鄭魯昭公之伐季氏東晉之北伐石晉
之執契丹皆不謹其動故始乎驟而卒乎悔也
舜禹以益之一言而班征苗之師受止而能已之也

而已矣

而不得已而用

不戰而得已耳舜征苗不得已也武帝之伐匈奴
如不得已乎意出不思師一出而吾民之命殘失求
以殘匈奴適以殘吾民武帝其忍於為是舉邪

不單為勝

赤壁之役吳勝也不報赤壁之役魏勝也議論高
隱武息兵

變刀為犢交鈞為牛變戈戟為鋤耰變營壘為畝畝
六韜之書束之高閣使天下不復知有兵之名然後
為至治之極

兵尚正大

行機毒於歡笑之間達七書於從容之際非所謂公
殺若陳平之擒韓信傳介子之斬樓蘭雖為得計要
非伐罪之道

民以身報國

匈奴如父兄之讎鉅首膺血刃而不顧誓死於沙漠
之外雖身膏草野而不歸東山之征何其甘零雨之
濛也校社之往何其志飛雪之勞也發出愛其情好

治兵

今也不冗則驕不驕則脆不脆則弛且潰為寇則可
而禦寇則不可也縱敵則能而死敵則未能也犯上
則敢而衛上則不敢也謹情弊

兵勢

則敢而衛上則不敢也謹情弊

吹噓而指變也。而風雨隨迅雷掩耳不足以喻其速也。投機轉圜不足以喻其順也。

兵法貴善用

用兵者之於兵要如書生之於書造乎心傳自得之妙脫却古人糟粕之議則其說兵法真筌蹄之具不杜牧之注孫子有言曰珠之走盤橫斜曲直不可預知者珠之不出於盤吾於此得之。用事得。

儒將

儒將而論亦不若旁觀者之長其智執引而教射不若側視者之得其妙譬喻佳蓋遇事者未必知事而知事者每出於不事是將兵者未必知兵而知兵者每出於不兵。

唐德宗時渾瑊與吐蕃會平涼帝謂大臣以和戎之策馬燧請盟而渾瑊以為不可帝曰渾瑊生未達邊事自今觀之敢以德宗為不知儒者及夜半吐蕃切盟而明日慰之曰柳儒士乃知軍戎萬里情始不信之而終乃慰之果可以為善知儒乎。

將之名顯者不可用

李廣之在漢驍雄杰出其君知之天下知之匈奴亦知之廣之心翹然以無人視天下自以為漢將非我則不可也善形狀然衛青霍去病崛起於戚里之中與單于角勝深入大幕直搗龍庭而廣乃以失期無功死開元之後王忠嗣哥舒翰威名邊功天下皆知天下之人以為一日不可無忠嗣與翰也及幽陸盜

起當堂失指忠嗣則存而使翰則又敗復兩京平安史者乃一未有功之子儀與忠嗣部曲中之一光弼也當漢唐盛時李廣忠嗣與翰有大功名之日天下宜知有儒將李郭哉。

將之良者可持

得一后變則天下無難正之五音得一伯樂則天下無難馭之六馬得一良將則天下無難制之夷狄蓋自古夷狄不能不為中國患而卒不能為中國患者情吾有所恃而已有猛虎則狐狸不敢登陸川有蛟龍則鯢鱓不敢夜舞何則有所恃也。室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百步之內必有芳草孰謂室五天朝而無一可恃之良將乎。

兵法貴知變

祖斷按者不足與言律習模榻者不足與言益嘉斷襲者不足與論文不知變者以之善非秋者不也。精鼓琴者不視譜工求馬者不按圖知變者以之為乎天下之事孰有大於用兵者其可不知變而必泥於法乎。

兵有當用當戰

兵有所當用雖聖人不能以遽戰兵有所當戰雖聖人不可以必用神農九聖之伐大禹三苗之誅黃帝之七十戰成湯之十一征豈聖人躬兵於鋒鏑哉。蓋以兵所當用而不可不用也班師振旅歸馬放牛包虎皮而倒載干戈求懿德而載橐弓矢豈聖人倫。

玩於安逸哉反下語好亦以兵所當戰而不可不戰也唐太宗以英武定天下其功非不高也奈何好兵之心老而不衰乃至憤然自將以討高麗雖房元齡諸良力諫不聽卒之攻敵不下而帝亦不患負輜馬之勞則用兵於所當戰太宗不容無失矣元和之初唐之威令委靡不振河朔諸鎮其謂朝廷不能師也詩好擯置吏私賊入偃然政豈不以朝廷為畏其勢不可不伐奈何憲宗雖能伐之而無必伐之意方其討王承宗也既求克復則兵不可罷乃聽其說停止綽從史凱旋而歸遂使承宗教然無所顧憚則戢兵於所當用憲宗不容元失矣知憲宗赦承宗之失則知文帝因匈奴出塞而還師者為養寇知太宗征高麗之失則知武帝衛霍之將而窮誅討者為黷武矣

刑威門

刑威 獄訟

罪元惡則眾惡知所懲四裔一役而天下咸服管蔡一罪而庶頑咸化兩難一誅而魯國以治是何天下之易服也蓋懲其已犯者之惡正以折其未犯者之萌也知其罪一惡人則知一人之罪非獨使一人畏之將使千萬人畏之也故夫善用刑者初未嘗骨三然吹毛以束虜亦惟擇天下為惡之顯且大者而誅之耳故曰罰一以懲眾

明斷貴兩倫

有電之明乃可折獄有雷之斷乃可致刑斷至而明不至則獄辭不能折而服明至而斷不至則刑威不能致而果故必雷電皆至而後可不然聖人作易既以明罰勅法象雷電之噬嗑復以折獄致刑而象雷電皆至之豐果何意欤議論是

輕刑

三章寬高祖之仁肆赦緩穆王之法

刑措

垂綏以耻惰游之民何必鞭朴之辱縶冠以刑不齒之士何必鉗鎖之誅益衣冠而民不犯虛囹圄而不式可也

聽訟以中正則吉

九五中正之君聽天下之訟而不過則上無怨魚
之祭正而無私則下無梗陽之賂直者伸枉者
何訟之有此虞秀之戶一入周境觀周之俗則自
而解何待質之西伯而後平其訟而息其忿矣

經云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止訟必在初

止訟在初聽訟亦在初故仲尼聽文子之訟不咎其
訟者而咎止訟之不行此民之訟也又有大者焉其
陵南北部之禍始於其非此士之訟也又有
大者焉李朋黨之禍始於其進之相傾此臣之訟
也又有大者焉越世讎之禍始於一矢之加遺此
國之訟也又有大者焉漢武幼奴之禍始於平城之
宿憤此天下之訟也不謀其始訟之禍何如哉曷謂
始曰心故君子必自訟自訟者訟心也訟心者祥訟
人者殃

經云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聖人戒訟

物有欲之而止二之而作者民之遜去爭是也訟者
爭之尤也故聖人止之不一而足誠心而無詐者必
不訟室隙而無仇者必不訟場所而懼利者必不訟
中和而不根懷者必不訟如是則吉也非訟之吉也
無訟之吉也別出意外不然訟至於然極而不反其
凶必矣利見大人見九五以決訟也不利涉大川犯

大難而興訟也意之吉者曰必者一利不利者亦各
一曰吉曰利非動訟也皆止訟也正
經云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
川

權勢法制

法成自壞

法不難於立而難於守立法而能守法雖非良法三無不行立法而不能守雖有良法三無不壞末必下之人敢壞也或者上之人自立其法又自壞其法也

法貴當用

有法而不用不如無法何則無法則民未測其罪之所當有法而不用則民知其法之不足忌有法而民不忌故布之號令不曰號令而曰空言垂之簡書不曰簡書而曰文具法至於空言文具是無法勝於有法也古之法始乎必用而終無所用今之法始乎不用而終乎不勝用是

法從人則弊

為國者以法從人不若以人從法以人從法則公道行而私慾止以法從人則公道止而私慾行私慾行士夫爭奪之門所以四關而不可禁胥吏受賄之淵所以百孔而不可窒也語意殊

法必用於民未犯之先

古之立法不惟懲天下之已犯亦以折天下之未犯蓋已犯之必懲未犯之所以必折也是故懲之者法義折之者法之仁發出本意好義行故仁不窮仁行故義不數仁義相有而不相無此法之制也後之

法非無仁義也利未見而害先為者又數而仁窮而已義不可數二則民怨仁不可窮三則民狎二則犯者然犯者則刑者數然則刑至於數者不生於刑之數而生於刑之窮民至於怨者不生於怨其刑而生於狎其法文思索然今夫民之情固喜暖而惡寒欲涼而畏熱也然冬不寒夏不熱則民病而死矣當人知夫法之仁也不知夫狎而死也是故愛極者惡之所從銷實甚昔者猛之所自起見則古之聖人其法初不及後世之脩也惟不使仁之窮而民之狎也是以法立而刑不試後之法蓋詳且密矣然文詳而舉之者略網密而漏之也疎天下之民窺其略也則知其密必至於甚漏知其不舉則犯之也易知其甚漏則犯之也頻刑安得不數而民安得不怨哉

大柄不可失

聖人之伸於天下也有神而其屈天下也以威語有法度威藏於神故其威不測神行於威故其神不狎蓋天子以一身立天下之上其力為至孤立而不失其立則治而興否則亂而亡其勢為至危然至孤之力天下附焉以至危之勢而天下憚焉附焉則不離憚焉則不抗拍拍好不離故孤者強不抗則危者安孤轉為強而危轉為安則神與威在焉故也夫苟神去則天下離之矣威脫則天下抗之矣天下離與抗而後孤危之形始見然則聖人之神與威獨可頃刻脫而去之而不執而留之哉然則其孰為神孰為威

聞之曰表無當於裏而裏非表則不存右無當於左而左非右則不全物固有聯而合殊而同二而一者是故龍非龍也而龍之神在於淵山非虎也而虎之神與威不在龍虎而在童子之及鍾矣故龍不可離於淵虎不可離於山而人主不可離於柄至此方說出柄字可見有合者柄也者人主之山淵也於此段文勢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

執柄以明

古之明君居明以晦以俟其所嘗出晦以明以破其所欺字面好彼御吾之晦而嘗者至矣嘗則繼之以欺然後吾之明一發焉則豁然出於其所嘗之外而卓然不墮於其所欺之中天下安得而不服則其柄宜誦歸故曰執柄以明齊威王有焉

威不可襲

晉明帝戮王郭之屍唐代宗切輔國之首足為天子之威也乎

李輔國者其初一家奴而其晚號尚父貴盈罪大而代宗不敢顯戮之至遺盜以竊其首焉文勢自在然陰竊殺之而不明正刑刑亦可羞矣轉正意好

互見刑威門通用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九

後集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十

後集

賞罰

恩威相濟

天不能為無春之秋聖人不能行無賞之罰蓋生而後殺則殺者不怨刑而不賞則生者不勸

刑賞不可同日施

春秋秋霜同夕而降上天不能以宰萬物賞慶刑威同日而施聖人不能以馭群臣昔堯之斥共工不以其方命之罪為可恕而復行憐功之賞舜之殛鯀不以其汨陳之罪為可略而復旌其治水之功何也當罰固不可同日而施也

以威濟恩則其仁可繼

天地之仁萬物也春而萬物欣欣焉夏而萬物油油焉夫欣欣油油物之至願也天地既仁萬物矣何不曰旦而春旦而夏也摧之以風雨毒之以冰雪使欣欣者悲油油者率夫豈知冬閉之不固則春生之不茂使天地與物曰以春夏則無來歲可也有來歲何以繼其仁而無止天地不能不窮嘗謂聖人而能之哉文勢極委曲轉語多可熟玩

無德則刑賞難以服人

喻秦人之賞及於徙木人以為義而不以為德武氏

之刑密知羅織人以為暴而不以為畏何也其德不
足以服人雖徒執德之權以御人而人亦不之畏
耳故子產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書曰德威而畏
用事的蓋無德而寬雖寬而人不畏其寬非德而威
雖威而人不畏其威苟有其德素以服夫人故賞
人而人德之有如春風之救拂非獨一人之愛也將
使天下之為善者曰是惟不知知則反我矣形容解
好刑一人而人畏之有如雷霆之所震擊非獨一人
畏之也將使天下之為惡者曰是惟不知知則反我
矣好

賞慶刑威曰君

天下所以畏服於君者不在於舉相去凶之日而在
於雷澤陶河漢之時想夫十族之幸必相與而言
曰舜聖人也今乃用我我何以前且其刑我好四罪
之故必相與而言曰舜聖人也今乃用我我何所逃
於天地間哉蓋有由而為是之時內而百揆四岳外
而州牧侯伯亦莫不謂之必加也推廣得賢出好滑
夏之夷逆命之苗亦畏其刑之必至也孟子斷之以
一言曰君哉舜也收拾得好

賞罰至公

聖人之在天下無私賞罰焉若陽春之自和故蒙
澤者不謝雲雨若秋霜之自肅故彫落者不怨

至公可以服人

古之君有百官而天下不服有一發而天下大服公

與之異也然則曷為公。罰天下之所同賞不當
天下之所同罰。則語故必合天下之明而為一人
之明則其明出於公於是擇天下之善惡大且顯者
而賞誅之則明一用而天下不以為繁故曰用明以
公天則為舜之宰相去凶小則為齊威王之賞阿封
即星用事精切

號令

出令必信

政以令而行所以令而不行則得者令焉而政不行非天下真敢慢天子之令以違天子之政也是或者天子有令而自慢之之意思好今觀成王以剪桐興幽王以斧峰亡夫剪桐戲也斧峰亦戲也胡為而有興亡之異焉難好天下之信與不信且不以幼而恕不以盛而証發意明則天子豈有一言之欺天下而天下豈敢忽天子之一言哉成湯不敢食言而宣王無易命矣

解大難必有大號

除大災病者非一汗則疾不解抑大險難者非大號則難不散商民所大病者其政貪最財發粟之令一出而四海服秦民所大病者其政酷約法三章之令一下而萬民悅大者幸矣何必多乎哉言好

令出不宜反

然除病有二疾而不汗者死汗而復反者亦死散難有二無大號者民弗從有雖而復反者民亦弗從生有善令之以薄斂而行之以重賦是反也令之以輕而行之以勞役是反也令之以省刑而行之以峻刑是反也令出而民從之令反而民去之天下之難何時而散乎故又曰漢王居無咎居之為言執之以

金石之堅行之以四時之信固守而不迂之謂也

經云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無咎象曰王居無咎正位也

有初必有終

盤庚述都先之以上篇之書後之以中篇下篇之書成王化商先之以召誥洛誥後之以多士多方皆先庚後庚之義也

互見權勢法制門通用

合仕官門

任官 爵命

冗官當去

任官者寧以事勝人無以人勝事寧以思弃人無以人弃思先王之時一事一官也不惟一事一官也蓋有數事而任一官也以一官而任數事是謂事勝人思勝人故冗官者自無餘暇而身無餘力心無餘思無於思則明餘力則精無餘暇則不辦精明而不辦牽字得休則一人無餘也而右百事有餘矣到冗數事乎有今則不然一官而數人居之一事而數人治之數人而居一官則不競其公而競其私數人而治一事則任其功而不任其責此以人勝事也病也先王之時官者不於材末論之先而視者必於位既定之後以材認官則非材不官矣以位認官則祿不及於無位矣是非材不官則天下顧官者不僥於官而趨於材祿不及於無位則天下干祿者不冒得祿而求有所立以得位是之謂寧以思弃人十加增官三有餘而位不足於是有無位而制祿夫有是人有是官有是位而祿之蓋曰子大夫之勤也不可以不食也今也臨無民也治無事也而創為空虛之名以為之位而賦之祿不曰祿之弃邪如此以人弃恩之病也昔者堯舜在上禹皋夔龍在下何其事之

多而人之寡也一日萬幾事不多邪而皋陶十人也明刑則斯人焉制蠻夷則斯人焉治寇賊則斯人焉刑也教也蠻夷也寇賊也是得為細事和幸數大事而一士師之官兼之而數事如一事也大事如細事也則天下之官有下於士師而天下之事有小於此數者其有以人勝事者乎三代之士蓋有貧而祿仕者矣疾而食於上者矣抱關擊柝也乘田委吏也此貪而祿仕者也然士則祿仕也而非抱關擊柝非乘田委吏則祿亦有及之乎設問好無也則必有賤而功也聲者食於樂者食於門此賤而食於上者也然人別食也而非能樂非能門則祿亦有及之乎無也則必有事而且勞也有此應則當時之祿其有以人弃者乎此段文勢多有委曲如珠走盤中活潑潑地

官冗之弊

郡有常賦三有常入一吏運牙籌足矣不可以無官長也臨之一轉運足矣今則有使有副而又有判焉小郡兵馬之官至於五六人而同一職小邑征稅之官至於二三人而共一事以人勝事莫甚於此老氏之官嶽靈之祠率建官以領焉自宰執侍從之序者歸者老者與夫建官之一命而上而貧者賁者客者高之為置使為提領卑之為主官為監此何哉哉此何所事哉國之安危民之休戚政之利害不知也而一日不廩之則怨問之則曰我奉祠也的是如此如

是者千百焉國得而不貧民得而不病也以人奔思
莫甚於此楚人有拙於耕者患於踐其所種而莫之
生也則以數人肩其輿而已坐於上以繩焉自以爲
策之得矣孰而鄰里之種生而己之種不生矣楚人
者非不失其術也而必非其愛也齊得意者以己之
不爲爲不踐而志一數人之踐爲踐之大也發越佳
設官以爲民也然一官一人之不治而以數人治一
官得無踐吾民者多邪人有賤辱辱不得食則食
人與食於人者受其笑制祿以食功也以士大夫
之無任而創爲奉祠空虛之位以祿之得無毀辱
壞者類邪此必長於譬喻者

去冗官在損任子

進士之脩身積學有老死而不得一第爲之曰執如
此而取之不勝其寡任子者至未勝衣而命焉得之
之易如此而取之不勝其多則官冗之源其相進士
邪抑在任子邪

太子門

太子宗族

漢高帝本無廢太子意

高帝欲廢太子此語有廢之之意特掣肘於柔物而
姑如是許之耳豈實然哉如何以驗之夫留侯帝所
以要信也帝有所爲子房必預謀三則無不從有失
子房必預諫三則無不聽此帝於子房待之誠過厚
矣今帝欲廢太子此社稷存亡之根前而子房坐觀
如此然爲而不諫反謂未可以口舌爭是何期帝之
淺而誣帝之厚也豈當觀其四皓上壽之際帝歡
然定儲嗣於杯酒間而略無所難且召戚姬而指視
之曰我欲易彼四人者輔之此祖公寵祖之知也得
使帝果有廢意以子房猶不敢言則是四皓叟果何
能爲哉是適足以觸其所甚怒化其所果諱不過亦
高帝之劍耳豈遽能扼其事哉蓋帝以幸於私昵
之故業已許之而念無以却之也故子房共爲此謀
召四老人者以掩其耳而奪其所求耳議論發出高
帝心術此其評蓋出於帝而當時史官皆不知此吾
所以切見帝初無廢立意也雖然牽於衽席之愛而
虛起廢立之議以深呂氏之怨而駕禍於其愛子亦
豈慮遠者之所爲哉未責高帝亦正

太子不可與國事

昔趙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旁觀之魏太武命其

太子是監國而自將于外既而間隙一開父子皆及於禍而二國遂大亂故夫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也非令典也或曰正觀嘗行之矣臣以為非令典也蓋國不過旬日而太子承乾卒以罪廢非承乾之罪也太宗簡之也豈有臣子而可使攝行天子之事乎豈得哉

皇朝先正議建儲

紹興間張浚初拜右相未幾他議首上封章請建儲嗣之謝之曰繼以而陳而先皇喜納雖先皇選建之公宗社靈長之福上天眷雇之命曆數有歸在於陛下發此議者紹興五年八月十五日也又

嘗觀國史最愛范忠文憂國寸丹凜然與水霜爭索是時仁皇春秋四十有四而忠文之章九十九上鬚髮至於一白讀公之疏認公之心誠以社稷重寄也繼嗣大本也栽培植立貴乎早而不貴乎老早而為之則晉之申生矣早而為之則晉陽之龍鳳也老而為之秦之扶蘇矣

大臣羽翼太子

明皇三子之廢係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係於九齡之末去故相賢則父子得於相保相佞則天性絕滅反為仇讎可不謹哉

以至順行過剛

革弊者非剛則革不力過剛則剛必亟九三變巽之

極以極順行過剛故過而不適小有悔過剛也無大咎順也子房之安太子仁傑之存唐嗣其義之九三乎

張良召四皓本非所以定太子而太子由此而定陳平勸王諸呂本非所以安漢而漢自此安仁傑立廬陵王本非所以興唐而唐由此興

乾九四之義

歸於躍則為漢之惠無僅危得之躍於躍則為商臣為元凶其咎大矣或曰晉之申生漢之榮強非以躍而不可如曰易之戒義也三子之遭命也命不可逃而義不可越使三子越義以逃命三子可逃乎命不可逃則孰若守義以聽命三子守義以聽命雖曰有咎吾必謂之無咎矣至泰伯仲雍伯夷叔齊則躍與否無咎與否皆所不能問也所謂賢者過之者歟

皇朝公族多賢

國朝皇族之英自按於緝儒余猶之林而筆者孝之儒之圖者豈少也而六世業儒三世中者亦往往如麟之角兼此而趾美者其惟少師惠國良公之一門

李唐宗子人才之盛

蓋聖即景公所書之傳而觀之如李勉之魏亮剛介李石之當軸不撓此其忠義之過人也如李賀之七歲能詩章李白之十歲通詩書此其秀穎之過人也元亮之陳疏而多所裨正李漢之言切而多所救補

道堅之清白舊景俊之極則篤義此其節廉之過
 人也都督河南而政不苛細有如通之檢校雍州而
 發掘姦伏有如崇義更都督而所在林治有如李奕
 治江州而美政見焉有如李重其能於官者若此則
 門修蓋有如元加振恤甥婿有如李巖有父喪而親
 友不得識者有如適彥居母喪而家人不見言笑者
 有如伯高其孝於家者若此以至李憐之按地示
 孝恭之令揚南海李阜之車騎造臺崇道之百騎入
 賊與夫優平查落如夷簡憐勞諸軍如李誦飛矢著
 身而益勵流血汚袂而不告勅晉於突厥顏利而不
 屈如李淡李漸之德也又以身當國帛忠尽瘁者又
 如此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十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十一

民俗門

民俗

安民 養民

民生相安

春風雨則得安於田畝之田則民之腹可穀矣春日
 過二節通於墻下之桑則民之身可縹矣黃犢焉而
 不雞豚焉而社雨句閑雅而華麗

聖人爲民之慮周

自斯人之肉而未知魚細也聖人於是乎作罔罟自
 斯人之肉食而未知粒食也聖人於是乎作耒耜
 斯人之食貨或有餘不足之偏置也聖人於是乎作
 市易自斯人之寒而衣皮未知織絨之製也聖人於
 是乎作衣裳自斯人之出入厄於川隔而道漸也聖
 人於是乎作舟楫自斯人之疲於負簕而斷於遠塗
 也聖人於是乎作輪轡自斯人之虛於寇攘而懈於
 守禦也聖人於是乎作門柝自斯人之知有耕釋而
 未知春榆也聖人於是乎作杵臼自斯人之無爪牙
 以自衛而憂於搏噬也聖人於是乎作弧矢自斯人
 之穴處而病於溫蟄也聖人於是乎作宮室自斯人
 之死而戚於瘞埋之掩也聖人於是乎作棺槨自斯
 人之窮於結繩而相欺無藉也聖人於是乎作書契
 然非聖人之私智也此一轉好取諸十三卦而後成

亦非一聖人之能為也。歷年五聖人而後備蓋斯人生主之道若此其難而聖人所以生主斯人者若此其勞也。故韓愈曰：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用得如又曰：今吾與安告，噉食優游以生死與命，默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如本之論。

後世聖民

丘甲於魯，民秋荼矣。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作春秋至此而絕筆。民而謂橋之水淒然其然色矣，以役罷民而長城之雲黯然其然氣矣。
民待君而安

斯民也，斯念也。寒者侍君裘之而暖，飢者侍君食之而飽，無至無家者待君棟宇之而安。

漢高唐太皇民

秦漢方興，四海歸附。高祖以寬恕結之，故漢之民休之以清氣而有安意之期。隋煬帝張九州為燼，太宗以仁厚挽之，故唐之民疏之以冷風而有清冷之喜。

高祖息兵以安民

人皆曰：平城之圍，高祖之禍也。愚則曰：平城之圍，天下之福也。匈奴之強，如項籍平城之難，孰如成皇然如可取而不取，平城可報而不報，帝豈佚於此哉？漢得是天下，未定惟恐天下之不為漢，天下既定惟恐天下之復為秦，隱忍於七日之圍，所以固四百

年之人心也

郡守不能體君愛民之念

陛下身居乎九重而心周乎此屋，備神於嘆嘆而見民情於耕桑，龍馭之聞，頃嘗抑手賦以與民古者觀難之時，所不能為也。近嘗出官帑以賑飢，古者匱乏之時，所不能為也。有愛民之君如此，為監司守令者其自之顧乃不然，或郡境災旱而不受民之訴，或縣無上供而預備民間來年之租，甚者攘肌而及膏，剥民以進身，兩稅自有省限也，或无限而責其至足，常賦自有定數也，或厚斂而敵其美，餘甚不稱。陛下憂恤則曰：之意也，澤不一流，感召旱苗，仁湖之上，早過數州，天意若曰：遠民有不披陛下之澤者，也。真所謂書疏有舌。

人感郡守之恩

蓋晒之檄而哺膏而快彈，所冀者至是月，且謂相與語曰：我自有臺，老使君，玆之我有假髮，使君殺之，旌使君吾尸祝之好。

互見前第八卷太平門

脩省門

脩省 ① 恐懼

恐懼當繼以脩省

震有雷也。一雷已威矣。况而重乎。天之雷以驚夫不敬者。也不敬者猶驚。而况敬者乎。君子敬者也。一雷已驚矣。而况雷乎。韓得意出。然君子非徒警也。有功。用焉。夫聞雷而恐懼者。警也。警而已矣。過則舍之。徒警也。君子則不然。恐懼以先之。脩省以繼之。脩省者。恐懼之功。用也。是議論脩其自身。其過則恐無恐懼。無懼矣。節二解

敬則無懼

震所以耳者何也。動而懼則耳也。懼則惶。惶則失。失之謂也。懼而敬也。惟懼故敬。惟敬故無懼。無懼者非不懼也。懼始乎來。終乎散也。當天下之大事。震動而來也。吾親之。然必為之恐懼。而慮慮焉。必求其所以應之。使大事為無事焉。文勢婉而意自遒。斯可以轉禍為福。移懼為喜。而笑言啞二矣。故震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七也。於主祭之手。姜里能難文王。而不能傷文明於柔順之聖。蓋執也。以祭者一敬之外。無餘念。一也。之外。無餘知。發明得至誠意出。當是之時。白刃前臨。猛虎後迫。皆莫之竟。故震雷驚百里。亦莫之聞。敬有所甚。懼有所忘也。字面好。能如是。天下可懼之大事。孰能驚之者。其由而主宗廟社稷。優為之

高祖當項籍光武遇尋邑是已震為長子故言主祭劉備聞迅雷失匕驚龍也。舜之烈風雷雨弗迷震之主祭不廢也。敬故也。

謹其所動

處靜者如捧。微懼其動也。處動者如捧。靜其靜也。二警。前好。處動者猶慮其靜。處靜而願其動也。可乎。語有力。

自反之學

不忠不信。不習。當如魯子之所省者。三勿視。勿聽。勿言。動當如顏子之所克者。四二事。對恰好。季其庶矣乎。

克己貴乎剛

不有雷在天上。上之巨力。不能。有非。孔勿履之。至行。蓋以雷震之感。震其私。以天討之師。討乎已。假合得是。此非。孔勿履之。季聖人必於雷在天上。大壯之象。而言之。此必真下克己工夫者。

謹言語節飲食

言出於口。鳴其身。亦冠其身。故欲謹其出。食入於口。肥其脾。亦醢其脾。故欲節其入。此君子之自養也。然謹言非。黑當其可。則諫不。羞括。葉節。食非。矯。剔。得意。出當其不可。則采。薇不。羞。材。肉。

酒不可過飲

未濟至六五已變為節。濟矣。至九則文武終於過樂之時也。上九於此。夫何為哉。燕兒。弟。燕。朋。友。燕。朋。

臣嘉賓惟孚誠以待下以與天下樂其樂而已既曰
有孚于飲酒無咎然治亂同門憂樂同根天之道也
轉語如故又戒之曰濡其首有孚生是又戒之曰飲
酒濡首亦不知節也其明皇末造之事那能長節有
上六之濡首者水也末濟上九之濡首者非水也酒
也將既濟而後得極切水之過人溺其身一身酒之
溺人溺其身以及其天下國家十析分曉故降水之
害小於儀狄之酒禹惡旨酒之功大於平降水筆力
不盡

顏子節性

君子雖有以節天下必始於節一家節一家必始於
節一身顏子之節非求之外也節性而也不迂怒喜
怒節矣不貳過人節矣一簞瓢奉養節矣不出戶
庭之間而制數度議德行不傷財不害民節之道具
矣

改過門

改過

李貴時省

述伯王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之非至其使人告中
尼亦以欲其過而未能伯王且然而兒不為伯王
者乎語有力故曾子一日三省其身伯王歲省曾子
日省者時省合前二事說有歸着其庶乎

過補之斯愛

吾身之過猶吾衣之破也衣有破補之則全身有過
補之則還衣皆補補衣之破而不知補身之過也譬
喻好

聖人許人改過

不開人以自新之塗是驅天下之人而胥為小人也
好難初欲從乘盤之亂既而乃歸范宣子召伯盈
初已從王子朝之僭既而乃從劉文公君子與之善
用事此聖人於卒之初六開夫人以自新之塗也

人主改過之善

秦穆公不用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然後疾能
諷之臣思黃髮之老漢高祖既困平城然後知齊魯
之忠文帝見表盜而泣淮陽景帝見鄧公而悔免錯
武帝既亂其海內然後下哀痛之詔唐太宗既困於
高麗然後思鄭公之語用事豈賸足見所李與夫慮
善以動有始有卒者固有聞矣善占地位然日月之

更人皆仰之改過不吝惟聖人能用經語好與人
諫飾非而終於不聞其過以失其社稷者其可同日
語哉折揚得卦

懲忿窒慾

懲忿之說君子得之以懲其忿則怨之止君子得之
以窒其慾人之三性如山之靜如澤之清其忿欲或
開其慾之端或誘之端其性哉淵其靜之端逆
所謂損其不善以益其善也

損已以從人

夫庚公謂去過必師好六四之有疾不醫之以初九
之師何能損乎然改過去疾而不速猶在否與憚之
感也是速改則可喜而無咎矣然則六四何為而有
疾也六四以陰柔之質居下卦之上宅近君之位當
貴於和而動動於中此其膏肓也不有初九剛方
之師其孰從而切砥而益之哉子產容國人之議
已以自藥而不毀鄉校可謂能損其疾而懲忿窒慾
子聽聞及女寬之諷諫以自警而仲梗陽人可謂能
損其疾而室欲二善極切然疾亦可喜者亦之為言
次之師也無疾上也有疾而損之次矣此段形容得
疾意也

(經云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無咎象曰損其疾亦
可喜也損

復亨以剛反

陽歸為主陰去為客卦上安得而不早故復之身以
剛之反何則一陽動而進坤群陰順而退故也由
復而臨而泰三陽朋來則復不孤何患有害哉

頤子不遠復

初九動而即復不遠復也動主於心復亦生於心
復心一生動心自復矣君子以此修其身吉之大
地何悔之有故仲尼以頤子當之謂其有不善未嘗
不知二之未嘗復行幾者動之微知者復之微大哉
知乎故大孝在致知亦不若人心之知至即天地之
陽生陽一生天地復知一至君子復好

過以人復

初九不遠復二未形之過也六二休復二已形之過
也何則初而即復一過亦無何形之有二而後復已
一過矣動而一過二而後求休息非過而何是議
論雖然不有初九克己之仁則六二無輔仁之友不
有六二降心於仁人則六二無下仁之益故微曾子
子夏不聞喪明之罪微子游曾子不察喪喪之過故
初九已復六二人復

頤復之厲

初九無一過六二二過六三三過是屢過屢復也故
為頤復厲二危也非頤復之危也頤過之危也易得
意出好危而無咎者復於義則無咎也聖人危其頤
過故曰頤以警之開其頤復故曰無咎以勸之

敦復無悔

六五以柔居君位下而一陽疏遠不能援進而明堂
 強盛不能散則亦何能無悔而已其中材之主功則
 棄王沈沈帝其也我王封而復者也元帝攝而復者
 也

人品藻人物

品藻人物

知人
 形貌

言動可以觀人

故莫效之率而高而謂伯其知其心不固趙孟之語
 倫而後收則其不能久鄭公之視流而行速單于之
 視治而後徐則天奪其魄矣士正伯知其將亡收向
 謂其心喪不亦宜乎判事得

又

以至越椒步而若教不祀伯右生而羊舌氏不存者
 得非龜目封吉之子人乎士子賦詩而聲詩各殊二
 君執王而喪王各異者得非由中及外而可判乎

知人說

麟也而人以為瑞也擇入室則人以為瑞也而人以為
 人以為吉群鳴鳴庭則人以為凶矣夫蹄而而走鳴
 焉而鳴疑若無與於人而扶梓肯以人亦能下之者
 蓋在物無至難知之理而在人亦無不難知之理也
 彼有聽焉原荆南斯尚之互言而耳不能聽也彼
 其裝延齡之進進而目不能見白下中其也其同
 人孰吾是以勤

是非必辨

昔者楚有直躬其父竊羊而告之吏令尹曰殺之謂
 其直於君曲於父也魯人從君勸三黜三北問其故
 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故君子以為孝而卒

之議論正大

不以小疵責人
終身為仁而偶忘一節不可謂之慢好終身為仁而
偶踐一穢不可謂之虐是

不求備於人

蓋味不全而人不全美繩人以焚稟浚井千古無孝
子繩人以洗耳而微千古無廉夫繩人以剖心而
千古無忠臣論高手權衡口繩墨以錐鐵天下至
見人入骨唾去之果核也奇語

不可以小病嘗大節

昔者子路冠鵠佩豚以為飾亦鄙矣而不足以掩其
勇於進道之賢揚雄少而好賦亦蠢於文矣至於法
言太元之書嚴而深峻而古與造物者爭妙也可少
嘗哉用事造語俱工蓋人莫不有所病於其來者與
寢食忘病於酒者與晝夜忘苟其於君臣父子之大
分忠孝岳愛之大端無病也則病於奕也酒也又何
傷焉大節之全豈以小過而缺之也哉

毀譽各出於公

禹湯未嘗詆堯舜之短而孔子孟子必極口以貶紂
跖之不善天下後世不以禹湯為苟同而以孔孟為
好訐誠以異同之至公而是非亦不容私也立辭正

跋張忠獻公荅劉和州三帖

紫岩先生之用心有一念不在憂社稷軍民與愛惜
人材者乎孝者觀其與劉和州三帖先生之孝亦可

以當一句知江海矣和州之才附託此紙不既焜煌
矣夫文勢雄甚

才品清高

削如冰落如風掃片瞬致清曉如雲山映雪身
金馬玉堂之近而有雲崎春臨之想聯在賦納論
之地而有灞橋吟哦之色形容佳

又

與之語如江吐月如山出泉如珠走盤也
絕俗之標如光風霽月瑞世之望如景星鳳雲

蘭薰蕙鬱玉粹金昭可愛可親可師可敬

新乎若玉井之蓮葉月露之下也沛乎若雲山之
馬鬣灑而東也琅乎若岐山之鳳鳴梧竹之風也相

好

清曉簡遠望之皎然如雪山倚空落月滿屋句洒越
然如瑤田之綺阿閣之鸞鳳也蕭然如御風騎鶴
流蕩而過清溪也狀得清雅氣象極出

遠而望之儼乎如王公大人并冕端委秉珪佩玉坐
于席宴之上使人一見而敬心生焉好迫而視之潛

乎若若幽幽人被薜荔帶芙蓉濯濯初為濯濯蘭為佩
吟吸日月搖雲煙使人一見而塵心自息意味好

德可敬慕

迨若紫氣疑降行塵至今下在人目中

喜瞻秋水之精神飽挹春風於談笑

姿質之美

高龍清鏤筆鋪以開至寶雕琢金玉其相

地產英才

人生學產古不多見三必奇傑也故張文獻公一出而曲江名天下至我朝余張公繼之兩公相望指日月引星辰畢學亦盛矣哉蓋自唐武德放于今五百有餘歲而與產二人而止尔則亦希矣然二代各一人而二人同一州又何富也文有法世謂以文取人始末也又生出一意好公俱以文章進以節節顯以文取人不可也文廢人可乎善則應兩公立朝忠言大節多矣而諛用牛仙客安太子瑛誅安祿山雷范希文排張堯佐此尤治亂之至要者也三言不用而二言用三言雷張公諫仙客瑛祿山事二言謂余公諫雷范排張事天寶之數慶曆之隆宜適然哉收拾得緊然文獻相唐而襄公未及次用或以是為襄公感者獨不然聖賢君子之於其世顧道之行與否尔相與否吳顧哉反覆結下大有可觀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十一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十二

景物門

景物

風物序記

方物異同

南方之人喜聞楚語北方之人喜聞燕語方以類聚也詩之樂充鳥之子馬之厥元狐之穴物以群分也

洪湖和梅詩序

梅之名肇於炎帝之經者於說命之書召南之詩考空焉然以微不以象以實不以華也豈古之人皆質而不尚其華於然華如桃李顏如舜華不尚華哉善

呼喚而獨遺梅之華何也至楚之騷人既芳而幽非

何遠子卿詩人之風流至此極矣梅於是時始以

花聞天下及唐之李杜本朝之蘇黃崛起千載之

下而蘭馬千載之上遂主風光花草之要盟而梅於

其間自出桃李蘭蓮而客之右字面新蓋梅之有遭

未有盛於此時者也然色彰彰用而梅花亦利矣如

鉅梅之初服豈端使然哉前之遺今之遺其信然哉

如吾友洪湖陳曉顏蓋造次必於梅顏沛必於梅者

七希愛之不足而吟詠之吟詠之不足則取古今

沈賓王山居記

峰橫空起

實錄

安福之南盡永新之北際介乎其間有山孤秀
五千尺其數數十里遠而望之嵬乎如王公大人升
是端委東珪佩玉坐於廟堂之上使人一見而敬心
生焉迫而視之磨平岩壑幽人披薜荔帶芙蓉病
爲癯而爲偏呼吸日月接雲煙使人一見而塵
心息焉狀出氣象林樾故老相傳曰雲臺山云
有浮屠氏之宮曰宝峰宝峰氏飲山之翠納山

之光領山之要里之人樂將焉絕一塵語

重建寶峰寺記

壞之者難其之注者更級之缺者於字之療者立像之亡者補句法好尺撥寸聲率非其舊其舊惟數古佛及政和間一大鍾而止耳里人縱觀者喜其復粹者駭其廢遠者賀其新練句下字俱工

誠齋序

余山墅遠城色便不近市兼旬不識肉味曰汲山泉煮湯餽僧以樂主以脫累紛不及目焉弟及耳余心浴如也偶九日至呼兒問有酒乎曰秋不登耳所醺醺余仰屋喟曰父得白衣人乎已而所親送至醺余欣然又問有菊乎曰秋未病菊亦未花余又覺

曰既得醺復望焉可乎因悠然獨酌取几上文書一編觀之乃余土友西溪先生和陶詩也讀至九月開居淵明云塵爵耻虛臺寒花徒自榮東坡和云菊霜菊豔溜三槽床声西溪和云境靜人亦寂勝至盡自傾則又喟然曰四者難并之歟余古如一丘之貉也兒踞而請曰東坡西溪之和陶孰似余曰小兒何用強知許事淵明之詩春之蘭秋之菊松下之風澗下之水也東坡以享前眉之刺而飲和蘭之露露襲我菊之落英者也西溪振破琴鼓韻絃以禦風潮水者也似与不似余不得而知也汝盡於淵明而問焉工於譬喻

委懷堂記

宣溪王价卿渾熙癸卯訪予東山之西南溪之北與之語如江吐月如山出泉如珠走盤也蓋其家自蔡

判公旁招明師多取諸友儲書三萬卷無日不討子若孫立於庭而訓之子承家之不易樹身之孔棘我有方策汝其擇之我有師友汝其範之故吾州世家言子弟之秀且良有文而勉於孝必曰宣溪之王如价卿者豈非所謂王氏之秀且良有文而勉於孝者邪使子不敬之不愛之不可得也父兄之教其端使然哉它日遺子書曰維藩於人間世之所好者未嘗不望然去之至於欣然樂之者皆人間世之所不好者也偶讀淵明詩至委懷琴書之句作而曰此維藩之心而出於淵明之口者也發越佳故以名其

竹所記

隸業之堂願微福於先生乞一言以記其說且作三大字以扁其上予為編之未暇記也今日皮仲文婦自宣溪自退而請曰价卿委懷之記先生忘之否肯為作否予笑曰東坡先生不云乎詩債隔年而後還予適价卿之債今十年其可不償乎哉其可忘乎哉其可使僮租人徒手復命乎哉用事好

永嘉吳公叔清曠簡素之皎然如雪山倚空落月病屋梁也遽然如曉曉之鶴何聞之為鳳也蕭然如馭風騎氣飲沅瀟而游汗漫也予頃識之湘中一見定交脫帽痛飲說詩論文俗士往往二或疑其異或信其真公叔不知也今年四月予來為邑於新吳公叔

寶賈洪府談中事予蓋老且病矣折腰走下
非其好也公叔復呼酒以盟予之泥塗塵沙夜過
半月在牀多倚風飄然從東湖之東度水而至公叔
與予中大醉矣公叔曰吾有所辨予盍為吾記之
予曰矣而名也公叔曰予不聞乎王子猷之不問主
人徑造竹所乎予曰記之易矣雖然此非公叔事也
乃揚子事也揚子將為子猷之徑造矣但未知今之
主人與昔之主人何如耳公叔大笑曰王茂弘不云
乎元規若來吾便用巾還弟用事如

水月亭記

余適宿南宮同舍郎皆上馬去鴈驚行亦散隔窗雨
雪落簷竹間一風北來琤然有聲家僮以彥純書來
索水月亭記予慨然不樂覽書危坐獨想望於彥斯
亭對斯人則又欣然而孤笑也當予與彥純共亭時
每清夜談書卷甚市人無迹則相與登亭拂清冰弄
霜月自以為為吾二人之樂何以易此樂也雖有語之
以今日離索之悲肯信不肯信也今何地無水何
無月而吾二人欲追求昔者登亭之樂則既有不可
復得之歎矣抑不知吾二人復相從登斯亭猶如昔
日樂否也

宜雪軒記

吾於世味未嘗非其望齊其歲也人馳而我止我固
而人所嚮也顧獨有所癖昔子猷癖於竹靈均癖於
蘭和靖癖於梅吾皆兼此而有之若病膏肓若嗜土

歲未易廖也
或曰先生之浩氣盡將天地之塞今齋房乃不隘邪
某曰此已廣矣

勝景

九江山水國也天以之而賜詩人故賜之大江為之
自酒兒醉賜之江山為之遷巨大房賜之東樓風月
陶逯松菊為之毛履蘇美

幽居雜致

東窗書氣想見綠野之堂碧瓦拂比鄰林之館葉松
纖翠滿樂之園花竹秀野

題百世圖

千山去未已一江追之予觀百餘舟出沒於風濤縹

緲雲煙有無之間前者不徐後者不舒何其為也而
一二漁舟往來其間獨悠然若老兄者故何人非
之可想其人

題漁浦晚歸圖

浦吾里蘇軾吾宅黃梅郎吾侶也幾句巧語
于今三年偶開曾無已此軸風煙潏潏波濤欲湧
然振衣登舟云氣象清酒

跋李成山水

余葺茅棟而工徒病兩援二不肯畢也今日偶小齋
為鳥之聲樂吾友王才臣備攜李成山水一軸東展
卷煙雨勃興題戶晦冥吾店何日可了邪意味悠長

跋趙大年小景

跋吾溪曉月錢塘晚朝一軸

跋洪治中梅蘭竹一軸

立之曾惠然盡醫家

跋歐陽伯威句選

跋張欽天介軒銘

桑贊

戲作生菜贊

閑居

物外之樂

蒲柳只一物

辨物名

蓋言茅之可藉祭也。杜子春則以藉為草，不知茅不可為菜，而可見李識。

拾遺門

拾遺

錦綉新語

沈氏之簡牘，皆帝之文。

君子所好，小人所惡也。

識為論，根兩為德源。

當書地，已京竹簡已灰。

○則納天下之人於罪，固之。

○則納天下之人於罪，固之。

○則納天下之人於罪，固之。

○則納天下之人於罪，固之。

○則納天下之人於罪，固之。

○則納天下之人於罪，固之。

○則納天下之人於罪，固之。

○則納天下之人於罪，固之。

○則納天下之人於罪，固之。

○則納天下之人於罪，固之。

○則納天下之人於罪，固之。

○則納天下之人於罪，固之。

○則納天下之人於罪，固之。

○則納天下之人於罪，固之。

○則納天下之人於罪，固之。

○則納天下之人於罪，固之。

○則納天下之人於罪，固之。

○則納天下之人於罪，固之。

流矣

上自其驢下暨斯高其得取同一轍也

然治此同門矣樂同恨天之道也

蓋由者不善之湯熨也吝者長惡之膏肓也

是雖逃之有不勝餘之有不恥而況可得而離之

一思動百思從不勝其應矣

上者不約而就下隆者不期而集佳矣

是所謂千里而畏人者歟

蓋謂言之前也愛者器之影也

為而不介而合不沽而歸者

今遠改去疾而不速猶在否與憚之域也

爾其誘於前念動於中此其膏肓也

天地之疑者微雷雨之靜者作萬物之勾者達矣

靜而終止是坐弊舟而不求涉者也

是說皆六經中之黃巾赤眉鳴鼓而攻之可也

譬之於物光華潤澤其如沃而溫之乎

逝者如斯不捨晝夜易其頃刻而息哉

蓋言酒糟立之溫融於器象箸之復霜也

天下之理消與長聚門指與益同恨

休之聖失之過履之治舍之亂聖愚治亂此心而已

政事之得失卷舌而不敢議人物之忠邪閉目而不

敢分

考官有舍揖士有堂公廊四廡爰拱二極可案可凡

可所可席自堂祖庭自庭祖門自門祖商皆其地

上之集者臂則不埃霖則不淖句整諸君求試於斯

盡亦轉長以以為為操三山以為為以為胃中王謝

康侯之長策以答鍾山草堂之英靈

紳之至幽以揭之至炳

有寺百年而無經一卷非不束而農不書而士乎疏

其腹袖其軀焉而已矣杖竹發草風飪露寐我句巧

毋視為寒泐之灰牆用之繁也淳之為道德流之為

文章淳之為事業

不寧惟朱生之福而某也實與被焉昭二之不揭昏

昏之不發先生其忍以否

其發也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固而流波

漫矣

所謂守令者豈郡壘黃而縣卓魯者邪

蓋此者免刑之大閑而刑者復札之嚴師

中者群心之根株痛音眾口之谷粟

焉知其非五十九之非哉哉

福者競之端禍者盈之報

孔出於人心入於人心樂出於人情入於人情理到

之語

是以鄉飲理軍干羽解圍也

彼固我肯引里母里婦而坐之平王之子衛侯之妻

之列也

掩前蹤之耳聞跡明之口且不暇而暇議乎哉

尤足以整刑名之提誅奸邪之障阿曲之閱其有
 補於吾道世教宜小也茲又一編之中珠之靈蛇玉
 之連城也
 陶朱猗頓之富汾陽而平之貴其文錄百氏而錄以
 已也
 魏陽之門不足詠淮陰之車王川之屋不足辱諫議
 之書
 世此陵之箭鏃曲江之笏金嘉貞之既
 變林瑤樹瞻之在前金聲玉振洋洋乎盈耳也
 雖臨之以三酒之軍法迫之以泣釜之死刑亦終不
 能也
 此正季子之鳩叔牙而日飲此則有後於魯國
 孰知買田之相辟救之與旁觀而切笑之乎
 皆以歲時宴安之鳩毒發癰疽之膏肓
 揭无私之鏡以照六合倘無私之衡以科九有
 夷步舜趨禹跬湯驟
 去奸之根源除政之批莠
 所謂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者歟
 所謂文獻盡在魯矣
 亦猶驢驢綠耳之得東莊固宜一日千里朝聞風而
 暮逢萊也
 旁羅遠撫幽討明扶
 鈞之而愈沈明之而愈白
 安得四古手鼎沸指顧其

左拍子長之肩右摩孟堅之壘上掩荀韓之耳未敢
 頻包胥之首也
 摘和冷灰註復以春風淑之
 遇者皆謂其掩耳
 所聞皆謂其掩耳
 口之非難性之性難
 尼日夷矯有韻斯煌
 道腹義解詩冠補裳
 吾文劉景明此作非四美堂序也蓋未川晚秋圖也
 益讀古書以既其心樹其躬以膏燭其詞章
 飾其父而莫之切觀者眾而莫之奪也
 依鶴巖山造請
 此其真情豈佔三寬仁者哉
 蓋蒼石盤礴實自此始也
 左暴而右炙之
 是以帝雖楚人而乃能齊言也

珠玉粹論

天下之善不善聖人視之甚徐而甚道

天下之理至之其者伸必烈伏之其者必死議論

故止極者其進必銳伏久者其飛必高見敵到

至疎則大利不能休至剛則大戮不能禦

益莫大於信惠莫大於心

然惟天下之至明為能生天下之至疑是

天下無事則下令如流水天下有事則險如夷途

計天下者不可以狃於利亦不可以懲於害狃於利

而必為者害至而不思懲於害而必不為者利必有

所遺

資之所不遠小人不能却而返資之所不近君子不

能勸而進天下之心已去於其下而小人之寵猶

去於其上矣

法無高下而先用者為高兵無工拙而後於機者為

出天下之治不難於起而難於其倡議論是

應天下之事而求其有以應不若去其有以應

雖幸者難起雖幸者易起苟眾矣天下無難成之

功也而況有難讀之書乎

競於險以奪其奇此其心必有所營於中而不快而

其詞必有所鈍而不決也

火逢水則滅水逢火則竭有卡折

備慮一利之失決河非擇土之障也

有失而流者必竭安傳習者無新功是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百步之內必有茂草

迅雷掩耳不足以喻其速也投機轉圜不足以喻其

順也

文王有二南而歌頌始拱把矣至成王有雅頌而歌

頌始尋丈矣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十二



分類誠齋文贈後集十二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其書分三十二類取楊萬里易傳千慮策中之語摘錄標題各加批點殊爲庸俗又有題見此集而注云文見前集者亦非完書相其板式乃麻沙舊刻蓋宋末書坊陋本也

藥閣集二卷

〔宋〕辛棄疾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趙氏小山堂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藥閣集一

卷》提要

藥閣集序

集韻非古也。鑄冶之亦自有化工。否則鑄釘而已。大約得趣有五。流弊亦有五。而屬對之工。不工不與焉。脫無成竹。隨場演配。其弊俳句。取庸熟。以便成聯。其弊俚字。比句。偶氣。脈中斷。其弊。屬辭。僞頗。切情。事不符。則撰一題。以曲就之。其弊。質或一律。而字複或八家。而人複。要為易彼聲。畫改。厥杜氏其弊。舛所謂化工者。興發諷詠。惟靈。雖然。即事對物。情與景合。得趣在。寫生。搜古。雅句。用我。機杼。昔人。今之。兩傷。今日。離之。雙美。使中。晚如。初盛。渾李杜為一家。得趣在。鑑古起句之難。難於中聯。結句之難。難於起句。苦心章法。一氣呵成。得趣在。調脈。對稱。天然。非吾輩光所宜必。割而勿用。得趣在。能舍一章。俱善。苟一字雷同。必置而另構。得趣在。勿欺。凡此。皆如。禪家云。轉法華。不為法華轉者。我朝集韻。頗多。高明之家。如。陳后山。林蒲田。沈野田。徐雅言。諸公。由此。其。楚也。然。以一題。盡上下。平韵。實始於余。韻寬。必嚴。韵險。無避。舊有五言。四言。藥閣。今以七言。略述。門山。而天時。人事。氣候。花鳥。皆於其中。勿敢失。餘。此。其。選句。安。幸。心。快。苦。矣。其。余。居山。有年。興。菰山。結緣。非。朝。伊。夕。無。之。心。血。悉。耗。久。

不能作故吟誦之餘偶有詩趣輒手錄之漸積成帙
同志與會倘後有大作手以能訂相識者余固首言
之矣集韵非古也稼軒方人自述云

藥閣集

宋 辛稼軒 輯

五言近體

一東

草閣臨無地晴光遠近同雲移河漢淺天映海門空
山色四時留烟波千里通捲簾無俗客清賞亦何窮

杜甫 張說 許渾 張祐
王貞白 蕭不 張籍 李白

二冬

遠岫見如近西南江上峰樓坐籠海色草樹喜春容
望湖烟光薄日高花影重山中休使浮吾自縱天慵

錢起 張祐 李厚五 張說
杜甫 杜荀鶴 劉沔仁 方干

三江

竹徑通幽處登樓况有江端居不出戶尋勝宜迷邦
雲錦照東郭琴樽寄北窗二三物外友別夜對凝缸

王清然 杜甫 王維 陸龜蒙
李白 陳子昂 蘇東玉 李商隱

四支

樹色向高閣巢林棲一枝松陰背日轉花影遠風移
文物多師古生涯莫廢詩無人知所在滿酌沈相思

李頎 左思 唐太宗 李嗣初
杜甫 楊巨源 李白 馬戴

五微

晚景千峰亂江紅斜照微烏過烟樹宿鴉帶夕陽歸
暮暮澄秋色山山惟落暉更堪聊起望新月待開扉

劉長卿 錢起 孟浩然 儲嗣宗
許道衡 王績 梁武帝 王維

六魚

寂寥守窮巷床積讀殘書烟氣籠青閣春風厭素居
不才名位晚多病故人疎舉目方如此無勞獻子虛

陳子昂 喬知之 李嶠 高適
杜甫 孟浩然 劉長卿 王維

七虞

誰念窮居者方悲節候殊恹惶身獨隱永夜月同孤
松菊荒三徑煙波隔五湖空城多美酒尊勝日傾壺

王維 鄭谷 張籍 杜甫
孟浩然 楊綬

八齊

豈有樓臺好令人到歎迷香隨青靄散門與白雲齊
江近鶴時啼花深鳥競啼須知一春促芳草自萋萋

張翥 李益 劉長卿 周朴
張翥 高 詩 李建勳 馬 戴

九佳

病來佳興少日與世情乖小徑偏宜草羸形漸比柴
聽鶯情念交啼鶴調難諧自以暮春日都無事繁懷

張度 許 綽 王 勃 元 稹
劉長卿 李 遠 崔 融 白居易

十灰

小山堂鈔本

斜窗通蕤氣曠望幾悠哉月出夜方淺江鳴潮欲來
座中千里近水曲萬家開樹色分揚子何人更渡杯

梁 文 李 嶠 祖 弘 崔 駰
傅 玄 張 九 齡 王 維 劉 長 卿

十一真

今夜初聽雨層陰結竿筠悠悠天宇曠濯濯柳條新
草色迷三徑風光絕四隣滂沱未檻濕花暗竹房春

戴叔倫 武平一 張九齡 鄭 谷
孟浩然 王 勃 杜甫 石 公

十二文

日氣含殘雨空天望不分開窗碧嶂滿草徑綠蘿紛
竹外山低塔塔前樹拂雲若為霖落境高枕絕羈氛

杜 審 言 孫 逖 李 白 張 翥
杜 甫 白居易 蘇 頌

十三元

雨餘清晚夏天水合無痕曉露沈虛檻煙嵐出遠村
山花迷徑路芳草閉閑門惟有詩無酒北窗時討論

杜 審 言 白 居易 張 翥 宋 之 問
張 翥 劉 長 卿 劉 禹 錫 儲 光 義

十四寒

家貧唯種竹青翠卷簾看露重新枝弱風飄素蕊寒
煙容開遠樹苔色上勾欄獨坐幽篁裏千峰與氣攢

嚴 維 劉 長 卿 庾 仲 容 杜 審 言
孟 浩然 李 頎 王 維 司空 曙

十五刪

小山堂鈔本

與世淡無事主人病且閒能令堂上客直望江南山 水映千花界雲銷萬壑間永懷愁不寐詩思寂相關	王維 蘇耆 劉永清 蘇頌 僧皎然 朱延壽 孟浩然 顧非熊	十六先	林園維少事花發見流年好客多乘月為農且月天 曳裾誠已矣不第莫安然賴得烟霞氣北窓常晝眠	孟浩然 劉長卿 王維 宋之問 高適 岑參 杜甫 李白	十七蕭	有景終年住因貧得寂寥峰巒依枕席樓榭入烟霄 國色朝酣酒江殷夜聽潮虛心徒有託容髮不相饒	張翥 羅隱 李商隱 陳步昂 李正封 祖詠 駱賓王 司空圖	十八荷	曾為詩書癖任吟學解嘲歲華空冉冉俗士自耽耽 散映看魚盡空林落鳥巢空文庫千古事多病近來拋	蔡希寂 鄭谷 張九齡 文日休 劉長卿 章八元 杜甫 羅隱	十九蒙	以閒為自在寂寞隱蓬蒿世事何須道此生隨所適 洞中開日月窗裏望波濤及到怡情處琴清詩思芳	劉禹錫 牛僧孺 王昌齡 杜甫 王維 李益 顧在錫 許渾	二十歌
--	---------------------------------	-----	--	-------------------------------	-----	--	---------------------------------	-----	---	---------------------------------	-----	--	--------------------------------	-----

小山堂集本

高齋坐竹杪露曉氣清和側陣移鴻點開門見雀羅 水光浮日去山翠向晴多靜少人過院任來或自歌	杜甫 上官昭容 僧皎然 僧太宗 劉長卿 張均 僧皎然 崔望 王維	二十一麻	日以高須極依微隱遙斜結茅遮雨露托勝在烟霞 野曠天低樹籬虛雲傍花自嫌身未老安樂過年華	吳融 宋 杜甫 杜甫 杜甫 杜甫 孟浩然 杜甫 杜甫 杜甫 杜甫 杜甫 杜甫	二十二陽	愛茲山水趣閑坐但然香萬頃沃天色千峰迎夕陽 沙城疑海氣燈影離星光寥閣烟雲表層軒引早涼	周防 王維 李 王昌齡 庾信 沈佺期 唐太宗 楊巨源	二十三庚	東望有餘情空波西畔明孤帆帶孤嶼江月滿江城 鶴唳蕪葭晚杯看沉澁生遠林天翠合秀出倚前楹	錢起 丁仙芝 僧皎然 杜甫 盧綸 楊巨源 張九齡 孟浩然	二十四青	棄置一身在浮生正似萍時遭人指點閑想鶴儀刑 藥園無凡草松窗有道經綠樽添又滿何必獨為醒	孟浩然 錢起 白居易 劉禹錫 朱慶餘 李益 裴長吉 王維	二十五蒸
--	-------------------------------------	------	--	---	------	--	-------------------------------	------	--	---------------------------------	------	--	---------------------------------	------

小山堂集本

調興時人背忘形向友朋片雲閑似我吟客靜於僧
亦有終焉意爭無俗者情留連文酒趣外此更何能

李益 杜甫 僧皎然 張翥
司空圖 曹松 徐德裕 高適

二十六元

夜涼金氣應好醉竹間樓萬木分空露千散各為秋
滿庭添月色高枕聽江流所得乃清曠長歌遣四愁

劉禹錫 戴叔倫 王維 劉方平
顏聚 杜甫 李商隱 韋承慶

二十七侵

世人皆如夢而我薜蘿心明月照高樹清風滿竹林
房中無俗物方外散幽襟莫厭通宵坐塵埃永不侵

王維 李頎 常建 孟浩然
宋之問 庾太素 水慶餘 劉沔仁

二十八岸

可嘆無知己聊寬故棄慚守隅輕獵騎束帶異仙簪
柳色供詩用烟花寄酒酣不如名利險足則已過三

高適 沈佺期 盧綸 孟浩然
岑參 張九齡 崔融 崔融

二十九鹽

虛牖閑生白天街雪作鹽素華凝粉著江色映珠簾
雲霞三分近霜愁兩鬢雪不妝空撒粉爭話玉纖纖

劉長卿 李賀 李益 杜甫
庾信 陸龜蒙 唐太宗 白居易

三十咸

小山堂鈔本

山川迢滿目遠思駐江帆照岍花分綠便借草懶笑
讀書破萬卷文字欲三緘一第知何日那無淚滿衫

楊炯 馬建 唐太宗 皮日休
岑參 崔維 李頎 元稹

藥閣集

小山堂鈔本

藥閣集

宋 辛 稼 軒 輯

七言近體

一東

淡蕩春光滿曉空
蓬萊仙界海門通
桃花盡日隨流水
柳絮開時任好風
萬井樓臺疑綉畫
一家烟雨是元功
年年喜見山長在
廊廟心存叢壑中

崔道 劉涇 張旭 杜審言
李商隱 陸龜蒙 王昌齡 趙彦昭

二冬

一月看花到幾峰
看花醉去更相從
河邊淑氣迎春芳

草石上千年陰怪松
紫陌亂紅嘶叱撥
白雲斜掩碧芙蓉

芙蓉平生意念消
唐畫南岼春田手
自農

張籍 僧皎然 孫逖 秦系
韋莊 李益 白居易 陸龜蒙

三江

聞津求拜碧油幢
筆陣詩魔兩未降
寒食花開千樹雪
當窻小隔一重江
人間路盡青天半
松下扉扃白鶴雙
且與少年飲美酒
瓷甕無釀玉為缸

方干 戴文選 韋莊 賈島
吳仁璧 顧況 高適 杜甫

四支

思向東溪守故籬
白雲何處更相期
花開花謝長如

小山堂集本

此年去年來不自持
努力且為田舍客
成名空羨里中兒
忘機漸喜逢人少
藥餌扶吾隨所之

王維 李益 羅隱 韓愈 王
張翥 陳羽 司空圖 杜甫

五微

樹色參差隱翠微
澹然空水帶斜暉
黃鸝未解林間語
白鳥時穿返照飛
魚下碧潭常鏡躍
馬隨青帝踏花歸
軒車不重名客落
日深山伴侶稀

蘇頌 溫庭筠 武平一 羅隱
許渾 錢用之 僧清江 戴非倫

六魚

片雲孤雀宿相於
白石溪邊自結廬
藥園地連山色

近小欄花潤午晴初
到門不敢題凡鳥
歌枕時驚落盡魚
將領兒孫行檢稼
古來名利盡丘墟

劉渾 曹唐 劉涇 司空圖
王維 李商隱 元結 薛逢

七虞

生民何計樂樵漁
睡起南窓曉曉烏
却笑桃花少顏色
敢論松菊久荒蕪
心田但使聖芝長
肺氣宜將慢酒扶
取醉不辭留夜月
醒來愁被鬼鉤榆

曹松 羅邕 施肩吾 杜甫
劉道昌 楊巨源 李白 羅隱

八齊

別構新齋與竹齊
旋添花圃旋成畦
松陰滿院鶴相

小山堂集本

對桃李無言鳥自啼
抱膝當窻看夕光
卷簾愁坐待
鳴雞人間易得芳
時恨露泣春叢向日位

僧齊己 陸龜蒙 姚鵠 賈島 李白 韓偓 韓偓 韓偓

九佳

披衣獨起下高齋
松竹交陰愜素懷
黛色秋天二千
尺名花出地兩重階
敢同俗態期青眼
力以靈觴固
百散從此無人訪
貧病自休自了自安排

白居易 僧齊己 皮日休 杜荀 王季文 僧齊己 僧齊己

十灰

眼前人事祇堪哀
半醉閒吟獨自來
彩殿氤氳擁香



溜石門岑寂新
纖埃流年一日又一日
得飲數杯還
數杯借問路傍名利客
紅顏無奈落花催

趙嘏 高駢 蔡希周 胡宿 張翥 張翥 吳融

十一真

夢裏新羸褪未真
百年榮辱夢中身
為來花落紛無
已露白風清夜向晨
南極一星朝北斗
東家流水入
西隣逢人不說人間事
閒看人閒得意人

李商隱 許渾 宋之問 唐肅 王維 杜荀 杜荀 羅隱

十二文

小
木蒼蒼落日曛
花殘好作斷腸文
沉憂萬種與千

小山堂詩本

種百歲三分已一分
石鏡更明天上月
齊鐘不散檻
前雲真成獨坐空
搔首靜夜名香手自焚

杜荀 皮日休 高駢 白居易 李商隱 高適 皇甫湜

十三元

滿庭芳草易黃昏
萬整千峰獨閉門
流水帶花穿巷
陌歸雲拂樹失山村
不堪病渴仍多慮
無限詩思要
細論更說務農將
羅戰故尋軒檻倒清樽

吳融 劉長卿 韋莊 杜荀 司空圖 楊巨源 盧綸 張翥

十四寒

漫向江頭把釣竿
貧居數畝半臨湍
坐中香氣排花



出籬外清陰接藥欄
石無拂雲晴亦雨
林蘿暝日夏
多寒科頭菜
路長松下百遍相過意未闌

嚴武 錢起 薛稷 羅隱 許渾 方干 王維 杜荀

十五刪

睡烟歌月左潺湲
野殿同登竹外山
酒德有神多客
頌草堂無物伴身閑
衣襟半染烟霞氣
詩卷長留天
地間
招取遺民赴僧社
路尋之字見禪關

崔魯 鄭谷 皮日休 僧齊己 司空圖 杜荀 張翥 方干

十六先

高梧一葉墜涼天
零落殘規倍黯然
對酒已成千里

小山堂詩本

客將詩不必萬人傳才微易向風塵左道在寧憂而
露偏何事悠々策羸馬為言憔悴過年年

李邕 柳宗元 盧綸 杜甫
鄭元振 許渾 張泌 朱鶴

十七蕭

翠華初晴暑半消夕陽清露濕寒條千杯綠酒何辭
醉萬片香魂不可招偶避蟬枝來隙地惟憐鴻羽下
肯齊野人住處無名利自古雲林遠市朝

韋莊 僧清江 李白 胡宿
陸龜蒙 錢起 元稹 杜牧

十八肴

不離谿曲取庵茅籠竹和烟滴露梢人在定中聞曉

蟬花綠網結妬蝶蛸種桃道士歸何處供茗溪僧藝
廢渠身作壁王心是藥古方無效病來拋

陸龜蒙 杜甫 賈島 韋莊
劉禹錫 李洞 白居易 李商隱

十九豪

石路荒塘接野蒿豈知雲館共蕭條池荷雨後衣香
起月桂風和夢想夢言下是非齊虎尾人間軒冕一
鴻毛稽康懶慢仍耽酒燈火熒煌醉客豪

溫庭筠 譚用之 劉禹錫 李咸用
杜牧 趙嘏 蘇軾 薛逢

二十歌

窓外青山薄霧多閑齊夜擊唾空歌平生只有松堪

小山堂錄

對門冷蕙無花可羅明月自來還自去白雲閑我不
關他幽棲地僻經過少投棹車塵負薛蘿

許渾 金弘楚 薛能 白居易
崔希 僧皎然 杜甫 溫庭筠

二十一麻

入門還是舊生涯三畝無功玉有瑕客路最能消日
月明時不敢卧烟霞大川既濟漸為楫喬木如存可
假花辜負壯心羞歎死青苔黃葉滿貧家

薛逢 許渾 項斯 張翥
盧懷慎 杜甫 元稹 劉長卿

二十二陽

綠蘿陰下到山莊獨自樓亭葦草房秋館池亭荷葉

蕝柴門臨水宿沈香詩懷白閣僧吟苦枕鏡泉聲客
夢涼何處羽人長洗藥退休便是養生方

劉禹錫 皮日休 李邕 許渾
陸龜蒙 杜牧 僧皎然 司空圖

二十三庚

烟塵一片正傷情絮絮閑門引客行新水亂侵青草
路尋山莫計白雲程知時每笑論兵法身殘多慚問
姓名聖代止戈資廟略諸君何以答昇平

司空圖 僧法振 蘇陶 皇甫冉
王建 盧綸 楊巨源 杜甫

二十四青

薜蘿新雨曙煙腥素漲浮鷺戲綠汀愁至獨坐高處

小山堂錄

望夜長應得小窗聽溪邊物色宜園盡山勢稜層入
香冥鎖却暮愁終不散夢餘江上數峰青

周晉 雅日用 武元衡 李建武 張泌 韋孝標 雍陶 崔建武

二十五蒸

茶鑪影裏煮孤燈銀箭休催皓露凝對月夜窮黃石
畧憶雲間訪翠微僧可憐地僻無人賞祇有家貧免
送僧時倍是非何足道任從浮薄咲才能

李洞 韋諷 許渾 張喬 李九齡 陳龜家 元結 杜覓

二十六尤

湖色寒分半檻流感時傷別思悠悠山房水閣連空



翠曲榭迴廊繞澗幽一覺晚眠殊有味百壺芳醕豈
銷憂沒來共結歸仙侶好月那堪獨上樓

趙嘏 許渾 施肩吾 李益 白居易 胡宿 姚合 薛用之

二十七侵

清世誰能便陸沉茂陵扶疾卧西林不聞北斗傾堯
酒願沐南薰解露琴卜築應同蔣邨徑求官先有葛
洪心久無書去千時貴探盡囊中換賦金

羅邨 許渾 曹唐 馬懷素 杜甫 皮日休 司空曙 胡宿

二十八覃

上客陪遊酒半酣應言四樂不言三溪雲雜雨來茅

原缺

小山堂詩本

藥閣集一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舊本題朱辛棄疾撰棄疾有美芹十論已著錄是
編集六朝及唐人詩句爲五七言近體平聲上下
三十韻韻爲一首前有棄疾自序今按唐韻及宋
禮部韻皆上平二十八部下平二十九部及理宗
未平水劉淵始併爲上下平各十五部棄疾當高
光寧之朝平水韻未出安得而用其部分且平韻
分上下自廣韻已然集中韻以一先爲十六先至
咸韻爲三十此向來韻書所無又據魏了翁之說
唐韻下平作二十九先而小變之者也至集句始
於晉傅咸宋王安石孔武仲皆有是體今序首卽
云集韻非古又舍王孔而獨舉陳后山林甫田尤
極疎舛文筆亦頗類明末竟陵一派決不出棄疾
之手也

晦菴文鈔續集四卷

〔明〕崔銑輯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九年張光祖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晦菴文鈔

續集四卷》提要

晦菴文鈔續集序

叙曰由周公孔子而上王道行聖學明經不述傳不作可也由周公孔子而下王道不行聖學不明經不得不述傳不得不作矣故戰國世降楊墨之徒出邪說橫行孟子繼子思而有憂焉不得已而為之辯夫孟子豈好辯哉息邪說以正人心明周公孔子之道以嗣子思而開來學則孟子固有不得而辯焉者微孟子吾其異端矣南宋世衰佛老之徒出禪學盛傳朱子繼周程張子而有憂焉不得已而與之辯夫朱子豈故與之辯哉斥禪學以扶世道闡周公孔子之道以

嗣周程張子而詔後世則朱子亦有不得而辯焉者微朱子吾其他道矣嗟乎七篇不作周公孔子之道何以揭之中天六經四書不註周公孔子之道何以垂之後世先正云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愚亦云朱子之功不在孟下晦菴文鈔十卷海虞吳公勣嘗

六經卷之四後序

二

鈔其文之可法者以式天下後世而道寓焉近相臺崔宗伯銑又鈔其文之有裨於道者以訓天下後世而寓焉讀之而得其說則援儒以入於禪如唐張曲江宋楊慈湖諸君子可以知省矣孰不讀朱子大全也有欲采輯其說以續近思錄者而卒不易

輯也涇野呂宗伯柟曾鈔釋其語以與周程張子之語並示學者續宗亦竊演其緒餘彙既具隨燬於火未及正之崔呂二子今見仲鳧是編而讀朱子大全之心復作然力不能加也朱子之書門人語錄多矣聽受傳習之餘安知盡得先生本旨若先生書說序記箴贊諸文出自先生之手者言切而理正實與經書諸註同義學周公孔子者不可取以為訓哉潁川張侍御光祖按秦而遇續宗於隴相與訂論程朱之學而及是編曰宗伯是鈔有得於朱子為近有補於學者為切子崔子之友也可無一言以系

六經卷之四後序

三

於末簡續宗避不可而謬為之言然
於是編無得也

嘉靖十有九年夏六月二日天水胡
續宗序

八聯卷續宗序

四

晦菴文抄後集目錄

卷之七

書

答張敬夫

凡十二通

與呂伯恭

凡六通

答汪尚書

凡四通

答李伯諫

答鄧景望

答袁機仲

答周益公

卷之八

書

答林謙之

答江元適

答詹體仁

答柯國材

答徐元聘

凡二通

答王近思

答魏元履

與魏應仲

答范伯崇 凡三通

答劉平甫

答何叔京

答連嵩卿 凡二通

答胡廣仲

答吳晦叔 凡二通

答石子重

答林擇之 凡三通

答江德功 凡三通

答吳伯起 凡二通

答楊子直

答廖子晦 凡七通

答游誠之

答潘叔度

答潘叔昌 凡二通

答胡伯逢

答呂子約

答陳膚仲

答潘文叔

答程正思 凡二通

卷之九

書

答周舜弼

答劉季章

答胡季隨 凡二通

答高應朝

答沈叔晦

答項平父 凡二通

答周叔謹 凡二通

答王季和

答劉仲則

答趙昌甫

答徐彥章

答包詳道 凡二通

答陳廉夫

答李次張

答徐子融

答宋深之

答方若水

答陳衛道

凡二通

答余正叔

答余方叔

答許生

答葉仁父

答孫敬甫

凡二通

答孫仁甫

答吳尉

凡二通

答卓周佐

答任行甫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答或人

說

易象說

程子養觀說

巧言令色說

仁說

卷之十

雜著

讀兩陳諫議遺墨

讀書之要

序

戊午讜議序

王梅溪文集序

記

克齋記

跋

跋劉元城言行錄

跋黃仲本朋友說

書易傳板本後

書劉子澄所編曾子後

跋李壽翁遺墨

跋曾裘父贈屈待舉詩

跋曾仲恭文

跋趙清獻公家書

跋德本所藏南軒主一箴

銘

學古齋銘

箴

敬齋箴

下

贊

濂溪先生

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

康節先生

橫渠先生

涑水先生

晦菴文抄後集目錄終

晦菴文抄續集卷之七

明禮部侍郎安陽崔鉉選編

文林郎巡按陝西四川道監察御史張元直合集

大中大夫布政司左參政蒲州張邦教

中憲大夫按察司提督學校副使姚堯輝校正

書

答張敬夫書

垂喻曲折必已一一陳之君相之意果如何今當有一定之論矣伏蒙不鄙令誦所聞以行萬

下

一此見臨事而懼之意推是心也何往不濟然此蓋非常之舉廢興存亡所係不細在高明者尚不敢輕况愚昧荒迷之餘其何敢輕易發口耶大抵來教綱領極正當條目亦詳備雖竭愚慮亦不能出是矣顧其間有所未盡計非有所不及恐以為無事於言而不言耳請試陳之夫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者正以復讐之大義為重而掩葬之常禮為輕以示萬世臣子遭此非常之變則必能討賊復讐然後為有

以葬其君親者不則雖棺槨衣衾極於隆厚實與委之於壑為狐狸所食蠅蚋所罾無異其義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前日議者乃引此以開祈請之端何其與春秋之義背馳之甚耶又恐祖宗陵寢欽廟梓宮往者屢經變故傳聞之說有臣子所不忍言者此其存亡固不可料矣萬一狡虜出於漢斬張耳之謀以悞我不知何以驗之何以處之熹昨日道間見友人李宗思相語及此李云此決無可問為臣子者但當思其所

不曉義者

十一

以不可問之痛沫血飲泣益盡死於復讐是乃所以為忠孝耳此語極當若朝廷果以此義存心發為號令則雖瘡痍跛躄之人亦且增百倍之氣矣何患怨之不報耻之不雪中原之不得陵廟梓宮之不復而為是紕繆倒置有損無益之舉哉不知曾為上論此意請罷祈請之行否此今日正名舉義之端不可不審萬一果有如前所陳張耳之說却無收殺若前日之言未盡此意當更論之此不可放過也其他則所論盡

之但所謂德者當如何而修所謂人才者當如何而辨所謂政事者當如何而立此須一一有實下功夫處又須審度彼已較時量力定為幾年之規若孟子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說其間施設次第亦當一一仔細畫為科條要使上曉然開悟知如此必可以成功而不如此必不於取禍決然不為小人邪說所亂不為小利所功所移然後可以向前擔當鞠躬盡力上成聖主有為之志下究先正忠義之傳如其不然則

不曉義者

三

計慮不定中道變移不惟不能成功正恐民心內搖仇敵外侮其成敗禍福又非坐而待亡之比家族不足惜奈宗社何此尤當審處不可容易承當後將有悔而不及者願更加十思不可以入而後量也抑又有所獻熹幸從遊之久竊窺所存大抵莊重沉密氣象有所未足以故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願深察此言朝夕點檢絕其萌芽勿

使能立則志定慮精上下信服其於有為事半而功倍矣慕仰深切不勝區區過計之憂敢以為獻想不罪其僭易也虞公能深相敬信否頗聞尚有湖海之氣此非廊廟所宜願從容深警切之使知為克己之學以去其驕吝之私更進用誠實沉靜之人以自輔其所不足乃可以當大任而成大功不然銳於趨事而昧於自知吾恐其顛躓之速也熹向得汪丈書道虞公見問之意時已遭大禍不敢越禮言謝今願因左右

于晦菴先生書

四

效此區區度幾不為虛辱公之問者伯恭於此何為尚有所疑熹嘗以為內修外攘譬如直內方外不直內而求外之方固不可然亦未有今日直內而明日方外之理須知自治之心不可一日忘而復讐之義不可一日緩乃可與語今世之務矣釋曰宋至孝宗苟安而解已非紹興之奮矣金雍在位方務實德既無堅志成謀又無苦力嚴政忽然舉兵烏得無敗必如文公之言君臣同心三十年而後可蒙示答廣仲書切中學者之病然愚意竊謂此病正坐平時燭理未明涵養未熟以故事物之

來無以應之若曰於事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起則是似更於應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煩擾益甚且又不見事物未至時用力之妄此熹所以不能無疑也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為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為甚者皆為此也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為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為心者如此茫然而無所

于晦菴先生書

五

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擎拳豎拂運水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為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為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來示又謂心無時不虛熹以為心之本體固無時不虛然而人欲已私汨沒久矣安得一旦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

以得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日之力
矣今直曰無時不虛又曰既識此心則用無不
利此亦失之太快而流於異學之歸矣若儒者
之言則必也精義入神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
語矣孟子存亡出入之說亦欲學者操而存之
耳似不為識此心發也若能常操而存即所謂
敬者純矣純則動靜如一而此心無時不存矣
今也必曰動處求之則是有意求免乎靜之一
偏而不知其反倚乎動之一偏也然能常操而

大學章句

卷一

存者亦是類子地位以上人方可言此今又曰
識得便能守得則僕亦恐其言之易也明道先
生曰既能體之而樂則亦不患不能守須如此
而言方是顛撲不破絕滲漏無病敗耳高明之
意大抵在於施為運用處求之正禪家所謂石
火電光底消息也而於優游涵泳之功似未甚
留意是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驚資之不深而
發之太露易所謂寬以居之者正為不欲其如
此耳

熹昨聞彪大謂天命惟人得之而物無所與鄙
意固已不能無疑今觀所論則似又指稟生賦
形以前為天命之全體而人物所受皆不得而
與焉此則熹之所尤不曉也夫天命不已固人
物之所同得以生者也然豈離乎人物之所受
而別有全體哉觀人物之生生無窮則天命之
流行不已可見矣但其所秉之氣有偏正純駁
之異是以秉而生者有人物賢否之不一物固
隔於氣而不能知衆人亦蔽於欲而不能存是

大學章句

卷一

皆有以自絕於天而天命之不已者初亦未嘗
已也人能反身自求於日用之間存養體察以
去其物欲之蔽則求仁得仁本心昭著天命流
行之全體固不外乎此身矣故自昔聖賢不過
使人盡其所以正心修身之道則仁在其中而
性命之理得伊川先生所謂盡性至命必本於
孝弟正謂此耳夫豈以天命全體置諸被命受
生之前四端五典之外而別為一術以求至乎
彼哉蓋仁也者心之道而人之所以盡性至命

之樞要也今乃言聖人雖教人以仁而未嘗不
本性命以發之則是以仁為未足而又假性命
之云以助之也且謂之大本則天下之理無出
於此但自人而言非仁則無自而立故聖門之
學以求仁為要者正所以立大本也今乃謂聖
人言仁未嘗不兼大本而言則是仁與大本各
為一物以此兼彼而後可得而言也凡此皆深
所未喻不知彪丈之意竟何如耳知言首章即
是說破此事其後提掇仁字最為緊切正恐學

未嘗盡其本

九

者作二本三本看了但其間亦有急於曉人而
剖析太過略於下學而推說太高者此所以或
啓今日之弊序文之作推明本意以救末流可
謂有功於此書而為幸於學者矣尚何疑之有
哉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
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下之大
本而內外之道不備然為其說者猶知左右迷
藏曲為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別有大本也
若聖門所謂心則天叙天秩天命天討惻隱羞

惡是非辭讓莫不該備而無心外之法故孟子
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
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是則天人性命豈有二
理哉而今之為此道者反謂此心之外別有大
本為仁之外別有盡性至命之方竊恐非惟辜
負聖賢立言垂後之意平生承師問道之心竊
恐此說流行反為異學所攻重為吾道之累故
因來示得效其愚幸為審其是否而復以求教
於彪丈幸甚

未嘗盡其本

九

建陽一二士人歸自臨安云嘗獲奉教亦錄得
數十段答問來其間極有可疑處雖所錄或失
本意亦必有些來歷也又有泛然之問略不曾
經思索答之未竟而遽以更端者亦皆一一酬
酢此非惟於彼無益而在我者亦不中語默之
節矣又隨問遽答若與之爭先較捷者此其間
豈無牽彊草略處流傳繆誤為害不細就令皆
是亦徒為口耳之資程子所謂轉使人薄者蓋
慮此耳元履嘗疑學徒日衆非中都官守所宜

熹却不慮此但恐來學者皆只是如此而為教者俯就太過略不審其所自則悔吝譏彈將有所不免矣況其流弊無窮不止為一時之害道之興衰實將繫焉願明者之熟慮之也釋曰問測之謂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的問題有抗高言以盜名者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為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

不明義理

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畧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已復禮之實不但其弊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摩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為說恍惚驚怖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為之愈也熹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摘植冥行之

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為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此雖比之今日高妙之說稍為平易然論語中已不肯如此迫切注解說破至孟子方間有說破處然亦多是以愛為言殊不類近世學者驚怖恍惚窮高極遠之言也今此錄所以釋論語之言而首章曰仁其可

不明義理

知次章曰仁之義可得而求其後又多所以明仁之義云者愚竊恐其非聖賢發言之本意也又如首章雖列二先生之說而所解實用上蔡之意正伊川說中問者所謂由孝弟可以至仁而先生非之者恐當更詳究之也釋曰孔氏惟命各之實矣

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懇精深尤耐咀嚙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

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所引盡心知天恐是充擴得去之意不知是否伊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

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於

未嘗不盡心

三

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燦燦地便是有兩箇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來論剖析雖極精微却似未及此意愚慮及此不審是否如何

熹昨承誨諭五王之事以為但復唐祚而不立中宗則武曌可誅後患亦絕此誠至論但中宗雖不肖而當時幽廢特以一言之失罪狀未著人望未絕觀一時忠賢之心與其募兵北討之事及後來諸公說李多祚之語則是亦未遽為

獨夫也乃欲逆探未形之禍一旦舍之而更立宗室恐反為計校利害之私非所以順人心乘天理而事亦未必可成也愚慮如此然而此外又未見別有長策不知高明以為如何若維州事則亦嘗思之矣唐與牛李蓋皆失之也夫不知春秋之義而輕與戎盟及其犯約攻圍魯州又不能聲罪致討絕其朝貢至此乃欲效其失信叛盟之罪而受其叛臣則其義有所不可矣然還其地可也縛送悉怛謀使肆其殘酷則亦

三八

三

過矣若論利害則僧孺固為人言以恐文宗如致堂之所論而吐蕃卒不能因維州以為唐患則德裕之計不行亦未足為深恨也計高明於此必有定論幸并以見教牛論正而心則私熹李計謫而心則正熹窮居如昨無足言者但遠去師友之益元元度日讀書反已固不無警省處終是旁無彊輔因循汨沒尋復失之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己者皆準止酒例戒而絕之似覺省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者若

充擴不已補復前非庶其有日舊讀中庸慎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過措辭煩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悞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勒慄然度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注與經作兩項功夫做了下稍看得支

未時著書錄

五

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作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中庸大學章句緣此畧修一過再錄上呈然覺其間更有合刪處論語亦如此草定一本未暇脫稿孟子則方欲為之而日力未及也近又讀易見一意思聖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決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為善如嚴君平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

者故卦爻之辭只是因依象類虛設於此以待叩而決者使以所值之辭決所疑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後有是辭但理無不正故其丁寧告戒之詞皆依於正天下之動所以正夫一而不繆於所之也以此忘讀之似覺卦爻十翼指意通暢但文意字義猶時有窒礙蓋亦合純作義理說者所以彊通而不覺其礙者也

釋曰躬行自得立言自別

未時著書錄

五

前書所稟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為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但其間語病尚多未為精切比遣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始竊自信以為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所施之矣聖賢方策豈欺我哉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

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

天學卷之六

六

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舵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自餘雖不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近范伯崇來自邵武相與講此甚詳亦嘆以為得未曾有而悟前此用心之左且以為雖先覺發明指示不為不切而私意汨漂不見頭緒向非老兄抽關啟鍵直發其私誨諭諄諄不以愚昧而捨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區區筆舌蓋不足以為謝也但未知自高明觀之復以為如何耳

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

天學卷之六

七

夫舉措自吾仁中出而俯仰無所愧怍更無打不過處此惟仁者能之顏曾其猶病諸今以志於仁者便能如此亦不察乎淺深之序矣愚竊以為志於仁者方是初學有志於仁之人正當於日用之間念念精察有無打不過處若有即深懲而痛改之又從而究夫所以打不過者何自而來用力之久庶乎一旦廓然而有以知仁矣雖曰知之然亦豈能便無打不過處直是從此存養十分純熟到顏曾以上地位方是入此氣象然亦豈敢自如此擔當只是誠心恭己而天理流行自無間斷爾今說才志於仁便自如此擔當了豈復更有進步處耶又且氣象不好亦無聖賢意味正如張子韶孝經首云直指其

路急策而疾趨之此何等氣象耶蓋此意惡字只是入聲諸先生言之已詳豈忽之而未嘗讀耶理之至當不容有二若以必自己出而不蹈前人為高則是私意而已矣

昨承開諭仁說之病似於鄙意未安即已條具請教矣再領書誨亦已具曉然大抵不出熹所論也請復因而申之謹按程子言仁本不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

朱熹集注

本

已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為道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為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前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已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脉貫通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

之與仁了無干涉也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謂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為性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是以敢詳陳之伏惟采察

朱熹集注

九

熹再讀別紙所示三條竊意高明雖已灼知舊說之非而此所論者差之毫忽之間或亦未必深察也謹復論之伏幸采聽廣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何為說要之大本既差勿論可也今觀所示乃直以此為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為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耶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意已分明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涉

也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煖飢飽之類耳推而至於酬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小大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用處但惟仁者為能泰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為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為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

大學章句

三

必有言豈可遂以勇為仁言為德哉今伯逢必欲以覺為仁尊兄既非之矣至於論知覺之淺深又未免證成其說則非熹之所敢知也至於伯逢又謂上蔡之意自有精神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矣此說甚高甚妙然既未嘗識其名義又不論其實下功處而欲驟語其精神此所以立意愈高為說愈妙而反之於身愈無根本可據之地也所謂天地之用即我之用殆亦其傳聞想像如此爾實未嘗到此地位也

愚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為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

大學章句

三

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

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

大學章句

卷三

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熹向來之說固未及此而來論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以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物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

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動中涵靜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未喻熹前以復為靜中之動者蓋觀卦象便自可見而伊川先生之意似亦如此來

大學章句

卷三

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者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

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為重以義配仁則仁為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若遂易為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

下學文集卷一

四

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為諦當也至若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為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然上兩句次序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也釋曰此書發明心學至矣靜中之又難下語學者勿但求之言議

與呂伯恭書

熹忽聞除命出於望外不知所為然向年所叨

異恩已是朝廷憇勞惠養之意况今又兩三年精力益衰豈復尚堪從官不免復以此意懇辭當以力請必得為期耳昨日得韓丈書遣時未有是說然見人說韓丈嘗於榻前復及姓名勢必緣此若然則是向來衰懇都無絲毫之効足見平生言行不相副無以取信於人如此使人皇恐無地自容向來冒受恩命已是辭却一年後來見無收殺又思此既是朝廷美意又直許其退閑於理疑若可受故不能終辭然朋友曰

下學文集卷一

五

面之責已不勝其喋喋况昔已取彼今復受此則是真為龍斷無復廉耻雖有子貢之辯亦不復能自明矣在熹一身固無足道然區區自守略已半生辛勤勞苦無所成就今日韓丈又豈忍必破壞之耶况世衰道微士大夫假真售偽託公濟私者方驚於世若又開此一塗使清官美職可以從容辭遜而得年除歲遷何所不至則是此弊由熹致之平生所以自任者雖不足言然又不至如此之輕實不忍以身效此弊為

後世強笑已作韓文書懇之幸因書更為一言
使其察此衷誠力贊廟堂因其辭避早為寢罷
不使蹤跡布露反取譴訶則拙者之幸也又况
如老兄者未忘經世之心而又富有其具乃未
收用而使此荒拙猥在其先此又豈所宜耶年
來百念俱忘唯覺親勝已資警益之樂為無窮
何時復奉從容豁此意耶又向來見人陷於異
端者每以攻之為樂勝之為喜近來唯覺彼之
迷昧為可憐而吾道不振之可憂誠實痛傷不

不勝哀其情

本

能自已耳此不知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
情性之正也向見吾兄於儒釋之辯不甚痛說
此固為深厚然不知者便謂高明有意陰主之
此利害不小熹近日見得學者若於此處見得
不分明便使忠誠孝友有大過人之行亦須有
病痛處其為正道之害益深正當共推血誠力
救此弊乃是吾黨之責耳

示喻曲折深所望於左右顧其間有未契處不
得不極論以求至當之歸至於立彼我較勝負

之嫌則熹雖甚陋豈復以此疑於左右者哉持
養歛藏之誨敢不服膺然有所不得已者世衰
道微邪陂交作其他紛紛者固所不論而賢如
吾伯恭者亦尚安於習熟見聞之地見人之詭
經誣聖肆為異說而不甚以為非則如熹者誠
亦何心安於獨善而不為極言覈論以曉一世
之昏昏也使世有任其責者熹亦何苦而詭譎
若是耶設使顏子之時上無孔子則彼其所以
明道而拯世者亦必有道決不退然安坐陋巷

不勝哀其情

本

之中以獨善其身而已故孟子言禹稷顏子易
地則皆然惟孟子見此道理如楊子雲之徒未
免將顏子只做箇塊然自守底好人看若近世
則又甚焉其所論顏子者幾於釋老之空寂矣
熹竊謂學者固當學顏子者如克己復禮不遷
怒戒過不伐善施勞之類造次顛沛所不可忘
但亦須審時措之宜使體用兼舉無所偏廢乃
為盡善若用有所不同則所謂體者乃是塊然
死物而已豈真所謂體哉觀伊川先生十八歲

時上書所論顏子武侯所以不同與上蔡論韶武異處便見聖賢之心無些私意只是畏天命循天理而已此義與近世論內修外攘之說者亦相貫夫吾之所以自治者雖或有所未足然豈可以是以而遂廢其討賊之心哉示諭蘇氏於吾道不能為揚墨乃唐景之流耳向見汪丈亦有此說熹竊以為此最不察夫理者夫文與道果同耶異耶若道外有物則為文者可以肆意妄言而無害於道惟夫道外無物則言而一有

天時卷之六

文

不合於道者則於道為有害但其害有緩急深淺耳屈宋唐景之文熹舊亦嘗好之矣既而思之其言雖侈然其實不過悲愁放曠二端而已日誦此言與之俱化豈不大為心害於是屏絕不敢復觀今因左右之言又竊意其一時作於荆楚之間亦未必聞於孟子之耳也若使流傳四方學者家傳而人誦之如今蘇氏之說則為孟子者亦豈得而已哉况今蘇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學者

始則以其文而悅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則漸涵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其壞人才敗風俗蓋不少矣伯恭尚欲左右之豈其未之思耶其貶而置之唐景之列殆欲陽擠而陰予之耳向見正獻公家傳語及蘇氏直以浮薄談目之而舍人文所著童蒙訓則極論詩文必以蘇黃為法嘗竊嘆息以為若正獻滎陽謂能惡人者而獨恨於舍人文之微旨有所未諭也然則老兄今日之論未論其它至於家學亦可謂蔽

天時卷之六

文

於近而遠於遠矣更願思之以求至當之歸不可自悞而復悞人也前書奉問謝公之說正疑其不能無病詳考從上聖賢以及程氏之說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容貌為先蓋必如此然後心得所存而不流於邪僻易所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者此也但不可一向溺於儀章器數之末耳若言所以正所以謹者乃禮之本便只是釋氏所見徒然橫却箇所以然者在胷中其實却無端的下工

夫處儒者之學正不如此更惟詳之

立論相高吾人固無此疑然只要得是當亦良
不易耳論治固有序然體用亦非判然各為一
事無今日言此而明日言彼之理如孟子論愛
牛制產本末雖殊然亦罄其說於立談之間大
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事精粗之別其
所以格君心者自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
為恐彼逆疑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
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世俗較計利害之私

六經卷之五

五

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愚見如此更惟精思而
可否之區區之論所以每不同於左右者前後
雖多要其歸宿只在毫釐之間講而通之將必
有日矣素篇伏讀感發良多愚意尚恐其詞有
未達者此人立俟未暇詳叩臨書傾想無已正
遠惟益進德業自愛重是所願望釋曰告君者
及循其功之可漸觀論語可見文公諫君朋友
陳事明道忠諫切直諫之即愚者明而儒者奮
矣然氣和詞簡使人得意於言表更當參以程
子及和靖可也南軒之學典而緩東萊之學
博而細文公規其失而翼其進無所貶恕二公
之受益文公之納忠皆百世之師也噫友道其

感矣

仁說近再改定比舊稍分明詳密已復錄呈矣
此說固太淺少含蓄然意此等名義古人之
教自其小學之時已有自直分明訓說而未有
後世許多淺陋玄空上下走作之弊故其學者
亦曉然知得如此名字但是如此道理不可不
著實踐履所以聖門學者但以求仁為務蓋皆
已略曉其名義而求實造其地位也若似今人
茫然理會不得則其所汲汲以求者乃其平生

六經卷之五

五

所不識之物復何所向往愛說而知所以用其
力耶故今日之言比之古人誠為淺露然有所
不得已者其實亦只是祖述混說但剔得名義
稍分界分脉絡有條理免得學者枉費心神胡
亂揣摩喚喚東作西爾若不實下恭敬存養克己
復禮之功則此說雖精亦與彼有何干涉耶故
却謂此說正所以為學者向往之標準而初未
嘗侵過學者用功地步明者試一思之以為如
何似不必深以為疑也自己功夫與語人之法

目不同然如此說却似有王氏所論高明中庸之弊也須更究其曲折略與彼說破乃佳

熹所欲整理文字頭緒頗多而日力不足今又方有遠役念念未始一日去心也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言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三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

六書卷之三

三

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為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可用私竊以為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方多有未

曉處不敢彊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誤為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祭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為敘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但推之於事或有如此凡此之類不一而足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就上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因來幸以一言可否之禮書亦甚多事不能就緒書成當不俟脫縈首以寄呈求正也示喻令學者兼看經史其善甚善此間來學者少亦欲放此

入學卷之三

三

答汪尚書

熹茲者累日侍行得以親炙竊惟道德純備固非淺陋所能窺測而於謙虛好問容受盡言之際尤竊有感焉蓋推是心以往將天下之善皆

歸之其於任天下之重也何有愚恐他日之事
常人所不能任者閤下終不得而辭也是以不
勝奉奉每以儒釋邪正之辯為說冀或有助萬
分而猶恐其未足於言也請復陳之幸垂聽焉
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
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為快而於其間曲折精
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為卑近瑣細
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
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胸中不
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
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
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
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
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為哉又况俟之
而未必不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
度歲月而偃偃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
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畧寧下毋高
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

三書

三書

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
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
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
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
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此其孰
為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優劣
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
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
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無以異也蓋大本既立
準則自明此孟子所以知言而詖淫邪遁接於
我者皆不能逃其鑒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
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戒哉可不懼哉愚意如
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如其可取幸少留意焉
既以自任又以是為格非定國之本則斯言之
發庶不得罪於君子矣或未中理亦乞明賜誨
諭將復思而請益焉固無嫌於聽納之不弘也
孤陋寡聞企望之切

三書

三書

抵以審彼已較強弱為言是知夷狄相攻之策而未嘗及中國治夷狄之道也蓋以力言之則彼常強我常弱是無時而可勝不得不和也以德言之則振三綱明五帝正朝廷勵風俗皆我之所可勉而彼之所不能者是乃中國治夷狄之道而今日所當議也誠能自勵以此則亦何以講和為哉愚之所憂獨恐力既不振德又不修則曰戰曰和俱無上策耳

熹不揆愚鄙妄陳管見伏冀高明垂賜謬答反

六經集義卷一

朱

復玩味欽佩無忘然有所疑敢不自竭道在六經何必它求誠如台諭亦可謂要言不煩矣然世之君子亦有雖知其為如此而不免於淪胥者何哉以彼之為說者曰子之所求於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受書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真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既以是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乎它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往往有三務家私之累聲色勢利之娛日力亦不足矣是以雖知至

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注心於彼而微幸其萬一也然則何必云者正矣而熹竊恨其未嚴也若易必以可儻庶幾乎蓋不必云者無益之辭也不可云者有害之辭也夫二者之間相去遠矣如鳥啄食之而殺人則世之相戒者必曰不可食而未有謂不必食而已者也妄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又蒙教諭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辭不別白旨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於後而來教又以歐陽司

六經集義卷一

朱

馬同於蘇氏則熹亦不能不以為疑也蓋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者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為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而王氏支離穿鑿尤無義味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衆徒以一時取合人土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已甚故特為諸老先生之所排詆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其失人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

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識才辯謀為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論事實則尚權謀術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勢利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為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恣然而無言也蓋王氏之學雖談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淫侈縱恣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若蘇氏則其律身已不若荆公之嚴其為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祕過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與扇縱橫押闔之辯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禮義廉耻之為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

天時卷之六

三

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紛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為未必不身為之也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遽探未形之禍以加譏貶至於論道學邪正之際則其辯有在毫釐之間者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今乃欲專貶王氏而曲貸貳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所以益熾實由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默其口而厭其心也狂妄僭率極言至此恐閣下未以為然胡不取熹前所陳者數書之說而觀之也以閭下之明秉天理以格人欲據正道以黜異端彼亦將何所遁其情哉熹之愚昧么麼豈不知其力之不足所以慨然發憤而不能已亦決於此而已矣天下豈有二道哉受學之語見於呂與叔所記二先生語中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故據以為說從遊蓋所尊敬而不為師弟子之辭故范內翰之於二先生胡文定之於三君子熹皆用此字但二先生於康節誠似大重欲

天時卷之六

三

改為與又似太輕不知別下何字為當更乞示
誨幸甚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先生所以推尊
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
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
之也和靖之言恐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
子為不同道之比妄意其然不識台意以為然
否抑康節之學挾摘竊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
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汚染此其所見必有
端的處比之溫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
矣因論康節及此并以求教

不特錄其言

甲

伏蒙垂教以所不及反復再四開發良多此足
以見閒居味道所造日深而又謙虛退託不自
賢智如此區區下懷尤切欣幸第顧淺陋不足
以當誘掖之勤茲為愧懼耳然竊思之東西銘
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
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
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
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

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
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不切然意
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
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
竊意先賢取舍之意或出於此不審高明以為
如何至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語則近嘗思
之前此看得大段鹵莽子細玩味方知此序無
一字無下落無一語無次序其曰至微者理也
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蓋自理而言

不特錄其言

甲

則即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原也自象而言則
即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間也其文理密察有
條不紊乃如此若於此看得分明則即西銘之
書而所謂一原無間之實已瞭然心目之間矣
亦何俟於東銘而後足耶若俟東銘而後足則
是體用顯微判然二物必各為一書然後可以
發明之也先生之意恐不如此不審高明以為
如何太極圖西銘近因朋友商確嘗竊私記其
說見此抄錄欲以請教未畢而明仲之僕來索

書不欲留之後便當拜呈也然頃以示伯恭渠
至今未能無疑蓋學者含糊覆冒之久一旦遽
欲分割曉折而告語之宜其不能入也又蒙語
及前此妄論平易蹉過之言稱許甚過尤切皇
恐然竊觀來意似為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
此則又似禪家之說熹又所不能無疑也聖門
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
優柔磨鍊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
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

大學章句

卷一

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今日此事非
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
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察秋毫
而後睹山岳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鷄也夫道固
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
者不能與也今日為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
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
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
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

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
心叙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
適足為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
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漢
而欲火其書也舊讀明道行狀記其學行事業
畧數千言而卒道其言不過力排釋氏以為必
開之而後可以入道後得呂榮公家傳則以為
嘗受學於二程而所以推尊稱美之辭甚盛考
其實亦誠有以大過人者然至其卒章而誦其

大學章句

卷一

言則以為佛之道與聖人合此其師生之間分
背矛盾一南一北不審台意平日於此是非之
際何以處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此是則彼非
此非則彼是蓋不容並立而兩存也愚昧無知
誤蒙誘進敢竭愚慮庶幾決疑伏望恕其狂易
而終教之釋曰書中言釋氏於彼彼於此彼於此
敬為主數言則異學之害人心者明且盡矣王
氏姦妬蘇氏險譎均之亂道也文公闢之仁者
能惡人矣自元以來論者曰王氏心正而性拘
蘇氏志廣而才疏劉將孫曰文公未必主元祐
右若實信乎邪術巧文陷溺人之心猶
醉醪之酣浸雖毀靡而莫之懲也噫

答李伯諫

承諭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辯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為人而不為己故見得其間一種稍向外者皆為外事若實有為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

不勝其意

四十一

其所謂深者乃工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真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哉至於易之為書因陰陽之變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粗亡所不備尤不可以是內非外厭動求靜之心讀之鄙意如此故於來喻多所未安竊恐向來學佛病根有未除者故敢以

告然恐亦未必盡當於理惟高明擇之

答鄭景望

龔帥過建陽遣人相聞不及一見為恨今日季教授見訪云嘗小欵道其語皆出於忠厚長者然在愚意尚未有深解處如論范忠宣救蔡新州及元祐流人以為至當之舉熹嘗竊論此矣以為元祐諸賢憂確之不可制欲以口語擠之固為未當而范公乃欲預為自全之計是亦未免於自私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至其論諸公

不勝其意

四十二

忽反爾之言違好還之戒自取禍敗尤非正理使後世見無禮於君親者拱手坐視而不敢逐則必此言之為也且舜流四凶族為臯陶者亦殊不念反爾之戒何耶推此心以往恐無適而非私者邵子文以為明道所見與忠宣合正恐徒見所施之相似而未見所發之不同蓋毫釐之間天理人欲之差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又聞深以好名為戒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論將恐廉隅毀頓其弊有甚於好名故先聖云君子疾

沒世而名不稱焉而又曰君子求諸己詳味此言不偏不倚表裏該備此其所以為聖人之言歟學者要當於此玩心則勿忘勿助之間天理卓然事事物物無非至當矣熹又記向蒙面誨堯舜之世一用輕刑當時嘗以所疑為請勿勿不及究其說近熟思之有不可不論者但觀皋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是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於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既犯而縱舍之謂也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袁機仲

來論以東南之溫厚為仁西北之嚴凝為義此鄉飲酒義之言也然本其言雖分仁義而無陰

陽柔剛之別但於其後復有陽氣發於東方之說則固以仁為屬乎陽而義之當屬乎陰從可推矣來論乃不察此而必欲以仁為柔以義為剛此既失之而又病夫柔之不可屬乎陽剛之不可屬乎陰也於是彊以溫厚為柔嚴凝為剛又移北之陰以就南而使主乎仁之柔移南之陽以就北而使主乎義之剛其於方位氣候悉反易之而其所以為說者率皆參差乖迤而不可合又使東北之為陽西南之為陰亦皆得其

半而失其半愚於圖子已具見其失矣蓋嘗論之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退而消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為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為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歛藏為事作長為生歛藏為殺此剛柔之所以為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楊子雲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之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

陽固不妨自為一義但不可以雜乎此而論之耳

答周益公

前者累蒙誨諭范碑曲折考据精博論議正平而措意深遠尤非常情所及又得吕子約錄記所被教墨祭互開發其辯益明熹之孤陋得與聞焉幸已甚矣復何敢措一詞於其間哉然隱之於心竊有所不能無疑者蓋嘗竊謂吕公之心固非晚生所能窺度然當其用事之時舉措

不勝其意

四

之不合衆心者蓋亦多矣而又惡忠賢之異已必力排之使不能容於朝廷而後已是一世之正人端士莫不惡之况范歐二公或以諷議為官或以諫諍為職又安可置之而不論且論之而合於天下之公議則又豈可謂之太過也哉逮其晚節知天下之公議不可以終拂亦以老病將歸而不復有所畏忌又慮夫天下之事或終至於危亂不可如何而彼衆賢之排去者或將起而復用則其罪必歸於我而并及於吾

之子孫是以寧損故怨以為收之桑榆之計蓋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其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於國家者相去遠矣至若范公之心則其正大光明固無宿怨而惓惓之義實在國家故承其善意既起而樂為之用其自訟之書所謂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者亦不可不謂之傾倒而無餘矣此最為范公之盛德而他人之難者歐陽公亦

不勝其意

四

識其意而特書之蓋吕公前日之貶范公自為可罪而今日之起范公自為可書二者各記其實而美惡初不相掩則又可見歐公之心亦非淺之為丈夫矣今讀所賜之書而求其指要則其言若曰吕公度量渾涵心術精深所以期於成務而其用人才德兼取不為諸賢專取德望之偏故范歐諸公不足以知之又未知其諸子之賢而攻之有大過者後來范公雖為之用然其集中歸重之語亦甚平平蓋特州郡之常禮

而實則終身未嘗解仇也其後歐公乃悔前言之過又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託為解仇之語以見意而忠宣獨知其父之心是以直於碑中刊去其語雖以取怒於歐公而不憚也凡此曲折指意微密必有不苟然者顧於愚見有所未安不敢不詳布其說以求是正伏惟恕其僭易而垂聽焉夫吕公之度量心術期以濟物則誠然矣然有度量則宜有以容議論之異同有心術則宜有以辨人才之邪正欲成天下之務

宋學集卷一

五

則必從善去惡進賢退姦然後可以有濟今皆反之而使天下之勢日入於昏亂下而至於區區西事一方之病非再起范公幾有不能定者則其前日之所為又惡在其有度量心術而能成務也哉其用人也欲才德之兼取則亦信然矣然范歐諸賢非徒有德而短於才者其於用人蓋亦兼收而並取雖以孫元規滕子京之流恃才自肆不入規矩亦皆將護容養以盡其能而未嘗有所廢棄則固非專用德而遺才矣而

吕公所用如張李二宋姑論其才亦決非能優於二公者乃獨去此而取彼至於一時豪俊踈弛之士窮而在下者不為無人亦未聞其有以羅致而器使之也且其初解相印而薦王隨陳堯佐以自代則未知其所取者為才也耶為德也耶是以不足以自解矣若謂范歐不足以知吕公之心又不料其子之賢而攻之大過則其所攻事皆有迹顯不可掩安得為過且為侍從諫諍之官為國論事乃視宰相子弟之賢否以

宋學集卷一

五

為前却亦豈人臣之誼哉若曰范公之仇初未嘗解則范公既以吕公而再逐及其起任西事而超進職秩乃適在吕公三入之時若范公果有怨於吕公而不釋乃閔默受此而無一語以自明其前日之志是乃內懷憤毒不能以理自勝而但以貪得美官之故俛而受其寵絡為之驅使未知范公之心其肯為此否也若曰歐公晚悔前言之失又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以自解則是畏其諸子之賢而欲陰為自託之計

於是寧賣死友以結新交雖至以無為有愧負
幽冥而不遑恤又不知歐公之心其忍為此否
也況其所書但記解仇之一事而未嘗并譽其
他美則前日斥逐忠賢之罪亦未免於所謂欲
蓋而彰者又何足以贖前言之過而媚其後人
也哉若論忠宣之賢則雖亦未易輕議然觀其
事業規模與文正之洪敷開豁終有未十分肖
似處蓋所謂可與立而未可與權者乃翁解仇
之事度其心未必不深耻之但不敢出之於口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耳故潛於墓碑刊去此事有若避諱然者歐公
以此深不平之至屢見於書疏非但墨莊所記
而已况龍川志之於此又以親聞張安道之言
為左驗張實呂黨尤足取信無疑也若曰范公
果無此事而直歐公所誣則為忠宣者正當沫
血飲泣貽書歐公且道其所以然者以白其父
之心迹而俟歐公之命以為進退若終不合則
引義告絕而更以屬人或姑無刻石而待後世
之君子以定其論其亦可也乃不出此而直於

成文之中刊去數語不知此為何等舉措若非
實諱此事故隱忍寢默而不敢誦言則曷為其
不為彼之明白而直為此黯闇耶今不信范公
出處文辭之實歐公丁寧反復之論而但取於
忠宣進退無據之所為以為有無之決則區區
於此誠有不能識者若撫實而言之但曰呂公
前日未免蔽賢之罪而其後日誠有補過之功
范歐二公之心則其終始本末如青天白日無
纖毫之可議若范公所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者心足以見其心量之廣大高明可謂百世之
師表至於忠宣則所見雖殊然亦不害其為守
正則不費詞說而名正言順無復可疑矣不審
尊意以為如何狂瞽之言或未中理得賜鑄曉
千萬幸甚後嘗誨諭又以昭錄不書解仇之語
而斷其無有則熹以為呂公拜罷范公進退既
直書其歲月則二公前憾之釋然不待言而喻
矣不然則昭錄書成歐公固已不為史官而正
獄忠宣又皆以為時用范固不以墓碑全文上

史氏而呂氏之意亦恐其有所未快於歐公之言也是以姑欲置而不言以泯其迹而不知後世之公論有不可誣者是以啓今日之紛紛耳如又不然則范公此舉雖其賢子尚不能識彼為史者知之必不能如歐公之深或者過為隱避亦不足恠恐亦未可以此而定其有無也墨莊之錄出於張邦基者不知其何人其所記歐公四事以為得之公孫當世而子約以為紹興舍人所記此固未知其孰是但味其語意實有

天淵集卷之五

書

後人道不到處疑或有自來耳若談叢之書則其記事固有得於一時傳聞之誤者然而此病在古雖遷固之博近世則溫公之誠皆所不免況於後山雖頗及見前輩然其平生蹤跡多在田野則其見聞之間不能盡得事實宜必有之恐亦未可以此便謂非其所著也丹朱之云誠為太過然歐公此言當為令狐父子文字繁簡而發初亦無大美惡但以一時語勢之適然不假擇其擬倫之輕重耳故此言者雖未敢必其

為公之言而亦未可定其非公之言也此等數條不足深論然偶因餘誨之及而并講之使得皆蒙裁正則亦不為無小補者唯是所與子約書中疑學道三十年為後學之言者則熹深感焉而尤以為不可以不辨不審明公何所惡於斯言而疑之也以道為高遠玄妙而不可學邪則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理猶四海九州百千萬人當行之路爾非若老佛之所謂道者空虛寂寞而無與於人也以道為迂遠疎

天淵集卷之五

書

閑而不必學耶則道之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間起居動息之際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暫廢故聖賢有作立言垂訓以著明之巨細精粗無所不備而讀其書者必當講明究索以存諸心行諸身而見諸事業然後可以盡人之職而立乎天地之間不但玩其文辭以為綴緝纂組之工而已也故子游誦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而夫子是之則學道云者豈近世後學之言哉若謂歐公未嘗學

此而不當以此自名耶則歐公之學雖於道體猶有欠闕然其用力於文字之間而泝其波流以求聖賢之意則於易於詩於周禮於春秋皆嘗反復窮究以訂先儒之繆而本論之篇推明性善之說以為息邪距詖之本其賢於當世之號為宗工巨儒而不免於祖尚浮虛信惑妖妄者又遠甚其於史記善善惡惡如唐六臣傳之屬又能深究國家所以廢興存亡之幾而為天下後世深切著明之永鑒者固非一端其他文說雖或出於遊戲翰墨之餘然亦隨事多所發明而詞氣藹然寬平深厚精切的當真韓公所謂仁義之人者恐亦未可謂其全不學道而直以燕許楊劉之等期之也若謂雖嘗學之而不當自命以取高標揭己之嫌耶則為士而自言其學道猶為農而自言其服田為賈而自言其道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則其言之不讓益甚矣又可指為後生之語而疑之耶凡此又

晦菴文抄續集卷之七

皆熹之所未論者蓋嘗反復思之而竟不得其說是以不敢默默而不以求正於有道惟高明恕而教之釋曰甚哉呂相之謫也不報范公以當怨叢謗力窮計盡而身亦不安我收用賢之名彼受不勝任之咎范公明乎進退先後之幾結主知正人心言量而發事協而舉勿隳於成否則退也奚為而受其罔復冀功於外藩乎文公謂其解仇似未燭呂相之奸也然自學道三十年以下諸論可以訓矣

晦菴文抄續集卷之八

答林謙之

熹愚不適時自量甚審所願不過力田養親以求寡過而已所謂趨赴事功自當世賢人君子事豈熹所敢議哉過蒙諄諄荷愛之深書尾丁寧尤為切至屬數日前已申祠官之請聞命不早雖欲奉教而不可得矣抑熹久欲有請於門下而未敢以進今輒因執事之問而一言之蓋熹聞之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

宋學集卷之八

十一

忠信莊敬持養為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德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

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為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為險怪懸絕之言以相高甚者至於周行却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以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為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

答江元適

宋學集卷之八

十一

熹聞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為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為未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饜飮而自得之然後為至固不可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樞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凡此與來教所謂傷時痛

俗急於自反且欲會通其旨要以為駐足之地者其本末指意似若不同故前後反復之言率多違異今姑論其大槩以為求教之目其他曲折則非得面承不能究也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分定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爾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知有不可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無不利也來教之云似於名言之間小有可疑雖非大指所繫然此乃學者發端下手處恐不可畧故復陳之不審高明以為如何熹嘗謂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間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繆即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是以學者求仁精義亦

未嘗不相為用其求仁也克去己私以復天理初不外乎日用之間其精義也辯是非別可否亦不離乎一念之際蓋無適而非天理人心體用之實未可以差殊觀也孟子告齊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嗚呼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孟子其可謂知言之要矣今執事以反身自認存真合體者自名其學信有意於求仁矣而必以精義之云為語道之精體而無與乎學者之力又以辯是非別可否為空言不充實用而有害乎簡易之理則熹恐其未得為至當之論也蓋曰道之精體則義不足以明之以義強名則義之為名又無所當此蓋原於不知義之所以為義是以既失其名因昧其實於是乎有空言實用之說此正告子義外之蔽也既不知義則夫所謂仁者亦豈能盡得其全體大用之實哉近世為精義之說莫詳於正蒙之書而五峰胡先生者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

當深可玩味恐執事未以為然則試直以文義考之精義入神正與利用安身為對其曰精此義而入於神猶曰利其用而安其身耳楊子所謂精而精之用字正與此同乃學者用功之地也若謂精義二字只是道體則其下復有入神二字豈道體之上又有所謂神者而自道以入神乎以此言之斷可決矣抑所謂反身自認存真合體者以孔子克己復禮孟子勿助勿忘之說驗之則亦未免失之急迫而反與道為二大

天學卷之五

五

抵天人初無間隔而人以私意自為障礙故孔孟教人使之克盡已私即天理不期復而自復惟日用之間所以用力循循有序不凌不躐則至於日至之時廓然貫通天人之際不待認而合矣今於古人所以下學之序則以為近於傀儡而鄙厭之遂欲由徑而捷出以為簡易反謂孔孟未嘗有分明指訣殊不知認而後合握苗助長其不簡易而為傀儡亦已大矣熹竊以為日用之間無一事一物不是天真本體孔孟之

言無一字一句不是分明指訣故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又曰天何言哉而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豈平日雅言常行之外而復有所謂分明指訣者哉此外牴牾尚多然其大槩節目具於是矣以執事教誨不倦念未有承晤之期不敢久虛大賜是以冒昧罄竭其愚伏惟恕其狂妄少賜覽觀還以一言示及可否虛心以俟如有所疑不敢不以復也

天學卷之五

六

答詹體仁

湘中學者之病誠如來教然今時學者大抵亦多如此其言而不行者固失之又有一種只說踐履而不務窮理亦非小病欽夫往時蓋謂救此一種人故其說太快處以啓流傳之弊今日正賴高明有以救之也為學是分內事纔見高自標致便是不務實了更說甚的今日正當反躬下學讀書則以謹訓說為先修身則以循規矩為要除却許多懸空閑說庶幾乎穩耳

答柯國材

大抵講學只要理會義理非人所能為乃天理也天理自然各有定體以為深遠而抑之使近者非也以為淺近而鑿之使深者亦非也學者患在不明此理而取決於心夫心何常之有好高者已過高矣而猶患其卑滯於近者已大近矣而猶病其遠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學者所以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也前此以陳許二友好為高奇喜立新說往往過於義理之中正

故常因書箴之蓋因其病而藥之非以為凡講學者皆當畫於淺近而遂止也然觀聖賢之學與近世諸先生長者之論則所謂高遠者亦不在乎創意立說之間伊川云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意味覺得與少時自別又尹和靖門人稱尹公於經書不為講解而耳順心得如誦已言此豈必以創意立說為高哉今吾輩望此地位甚遠大槩讀書且因先儒之說通其文義而玩味之使之浹洽於心自見

意味可也如舊說不通而偶自見得別有意思則亦不妨但必欲於傳註之外別求所謂自得者而務立新說則於先儒之說或未能究而遽舍之矣如此則用心愈勞而去道愈遠矣恐駸駸然失天理之正而陷於人欲之私非學問之本意也且謂之自得則是自然而得豈可強求也哉今人多是認作獨自之自故不安於他人之說而必已出耳

答徐元聘

文王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勲未集之語但紂惡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猶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紂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絕則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

周公東征不必言用權自是王室至親與諸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

往之乃是正義不待可與權者而後能也若馬
鄭以為東行避謗乃鄙生腐儒不達時務之說
可不辯而自明陳少南於經旨多踈畧不通點
檢處極多不足據以為說來教所謂周公之志
非為身謀也為先王謀也非為先王謀也以身
任天下之重也此語極佳

答王近思

前此欲銘先夫人之墓以未嘗習為之無以應
命亦自念君子之事親以誠正不在此但能篤

元晦著錄

九

志力行使人謂之君子之子則其為親榮也大
矣祭文尤所未解凡喪父在父為主今自主之
一失也古者將葬祖奠還奠祝以事告而無文
辭二失也古人居喪則言不文蓋哀戚勝之不
能文也今文甚矣又將振而矜之此三失也孔
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吾友其未之思與大抵
吾友誠慤之心似有未至而華藻之飾常過其
哀故所為文亦皆辭勝理文勝質有輕揚詭異
之態而無沉潛溫厚之風不可不深自警省訥

言敏行以改故昔之繆也

答魏元履

裴父所云欲於論語作數說此語可疑尋常讀
書只為胷中偶有所見不能默契故不得已而
形之於口恐其遺忘故不得已而筆之於書初
不覺其成說也若讀書而先有立說之心則此
一念已外馳矣若何而有味耶老兄所論昭烈
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愚意則以謂先主見幾不
明經權俱失當劉琰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烏

元晦著錄

十

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
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
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
二者初非二物也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譎處
其小者如躡足之類其大則挾漢以為韓而終
身不以語人也若武侯即名義俱正無所隱匿
其為漢復讐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
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為武侯之所
為則難而子房救閭閻乘隙得為即為故其就之

為易耳頃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如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大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與魏應仲

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不可自比兒曹虛度時日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左傳各二百字參以釋文正其音讀儼然端坐各誦百遍訖誦孟子三二十遍熟復玩味訖看史數板反復數遍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

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即更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歸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又置簿記逐日所誦說起止以俟歸日稽考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思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剽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

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答范伯崇

衛君待子而為政

熹嘗問先生瞽瞍殺人事先生曰蒯瞞父子只為無此心所以為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

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論其心爾豈容他如此去得問先儒八議之說如何曰此乃蔽罪時事其初須著執之不執則士師失其職矣熹嘗以先生之意參諸明道及文定之說竊謂蒯瞞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如何爾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蒯瞞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或輒賢

而國人不聽其去則為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間耳來諭以謂蒯賁之來諸大夫當身任其責請命于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矣但又云輒不與謀其事避位而聽於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於大夫以拒父而陰幸天子之與已之心焉掩耳盜鍾為罪愈大又云遽然與師以脅其父於人子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與師以拒得罪於先君而不當立之世子義也自輒言之則雖已不與謀而聽大夫之所為請命於天子而討之亦何心哉來諭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甚善但推而言之便有此病似是於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甚灑落所以如此故愚竊謂輒之心但當只見父子之親為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至裏只是一箇逃而去之便無一事都不見其他方是直截不審伯崇以為如何

須送行語哀苦中不復能為文然觀伯諫之言已是藥石但更須求所以立其本耳日用之間以莊敬為主凡事自立章程鞭約近裏勿令心志流漫其剛大之本乎由此益加窮理之功以聖賢之言為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為必可行則世俗小小利害不能為吾累矣當官庶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微細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畧因循意墮呂氏童蒙訓下卷數條防閑之道甚至皆可佩服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史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暇日勿廢溫習少飲酒擇交游子澄相去不遠真直諒多聞之益果能受其實攻而不憚改焉則彼亦將不憚啓告之煩矣區區所以相告者不過如此恐臨別匆匆不能盡舉預以拜聞惟有裁擇

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

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如此然後能距楊墨而列於聖賢之徒不然詭譎相訾以客氣爭勝負是未免於前輩自弊之譏也釋曰已學未明而闢之功已

答劉平甫

新年人事幾日而定定後進業恐不可廢昨日歲前有欲奉聞者以無間處不暇及亦嘗令四弟相告曾及之否大抵家務冗幹既多此不可已者若於其餘時又不急雜務虛費光陰則是終無時讀書也愚意講學幹蠱之外挽弓鳴琴抄書讐校之類皆可且罷此等不惟廢讀書亦防幹也平甫試思此等於吾身計果孰親且急哉又比來遊從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

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况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疎如僕輩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衡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以禮接之亦嘗有流連酒炙把臂並遊對牀夜語者乎此不足為外人道但欲平甫自知而節之若徒暴露於外而無見聽之實但使衆怨見歸為僕作禍耳千萬幸察裴文正歲出山來幸為道區區此公勁直凡所告戒千萬信受

答何叔京

不可如聽熹言之悠悠恐不能堪耳釋曰朱門皆驚高遠文公抑之矣猶多談心性也自答魏應仲至此書隨事用功庶乎論語之教熹孤陋如昨近得伯崇過此講論踰月甚覺有益所恨者不得就正於高明耳他日伯崇相見或通書當能備言之或有差誤不吝指誨幸甚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

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脫然之語乃先生稱道之過今日猶如掛鉤之魚當時寧有是耶然學者一時偶有所見其初皆自悅懌以為真有所自得矣及其久也漸次昏暗淡泊又久則遂泯滅而頑然如朽無所睹此無他所見者非卓然真見道體之全特因聞見揣摩而知故耳竊意當時日聞至言觀懿行其心固必有不知所以然者泊其有所依歸而又加以歲月之久汨沒浸漬今則茫然為庸人矣此亦無足怪者因下問之及不覺慨然未知其終何所止泊也釋曰意若謂人當學問思辨以明究此理以助存養之功但守一節枯淡易廢大學所謂定靜安慮之實功也

答連嵩卿

易筭結縷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行有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此是遠要處

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子路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為也釋曰曾子午也子路勇也皆知之至也

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為非但不知為此說者以天地為主耶以我為主耶若以天地為主則此性即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為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

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目為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豈可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混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别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為天地陰陽者亦無所

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煩以此問子晦渠必有說却以見諭釋曰天地寒暑也人物未終矣暑又來又生一番鮮者故曰日新之謂盛德

答胡廣仲

欽夫未發之論誠若分別太深然其所謂無者非謂本無此理但謂物欲交引無復澄靜之時耳熹意竊恐此亦隨人稟賦不同性靜者須或有此時節但不知敬以主之則昏憤駁雜不覺自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程子曰敬而無失乃

所以中此語至約是真實下功夫處願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間試加意焉當知其不妄矣近來覺得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為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為主而格物以

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自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釋曰大學或問謂學者無小學之工當先持敬其意盡於此書近時學者疑其贅非也

答吳晦叔

熹伏承示及先知後行之說反復詳明引據精密警發多矣所未能無疑者方欲求教又得南軒寄來書葦讀之則凡熹之所欲言蓋皆已先

大學書

得之矣特其曲折之間小有未備請得而細論之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後無可疑者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

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為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夫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為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

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為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已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非如來教及前後所論觀過知仁者乃於方寸之間設為機械欲因觀彼而反識乎此也又來喻所謂端謹以致知所謂克己私集眾理者又似有以行為先之意而所謂在乎兼進者又若致知力行初無先後之分也凡此皆鄙意所深疑而南軒之論所未備者故敢復以求教幸深察而詳諭之未發之旨既蒙許可足以無疑矣又蒙教以勿恃簡策須是自加思索超然自見無疑方能自信此又區區平日之病敢不奉承然此一義向非得之簡策則傳聞襲見終身錯認聖賢旨意必矣又况簡策之言皆古先聖賢所以加惠後

學垂教無窮所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將於是在雖不可一向尋行數墨然亦不可遽舍此而他求也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也愚意却願尊兄深味此意毋遽忽易凡吾心之所得必以考之聖賢之書脫有一字之不同則更精思明辯以益求至當之歸毋憚一時究索之勞使小惑苟解而大礙愈張也

答石子重

熹竊謂人之所以為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為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即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尚何學之為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躁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

焉非固欲盡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

答林擇之

比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徃徃全不加工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益又况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箕踞

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近畧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只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幹轉幹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釋曰孔門曰博文主敬文者形之可象也禮者矩之可循也隨事而言其節密而其功周知者心之通也敬者心

之畏也即本而言其規大而其目疎三千三百
皆禮之條敬乃出是者耳故古之學者實後之
學者

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飭乃
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而前日不知於
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
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悚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
所論顏孟不同處極善極善正要見此曲折始
無窒礙耳比來想亦只如此用功熹近只就此
處見得向來所未見的意思乃知存久自明何

不勝其幸甚

主

待窮索之語是真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
驗况真能久耶但當益加勉厲不敢少弛其勞
耳拙齋和篇莊重和平讀之如見其人煩為多
致謝意莊子詩亦皆有味但可惜只玩心於此
耳竊恐論語孟程之書平易真實處更有滋味
從前咬嚼未破所以向此作活計然不敢僭易
獻此說顧無以謝其不鄙之意只煩擇之從容
為達此懷也呂公家傳深有警悟人處前輩涵
養深厚乃如此但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主一

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雜矣如云直截勁捷以造聖人
則約而陋矣舉此二端可見其本末之皆病此所以
流於異學而不自知其非耶而作此傳者又自有不
可曉處如云雖萬物之理本末一致而必欲有為此
類甚多不知是何等語又義例不明所載同時諸人
或名或字非褒非貶皆不可考至如蘇公則前字後
名尤無所據豈其學無綱領故文字亦象之而然耶
最後論佛學尤可駭嘆程氏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
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
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
背戾之甚哉夫以其資質之粹美涵養之深厚
如此疑若不叛於道而窮理不精錯謬如此流
傳於世使有志於道而未知所擇者坐為所悞
蓋非特芳之亂苗紫之亂朱而已也奈何奈何

答江德功

有禮則安說立意甚善但詳本文之意只說施
報往來之禮人能有此則不忤於物而身安耳
未遽及夫心安也况古之所以必由於禮也

為禮當如此不得不由豈為欲安吾心而後由之也哉若必為欲安吾心然後由禮以接於人則是皆出於計度利害之私而非循理之公心矣大抵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為卑近而不滿於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胷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

大學章句

卷一

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蓋其心自以為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咄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況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精神氣象有加于前則吾又為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間而已不審賢者以為如何大學之說亦放前意蓋不欲就事窮理而直欲

以心會理故必以格物為心接乎物不欲以愛親敬長而易其所謂清淨寂滅者故必以所厚為身而不為家以至新民知本絜矩之說亦反而附之於身蓋惟恐此心之一出而交乎事物之間也至於分別君相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學亦似有獨善自私之意而無公物我合內外之心此蓋釋氏之學為主於中而外欲強為儒者之論正如非我族類而欲強以色笑相親意思終有間隔礙阻不泐洽處若欲真見聖賢本

大學章句

卷一

意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耳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繆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

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細微之間主賓次第

大學章句

光

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無一毫之不合今不深考而必欲訓致知以窮理則於主賓之分有所未安訓格物以接物則於究極之功有所未明以義理言之則不通以訓詁考之則不合以功用求之則又無可下手之實地竊意聖人之言必不如是之差殊踈畧以病後世之學者也又所謂非特形之所接乃志之所至所謂格物與小學同致知與小學異亦皆無當之言其為闕學增語反致讀者之疑多矣至於彊解程子之

意以附已說其如他語之可證何又謂熹解以格物致知混為一說則其考之亦未詳也又謂老佛之學乃致知而離乎物者此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為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為飽則其飽者病也若曰老佛之學欲致其知而不知格物所以致其知故所知者不免乎蔽陷離窮之失而不足為知則庶乎其可矣釋曰天命之謂性物之理即吾心之理也故物之理格則吾之知致見得一切事物各有則而不可易則即此則以處之而時措宜矣作理字則隱而難求作物字則顯而可據格物者人倫其先務也若泛乎濫求荒而無矣即

大學章句

三十

答吳伯起

成都之諾乃爾輕發可恠然亦在我者有以致之但當自省不當責人也渠近辟韜仲不下次第愈縮手矣趙總卿頃得書甚相念不知所許竟如何然吾之所謂義者無窮而彼之具析體究對移者有盡但十二時中常切照管勿令有滌漏處則彼之來者不足問矣今人戚戚不能

信命者固無足道然謂付之造物亦非極摯之語此處儘要見得分明便不動心不可只靠一言半句海上單方便以為足恐事變之來抵當不去恐成好笑也

且審聞善感發判然義利之間衰懦之餘警省多矣然一時意氣易得消歇正要朝夕講求義理以培植之不可專恃此便為究竟也

答楊子直

承論太極之說是見用力之勤深所歎仰然鄙

意多所未安今且畧論其一二大者而其曲折則託李通言之蓋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既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為之圖以象之其所以發明表著可謂無餘蘊矣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機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而太極太

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乃至於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大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以造化為其有始終者正南北矣來喻乃欲一之所以於此圖之說多所乖礙而不得其理也熹向以太極為體動靜為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

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來喻疑於體用之云甚當但所以疑之之說則與熹之所以改之之意又若不相相似然蓋謂太極含動靜則可謂太極有動靜則可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其他則李通論之已極精詳且當就此虛心求之久當自明不可別生疑慮徒自繳繞也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

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豈陸棠之謂哉彼其挾詐欺人是乃敬之賊耳今反以敬之名歸之而謂敬之實真有不足行者豈不誤甚矣哉大抵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即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揠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

答廖子晦

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於聖學亦不

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為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喻之云然後為得也必若此云則是溺於佛氏之學而已然為彼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常略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意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

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胷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胷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者此言既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為禮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纔方是守禮

不學章句

三

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是得其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死生之論向來奉答所諭知生事人之問已發其端而近答嵩卿書論之尤詳意明者一讀當已洞然無疑矣而來書之論尚復如此雖其連類引義若無津涯然尋其大指則皆不出前此

兩書所論之中也豈未嘗深以鄙說思之而直以舊聞為主乎既承不鄙又不得不有以奉報幸試思之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為主以覺為性爾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此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

不學章句

三

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為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為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渥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理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

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炳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蠱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為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為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

不棄卷之六

三

於今其重併積累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為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為而然

者與異端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為此之說所以為說愈多而愈不合也凡此皆亦粗舉其端其曲折則有非筆舌所能盡者幸併前兩說參考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即且置之姑即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實下窮格功夫使其積累而貫通焉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但恐固守舊說不肯如此下工則拙者雖復多言終亦無所補耳

不棄卷之六

三

答連廖而先生之問鬼神也揭兩端矣二生似未深信蓋惑於佛氏之無生滅祭祀之論昭格也若曰死而遂亡則洋洋在上者何物耶南宋學者崇禪禪高畧常談詳玩文公答書論此類者什之七皆子路問事鬼神子曰事人程子答定夫之問神詰其為疑否切問近思教不躐等猶存洙泗之風焉文公謂氣有聚散理無聚散鏡所未詳竊謂造化之源理常聚而氣亦聚散物之生氣若散而理亦散氣既散矣理安所附耶請識以待哲人正之

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血氣人欲之私然只似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必言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為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即此而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其得失之端於此亦可見矣故近日之弊無不流於狂妄恣肆而不自知其非也

大學章句卷之一

三

所喻已悉但事已如此不若且靜以聽之吾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若看此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若閭中不快亦無可奈何事已至此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着脊梁與他廝崖看他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若到任滿便作

對移批書離任則它許多威風都無使處矣豈不快哉東坡在湖州被逮時面無人色兩足俱軟幾不能行求入與家人訣而使者不聽雖伊川先生謫涪陵時亦欲入告叔母而不可得惟陳了翁被逮聞命即行使人駭之請其入治行裝而翁反不聽奇哉奇哉願子晦勉旃毋為後人羞也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陸子靜門人說話自謂有所解悟便能不顧利害及其作令纔被對移它邑主簿却不肯行而百方

大學章句卷之一

四

求免烹嘗笑之以為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即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做押錄即逐日抱文案去知縣案前呈覆更做着長壯丁亦不妨與他去做況主簿乎吳不能用竟至憤鬱成疾而死當時若放得下却未必死今不免死而在陪了許多下情所失愈多雖其臨機失於斷決亦是平日欠了持論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此夫子所以有取於虞人而孟子亦發明之李先生說不忘二字是

活句須向這裏參取。愚謂若果識得此意，辯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

李君二說亦佳，但太支蔓作病耳。有本則有質，有誠則有孚，蓋質生於本而孚出於誠。此四句自好似有始終，以下則贅矣。分合則是論卦體，非為不可以先後指名而言也。虛中未嘗無實，以下亦是衍說，與此義初不相干。所云實出於虛，此尤無理。至謂執虛忘實，泥實失虛，皆極有

不齊章句卷三

四

害大抵如今一念之間，中無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也。其說又以存養於中為虛，應接於外為實，亦誤矣。子晦之言大抵近之，但語有未親切處耳。後段虛實之說亦類此。子晦之說甚善，但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故曰實，只是一時事，不可作兩截看也。前此屢辱貽書有所講論，每竊怪其語之不倫，而未能深曉其故，只據一時鄙見所未安處草

草奉答，往往只是說得皮膚，不能切中其病，所以賢者亦未深悉，而猶有今日之論也。此雖微陋，踈率之罪，然因此却得左右明辯力扣敷述，詳明然後乃能識得前後所說之本意，而區區愚見亦因得以自竭，非小補也。蓋詳來論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即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真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要照管

不齊章句卷三

四

要得常在目前，乃為根本功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鑽高仰，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為實見耳。此其意則善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急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為直截根源之計，而却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

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為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辯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為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胷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又云事物物皆有實理如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從天命中來須如

顏曾洞見全體即無一不善此說雖似無病然詳其語脉究其意指亦是以天命全體者為二物之渾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是其中零碎查滓之物初不異於前說也至論所以為學則又不在乎事事物物之實理而特以洞見全體為功凡此似亦只是舊病也且曰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一窮格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象之耳是與程子所謂對塔而說相輪者何以異哉來諭又疑考異中說韓公見道之用而未得其體以為亦若自謂根原學問各有一種功夫者此亦不然前日鄙意正為韓公只於治國平天下處用功而未嘗就其身心上講究持守耳非病其不曾捉得此物藏在懷袖間也此是學問功夫徹上徹下細密緊切處向使不因來喻之詳終亦未覺其病之在是今幸見得不是小事千萬詳看此說子細尋繹更推其類盡將平生所認有相關處一一勘驗當自見得如有未契更

宜反覆不可容易放過也安卿之病正亦坐此
向來至此說得既不相合渠便藏了更不說著
遂無由與之極論至今以為恨或因與書幸亦
以此曉之勿令久自拘繫也大顛問答初疑只
是其徒偽作後細思之想亦有些彷彿計其為
人山野質朴雖不會說而於修行地位做得功
夫著實故其言語有力感動得人又是韓公所
謂未嘗聞而亦切中其病故公既聞其語而不
覺遂悅之也然亦只此便見得韓公本體功夫
有欠闕處如其不然豈其自無主宰只被朝廷
一貶異教一言而便如此失其常度哉此等處
極不可草草看過更宜深體之也其餘已具見
於考異外集卷中者今不復論然若不得此碑
亦無由見得許多曲折也坡公海外意况深可
歎息近見其晚年所作小詞有新恩雖可冀舊
學終難改之句每諷詠之亦足令人慨然也二
詩亦未甚曉不敢又便率然奉答然恐亦只是
舊來意思但請只就前說觀之恐亦可自見得

矣蓋性命之理雖微然就博文約禮實事上看
亦甚明白正不須向無形象處東撈西摸如撲
風繫影用意愈深而去道愈遠也釋曰子晦儒
慕文公答詞不如往者之嚴峻宋之既南主辱
國感朝不謀夕儒生崇尚乃如此求一范蠡王
猛不可得已天不生文公真見直詞放而絕之
其浮誕又將蔓延於後世然朱陸立學者各
道其趨真希元之繁述許平仲之表顯又皆履
道之固斯朱學之衍而人紀之肇乎意二子有
哉大功

答游誠之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
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
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
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舍則亡出
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
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
不出即入別無間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
入有時者為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
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却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
指而總結之也所答石呂二書寫呈但子約書

中語尚有病當時不暇子細剖析明者擇焉可也

答潘叔度

所喻敬者存在之謂此語固好然乃指敬之成功而言若只論敬字下功夫處蓋所以持守此心而欲其存在之術耳只著一畏字形容亦自見得故和靖尹公只以收斂身心言之此理至約若如來喻却似太瀾翻也大抵諸所誨諭似皆傷於語言道理頭緒多愚意且欲賢者於此稍加屏置而虛心觀理於平易專一之地不審於意果如何也

答潘叔昌

細讀來喻足見為己之力但學者先須置身於法度規矩中使持於此者足以勝乎彼則自然有進步處如孔子之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為克己之目亦可見矣若自無措足之地而欲搜羅抉剔於思慮隱微之中以求所謂人欲之難克者而克之則亦代俞代張沒世窮年而

不能有以立矣躬所未逮姑誦所聞已深愧覲惟明者有以裁之

前書示及易傳二義陰陽交和恐非是指君子小人而言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為忿疾然無交和之理韓富當時事力蓋不足以勝二姦非固欲與之和也元祐誠有過甚處然當時事勢恐不如此亦不免禍要當有以開悟人主之心乃絕後患耳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大事皆如來喻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為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實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答胡伯逢

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

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咸恒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為正始之道其以此歟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

答呂子約

日用功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

天學集卷三

四九

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間終說不盡臨風歎息而已

答陳膚仲

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為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到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剪除則為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間隙時不可閒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功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說底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張旺耳

天學集卷三

五

答潘文叔

所喻為學利病至纖至悉既知如此便當實下功夫就其所是去其所非久之自然有得力處正不必如此論量計較却成空言無益已事也况其所說一前一卻纏綿繳繞終日勞攘更不曾得下功夫只如此疑惑擔閣過却日時深為可惜向見子約書來多是如此嘗痛言之近日方覺撒手向前行得數步雖未必盡是且免如此遲疑惶惑首鼠兩端也知行之說恐古人說

知字不如此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乃是即事物上窮得本來自然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隙間窺取一霎時間已心光影便為天命全體也斷輪相馬之說亦是此病紙尾所謂壞證者似已有之切宜便就脚下一切掃去而於日用之間稍立程課著實下功夫不要如此胡思亂量過却日子也

答程正思

遷葬重事似不宜容易舉動凡百更切審細為佳若得已不如且已也異論紛紜不必深辯且於自家存養講學處朝夕點檢是切身之急務朋友相信得及者密加評訂自不可廢切不可於稠人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徒為競辯之端無益於事向來蓋嘗如此今乃悔之故不願賢者之為之耳釋曰文公之闢異端知友無所寬今其言如此蓋有文公之道則可且歸侍旁日與諸弟姪講學甚善所謂聖賢大

旨斷然無疑久知賢者有此意思但覺有枯燥生硬氣象恐却有合疑處不知致疑耳所示孟子數條大槩得之但論心處以為此非心之本體若果如此則是本體之外別有一副走作不定之心而孔孟教人却舍其本體而就此指示令做工夫何耶此等處非解釋之誤乃是本原處見得未明無箇涵泳存養田地所以如此更願察之也世學不明異端蠶起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以故

學者翕然趨之然曉有之是真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則彼之邪說如見晷耳故不必深與之辯釋曰世之談禪者豈真慕心而已故文公指其病源

晦菴文抄續集卷之八

晦菴文抄續集卷之九

明禮部侍郎安陽崔銑選編

大林郎按陝西四川道監察御史顏悅光社會集

大中大夫布政司右參政淄川王紳言

中憲大夫按察司副使崑山陸冕校正

書

答周舜弼

所喻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為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為默然無為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疆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答劉季章

昨已具前幅而細看來書方論董子功利之語而下句所說曾無疑事即依舊是功利之見蓋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

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即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即在我亦無為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為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他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曾端的故不能真知是非之辨而為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試思之如何

答胡季隨

所示諸說似於中庸本文不曾虛心反復詳玩章句之所絕文義之所指尚多未了而便欲任意立說展轉相高故多支蔓纏繞了無歸宿莫若且就本文細看覺得章斷句絕文理分明即聖人指意所在與今日用力之方不待如此紛拏辯說而思已過半矣恭叔所論似是見熹舊說而有此疑疑得大槩有理但曲折處有未盡

耳當時舊說誠為有病後來多已改定矣大抵其言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不聞與獨字不同乃是言其戒懼之至無適不然雖是此等耳目不及無要緊處亦加照管如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非謂所不見聞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源又更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隱而見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觀兩莫字即見此處是之幾最是緊切尤不可不工處故於全體工夫之中就此更加省察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萌而後別以一心察之蓋全體功夫既無此是間斷即就此處累加提撕便自無透漏也此是兩節文義不同詳畧亦異前段中間著是故字後段中間又著故字各接上文以起下意前段即卒章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後段即卒章所謂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文義條理大小甚明從來說者多是不察將此兩段只作一段相纏說了便以戒慎恐懼不睹不聞為謹獨所以雜

亂重複更說不行前後只是麤瞞過了子細理會便分疏不下也又李隨云純熟未易言也此語恐有病蓋李隨意間常說功夫極至之地窮高極遠決然是不可到如中間熹說讀書須是精熟李隨便云須如文定之於春秋方是精熟今豈易及亦是此意夫謂功夫至極之地如此之高如此之妙則是矜已之獨能知此而以他人為不知也以為人不可到則是已亦甘自處於不能也如此則凡講論皆是且做好話說過其與自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者雖若有間然其實亦無以大相遠矣不除此病竊恐百事放倒都不到頭非是小失幸深省而痛矯之也又云方其未至純熟天理何嘗不可見乎此又不看本文本意而逞快關高隨語生說之過夫中庸本意欲人戒謹恐懼以存天理之實而已非是教人揣摩想像以求見此理之影也伯壽下一見字已是有病李隨又更節上生枝更不復以純熟自期只要就此未純熟處便見天理不

知見得要作何用為說至此去本日遠以言乎
經則非聖賢之本意以言乎學則無可用之實
功如此講論恐徒紛擾無所補於聞道入德之
效也其他小節各具於所示本條之下幸更與
諸君詳評之也

元善書說與子靜相見甚款不知其說如何大
抵欲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
亦未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
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

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直到聖
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
想頓悟懸絕處使人顛狂粗率而於日用常
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不審別後所見如何
幸試以思之似差平易悠久也

答高應朝

所示講義發明深切遠方學者得所未聞計必
有感動而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為初學一時之
計若一向只如此說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

涵養玩索功夫即恐學者將此家常茶飯做箇
恠異奇特底事看了日逐荒忙陷於欲速助長
躁率自欺之病久之茫然無實可據則又只學
得一場大話互相恐嚇而終無補於為己之實
也只如三段所舉諸書大指雖同然恐亦須更
令子細看得逐段各有下落方能浹洽貫通有
得力處若只如此籠侗看了便休却恐只是粗
謾政使便做得成亦是捺生做熟久遠畢竟無
意味也

答沈叔晦

帥幕非所以處賢者然自我言之亦何適而不
安耶前日務為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
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畧王道而尊
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
端若只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之為愈也况
又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汎觀而博取不若熟讀
而精思得尺吾尺得寸吾寸始為不枉用功力
耳鄙見如此不審明者以為如何

答項平父

示喻此心元是聖賢只要於未發時常常識得已發時常常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為學之方周遍詳密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說則只恃一箇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粗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為善學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攖拏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見如此不知子靜相報如何因風錄示或可以警所不逮也伊川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深沉詳細以究義理要歸處乃為有補若只草草領畧就

名數訓詁上著到則不成次第耳

錄寄啓書尤以愧荷稱許之過皆不敢當但覺難用兩字著題耳至論為學次第則更儘有商量大抵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為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為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為此說者觀其言語動作畧無毫髮近似聖賢氣象正坐此耳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為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合衆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白黑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若如來喻乃是合下只守此心全不窮理故此心雖似明白然却不能應事此固已失之矣後來知此是病雖欲窮理然又不曾將聖賢細密言語向自己分上精思熟察而便務為涉獵書

史通曉世故之學故於理之精微既不能及又
并與向來所守而失之所以悵悵無所依據雖
於尋常淺近之說亦不能辯而坐為所惑也夫
謂不必先分儒釋者此非實見彼此皆有所當
取而不可偏廢也乃是不曾實做自家本分功
夫故亦不能知異端詖淫邪遁之害茫然兩無
所見而為是依違籠罩之說以自欺而欺人耳
若使自家日前曾做得窮理功夫此豈難曉之
病耶然今所謂心無不體之物物無不至之心
又似只是移出向來所守之心便就日間所接
事物上比較耳其於古今聖賢指示剖析細密
精微之蘊又未嘗入思議也其所是非取舍亦
据已見為定耳又何以察夫氣稟之偏物欲之
蔽而得其本心正理之全耶便謂存誠愈固養
氣愈充吾恐其察之未審而自許過高異日忽
逢一夫之說又將為所遷惑而不能自安也中
間得葉正則書亦方似此依違籠罩而自處甚
高不自知其淺陋殊可憐憫以書告之久不得

報恐未必能堪此苦口也大學章句一本謾往
其言雖淺然路脉不差節序明審便可行用幸
試詳之

熹一病四五十日危死者數矣今幸粗有生意
然不能飲食其勢亦難扶理杜門屏息聽天所
命餘無可言者所幸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
零碎刮剔及此暮年畧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
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
處若學者能虛心遜志游泳其間自不患不見
入德門戶但相見無期不得面講使平父尚不
能無疑於當世諸儒之論此為恨恨耳釋曰三
言又一書謂子靜學者持守可觀欲去短集長
蓋歲平父之病子靜之學主本已繆認取心之
靈覺為用無精義之功正得其一而失其百者
也聞德用兵平父黨焉考其著書亦破碎淺率
則其人可知談心
講微者何為乎

答周叔謹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為學規模次第如何近
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偏而
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

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不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話扣之因書喻及為幸也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胸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為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養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

示喻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

未嘗不精

萌多為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為說以害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便寄去然竊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工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答王季和

來示備悉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為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

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為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盡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畧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歧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

未嘗不精

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詰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為仁又以先事後得為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高堅仰之志而反為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聊誦所聞以答下問之意至於菴記大字之需則非學之急亦老懶

之所不暇也

答劉仲則

示喻學問之道不專在書冊而在持身接物之間理固如此然便全舍去書冊不復以講學問辯為事則恐所以持身接物之際未必皆能識其本原而中於幾會此子路人民社稷何必讀書之論所以見惡於聖人也試以治民理事之餘力益取聖賢之言而讀之而思之當自覺有進步處然後知此言之不妄也大學章句一通

不學章句

三

答趙昌甫

斯遠殊可念吾人當此境界只有固窮兩字是著力處如其不然即墮坑落塹無有是處矣尤

是文士巧於言語為人所說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己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而僅有之為可貴也

答徐彥章

純於善而無間斷之謂一此語甚善但所論老釋之病體用之說則恐未然蓋老釋之病在於厭動而求靜有體而無用耳至於分別體用乃物理之固然非彼之私言也求之吾書雖無體用之云然其曰寂然而未發者固體之謂也其曰感通而方發者固用之謂也且今之所謂一者其間固有動靜之殊則亦豈能無體用之分哉非曰純於善而無間斷則遂晝度夜思無一息之暫停也彼其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之際心體湛然萬理皆備是乃所以為純於善而無間斷之本也今不察此而又不能廢夫寂然不動之說顧獨抵老釋以寂然為宗無乃自相矛盾耶大抵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為也今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能也蓋其失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已嗚呼

不學章句

十四

學者能知一陰一陽一動一靜之可以相勝而不能相無又知靜者為主而動者為客焉則庶乎其不昧於道體而日用之間有以用其力耳

答包詳道

示喻為學之意自信不疑如此他人尚復何說然觀古人為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解剥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般作捺紐捏的功夫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修行也曾子功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蓋

未學事

主

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是別有一節功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漸向必欲得此然後施下學之功也所論當論是非不當論平險者甚善然是則必平正緣不是故有險耳此說甚長非幅紙可旣也釋曰曾子所唯者忠恕乃是處已應物內外一貫之學非禪子悟於妙冥也謹發文公未言之旨

示喻曲折足見進道之力然若謂氣質之偏只得如此用力則固不失為近本而於獨善其身有得力處今却便謂聖門之學只是如此全然

不須講學繞讀書窮理便為障蔽則無是理矣顏子一問為邦夫子便告以四代之禮樂若平時都不講學如何曉得禮記有曾子問一篇於禮文之變纖悉曲盡豈是塊然都不講學耶東坡作蓮華漏銘譏衛朴以己之無目而欲廢天下之視來喻之云無乃亦類此乎

答陳廉夫

示喻縷縷足認雅意但為學功夫不在日月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

未學事

主

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功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能真有

益也

答李次張

承留意七篇之指想深有所契義利之際固當深明而力辯然伊洛發明未接物時主敬為善一段功夫更須精進乃佳不爾幾無所据以審夫義利之分也試以此質之南軒當亦以為然耳

答徐子融

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當時方叔於此本自不曾理會率然躡等揀難底問熹若照管得到則於此自合不答且只教他子細熟讀聖賢明白平易切實之言就已分上依次第做功夫方有益於彼而我亦不為失言却不合隨其所問率然答之致渠一向如此狂妄此熹之罪也駟不及舌雖悔莫追然既有此話頭又不容不結末今試更為諸君言之若猶未以為然則亦可以忘言矣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

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為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唯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為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已復禮以為仁善善惡惡以為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為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自是方叔暗昧膠固不足深責不謂子融亦不曉也至引釋氏識神之說則又無干涉蓋釋氏以虛空寂滅為宗故以識神為生死根本若吾儒之論則

識神乃是心之妙用如何無得但以此言性則無交涉耳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隨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况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為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以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即如來喻木燒為灰人陷為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即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又如欲其性而遺之以下種種恠說尤為可笑今亦不暇細辯但請虛心靜慮詳味此說當自見得如看未透即且放下就平易明白切實處玩索涵養使心地虛明久之須自見得不須

如此信口信意馳騁空言無益於己而徒取易言之罪也如不謂然則請子融方叔自立此論以為宗旨熹亦安能必二公之見從耶至於易之說又別是一事今於自己分上見成易曉的物尚且理會不得何暇及此當俟異日心虛氣平萬理融徹看得世間文字言語無不通達始可細細商量耳此等若理會不得亦未妨事且關所疑而徐思之不當便如咆哮無禮也孔子論性相近而已答問仁惟曰克己忠敬孟子道性止一善字中庸雖說中和其工在戒懼莫非即事此論語已若先獲然宋人非此不問附會浮誕援引推論文公之答不勝費詞學者孰不曰宗孔氏讀論語稽行考言定遠背之若非重德性弊事以論語為學吾見終歲講評無身世一介之實用也

答宋深之

茲辱惠書獲聞比日侍奉佳慶進學有日新之功尤以忻沃經史諸說足見玩理修辭之意可為後生讀書之法屬以病目方讀得一二篇其辭氣深博而義理通暢甚可喜也異時益求勝己之友相與講明古人為己之學而力行之則

其所進當有不止於此者矣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子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其曰允執則非徒然而執之矣子莫之為執中則其為我不敢為楊朱之深兼愛不敢為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其一節以為中耳故由三聖以為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為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

六藝集註卷之

十一

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卻以適於平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至於孔孟言性之異則其說又長未易以片言質然畧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

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此二義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常發明之其說甚詳具在方冊者今倉司所印遺書即程氏說而張氏之書則蜀中自有版本不知亦嘗考之否熹自十四五時得兩家之書讀之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

六藝集註卷之

十二

答方若水

龍巖之行若問得實使無罪者不以冤死而有罪者無所逃刑此非細事也靜退之說亦甚善但今亦未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識庶耻不敢自衛自衛以求求知求進耳然亦須是讀書窮理使方寸之間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只是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

不可萌求之之心不惟不得說著求字亦不可說著不求字方是真能自守不求人知也

答陳衛道

疏示所見此固足以自樂賢於世之沉迷冒沒之流遠矣但猶有許多節次脉絡何耶然以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却只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字不曾見得裏許真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灑而用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儒者則要得見此心此理元不相離雖

未曉著字樣

上

毫釐絲忽間不容畧有差舛才是用處有差便是見得不實非如釋氏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則但能搬柴運水即是神通妙用此即來喻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即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辯別令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

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著此理胷中洞然無纖毫凝礙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以是命它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為性而不生不滅也蓋嘗譬之命字如朝廷差除性字如官守職業故伊川先生言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其理甚明故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

未曉著字樣

苗

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畧無餘欠非虛語也此話甚長非幅紙可盡然其梗槩於此可見不審明者以為如何因風示及有所未契尚容反復也示喻謹悉但今欲為儒者之學却在著實向低平處講究踐履日求其所未至所謂樂處却好且拈向一邊久遠到得真實樂處意又自別不

似此動蕩攪聒人也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間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著意思想但每事尋得一箇是處即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儻侗恍惚之間也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為一物矣譬如磨鏡垢盡明見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耳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其接人處不妨顛倒作用而純熟之後却自不須如

大華嚴經卷

卷

此前書所識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顛倒耳只如絕滅三綱無父子君臣一節還可言接人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却不須絕滅否此箇道理無一息間斷這裏霎時間壞了便無補填去處也又云雖無三綱五常又自有師弟子上下名分此是天理自然他雖欲滅之而必竟絕滅不得然其所存者乃是外面假合得來而其真實者却已絕滅故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真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儻侗底影象來此罩占真實地

位也此等差互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能窮說不能盡今左右既是於彼留心之久境界熟了雖說欲却歸此邊來終是脫離未得烹向來亦曾如此只是覺得大槩不是了且權時一齊放下了只將自家文字道理作小兒子初上學時樣讀後來漸見得一二分意思便漸見得他一二分錯處迤邐看透了後直見得他無星子是處不用著力排擠自然不入心來矣今云取其長處而會歸於正便是放不下看不破也

大華嚴經卷

卷

今所謂應事接物時時提撕者亦只是提撕得那儻侗影象與自家這下功夫未有干涉也鄙見如此幸試思之選說得病痛著否因來却見喻也中庸欲修改未得工夫然看文字亦不可如此一輒念過便只領畧得儻侗影象不見裏面間架詳密豪髮不可差處須是且看一書一日只看一兩段俟其通透浹洽然後可漸次而進也

答余正叔

示喻已悉前日所論正為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去取舍之幾焉則恐亦未免於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為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着意安排而無昏憤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

示喻日用工夫甚副所望然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為不可一向專靠書冊故稍稍放教虛閒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其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憤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

養立箇主宰其實只是一箇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真為判然二物也上蔡之說便是如此亦甚要切但如此警覺久遠須得力爾千萬且於日用間及論語中着力令有箇會通處即它書亦不難讀爾

答余方叔

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為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為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纔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他說皆得之但謂敬只是防

去此等以復於理語意未切須知敬即此心之
自做主宰處更宜用力即自見得也

答許生

去歲薛象先過此極道左右賢德令聞之美甚
恨跼伏無因緣相見今者乃承惠書一通反復
讀之益見所以求道鄉學之意深以為幸至於
稱引前輩比擬非倫則有所不敢當也左右以
應舉覓官美名好事之學為不足學而欲講乎
義理以求修己治人之方固已不繆於所趨矣

天學

夫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既深得
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
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於後人者無所不備學
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
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
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已矣來喻乃謂讀
書逐於文義玩索隨於意見而非所以為切已
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世衰道微異論蠡
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

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為大禁常欲學者注其
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
然後為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
辭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
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能忘
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
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
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釋
儒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害恩義傷
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
益信其為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
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又如所謂寧有人皆
得見之過無或有不睹不聞之欺夫中庸之言
正謂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
懼非謂獨戒懼乎隱微而忽畧其顯著也若如
來喻則人所共見之處間斷多矣而曰循是存
養不疾不徐吾恐其未免為好高欲速之尤者
也至如孟子所謂非義襲而取之文義本自分

明而今學者未嘗細考但據口耳相承以至施安失所者蓋十人而二五也既勤下問不敢不盡其愚

答葉仁父

他喻已悉但平生所聞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為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為也所以凡為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即當一切聽天所為而無容心焉其自至者亦擇其可而

不晦菴集卷之五

三

受之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理也此是終身立脚地位不可分寸移易孔孟所說極是分明區區早從師友即幸見得此理故常以此自勉亦不敢不以此待人所以平生未嘗求知於人亦不欲為朋友求知唯其一二或以貧老困厄不得其所則嘗言之然亦絕無而僅有也如吾友者於學尚可以勉而亦未為甚貧且老而困厄之友者故前此累承喻及皆非區區所欲聞而以方有詭偽之禁故不欲盡其言亦意賢者當

默曉也而今所喻雖若小異於前似終未悉鄙意故不得已而索言之幸試思之中夜以興痛自省察或能奮然一躍盡脫從前三四十年見聞染習之陋不亦快哉不亦快哉

答孫敬甫

熹衰病年例春夏須一發今年發遲者此衰年老態欲死之漸亦不足恠也祠官雖幸得請然時論洶洶未有寧息之期賤迹蓋未可保然姑使無愧於吾心則可已它非智慮所能避就也

不晦菴集卷之五

三

所喻因冒次隱微之病而知心之不可不存此意甚善要之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為主所居既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大槩似恐不出此也年來多病杜門閑中見得此意頗端的故樂以告朋友也所論至善之意甚善其終烈文一章尤有力如陸氏之學則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

自禪學中來不可揜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着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然在吾輩須但知其如此而勿為所惑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粘一切假合處自然解折破散收拾不來矣切勿與辯以起其紛拏不遜之端而反為卞莊子所乘也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果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禪

下學集卷之三

三

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索漏露處多故讀之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難以純自託於儒者若近年則其為術益精為說浸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幾不可辯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但果老之書近見藏中印本却無此語疑是其徒已知此陋而陰削去之然人家必有舊本可考偶未暇尋訪也近得

江西一後生書有兩語云瞋目扼腕而指本心奮髯切齒而談端緒此亦甚中其鄉學之病然亦已戒之姑務自明毋輕議彼矣信筆不覺縷縷切勿輕以示人又如馬伏波之譏杜季良也所論太極之說亦為得之然此意直是要得日用之間厚自完養方有實受用處不然則只是空言而反為彼瞋目切齒者所笑矣切宜深戒不可忽也

大學集卷之三

三

學之功各盡其極更在勉之而已然大學所言格物致知只是說得箇題目若欲從事於其實須更博考經史叅稽事變使吾胸中廓然無毫髮之疑方到知止有定地位不然只是想象箇無所不通底意象其實未必通也近日因修禮書見得此意頗分明又見得前賢讀書窮理非不精詣而於平常文義却有牽強費力處此猶是心有未虛氣有未平而欲速之意勝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答孫仁甫

奉告反復其詞又知賢者英邁之氣有以過人而慮其不屑於下學且將無以為入德之階也夫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為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為入德之階今既皆

八筆卷之三

三

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為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為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間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奈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終恐徒為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只如所問舜及東漢二事想亦出於一時信筆之所及非思之不得積其憤悱

而後發也

答吳尉

聞以職事見知憲臺甚慰然聲聞過情君子耻之初官僻縣遽為上官獎拔如此可以為懼而未可遽以為喜且當痛自檢飭黽勉王事謹終如始不可便為恣肆及萌躁進之心也

岳倉書曲折前書已報矣只此便是學問底道理平日所與講論者不過此耳幸遇之仕官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

八筆卷之三

三

念也官期不遠不審何日定行到官凡百以廉勤愛民為心乃佳

大抵守官只要律已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倚依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官所不比鄉居凡百動有利害諸事切宜畏謹也

答卓周佐

示喻已悉鄙意嘗謂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耻故在

下者不當自銜鬻而求薦平生守此愚見故為小官時不敢求薦後來叨冒刺舉亦不敢以舉削應副人情官吏亦不敢挾書求薦其在間居非無親舊在官亦未嘗敢為人作書求薦唯老成淹滯實有才德之人衆謂當與致力者乃以公論告之此事首末衆所共知向者亦屢嘗奉告矣今乃復見喻如此何貪躁不思之甚耶前日已稟尊大教子如此似非所謂義方素若在官有人合薦者見其如此亦不復薦之矣况使人鄙薄也

答任行甫

承有來期尤以為喜但不知新官到後便得脫否所謂不敢不自警者更宜深念居今之世惟有一味退後勿求人知為上策耳官卑祿薄雖不快意然比之一介寒士區區學仰食於人者則已為泰矣若以為不足妄有覬覦恐所得

無幾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者千萬深思餘俟面見乃可決爾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為已發性為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

功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辯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為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

未學集卷十一

三九

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為說之誤故又自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以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為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為如何

答或人

示喻為學次第甚慰所望果能充此聖賢門戶直可策而進矣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為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撐眉努眼喝罵將去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却不知道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撐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公問答書為卷三十有五其析易象考樂律者前人纂為經註銑今錄者明術業關邪異者爾在當昔陸氏與於臨兩陳氏與於浙各鳴其學以教然陳之說煩而早故易廢陸之說高而徑習之雖淺猶可憐其說謬遂其私利也故久而後息近日乃有謂文公晚年欲集陸氏之說者遂於一書中綴取數行以為微今細求之殊未必然也文公告趙然道曰老拙之學求之甚艱察之甚審視世之遺忘者其說其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當笑其陋也蓋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弊者哉今嘉靖中泰和羅整菴始洞明陸學之差著書辯正云銑今所錄文公之言闕釋論敬若過於重複蓋大賢不作異言又競吳勿清以同撫廬已著文右安石尊象山矣言之詳戒之切庶君子為已者有警省也

未學集卷十一

說

易象說

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

為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王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踈畧而無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為馬坤之為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為健牛之為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案文責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為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為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

大略章句

四

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傳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唯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為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而程子亦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玩辭玩占之方

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無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是說卦之作為無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竊論之以為易之取象因必有所自來而其為說必已具於太卜之官碩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為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

大略章句

四

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釋曰元儒吳幼清胡庭芳所求易象兼論互卦穿曲碎瑣上無關於大義下無濟於民用學易者本之十翼訓以程朱之詞會之心而見之行可也奚以多為

程子養觀說

程子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何也曰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就程子此章論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

求靜良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其孰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敬其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則自知此矣然則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

釋曰此義其學之本與故不厭重錄

巧言令色說

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為己之切求仁之

大學章句卷下

四

要復何病乎故夫子告顏淵以克己復禮之目不過視聽言動之間而曾子將死之善言亦不外乎容貌顏色詞氣三者而已夫子所謂遜以出之辭欲巧者亦其一事也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則大賢成德之行而進乎此者夫子之逞顏色怡怡如也乃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之事又非仲山甫之所及矣至於小人評以為直色厲內荏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考其矯情飾偽之心實巧言令色之尤者故聖人

惡之上蔡引此數條而不肯明言其所以然者將使學者深求而自得之也然令學者反求之於冥漠不可知之中失之愈遠言仁錄中所解亦少曲折故詳論之使學者無淫思力索之苦而有以審夫用力之幾焉

仁說

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

大學章句卷下

四

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為言天也地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

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
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
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為仁言
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
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
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
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
讓國而逃諫伐而戮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
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為能不害
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
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
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
不可以愛為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訶以
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
仁者也蓋所謂性情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
脉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
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
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

其遺意而子顧以為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
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
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
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
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為一者可以見仁
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為體之真也彼謂
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
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
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
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
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為
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
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為理者有之矣一
忘一助二者蓋皆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
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
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晦菴文抄續集卷之九

晦菴文抄續集卷之十

雜著

讀兩陳諫議遺墨

天下有自然不易之公論而言之者或不免於有所避就故多失之若諸公熙寧日錄之辯是也嘗記頃年獲侍坐於故端殿上饒汪公縱言及於日錄熹因妄謂日錄固為邪說然諸賢攻之亦未得其要領是以言者演而聽者疑用力多而見功寡也蓋嘗即其書而考之則凡安石

大略本意皆謂卷四

之所以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遂其大有為之志而反為一世禍敗之原者其隱微深切皆聚此書而其詞鋒筆勢縱橫押闔煒燁譎誑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書也以為蔡卞撰造之言固無是理況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已相為表裏亦不待晚年懟筆有所增加而後為可罪也然使當時用其垂絕之智舉而焚之則後來載筆之士於其帷幄之間深謀密計雖欲畢力搜訪極意

形容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傳聞異詞虛實相半亦不能使人無溢惡之疑且如勿令上知之語世所共傳終以手筆不存故使陸佃得為隱諱雖以元祐眾賢之力爭辯之苦而不能有以正也何幸其徒自為失計出此真蹟以暴其惡於天下便當撫其肆情反理之實正其迷國誤朝之罪而直以安石為誅首是乃所謂自然不易之公論不唯可以訂已往之繆而又足以開後來之惑奈何乃以畏避嫌疑之故反為迂曲回互之言指為撰造增加誣偽謗詆之書而欲加刊削以滅其迹乎汪公嘆息深以惡言為然今觀閒樂陳公遺帖了齋陳公表藁追憶前語自愧學之不進所知不能有以甚異於往時又嘆汪公之不可復見也為之掩卷太息而書其後抑又嘗惟了翁晚歲之論多出此帖之餘然其自訟改過之書曾無一言以及此而獨謂龜山楊氏寔發其機是則論者亦頗疑之而今考之此書之作寔在建中崇寧之間且其

大略本意皆謂卷四

言猶以日錄為蔡卞之所託而其後了翁合浦尊堯之書亦未直攻安石也至於大觀初年而後四明之論始作則其推言所自獨歸功於楊氏而不及間樂有不可誣者矣顧其後書雖謂天使安石自寫誣悖之心然猶有懟筆增加歸過神考之云則終未免於所謂有所回互避就而失之者也又觀間樂此書之旨所以罪狀安石者至深切矣然考其事不過數條若曰改祖宗之法而行三代之政也廢春秋而謂人主有

大略卷之五

北面之禮也學本出於刑名度數而不足於性命道德也釋經奧義多出先儒而旁引釋氏也是數條者安石信無所逃其罪矣然其所以受病之源遺禍之本則間樂之言有所未及而其所指以為說者亦自不能使人無可恨也今亦無論其它而姑以安石之素行與日錄之首章言之則安石行已立朝之大節在當世為如何而其始見神宗也直以漢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為言復以諸葛亮魏元成之不足為者自

任此其志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而豈一時諸賢之所及哉然其為人質雖清介而器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其所論說蓋特見聞億度之近似耳顧乃挾以為高足已自聖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為事而勉求其所未至以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其於天下之事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狠愎徇私而敗之於後此其所以為受病之原而間樂未之言也若其所以遺禍之本則自其得

大略卷之五

君之初而已有以中之使之悅其高駭其奇而意斯人之不可無矣及其任之以事而日聽其言則又有以信夫斯人之果不可無也於是為之力拒群言而一聽其所為唯恐其一旦去我而無與成吾事也及其訐謨既久漸涵透徹則遂心融神會而與之為一以至於能掣其初而自操之則其運動弛張又已在我而彼之川舍去留不足為吾重輕矣於是安石卒去而天下之政始盡出於宸衷了翁所謂萬幾獨運於元

豐間樂所謂屏棄金陵十年不召者蓋皆指此然了翁知其獨運而不知其所運者乃安石之機間樂見安石之身若不用而不知其心之未嘗不用也是以凡安石之所為卒之得以附於陵廟之尊託於謨訓之重而天下之人愈不敢議以至於魚爛河決而後已焉此則安石所以遺禍之本而間樂亦未之言也若間樂之論祖宗法度但當謹守而不可變尤為痛切是固然矣然祖宗之所以為法蓋亦因事制宜以趨一

未時著書

五

時之便而其仰循前代俯徇流俗者尚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聖智以遺子孫而欲其萬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無弊則變而通之是乃後人之責故慶曆之初杜范韓富諸公變之不遂而論者至今以為恨况其後此又數十年其弊固當益甚於前而當時議者亦多以為當變如呂正獻公父子家傳及河南程氏眉山蘇氏之書蓋皆可考雖間樂此論若有不同而不免亦有仁皇之末適當因革之時之

說則是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設心亦未為失其正也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講精思以為百全無弊可久之計是以天下之民不以為便而一時元臣故老賢士大夫群起而力爭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實至其所以為說又多出於安石規模之下由是安石之心愈益自信以為天下之人真莫已若而陰幸其言之不足為已病因遂肆其狠愎倒行逆施固不復可望其能勝已私以求利病之實而

未時著書

六

充其平日所以自任之本心矣此新法之禍所以卒至於橫流而不可救間樂雖能深斥其非而未察其所以為非者乃由於此此其為說所以不能使人無所恨者一也至謂安石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而力行之此又不知三代之政布在方冊雖時有先後而道無古今舉而行之正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但其名實之辨本末之序緩急之宜則有不可以毫釐差者苟能於此察焉而無所悖則其遺法雖若渺茫

不可稽考然神而明之在我而已何不可行之有彼安石之所謂周禮乃姑取其附於已意者而借其名高以服衆口耳豈真有意於古者哉若真有意於古則格君之本親賢之務養民之政善俗之方凡古之所謂當先而宜急者曷為不少留意而獨於財利兵刑為汲汲耶大本不正名是實非先後之宜又皆倒置以是稽古徒益亂耳豈專渺茫不可稽考之罪哉間樂不察乎此而斷然自畫直以三代之法為不可行又獨指其渺茫不可稽考者而譏之此又使人不能無恨者二也若安石之廢春秋語此而則亦其志識過高而不能窮理勝私之弊是以厭三傳凡例條目之煩惡諸儒臆度附致之巧有大過者而不思其大倫大法固有炳如日星而不可誣者也因前聖尊師重道之意以推武王太公之事有大過者而所以考其禮之文者有未詳也是其闕於審重而輕為論說直廢大典固為可罪然謂其因此而亂君臣之名分又并與

孟子迭為賓主之說而非之則亦峻文深詆而矯枉過直矣此又其使人不能無恨者三也若夫道德性命之與刑名度數則其精粗本末雖若有間然其相為表裏如影隨形則又不可得而分別也今謂安石之學獨有得於刑名度數而道德性命則為有所不足是其不知於此既有不足則於彼也亦將何自而得其正耶夫以佛老之言為妙道而為禮法事變為粗迹此正王氏之深蔽今欲譏之而不免反墮其說之中則已誤矣又况其於粗迹之繆可指而言者蓋亦不可勝數政恐未可輕以有得許之也今姑舉其一二而言之若其實有得於刑名度數也則其所以修於身者豈至於與僧卧地而顧客褫衣如錢景諶之所叙乎所以著于篇者豈至於分文析字以為學而又不能辯乎六書之法如字說之書乎所以施於家者豈至於使其妻窮奢極侈逐娣姒而詬叱官吏如林希魏泰之所書豈至於使其子囚首跣足箕踞於前而

干預國政如邵伯溫之所記乎所以施於政者
豈至於乖事理拂民情而於當世禮樂文章教
化之本或有失其道理者乃不能一有所正至
其小者如鷓鴣公事按問條法亦皆繆戾煩碎
而不即於人心乎以此等而推之則如間樂之
所云亦恐其未免於過予而其所以不能使人
無可恨者四也若其釋經之病則亦以自處太
高而不能明理勝私之故故於聖賢之言既不
能虛心靜慮以求其立言之本意於諸儒之同

宋學集卷之四

九

異又不能反覆詳密以辯其為說之是非但以
己意穿鑿附麗極其力之所通而肆為支蔓浮
虛之說至於天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然既
已不能反求諸身以驗其實則一切舉而歸之
於佛老及論先王之政則又騁私意飾姦言以
為違衆自用剥民興利斥逐忠賢杜塞公論之
地唯其意有所忽而不以為事者則或苟因舊
說而不暇擇其是非也間樂於此乃不責其違
本旨棄舊說惑異教文姦言之罪而徒譏其與

義多出鄭孔意若反病其不能盡黜先儒之說
以自為一家之言則又不能使人無恨者五也
夫安石以其學術之誤敗國殄民至於如此而
起自熙豐訖于宣靖六十年間誦說推明按為
國是鄙儒俗生隨風而靡者既無足道有識之
士則孰有不寒心者顧以姦賊蔽蒙禁網嚴密
是以飲氣吞聲莫敢指議獨兩陳公乃能出死
力以排之其於平居書疏還往講論切磨唯恐
其言之不盡斯亦可謂賢矣然其所以為說者

宋學集卷之四

十

不過如此豈其所以為學者亦自未得聖賢之
門戶所以觀理制事者猶未免於有蔽而然耶
故嘗歷考一時諸賢之論以求至當則唯龜山
楊氏指其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
而經之之務皆私智之鑿者最為近之其論紹
述而以為當師其意不當泥其迹者亦能曲盡
其理之當而無回互之失雖元城劉公所謂只
宗神考者有所不逮不當兩陳公而已也然及
其請罷廟學配食之章則又不能如其平日之

言以正其罪類乃屑屑焉偏指鳧鷖一義以為寔奢汰之原此為獲殺人于貨之盜而議其竊鈎之罪對放飯流歎之客而疑其指決之非視兩陳公之言乃反有不能及者是以至今又幾百年而其是非之原終未明白往者雖不足論而來者之監亦學者之所不可不知也故竊并著其說以俟同志講而釋焉釋曰異哉王安石而闇於物情務說行而忘其非有慕古道而寔欲行私惡極於決民猶傳其文禍至於亡國或稱其行外而掩其真點小廉而濟人貪同時雖溫公不能燭其奸異時華文公未暇數其惡以

讀書之法

或問程子通論聖賢氣象之別者數條子既著之精義之首而不列於集註之端何也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道之深知德之至鄰於其

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學之士所得驟而語也鄉吾著之書首所以尊聖賢今不列於篇端所以嚴科級亦各有當焉爾且吾於程子之論讀是二書之法則既掇其要而表之於前矣學者誠能深考而用力焉盡此二書然後乃可與議於彼耳曰然則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

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而循序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踈易凌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辯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踈

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
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有以得之於指掌之
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
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
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
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為一說
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
者不待觀於它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
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
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
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
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
之法也

序

戊午讜議序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
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
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

非虛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
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
為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為之必報其讐
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君父之讐不與
共戴天寢苦枕干不與共天下也而為之說者
曰復讐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其臣
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
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
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讐非若庶
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
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
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讐者蓋有在矣太
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雖其間亦或
為姦謀之所前卻而聖志益堅至於紹興之初
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告復
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
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力主其事
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

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
鈍嗜利無耻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詈
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
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
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
以來二十余年國家忘仇敵之虜而懷宴安之
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
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
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

大略本義卷之六

上

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縉紳之
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
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亡讐忍
辱為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為檜遊談者慕其
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
曰虜世讐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
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為
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
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為讐人役之歎者一旦進

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
疇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
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于天萬死而不足以贖
者正以其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
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
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
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為安斯
乃有識之士所為長慮却顧而凜然以寒心者
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

大略本義卷之六

六

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
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
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之
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且若必
以人之衆寡為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
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為多耶今六軍萬姓
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
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
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頽壞廢弛之餘

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亦不能斬伐銷鑠使之
無也奈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
頑鈍嗜利無恥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
未能復振已墮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
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疆之勢也今南
北再權中外無事迂愚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
讐者固已無所復發其口矣竊伏田間不勝憤
歎因讀魏元履所叙次戊午讜議為之慨然流
涕蓋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懷不能已姑論其始
終梗槩如此以發明元履所為叙次之意并以
致草野孤臣畢義願忠之誠謀國者儻有取焉
則猶足以裨廟謀之萬一而非區區所敢望也
乾道改元六月戊戌新安朱熹序

王梅溪文集序

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
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
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
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

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
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
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
明正大踈暢通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
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
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
也而其依阿洹浚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
如蟣蟲如鬼蜮狐蠹如盜賊詛咒閃倏狡獪不
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
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
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
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
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
得工部杜先生尚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
本朝得故參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
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
大踈暢通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其見於
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

為人求之今人則如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者矣公始以諸生對策庭中一日數萬言被遇太上皇帝親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侯入冊府事今上皇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即召以為侍御史納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土疆必雪讐耻為己任其所言者莫非修德行政任賢討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不成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不拜去為數郡布上恩恤民隱蚤夜孜孜如飢渴嗜欲之切於己去之日民思之如父母其處閭門居鄉黨則又親親敬故隆信義務敦朴雖家人孺子亦皆藹然有忠厚廉遜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顧喜為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為人不為浮靡之文論事取極已意然其規模宏闊骨骼開張出入變化倏倏神速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徃徃反不能及其他片言半簡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仁義

忠孝為歸而皆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慕倣而為之也蓋其所稟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無有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如此海內有志之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欽衽心服至於小人雖以一時趣向之殊或敢巧為謗詆然其極口不過以為迂闊近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之偉然者則不能有以毫髮點汙也然則公於五君子者迹雖未必皆同而心實似之故自其布衣時常和韓詩數十百篇守番及夔則又適在葛杜顏范之遺墟皆嘗新其祠宇以致歆慕之意蓋亦每自比焉嗚呼公之必為君子蓋不待孔孟堯舜而知之矣予昔官中祕直西省皆得與公為寮辱公知顧甚厚及來守建康則公歿幾十年而其子聞詩適官府相與道舊感慨歎歎一日出公遺文三十二卷屬予序之予蓋三復焉而拊卷太息也公之行事今某官莫侯子齊既狀之而故端明殿學士汪公

聖錫取以誌其墓矣故予因不復著獨論其心如此列於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有以識其所謂光明正大疏暢通達者言言凜凜初未嘗隨死而亡也以是勝私起懦而相與師慕其萬一在朝廷則以犯顏納諫為忠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為職內外交修不遺餘力使君德日躋于上民生日遂于下國步安彊隱然真有恢復之勢則公雖云亡而其精爽之可畏者為無憾於九原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聞詩亦好學有立能守其家云

木犀香齋集

三

記

克齋記

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蓋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己復禮而已蓋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

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為衆善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無害夫仁人既仁則其所以滅天理而窮人欲者將益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人者在是於是乎有以拔其本塞其原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胸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萬然其若春陽之溫哉默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嗚呼此仁之為德所以一言而可以盡性情之妙而其所以求之之要則夫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可謂一言而舉也歟然自聖賢既遠此學不傳及程氏兩先生

木犀香齋集

三

入時春茶續番

主

跋

大略卷之四

古

如正人何

集 16—296

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為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為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為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為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於情物事勢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

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為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親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為寒心也已非夫彊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始予讀王深甫告友之篇感其言若有補於世教者徐而考之則病其推之不及於天理之自然顧以夫婦君臣一出於情勢之偶合至於朋友則亦不求其端直以為聖人彊而附於四者之間也誠如是也則其殘壞廢絕是乃理分之當然無足深嘆而其至是亦晚矣

近得黃君仲本朋友說讀之其言天理人倫之意乃若有會於予心者然於朋友之道廢所以獨至於此則亦恐未究其所以然也因書其後如此庶乎其有發云

書易傳板本後

易之為書更歷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包羲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為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又一以義理為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以為教為法者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書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八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

所求而不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無處而不當矣華山皇甫弼嘗讀其書而深好之蓋嘗大書深刻撫以予人惟恐傳者之不廣而讀者之不多也顧猶來請其所以讀之之說熹不得讓輒書此以遺之

書劉子澄所編曾子後

右曾子書七篇其內篇一外篇雜篇各三吾友清江劉清之子澄所集錄也昔孔子沒門人唯曾氏為能得其傳其後孔子之孫子思樂正子春公明儀之徒皆從之學而子思又得其傳以授孟軻故其言行雜見於論語孟氏書及他傳記者為多然皆散出不成一家之言而世傳曾子書者乃獨取大戴禮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語氣象視論孟檀弓等篇所載相去遠甚子澄蓋病其然因輯此書以傳學者而於其精粗純駁之際尤致意焉於戲若子澄者其可謂嗜學也已然熹嘗考之竊以謂曾子之為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為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

聞乎一以貫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為大是以從之遊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為謹厚修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蓋雖或附而益之要亦必為如是之言然後得以自託於其間也然則是七篇者等而別之雖有內外雜篇之殊而其大致皆為有益於學者非他書所及也讀者誠能志其大而必謹其小歷其淺而徐望其深則庶乎其無躐等之病而有日新之功矣

跋李壽翁遺墨

韓退之著書立言排斥佛老不遺餘力然讀其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侑奠之詞則其所以處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於異學之流者多矣其不能有以深服其心也宜哉侍郎李公玩心於易以沒其身平居未嘗深斥異教而間獨深為上言天地變化萬物終始君臣父子夫婦

之道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說盡備於易不當求之無父無君之言以傷俗化其言雖約而功實倍於韓子至其平生大節則不惟進退險夷一無可憾而超然於生死之際又如此此足以明吾道之有人而信其言之不妄矣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其公之謂歟熹不及從公遊而蒙公見與甚厚其子正夫視以絕筆因得捧讀而竊識其說於後云

跋曾裘父贈屈待舉詩

昔李起居成季見其姪大叅漢老之文曰汝於文吾不能有所與但勿求人知耳余嘗愛其言每為士友誦之今至江西見其士友妙於詞言而往往不能亡求人知之意豈於李公之誨末之講耶將既曰為文則勢必不能無待於外也屈君以詩見知於艇齋矣而猶不能不借重於衆口辱以謂予因為書此云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曾仲恭文

前輩文字規模宏闊論議雄偉不為脂韋嫵媚

之態其風氣習俗蓋如此故宣和之後建紹繼起危亂雖極而志氣不衰觀曾公之文亦可以見其彷彿矣近歲以來能言之士例以容冶調笑為工無復大夫之氣識者蓋深憂之而不能有以正也因讀此篇輒私記其於後云

跋趙清獻公家書

趙清獻公之為人公忠孝慈表裏洞徹固所謂無間然者然其晚歲學浮屠法自謂有得故於兄弟族姻之間無不以是勉之前後見其家問手帖多矣如此卷稱其弟心已明瑩見性復元教其姪以不失正念要使純一不雜又教以公私謹畏踐履不失便是初心佛事且引古人二業清淨即佛出世之語以為此亦直截為人處則與今之學佛者大言滔天而身心顛倒不堪著眼者蓋有間矣嗚呼聖學不傳其失而求諸野者若此尚為有可觀也予是以表而出之

跋德本所藏南軒主一箴

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

之訓猶為刺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誦敬夫之箴者要當以識此意

銘

學古齋銘

相古先民學以為己今也不然為人而已為己之學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辯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為人之學燁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足諄結駟懷金煌煌燁燁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維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弗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裔斯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絕今不為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其銘之以警厥初

箴

敬齋箴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

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
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
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情
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
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
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
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六先生畫像贊

濂溪先生

不著卷第

道喪千載聖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
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明道先生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
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
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康節先生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覺無際手探
月窟足躡天根間中今古醉裏乾坤

橫渠先生

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
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涑水先生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

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釋曰學者

子也奚先曰用橫渠之勇履伊川之正

不著卷第

三

晦菴文抄續集卷之十

晦菴文鈔續集四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明崔銑編銑有讀易餘言已著錄宣德中常熟吳
訥有晦菴文鈔六卷銑以其未備復爲續輯而畧
釋大意於每篇之末蓋與訥書相輔而行目錄以
七卷爲始亦合訥書計之也

朱子文集大全類編一百十

七卷(一)

〔宋〕朱熹撰 〔清〕朱玉輯

蘇州大學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

館藏清雍正八年朱玉重刻本

以補其從前所未備也哉

年譜一編由宋至明自闕而微互相剗增刪詳畧或殊出
處紀實則一如原本遇入對囊封泄治與除以及著恒文字
必載取數段以實其後倣史例節文以成書也茲全集可稽
何用贅及凡當敘述處只註其篇載其篇載續覽便得倘仍其舊似
屬重複

文集原本八十八卷 文公季子侍郎公所編也版藏建安
書院至淳祐己酉得續集五卷編姓景定間建通守余君
節魯建安書院山長黃君鏞重補別集七卷見原合為百卷
元末建羅兵燹院版寔失成化嘉靖間閩浙重鑄藏之蕭泉
茲玉偕以別集內詩文雜著公移諸作按其年次類入全集
各卷之內獨時事往來附於力冊書割之中其續集則補於

續編引言

二

五冊之末冊問答之前從甘類也省去續集別集之名非
敢勉強更移細讀自見次第

原本各卷之後附參考史謂與其讀畢一卷重繙檢閱似
費搜尋即於每篇每段之下註其某字一作某字尤見簡便

是集刻既久不無組訛步承既參魯魚必辨至卷內有音
同字異者初讀疑其有誤至於屢見必有所依悉遵原本不
敢更易傳覽自能體會勿謂謬校未精

康熙壬寅九月望日建安嫡長派十六代孫玉百拜謹識

道學淵源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得孔子而傳自生民以來有孔子而為萬世道德之宗

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

時以八月二十七日申時孔子生魯哀公十四年公十

六夏四月十八日乙丑孔子卒年七十三今日忌辰

孔子名丘字仲尼魯昌平鄉陬邑人仕魯為大司寇攝相

事卒時魯哀公諒之曰尼父至唐太宗貞觀二年升為

先聖元宗開元二十七年贈文宣王宋真宗大中祥符

元年加封玄聖文宣王五年改為至聖文宣王元成宗

大德十一年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明世宗嘉靖九年

曾為至聖先師孔子以師之尊同於親君不得而臣之意

孔子傳之顏子曾子

顏子名回字子淵魯曲阜人唐太宗貞觀二年升配享元

宗開元二十七年贈兗國公元文宗至順元年加贈兗

國復聖公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復聖顏子

曾子名參字子與魯南武城人唐元宗開元二十七年贈

鄒伯宋度宗咸淳三年封鄒國公升配享元文宗至順

元年加贈鄒國宗聖公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宗聖曾

子

曾子傳之子思子

子思子名伋字子思孔子之孫宋徽宗崇寧元年封沂水

侯度宗咸淳三年封沂國公升配享元文宗至順元年

子思子傳之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與鄒人宋神宗元豐六年封鄒國公八年

升配享元文宗至順元年加贈鄒國亞聖公明世宗嘉

靖九年改稱亞聖孟子

宋濂溪周子得孟子不傳之統

周子名惺字茂叔道州營道縣人宋真宗天禧元年丁

巳生以其舅龍圖學士鄭向蔭補分寧簿有疑獄久不

決惺願至一訊立辨邑人驚以為神部使者薦之調南

安司理參軍移桂陽令治績尤著徙知南昌歷合州判

官時趙鼎行部或譏口臨之甚威及通判虔州而鼎復

守虔因熟視其所為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今而

後始知周茂叔也神宗熙寧初為廣東轉運判官提點

刑獄因病求知南康軍遂家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

於湓江乃取營道所居濂溪名之世稱濂溪先生六年

癸丑六月七日卒年五十七惺願得聖賢絕學發明微

言為有宋大儒之冠宋寧宗賜諡元理宗淳祐元年追

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元仁宗加封道國公

周子傳之二程子

程子名顥字伯淳河南洛陽人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

宋仁宗明道元年壬申生嘉祐二年丁酉舉進士調鄆

及上元主簿固呂公著薦為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

素知其名數召見一日從容語訪報正午始趨出中人

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後進說甚多營勸帝防未萌

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王

更法令言者攻之甚力顯被責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

顯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為之規

屈出知狀構除列武學究為論新法不合罷歸哲宗立

召用未行而卒時神宗元豐八年乙丑六月十五日也

是年三月哲宗立明年五十四號自十五歲時與弟

師事周惇頤倡明正學以真儒命世文彥博采衆論

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諡純理宗淳

祐元年追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元文宗至順元年加封

豫國公

程子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宋仁宗明道二年癸酉

生年十四與兄顯同受學周惇頤皇祐二年年十八上

道學淵源

書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乞召對不報神宗元

豐間大臣屢薦不起哲宗嗣位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

行誼曰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

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

世之逸民望擢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召為校書郎及

入對改崇政殿說書每進講色甚莊嚴以諷諫然以禮

法自持燕輒謂其不近人情遂不合罷崇政殿說書出

管勾西京國子監元祐七年服除擬除判樞轅進曰願

入朝必不肯靜太皇太后納之遂差管勾崇福宮紹聖

間以元祐黨坐竄涪州徽宗立移峽州尋以赦復宣德

郎仍便居住還洛崇寧二年言者希蔡京意論顯學術

頗僻素行誹謗乃毀顯出身文字其所著書合監司嚴

加覺察顯自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勿所聞

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丙戌復宣義即大觀

元年丁亥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五世稱伊川先生

高宗贈直龍圖閣寧宗賜諡正理宗淳祐元年追封伊

陽伯從祀孔子元文宗至順元年加封洛國公

二程子傳之楊子

楊子名時字中立南劍州將樂人宋仁宗皇祐五年癸巳

十一月二十五日巳時生幼穎異潛心經史神宗熙寧

九年丙辰登進士值河南二程講孔孟絕學時調官不

赴以師禮見顯於頤相得甚懽其歸也顯目送之曰

吾道南矣顯卒後又見顯於洛年已四十事顯愈恭一

日值顯坐時與游離侍立不敢去顯既覺則門外雪

道學淵源

深一尺矣柱門不仕者十年久之至知瀏陽餘杭蕭山

三縣皆有惠政轉荊州教授德望日重四方之士千里

從游稱龜山先生會有使高麗者國王問龜山先生安

在使回以聞徽宗召為著作郎而對陳時政甚切除通

英殿說書進諫議兼侍講金兵圍京城時條陳戰守機

宜甚悉欽宗朝兼國子祭酒首請黜王安石從祀使邪

說語辭不使學者為之惑諫官馬濟力主王氏上疏詆

時遂罷祭酒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崇福宮高宗立擢

工部侍郎繼除侍讀累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

州洞霄宮已而從其請致仕卒紹興五年乙卯四月二

十四日年八十三十二年加贈少師諡文靖明孝宗弘

治八年封將樂伯從祀孔子

楊子傳之羅子

羅子名從彦字仲素先世自豫章避難家劍浦後徙沙縣
宋神宗熙寧五年壬子生少從吳侏受業聞同郡楊時
得河南二程氏學慨然慕之及為蕭山令遂徒步從
學焉初見三日驚汗浹背曰吾不至是幾虛過一生時
亦熟察之曰惟斯人可與言道一日與論易至乾九四
爻時云伊川說得甚善從彦即走洛見伊川問之既而
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嘗采祖宗故事為遵堯錄靖康中
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高宗紹興二年壬子以特奏名
授惠州博羅主簿五年乙卯卒於官年六十四學者稱
之曰豫章先生理宗淳祐七年諡文質明神宗萬曆四
十二年從祀孔子

道學淵源

五

羅子傳之李子

李子名何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宋哲宗元祐八年癸酉
生少游鄉校有聲聞郡人羅從彦得河洛之學於楊時
之門何遂往學焉從之累年盡得其所傳之蘊於是退
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四十餘年筆跡
屢空怡然自適朱松與何為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
縣鄭迪語及何迪曰愿中如冰豈秋月瑩徹無瑕非吾
曹所及松以為知言亟稱道之松子嘉從何遊執經門
下者十年何晚年聞帥汪應辰來迎將相與講所疑何
往見之至福唐疾作遂卒於府治之館舍時孝宗隆興
元年癸未十月十五日也年七十一世稱延平先生理
宗淳祐七年賜諡文靖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追封越

國公明萬曆四十二年從祀孔子

李子傳之朱子

孔子生周東遷之庚戌文公生宋南渡之庚戌孔子之
門人父子皆賢則有曾參曾皙文公之門人父子皆賢
則有李通仲默孔子嘗望顏子傳道之統文公已勉直
鄉傳道之責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文公集諸儒之大成
孔子卒年七十三莖於九龍山後謂之孔林文公卒年
七十一莖於九峯山下目為朱林孔子父今稱為啓聖
公文公父今稱為啓賢公孔子私淑之徒有孟子與文
公私淑之徒有真希元孔子之洙泗韶舞東魯闢里文
公之考亭坊表南閩闢里信乎若合符節豈揆其道之
一而已哉先聖後賢一動一靜亦自無有不同者矣蔡

道學淵源

六

松庄先生曰夫子行在孝經志在春秋慷慨在毛詩文
公行在小學志在綱目慷慨在離騷云

三世 諱昭元字致堯乳名會老生後周顯德甲寅卒宋咸平已

亥高七十六葬湯都二世祖墓之西馮氏十三恭人葬三

都千秋里字格丁再娶金氏夫人葬官坑嶺下

按文公作世譜序云方夫人十五公馮夫人三墓皆已

失之當時詢訪僅得連同墓而三墓未得及後譜載又

有其地始後之子孫力復所在以繼文公之志焉見胡文通

公送文公五世孫朱晉臣序並鄭

昭元公長子惟則生二子二子綸綸生四子四子杭樞杞樞

生子五廣升宏忠正升即奉使公其支派子孫遷居各

處如江右高安廬州安慶常州三楚

四世 諱惟甫字文秀又字專美一作美乳名道真昭元公次子生

宋太平興國已卯卒至和甲午壽七十六葬一都松巖里

朱氏世系

士名徽溪娶程氏二恭人名荳蔻娘生太平興國已卯卒嘉祐

已亥葬二十五都丹陽瓊石里官坑嶺

按官坑墓吳景鑒定穴名金斗形梁上穴鉗記云官坑

龍勢異穴高衆山聚坎離交媾精筆峯天外起富不及

陶朱貴不過五府當出一賢人聰明如孔子至五傳而

始生文公

五世 諱振字文舉惟甫公之第三子生卒亡考葬二都松巖里

跋下蘆邨鎮庄背娶汪氏三娘葬湯都九公後園再娶汪

氏九娘與公合葬生子四長中立次綱三發四舉

按中立發舉三派惟舉派繁衍長子璣自婺源遷休寧

二十六都入保臨溪爲一派十二世率再遷池州建德

五世孫璠自臨溪遷環溪爲一派九世定再遷二十五

山一世孫得再遷葉有十一世顯得再遷寧六世孫

自臨溪遷月潭爲一派再遷永新九世虎小園遷江西

六世 諱絢字義之振公次子生於婺源思賢坊闕里華表之側

年月亡故娶汪氏合葬二都萬安鄉松巖里土名大王生

子四虬蟠者森虬蟠者皆亡傳

按文公於紹興庚午春如婺源展墓以獻靖公初仕時

所質田百畝歸而克祭掃之費世譜序稱王橋府君無

他子其墓在故里者恃有舊田於其下得以奉守不廢

子孫雖貧毋得而鬻焉

七世 諱森字良材號退翁生宋熙寧乙卯卒宣和乙巳壽五十

一寓葬政和縣西二十里咸化里四都桂林坊護國寺右

土名娶程氏五娘贈孺人生元豐戊午卒紹興甲寅壽五

朱氏世系

十七葬政和縣獎溪鐵爐嶺下

八世 諱松字喬年號常齋生宋紹聖丁丑政和八年同上舍出

身授迪功郎政和縣尉丁外艱服除更調尤溪縣尉歷官

左承議郎守尚書員外郎兼史館校勘紹興癸亥卒於建

州水南環溪精舍壽四十七遷葬崇安縣上梅里寂歷山

中峯寺之北贈通議大夫封粵國公諡獻靖娶祝氏孺人

生宋元符庚辰卒乾道已丑壽七十葬建陽縣崇泰里寒

泉塢之天湖贈碩人封粵國夫人

九世 文公今建安派尊文公爲始祖詳後

題贊

陳淳序

字安卿龍溪人父公守淳時從道鄉爲學益力家貧事母至孝嘉定丁丑以特奏名授安溪簿未仕而卒稱北溪先生

自孟子沒聖人之道不傳更千四百餘年得濂溪周子河南二程子者出然後不傳之緒始續然濂溪方開其源其簡質而未易喻明道又不及爲書伊川雖稍著書大概力提綱發微未暇及乎詳密而斯文之未整者猶爲多矣故百年之內見知聞知亦不乏人而斯道復傳之緒若顯若晦聖人殘篇斷簡竟未有能正訂以爲後學之定準而百氏之術於世者亦紛乎未決求其正之極而得之粹體之全而養之熟真可以嗣周程之志而接孟子以承先聖者

題贊

惟吾先生一人超然獨與心契凡向之精義已確而不能易者今表而出之宏綱方舉而未張者今闡而大之吉有隱而未瑩者光明而灑落之辭有樸而未澤者磨刮而潤色之訛者正之闕者補之偏者救之繁者約之上以達乎羣聖之心而下以貫穿乎百氏之說寸長片得兼蒐並輯著定爲成書以扶翼聖訓其爲言大中正精粗具舉而本末不遺命理切盡而達意周到金精而玉潤日光而月潔渾圓而至燦疎暢而其緒豐不餘一言約不欠一字令百家而一統總衆論而同歸集諸儒之大醇洗千載之積誤使聖人精蘊瞭然在目而異端曲學無復容喙高明有志者得以省研索之半功而雍容於聖門之人蒙稚新學者亦有以識趨向之正途而不迷於文義之歸故周程所

題贊

以得先聖不傳之傳者至是始彰信於天下而先聖所以爲萬世法程者至是又益定而且尊其於斯文之功可謂大矣蓋先生稟氣純陽清明剛健卓絕世表聞道甚早而力行有成其爲學大綱一主程氏而節目加詳所以獨知自得而契乎先聖尤多其功力之到又無所不盡自志學至於不踰矩其等級無不有以至其極自明德至於平天下其規模無不有以備其全其文之傳也天下之書無一之不讀而邪正純駁必有以究極其歸趣天下事物無一之不格而幽明巨細必有以洞灼其表裏千古人才論而友之賢愚淑慝亦無一不探索其衷曲其知之至也譬萬里於胸中炳千古於目前其所以爲學而不可移非極其所止非而不容易善極其本之所由來而無不徹極其微之所從起而無所遺其大經大法停當乎上下者固昭如大明之中天而其至纖至悉自本而之末自末而緣本或出或入或分或合至於千變萬化紛綸錯綜縱橫顛倒亦無不燦然有條如衡別鑑照無星毫之紊其自信之篤也雖前哲之所已言而吾心不安則不敢輒爲之拘雖前哲之所未言而吾心所安則卓然特立而不顧其自守之確也終始屹然不以衆論而搖不以利害生死而動好善如好好色而吝賞采訪不以微而廢惡惡如惡惡臭而無或少爲之隱忍回互果於徒義如洪濶赴壑而不可禦嚴於克己如利劍斷蛇而不復繞至其體道爲一身即書心印理無一言之不實踐無一行之不素如杲然於天地之內貌莊而體肅神全而志定視聽坐立不拘拘於持

敬而自有成法舉動周旋不勉勉於中禮而悉有常度望之儼然而可畏即之溫然而可親其接人也終日怡悅薰然春風之和而可把事有所不可則其斷之也雷霆之威又厲然而不可犯胸懷磊落明決而所以主於中則綢繆而無滲漏節操壁立萬仞而所以處於中則坦夷而無峻迫智之圓足以周流不窮而制行則直方磨之大足以勇爲不懼而小心則兢畏視其表則泰山巖巖而不可動測其蘊則涪涔浩浩而不可竭剛大之氣有以配義與道而無傾弘毅之質可以任重道遠而無虞履義無九裂之病行恕無姑息之弊進愈高而心愈下德愈盛而禮愈恭公天下之見而不自足大天下之量而不自足其見於著述凡片文隻字以往不過即其身心之所求而爲之爾

題贊

三

其見於設施爲教爲政亦無非大用流行而灰已之餘也其見於講論亦不過自大原中流出如物取諸囊中直探而示之叩者辭未竟而答之已縷縷不待思慮而從容以出無非妙道至義曲當人情而深盡物理令人渙然有省於言下忻懌不能止也先生明脣上達日新而巳所著之書每有溫則有改每改益覺超越又所未聞者先生行健不息終日乾乾篤於好學雖老病後觀書不怠切於育人材晝夜無倦色雖抱病支離必引至卧內力坐而共講日用酬酢與事周流雖病困亦未嘗厭教而於繁劇之中常優閑而有餘交錯之地常泰定而不亂先生教人循循有序其始必從事於小學麗掃應對之節以立其本然後循進於大學明德新民之道以成其功大學然後論孟

論孟然後中庸中庸然後及六經諸書而其所以爲教之日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其所以爲學之法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而行之自脩身至於處事接物又各有其要其終始涵養必以主敬爲務而致知之功視力行爲加多必極根源之洞徹毋徒影象之髣髴真能知則真能行矣去冬淳侍教又謂當大作下學之功毋遽求上達之見當如曾子專從事於所貫毋遽求曾子之所一當如顏子專從事於博約毋遽求顏子之卓爾凡所講道一本乎實盡性至命不越乎人心日用之近窮神知化不出乎人倫事物之常論天命之性無極之真其所自來雖極微妙而其實仰人心之中所當爲者而已但推其本則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

廣贊

四

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非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流轉而所以爲此事則惟在擇善固執中正仁義而已又非別有一段根源之妙在講學應事之外者是乃學問徹上徹下緊密之處也其間端示人大要類此故當四方英俊來往之會隨所至之淺深而引接之如羣飲于河莫不各充其量而歸當天下言論交泰之衝隨所執之是非非而爲之剖決不出數語而定其或自植一家不肯回心向道者彼固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爲可慕然至誦其書談其行則亦未有不爲之仰服而陰自怯縮也先生盛德克實光耀見之者起敬事之者革心過其門者無不肅親其聲者放心邪氣不復萌於中其極盛至於威名四達克塞海內遐邇行旅賤隸皆能稱道

守臨漳云先生進退行藏以道而不輕辭受取予以義而不苟不枉尺而直尋寧就我黜辱而終日不獲一有經世濟物之圖不見是而無悶有制禮作樂之具不見知而不悔雖常毀譽怒怨人所忌憚之而然不以爲憂雖當窮命節急人所拘忌之而泰然不以爲病方且考遺經述舊典徜徉於林泉之下悠然不知身世之不足也嗚呼若先生者真王佐之全材亞聖人而具體質之全曾子所謂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孟子所謂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在先生素爲有餘而子思子所謂學知利行造於知之成功之一則在先生已全盡無愧而進乎純熟矣其正詩之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與夫以如是之才豈易

題贊

五

再得而進焉不獲大施所蘊以竟斯民同吾道之歸退焉又不及大備斯文以惠來學爲無窮之用今其已矣蓋天下之同痛悼豈但諸生而已哉先生道德昭昭在人心耳目者固不容諸生之私談而其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則又未易以盡形容至於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抑又有不可得而形容者况淳從遊未久又非密邇莫能深詳據所見以仰其哀慕之情云耳不自知其爲贊且僭也又約而爲之贊

德嘉純陽清明剛健篤學真知全體實踐集儒之粹會聖之精金聲玉振紹古作程

陳亮

字同甫號龍川婺州永康人文公友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苦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可就

隆興初婺州方以解頭薦國上中興五論奏人不悅退修力學者十年淳熙五年更名同請闕上書近其故事雖用之諸大臣惡其直言無諂諂諂用仲放渡江而歸落鬼醜酒戲爲大言尊家挾告屢繫獄死得免光宗立策進士間以禮樂刑政之要亮對策亮宗在東宮聞知若喜按簽書吏康府判官臨公事未至官一父宰

體備陽剛之純氣合喜怒哀之正眸面脊背吾不知其何樂端若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釣臺捺不住罵之雲臺捉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聽上帝之正令

趙汝騰

字茂實古田人文公友宋

理明義精德盛仁熟折衷羣言如射中鵠絕學梯航斯文菽粟在慶元初中行獨復

題贊

六

陳宓

字師復號復齋莆田人父正獻公俊卿嘗館文公於白湖仰止堂仰子弟受業少仰及門長從黃幹遊後以父任入監進奏院上封事陳論言遷軍器監議問答及春秋三傳鈔經通鑑綱目唐史贊疏等書

蔡淵

字伯靜號節齋元定長子內學於父外師事文公友黃幹張栻諸翁苦節有父風漢第沈躬耕不仕者焉易訓解易象意言卦爻詞古易協韻大傳

朱文公先生教人有曰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材叔父子來往先生之門久矣熟識

先生靜坐時氣象故所傳像不特工於形肖之間而得止

所存之神焉凡學可以言傳者先生之書盡矣惟此有非
言之所能到志先生之學而欲深造先生之道必於此而
求之毋忽

林興祖

字宗起號木軒羅
源人元錦山知縣

自甲子來凡幾庚戌不有二庚安有今日前庚作後庚續日月
行天照人心目

熊禾

字去非號勿軒建陽人宋進士為寧州司戶察
軍入元不仕老而好學所著有翰墨全書行世

周東遷宋南渡夫子出文公生元氣之會應期而興筆削千古
闡明六經精其知聞力其踐行王振全聲集厥大成在一郡必
達在一道必達亦足以發在天下必達在後世必達必求取法

題贊

七

吳澄

字幼清崇仁人自幼穎悟既長貫穿經傳嘗舉進士
不中至元十三年樂安鄭松躬布衣求賢起澄至京
師未幾以母老歸鄉左丞趙孟頫延之於家曰吳先
生天下士也既入朝為澄有進士之志遂授翰林文
司教勸久之方至開已有一代者即口南歸未幾除江
西儒學副提舉以疾去官至大元年召為國子監丞
既司業立教法四條未及行一夕謝去俄拜集賢直
學士疾作不果行泰定元年兄經廷請官修英宗實
錄成未上印後疾歸詔加資善大夫卒年八十五學
者稱草廬先生贈左丞
追封臨川郡公諡文正

義理精微繭絲牛毛心湧恢廓海濶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
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王栢

字會之金華人其祖師應魯從文公覽南軒先生進
淵源有素栢少慕諸葛亮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
家學之原更覽魯齋問同邑何基從黃幹得朱子之
傳印往從之授以立身居敬之旨其學日粹於是富

路聘為麗澤上蔡兩院師範之耆德皆執弟子禮
其學蓋未端坐弗少亂也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
文獻

龍門遺韻米壺的源理一分殊折衷羣言潮吞百川雷開萬戶
灑落倚珠濡然教雨

丘濬

字仲深瓊州人世稱雙山先生明景
泰間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諡文莊

全體大用之學繼往開來之儒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
大而無餘

楊四知

字元通號廉峯大梁人
明進士福建巡按御史

余自七歲時讀先生小學諸卷端小像即知尊禮遂模寫
一軸昕夕瞻拜一日問先君考亭遠近先君曰去中州數

題贊

八

千里余勃然異一謁之然自度他日即寸進北地人何繇
能至耶萬曆甲申余奉命巡閱竊自喜曰可謂夙願矣抵
建州謁祠下重加脩葺瞻遺像蒼顏古貌乃慶元時舊軸
手題其上者始知世傳盡失其真而是軸歲久字跡又磨
滅過半矣嗚呼先生既往遺像猶存若更磨滅後將何睹
乃命有司刻石祠中用垂悠遠刻成謹讀其上

道衍濂洛統承洙泗集諸儒之大成闡六經之精義遺像清高
報祀弗既

萬國欽

字和甫豫章人明
進士後源縣知縣

余從髫年已知有文公先生心切鄉之既而習句讀誦其
遺書益想見其人奈今古異也及對公車授發令益欣欣

哀謂生雖不及與公同時猶獲拜公之廟瞻公之像然
如見公也每禮成低回不能去至歲己丑余差邑六年所
矣適建安嗣孫文學持公像示余乃慶元庚申前十年所
寫者載公親題望之儼然有道氣象也而况親炙之者乎
余最不類獨一念慕學願我師焉因命工刻石廟中以傳
不朽萬曆十七年季夏望日書

題贊

九

父師題詞

獻靖公集

以月團爲五二郎生日之壽戲作數小詩

鳳山團餅月朧朦老桂橫枝出舊叢小友他年香入手應知蛇
窟木來空

寢覺牀頭無復酒語終饒底但餘糜已堪北海呼爲友猶恐西
真喚作兒

駸駸驚子筆生風問卷猶須一尺窮年長那知蠹鼠等眼前已
見角犀豐

生朝樂事記當年湯餅何須半臂錢吾算自知樽有酒汝翁莫
歎坐無飽

送五二郎讀書詩

題詞

兩夫事齋居操持好在初故鄉無厚業舊篋有殘書夜寢燈遲
滅晨興髮早梳詩囊應令滿酒盞固宜踈褻羈寧似大龍化本
由魚鼎薦綠中寶鐘鳴應體厖洞洞春天發悠悠白日除成家
全賴汝逝此莫躊躇

屏山劉先生

字朱元晦祝詞

冠而欽名粵惟古制朱氏子初而騰異交朋尚焉請祝以字
字以元晦表名之義木晦於根春榮華數人晦於身神明內賦
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於書雖百
世之遠也揣其氣象知顏子如愚迹參並遊英馳俊驅豈無他
人夫誰敢居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宜於聲終身弗越陋巷
闡然其光烈烈從事於斯惟參也無慚貢道雖一省身則三矣

翰孔門翔兩學之欲王吾知斯之爲指南惟先吏部文儒
之粹彪炳育珍文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惠惠與聰廓開如源
之方駛望洋渺瀰老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悵友道之
衰變切切而唯唯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耻勿謂此耳克之益
克借曰合矣宜養於家言而思茲動而思蹟凜乎惴惴惟顏曾
是畏

文公自題像

乾道九年癸巳時予四十四歲而容髮凋悴遠已如此
然亦將修身以畢此生而已無他念也唐福元爲予寫
照因銘其上以自戒云

端爾躬肅爾容檢於外一其中心力於始遂其終操有要保無窮
紹熙元年孟春時六十一歲對鏡寫真題以自警

從容平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茲將有意壽而力莫
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知惟闢然而日修或庶幾
乎斯語

慶元六年庚申二月八日南城吳氏書樓爲予寫照

蒼顏已是十年前把鏡回看一張然履薄臨深諒無幾且將餘
日付殘編

米文公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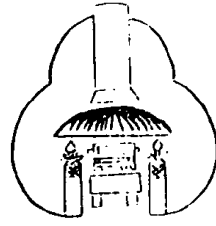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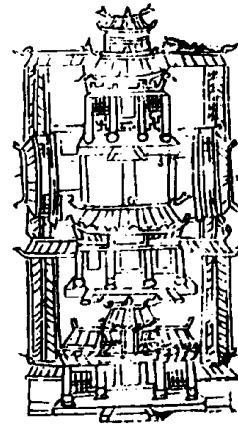


自題畫像

右像猶文公卅十歲自寫真也家廟遺破
數罹兵火後之重鑄皆失其舊此家藏墨
刻祀奉年久威儀整肅體備中赫各祠
院塑像毫釐千里茲謹依元本鈎摹鑄梓
於卷端俾海內名宿景仰尊崇儼然見
文公當車之氣象云

十代裔孫 王可拜識

朱文公建陽嘉禾墓堂圖



建陽墓堂圖

文公墓在陽邑西二百里嘉禾唐石村九峯山下大陵谷宋慶

元六年十一月壬申日辰時與

劉夫人合葬穴坐辰向戌墓前享堂坐向同今

已侯許公重建享堂于乾隆十四年九月初一日午時修墓于

十月初九日辰時前後相去五百六十九年復觀重光 文

祖遇

侯誠非偶然謹書于圖未俾將來留心墓堂者咸知所考據云

按墓堂原址湫隘制亦率畧今填高二尺許傍益以田畝縱

九丈一尺橫三丈二尺為門二重堂階廊廡之制悉備諸聖

丹雘牆垣甃以碑石夷壇堅緻迥非昔比越半里作神道碑

亭方廣丈餘亦頗崇煥于亭畔置田數畝租入存為祠墓別

望香燈掃除工食及隨時修葺之費守墓者毋得過問

事實

宋史本傳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卒遺命依其友劉子
子寓建州之崇安松字喬年第進士胡世將謝克家薦除秘書
正字趙鼎為相進校書著作郎常同又薦陞度支員外郎史館
校勘歷司勳吏部郎中以論和議忤秦檜風御史言松懷異自
賢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
問天之上何物父異之授以孝經題其端曰不如是非人也熹
從翠兒戲沙上端坐以指畫八卦年十八貢於鄉登紹興十八
年進士主同安簿選秀民克弟子員日與講論聖賢脩己治人
之道禁女婦出家為僧道旋請祠監潭州南嶽廟孝宗即位三
上書首言帝王之學不可不熟講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

事實

過諷誦文辭吟咏情性又頗留意老釋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
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必先格物
致知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應天下之
務矣次言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今乃以講和之說誤之願
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
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舉之淺深徐起而圖之再次言
監司守令本原之地在朝廷不可以不加意今乃姦賊狼籍肆
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
其交私之狀則夫尚在勢者豈無其人乎隆興元年入對又言
陛下雖有生知之資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親理即理以應
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臨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
以未著次言君父之讐不共戴天今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

非守無以制勝因陳古先聖王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除武學博士既而與洪述論和不合丐祠歸乾道三年陳俊卿劉琪薦爲樞密院編脩內艱免喪梁克家特中前命又辭詔獎善安貧守道廉退可嘉改平魯台州崇道觀自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龔茂良薦授秘書郎力辭復至晉武夷山冲祐觀五年史浩起知南康軍至郡與利除害值歲旱講求荒政勸人出粟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間諸郡學引進士與之講論去後白鹿洞書院創立學規人皆遵守明年大旱應詔條具民困利病上疏畧曰人君恤民之本在正心術以立紀綱然而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無黨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亦不能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

事實

二

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陛下獨與一二近習之臣朝夕謀議上以黨惑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替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私其所喜則陰爲引援擢與清顯所惡則密行毀公肆排擠交通貨賂盜弄威福所謂宰傳賓諫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古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未敢一言斥之其甚畏公論者畧警逐其徒黨既不能深有所傷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使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輩陰執其柄上讀之怒曰是以我爲亡也意引奏請祠陳俊卿薦之甚力趙鼎爲帝言士多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譽之愈多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用其長使漸當事任

能否自見上以爲然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錄前救荒之勞加直秘閣辭以所奏出粟人未推賞俟賞行始受職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德任人之說言陛下初嘗選拔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又不復廣取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者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襲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陛下又覺其勢有所偏重因以壅已復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爲駕馭之術不知士大夫之進見有時其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孰若近習從容無間其便嬖側媚既足以盡心志而狡猾附會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內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外勢日輕重者既挾以滿其所欲輕者又

事實

三

借以恣其浸淫惟陛下下無所得獨受其弊何怪德業日墮綱紀日壞邪佞克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乎上爲動容會近郊大饑宰相王淮奏改浙東提舉即日單車就道移書他郡募米商錫其征比至則米舟疊集矣又日鉤民隱按行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多自引去所部肅然釐革丁錢和買役法推酤政有不便於民者隨事處盡必爲經久之計上語王淮曰熹之政事却有可觀時蝗旱相仍前後奏請稍緩後時熹不勝憂憤復奏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其次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漕臣依條檢放宰職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各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益

賦家者不止於郡縣而上及於國家也。行部至台州台民
訟知州唐仲友者以百數。憲訊得其實。連上章劾之。上令浙西
提刑委清強官究實。王淮與仲友同里。且姻家。不得已奪仲友
江西提刑新命。轉以授憲。辭不肯拜。乞奉祠。適陳賈除御史。偕
鄭丙力詆程氏之學。且以沮憲。指言近日有所謂道學者。大率
假名以濟。偽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遂奉崇道祠者五年。淮罷
周必大相。除憲提點江西刑獄。入奏言。近年刑獄失當。經總制
錢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積弊。而其末言陛下卽位二十七年
因循。往苒無尺寸之效。何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陛下
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爲善不能。克其量。除惡不能。去
其根。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
而便嬖側媚。反居腹心。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反叨政

事實

四

柄。非不樂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卽說。說殄行而未免。聽
聽非不欲報復。讐耻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而未
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果天理
耶。敬以克之。不使少有差闕。果人欲耶。敬以克之。不使少有差
滯。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後天
下之事。將惟所欲爲。無不如志矣。初。憲赴召。或勸以正心誠意
之論。上所厭聞。願勿爲言。答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
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諭。久不見卿。今當處以清要。不復以州
縣爲煩也。除兵部郎官。以足疾辭。丐依舊職。改直寶文閣。主晉
嵩山崇福宮。又上封事。言天下大本者。一今日急務者。六古先
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凡飲食衣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
妾之政。無一不領於總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

有司之法。而不得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果有如此之功乎。宮省
事禁臣固不得而知。至於左右近習。前所而陳者。雖蒙聖慈。開
論然自王。未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民膏
血。以奉軍儲。士顧未嘗得一溫飽。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
以圖進用。至使宰相不得議制。置得失給諫。不得論除授。是非
則陛下所以正心以正朝廷者。未能如古聖王也。至於輔翼太
子。惟王十朋陳良翰。號能稱職。此後不過邪佞。假薄庸妄之輩
所講所讀。姑以應文備數。未聞有箴規之效。師傳賓客。既不復
置。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直以宦官數輩。從容朝夕
陪侍遊燕。既以發其陰謀。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以防其驕慢
媒狎奇袤。雜進之害。非所以嚴豫教也。至遷任大臣。必得剛明
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天下之事。陛下豈不知之。直以左右便嬖

事實

五

恐妨已事。多方排擠。惟取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障事
決可保其不至妨已。然後任之。定以除書未出。物色先定姓名。
未顯中外。逆知必非天下第一流人物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
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反
皆得以宿欠盤據於其間。其所以熏蒸銷鑠。使陛下目見耳聞
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雖有作奸
犯法。未能深割私愛。勇付外廷。是以紀綱墮於上。風俗弊於下。
甚者金珠爲滿。隨宰相可。唱則唱。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
得之求。無復廉耻。有一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羣議衆排。指
爲道學。加以矯激之罪。必使無所容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
哉。若夫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則自廣文爲相。盡取版曹歲入
巢名之。必不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美餘之數。輸之內帑。頗以有名

無實積累挂欠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使經費關乏督促日峻中外承風競爲苛急而內帑之積二十餘年以來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節其出入版曹不得考其存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凡諸將求進必先拮据士卒以自結於權倖而後姓名達於貴將貴將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而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然後具奏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誠以爲公薦豈知其論價輸錢爲債帥哉彼有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氣於宦官妾之門而陛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勵士卒以疆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否則徒爲文具而天下事愈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營中太

事實

六

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力辭改祕閣脩撰奉外祠光宗卽位降詔獎諭擢知漳州奏罷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俗未知禮揭古喪葬嫁娶之儀以示禁男女傳經聚僧廬爲會及女不嫁而巷居者會朝議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章乃訪事宜擇人物及弓量之法上之後不果行子喪請祠復主營南京鴻慶宮翊善黃裳自言學不及意與彭龜年奏乞召爲官僚留正謂非不知意恐其性剛不合反爲累耳乃差知漳州申勅屬郡令嚴武備遣人諭洞僚以禍福賊盜吏抑豪民所至輿學明教四方學者羣至寧宗卽位趙汝愚首薦赴行在因奏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賓紹丕圖前日未嘗有求位之心今日未嘗忘思親之念願克未嘗求位之心以盡有罪引惡之意克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會趙汝愚按視山陵言會稽

士肉淺薄自有水石孫達吉覆按別求吉兆有旨集議上言壽皇極德衣冠之藏當傳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有旨脩葺東宮欲徙居之奏此必左右近習倡爲邪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亦恐壽皇在廟興作土木神靈或有未安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所大懼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脩葺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使羣可居又願下詔自責減省輿衛過宮之日暫變服色如唐肅宗改服紫袍執控馬前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至若朝廷紀綱則願嚴詔左右勿預其實有勳庸而褒賞未愜者並詔大臣

事實

七

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以委之大臣使反覆較量酌取公道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莫矣疏入不報又勉上進德誦言願陛下於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玩經史近儒學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羣臣進對賜以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又奏禮經與敕令子爲父嫡孫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代之執喪自漢文之後獨我壽聖皇帝超山萬古陛下以世嫡承重服制宜遵壽皇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先志之美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

及追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廟升祔復議送
喪之制孫達吉曾三復請併祔信宜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祔
祭則正東向之位嘉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
子孫之室神宗既奉僖廟以爲始祖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
不聽除爲國史實錄院同脩撰辭不允上疏論劾韓侂冑居中
用事防微杜漸間不可忽御批惻卿耆艾恐難立講可除官觀
以爲實又問待制固辭州郡差遣依舊提舉鴻慶宮沈繼祖
以十罪落職罷祠慶元五年致仕六年三月卒年七十一臨沒
正坐整衣冠遺書屬其子存及門人范念德黃幹幹奉以勉學
及脩正遺書爲言家故貧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徙建陽考亭筆
瓢屢空晏如也諸生遠至與其豆飯藜羹登第五十年仕祗九
考立朝纔四十日黨禁嚴錮猶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

事實

入

遺笑而不答其爲學必務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
居極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策聖經之旨不明而道
統之傳始晦乃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易本義啓
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學庸章句或問語孟集註太極圖通書西
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
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
錄程氏遺書伊洛淵源及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皆行於世及
將寔復有言其徒送僞師之墓四方會聚非妄談時人短長則
謬議時政得失下令隨處守臣約東嘉泰初學禁稍弛詔復華
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侂冑死復遺表恩賜諡曰文嘉定二年
贈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
三年改徽國公淳祐初從祀孔子廟廷以其學庸語孟訓說立

於學官有文集百卷生徒問答八十卷別錄十卷黃幹補遺之
正統待人而後傳道錄世以爲知言子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

聯卷朱先生事實 李方子著

按家藏年譜並未載出誰氏之手魏了翁作年譜序但
云吾友李公晦方子嘗輯先生之言行而不言有年譜
世皆傳李果齋著紫陽年譜三卷魏了翁爲之序云今
其序固在即李占冲序言亦然因附是篇於事實卷內
詳後魏李二先生序言自見

事實

九

希合或指爲德秀黨幼龍之既歸學者羣登其門嘗
曰吾於學問雖未能則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
嗜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惑著禹
貢解朱子事實簡遺精語等書
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域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
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
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
以養其內則無二無雜寂然不動以爲酬酢萬變之至外則
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
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敬之驗也
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古未得乎前則不
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
妄躍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弊始以熟讀使其言皆
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

張自流而適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辯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覆以誦咏之。切已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有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致粗心浮氣。意氣如常。若有所迫。迫而未嘗能御。御而不忍。去以徇其流。治費通之功。深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其反躬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下賤。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視聽言動。非禮不爲。意必固我。與迹俱泯。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蓋語默云爲之際。周旋出入之頃。無往而非斯道之流行矣。合是

事實

十

三者而一。以貫之。其惟敬乎。先生天資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芥。芥。脩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克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灝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爲之者。雖門人弟子親炙之久。固亦莫得而形容也。姑以蠶測管窺者言之。則備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正。其閒居也。未明而起。幅巾大帶。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几案。必正。書藉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美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新新。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

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安。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研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復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朋儕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至於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熱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爲之說者亦多。而折衷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自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爲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

事實

十

理之燦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嘗集小學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養尊卑。總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辨三聖之旨。歸專至瑩。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靜精微之舊。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敦厚之教。其於禮也。則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

訂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書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於辟藏者反平易學者當沉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謂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例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謂周官倫布周密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既通四子又讀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以目紀其詳綱做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口做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舉手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爲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爲得之因爲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于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白亦頗爲發明其

事實

主

古樂律久亡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爲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夫析世學之繆辨異教之非矯其東穴而正其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躐於荆棘獲罪之咎。推明肅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窮其萬一也。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思孟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爲學其爲於該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者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誠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先泰古書既加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剪其煩蕪參伍辨證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數

千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詞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耳接目親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達柯葉散殊亦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本末巨細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爲臆度料想之說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蓋其包涵停蓄博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者擇其疑難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暇而辨難古今其應如響愈扣愈深亶亶不絕及訛味而細察之則亦窮其於一也而已矣。嘗有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叩書以窮理苟有見焉亦當博考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則德孤而與枯槁寂寞者無以異矣。潛心大業何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詎可稍釋經傳遂指爲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豈遠乎哉。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慷慨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凌節而進至於切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爲而然之語必三數遍學者即其所誦而質其疑意有未論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于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商畧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慨然沉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晚見學者繼統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木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

事實

主

踐之而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豈遠乎哉。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慷慨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凌節而進至於切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爲而然之語必三數遍學者即其所誦而質其疑意有未論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于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商畧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慨然沉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晚見學者繼統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木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

非其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洛之正傳。紹鄒魯之正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備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奉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繆。擇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事實

十四

陳淳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潤清巧。的實徹人心。洞天理。達羣哲。會百聖。粹乎洙泗伊洛之緒。凡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凡曩時有疑辯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宏綱大義如指諸掌。掃千百年之謬誤。爲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渣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於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惟先生一人而已。

鄭玉曰新安朱夫子集諸儒之大成。論道理則必著之文章。作文章則必本於道理。信乎有德者則必有言。文章爲載道之器也。蓋道外無文。外聖人之道而爲文。非吾之所謂文。文外無道。外六經之文而求道。非吾之所謂道。吾於朱子折衷焉。

謝日發明曰子朱子發聖人未發之精蘊。集諸儒未集之大成。

正心脩身安貧樂道樂則行之愛則違之誠當代之大賢也然卒忌譏邪弗果大用非朱子之不幸乃宋室之不幸也萬世而下仰其餘澤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顧不偉哉是以朱子之崩於一時正所以伸於後世豈若凡卉之流春榮而秋瘁耶嗚呼若朱子者可謂身雖沒而名不與之俱沒矣

事實

十五

題名錄

宋高宗紹興十八年戊辰二月十二日鑲院

知貢舉 吏部侍郎邊知白

同貢舉 禮部侍郎周執羔
守右正言巫 伋

考試官殿中侍御史余堯弼

初考官 沈 該 吳 棨 陳誠之

覆考官 李朝正 湯思退 沈 介

十八日 十九日 二十日引試詩賦論策

廿一日 廿二日 廿三日引試經義

一四月初三日御試策一道

朕觀自古中興之主莫如光武之盛蓋既取諸新室又恢一代

題名錄

宏模巍乎與高祖相望垂統皆二百祀朕甚慕之今子大夫

通達國體咸造於廷願聞今日治道何興補可以起晉唐之

陵夸何馳驟可以接東漢之軌迹夫既抑臧官之銳謝西域

之質則柔道所理必有品章條貫要兼創業守文之懿視夏

康周宣猶有光焉固子大夫之所蓄積也其著於篇朕將親

覽焉

十七日

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賜狀元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三

百三十人釋褐當月十八日起期集所

第一甲第一人王 佐等十八人

第二甲 甘 焯等十九人

第三甲 索 楊等三十七人

第四甲 孟致誠等一百二十二人

第五甲 戴幾先等一百四十二人

四月廿六日賜錢一千七百貫

廿九日朝謝

五月初二日就法慧寺拜黃甲叙同年

初五日起國子監謁謝

先聖先師鄒國公

立題名石於禮部

賜狀元王 佐等開喜宴於禮部

五甲第九十人朱 熹字元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年十九

九月十五日生

外氏祝 偏侍下 行五二 易學 一舉

題名錄

兄弟無 要劉氏

曾祖約 故不仕

祖森 故

父公 故任左承議郎

本貫建州崇安縣五夫里開耀鄉父爲戶

文公年十四歲時公卒於建州城南溪溪精舍遺命奉
母祝夫人遷崇安縣五夫里依劉少傳居而溪之上十
八歲來建州都貢實以崇安縣登第至紹熙壬子始築
室建陽之考亭坊刻題名錄以文公籍建陽縣華玉鄉
三桂里不知其何所本也

朱文公年譜事實二卷

宋高宗

建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午時文公生於南劍州今延平府尤溪縣

之寓舍文公生庚戌年而戌月甲寅日庚午時

文公父獻靖公諱校號韋齊以徽宗政和八年戊戌同上

合出身文公作獻靖公行狀遷墓記俱書政和八年同王昂等及第出身七百八十三人徽宗壬戌生以歲當

政和九年壬戌為元命降德音於天下十一月已酉朔改爲重和元初授迪功郎建州政和縣尉丁外艱

獻靖公父諱森號退翁以就養卒於官舍時因途梗寓葵

政和縣西二十里護國寺之西偏服除更調南劍州尤

溪縣尉秋滿假館鄭氏之義齋而生文公鄭氏名安道

士質獻靖公舉勇詩今宵湯餅會滿座桂香來國月飛

年譜

金鏡流霞泛玉梧渥洼原與種丹穴豈凡胎截路聲聞

微祥光燭上台瑞氣藹南山孤懸別墅間此時歌嶽降

他日見環席散籬花艷尊浮竹葉爽老夫歌既醉桂

杖月中還見南白

獻靖公洗兒詩行年已合識頭顱舊學屠龍意轉疎有子

添丁助征戍宵令辛苦更冠儒舉子三朝壽一索百年

歌好笑掀鬚獻兵已識天公意不恐回頭更指渠見章

生文公之寓舍今爲南溪書院○寓舍坐向皆山向山形

如安字坐山形如公字卒諡爲文爵封爲公至今名文

公山

文公生時發源井出赤虹三日○發源南街故宅有古井

紹聖四年井中白氣如虹是日獻靖公生見蘇州文公

嘗日間先君子生時井中有氣如白虹經日不散因名

虹井獻靖公嘗作井銘遂名韋齊井是歲井中紫氣如

雲三日而文公生見世

文公面右側有七黑子如列星時並稱異○明分巡李稠

源理豐城人會官婺源令得之故老傳聞云文公四代

祖妣程恭人官坑墓葬時下有七石故生文公面有七

痣玉謂政和文公祖承事府君墓山水奇秀環抱對拱

無一不備政和文公祖承事府君墓山水奇秀環抱對拱

獻靖公爲文公取乳名沈郎志其地也尤溪原名沈溪因

名尤小字季延以尤溪隸行五十二薛嘉屏山先生命

字元晦文公以元爲四德之首不敢居更曰仲晦初任

同安簿號牧齋乾道庚寅作晦庵於蘆峯之雲谷因號

年譜

晦庵後名雲谷老人已亥知南康縣出齊乙巳年華州

雲臺之命曰雲臺子雲臺隱吏雲臺真逸雲臺外史丁

未差主管南京鴻慶宮日鴻慶外史已酉題通鑑韻語

曰嵩陽隱吏既而年過甲子遂名晦翁又曰晦菴通史

至紹熙壬子始築室考亭更龍舌洲名爲滄洲日滄洲

病叟慶元乙卯擬上封事筮得遯之同人困號遯翁

紹興元年辛亥文公二歲

二年壬子文公三歲

三年癸丑文公四歲

文公始能言獻靖公指天示之曰天也文公問曰天之上

何物獻靖公異之

四年壬寅文公五歲

始入小學。獻靖公與內弟程復亨書云。息婦生男名五

二。以行。今五歲上學矣。

五年乙卯文公六歲

六年丙辰文公七歲

七年丁巳文公八歲

通孝經大義。署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間從羣兒

嬉遊。獨以沙列八卦。端坐默識。獻靖公自政和更調尤城南溪山之勝。築環溪精舍。嘗寓焉。舍前州名。

環沙。即文公兒時列八卦所精舍。毀址猶存。

八年戊午文公九歲

九年己未文公十歲

自知力學。聞長者言。輒不忘。嘗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

類者。喜不可言。以為聖人亦易做。

十年庚申文公十一歲

受學於家庭。時獻靖公為吏部郎。以不附和議。秦檜怒。

詆御史論公懷異。自賢出知饒州。請祠居干家。

十一年辛酉文公十二歲

十二年壬戌文公十三歲

十三年癸亥文公十四歲

三月二十四日辛亥丁父獻靖公憂。獻靖公年四十七

卒於建州城南環溪精舍後。即精舍為祠。祀獻靖公。祠

未燬。祠址碑記。猶存。今建啓賢祠於府治。文公祠殿後

文公初稟學於何籍溪。劉白水。劉屏山。三君子之門。獻

靖公嘗疾革。手書以家事屬少傅劉彥昂。子羽而訣於

籍溪。胡原仲。慈白水。劉致中。勉之。屏山。劉彥冲。子畢且

願謂文公曰。此三人者。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

往。父事之。而惟其言。是聽。獻靖公沒。少傅為築室於里

第之傍。地名文公遂奉母祝夫人遷居焉。乃遵遺命。稟

學於三先生之門。三先生無教如干白水先生妻以女

二。劉尋去世。事籍溪先生最久。

十四年甲子文公十五歲

墓父獻靖公於崇安五夫里之西塔山。獻靖公墓經再遷。詳見後。

十五年乙丑文公十六歲

文公嘗云。某十五歲時。見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一段。呂與

叔大臨解得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勵奮發。見語

六月服闋

十六年丙寅文公十七歲

文公云。某十六七歲時。喫了多少辛苦讀書。見語

十七年丁卯文公十八歲

秋舉建州鄉貢。考官蔡光烈。謂人曰。吾取中一後生

三篇策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文公十四歲遷

居五夫里潭溪之北。登科後。作本貫。建州崇安縣開源鄉。以易學登第。

十八年戊辰文公十九歲

春登王佐榜進士。知貢舉學士邊知白。廷試創業守文

之策中第五。甲第九十人。准勅賜同進士出身。明弘治

文公同年錄序曰。紹興在宋南渡之初。於今三百有餘

年。其間科甲之錄。不知凡幾。而本朝存於世者。元不

知若干人。而王佐得見。稱於今。又存於世。紹興十八年

同年錄一部。三百三十人。獨言稱於今。又存於世。紹興

而存也。嘉靖間。王佐得見。稱於今。又存於世。紹興

有是錄載鳴呼可以觀德矣文公在當時登第五甲九
十名立朝僅四十六日官止秘閣修撰以道僞學之禁
世而下諸名儒之升沉顯晦視文公又相懸絕矣
十九年已巳文公二十歲

嘗云某從十七八歲時讀孟子至二十歲只逐句理會更
不通透二十歲後方知只恁的熟讀自見得意思又云
自十五六至二十歲前得上蔡語錄看之初用硃筆畫
出合處再看用粉筆三看用黑筆數過之後全與原看
時不同矣又云二十歲前已看得書大意如此錄

二十年庚午文公二十一歲

春如婺源展墓○元學士虞邵菴集作復田記云獻靖公
仕閩時嘗質其先田百畝以爲資同邑張敦頤教授劍
州請爲贖之獻靖公以教頤以書慰文公於喪次而歸

年譜

五

田馮至是文公省墓還婺源遂以租充祭掃費時鄉會
酒酣坐客以次歌詠文公獨歌離騷一章音吐洪暢坐
客疎然

二十一年辛未文公二十二歲

春銓試中等授左廸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

二十二年壬申文公二十三歲

二十三年癸酉文公二十四歲

夏始受學於延平李先生之門○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
從遊者甚衆語其潛思立行任重詣極者豫章仲素一
人而已延平受學於豫章得其傳同門皆以爲不及
然樂道不仕人罕知之沙縣鄧天啓題嘗曰愿中如冰
虛歲月瑩徹無瑕章以爲知言文公少耳熟焉至

是將赴同安任特往見之令去聖經中求義理文公於
是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從前之誤又延平與羅宗
約博文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又云
此子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渠所論難皆
是操戈入室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
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
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

秋七月至同安任是月丁酉長子塾生○至任後蒞職勤
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苟利於民雖勞無憚
廨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凡簿所當爲者大書揭
之相問又職兼學事乃選邑之秀民克弟子員身加督
勸並數爲文以諭之有柯國材潮家居教授常百餘人
行峻不爲苟合遂請爲學職使諸生相與漸摩學者翕
然從之時學殿講坐齋舍悉加整輯焉

年譜

六

二十四年甲戌文公二十五歲

七月仲子塾生於簿舍

二十五年乙亥文公二十六歲

建經史閣○時請於帥府藍模府中所有書歸置閣中又
料簡故置治平中所藏書得尚可讀者二百餘卷悉上
於閣學者得以覽觀焉

定釋奠禮○初縣學嘗僉止以吏行事文公至求政和五
禮新儀印本縣志乃取周禮儀禮唐開元禮紹興祀
令互相參考畫成冊同訓釋辨明纖悉畢備使執事諸
生得以朝夕觀覽臨事無舛

後政

立故相蘇公祠於學官。蘇公名頌字子容同安人元祐

間相學術風節爲世所稱

二十六年丙子文公二十七歲

七月秋滿冬奉檄走旁郡。代者不至因送老幼以歸

云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客邸借得孟子一册子細讀方尋得本意

二十七年丁丑文公二十八歲

春返同安侯代不至假縣人陳氏館居焉。居泉數月友

生之嗜學者相往還知學之有歸而尊慕之因作壘巷

記以昇陳氏陳名良餘世爲醫

十月代者卒不至以四考滿罷歸。其去同安也士思其

教民懷其惠相與立祠於學官

年譜

七

冬還建州築室武夷山中四方遊學之士從之者甚衆

二十八年戊寅文公二十九歲

正月見李先生於延平。先生云爲學之要以窮理致知

反躬實踐而以居敬爲主

十一月以養親丐祠

十二月差監潭州今長沙府南嶽廟

二十九年己卯文公三十歲

三月作謝上蔡先生語錄序。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學於

二程夫子之門文公爲較定語錄分上中下三篇因語

其所以然之意至乾道戊子復爲定著以記其後

八月召赴行在辭。用執政陳應求俊卿薦也時與徐

呂廣問韓元吉同召會言路有託抑奔競以沮之者文

公力以疾辭

籍溪胡先生由司直改正字將就職文公餞之贈以詩

十一月省劄趣行辭

三十年庚辰文公三十一歲

冬再見李先生於延平退寓舍傍西林院閱月而後去

林可師達觀辭前後有詩

三十一年辛巳文公三十二歲

冬貽書黃樞密論恢復

三十二年壬午文公三十三歲

春迎李延平先生於建安遂與俱歸復寓西林數月。汪

端明聖錫應辰嘗稱朱子師事延平久益不懈每一去

而後來則所聞必益超絕

年譜

八

五月祠秩滿復以爲請

八月應詔上封事是月復予祠。六月孝宗卽位詔中外

臣庶陳時政闕失遂上封事

孝宗

隆興元年癸未文公三十四歲

三月再召辭有旨趣行

十月至行在辛巳入對垂拱殿。將趨召命問李先生所

宜言先生謂今三綱不立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

而敵人盛人皆趨利而不顧義而主勢孤文公首用其

說以對奏劄凡三上文公與應元發等時朝廷遣王之

望使北約和未遣宰臣湯思退等皆主和議而近習魯

觀龍大淵招權故不悅是奏

十一月戊辰除武學博士并命送歸。特成資闕也。

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成。既序次論語要義又以其

訓詁客而義理詳殆非啓蒙之要因而刪錄以成此編

歸劉氏田。初屏山與文公講習武夷山去家頗遠特於

中途建歇馬莊置田貳百餘畝以供諸費實與文公共

之屏山既沒忠肅公共父其盡以屏文公資其養母後

文公同安秩滿歸以田還屏山于平父不受謀於忠

肅轉界南峯寺至今猶存

二年甲申文公三十五歲

正月之延平哭李先生。李先生在隆興癸未年七十一

以二子友直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友直歸山對

自建安如鉛山訪外家兄弟於昭武今邵武遂過潭溪遊

年譜

九

武夷而歸會同帥汪聖錫應辰以禮迎先生十月望至

福唐是日疾作遂卒於府署汪公躬視棺殮禮意喪具

無不周悉數日後諸子畢至以喪歸至是文公來哭先

生於延平序述行狀請汪公志其墓文公前後系先

是歲困學恐聞成。文公嘗以困學名其燕坐之室因目

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

乾元年乙酉文公三十六歲

四月請祠

五月復差監南嶽廟。先是省制起就職既至而執政錢

端禮洪遵等復主和議不合請祠以歸

二年丙戌文公三十七歲

三年丁亥文公三十八歲

八月訪南軒張敬夫賦於潭州。范伯崇念德林擇之用

中侍行伯崇嘗言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

合留長沙再閱月與南軒偕登衡嶽至衡州而別有南

嶽游山記倡酬集南軒贈詩遺經得純繹心事兩綢繆

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與南軒別後遂偕伯崇擇之

東歸至家振拾道中所作詩得二百餘篇名東歸亂藁

是行也道經昭武謁端明黃通老中於其家端明端莊

靜重德容粹然文公請納再拜之禮而見之進於門弟

子之列其敬慕如此

十二月己丑除充樞密院編脩。會樞密院編脩官施元

之因磨勘改官別行注受用執政陳應求俊卿劉恭父

璘薦遂有是除

年譜

十

四年戊子文公三十九歲

四月崇安饑貸粟於府以賑之。時盜發浦城崇安人情

大震乃請貸於府得粟六百斛籍戶口散給之民以不

飢是冬有年民輿聲戴還官知府事王淮俾留里中而

上其籍於官祖倉之法始此

編次程氏遺書成。初二程子門人各有所錄雜出並行

頗爲後人寬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始有定

從而程子之道復明於世

省制屢趣就職固辭。時太學錄魏子實拔之以論曾覿

去國遂立辭

七月大水奉府檄行視水災

五年己丑文公四十歲

正月庚午朔季子在生

八月省制復施行會丁母憂乃止

九月戊午丁母祝孺人憂○孺人歛處士祝永叔確之女

後贈領人封粵國夫人

六年庚寅文公四十一歲

正月葬祝孺人於建陽縣崇泰里後山天湖之陽名曰寒

泉焉文公自為孺人作贊記○文公於父母墳墓所託

之鄉人必加禮辭已以上者則拜之

家禮成○文公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朔望則歸奠於

几筵自始死至祥禫祭酌古今定為喪祭禮又推之冠

婚共為一編命曰家禮計八卷是書文公晚年多所損益未大更定

七月遷葬父獻靖公墓○文公為獻靖公作遷墓記云府

年譜

君將沒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寔其里蓋荒院

側即五夫里時熹幼未更事卜地不詳既懼體鬼之不

獲其安乃以乾道六年七月五日遷於里之白水齋子

罕下云後至慶元間再遷上梅里寂歷山則不復為

銘矣詳見行狀

十一月召赴行在以喪制未終辭○侍郎胡銓以詩人薦

與王庭珪同召

七年辛卯文公四十二歲

渺立社倉於所居之五夫里○文公所居里每歲春夏之

交豪戶閉糴牟利細民發廩強奪易至構變遂因前貧

鄰米斛立社倉一區以備出貸每石量取息米二斗運

年依此敏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年大饑盡蠲之故

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

十二月服闋

八年壬辰文公四十三歲

正月論孟集義成○是書初名要義又改名精義後改今

名

四月有旨疾速起發以祿不及養再辭

資治通鑑綱目成○初司馬公作通鑑又著目錄又著舉

要附胡文定公著舉要補遺文公因二公所著書創為

義例大書為綱分註為目表歲以首年四年以著統蓋

倣春秋倣左氏以為此書而大經大法已燦然矣

西銘解義成○自二程子推橫渠先生西銘為擴前聖所

未發遊其門者必令看大學西銘而未有發明其義者

年譜

文公首為之解尤發其精

入朝名臣言行錄成

九年癸巳文公四十四歲

三月省劄再趣行又辭就乞差監獄廟

四月太極圖傳通書解成○二說並出程氏而得之周子

其說實相表裏文公思索精密而解說其義

五月有旨特與改秩主骨台州崇道觀辭○前除樞密院

編修屢召不起梁克家奏乞褒錄之上曰朱熹安貧守

道廉退可嘉故有是命文公以改秩異祠皆朝廷進賢

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一旦驟得之求退得進揆之私

議既有未安或致上累聖朝綜核之政故辭

六月編次程氏外書成○既前遺書復取諸集錄參伍相

除得十有二篇名曰外書而二程子之遺言備矣

十一月尚書省檢會不合辭免又具狀辭

元年甲午文公四十五歲

五月省劄再檢會依已降指揮六月始拜改秩之命○星

具辭免遞遞逾年上意愈堅至是始拜命改左宣教郎

主官台州崇道觀

二年乙未文公四十六歲

五月東萊呂伯恭祖謙來訪編次近思錄成○呂公自東

陽來訪留寒泉精舍者旬日相與撥周子二程子張子

書闕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十四篇號近思錄文公守

臨漳日添入數條刊之於學嘗語學者曰四子六經之

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蓋言爲學當自此而入也

年譜

梭山陸子壽九齡象山陸子靜九淵偕東萊會於鵞湖

東萊歸文公送之信州之鵞湖寺江西二陸及清江劉

清之子潛皆來會相與講其所聞焉陸子壽有詩孩提

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

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胡棟寨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

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如今陸子靜詩墟墓興哀宗

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消流積至滄溟水牽石崇成泰

嶽岑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

高處真僞先須辨只今文公和詩德義風流風所欽別

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

學商量加達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却愁說到無言處不

信人間有古今既而諸公各持所見不合而罷

七月成晦巷於蘆峯之雲谷

三年丙申文公四十七歲

二月如婺源省墓○蔡季通元定從既至婺源宰張漢率

諸生請講書於學辭又請撰藏書閣記許之而以程氏

遺書外書文集經說同馬氏書儀高氏送終禮呂氏鄉

約鄉儀等書留於學中日與鄉弟子講書於汪氏敬齋

隨其資稟誨誘不倦至六月初旬乃歸

六月除秘書省秘書郎辭○時上諭大臣欲獎用廉退之

士蔡政龔茂良以文公操行耿介屢召不起爲言遂有

是除文公答韓尚書書畧云某狷介之性矯柔萬分而

終不能回迂疎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知決

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故二十年來甘自退藏以求

年譜

已志所願欲者不過脩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編

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

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

而已此外實無牽髮餘念也又與龔蔡政書俱載時事卷

八月再辭許之遂復與祠差主事武夷山中祐觀○會有

言虛名之士不可用遂有是命

十一月十三日劉氏令人卒

四年丁酉文公四十八歲

二月荊劉氏令人於建陽縣嘉禾里唐石大林谷名其亭

曰峯如而規壽藏於其左名其菴曰順寧

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既編次論孟集義又作訓蒙口

義既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爲集註又疏其所以去

取之意爲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
出以示人其集註刪改日益精密而或問則不復釐正
矣

十月周易本義成○文公答呂東萊論易書云讀易之法
竊疑卦爻之辭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象
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
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之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
公之本意因卽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
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無復包含該貫
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
明言義理以詒後世何用假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
乎

年譜

五

詩傳集註成○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爲主其與經文
舛戾則穿鑿爲說以通之文公獨以經文爲主而訂其
序之是非復爲一編附寅經後以還其舊

五年戊戌文公四十九歲

八月差知南康軍辭不允降旨疾速之任○宰相史浩必
欲起之或言宜處以外郡於是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兼

管內勸農事仍借紉

十月丐祠

十一月省劄檢會已降指揮

十二月又趣疾速之任

六年己亥文公五十歲

正月再請祠不報候命於鉛山○東萊屢書勉行南軒亦

請須一出爲善雖出處去就素有定論然更須斟酌消
息勿至已甚苟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賢者不肯爲用
於大體却有害也至是再請祠不報文公始有出意正
月行至信州鉛山俟命寓止崇壽僧舍

陸梭山九齡來訪

三月省劄再趣行是月晦赴南康軍任到任謝表○初到

軍首下教三條共一延訪民利病其二令父老教戒子
弟其三勸民遺子弟入學每五日一詣學官爲諸生講
說聖賢不倦郡之有賢德者禮之以爲學職士風翕然
丕變

立三先生祠及五賢堂○先是移文教授司戶以爲某蒙

恩假守界付民社固將使之宣明教化篤勵風俗非徒

年譜

六

責以簿書期會之最而已乃立濂溪周先生祠於學宮
以二程先生配焉又以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陳
了齋別爲一堂祀之及旌表孝子熊仁瞻之門三先生

六月奏乞蠲減星子縣稅錢○屬邑星子土瘠賦重疏乞

蠲免事下戶部戶部下漕司責以對補會有言庶僚不

當用劄子奏事者因引以自劾

十月重建白鹿洞書院○書院乃唐時李渤故址榛廢已
久文公詢得之乃令星子令復建書院於其地且言於
朝得賜勅額及賜御書石經監本九經註疏等書又捐
俸買書以益之並置田以贍學者數月告成事郡屬鄉
宦過客學徒聚於先聖先師每暇輒一至諸生從而

質疑問難誨誘不倦乃立五教之目為學之序並修身

處事接物之要仰學者規守之尤致意於明誠敬義數

語又與時宰書乞復洞主廢官使得備員與學徒講道

其間稍假之康畧如祠官之人不報書院曰東萊先生為記

十二月申請陶成公廟額○廟在都昌縣祀晉侍中太尉

長沙陶威公侃水旱禱禳皆有感應據縣稅戶董翌等

狀請特賜廟額以表忠義

文公嘗云大學中庸語孟諸文字皆是五十歲以前作了

見語

七年庚子文公五十一歲

正月請祠不報

二月張南軒計至罷宴哭之○時南軒卒於江陵府治文

年譜

公累為文祭之及為作神道碑備悉生平俱載後卷

三月復請祠不允

申臧屬縣科征秋苗夏稅木炭月椿經總制錢

四月應詔上封事○時值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

病遂上疏上讀之怒曰是以朕為亡也論宰相趙雄雄分

桡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

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常事

任能不自見矣上以為然

以疾請祠不報○時陳俊卿守金陵過闕入見上薦文公

甚力

大脩荒政○時值南康軍屬星子都昌建昌至秋大旱失

收公竭力措置為救荒備會紹江東帥守恤民隱決滯

獄以銷旱災且頒勸分賞格因即推廣為奏乞降特旨

戒前所申星子縣稅及三年赦文已蠲官租禁州郡勿

徇催理若因繫淹延則特詔大臣一員專督理官嚴立

程限排日結絕乃可因以賞格諭富室得米貳萬石使

椿留以待復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錢米充

庫糧備賑濟又申嚴隣路衝港過糧之禁都濱大江舟

蟻岸者遇大風輒淪溺因募饑民築堤捍舟民免於饑

舟患亦息預戒三縣每邑市鄉村四十里則置一場以

待賑糶合為三十五場其缺食甚者先加糶給比冬遂

以早傷分數告於朝乞蠲闕本軍稅租苗米四萬七千

餘石奉旨三等以下人戶夏稅畸零並與衙閭放數既

寬民無流徙多所全活

年譜

十一月作卧龍菴○菴在廬山之陽五老峯下祀諸葛武

侯像於堂而作起亭於卧龍潭上書武侯制表中宏毅

忠壯忘身憂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十六字於亭相皆

捐俸為之而獨西源隱者崔嘉彥董其役官民咸無預

焉文公自為記

八年辛丑文公五十二歲

正月開場濟糶○初既分場選現任寄居指使添差監押

酒稅監廟等大小使臣三十五員各蒞一場以轄糶事

而分委縣官巡察之以戒戒勉乞覓之弊至是人戶悉

令赴場縣縣人則用常平米依令賑濟又

慮農事將起民困乏錢凡合糶皆濟半月都昌無米自

都運而往千里之內莫不週浹凡三月結局所活飢民

老幼三十餘萬丁口其施設次第人爭錄傳以爲法時
孝宗臨御日久垂意恤民凡所奏請無不報可以故得
行其志民無流離之患

一月陞象山九淵來訪○象山請書其兄教授墓誌銘文
公率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升講席象山以
君子小人喻義利章發論大畧謂科舉之士日從事聖
賢之書而志之所向專在乎利必於利欲之習怛然爲
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而篤行之斯謂之君子文公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細
之病請書於簡以諭同志

三月差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待次○南康任將滿廟堂議
遣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遂有是命

年譜

九

南康任滿合奏稟事件○原有南康任滿奏事之旨因奏
本職四事文詳政蹟

閏三月去郡東歸○文公治南康郡視民如傷至姦豪侵

荼細民撓法害政者必繩治不少貸尤以厚人倫美敦

化爲急務風俗丕變文學行義之士彬彬出焉

四月過九江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劉子澄來謁請爲諸

生說太極圖

是月十九日至家

七月除宣教郎直秘閣辭○以荒政脩備民無流殍故有

是除文公以前所勸出粟人未推賞不拜

呂東萊計至爲位哭之祭文

八月差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先是王淮爲相問侍讀楊

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即疏

文公以下六十八人會浙東荐饑上軫宸慮淮遂薦公

因拜命即日單車就道役以前納粟人未推賞乞奏事

十月堂帖報南康出粟人已推恩乃受職名

十一月已亥奏事延和殿○奏疏內條陳救荒之策畫爲

七事以上

十二月視事於西興到任謝表○公初授命即移書他郡

招募海商販米至浙許以不收力勝及雜稅錢到則依

價出糶更不裁減至是海艘已輻輳矣日與僚屬寓公

釣訪民隱規畫蠲悉晝夜不倦至廢寢食分畫既定則

視出按歷始於會稽諸縣次及七郡窮山長谷靡所不

到拊問存恤不遺餘力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一身所

年譜

三

需皆自齎以行秋毫不煩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部內

不知官吏憚其風采夙夜戒飭常若使者歷其境至有

自引去者若衢州守臣李嶧不留意荒政監戶部贍軍

酒庫張大聲龍游縣丞孫孜檢放旱傷不實縣尉未和

不伏賑糶紹興屬吏賈祐之等不恤荒政皆按劾其罪

由是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虛革之而尤以

戰盜捕蝗興水利爲急大抵措畫類南康時而用心尤

苦所活不可勝計有短文公者謂其疎於爲政上謂幸

相王淮口朱熹政事却有可觀

冬以社倉法奉詔頒行於諸路○初條陳荒政入奏時請

推行崇安社倉之法於天下至是得請首頒行之台奏

有應時爲之者

九年壬寅文公五十三歲

正月徐奏抹荒事宜○以浙東荒政拯救事宜列爲九條並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及推賞獻助入又請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秋苗丁錢並行住催

夏有詔捕蝗復上奏狀○畧云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其次惟有出內庫之錢以爲收糴之本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復上宰相書極言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倘民散國危則措身無所矣

條奏諸州利病○首言紹興和買之弊乞痛減歲額然後用貫頭均紐仍用高下等第均敷而免下戶出錢使得相乘除以優之及言台州丁絹錢有抑納倍輸之患奏

年請

三

乞每丁納半錢半絹其諸郡義役之法請令民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設次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克戶長沿海四州鹽法乞取會福建下四州產鹽法行之諸郡酒坊亦乞改照處州萬戶酒法救荒之餘凡可以便民者莫不規爲經久之計焉

毀秦檜祠○祠在永嘉學移文毀之

七月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是月行部將由台趨

溫既入台境民有訴太守新除江西提刑唐仲友不法者及趨台城則訴者益衆因盡得其促限催稅違法擾民貪污淫虐蓄養亡命偷盜官錢僞造官會等事具劾之仍送紹興鞠實宰相王淮以姻舊匿不爲奏仲友亦自辯且言弟婦王氏驚悸病篤乞送浙西無礙官體究

已而紹興獄具按章至六上宰相不得已取首章詰其甚深者及仲友自辯疏同上曲說開陳故他無錯削

罷江西新任時台州久旱雨遂大注是歲穀重熟

八月除直徽猷閣辭○獎賑濟之勞也文公以爲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饑饉流殍之民職等疏榮懼非所以示勸懲光近按唐仲友反爲所訴雖已罷其新任而跟究指揮尚未結絕方籍董以俟斧誅豈敢具竊恩榮以素賞刑之典不允

差江西提點刑獄辭

詔與江東提刑梁總兩易其任再辭○文公初聞江西之命即日解職東還亟具辭免大畧以所除官乃填唐仲友闕曠田奪牛之誚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臣愚何敢

年請

三

自安願得歸耕故輩畢志舊聞及詔與江東梁總兩易之則言祖鄉隸江東墳墓田產合該迴避詔特免迴避復辭今來所除仍司按察若復奉公守法則恐如前所爲或至重傷朝廷事體若但觀勢徇私又恐下負風心上辜眷使乞特與祠使得卒其舊業退避怨仇時辭職名不允之命同下則又辭以前按唐仲友既不差官體究恐臣所按有不公不實之罪難以例沾恩賞詔並不許

十一月力辭新任職名仍請祠○極言昨來所按賊吏黨與衆多恭布星羅並當要路自其事發以來大者宰制幹旋於上小者馳騁經營於下所以蔽日月之明而損雷霆之威者臣不敢論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

至於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驅排向非聖明洞見底蘊則不惟不肖之身反爲魚肉而其變亂黑白誣誤聖朝又有不可勝言者爲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閒或可少紓患害時大府丞陳賈請禁僞學王淮以唐仲友故怨文公欲沮之因以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時首論曰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皆陰誣文公故奏及之

十年癸卯文公五十四歲

正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上覽奏知不可強起故有是命文公初守南康再使浙東卽有以身徇國之意及是知道之難行退而奉祠杜門不出海內學者尊信益衆作感春賦以見志

年譜

三

四月武夷精舍成○正月經始至是落成徙居之四方士友來者甚衆

十一年甲辰文公五十五歲

力辨浙學之非○文公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騁於外每語學者以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之言務收歛凝定以致克已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語孟而導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脩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呂祖儉潘景憲孫應時輩言之

十二年乙巳文公五十六歲

二月崇道觀秋滿復請祠差主管華州雲臺觀

十三年丙午文公五十七歲

三月易學啓蒙成○文公既推義文之意作周易本義又

體學者未明厥旨乃作啓蒙四篇以示初學

八月孝經刊誤成見後

十四年丁未文公五十八歲

三月小學書成題辭見後

四月差主管南京鴻慶宮

七月差江西提點刑獄辭○時上諭宰執朱嘉久閒可與監司周必大議除轉運副使或謂金穀非其所長故有是命附詔辭

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諸

敕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朱嘉爾好古道操正不回利物愛人用志強篤擁州麾分使節先德後刑

年譜

五

民從其化而救荒之政所全活者尤衆久從家食念之不忘江右持平往哉唯允行爾盡心之學廣茂好生之仁可依前官差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公事

淳熙十四年七月

日陳居仁行詞

十五年戊申文公五十九歲

正月趣奏事之任復以疾辭不允且趣入對

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會宰臣王淮罷政周必大爲相薦之及入奏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也獎諭甚渥因再三辭謝方出奏劄上曰正所願聞

除兵部郎官以足疾請祠詔依舊職名提刑江西○前數日兵部侍郎林某與文公論西銘不合至是迫以供職

文公以足疾甚在告申部乞候疾愈翌日舉遂疏米舉水無學術徒竊張舉程舉之餘緒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繼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仰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舉問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徒迭爲遊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陞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舉戴舉之學教之然也緣舉既除兵部郎官在舉臣合有統攝若不効舉厥罪惟均望將舉停罷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故事無以侍郎劾本部郎者滿朝皆駭異之於是以足疾請祠上曰林舉言似過當丞相周舉大奏曰上段之日兄疾未瘳勉強登對上

年譜

壬

日朕亦見其跋曳時上意方向文公欲易他部丞相請仍授提刑從之

七月在道辭免新任

八月以足疾丐祠除直寶文閣主晉西京崇福宮○文公既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爲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太常博士葉舉述上疏曰考舉勅舉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特發其私而遂忘其欺耳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脩者輒以道學歸之於是賢士儒懷中材解體銷聲滅影舉德舉斯行以避此名第志自此遊辭無實舉言舉橫生良善受禍何所不有伏望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既形摧折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疏入不報

會胡舉臣拜侍御史首劾林舉猥舉自舉用舉惡舉異舉無事而指學者爲僞最人之所惡聞遂出舉知泉州詔朱舉憲昨入對所論皆新任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卽速之任文公固辭足疾不任起發復丐祠遂除是職舉附詔

除直寶文閣主晉西京嵩山崇福宮詔

朕惟廉節不立風俗未淳思得難進易退之士表而用之庶幾幡然變其舊習爾之學術遠有淵源其爲操行養之久矣志在憂世曾未得一日立於朝比以部刺史入奏便殿嘉其議論留舉真郎曹益將進諸清要之地遽以疾論祈反初服既勉從於素志復更請於真嗣夫招麾何意於去來仕止不形於喜愠此古之清遠之士也朕

年譜

壬

察爾舉誠是用陞職二等聽食優閑之祿身雖在外亦有補於風化云

淳熙十五年八月

日中書舍人鄭僑行詞

九月復召辭○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公復入故爲兩罷之策上悟其故至是復召之文公辭以爲遷官進職皆爲許其閑退方竊難進易退之復復爲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爲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

十一月趨入對再辭遂上封事○六月入奏事迫於疾作嘗面奏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准具封事以聞至是趨入對再辭遂具封事投匭以進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

翌日除主晉西太乙宮崇政殿說書辭○時上感其忠

經故有經帷之命蓋將為燕翼謀也文公曰審草奏疏
凡十事將上會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者遂力辭新命
不果上擬上封事

始山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義以授學者

十六年己酉文公六十歲

正月除秘閣修撰

二月孝宗內禪光宗即皇帝位尊孝宗為壽皇聖帝退居

重華宮即德壽宮更名

是月甲子序大學章句

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二書定著已久猶時竄改至是

以穩樞於心而始序之又著學庸或問中庸輯畧

四月再辭職名

年譜

卷

五月從所請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詔詞云以為寵

卿以爵秩不若全卿名節之為尤美也乃上表謝謝表類載

卷後

閏五月更化覃恩轉朝散郎賜緋魚

八月除江東轉運副使辭○詔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事

文公以祖鄉田產隸部內辭詔免迴避

十一月改知漳州再辭不允始拜命○以光宗初政再被

除命遂不敢辭

光宗即皇帝己酉二月

紹興元年庚戌文公六十一歲

四月之漳州任到任謝表○見臨漳風俗薄陋民不知禮

至有居父母喪而不服喪經者文公首下教令述古今

禮律以開諭之又取古喪祭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

老解說以訓子弟其俗尤崇尚釋氏男女至聚僧廬為

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為菴舍以居悉禁之俗為大變時

詣學校訓誘諸生如南康時其至郡齋請業問難者接

之不倦又擇士之行行義知廉耻者使列學職為諸生

倡又教習諸軍弓射分作三番每月輪番入教場挽弓

及等者有賞不及者留射及等則止終不及者罷之兩

月之間皆成精伎又熟聞知錄趙師處之為人試之政

事尤得其實遂首舉之故廸功郎高登忤秦檜貶死為

奏請卹雪以褒其直

奏除屬邑上供無名賦七百萬減本州無額經總制錢四

百萬緡

年譜

天

奏行經界法○初文公為同安簿時已知經界之害會朝

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至是即加訪問講求纖悉畢

究以至弓量算造之法盡得其說乃具陳利害疏於朝

及宣德意勝之通衢貧民下戶莫不深喜而土居豪右

兼併侵漁者輒以為不便會州人有居要路者幸有是

奏亟啓從之久之有旨本州先行經界法後竟有沮之

者事遂以廢

十月以地震及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仍請祠不允

刻五經四書於郡○各著為說繫於諸經書後以曉學者

云如今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

方理會得他地又曰某覺得今年方無疑又曰某當初

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

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又勝似前年見語錄

二年辛亥文公六十二歲

春與永嘉陳君舉傳良論學○文公在康間傳良嘗著詩

說以書問之至是書來報云來徵詩說年來或與士友

言之未嘗落筆思見願以雅頌之音贊句羣應訓詁章

句付之諸生又云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

以書叩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辯他如

永康征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

夸毗浸失本旨蓋刻畫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

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須要請見究此舉曲耳文公答書

詳問答書

二月與趙帥論招州軍募江成趙帥見趙帥福州

年譜

三月復除秘閣脩撰王官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住○正月

長子塾卒於婺州報至即以繼體服斬衰丐祠歸治喪

墓遂有是除

四月去郡再辭職名○上初政嘗除秘撰時已力辭奉詔

褒許難以復受故再辭焉文公治漳也一以崇教化正

風俗為先務若年化成而去漳民莫不思之

五月歸次建陽寓同由橋

七月再辭職名不允○詔論換之職以寵名儒乃不敢辭

除秘閣脩撰謝表類載後卷

九月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附錄

除湖南轉運副使詰

勅具位俟脩賦役之法黠聚飲之吏去薄從忠務以養民

而寬厚之弊或至於彌夫外臺按事以不失有罪為稱

職若下有幸免之吏則必有不幸之民民困於吏則歸

咎吾法朕甚憂之湖南之民困以海甸使者之任不輕

付予以爾儒林之選號稱秀傑有能吏之才而不滿有

長者之風而不嫌其服新職以蒞一道往從其責以寬

吾憂可

紹熙二年九月

十二月仍以漳州經界不行自劾累書與留丞相見附事卷

三年壬子文公六十三歲

二月復請補祠職從之○詔漳州經界議行已久湖南使

節事不相關可即速之任文公猶以補祠職為請遂許

之

年譜

始築室於建陽之考亭地名考亭志孝也唐黃端公卜築之

之名曰望考亭○先是獻靖公嘗遊其地愛之書日記曰考亭

溪山清遠可以卜居至是卒成獻靖公之志

永康陳同甫來訪○同甫名亮以文雄浙中自負王霸之

畧而任俠豪舉文公嘗與書箴其義利變行王霸並用

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以風切之同甫雖不

能改未嘗不心服每遇文公生辰雖居千里外必遣人

問遺歲以為常至是來訪文公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

過兩說江西穎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

得明

十二月除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辭

四年癸丑文公六十四歲

正月再辭

二月仍舊主南京為慶宮

十二月除知潭州湖南安撫辭不允○是冬使者至金選金人問南朝朱先生安在答以見擢用歸白廟堂遂有是除文公以辭遂就近不為無嫌力辭不允附註

除知潭州湖南安撫誥

敕具位十國為連師帥是寄矧長沙據湖湘上游賜履甚黃視邦選侯尤難其人以爾學古粹深風節峻特可以為世之師仁心仁聞威惠孚洽可以為時之帥兼是二者往臨藩方聲望所加列城聳服儒先相望士氣方振爾其為朕教之楚俗雖安尚有剽獠爾其為朕撫之典刑所存奚事多訓可

年譜

三

紹熙四年十二月

日中書舍人
權鑰行詞

五年甲寅文公六十五歲

正月再辭○詔長沙巨屏得賢為重往祇成命毋執謙辭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會洞僚侵擾屬郡恐其滋熾

遂拜命

五月始之鎮到任謝表○在途所次老稚携扶來觀夾道填擁長涉士千風知向學方雲集文公誨誘不倦坐席至不能容士俗懽動

洞僚侵擾郡境遣使諭之○僑人滿來矢出省地作擾或為軍校田畀可用召問之以為可招期以某日不停以來將斬汝罪即以數十輩往取文書但告身者數通自庭諭以禍福來矢喜聽命遂并其妻子俘以至

官給衣冠引赦下誅

改建猷麓書院○書院本樞密劉公南軒先生之舊久而廢墜乃更擇爽塏之地而新之別置員額以待不由課試而入者其廩給與郡庠等文公常弱口之力治郡事夜則與諸生講論問答畧無倦色每訓以切已務實之學懇惻周至

奏請飛虎軍隸本路節制從之○以本路別無軍馬惟賴飛虎軍以壯聲勢而乃遣隸襄陽不便故以為請

六月申乞歸田不允○時孝宗陞退文公哀慟不能自勝又聞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益切憂懼遂巾省乞歸田里

七月寧宗即皇帝位召赴行在奏事辭○黃裳為嘉王府

年譜

三

胡善自以學不及朱熹乞召為官條王府直講彭年亦為大臣言之宰相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難合反為累耳上在潛邸聞公名每恨公不得為本官講官至是趙汝愚首薦文公

考正釋奠禮儀行於郡○先是漳州任內嘗列上釋奠禮儀得請施行既去官復格不下至是下之時召還奏事又苦目背乃力疾躬為鉤校刪剔定為數條頒行巡內州邑備舉而行

立忠節廟○東晉王敦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起兵討賊不克而死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忠卿趙良弼督兵迎戰臨陣遇害城陷之日將軍劉玠兵官趙率之巷戰馬賊不屈而死五人皆以忠節沒於王

事而從前未有廟貌乃於城隍廟內創立祠堂有像祀之又請於朝賜廟額曰忠節

八月除煥章陽待制兼侍講再辭不允仍趣令疾速供職

○文公初辭奏事之命兼旬不報遂東歸道中忽被除命以為超躡不次之除不免冒昧之譏乞仍舊奉祠辭至再且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執權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綱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所繫匪輕文公在道聞南內朝禮尚缺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為是言附語

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詰

年譜

年譜

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賴經帷詳延學士眷儒宗之在外須召節以趣歸徑從班以重吾道其位未發六經之蘊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為不湖至今四海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之班足以過英之列若程頤之在元祐若尹焞之於紹興君導德樂義之誠寔爾正心誠意之說豈惟慰滿於士論而增益於朕躬非不知政化方行師垣有賴試望之於馬蹟不如與之本朝召買傳於長沙白當接以前席願茲渴想望爾過可

紹熙五年八月

日黃由

九月晦至自長沙次關外先是文公行至上饒聞以內批逐首相罷左丞相有憂色學者聞其故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節耳且如此或謂此蓋廟堂之意曰何

不風其請去而後許之」新立豈可導之使輕逐大臣耶及至六和塔永嘉諸賢俱集各陳所欲施行之策紛紜不決文公曰彼方為凡我方為肉何服議及此哉蓋近習用事節筆指揮皆已有端故文公憂之

十月戊子朔乞且帶舊職奏事次日入國門四日辛卯奏事行宮便殿文公乞辭以辛卯日為始○文公行至宜春時門人廬陵劉翬遮見請曰先生是行上虛心以待敢問其道何先曰今日之事非大政更不足以悅天意服人心必有惡衣服非飲食卑宮室之志而不敢以天子之位為樂然後庶幾積誠盡孝默通滂格天人和同方可有為其事大其體重以言乎輔贊之功則非吾之所任以言乎啟沃之道則非吾之敢當然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人主

年譜

年譜

無不可進之善以天子之命召藩臣當不俟駕而往吾知竭吾誠一吾力耳外此非吾所能預計也

辭新除待制職名不允○奏事後面納劄于辭職各有旨依已降指揮不允又辭乞改作說書差遣以為未得進說而先受厚恩萬一與時未效涓埃而疾病不支遂猶俸從職名而去則臣死有餘罪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實徵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乃拜命

上孝宗壽聖皇帝山陵議狀○時趙忠憲按視山陵謂土內穴薄掘深五尺下有小石坑改新穴視舊僅高尺餘係違吉覆按亦乞少寬日月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擇之議遂中寢文公乃上議狀言壽聖聖德神功宜得

古以奉承冠之藏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信
臺史同上誤國之言吾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說委之水
泉砂際之中殘破浮淺之地不報

辛丑受詔進講大學○故事講進每遇隻日早晚進講及
至當日或值假故即行權罷又大寒大暑亦係罷講月
分講畢乃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官日外不以寒暑幾
隻月日諸色假故並令逐日早晚進講從之文公每講
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折坦
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聖德者盤踞無隱
上亦虛心嘉納

差兼寶錄院同脩撰○再辭不允遂拜命謝除待制侍講
館撰寶錄表載

卷後

年譜

三

更化軍恩授朝散郎賜紫金魚袋附錄

軍恩授朝散郎詩

教其位學先王之道而明於當世之務三仕三已義不苟
合天下高之蓋累朝之所嘉嘆而不忘也長沙謀帥強
爲時起肆乎初政式邁具歸于以勸講朕將虛已聽焉
爰因大賚序進駉秋雖曰舊章亦冀樂告可

紹熙五年十月

日中書舍人陳
良行詞

乙巳晚講乞今後省看詳封事○以雷雨之變下詔求
言文公同奏宣極之切獻言者衆乞今後省官看詳擇
其善者條上取旨施行庶聞者知勸而直言日聞詔差沈
有開劉光祖看詳張日泰開

奏乞三年內賀禮並免○瑞慶節前一日晚開報來日百

官稱賀文公欲不出不可乃草劄子明日立班投進有
旨却賀表不受未後復謂三年內賀禮並免節序進名
奉慰從之

庚戌講進留身奏四事○時上有旨脩葺東宮爲屋數百
間欲徙居之而諫臣黃度將論近習遽以特批逐之文
公不勝憂慮因講畢乃疏奏四事詳載經
筵卷謂凡此四事
皆今日最急之務切乞留神反覆思慮斷而行之以答
天變以應人心臣老病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
萬端而進對之時率多遺忘敢復冒昧輒形紙墨至於
孤危之蹤不敢自保切恐自今已往不復久侍清閑之
燕矣上爲之感動然卒無所施行

年譜

美

閏月戊午朔晚講次日編次講章以進○文公進講數次
論及盤銘冊背復編次成帙以進上喜且令點句來他
日請問上日宮中管讀之其要在求放心耳文公頗有
謝因復奏疏勉上進德具言願陛下日用之間語默動
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已用力處益用
力焉數召大臣切劇治道俾陳今日要務畧如仁祖開
天章閣故事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
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
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矣文公退謂門人曰上可
與爲善願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

辛酉晚進講

請脩嫡孫承重之服○上居壽皇表有司請於易月之外
用漆紗淺黃之制文公上疏畧曰陛下以宗廟承大統

承重之服著在禮律宜遵壽皇已行法當時若卒不及
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
臣痛痛之至是詔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
事蓋因文公言也

上廟祝議○孝宗將廟祝官初請祝宜祖而耐孝宗繼
復有請併祝備宣二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者時宰相
趙汝愚禮官孫逢吉曾三復吏部尚書鄭僑給舍樓鑰
陳傅良各持所見紛紜不一癸亥當集議文公度難以
口舌爭乃辭疾不赴而入議狀條其不可者四復引大
儒程頤之說以爲物豈無本而生之者狀上廟堂不以
聞

甲子在告

年譜

乙丑直日准告封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丁卯宣引入對○文公上廟祝議狀未聞於廟堂丙寅得
旨來日內引是日入對賜食上問外事人才畢文公請
宣引之旨上於榻後取立書一老曰此卿所奏廟議也
可細陳其說初文公既被旨恐上必問及乃取所論書
爲圖本貼說詳盡至是出以陳奏久之上再三稱善且
曰信祖乃國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俱不曾祖今
日豈可容易可於榻前撰數語俟徑批出施行文公方
憊內批之弊因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上然之既
退即以上意諭廟堂則聞已毀舊宣廟而更創別廟以
祀四祖矣時相既以王石之論爲非異議之徒忌其
執已藉以求勝事竟不行天下恨之文公與汝愚書謂

丞相以宗枝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鄙人之妄議毀撤
祖宗之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欲望神靈降歆永
國祚於無窮其可得乎

戊辰入史院○文公以實錄院畧無統紀脩撰官三員檢
討官四員各欲著撰不相統攝所脩前後往往不相應
嘗與衆議欲以事日分之譬之六部吏部專編差除禮
部專編典禮刑部專編刑法須依次序編排各具首末
然後類序爲書方有條理又如一事而記載不同者須
置簿抄出與衆會議然後去取庶幾存得案底在時檢
討官不從

丙子晚講○是日晚會彭龜年出護使客因請留身申言

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即降御批朕憫卿耆艾方此隆冬

年譜

六

恐難立講除卿官觀可知悉宰相趙汝愚袖御批見帝
且諫且拜帝不許汝愚因求罷政不許越二日戊寅
省照會遂行中書舍人陳傅良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
人鄧驥御史吳獵吏部侍郎孫逢吉登聞鼓院游仲為
給事中樓鑰交章留之皆不報文公立朝終於丙子僅
引奏事者再

壬午詔除實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尋除知江陵府辭不
允○他日工部侍郎黃艾國入對問所以逐朱熹之
上曰始除熹經筵爾今乃事欲與聞艾力辨其故帝
不聽吏部侍郎孫逢吉亦因講熹與之詩反復以熹上
曰朱熹之言多不可用初熹罷官自謂有定策功且以

託肺腑出入宮掖中用事文公聞之惕然以為憂
辭免職名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再三面陳之又約史部
侍郎彭龜年請對自發其奸龜年出護使客僞曹益得
志文公又數以手書遣生徒密白丞相汝愚當以厚賞
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丞相方謂其易制所荷以為腹
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文公獨懷忠憤
因請舉奏疏極言之僞曹大怒陰與其黨謀去之而一
時爭名之流亦潛有恭間之意由是僞曹之計遂行及
龜年出護使客回而文公已去國矣即上章攻僞曹云
止緣陛下近日還得朱熹太暴故亦欲陛下亟去此小
人既而僞曹聲勢益張羣儉附和並疑及丞相視正士
如深仇衣冠之禍蓋始此云

年譜

三

門人楊俊曰先生當孝宗初政囊封陞對皆陳復讐之
義力辨和議之非其後通置而不論何哉竊觀戊申對
事有曰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
遂使宴安酖毒之志日益日長坐視骨節之志日益日
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維解弛弊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
有不可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此所以拳拳獨以大
下之大本天下之急務為言也又曰大本誠正惡務誠
脩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强中原不復仇不減臣請供
鈇鉞之誅以此言觀之先生苟嘗忘復讐之義哉但以
事不可以倖成政必先於自治能如是則復中原滅僞
之規模已化其中矣

十一月還考亭復辭前命仍乞追還新舊職○初還過

玉山邑宰司馬通請為諸生講說辭不獲乃就縣庠賓
位因學者所請問而發明道要聞者興起通講義一
篇以傳於世及抵家遂力辭新命
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
竹林精舍成○文公既歸學者甚眾至是精舍成率諸生
行釋菜禮於先聖後更名曰滄洲精舍

寧宗

元年乙卯文公六十六歲

正月辭舊職名

三月又辭並不允○以議僖祖祧不合自劾並累申省有
旨次對之職除受已久與廟議初不相關依已降指揮
不得再有陳請

年譜

四

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

轉朝奉大夫誥

敕登崇俊良固欲符於眾望不規功載自難廢於彛章雖
吾法從之英亦用叙遷之典具位受才宏遠造道精醇
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夙懷此志以六經為諸儒之倡務
淑斯人爵每見於辭榮節素高於難進載稽吏考爰防
文階積久以致官恐未免如昔人之議舉賢不待次當
有以徇天下之公其體朕心勿忘猷告可

慶元元年三月

日中書舍人

五月復辭職名並乞致仕不允○初僞曹印欲併還趙相
而罷其辭及是遂以不軌竄永州中外震駭大權一歸
僞曹矣僞曹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士大夫嗜利無耻

或素為清議所擠者乃教以除去異已者然後可以肆
志陰疏姓名授之於是羣小附和以攻僞學太府寺丞
呂祖儉以論救丞相貶部州文公自以蒙累朝知遇之
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然乃草封事數萬言極陳
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之冤子弟諸生更進迭陳
以為必自賈禍文公不聽蔡元定入諫亦不聽門人朝
奉郎劉綱請以書夾之遇遞之同人文公默然退取奏
藁焚之更號遜翁遂以疾丐休致云

十二月以屢辭職名詔依舊克秘閣脩撰官祠如故○先
是辭職名不允又以嘗妄議山陵自劾待罪乞鑄職名
詔無異可待又言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銜詔從
之附誌

年譜

聖

罷待制仍舊官觀詰

救其位朱熹從欲者聖人之仁尚謙者君子之行奔我執
經之老辭夫大野之榮既諒忱誠其頌茂命以爾心耽
墳典性樂丘樊被累朝之特詔稱疾屢矣於十連而趣
召肯起翩然既陸東學之遊兼侍西清之達見卿幾晚
方善相榮之說書高論未聞遽若貢生之懷土仍夫華
職秩以真祠蓋彰優老之風且示隆儒之意逮茲累歲
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惑大遜如慢小
遜如僞夫豈其然顧爾務徇於名高在我詎輕於爵取
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雖雅志之勉從在至懷
而只嘯噫服承明勞侍從既遠持橐之班歸鄉里授生
徒征究專門之業其懇予訓用蹈於中可依舊私閑脩

撰官觀差遣

慶元元年十二月

日中書舍人傳
伯壽行詞

是歲楚辭集註成○時朝廷治黨人方急丞相趙公謫死
於永文公愛時之意變形於色因註楚辭以見志其書
又有辯證及後語

門人楊時云慶元乙卯侍先生於考亭精舍忽一日
出示學者以所釋楚辭一篇稱退而思之先生平居教
學者首以大學語孟中庸四書次以六經又次而史傳
至於秦漢以後詞章特餘論及之耳乃獨為楚辭解釋
其義何也然先生終不言其輩亦不敢竊有請焉

二年丙辰文公六十七歲

二月申省乞改正恩數○大意言昨來疏封錫服封贈蔭

年譜

聖

補磨勘轉官皆為已受從官恩數請乞改正不許

十二月職罷祠謝表載後○先是臺臣擊僞學既榜

朝堂未幾張貴模指論太極圖說之非省聞聞之是科
取士稍涉義禮者悉見黜落士子咸避時忌文氣日卑
門人楊道夫聞卿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跡以投合言者
之意亟以書告文公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不
煩過慮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無不迎合其意以攻僞
學為言然憚清議未敢先發者胡絃未達時嘗謁文公
於建安公待學于惟脫粟飯遇絃不能易也絃不悅語
人口此非人情變難尊酒山中未為乏也及是為監察
御史乃銳然以擊公任事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
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為小官時嘗承

據公語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願得為御史
以疏章授之程謂可立致富貴遂誣論十罪言文公
剽竊程願張載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贊鼓後進
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改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
與殄殲食淡衣裹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
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跡如鬼如魔乞禪嘉職能
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送別州編管詔落文公職
罷祠竄蔡元定於道州已而遷人余熹上書乞斬熹以
絕偽學宰相謝深甫抵其書於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
元定不過自相講學耳果何罪乎事乃止

是歲始脩禮書○名曰儀禮經傳通解其書大要以儀禮
為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他篇

年譜

聖

及他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其外如弟子
職保傅傳之屬又自別為篇以附其類其目有家禮鄉
禮學禮邦國禮王朝禮典禮祭禮大傳外傳其大體已
具者蓋十七八先是章奏欲乞脩三禮劉詳載會去國
不及上

三年丁巳文公六十八歲

正月別蔡元定於寒泉精舍○時郡縣逮捕元定甚急元
定色不為動既行文公與將所游百餘人會別淨安寺
坐方丈寒窗外無曉語語坐客感嘆有泣下者文公微
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推之志
可謂兩得之矣明日獨與元定會宿寒泉相與訂正參
同契終夕不寐次年元定卒於春陵文公為之哀慟

韓文考異成○是歲元旦文公書於藏書閣下東楹曰周
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
六百七十六年其憂傷微意可見矣

四年戊午文公六十九歲

作書傳○文集內止載二函馬金縣召諸洛諸武成諸
說勢篇及觀蒙有餘段具在其他大義悉口授蔡沈仲
是成之

十二月引年乞休○文公以明年年及七十尚帶階官義

當納祿具申建寧府乞保明申奏致仕嘗答李季章書

云視舊凋零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貶所令人痛心益

無生意所以惜此餘日正為所編禮傳已畧見端緒而

未能就若更得年餘間未死日與了却亦可瞑目矣文

年譜

聖

公致仕家貧故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
往稱貸於人以給用非其道則一介弗取也時攻偽學
日急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
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正室依附異儒者更名他師過
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別其非黨而文公
日與諸生講學不作或勸以謝絕生徒儉德避難者文
公曰禍福之來命也或又微諷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
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曰○下曾上書自辯又不曾
作詩訪諸以與朋友講習古書說理更不兼做却做
何事
紹隆紹興諸儒故官不遺詞表
五年己未文公七十歲

四月有旨令守朝奉大夫封發源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仍兼秘書閣修撰致仕

致仕謝表載後

始用野服見客○坐位榜署云榮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爲禮而嘆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又謂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服帶足以爲禮解帶足以燕居而已且使窮鄉下邑得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

六年庚申文公七十一歲

正月爲陳氏作聚星亭贊○考亭陳氏故有離榭名曰聚星亭至是作新之文公爲本原荀陳事述畫著屏上而爲之贊

序贊詳載後卷

年譜

墨

三月丙辰朔已未夜說太極圖庚申夜說西銘○太極圖西銘二書蓋文公奉以終身者至是尤諄諄爲學者詳言之其示人以原始反終存順殯寧之意深切著明矣改大學訪意章○先是戊午歲文公嘗與廖德明帖云大學又修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筆矣至是日將此章再爲定酌午刻疾甚莫能與前言殆爲之謙與

甲子文公卒於考亭滄洲精舍○三月初九日午初刻也

享年七十有一送終諸禮皆遵遺訓焉文公終時自是至甲子

蔡沈撰夢奠記

甚悉稱載十後文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

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六日自少時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孜孜不知老之將至豈非天將以文公紹往聖之統竟來世之迷故裔之於彼而厚之於

此與

門人蔡仲默沈撰文公夢奠記云慶元庚申三月初二日

丁巳先生簡附藥味道來約沈下考亭當晚卽與味道

至先生侍下是夜先生看書集傳說數十條及時事

甚悉情合諸生皆在四更方退沈就宿樓下書院

初三日戊午先生在樓下改書傳兩章又貼脩楷古錄一

段是夜說書數十條

初四日已未先生在樓下商量起小亭於門前洲上先生

自至溪岸相視陳履道載酒飲於新築亭基時溪東山

間有獸聲甚異里人在坐者云前後如此鄉里輒有喪

禍然聲未嘗有此雄也是夜說書至太極圖

初五日庚申先生在樓下臚臚微利邑宰張來見有飢

年譜

墨

先生知之謂知縣若寬一分百姓得一分之惠無藉時相之勢面煩可畏百姓苦之是夜說西銘又言爲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累日久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初六日辛酉改大學誠意一章令詹淳磨寫又改數字又脩楚辭一段午後大瀉隨入宅室自是不復能出樓下書院矣

初七日壬戌先生穢病甚脫文之基自五夫歸

初八日癸亥精舍諸生來問病先生起坐曰誤諸生遠來

然道理只是恁地但大家倡率做些堅苦工夫須牢固

着腴力方有進步處時在坐者林千武陳陳器之趙

葉味道賀孫徐居父字方伯起劉擇之成道趙

集 16-346

夫范益之元裕及沈先之顧沈曰某與先丈病勢一般決不能起沈答曰先人病兩月餘先生方苦肺腑然老人體氣易虛不可不急治之蓋先生病實與先人相似上極熱揮扇不輟下極冷洩瀉不止先人亦初因疝結服神功丸致動腸腑春時病革時嘗作先生書及此故也諸生退先生作范伯崇念德書託寫禮書且為冢孫擇配又作黃直卿書令收禮書底本補葺成之又作敬之書令早歸收拾文字且歎息言許多年父子乃不及相見也分令沈檢集氏病源劉擇之云待制脈絕已三日矣只是精神定把得如此分號

年譜

聖

葛德裕來令無語用治命夜寢中堂平明稍舍諸生復來問病味道云先生萬一不諱禮數用書儀何如先生指首益之云用儀禮何如先生復指首沈曰儀禮書禮參用何如先生首肯之然不能言意欲筆寫示左右以手版托紙進先生執筆如平時然力不能運小頃置筆就枕手誤觸巾目沈正之諸生退沈坐首邊益之坐足邊先生上下其視瞳猶然徐徐開合氣息漸微而逝午初刻也是日大風破左右梧桐等大木皆拔未幾洪水山皆崩陷其所謂山頽木壞者歟嗚呼痛哉先生頻年脚氣自入春來尤甚以足踣氣喘步履艱難刺痛更作服藥不效先生曰脚氣發作異於常年精神頓衰自覺不能長久

俞倅夢遯自郤武至

延平過考亭薦醫士之脩之張至云須畧攻治去其壅滯方得氣脈流通先初難之以問劉擇之擇之蓋素主不可攻治者扣其藥擇之曰治粗人病爾沈曰宜張執甚力擇之不屈先生亦念此病恐前後醫者只養得住遂用其藥製黃耆黨參等服之小效繼用巴豆三稜莪朮等又秘結先生再服溫白丸數粒隔之病皆去既而大瀉又秘結先生再服溫白丸數粒臟腑通而泄瀉不止矣更非歲丹作大劑投之皆不效遂至大故嗚呼痛哉沈曰先生老矣汝歸終事之未逾年先生亦沒數奇命薄學未有聞而父師俱往抱無涯之悲終天之恨幾何不若苦而遂死也嗚呼痛哉武夷黎書記

年譜

哭

十一月壬申塋於建陽縣塘里夫林谷今名○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徒聚於信上欲送僞師之喪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長則謬論時政得失令守中約束然會葬者幾千人葬之嚴有所不避焉

祭文附

陸游

字務觀號放翁越州山陰人宋

捐百世起九原之思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脩而耄神往形留
公沒不忘庶其歆饗

陳淳

嗚呼痛哉吾道之不幸而先生之亡也自孔孟既云沒至周行
始得其宗然提其綱者甚簡而未悉闡其緒者莫繼其志誦其
書者莫追其蹤獨吾先生見明守剛超羣儒而妙契能至至而
終終體致廣大而用盡平精微志極高明而行道乎中庸自一
本而萬殊無一事之不貫由萬殊而一統無一理之不融所以
能訖者訂而闕者補晦者瑩而畧者詳啓羣哲之未發集百氏

祭文

之所長會聖訓以作程極至正而大中辭達意以俱到無或欠
而或豐析天下言論之衡而定于一合今古道術之異而歸之
同使真是真非若黑白之不亂人心衆理有殊緒之可通聖心
賢蘊如丹之炳炳帝謨皇範在目之洋洋大金聲之條理粹玉
振之玲瓏蓋不直可以當周程之嫡嗣是又益精而益光所謂
青於藍而寒於水半其事而倍其功天既不付之以重任使大
施所學以措斯世於堯舜何不假之遐齡使大儒斯文以覺後
學於無窮嗚呼痛哉吾道之不幸而先生之亡也禮經脩矣而
未具將誰有制作之才可以紹其業書傳纂矣而未就將誰有
帝王之學可以畢其章春秋澤斥諸儒失聖經之旨又將誰與
發其大義而振其宏綱嗚呼吾道真不幸而先生之亡也先生
之蘊浩乎滄溟先生之德純乎穹窿聖之嚴然乎其敬即之溫

祭文

事而不可當其謀懷磊落明快如青天白日之露其節行屹立
萬仞如泰山華嶽之崇其取善也樂而無纖微之棄其疾惡也
嚴而無回互之藏其強健天行而不息其明睿日進以無疆其
應學皆愈出愈新直探諸懷而不隱而言之入人也又渙然洞
徹乎心洞真可謂通儒全才而體道之大成抑自學知利行之
至已純熟而從容淳以小生獲侍門牆荷警策之十年幸不至
於迷蒙昨歲暮之趨隅誨誥而益隆謂愚根本之已立正可
潤步而力攻責之以參乎之貫戒之以點爾之在宜友善於天
下毋孤陋乎厥鄉宜上論於千古毋隘守於厥躬演萬變之畢
習庶十分之可克於臨岐之丁寧且再約乎茲冬豈謂斯言之
在耳反爲永訣之悲傷嗚呼而今而後有疑無復質矣但日誦
遺編以自攷而無嚴訓之忌薄寫情而既莫淡流涕其淋漓惟
昭明而不昧有以迪乎愚衷

黃 韓文公終於三月甲子前一日點書勉齋先生

吁陸斯文有廢有興其廢也三綱淪而九法斁其興也大經正
而六誥明是其所開豈不甚重而夫子胡乃一疾而殞其生若
昔孔孟迄乎周程與世相望各以道鳴迨去古之益遠紛異說
之紛橫其精微之蘊既不可得而見幸而記諸文字之間者亦
且踵訛承舛而莫見其全經自夫子之繼作集累聖之大成其
知生知其行安行其襟懷灑然光風而霽月其言動肅然左矩
而有繩望之者雖儼其貌恭而言厲即之者常樂其心和而氣
平資本高明而志道益遠性質通敏而索理益精主敬以立本
而動靜無間格物以致知而毫釐畢呈大而察諸天地陰陽之

三 遠而驗諸古今事物之情仁義禮智不離五世之所賦酒掃
應對洞見一理之所形其精義入神既有自然之溫度則窮經
考古莫不炳然如日星謂中庸為造道之閫奧謂大學為入道
之門庭究本義以言易而探卜筮之旨點小序以正詩而力辨
雅鄭之聲探語孟之編而如對鄭魯之問答述周程之書而一
新濬洛之典刊至於星曆地志曲藝小數不可以悉究騷人墨
客窮年卒歲僅見其可稱莫不折之以理而各造其極蓋亦得
之於天命而非學可能信本深而形鉅故未茂而聲宏其立朝
也危言正色屢形於感慨其為政也仁民利物一本於哀矜立
經陳紀而不為苟簡之計推姦擄伏而不求姑息之名當就而
就不事平矯激可止而止力辭夫罷樂種者厚而施不遇身雖
否而道則亨婆娑丘園湛若無營止以尋隱緒之茫茫下以整

祭文

三

賸俗之冥冥諸老先生感資於質正後學小子幸得於師承肆
逃禪之論者莫能以惑世辨難伯之說者不容於抗衡傳聖統
以繼絕學正人心而息邪說夫子之功大矣則一存一亡豈不
有係於斯世之重輕嗚呼蒼天曾是莫聽曷不百年大命以傾
幹丙申之春師門始登講筵諄諄情儕父兄春山朝榮秋堂夜
清或執經於坐隅或散策於空林或談笑而春容或切至而丁
寧始受室於潭溪復問舍於三亭燕依歸以終老指溪山以為
盟胡睽離之未幾忽夢奠乎兩楹奉疾革之貽書對使者而涕
零亟奔命以來歸乃獨觀乎丹旌悵此生之時依鬼欲絕而復
醒念囑託之至重豈綿力之能勝想音容而奉遺書敢不夜
以服膺惟力策平驚鈍率無愧於其靈莫厄酒以陳辭尚有鑒
於微誠

又祭日祭文

嗚呼先生百世之師天啓我人篤生于茲海內之士聞風以馳
垂橐而來相載而歸餘於朋儕質劣志卑惘其鈍頑誨誘孜孜
既養其端復發其知既拯其偏復克其私燕申則侍步趨則隨
適來則喜已去則悲別不踰年書不越時父生師教天覆地持
三十五年恩絕等夷嗚呼曷辜而不慙遺日月推遷寔有期
夜臺冥冥藏棺蔽帷海內之士賁咨涕洟使餘之愚僂偃何之
孰策其情孰指其迷孰頌孰瞻孰扣孰咨維今之春升堂握衣
笑語溫溫神完氣微鄉人見之悲不忍違命曰汝行我志未衰
聞山勢峻其賁離離我以扁舟訪汝以嬉自春徂冬如慕如疑
誰知此言終天永辭前有書堂燕居怡怡後有精廬諸生焉依
有困有池清溪之涘履迹雖存音容莫追獨有遺書千古具垂

祭文

四

何索字尋口誦心惟亦有良朋攝以威儀有善相問有過相規
毋誇于利毋陷于非毋溺于安毋憚于危庶幾師門有埃是禪
靈輻輳行清酒一厄撫棺長號天乎痛哉

又辭几筵祭文○嘉泰元年辛酉正月初十日

惟先生之靈碩大宏博以成己為本以成物為用自其學之不
厭而推之於誨人之不倦蓋與天地同量而聖賢同心也所以
興起斯文惠顧後學之意切矣韓也不才去年之春里之父兄
以其從遊於先生之門久而意其粗有所聞也帥其子弟而相
與講學焉韓方固辭而先生督之愈力是以不獲踞坐執燭以
聽垂聆之誨至今抱恨無有窮也今先生練祭近一二月而里
之子弟復有所請韓竊惟先生之治命不敢違鄉人之善意不
敢沮遂陪先生之几筵以行不能築室於塲以終三年之禮俛

仰太息絕愧古人卮酒告行痛復何極

又小祥日祭文○嘉泰元年辛酉三月初九

先生今道德百世今彌彰天地今齊壽日月今齊光自古今有

死先少兮不亡賤子今何之茲結今慘傷嬰兒今失哺逆旅今

悲鄉德容今在望佩服今琅琅影影今耳目顛瞻今茫茫歲月

今不淹運易兮星霜縉首兮武夷白雲今高翔素衣兮無從寫

哀今此堂良友兮駢聯賢孫今侍旁先生兮風心英靈兮未忘

瑤席今玉尊桂酒兮椒觴靈來今何許涕泗兮淋浪

又遣男韓辭文公墓文○嘉定十三年庚辰勉齋先生六十九歲明年二月卒

韓至愚極陋之人先生不鄙而收教之涵淹卵育於困窮俾獨

之餘父兄之於子弟不是過也先生不以為有德於韓韓亦

不敢以是而歸德焉理義之淵微問學之精密顏曾之於洙泗

祭文

五

尹謝之於伊洛皆一世大賢也而後有聞焉韓獨何人而在挹

趙之列耶公平正大者先生之心剛毅勇決者先生之氣嚴威

儼恪者先生之容精深廣博者先生之學耳濡目染朝薰夕炙

者三十年韓獨何人而獲親道德之粹耶既示之以精微復開

之以博大既廣之以聞見復約之以踐行扶而掖之惟恐不進

培而植之惟恐不立韓獨何人而受此生成之賜耶空谷春遊

廬堂夜坐一行之乎一言之契未嘗不欣然以喜至於末年之

付囑將歿之叮嚀則戚戚然大義之垂微言之絕也韓獨何人

而當此期望之厚耶先生棄諸生二十有一年韓也不能安食

自守而仰祿於州縣勉王事罔不敬造先生之訓然講習之

功廢於朱墨持守之志奪於應酬歲月蹉跎而老及之矣朝廷

優其衰病界之祠廟而予之歸杜門省過翻閱舊學而神識昏

貶疾病支離追念初心涕零如雨何先生愛遇之厚而韓之負
先生乃至此耶師儒難於並世歲月不可再得惟有抱終身之
恨而已矣自今未死之日尚當勉策疲駑不敢自怠居敬集義
致知力行體之於身以勉同志庶幾收桑榆涓埃之益尚可見
先生於九泉之下耳幹深願一拜先生之墓然後退而待盡數
月以來瘵作於上氣痞於下恐一旦遂溘先朝露謹遣男輅告
于墓下惟先生其鑒之

祭文

六

行狀

朱故朝奉大夫華文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諡文

朱先生行狀

曾祖絢故不仕 妣汪氏

祖森故贈承事郎 妣程氏贈孀人

父松故任左承議郎年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累贈

通議大夫 妣孀人祝氏贈孀人

本貫徽州婺源縣永平鄉松巖里

先生姓朱氏諱熹字仲晦父朱氏為婺源著姓以儒名家世有偉人吏部公甫冠擢進士第入館為尚書郎兼史事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為學者師號精齋先生有文集行於世吏部公因仕入閩至先生始寓建之崇安五夫里今居建陽之考亭

行狀

先生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生南劍尤溪之寓舍幼穎悟莊重能言常齋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齋異之就傳授以考經一問對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登見鼓沙上獨端坐以拈畫沙視之八卦也少長厲志聖賢之學於舉子業初不經意年十八貢二鄉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以左選功郎至泉州同安簿泣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苟利於民雖勞無憚職兼學事選邑之秀民兄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為表率日與講說聖賢脩己治人之道年方踰冠聞其風者已知學之有師而尊慕之歷阿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為急二十八年請奉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部赴行在言路有托抑奔競以沮之者遂以疾辭三十二年祠秩滿再請孝宗即位復因其任會有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畧言聖躬雖未有闕失而

行狀

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遺詆誦文辭吟咏性情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于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脩政事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今敵于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義理明矣知義理之不可為而猶為之以有利而無害也以臣策之所謂和者有百害而無一利何苦而必為之願瞻咨大臣總攬羣策鑒失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脩政攘夷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為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更相激厲以當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蒙之淺深徐起而高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藉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譏謫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願陛下無自而知之耳明年改元隆興復召辭不許即入對其言大學之述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觀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於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

者曰無毫髮之謬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事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其二言君父之警不與共戴天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然則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念也末言古先聖王制御敵人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今日諫諍之塗尚壅佞幸之勢力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則德業未可謂脩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強本

行狀

三

折衝威制敵入之道皆未可謂備三劉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先生以為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讐至於德業成敗則大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奏對復申言之蓋學有定見事有定理而措之千言者如此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改元促就職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三年差克樞密院編脩官待次五年三促就職會魏掞之以布衣召為國子錄因論會觀而去遂力辭先生嘗兩進絕和議扣伎幸之戒言既不行雖擢用伸至不敢就出處之義凜然有不可易者尋丁內艱六年復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四年之間辭者六九年有旨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改秩界祠皆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無故驟得之求退得進于義未安再辭淳

熙元年又再辭上意愈堅始拜命改宣教郎奉祠二年除秘書郎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時上諭大臣欲獎用廉退執政以先生為言故有是命會有言處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即從其請主晉武夷山中佑觀五年差權發遣南康軍事辭者四始之任先生自向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間關貧困不以屬心極養克積理明義精見之行事益濡然矣至郡懇惻愛民如已隱憂與利除害惟恐不及屬邑星子土瘠稅重乞從蠲減章凡五六上歲值不雨請求荒政凡請於朝言無不盡官物之檢放倚閭蠲減除豁帶納如秋苗夏稅木炭月椿經總制錢之屬各視其色目為之條奏或至三匹不得請不已并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撥錢米克軍糧備賑濟申嚴隘路斷港還糴之禁選

行狀

四

官吏後以方畧仰視境內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通商勸分多所全活其設施次第人爭傳錄以為法訟事奏乞依格推賞網粟人者凡數四郡濱大江舟楫艤岸者遇大風輒沉溺困窮饑民築堤捍舟民脫於饑舟患亦息先生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里閭安靖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趾奏復其舊又奏乞賜書院勅額及高宗御書石經板本九經注疏等書者至再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反又求梁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瞻之問庭斯之獲以不得悉行其志為恨明年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于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為

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計型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廝役凡流所得差遣為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哀歛刻剝以償債負總餉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為供軍而蠶蠶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計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為然後乃可與也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託之私而刻剝之風可革務求忠勇沉毅實經行陣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而軍士畏愛范闕以時寬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又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

行狀

五

使領屯田之事付以重權資其久任則可以漸官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數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歛責其寬恤庶幾困窮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達小人講明義利之歸開塞私邪之路然後方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誇於功利之卑說不棄莊士之謙言而安於私營之鄙態下則招搖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引援擢竄請願所惡則密行毀毀

公肆其奸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壻承望其風吉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饕餮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畧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之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脩士宇何自而復宗廟之饜飪又何時而可雪耶先生在任嘗用劄子奏事後因臺諫言用劄子非舊制遂奏乞罷黜又以致人戶逃移自劾者再以疾請奉祠者五將滿除江西提舉常平茶

行狀

六

鹽事待次初廟堂議遣先生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故有是命詔以脩舉荒政民無流殍除直秘閣凡三辭皆以前所奏納粟人未稱賞難以先被恩命會浙東大飢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時民已穀食即日單車道復以前康納粟人未稱賞辭職名具乞奏事之任納粟實行遂受職名入對其一言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畧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于天與業之廣未及于地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利之達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而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與德義之風未著而汙賤者踴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貴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災其二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將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

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克其位于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固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盡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餽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紀綱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草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其三言其荒利害如州縣早傷早行檢放從實蠲減勸諭人戶賑糶務得其平納粟之人早行推賞所納米數仍減其半乞撥豐儲倉米三十餘萬石以備濟糶州縣新舊官物並且任催給與丁身等錢預行蠲放及免米商力勝稅錢量立資格官吏違慢者奏劾登病者別與差遣仍差遣得替待闕官廟持服官員時暫管幹其四言水旱三分以上第五等免檢並放五分以上第四等戶依此施行乞行者令及請頒行就倉條約於諸路其五言紹興和買乞議革其弊其六言南康當乞蠲減星子租稅有司拒以對補吝細節決不遠大體其七言白鹿書院請賜膏額

先生所對奏劄凡七共一二皆自書以防宣洩又以南康所上封事謄寫成冊用袋重封於閣門投進後五劄亦有非一時揀荒之思者當倥偬不暇給之際而憂深慮遠從容整暇蒸急於操民聲竭忠惻不敢有所隱也先生所居之鄉每歲春秋之交豪戶閉閭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先生嘗歸鄉人立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乞推行之白鹿書院事本不暇及前期執政使人諭以且宜勿言先生因念主上未必有鄙薄儒生之意而大臣先為此言不可及對卒言之上委曲訪問悉從其請先生初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輻輳復以入奏荒政數事推廣條上情副懇惻條目詳密日與僚屬寓公鈞訪民隱至廢寢食分畫既定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捫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歷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取盜捕蝗興水利為意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用心尤苦初奏紹興和買之弊至是乞先與痛減歲額然後用貫頭科紐惟恐真下戶受其弊則請祭用高下等第均敷及減免下戶丁錢以優之又乞免台州丁錢至於差役利害亦皆條具數千言申省義役之法則乞令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克戶長又乞取會福建下四州見行產鹽法行於本路沿海四州又乞依處州見行之法改諸郡酒坊為萬戶於排荒之餘備悉及他事以為經久之計先生猶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無以全活一道饑民自効又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却幸而從者又率稍緩後時無益於事蠱早相

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願自聖心沛然發號責別求言然後召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羅之本詔戶部無得僅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和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于官吏而上及于國家也復上時宰書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旨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于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耶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唐仲友與時相王淮同里爲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贓僞造楮幣等事劾之時久旱而雨奏上淮匿不以聞仲友亦自辯且言弟婦王氏驚悸病篤論愈力章至十上事下紹興府鞠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命授先生先生以爲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歸尋令兩易江東辭及辭職名且言唐仲友雖寢新命已具之獄竟釋不治則是所按不實難以復沾恩賞並不許受職名再辭新任且乞奉祠言所劾賊史黨與衆多並當要路大者宰制幹旋于上小者馳騫經營于下若其加害于臣不遺餘力則遠至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祇排爲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閑或可少紓患害時從臣有奉時相意上疏毀程氏之學以陰詆先生者故自是言十年差主曾台州崇道觀先生守南康使浙東始得行

其所學已試之效卓然而卒不果用退而奉崇道臺鴻慶之祠者五年自是海內學者尊信益衆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十五年促奏事又以疾辭不許遂行又以疾請奉祠者再准罷相遂力疾入奏首言近年以來刑獄不當輕重失宜甚至涉於人倫風化之重者有司議刑亦從流宥之法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民戚又言州郡獄官乞任有舉主關陞及任滿銓試第二等以上人常調關陞及省部胥吏並不得注擬若縣獄則專委之令或不得人則無所不至亦望令縣丞或主簿同行推訊又言提刑司管催經總制錢起于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其始亦但計其出納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及紹興經界民間投印違限契約所入倍於常歲自今遂以是年爲額而立爲比較之說甚至災傷檢放倚閣錢米已無所入而經總制錢獨不豁除州縣之煎熬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愁嘆何時而少息又言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至其末篇乃言陛下卽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蠅渡之中盡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與天理未純是以爲善不能克其量人欲未盡是以爲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禮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竊邪英豪非不切而乖邪庸謬得以久竊廟廊之權非不榮開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卑謫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警耻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嘆息愁怨凡若此類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發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

天理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差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于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其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於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除兵部郎以足疾丐祠未供職本部侍郎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追以供職先生以疾告遂疏先生欺慢時上意方嚮先生欲易以他部郎時相竟請授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又令吏部給還改官以後不曾陳乞磨勘蓋先生改秩既出特恩其後累任祠官無績可考以

行狀

十一

故不置陳乞磨勘者十有四年先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爲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章再上除直寶文閣主官西京嵩山崇福宮栗亦罷辭磨勘及職名不許轉朝奉郎未踰月再召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故爲兩罷之策上悟復召先生受職名辭召命以爲選官進職皆爲許其閒退方竊難進易退之褒復爲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爲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又促召召先生入奏事迫於疾作嘗面奏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其畧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臣不暇言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

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官妾之政無一不領于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官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脩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于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觀說抄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

行狀

十二

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熖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竊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予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軀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臺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察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懷薄開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

而已唐之六典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今則師傅賓客既不似置而詹事庶子有各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衰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媒紳奇邪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于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實之度外而後取

行狀

三

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傾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蒸銷滅使陛下好善之心不替嫉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制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正於上足以風俗頹敝於下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漸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靡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辯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少拂其情惟其私意之

所在則千金萬緡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暗則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稟名之必不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需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貲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存亡其日銷月

行狀

古

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問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彼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良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括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賞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爲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惟先索牘具偉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

皆庸夫走卒而倘望其脩明軍政激勵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盡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骨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時上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爲燕翼之謀先生嘗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達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憲統振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同邦本脩政事以懷夷狄凡十事欲以爲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秘閣脩撰仍奉外祠遂不果上先生嘗孝宗朝陞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

行狀

五

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爲言其後封事之上則心術官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爲之涕下先生進疏雖切孝宗亦開懷容納武備修秘省郎曹之除蓋將引以自近守南康持浙東江西之節又知其不可強留而授之至是復有辭職之命先生之盡忠孝宗之受書言亦未爲不遇也然先生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孝宗之眷愈厚而疾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孝宗內禪矣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者再卑恩轉朝散郎賜緋衣銀魚改知漳州又再以疾辭不許時光

宗初政再被除命遂以紹熙元年之任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加意學校教誘諸生如南康時又以習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釋氏之教南方爲盛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爲庵舍以居悉爲之禁俗大變郡有故廸功卽高登忤秦檜貶死爲奏請昭雪褒其直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先生初仕同安已知經界不行之害至于訪事宜擇人物以至弓量之法洞見本末遂疏其事上之且言必可行之說三將必至於不能行之說一蓋謂經界法行息爭止訟大爲民利而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所不便及具宣德意榜之通衢則邪民鼓舞而寓公豪右果爲異議以沮之遂因地震及足疾不赴謁宴自劾其冬有旨先行漳州經界南方春旱事已無及明年屬有嗣子之

行狀

六

喪再請奉祠除秘閣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先生以當上初政嘗辭前件職名已降褒詔從其請難以復受辭者再詔論撰之職以龍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再辭漳州經界竟報罷遂以前言經界可行自劾三年再以病辭乞補滿宮觀從之又數月差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辭四年又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漳州荆湖南路安撫以辭遠就近不爲無嫌力辭五年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會洞僚援屬郡遂拜命赴鎮至則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教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先生所至必興學校明教化湖湘士子素知學日伺公退則請質所疑先生爲之講說不徒四方之學者畢至又以南康漳州所申改正釋奠儀式爲諸錄故死節五人爲之立廟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能自勝又聞上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

海益憂懼遂申省乞歸田里言天下國家所以長久安寧惟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建立脩明於上然後守藩進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所以內外相維大小順序雖有強弱姦妄無所逞志不然以一介書生置諸數千里軍民之上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衆哉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不應以小嫌廢髮論言頗切直會今上卽位不果上上在潛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先生爲本官講官至是首召奏事先生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又再辭且言陛下卽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懽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願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所繫非輕蓋先生在道聞南內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

行狀

七

言又不許遂奏乞且依元降指揮帶元官職奏事者再及入對首言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竊爲陛下憂之尚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迴心微抄之全體大用之本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卽是心而克之則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終身所然矣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借曰天命神器不可得宗廟社稷不可無奉則轉禍爲福易危爲安亦豈可舍此而他求哉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

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正大本立矣次言爲學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又在於居敬而持志又三劄言湖南歲計入少出多不可支吾乞裁減差到諸班換授歸正雜色補官員數邵州邊防全無指畫以致徭人侵犯乞移置寨棚增撥戍兵潭州城壁乞行計度脩築既對面辭待制侍講不許翌日又辭待制職名乞改作說書差遣以爲未得進說而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效涓埃而疾病不支遂竊侍從職名而去則臣死有餘罪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半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起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掘深五尺下有水石族改新穴比舊僅高尺餘孫逢吉覆按亦乞少寬月日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惲之議遂中寢先生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

行狀

六

神功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史罔上誤國之言固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說委之水泉砂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不報軍恩轉朝請卽贈紫章服兼實錄院同脩撰再辭不許拜命受詔進講大學先生以平日論著敷陳開析務積誠意以感上心遂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分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假故竝令蚤晚進講又乞置局看詳四方封事瑞慶節免稱賀皆從之復因有旨脩葺舊東宮爲屋三數百間送具四事奏言當上帝震怒災異數出畿甸百姓饑饉流離太上皇帝未獲進見壽皇因山未卜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災然憂苦不宜大興土木以就安便壽康定省之禮所宜下詔自責禁日繼往顧乃遂迺舒緩無異尋常太上皇帝必以爲此徒備禮而來其深閉固拒而不得見亦宜矣朝廷

行狀

元

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下至百執各有職業不可相侵今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况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未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未復申言積官之卜不宜偏聽臺史膠固膠妄之言墮其交結眩惑之計皆不報先生進講每及數次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官中嘗讀之今後更爲點來先生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上進德其畧言陛下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務畧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

行狀

三

禮官稽考禮律預行指定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次有請併祔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者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祔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以僖祖爲四祖之首治平間議者以世數浸遠請遷僖祖於夾室未及數年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詔從之時相雅不以熙寧復祀僖祖爲是先生度難以口舌爭遂移疾上議狀條其不可者四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至於祫祭設幄於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祫欲別立一廟則喪事卽遠有毀無立欲藏之天興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念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相與爭校強弱於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損傍徨踴躍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己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於此必有所不忍又况僖祖祔主遷於治平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辯議者一旦併遷僖宣二祖析太祖太宗爲二之失復引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僖祖安得謂無功業議狀既上廟堂執之以問而與議者更相糾別廟以奉四祖宰相既有所偏主機論陳傳良又復奉合裝綴以附其說先生所議頗達上聽忽有旨召赴內殿奏事因論及此文反爲劄子盡圖以進上然之且曰僖祖國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欲令先生於榻前撰數語以御批直罷其事

先生方懲內批之樊因言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寮集議既退復
以上意諭廟堂而事竟不行經生學士知禮者皆是先生一時
與議之徒忌其軋已權姦遂從而乘之上之立也丞相趙汝愚
密與知閣門事韓侂冑謀之侂冑於太皇太后為親屬因得通
中外之言侂冑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自長沙辭免待
制侍講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復嘗再三面言又約吏部侍郎彭
龜年共攻之龜年出護使客侂冑益得志先生又於所奏四事
疏中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後因講筵留身復申言前疏乞賜施
行既退即降御批云閣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請已除卿官
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徑以御批付下臺諫給舍亦爭留不可
除實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力辭尋除知江陵府又力辭仍乞
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

行狀

三

年又乞追還舊職不許趙丞相亦罷誣以不軌謫永州丞相既
當大任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以觀新政先生獨惕然
以侂冑用事為慮既屢為上言又數以手書遣生徒密白丞相
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
漸謹不可忽之意丞相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為腹心謀事之人
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丞相既進而朝廷大權悉歸侂冑先
生自念身雖閑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嚙遂草書萬言極言
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其究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以從央之還
還之同人先生默然退取棟葉焚之自號遜翁以顯議不合乞
收還職名又以疾乞休致不許先是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
奉大夫又辭職名乞休致又以言妄議山陵自劾又言已罷諫
官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詔依舊秘閣簡撰二年又言昨來疏封

行狀

三

錫服封贈廕補磨勘轉官皆為已受從官恩數乞改正沈繼祖
為監察御史上章誣詆落職罷祠四年十二月以來歲年及七
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六年三月甲子終於正寢十一月壬
申葬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嘉泰二年除華文閣待制與致
仕恩澤傳伯壽故家子嘗執弟子禮恨不薦已先生辭次對除
脩撰也伯壽行祠有僞慢等語及先生沒伯壽守建寧又不以
聞故復職之命猶生存也自先生去國侂冑勢益張鄧夫儉人
迎合其意以學為偽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廉潔好禮者皆為
也科舉取士稍涉經訓者悉見排黜文章議論根於理義者並
行除毀六經語孟悉為世之大禁猾胥賤隸頑鈍無恥之徒往
往引用以至鄉相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
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異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
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先生日與諸生講學竹
林精舍有勸以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先生既沒善類悉已排
擠羣小之勢已成侂冑志氣驕溢遂至擅開邊釁幾危宗社而
生靈塗炭矣開禧三年侂冑伏誅克從儉黨根株斥戮嘉定元
年詔賜諡與遺表恩澤明年賜諡曰文又明年贈中大夫特贈
實諡開直學士後以明堂恩累贈通議大夫先生平生居慘倦無
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
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
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
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
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
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

不以用舍爲加損也。自常齋先生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囑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心，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耆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李先生學於陳章羅先生，羅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雖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

行狀

三

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爲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吝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嗜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

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克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于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矣。故其得于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裡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

行狀

五

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脩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養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或儼容止之，則自少至老，而寒暑盛衰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率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感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禮於親

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而慶吊禮無所遺闕恤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指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概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矣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之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與人德之門造道之域者既已極深研幾探顯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

行狀

三

沉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句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難離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注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千五代取司馬溫公編年之書繼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日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一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彰而不彰先生為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淵源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疎密先

生既為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弊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辯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訓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脩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其陋之說學者利其簡便惑聖賢相經與猖狂叫囂固陋自以為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濫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古道以惑天下于是學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平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書語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語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

行狀

三

旨趣然不會其極于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成之而未嘗隱務學為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畧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以為憂握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于四夷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義理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

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關與端之訛謬明
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曆
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駢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
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資稟之異
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學脩而道立
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北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
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
以造其閭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太斯道
之傳也先生疾且革手爲書囑其子在東門人范念德黃幹尤
拳拳以勉學及脩正遺書爲言翌旦門人侍疾者請教先生曰
堅苦問溫公喪禮曰疎畧問儀禮領之已而正坐整冠衣就枕
而逝門人治喪者既一以儀禮從事而訃告所至從遊之士與

行狀

三

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爲位而聚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
也嗚呼天又胡不勅遣以永斯道之傳而速使後學失所依歸
哉先生所著書有易本義格義書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
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註辨證韓
文考異所編次有語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集義孝經刊誤小
學書通鑑綱目本朝名臣言行錄古今家祭禮近思錄河南程
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先生著述雖多於語孟中庸大
學尤所加意若大學論語則更定數四以至垂沒大學誠意一
章乃其絕筆也其明道垂教拳拳深切如此楚詞集註亦晚年
所作其愛君憂國雖老不忘通鑑綱目僅能成篇每以未及脩
補爲恨又嘗編次禮書用工尤苦竟亦未能脫藁所輯家禮世
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于生爲文則季子在類次

之矣生徒問答則後學李道傳嘗哀輶鉅版未備也娶劉氏追
封兩人白水草堂先生之女草堂即辛齋所勦以從學者也其
卒以厚熙丙申其塋以耐穴原本誤以今人卒于乾道丁酉坊刻悉從之今更正子三人
長塾先十年卒次楚迪功郎監湖州德清縣戶部新市儲實酒
庫後十年亦卒季在承議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女
五人婿儒林郎靜江府臨桂縣令劉學古奉議郎主骨亳州明
道宮黃幹進士范元裕仲季二人亦早卒孫男七人鉅鉉鑑鑄
鉅鉉鑄鉅從政郎新差監行在雜買務雜賣場門鉅從事郎顧
州司法參軍鑑迪功郎新辟差克廣西經畧安撫司準備差遣
餘葉進士女九人婿承議郎主骨華州雲臺觀趙師夏進士葉
紹甫周興亨鄭宗亮黃輅從政郎紹興府會稽縣丞趙師都黃
慶臣李公王曾孫男六人潤洽潛濟濟澄澄女七人先生沒有年

行狀

三

矣狀其行者未有所屬筆在以餘從學日久仰任其責先生既
不假是而著幹之識見淺陋言語卑弱又不足模倣萬一追思
平日步履警欬則悲愴哽咽不忍書亦不忍忘也竊問道之正
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
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
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
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
燬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絕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
塞之餘人心益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尤
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
昭晰呈露則雖其言行又可畧歟輒擇同志之議敘述世系爵
里出處言論與夫學問道德行業人所共知者而又私竊以道

統之著者終之以俟知德者考焉謹狀

嘉定十四年辛巳正月 日門人奉議郎主骨亳州明道宮黃幹狀

行狀之作非得已也惟先生之道不明而後世傳者之訛也追思平日之聞見參以敘述莫諫之文定為草藁以諗同志反覆詰難一言之善不敢不從然亦有參之鄙意而不敢盡從者不可以無辨也有謂言貴含蓄不可太露文貴簡古不可太繁者夫工於為文者固能使之隱而顯簡而明是非愚陋所能及也顧恐名曰含蓄而未免於晦昧名曰簡古而未免於艱澁反不若詳書其事之為明白也又有謂年月不必盡記辭受不必盡書者先生之用舍去就實關世道之隆替後學之楷式年月必記所以著世變辭受必書所以明世教

行狀

无

狀先生之行又豈可以常人比常體論哉又有謂告上之語失之太直記人之過失之太訐者黃難陳善事君之大義人主能容於前而臣子反欲隱於後先生敢陳於當世而學者反欲諱於將來乎人之有過或具之獄案或見之章奏天下後世所共知而欲沒之可乎又有謂奏疏之文紀述太繁申請之事細微必錄似非行狀之體者古人得君行道有事實可紀則奏疏可以不述先生進不得用於世其所見者特其言論之間乃其規模之素則言與行豈有異耶事雖細微處得其道則人受其利一失其道則人受其害先生聖明義精故雖細微區處條畫無不當於人心者則鉅與細亦豈有異耶其可辨者如此則其尤渥陋者不必辨也至於流俗之論則又以為前輩不必深抑異學不必力排稱述之辭似失

之過者孔門諸賢至謂孔子賢於堯舜豈以抑堯舜為嫌乎

孟子闢楊墨而比之禽獸衛道豈可以不嚴乎夫子嘗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德者鮮矣甚矣聖賢之難知也知不知不足為先生損益然使聖賢之道不明異端之說滋熾是則愚之所懼而不容於不辨也故嘗太息而為之言曰是未易以口舌爭百年論定然後知愚言之為可信遂書其語以俟後之君子幹謹書

行狀成告家廟文

幹竊惟先生之道高明廣大非後學所可摹寫餘之鄙陋愚暗尤不足以仰窺萬一固不當冒昧執筆以為先生之玷伏念先生資稟學問道德行業學焉而知之者益少知而能盡其蘊者又加少老成前輩凋零殆盡既無所考訂而歲月浸久傳訛襲

行狀

三

舛則上無以明先生之道下反以啓後學之疑此其獲罪又豈但不揣分量而已哉於是追思平昔聞見足為草藁以求正於四方之朋友如是者十有餘年一言之善則必從一字之非則必改遷就曲從者間或有之福後自任者則不敢也蓋合朋友之見止於如此斯亦稍足以自信至其甚不可從者隱之於心而不安質之於理而或悖則尤足以見知德者鮮而狀之作不容以自已也行狀成於丁丑嘉定十之夏然猶存之謹詞以為未死之前或有可以更定者如是者又四年今氣血愈衰疾病愈甚度不能有所增損矣謹寫一通置別帙白之家廟而併布其僭妄不得已之愚撫卷興悲涕泣如雨

歷朝褒典

宋

寧宗

嘉泰二年壬戌十月二十四日已降指揮朱熹已致仕可於

華文兩待制依條與致仕合得恩澤是時學禁稍弛文公

傳伯壽隱不以聞朝

嘉定元年戊辰十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朱熹特與賜諡

令有司議定申奏仍依條與遺表恩澤時熹始有是命

嘉泰二年已已詔朱熹賜諡曰文公諡議曰三才定位非道

無與立也儒者之學所以講明大道正人事之綱常而參

天地之化育故世之治亂常視道之隆汙若鏡者之金

以穀粟寒者之衣必資桑麻不可易也自周衰正學不明

道術分裂急功利者昧本源其流為申韓尚情術者忘實

用其弊為莊老孔孟生乎其時躬履是道既與其徒辯問

講究又著而為書使後世有傳焉然轍環天下詆毀困厄

至老而不獲用身死而後其道始明是何不能取信於當

時而乃獲伸於後世邪蓋真偽之相奪固不容以口舌勝

而枉已直人者又聖賢之所不為也百年之後愛憎抵而

是非定則謗毀熄而公議行矣至漢之楊雄隋之王通唐

之韓愈學孔孟者也其出處進退大抵皆然故待制傳諡

朱公自少有志斯道既任志愈篤累解召請益得以誦養

所學其後不獲命亦屢任於朝分符持節於外而類多類

師不合主上龍飛拒侍經筵未幾力排權臣而逐去尋以



論者詆為偽學奪職而公亦繼以下世矣權臣既誅聖化

日新乃還舊職特命賜諡以公之學曾不究用於平生而

僅昭白於身後豈其儒者之道固不能以苟合而亦不可

以終現蓋異時而同符也謹按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

公正曰忠惟公躬履純誠潛心問學近承伊洛遠接洙泗

自格物致知閑邪存誠以為踐履之實用功於不覩不聞

之際加省於日用常行之間及行著而習察德新而理明

然後明聖賢蘊奧之旨救清談功利之偏訓釋諸經平實

坦明使後學有所依據居鄉則信於朋友而有講切之功

居官則信於吏民而以教化為務非道德博聞之謂乎動

恤民隱如恐傷之奏減橫賦修舉荒政為民有請不避煩

責必使實惠下究任部使則糾發吏姦不抗於權勢雖忤

時必得其職乃已至於立朝則從容奏對極言無隱剴切

論疏發於至誠方權臣初得志竊弄威福知其漸不可長

禍且及天下抗章極論繼於講筵密奏雖知取禍弗顧也

非廉方公正之謂乎彼詞章制作兼備衆體雄深雅健追

並古作亦可以為文矣而未足為道德博聞之文也彼盡

心獻納隨事規拂或抗直以揚名或削藁而歸美亦可以

為忠矣而未必皆廉方公正之忠也曰文與忠惟公足以

當之而無愧合是二者以定公行傳之天下與來世庶乎

久而益信謹議太學博士章休上

覆議曰諡古也復諡非古也諡法曰諡生於行者也苟當

於其行一字足矣奚復哉故侍講朱公沒於爵未得諡上

以公道德可諡下有司議所以諡諡諡曰六經聖人載

道之文也孔氏沒于思孟軻更述其遺言以待斯文文章
未墜漢末諸儒采收以資文墨鄭司農王輔嗣輩又老死
訓詁謂聖人之心與在句讀而已隋唐間河汾講學已不
涉聖賢闕與韓愈氏復出特其文近道爾蓋孔氏之道賴
于思孟軻而明于思孟軻之死明者復晦由漢而下闇如
也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橫渠創其幽二程子宿其光程氏
之徒噓其焰至公聖道燦然矣公之學以誠持中敬持外
其於書舍六籍則諸子曲說不得干其思其於道不敢深
索也恐入乎幽不敢過求也恐汨其統讀書初貫穿百氏
終也縮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人微由博而約原心於
渺忽析理於錯雜采象說之精而遺其粗集諸儒之粹而
去其駁嗚呼醇矣哉孟子以來不多有也公中科第猶少

懷典

三

也游遊徑隱閉門潛思朝廷每以好官召公莫能屈不得
已而出惟恐去之不早自官簿考者九而閒居者四十
餘年山林之日長學問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磨切講貫
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學者必行已莊與
人信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憂民重名節而愛出
處合於古而背於時若此者真公之學也嗚呼師友道喪
人各自是公力扶聖緒本末宏綱而弄筆墨小技者以為
迂雅於山澤與世無競而汨沒朝市者以為矯自意至
動以禮法而跡弛於繩墨者以為誣世皆以是病孔孟
矣公何恨焉初太常諫以文忠諫公按公在朝之日淺正
至庶民之學鬱而不施而著書立言之功大暢於後今文
與忠諫公似矣而非也有功於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實

也本朝歐蘇不得諡文而得者楊大年王介甫介甫經學
非醇也其事業亦有可恨楊公正復文士耳文乎文乎豈
是之謂乎世多評韓愈為文而非也原道謂軻之死不得
其傳斯言也程子與之公晚為韓文立考異一書豈其心
亦有合歟請以韓子之諡諡公謹議尚書更部員外郎兼
奉聖旨依○上虞陳京兆韓著金鑒子有云晦庵先生既
張手足之四年韓氏曾諫朝廷下有司議所以易名者太
常狀先生之行諡文忠而考功郎劉綱正謂諡諡非古
且言先生為韓子考異一言其心有合乎韓子諡諡以諡
諡諡諡曰文忠諡文忠而考功郎劉綱正謂諡諡非古
不以言以言則五經四書之發明一字非此與子諡諡以行
而為之也非先生之與存也劉也合其大而錄其細矣居
夫文之為諡有文忠文忠者文之極也先生之文宜周
公孔子之文乃天地之文而道之極也先生之文宜周
更此遇舍曰而韓子之文而道之極也先生之文宜周
未而宋則其裏矣胡澹菴嘗薦先生於朝廷與陸放翁等
同以詩人見列於先生諡之吾固疑先生之靈猶有不其安於
先者乃僅同於韓退之吾固疑先生之靈猶有不其安於

懷典

四

此者

嘉定三年庚午五月贈中大夫寶陳閣直學士
堉宗

寶慶三年丁亥正月贈太師追封信國公

御批云朕每觀宋 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註解發揮
聖賢之蘊羽異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勵志講學緬懷典刑
深用歎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諡如故

制曰天之未喪斯文以方冊之具在書者所以載道歷古
今而罕明惟我宋之化成有二程之傑出雖博極羣經而
窮理必提挈要括以示人故於論語大學之傳與夫子思
孟軻之作常論人而不倦俾學者之易知沿襲既訛本真
後失嗣興道統允屬儒先具位 極高明而道中庸多聞

見而守卓約凡六籍悉為之論述於四書尤致於精詳紛然衆說之殊折以聖人之正朕自親學問灼見淵源常三復於遺編知有補於治道載惟一節歷事四朝早錫郡符晚登臺從始終之際待遇弗渝然而學士隆名傳聞美謚僞譽當時之茂典未克列聖之盛心是用析圭五等之尊定位三公之冠申加禮贈式究前猷噫身沒言存所恨丘原之難起源深澤遠實同義理之無窮尚其不忘歆此嘉命可王暨行訓

實慶三年正月郊禮推封制

制曰肇祀南郊已說泰壇之禮推思爾列爰申廟廟之褒式重典刑用昭盛錫具伍心潛列聖德配前修家有成書發千古不傳之秘戶多滿屨為四方來學之宗雖白首

褒典

五

於禁塗微孤忠於薦席雖用之不盡莫得經濟之懷然飾之愈尊厚推崇之典茲爾令子克相精禮適當竣事之初宜舉困心之教維垣極品已增松楸之香廣信稱公不戾封疆之舊諒惟英識克對殊休陳卓行訓

紹定三年庚寅九月改封徽國公用節克例也

制曰贊明堂而需澤具有委章謂故國以移封式尊儒道昔廢舉褒揚之典茲再疏追禮之恩眷我宗工若時明訓具位傳孔孟之學抱伊傳之才講道以致知格物為先歷萬世而無弊著書以抑邪與正為本開百聖而不惑阜陵知之而有廉靜之衷寧朝用之而賴論思之益非漢唐諸子所可擬議於伊洛二老尤能發揮肆予訪落止之初深有不同時之慨每閱四書之臬旨允為庶政之良規雖

已加禮贈之崇然未盡憲章之善適逢履歲載錫嘉名爵之父母之邦位以公師之品豈專踵故式表教忠噫指書祀而封斯道遂明於今日即祠鄉而祀厥光愛異於前聞有赫其靈尚淑嗣後鍾震行訓

嘉慶二年戊戌建寧守臣王堃創建朱子祠請於朝御書建安書院額扁賜之

淳祐元年辛丑正月十五日詔以朱熹從祀孔子廟廷

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程頤張載真見力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辯折衷會融使中庸大學論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敬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宜令學官列諸從祀以副朕

褒典

六

崇獎儒先之意

淳祐四年甲辰詔改滄洲精舍為書院御書考亭書院額扁賜之

淳祐六年丙午徽州守臣韓禧徙朱子祠於江東道院故址請於朝御書紫陽書院額扁賜之

慶宗

咸淳元年乙丑九月命宰執訪司馬光蘇軾朱熹後人之賢者以聞

恭宗

咸淳五年己巳詔蔡源祠所稱文公闕里緒使方達辰書額德祐元年乙亥詔尤溪祠為誕生文公之地御書南溪書院額扁賜之

元

順帝

至正元年乙亥三月發源知州干文傳請於朝奉旨即立徽

國朱文公之廟

至正二十二年壬寅二月改封齊國公

制曰聖賢之藎載諸經義理實明於先正風節之屬垂諸

世褒崇豈更於異時不有鉅儒孰膺寵數故宋華文閣待

制累贈實謨閣直學士太師追封徽國公諡文朱熹挺生

異質蚤推科名試用於郡縣而善政孔多迴翔於館閣而

直言無隱權竅屢擯志慮不回著書立言嘉乃簡編之富

愛君憂國負其經濟之長正學久達於中原渙灝申行於

仁廟詢諸會議宜易故封國啟營丘爰錫太公之境土壤

褒典

鄰洙泗尚觀尼父之官墉緬想英風載欽新命可追封齊

國公餘並如故危素行詞○按至正辛丑追諡章實公曰

稱徽國文公齊國之號不知章於何時意必以徽爲父母

之非且循習已久遂因其舊然諸詞俱在姑錄存母缺

明

正統四年己未奉禮部勘合據順天府推官徐郁奏准行令

縣於均徭戶內每年僉點二戶看守朱子祠廟

景帝

景泰六年乙亥詔以朱子建安九世嫡長孫世襲翰林院

五經博士以奉祭祀發源守祠九世孫林送入國子監讀

書

景泰七年丙子奉禮部勘合內一件崇祀事該傳奉聖旨類

子孟子程明道程伊川朱文公信禮部行所在有司與他

整理祠堂如原有的修理無的蓋造務要時常修飾不許

損壞春秋致祭欽降祝文

景泰七年朱子八世孫泗奏乞以文公門人黃幹蔡沈劉鑑

真德秀陪祀本祠許之

憲宗

成化十八年壬寅耆民汪貴奏請於歙縣紫陽書院春秋致

祭許之

孝宗

弘治四年辛亥國子監生林海奏九月十五日文公誕辰於

延平府尤溪縣南溪書院請賜特祭許之欽降祝文

武宗

褒典

正德二年丁卯台州府知府徐鵬舉奏請行台州府朱文公

祠春秋致祭許之欽降祝文

世宗

嘉靖二年癸未詔以朱子婺源守祠十一世孫聖陰錄翰林

院五經博士于孫世襲以奉祭祀時徽州守臣張芹戶科

曲阜例

以請

世祖章皇帝

順治十二年乙未詔以朱子婺源十五世孫世襲承襲翰林院

五經博士在籍奉祀

聖祖仁皇帝

康熙五年丙午詔以婺源十六代孫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在籍奉祀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

御書扁額學達性天四字賜與安武襄五曲書院暨婺源里

紫陽書院懸掛巡撫張仲舉前任湖廣布政使司具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詔以朱子建安嫡長派十八世孫

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在籍奉祀○建安縣襲自

國朝定鼎以來未經起復至是蒙巡撫張公仲舉上疏

題請始復其舊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

御書扁額大儒世澤四字對聯誠意正心開鄭魯之實學主敬

窮理紹濂洛之心傳賜考亭書院懸掛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

六 褒典

特旨詔升朱子入大成殿配享位列十哲之次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

御書扁額文山毓哲四字賜南溪書院懸掛

祠院歷紀

建寧府朱子祠文公長子派下子孫籍居建安世襲博士奉祀

祠在府治紫霞洲宋寶慶三年丁亥文公季子在長孫鑑

請建歲久傾圯明永樂十三年乙未給事中陶偉御史蔣

彥祿以使事至率都指揮師詒知府劉敬全捐俸重修楊

崇記景泰六年乙亥詔以九世孫世襲五經博士奉祀

命所在有司修祠致祭祠旁隙地在公封建安開舊為武

臣所侵輒率族子孫白於巡按御史莊歙復之天順六年

壬午知府劉鑑視祠地狹隘即所復之故址遷建今祠為

堂五間中祀文公以黃翰劉鑰蔡洙真德秀配左右為兩

廡前為重門後建聚奎閣庖庫俱備門之東西為景星慶

雲泰山喬嶽二坊設庫子四名以守之春秋次丁建醮二

祠院歷紀

邑官設祭品知府主祭李賢劉嘉靖間巡按侍御曾佩清

戎侍御沈寵侍御趙孔昭前後捐餼重修置設祭器煥然

更新朱衡萬曆十三年甲申巡按御史楊四知重修並鑄

遺像置田六十四畝又籍官田若干畝以贍族之貧士四

國朝順治五年戊子燬康熙四年乙巳提督學政山陽陸

信捐貲撤府邑共襄其事開置重修計費千金十五代

孫騰躍率族子孫公停祭田經營籌畫更大規模工未竟

為耿愛道逾久益傾康熙五十年辛卯學院范光宗捐

俸命王躬任其役工浩廣鉅竭力重新范公五十四年乙

未請以殿後聚奎閣基剝敝賢祠祀敬靖公

延陽縣考亭朱子祠即考亭書院文公作于溪下子孫世居建陽奉祀

祠在建陽縣西廓外去景肅門五里三桂里獻靖公宦政

和尤溪時嘗游其地書於日記云考亭溪山清遠可以卜

居紹熙二年辛亥文公守漳州歸次建陽明年六十三始

築室考亭以成先志曰滄州晚景又名竹林精舍原址在今書院

之宋寶慶元年乙酉知縣劉克莊始闢精舍為祠淳祐四

年甲辰詔立為書院御書考亭書院四字賜之元至元二

十五年戊子通判母逢辰始加葺書院並置祀田知縣郭

英置田五百畝能禾大德九年乙巳主簿汪家增葺後至

正元年辛巳通判劉伯顏重葺明洪武二十五年壬

申知縣陳敏張南固相繼重修永樂十四年丙申圯於水

宣德七年壬子知縣何京春重建天順六年壬午巡按劉

祠院歷紀

軒顏知府劉誠堆官胡紅捐俸重葺而八世孫洵成之

彭時正德十三年寅巡按程昌王應知縣邵重

修林嘉靖三十一年壬子巡按曾佩重修萬曆四年丙

子巡按孫錫十四年丙戌巡按楊四知相繼重葺知萬

曆二十五年丁酉撫按金學撥運司知事林培重葺萬

曆四十年壬子巡按徐擊捐資命知縣重增修天啟三

年癸亥分巡許達知縣張仲捐修重修

國朝順治十一年甲午亭堂道源堂慶雲樓敬義兩齋儀門

盡廢後主於燕居廟康熙二十九年庚午教諭陳

有意倡修值本府同知劉德攝邑篆捐俸倡建經始於

三十一年壬申落成於三十六年丁丑至三十九年庚辰

知縣柳正芳復捐俸增葺之悉如舊觀王康熙五十五

年中福建巡撫陳瓚會同總督覺羅滿保合詞具

奏請資訂費三千兩委福州府通判建陽縣篆李天爵

督修內外重新陳本稿

祠院歷紀

潭溪寓居

在崇安縣五夫里地名潭溪屏山之對紹興十三年癸亥

文公年十四奉母祝夫人遷居焉扁其廳事曰紫陽書堂

以新安有紫陽山識鄉關常在目也寢室曰韋齋以父意

命名室曰晦堂曰敬齋曰義齋居此幾五十年始移居考

亭今寓居舊址猶存

龍湖書堂

在建陽崇化崇政二里間文公愛其幽勝雲谷武夷因築

室以居今廢址存

楊州府婺源縣朱子家廟即今為祠元至元間以考亭派下五

源為東西兩房明嘉靖癸未詔文公子孫之在婺源者十一世孫望世襲五經博士以奉祀事

廟在婺源縣治南即文公祖居故址前臨街左有韋齋井

有坊曰明道宋咸淳五年已巳賜額曰文公關里後其地

漸為居隣所侵僅存四步元延祐五年戊午四世孫甘肅

儒學提舉林江淵儒學提舉彬移文本州令五世從孫光

訴於浙閩省憲久無定案至元統二年甲戌知州于文傳

鞠得其情邑士汪錦以已地易所侵地始復其舊文傳又

請於朝用顏孟故宅立廟側得立徽國朱文公廟其

費復捐田三十畝以供祭祀又移徽郡取朱子五世孫

勳回婺源掌祠事後至元乙亥也中記至正十二年壬辰

廟宅悉燬至十八年戊戌以家廟墓之半築城二十七年

祠院歷紀

丁未增闢舊址明初知縣程斗南唐廷禮相繼創建王

曹並明洪熙元年乙巳臨海童孟麟以公事至婺源謁祠下

諭邑令及郡人士資助重新工未竟值事訖去宣德六年

辛亥縣丞葉公回相繼重新之汪敬正統五年庚申燬九

世孫湛錄言於提學御史彭易以行臺所積貲贖金徽知

縣陳城重建彭弘治三年庚戌又燬知縣喬恕道相

繼重建未就辛酉冬給事中戴鏡建言於朝詔給官帑重

建壬戌畢工廟宅一新設門子二名守視石坊三跨其門

左景星慶雲右泰山喬嶽中敕賜文公廟里左路石坊修

德右路石坊擬道門牆飾紅皆如學宮禮製嘉靖三十年

辛亥燬三十二年癸丑重建潘清萬曆六年戊寅署邑事

舒邦儒目觀傾圯自上憲知縣趙崇善增建重新江一

記

福州府朱子祠

一祠在福州府治南烏石山天王嶺名道山朱文公祠

國朝康熙五年丙午提學陸崇可建中祀文公像左右配黃幹

陳孔碩潘植潘柄劉懋劉碩陳研蔣康國春秋二次丁日

布政司同郡守行祭

一祠在福州府治南門內烏石塔之左巷內堂前有池殿

面鰲石室清隱四字文公筆地為民侵至

國朝康熙七年戊午學道孫期昌捐贖復之僅一匝地今為祠

孫期昌記

一祠在長樂縣東門外名五賢祠中肖文公像左右肖黃

幹蔡元定劉砥劉彥像配

一祠在長樂縣東三十里崎翁巖內祀文公暨劉砥劉彥

祠院歷紀

日久傾頽萬曆四十三年甲寅教諭袁文紹言於知縣萬

編重新之並增置祀田葉向高記

興化府朱子祠

一祠在莆田縣學內宋校官陳汲建陳安記

一祠在仙遊縣學內宋時建陳亮道記

泉州府朱子祠

一祠在晉江縣學禮殿後明洪武二十一年戊辰御史鐘

道立命教諭王敬建奉講堂舊像祀之陳仲宣宣德五年庚

戌教諭王敬修正統十年乙巳僉事陳新知府曾弘重修

一祠在南安縣學明倫堂之左元元統二年甲戌知縣劉

昇火兒建扁曰尊道堂

一祠在同安縣學宋嘉定五年壬申知縣毛當時建葉適

明洪武二年己酉知縣呂復重建宣德六年辛亥重修

一祠在永春縣三里許地名流灣明嘉靖四年乙酉知縣樂鑑白於提學邵鏡分巡曾鵬創建陳琛記

一祠在惠安縣知縣陳近收靈女官為祠林俊記

一祠在惠安縣學明倫堂後

漳州府朱子祠

一祠在臨漳臺舊龍江書院講堂之東宋淳祐六年丙午郡守方來建以陳淳黃幹配扁曰道源堂仲春秋二丁日致祭徐明叔記自宋時書院燬惟堂獨存明成化四年戊子僉事周謨倡率知府王文等重建何喬新記

一祠在龍溪縣學大成殿之東以陳淳王遇配

一祠在漳浦縣南門外今改在儒學內每春秋仲月丁祭

祠院歷紀

六

後致祭

一祠在長泰縣南登科山之東以陳淳配

一祠在平和縣儒學內祭租五十石為春秋祭費戴進志

一祠在詔安縣新成書院內

一祠在海澄縣九都南門內

延平府朱子祠

一祠在府治龍山道同明中丞趙穆穆侍御喻文文參知

王民順檄郡縣重建方記

建寧府朱子祠

一祠在建陽縣學宋寶慶三年丁亥知縣劉克莊克莊建真德秀記

一祠在崇安縣治

一祠在浦城縣東隅明天順二年戊寅推官胡綱綱收資福

寺為祠胡綱弘治五年壬子同知周時中重修

一祠在壽寧縣

邵武府朱子祠

一祠在府治南舊社學址即武陽書院明弘治五年壬子文公季子在派下八世孫賴呈請建以何錦李方子配春秋知府致祭邵武縣陳設祭品嘉靖元年壬午郡守潘上同知鄒武歸菴田為祠田以裕守祠後嗣

汀州府朱子祠

一祠在汀州府學內宋嘉定間郡守趙崇模崇模建楊方

一祠在連城縣學之右知縣何衍建

一祠在連城縣東門外祀山川日同祭

徽州府朱子祠

祠院歷紀

七

一祠在徽州府學明倫堂之西文公沒徽之士卽州學繪像而祠之宋嘉定七年甲戌郡守趙師魯師魯視祠褊狹改創於講堂之北黃幹歷元及明累祀累耳永樂二十年壬寅

毀成化十五年己亥教授陳文率諸生白於提學御史議檄知府王重重建得請於朝有司春秋致祭周洪謨

一祠在歙縣之泮宮宋嘉定十五年壬午復建於縣園方

一祠在婺源縣學講堂之後宋嘉熙三年己亥德安府知府邑人辛十八重建記後建高學之東偏成淳

年戊辰知縣汪松龍仍祠於講堂今廢

一祠在婺源縣治之東二里朱塘文公嘗與諸生遊其地曰予疇昔夢至一所今來此恍如所夢因命作堂

其上書草堂二字後之子鉅淳祐七年丁未創祠以祀文公以父義叔配食許月

一祠在祁門縣學西廡宋咸淳二年丙寅知縣子昌建元至正十二年壬辰樓明洪武二十六年癸酉教諭蔣俊

建於堂北正德間知府劉志淑建東山書院遷祀之

一祠在縣縣舊祠廢明嘉靖四十二年癸亥知縣謝廷傑

創碧陽書院建靜觀樓置田供祀

一祠在績溪縣學文廟西廡明初丁未元順帝至正移建

縣東儒學故址中肯文公像以紫西山黃勉齋侑食後祀

有碑存正德元年丙寅郡守何款重建胡富

一祠在休寧縣學里人朱震雷建

祠院歷紀

八

書院

建安書院

在建寧府治北宋嘉熙二年戊戌郡守王堊建中祀文公而以真德秀配理宗賜名建安書院王遂明洪武十九年

丙寅建安知縣余子恭移建於崇儒坊府學而以書院故

址為知府解舍

崇正書院

在建寧府治臨寧縣德勝坊原係三官堂明隆慶四年庚午知府邵廉推官郭子章議毀開祠堂在毀中萬曆三年

乙亥知府許天贈改為書院祀文公於中龜而合祀諸儒

於上下龍至十三年王世德改為朱文公祠特祀文公以

六門人祀春秋二祀府官主之四十年癸丑重修易應昌

祠院歷紀

九

雲谷書院

在建陽縣崇泰里蘆峯之巔宋淳熙二年乙未文公作晦巷於此而命之曰雲谷自為記載文元季傾圮明成化十

七年辛丑僉事譚俊捐俸令考亭九世孫格建為書院後

祀

同文書院

在建陽縣崇化里書坊街宋乾道間文公建以貯圖書特祀孔子後遭兵燹元大德十一年丁未泉州總管府推官

張光祿重建後圮明洪武二十七年甲戌禮部侍郎張智

重建復圮正統三年戊午提學僉事高超葺之典史廖榮

又建前堂東廳復圮萬曆二十一年癸巳少司馬長樂陳

省倡議重建祀孔子於前殿祀朱子於後堂周維翰

武彙書院

在崇安武夷山五曲大隱屏下宋淳熙十年壬寅文公建精舍於此韓元文公沒子孫盤相繼葺而廣之部使者潘友文彭方撰公田以瞻學者淳祐四年甲辰知縣陳熊子重建王述景定間設山長以教邑士元改為教授至正乙巳毀於兵明正統十三年戊辰考亭八世孫洵重建丘錫正德十三年戊寅監司檄郡邑重修命商孫一人居守置田徐開通判林季全建坊溪瀾表曰紫陽門路嘉靖三十七年戊午知府劉佃題曰大宋道德之宗萬曆十一年癸未湖廣軍門長樂陳省重修

湛園書院

在松溪縣治之右七十步創建之始無考元至正十六年

祠院歷紀

丙申行省參政阮德柔祐而新之明洪武初重建正統十三年戊辰燬於兵景泰六年乙亥御史張謙檄知縣張維重建中為講堂堂後為朱子祠南為泮池架以石梁又南為門張謙記

雲根書院

在政和縣治後熊山上獻靖公官政和時建文公歲時來謁祖塋必信宿於此而後去今並祀文公

星溪書院

在政和縣治之對南正拜山下獻靖公作尉時建元至正間邑人因為祠以祀公及文公後燬於兵明成化十四年戊戌訓導吳憲白於提學僉事周孟中即舊址重建知縣沈倫建關於其後扁曰天光雲影邑諸生楊曉輩捐資重

塑二像而以黃劉蔡真四先生配林雍記

南溪書院

在尤溪縣治南卽鄭氏故居也嘉熙元年丁酉邑令李修建中為堂翼以兩齋曰景行曰傳心合祀獻靖公暨文公李紹淳祐五年乙巳邑令施漢增創講堂咸淳五年己巳邑令黃穀穀創四齋又於祠堂之右建夫子燕居前為櫺星門後為講堂德祐元年乙亥救賜南溪書院額元至正四年甲申僉事趙永禧永禧監縣文殊海涯分立二祠改創四齋曰明德復禮持志率性林興明永樂十二年甲午知縣汪誠雷殿相繼修葺正統十三年戊辰寇燬惟存勸賜門額景泰二年辛未監察御史許仕達仕達命通判季琦重創扁以舊額弘治十二年己未知縣方溥溥又擴而大之以邑人

不祠院歷紀

太學生林海上言於九月望日文公誕辰致祭飲降祝文黃仲正德六年辛未知縣諸弘濟弘濟增修正堂及左右舍活水毓秀二亭內外重新林翰國朝康熙五十五年丙申通判楊毓健毓健捐俸重建毓秀亭立石曰毓秀處楊毓健自記

石井書院

在泉州府城西兩石井鎮舊名龍頭精舍宋紹興初獻靖公嘗監此鎮文公為同安簿間至鎮與耆老訪舊事嘉定四年辛未鎮官游游因士民之請於鎮西建書院繪二先生像而祀之歲久傾圯明成化十二年丙申知府徐源源推官何漢重建

泉山書院

在晉江縣即今縣學址也宋咸淳三年丁卯權守趙宗正
建前為禮殿後為朱子祠旁列四齋曰志道據德依仁游
藝仍文公命名之舊焉

大同書院

在同安縣城隍之左即舊大成殿址元至正十年庚寅知
縣孔俊建請於朝領賜今名林泉十四年甲午毀於寇明
洪武二年已酉知縣呂復以書院舊址建儒學祀文公於
學宮之西成化十二年丙申知縣張遜移建今所中為正
堂後為方庭北作畏壘巷繞以周垣趙瑞後廢嘉靖十一
年壬子提學朱衡檄知縣彭士卓重建於大輪山林希隆
慶二年戊辰知縣王京增修洪朝萬曆四十年壬子知縣
李春開重葺張瑞李光緒並記

龍江書院

三

舊在漳州府治西北臨漳臺初文公守漳時欲於此築堂
講學未果後守危慎創書院以成其志宋季燬於兵泰定
間郡儒黃元淵別建書院於城外東北隅仍扁曰龍江書
院黃集明嘉靖十九年庚寅知府孫祿重修別路表立石
坊創仰止亭協夢堂孫祿自記

新江書院

在漳州府城東北二十里明洪武三十年丁丑知府錢古
訓建中望文公像以陳淳黃餘劉宗道配

泰亨書院

在長泰縣南登科山明洪武末教諭章泰建中堂祀文公
以高登陳淳配前為齋舍成化十八年壬寅知縣劉鍾重

建黃文 史記

紫陽書院

在徽州府城南門外倚山瞰溪宋淳祐六年丙午郡守韓
補建中為明明德堂前為書樓後為震奎閣旁為風泉雲
壑軒橫入左右齋廡及其上為披雲閣閣後為大成殿理
宗賜額曰紫陽書院諸葛寶祐二年甲寅郡守魏克愚相
繼重修元至元十三年癸巳郡檄遷於南門內江東道院
實古郡學遺址至元十五年按察副使奧屯希魯謀諸總
府以書院地與古郡學地兩易以溪山偉觀為明明德堂
山長汪一龍曹涇等協力與創方回延祐二年乙卯山長
張炳以其地卑濕自於總府復遷南門外舊基左側接鳥
聊山脈正對紫陽山尤為山水勝處合新舊屋凡百楹至

龍江書院

三

正十二年壬辰毀明永樂十八年庚子徵士唐仲請於部
使者黃庭桂卜地東門重建陳浩宣德二年丁未以故址
踐於城濠後建於縣學之右洪仲正統四年己未重修元唐
記成化十六年庚子重葺洪記弘治間知府彭澤重修正
德七年壬申知府熊桂移建學之後羅現後改建於紫陽
山麓唐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知府何東亭重修增置祀
田何其隆慶元年知縣林元立重建汪道萬曆十三年乙
酉知府古建重興文記
一在婺源縣治後山縣學舊有朱子祠元至元二十四年
丁亥憲使盧摯檄知州汪元圭改創書院於文廟之側且
捐田養士名曰晦菴書院延祐元年甲寅火元圭之子良
星復買北園汪氏園宅為新祠後祀順帝至元中改建於

儒學之東北至正十二年壬辰火於兵明嘉靖九年庚寅

知縣魯林改建縣治後山更名紫陽書院縣志三十三年

甲寅知縣鄭國寶置田貳拾畝三十九年壬戌知縣張

置田肆拾畝爲生儒講學會文費詳徽州府志

鷺湖書院

在鉛山縣鷺湖山下文公與陸九淵兄弟講道於此

嶽麓書院

在長沙縣嶽麓山宋邵守朱范建樞密使劉琪重建張

紹熙五年甲寅文公知潭州湖南安撫改建常窮日之力

治郡事夜則與諸生講論問答畧無倦色

東山書院

在餘干縣冠山之左宋趙汝觀建文公嘗講學於此謝

明正德六年辛未重建李

石門書院

在青田縣西七十里石門洞宋淳熙九年壬寅文公提舉

浙東循行至此有汶上之興元至正中廉訪使王侯始即

謝客堂故址建

獨峯書院

在縉雲縣東二十三里文公至此愛其山水相似武夷有

泉澗修筠似故山之句嘉定間邵人葉嗣昌建

美化書院

在縉雲縣東六十里文公嘗講學於此嘉熙中縣尉陳實

與建

稽山書院

在紹興府城內卧龍山之陽宋淳熙中馬天驥以文公嘗

提舉浙東建祠祀之其後吳華請以祠爲書院吳

宗晦書院

在樂清縣治東舊名藝堂書院咸淳中改今名取宗晦施

之義也

鄧山書院

在寧波府城五里元邑人趙儒建以祀文公後設山長主

之表梅

龍津書院

在奉化州龍津之左元至元十八年辛巳改名文公書院

尊資江浙提舉陳友龍檄知州李解移建於州之寶鹿山

林任

長春書院

在歸安縣南三十里地名竹墩宋寶祐中文公曾孫潛官

烏程時建文公叔祖奉使公諱升子孫自杭遷居於此因

並祀奉使公像其中

白鹿洞書院

在南康府北二十里廬山五老峯下唐李渤與兄涉隱居

此洞嘗養白鹿以自娛故名南唐昇元中立學館置田以

給諸生宋太平興國二年丁丑因守臣周述奏請國子監

給印本九經傳久之事廢淳熙六年己亥文公來爲郡守

親訪白鹿洞遺址復建書院明嘉定十年丁丑文公季

子在重新之黃明正統三年戊午郡守程重建

記成化元年乙酉提學李郡守何重修時

自弘治十年丁巳擬學憲為之倡告巡按諸公重新規制並市復學田寺田九百餘畝以瞻四方來學者何為新記自後廢與不一

國朝順治二年乙酉七年庚寅李長春徐士駿相繼為守各捐俸修葺康熙四十九年庚寅龔霖兩任督學捐俸重新並以十三都學田例賦所入悉輸以充工料之費經始於五十一年壬辰九月訖工於五十三年甲午六月所有書院內自宋元明增置田地二千七百餘畝因萬曆七年已卯故相張居正請禁為學詔毀天下書院書院由以克遼需都御史邵銳以白鹿書院有勅額祀先聖賢遺像不便拆毀量留田三百餘畝以備祭祀巡道王標隨請留星都二縣田地七百六十畝有奇十一年癸未給事中鄒元標請

祠院歷紀

復書院從之嗣後節經當事清復原田並加增置茲克拓倍勝於前其興復書院記文傳載白鹿洞志不細錄明張元標王濬藩志

國朝崇禎王濬藩志申覆朱子專祠文○為謹陳鹿洞應

行事宣事康熙四十八年四月內奉撫院部批布政司據南康府覆據府學教授熊士伯陳稱鹿洞書院蒙

欽賜學達性天扁崇朱子也查前此祀李渤及周朱二公為三賢祠弘治間提學蘇公止模周朱二像於中遷李於別室提學邵公又以曾從朱子講學於洞者十四人從祀改曰宗儒祠後為宗儒堂並祀程明道程伊川張橫渠陸象山王陽明於其中竊謂宋時理學雖首周子但周子守南康時鹿洞未興且與二程已祀孔廟鹿洞宜專立朱子祠

以其門人配之蓋朱子集理學之大成其所著書與刪定司功而興復鹿洞尤其生平所倦切者今

聖天子賜褒崇之扁未便統懸查纂倫堂左舊為宗儒祠近年新創高堂一所又次堂一所於中擇一作祠懸扁不必另造儘可美觀定百世之廟祀快天下之士心誠盛舉也到司行府查議查得天下書院鹿洞獨盛蓋以朱子表彰聖教扶植人倫今天下同文四子諸書易象詩義家絃戶誦未有不遵朱註者則朱子為功後學實大幸留遺澤於匡山講道論德之士聞風嚮往歷代當事捐俸置田延師會友凡以為崇陽流風不可歇絕崇報之典理宜專立一祠造龕掛扁使靡落格言照耀千秋應於新創院堂二所擇一弘敞堅固者再加葺治定為朱子專祠選吉迎主入祠

祠院歷紀

仍以其門人配之題曰白鹿洞紫陽書院至於周程張陸並祀有年不必再議等因奉院批鹿洞原因朱子以傳朱子專祀諸賢照舊合祀所議甚協云

興齊祠院

撰祀人文爵里

朱

呂祖謙文公友字伯恭婺州人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

白鹿洞書院記

韓元吉文公友字无咎婺州人知建州歷官吏部尚書

武夷精舍記

適字正則永嘉人寶文閣學士諡忠定

同安縣學朱文公祠堂記

黃公門人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積學仕郎知建

文肅

徽州朱文公祠堂記

撰祀人文爵里

南康軍新修白鹿書院記

陳必文公門人字思復號復齋莆田人除直秘閣

莆田學朱文公祠堂記

彭方字季正號強齋都昌人精冠冕省闈由教授轉

官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諡文定

歙縣文公朱先生祠堂記

真德秀文公友字希元浦城人慶元己未進士

拜參知政事官至戶部尚書知貢舉

建陽縣儒學重修白鹿洞記

李

南溪書院記

汪應辰字聖錫玉山八鄉興五年進士第一累官吏部

婺源縣庠朱文公祠堂記

王遂字子瞻人朝請大夫知建寧軍歷官華文

重修武夷書院記

諸葛泰字金壇人從政郎徽州教授

徽州紫陽書院記

許月卿字宋士號太空又號山星婺源人舉進士授司

居一室悶然不言

婺源朱塘梅菴亭祠堂記

熊禾字去非號退齋又號勿軒建陽人登咸淳丙寅

所著有論學全書及大學尚書口

考亭書院記

元

撰祀人文爵里

方回字萬里號虛谷歙人官建德路總管

徽州重建紫陽書院記

任士林字叔實號松鄉四明人安定書院山長

重建龍津書院記

楊剛中字人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

婺源始建朱文公家廟記

虞集字伯生號陶菴青城人從崇仁至章陽書院

重建考亭書院記

林與祖字宗起號木軒羅源人南陽知府

重建南溪書院記

林泉生字清源永福人翰林直學士知制誥諡文敬

大同書院記

揭法

湛廬書院記 松溪

明

王

禕 字子克 義烏人 明初應聘仕至翰林院待制贈

婺源重建朱文公家廟記

汪仲魯

名敷 以字行 婺源人 官左春坊左司直郎

婺源重修朱文公家廟記

楊榮

字勉仁 建安人 建文庚辰進士 官至少師工部

建安重修徽國文公朱先生祠記

陳浩

重興紫陽書院記

唐仲

一名桂芳 號曰雲欽 歙人 紫陽書院山長

撰記人文爵里

重修紫陽書院記

汪敬

字益謙 婺源人 官戶部主事

婺源重建朱文公家廟記

胡鑑

字若愚 號順庵 南昌人 官于監丞

重建白鹿洞書院記

唐元

重修紫陽書院記

林俊

字待用 號曰素甫 田人 成化戊戌成進士官至太

重修考亭書院記

彭昂

字永三人 官提學御史

重創婺源朱文公祠宇記

丘錫

字永錫 崇安人 江西建昌府教授

重建武夷精舍記

林俊 見前

惠安新立朱文公祠記

胡緝

字吉水 人 順間任建寧推官

文公朱先生祠堂記

彭時

字純道 江西安福人 正統戊辰進士官至大學

重修考亭書院記

李賢

字原德 鄧州人 宣德中自河南解元舉進士官

重修朱文公祠堂記

劉絨

字仗德 江西安福人 知建寧府遷廣東參政

重新朱文公祠堂記

朱衡

字士南 號鎮山 江西萬安人 嘉靖壬辰進士提

撰記人文爵里

重建朱文公祠堂記

李賢

見前

重修白鹿洞書院記

李齡

字潮陽 人 江西提學僉事

重修白鹿洞書院記

彭時

見前

重修白鹿洞書院記

趙瑀

字同安 人 官提學僉事

重修大同書院記

林雍

字人官 部郎中

政和星溪書院記

周洪謨

字堯弼 號善齋 長寧人 正統甲子領四川解乙

安

重修紫陽書院記

徽州府學重建朱文公祠記

黃仲昭字子行莆田人官江西提學僉事致仕歸

而進南溪書院記

滕祐字吉甫臨寧人成化甲辰進士官監察御史

重建朱文公祠記蒲城

鄒武字人任建寧府同知

武陽書院記邵武府治

何喬新字廷秀號椒丘江西廣昌人景泰甲戌進士刑部尚書贈太子太傅諡文肅

重修白鹿洞書院記

胡富字永年績溪人歷官戶部尚書

續記人文得里

績溪縣重建朱文公祠記

林瀚字亨夫閩縣人成化丙戌進士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文安

重新南溪書院記

李夢陽字獻吉號空同扶溝人弘治癸丑進士江西提學副使

重建東山書院記餘干

羅玘字景鳴南城人成化丁未進士南京禮部右侍郎贈禮部尚書諡文憲

徽州重建紫陽書院記

唐阜字守之號新庵新安人正德甲戌狀元翰林院修撰

新遷紫陽書院記

陳琛字思謨號紫峯晉江人江西提學僉事

永春朱文公祠堂記

林希元字茂貞號次崖同安人歷官僉事

同安重修文公朱先生書院記

潘潢字萬叔號機溪婺源人正德辛巳進士南京吏部尚書

重建婺源朱文公廟記

何其賢字少愚休寧人江西道監察御史

重建紫陽書院記

汪道昆字伯玉號南明歙縣人歷官兵部侍郎

重修紫陽書院記

洪朝選字舜臣號芳洲同安人嘉靖辛丑進士官刑部左侍郎

文公書院增修書舍記同安

江一麟字子文號心源婺源人官荊州府知府

婺源重修文公祠記

凌琯字惟和歙縣人嘉靖壬戌進士官推官

續記人文得里

重建紫陽書院記

湯四知字元述號兼峯大梁人官巡按御史

重修考亭書院記

重修文公朱子祠記建寧府治

周維翰字範字阜城人福建巡按

重修同文書院記建陽書坊

重修同安文公書院記

張瑞圖字大寧號二水晉江人萬曆丁未探花官至內閣大學士

重修同安文公書院記

易應昌字白樓臨川人嘉靖進士知臨寧縣事

重修紫陽朱夫子祠記建郡治德陽坊

六

梁向高 字進淵號登山福清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太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賜太師

忠文

重修晦翁巖三先生祠記 長樂

耿定力 字子健號三臺城人隆慶辛未進士提學副使歷官兵部侍郎

延平府重建朱文公祠記

國朝

王紳 字 人

重修考亭書院記

范光宗 字誠一 領陽人康熙戊辰進士福建提督學院

重修建郡治紫陽祠記

龔霖 字雨亭山東人康熙戊辰進士江西提督學院

重修白雲書院記

楊健 字 人

湯健 字 人

重建南溪書院毓秀亭記

馮保 字 人

陳瑛 字 人

興修考亭書院疏稿 附錄

宋文一

白鹿洞書院記

呂祖謙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嘉行砥岐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廢址慨然觀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於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叛於南唐其事至鮮我大宗於迅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獎勵封殖如恐不及規模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官坦於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樵莽過者太息甯非吾徒之耻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室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旨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迺屬軍學教授楊君大法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祖謙記其成祖謙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

宋文一

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爲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賜之扁榜所以寵綬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尚質實下新奇敦行義而不偷守訓詁而不鑿雖專門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和自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曆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於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學制教養考察實興之法綱條甚悉不幸王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息於斯焉建炎再造典刑文獻沒還荷規閣洛緒言稍出於毀棄剪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蹟等妄節忽近慕遠未能窺得張之門庭而先有

王氏高自聖賢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辨先儒淳固懇實之餘風復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答揚熙寧開通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紀人物亦有土著所當謹若李漢之遺迹固不得而畧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有餘矣興廢始末見於當塗郭祥正所記者皆不遺

武夷精舍記

韓元吉

武夷山在閩粵直北其山勢雄深盤礴白漣以來見于祀事闕之諸山皆後出也其峯之最大者壘上而欲下巋然若巨人之戴弁綠縑磴道可望而不可登世傳避秦而僊者蛻骨在焉溪出其下絕崖高峻皆數十丈岸則巨石林立磊落奇秀好事者

宋文

二

一日不能盡則卧小舟枕溪而上號爲九曲以左右顧視至其地或平衍景物環會必爲之停舟曳杖倚徙而不忍去山故多王孫鳥則白鷗鷓鴣聞人聲或磔磔集崖上散漫飛走而無驚懼之態水流有聲其深處可泳草木四時敷華道士卽溪之窮僅爲一廬以待遊者之食息往往酌酒未半已迫曛暮而不可留矣山距驛道纔一二里計遊放還望不憚僕夫馬足之勞幸而至老氏之宮宿焉明日始能裹飯命舟而溪之長復倍於驛道之遠促促而來還還而歸前後頗相屬也予舊家閩中爲宜于建安蓋亦還歸之一耳吾友宋元晦居于五夫山在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外園暇則遊焉與其門生弟子挾書而誦取古詩三百篇及楚人之詞哦而歌之得酒嘯詠留必數日蓋山中之樂悉爲元晦之私也予行愧焉潛思之十年元晦既辭使節於

江東遂賦祠官之祿則又曰吾今營其地果盡有山中之樂矣蓋其道益數而於其溪五折頁大石屏規之以爲精舍取道士之廬稍半也誅鋤草莽僅得數畝面勢清幽奇木佳石拱揖環帶若陰相而遺我者使弟子具香鋪集瓦竹相率成之元晦躬置其處中以爲堂旁以爲齋高以爲亭密以爲室講習肄業琴歌酒賦莫不在是予聞之恍然如寐而醒醒而拍隱隱猶記其地之美也且曰其爲我記之夫元晦儒者也方以學行其鄉善其徒非若畸人隱士遁藏山谷服氣茹芝以慕夫道家者流也然亦漢以來道之不明久矣吾夫子所謂志於道亦何事哉夫子聖人也其步與趨莫不有則至於登泰山之巔而誦言於舞雩之下未嘗不遊胸中蓋自有地而一時弟子鼓瑟鏘然春服既成之詠乃獨爲聖人所予古之君子息焉游焉者豈以是拘拘乎元晦既有以識之試以告夫來者相與酬酢於精舍之下俾或自得其觀懷亭之風抑又何如也

宋文

三

同安縣學朱文公祠堂記

葉適

初新安先生朱公同安主簿今知縣事毛君當時祀公學官昔孔子既修述堯舜三代紀法垂後世而黃老申韓之流亦各自爲書學者蕩析畔離苟私所受未有博採詳攷務合本統也及董仲舒稍推明之與人主意合則雜家異學始繼而歸一於孔氏矣姑設祿利殿靡使從豈道德果盡信哉故經師句生無有知者徒爲短挾蔽大義而已獨司馬遷採論語發明孟子不言利爲傳世家孔安國解古文論語揚雄數稱顏淵爲好孟軻小戴集記大學中庸鄭玄併註之孟子有趙岐論語又有何晏韓愈李翱文人也愈本曾參朔尊子思矣噫二千年間萌蘖汎濫

若存若亡而大義之難明如此則其博探詳攷知本統所由而後能標顏曾孟子爲之傳揭大學中庸爲之教語學者必不如是不足達孔子之道也然後序次不差道德幾盡信矣非程張暨朱呂數君子之力歟今夫箋傳衰歇而士之聰明亦益以放恣夷夏同指科舉冒沒淺識而深守正說而僞受交背於一室之內而不以是心爲殘賊無幾矣余每見朱子極辨於毫釐之微尤激切而殷勤未嘗不爲之嘆息也夫學莫熟於好道莫成於樂顏曾孟子所以潛其心也行莫如誠止莫如善大學中庸所以致其義也夷佛疾疾也科舉痒病也公所甚懼也毛君嘗與余學去而宰同安有惠政夫政之得民速不如教之及民遠也嘉定五年五月

徽州朱文公祠堂記

黃 翰

宋文一

四

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既正九疇既叙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衍分裂邪說誣民克塞仁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繫者甚大生而榮死而哀秉彝好德之良心所不能自己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又公敎人也其歿也徽之士相與言曰公之系茲土吾郡之盛事也即郡之學繪而祠焉太守趙君師端至視其祠扁曰狹不足以稱邦人思慕之思改創於講堂之北且屬餘記之竊惟自昔聖賢之生率五百餘年而一遇孟子既沒千有五百餘年無聞焉考其世系則又皆中土之所生而南方則又無聞焉歷世之久與地之廣其間豈無闕傳俊偉之

士而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至我本朝周程張子既相望於一時而文公復興於未及百年之後周子既生於春陵而文公復生於新安豈非治教休明文風周浹天運之所開地靈之所萃曠古之創見而一代之極盛者歟秦漢以來斯道晦蝕天理不明人心不正事物當然之則昧沒而不彰方策不刊之訓殘闕而將墜周程張子既推明其大端而傳訛襲舛漫失本真迨我文公稟高明之資厲強毅之志潛心密察篤信力行精粗不遺毫釐必辨至其德盛仁熟理明義精歷代相傳之道粲然昭著故雖窮鄉晚出亦皆知有聖賢教人之旨然則公之生於世有功於斯道大矣至公之歿海內之士莫不齋咨涕洟失所依歸而况生長於公之故里者乎宜其思慕不能自己趙君大其祠宇以慰其心也亦宜矣哉雖然思其人而不若遵其道慕其迹不

宋文一

五

若師其心今公之書既家藏而人誦之矣惟不爲習俗之所惑不爲利祿之所誘皆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則雖越宇宙如親見之道之明且行世之安且治可冀也此當世之所宜共勉徽之士其可無以勉之哉師端與其兄弟皆從遊於文公先生之門其爲政知所先務如此堂成於嘉定七年八月黃其役者欽令孫源十月朔

南康軍新修白鹿書院記

黃 翰

廬山之陽傑然而以峯名者五老五老之麓蔚然而以洞名者白鹿唐太子賓客李公渤之所隱若而南唐張氏之以爲養士之地聖宋肇興文教敷暢閭閻中有以高第知廬山學事而洞學始盛太平興國有賜書之寵大中祥符有加藩之命慶曆詔郡縣皆立學而應有學者率仍其舊聖祖神宗所以崇儒風惠士

子者至矣。湯爲丘墟，莽爲荆榛者，豈立學之後，士趨簡便，不復爲林泉之適耶？淳熙六年，詔以文公朱先生爲郡始得遺址，規復之。歲適大役，從其簡已，而請額與書以重其事。則其簡也，固有待也。繼爲郡侯，爲博士者，累累增治，然量力之宜，雖堂之舊，未有能侈而大之者也。嘉定十年，先生之子在，以大理正來踐世職，思所以揚休命，成先志。鳩工庀材，缺者增之，爲前賢之祠，享賓之館，闕東之齋，趨洞之路，狹者廣之，爲禮殿，爲直舍，爲門，爲墻，已具而弊者，新之。雖庖廡之屬，不苟也。又以先生嘗著跪坐之制，開于朝，請釐正之。其規模宏壯，皆他郡學所不及。於康廬絕特之觀，甚稱於諸生。講肄之所，甚宜宣聖朝崇尚之風。成前人教育之美，皆可無憾矣。周泉道晦，日千餘載，周程夫子始得孔孟不傳之緒，未及百年，大道乖矣。先生洞究其道。

宋文一

六

而推其所未發，其爲郡也，固嘗與諸生熟講之。規誨之語約而盡矣。今侯亦招致嘗從學先生而通其說者，使長其事，講授焉。所望於諸生，豈淺哉？苟徒資口腹，嫌利祿，而治心修身，漫不加意，則既失崇尚教育之旨，覽觀山川之勝，周旋堂宇之盛，於心安乎？侯之爲政，得於過庭詩禮之餘，戢戢扶弱，革弊興壞，而尤以字民爲先。務南康地瘠，民貧，先生累乞蠲減租稅，與凡無藝之征，侯亦捉滲漏，節浮冗，代民之輸，而獨其負者，至緡錢六萬餘，尚能以其餘力，屬意於儒宮者如此，是固不可不書。餘項從先生遊，及觀書院之建，三十有八年，復觀書院之成，既悲往哲之復見，又喜賢侯之善繼，其志命之記，不得辭也。是爲記。嘉定十年三月也。

孔子所以爲萬世師者，學不厭誨，不倦而已。此二者，若易而實難。其功若小，而甚大，非至聖而大賢不足與此。近世有儒宗，其好學也不唯獨得於師，而博采四方士友之長，不唯自有諸已，而下取一介賤微之善，大而天地陰陽之運，小而鳥獸草木之情，精而道德性命之源，粗而禮數儀文之末，二帝三王之道，孔孟周程之心，既有以繫其與下，至諸子百家，天官地志，兵機律曆，莫不窮其理，其誨人也，無知愚敏鈍，貴賤疎戚，隨其才性，曲加誘掖，平生宦遊之日，少家居之日，多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孜孜矻矻，應接不休，有問斯答，如響應聲者，書垂訓，易養而後已。嗚呼！若文公朱先生者，可謂之學不厭誨不倦非耶？此祠堂所爲作也。先生所著書數十種，而尤切於世教者，曰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語孟集註，近思錄，家禮，小學家傳，而人誦之，書雖數

宋文一

七

爾邑昔稱士鄉，先生初仕于泉，及淳熙間，凡三至焉。趨學承教之士不少。先生沒廿二年矣，前輩往往凋謝，晚生益知嚮慕。校官陳君汲既刊前諸書，以惠後學矣，謂爾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於是卽學宮而祠之，末學小子瞻望其端，莊剛毅寬裕溫和之容，反覆其精微詳密深切懇到之誨，可以釋師儒不並世之憾矣。苟讀其書而不體諸已，敬其像而不師其心，過斯堂寧無愧乎？陳君謂必當登先生之門，宜記作祠之歲月云。

歙縣文公朱先生祠堂記

彭方

晦翁先生朱文公祠於泮宮舊矣。今復立祠縣圃，非直爲觀美也。邑政之所宜得師者在是也。夫政學一源，體用一致，成已成物，非有二道。士君子講學以明之，亦將推克以行之。爾矧先生父母之邦，實爲新安其生也，爲學者之標準，其歿也，爲萬世所

宗師則此邦之人要當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可也任長民之職
孰不有志乎學道愛人之事而不可不知所取則乎且斯堂以歲
寒得名自元豐元祐間蘇軾溪嘗爲之詩蔣穎叔嘗爲之賦今
先生之祠於此乎立而歲寒之義始著蓋先生抱孔孟之學按
周程張子之傳以一心承道統以一身衛名教平生安貧樂道
難進易退山林之日長講學之功深雖歷仕四朝而其身卒不
安於朝廷之上雖荐更變故而曾不以夷險易其操雖不能大
用於一時而卒倡斯文於後世所謂後凋之節惟先生可以當
之嗚呼先生身脩而道立理明而義精其至德在吾心其垂教
在方冊其議論在表著其事業在生民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
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然要其全體大端
亦曰誠而已矣先生之體是誠也猶歲寒之木有是心也是

而正人極以是而開來學其示人以入德之方必主敬以立其
本觀理以致其知養之於虛明靜一之中察之於幽獨隱微之
際學問思辨絢然無窮仁義中正卓爾有立所以統性情該事
物合隱顯齊彼我貫徹古今克塞宇宙者皆是心實爲之則夫
縣圖之堂禾歲寒之義以奉先生之祠也宜哉若乃羣山環合
古木千章地勢高深挾埃壚之混濁陰翳瀟灑集靈氣之清淑
則又斯堂之勝足以受先生之靈而慰邦人之思方生長星江
蓋自先生來爲邦牧下車而新白鹿洞書院先君實執經講下
先生以爲經綸相與難疑問答請明論孟大學中庸西銘諸書
以授學者故雖以方之不敏亦得以私淑家庭之訓爲終身持
守之要茲以晚學承乏邑宰入里門而思前哲親香木而想高
風其依依之誠有不能自己者是祠之立所以見高山景行之

志非惟朝夕之游泳得以瞻道德於前後而施於有政拾是無
所矜式焉後之君子其位同其志同其所師又同願相與推廣
而葺新之俾勿壞嘉定十五年壬午中秋日

建陽縣儒學重修晦菴祠記

真德秀

寶慶三年知建陽縣事莆田劉侯修晦菴祠以其高弟勉齋黃
公配食既又謂朱范二太史劉魏二聘君皆可爲法當得祠于
學八月上丁工告傳受侑如禮則揖其學之士而語之曰諸君
亦知予置祠之意乎古之君子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
之至也繼我文公先生高明光大之學得之於天然邇其淵源
所自則吏部府君首以河洛緒論淑之於家庭比其長也出從
諸儒先遊則有若草堂劉公者寔告之以聖賢講學門戶雖其
德業之大成猶待後日而開端正始之功有不誣者至若秘閣

范公則吏部之友而先生嘗從之考疑質義焉良齋魏公則草
堂之門人而先生之所友也今也斯先生之祠而遂及于四君
是亦古人推本之義也雖然豈獨是哉當紹興間秦丞相倡邪
議事寇讎朱范二公以史官連名入奏顯斥其非至檣黜流落
而弗悔劉公用從臣薦給禮後省屬檜方深仇正論亦浩然引
疾以歸良齋起布衣適明天子一見台旨徑官儒官垂用矣顧
拜疏闕門云歷日竟以是弗容于朝是四君者其學同其道同
出處大致又同合而祠之便爲士者有所觀法豈不休哉繼自
今學于斯者苟能潛心文公諸書以致其濬源培本之功而考
於四君子之風流以警其矜作其懦則靜而體動而用窮所養
達所施具於此矣此余所以並祠之意也西山真某聞而嘆曰
偉哉劉侯之斯舉乎方侯年盛志壯時天材逸發祠筆凌厲蓋

自祇如李謫僊之流意其不屑州縣問事也一旦爲令郵民隱重教遠惡惡焉有兩都循吏風至其飾考亭祠表四君子尤世指目以爲迂者吁使侯病迂之名而循世吏之所急其俗之同者適道之棄也然則侯之趨舍豈不甚明矣哉侯名克莊字潛夫世以正學傳其家云

南溪書院記

李韶

嘉熙改元冬尤溪縣新創二先生祠祠成縣令李脩以書抵部曰按朱氏祖居新安自章齊廢政和始入閩後再爲是邑尉罷官館于鄭氏建炎庚戌秋實生文公今文公歿三十八年矣凡瞻昔游歷之所縉紳之士誦其書悲其人鮮不像而祠之是邑章齊宦遊之鄉文公誕育之地祠宇獨闕脩切愿焉於是訪寓館之故址而章齊遺墨尚存乃捐金贖之作屋三楹中設二先生祠位翼以兩齋曰景行曰傳心將延邑士相與讀文公之書

宋文

十

生祠位翼以兩齋曰景行曰傳心將延邑士相與讀文公之書敵前極路池爲梁中植蒲荷左右松竹背山面溪景物自勝部使者郡守丞暨學士大夫先後捐助自夏迄冬役以告成願記其事鄙雅老且不文何足以語此竊考記禮有春秋舍菜于先師之文釋者謂如高堂伏生之類是古者專門名家之師有功於經者皆得祠也矧秦漢以來士少知經習章句者淪於淺近談義理者溺於虛無未免人自人書自書之疾自我朝周程信明絕學士始知以率性爲道月德爲學而支離譏見互異卑者言事不及理高者談體不及用復有道自道器自器之累及文公發揮下學上達之旨辨格物致知之序然後學者知尊德性必道於問學致廣大必盡於精微極高明必道於中庸精粗不遺本末具舉聖賢立言之要始大彰明流行於天下視專門名

家者殆不可同日語沿流溯源公之父事籍溪草堂屏山三先生實稟之先訓而師事延平先生亦得之過庭所亟稱者愛華齋而祠率非先河後海之義雖然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風氣之靈也齊魯文學猶其天性聖賢之化也非風氣所聚不足以爲生聖賢非聖賢所居不足以轉移俗化延平山川之秀自龜山楊氏豫章羅氏延平李氏三先生特出於數十年間山輝川媚復鍾爲文公蓋風氣之極盛然是祠未建新學小生知公之名而不知公之生於斯土者多矣及是祠之既建小夫賤隸皆知章齊仕於斯文公生於斯自其實單實訐至於陳俎豆以爲獻風采儀刑皆可想見況生平惠顧是邦必殫心畫爲邑之人士作者不一則歿而祠於其鄉尚可觀也爲士者苟知慨想企慕如恐不及則山川之秀豈遽衰歇脩於詔爲從父弟勿同家塾

宋文

十

已久知其志尚從父分閩江右勉齋黃公時爲臨川令脩得從之游篤信力行故尤溪之政邑人安之既建義廩又新學官至是訪遺蹟舉闕典共於尊道敬學美化成俗亦幾幾知所務者用不敢以兄弟爲辭敬志其實是役也邑尉三山趙楊夫相之友人黃景賜實總其規畫焉

婺源縣庠朱文公祠堂記

汪應辰

婺源宋文公先生之世家邑有學架重屋以義興籍舉有祠有周程三夫子像而事焉二役皆先生爲之記今觀其遺刻而先生所以追後人厚里俗者用意遠且大矣邑諸生服教之久感德之深據經考禮謂所事先生者當如周之周公魯之仲尼不必有合乃榮度祠宇于講堂之後以茲媚祀以嚴鄉國宗事之敬而胡君張實倡其事乃訪于郡以記筆請且曰先生之道之

教庶乎吾子有以發之也應辰生也後既不及瞻拜先生盛德之容質也鈍雖曰誦其詩讀其書而於先生之道未之有聞也其敢凌節以指一辭則退謝不能他日胡君復命其子升來請益力應辰竊惟先生明道著書覺悟萬世罔極之賜其誰不懷矧此發源者河之崑崙雲之泰山而詩書六藝之舞魯也風聲之流播淵源之漸潤固有異于他邦者其猶有待於仙畢而訊說耶雖然敢不爲子言之曰道喪千載周程勃興洙泗之統續於既絕厥厥盛矣然開端者渾璞未盡露作法者彌綸未及詳兩程子歿門人高弟各自名家雖祖述憲章之本不殊而大義微言之寢乖者有之矣先生以命世特起之才遠紹旁搜精思獨得開發極於光大剖析入於毫芒星斗揭而衆宿辨次江河導而百川滌源於是語道有定名言經有定旨爲學有定序科

宋文一

士

條品式粲然戶曉使後之學者無掩壙之迷而得夷塗無拮据之勞而獲廣居先生之功信不在孟子下數十年來家有其書矣人熟其言矣宜乎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矣而口傳耳授之俗成與知實踐之士猶未之多見也蓋由其有定名也則曰道在是矣何暇乎思而後得也由其有定古也則曰經止於此矣何事乎講而後明也由其有定序也亦曰吾知學之門戶矣何待升其室而後覩其奧也是則先生所爲後教以誨學爲已任者毋乃適以貽苟簡自畫者之地豈特世之人疑之吾黨亦或疑之雖然天之生先生也豈偶然哉其任道其立言將以望斯世之實有志於學而非爲夫口耳自畫者設也士誠志於學則道本於率性離形去智非所以爲道也經切於明理支分派異非所以立經也學由於爲已隨聲逐迹非所以爲學也王以五性

制以四書翼以致知居敬二義既前參衡倚必身體心驗其所以然則所謂定名定旨者如饑食而渴飲泉達而火然所謂定序者亦將歷階拾級而深造之矣嗚呼士而無立志乎雖聖賢與居而不足士而果有志乎則先生之言存而有餘矣子盍以是歸而質之賢父兄儻以爲然其錢諸澠姓之石以告來者孟子曰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邑之士豈無感慨興起於斯言者乎若夫周元公祠于序而文公堂也二程子東西鄉而文公則南也諸君之訂正而無違禮焉是又以禮事先生升之當考登也嘉熙三年冬十月甲子

重脩武夷書院記

王遂

宋文一

士

國初學校未立而四書院以與名鄉賢相多出其中學之不可一日廢如此慶曆間詔州縣置學求遊日衆孔孟之後傳說四起盈目而不流塞耳而不能失者歷千八百年周程張朱核而剔之專本朝安中國爲功甚大士生是時始得其學而又得其所以學三代而下未有盛於此者也白鹿嶽麓東湖象山考亭建寧莫不有書院而武夷諸峯山水清美神仙之窟宅隱君子之盤旋作爲精舍昔者胡劉之間難朱子之講學諸生不遠千里而聚首執簡以寫天地之秘以發鬼神之贖皆在於此而大屏如故九曲猶在徒爲漁夫樵人之觀觀學士諸生固已隨其所學而解散矣仁智有堂寒棲有館既已荒昔宿草蔽蔭而蒙茸一言之教人詢於身者獨以爲萬世之所宗仰嗣于侍郎在家鄉郎中鑑勸求學之思懷肯堂之念因精舍之舊葺治而廣大之士人能家正朴茂而恬靜不妄納交罔委其居守又詹樞子學而粹於文不苟於科第就命之講說崇安後進欣然從之

游前使者潘公友文彭公方探公田以食之今大夫陳君樵子捐萬金植大其規模以養以誨寒暑不替進命致錢酒以饋欲走下山以觀五曲之勝而未能也夫虹橋樓亭固騷人逸士之所動心而四經十傳志得意悟乃於山林有取焉何哉爵祿軒冕非諛聞寡見之能及游心於獨觀理於妙必有出於耳目思慮之表達老矣不能起文公於既往質平生之所疑願與里之後生誦詩讀書以博其所未至或者天子賜歸期翔山中得以觀拒道德猶載而歸是非大夫崇尚之意歟精舍立於淳熙癸卯修於淳祐甲辰爲之者知縣陳君樵子佐之者熊家詹樵云

徽州紫陽書院記

諸葛泰

淳祐六年徽州紫陽書院成明年淮西總領上饒韓公補移書金壇爲泰言曰余之守徽也紫陽之地未及闢而書院未及築

宋文一

古

也踰年就近地而創焉前爲祠堂坐文公像於其上勉齋黃公幹西山蔡公元定侑之乃爲堂中揭明明德三字以來學者六齋並設書樓立其前披雲閣峙其後庖廡廡左右夾置所以尊師道而昭地靈也聖上表章六經親灑宸翰作紫陽書院四大字以賜守臣雲漢昭回江山毓燁植碑亭於門之左設宸奎閣於堂之陰其尊君命而修上賜者厚矣抑學成制定而登載無所或者其何以尊顯前聞開道後學乎泰愧不敢當顧生世已晚於文公之門無復從游之舊獨嘗校讀其書招來其徒薄游建安致論其學而未能深造自得何敢僭以承命夫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紫陽者非章齋吏部朱公之所自生而文公所爲不忘其本者乎吏部少居婺源游於郡學登是山而樂之其精神志念之感未嘗一日忘也因從宦而寓尤溪刻紫陽

書堂印章以示懷思文公以吏部之志從崇安潭溪之上營胸庵於建陽雲谷奉遺命從籍溪胡公草堂屏山二劉公以學近質於延平李公侗而遠交於南軒張公栻歸築精舍於武夷最後作室建陽考亭四方之學者咸聚而名其堂曰紫陽書院所謂正首丘而營菟裘者意有在矣自嶽麓廬山本書院之舊而源溪建安延平考亭其建立次第則因文公之學而作焉皆有御筆昭臨其上然未有若紫陽營乎東南江流上下山川之美卓然於一時者吏部所未及登也吏部當紹興初力排和議大明正論固已開壬午庚子論諫之源學莫大於三綱五常而細常莫急於忠孝其仁義禮智之論與夫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皆由是而之焉者也經行遺愛一草一石皆文公感念之所故庚子歸婺源省拜墳墓宗黨而申與蔡元定再至游從數月

宋文一

五

其鄉人子弟必有躍然興起者其於鄉校記書閣以著易詩書禮春秋之盛記學祠以修濂溪明道伊川之美則隨其資稟循誘不倦有非筆舌所能盡者矣然則徽之學者當以文公爲始而學文公者蓋自吏部始夫豈屑屑於科舉以釣聲利而已自心而得謂之性率性而行謂之道堯舜禹文之所行是也以已而從乎人謂之學以人而資乎已謂之問諒孔顏曾孟以至本朝周程張氏之所言是也其行道立言豈但一事一理之合於是而已哉道之統學之的在乎以朱氏爲師法而已則夫游乎書院者沉潛乎四書之妙玩味乎易詩之秘涵泳乎太極通書西銘之解而終之以通鑑綱目讀書者與理一則養心反身而持之以敬泊泊聖人之歸豈復他求請卽是以復明問而使來者學焉是則文公之教與韓公之設書院豈偶然哉泰固不敢

愛於言也淳祐七年八月既望

婺源朱塘庵廟亭祠堂記

許月卿

孔子廟終漢世不出闕里婺源朱文公之闕里也上卽位之十有八年始以公從祀孔子則天下皆得祀况婺源乎二十有三有年滕和叔以書來曰先君從游於朱塘之上鉅兄弟子侄既公文公昨夢之語作晦翁亭又立祠其西爲屋若干楹文公南鄉坐先父溪齋先生告院君季父蒙齋先生合肥君東西鄉以脩焉秋八月庚申告成將徵田聘士以掌廟鑰庶幾中丁之祀勿替引之謹伐石請書其事月卿發書嘆曰善乎今佛老之宮神怪之祠布滿宇內而吾黨之於儒先頌其詩讀其書顧不得朝夕望其儀刑以自振厲則茲舉也不亦善乎嘗考之二滕公近聞於朱子者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人性無不善則

宋文一

六

無不可爲堯舜者要不可以一鄉之善士爲足也嗚呼祠宇崇崇像設嚴嚴恍然當時師友之函丈也學者可以自勉矣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雖地之相遠世之相後如會一堂况世若此其未遠居若此其近哉雖然爲己爲人界限之大者也漢唐之儒以聞道之難而學無本近世之儒以聞道之易而學無實竊道德性命之說以爲譚衆取寵之資俗日以益薄治日以益卑職此之故學嘉定以來士大夫專以朱氏之學爲仕途捷徑二滕公當是時退然如未嘗升紫陽之堂者人爲之莞而莫或顧之也陵陽李文惠公持節江東旁收朱門記錄答問之語得之如獲拱壁待其人以殊禮溪齋獨不以微利焉聞其風者鄙夫寬薄夫厚矣溪齋諱璣字德粹蒙齋諱珙字德章壽不兄若也月卿既善茲舉不敢以

隨辭述書其事如左又爲迎饗送神樂章以遺之其詞曰游悲兮故鄉雋子行兮朱塘山深兮水靜荷華澹其自芳芹吾夢兮斯境莞一笑兮徜徉宜爲亭兮水上以領畧兮風光去之今幾何季子兮肯堂亭既峙兮翼翼廟職作兮崇崇蕙穀蒸兮蘭藉寒泉碧兮秋菊結以奉兮以嘗以拜兮以饗誰配之兮二滕嚴師友兮弟兄起忽兮來八荒髣髴兮紛語降若起兮音思思我兮光明對越兮屋漏保之兮無疆扶宏綱兮勿之墜萬子孫兮餘慶淳祐七年月日

宋文一

七

元文二

徽州重建紫陽書院記

方 田

紫陽山去古歙郡之南門五里而近故待制侍講贈太師徽國文公朱先生郡人也合山與人稱曰紫陽夫子若洙泗先聖然此書院之所以作而名之曰紫陽也始郡守上饒韓公補作書院在南門之外倚山瞰溪其門朱榜金書折旋迴風泉雲塵軒拜夫子祠趨而橫入左右齋廡中而肄講爲明明德堂前爲書樓後爲宸奎閣而其上又爲披雲之閣閣之後最穹爲大成殿更六政而後大備紀有文刻有圖傳於世至元十三年丙子冬去始作時三十有一年矣鎮帥設險固圍撤城外凡屋爲棚郡檄俾遷於南門之內江東道院實古郡學遺址也諸生綿苑妥靈明年建祠於道院西爲外門十五年按察使者至謀諸總

元文二

府以書院地與古郡學地兩易以溪山偉觀爲明明德堂而書其顏得前進士汪君一龍曹君臣爲之師前貢士許君豫立爲學正相與搏編租入以其年冬經始興復得經歷趙君仲璋與今治中汪君元龍白總府皆捐貲率同僚爲助而士亦醺泉相役平窪九卑據亥揖與爲先聖廟前門後殿各三楹而崇祀之廡各倍之講堂東西齋廡之數視廟制而在其西又西偏足舊重屋爲三以大其門又別爲小重屋三而水西山以攸投雲之舊服具器備以十七年仲春丁祭告成於是諸生相與言曰昔之書院西向扶紫陽山於其左今之書院若廟若祠若堂皆南向得紫陽山之正學者俯而瞻仰而瞻由是以想夫子之步趨警效將必有得其正傳者庸詎知書院之遷非風氣之所宜乎然回問之士有廣狹勢有向背棟宇有隆殺儀文有盈縮皆物

也有不物者焉先聖有言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尚忠質文建寅子丑可以隨世損益曰綱曰常百千世一也則何損益之有古之祀也以尸以主而後世肖形以象之古之坐也以席以几而後世高座以華之古功臣與食於大烝而後世享先聖也以其門弟子及賢者侑之漢孔廟不出闕里許天下建原廟自唐正觀始唐釋奠惟侑顏子加以孟子自宋元豐始宋初止有四書院詔郡縣皆立學自慶曆中始近世所至有廟學書院而又升曾思之侑自濂溪至東萊俱列從祀而又無不專爲之祠益從今尚損與古違世也抑所謂雖百世可知者亦能從而損益之否乎四書陟古克之郭觀省之泰山與洙泗之水而識孔林之所在漢高祖引天下兵至而問絃歌之聲魯恭王欲壞其宅而得科斗之書卒全護之歷世無恙歟今魯也紫陽今洙泗也夫子之教百世千世與紫陽不朽士欲與之俱不朽者其亦有道矣文足徵也獻足徵也五典五禮六德六行待其人然後行天地之常經古今一日也至元十八年八月望日

重建龍津書院記 奉化州

任士林

尚論先王之制黨庠術序達矣唐詔天下置郡縣學厥後四書院之名特聞宋慶曆應學學校寢盛處士之應遂廢建徽國朱文公始復白鹿洞之舊祀孔子始行開元禮尋剡竹林精舍升曾子子思以配孔子以周程張邵司馬李延平七先生從祀是卽諸儒講道之地以立書院者益衆文公既沒凡所居之鄉所仕之邦莫不師尊之以求講其學故書院爲尤盛其徒不事月書季考所習皆窮理盡性之蘊其官在郡博士之上其廩官給

之田或好義而多貲者請自給世祖皇帝混一區宇郡縣學並崇且後賴以力制書院者有司弗奪其志部使者加察許焉行省設官以主之其選視學正錄皇上嗣大歷服播告中外勉勵日加明年置各省提舉以敦教事永嘉陳君友龍以朝廷首選寒來江瀚始至起士林于家俾復文公書院於奉化之陽士林載拜奉命奉公牒以白諸州州刺史而下翕然曰請如牒昔文公提舉浙東常平日循行台溫郡泊州奉化之龍津長吏率諸生請講書于學官景定初橘洲姚公希得建海間敬齋謝公昌元方在幕府出籌畫前進士李君肅舒君泌童君勿該請立書院于津之左聚徒讀書其下榜曰龍津書院尋遷廟學東偏至元十八年改扁文公書院山長李芝皎王磁王之既亦廢弛先是前朝請大夫趙公崇諱有志改築卒不就歿下日其猶子必英圖寶鹿山以進其婿前太學博士陳先生著規示之於是州達魯花赤察罕知州事李侯炳與其貳星侯祭李侯居安議允協其屬斌君消鄭君元均養其力以工給其役以吏董其事木石之費一不以侵官士又明年祠宇成奉遺像行舍萊事凡受學士林而志于立者咸願為之徒鄉人士亦樂以義舉三之一為之瞻州若府狀其實于所部于省斯其成矣噫嘻夫子之道散在六經綱領在四書千載之下說益支道益遠于朱子者出諸儒之論始定今天下一家學者無科舉之累取朱子之書而讀之君臣父子之綱身心家國之目體用兼該本末一致其不為世道深繫乎余不得為朱子徒也余私淑諸人也今而後獲與二三子周旋矩範之下詎可不知其所自邪或曰州刺史之功刺史不有曰是惟陳君之力陳君力足以任斯文之寄而不

元文

三

屈於黃道足以起學者之慕而不聞於欲故初置書院凡九所
二
便昇潤宜興隸學之田萬八千畝皆事之著者子不得樂習之

考亭書院記

熊禾

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運升降之會天心擬大聖大賢以當之者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道有統義軒邈矣陶氏迄今六十二甲辰孟子歷序道統之傳為帝為王者千五百餘歲則堯舜禹之於冀也湯尹之於伊亳也文武周公之於岐豐也自是而下為霸為強者二千餘歲而所寄僅若此儒者幾無以藉口於來世嗚呼微夫子六經則五帝三王之道不傳微文公四書則夫子之道不著人心無所為至利欲持世庸有極乎七篇之終所以大聖人之居而尚論其世者其獨無所感乎嗚呼由文公以來又百有餘歲建考亭視魯闕里初名竹林精舍後更滄洲宋理宗表章公學以公從祀廟庭始賜書院額諸生世守其學不替龍門母侯逢辰灼見斯道之統有關於世運故於此重致意焉歲戊子侯為郡判官始克脩復邑令古覆郭君瑛又從而增闢之乙巳侯同知南劍郡事道謁祠下顧謂諸生曰君已完矣其蓋有所養乎書院舊有田玖給餘畝春秋祀猶不給侯捐田為倡郭君適自北來議以克協諸名賢之胃與邦之士大夫翁然和之合為田五百畝有奇供祀之餘則以給師弟子廩膳名曰義學田初省府以公三世孫沂克書院山長既歿諸生請四世孫椿襲其職侯白之當路仍增置弟子員屬其事於邑簿汪君蒙且以書來曰養可以粗給矣而教之不可無師也君不首肯有聞乎建前貢士魏慶牛分教大小學茲

元文二

四

有甚歎然者既又屬承記其事將何以爲辭重惟文公之學聖人全體大用之學也本之心身則爲德行舉而措之家國天下則爲事業其體有健順仁義中正之性其用有治教農禮刑兵之具其文則小學大學語孟中庸易詩書春秋三禮孝經圖書西銘傳義通鑑綱目近思錄等書學者學此而已今但知誦習公之文而體用公之學曾莫之究其得謂之善學乎矧曰體其全而用其大者乎公之在考亭也門人蔡氏淵嘗言其晚年閒居於大本大源之地克養敦厚人有不得窺其際者蓋其喜怒哀樂之未發早聞師說於延平李先生體驗已熟雖其語學者非一端而微貫動靜之旨則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嗚呼此古人授受心法也世之濫口耳之學何足以窺其微哉公之修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朝大綱小紀詳法畧則悉以屬之門人黃

元文二

五

氏韓且曰如用之固當盡天地之變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風氣損文就質以求其中可也使公之志克遂有王者作必來取法矣嗚呼古人爲治之大經大法平居既無素習一旦臨事惟小功近利是視生民亦何日而蒙至治之澤乎秦人絕學之後六經無完書若井田學校凡古人經理人道之具盡廢漢猶近古其大幾已失之矣當今海宇一統京師首善之地立官學與文表文公四書方爲世大用此又非世運方興之一機乎邵氏觀化所謂善變之則帝王之道可與若以時考之可矣誠能於此推原義解以來之統大明夫子祖述憲章之志上自舜雍下達序序祀典教法一惟我文公之訓是式古人全體大用之學復行于天下其不自此始乎今公祠以文肅黃氏孫配舊典從以文節蔡氏元定文簡劉氏煥文忠真氏德秀建安武夷

祠也哉文公體用之學黃氏其庶幾焉餘皆守公之道不貳其節公也實甚宜公以建炎庚戌生於劍之南溪父吏部華齋先生仕國也公慈經世學大業屬權奸相繼用事賢爵不得展道學爲世大禁公與門人益務堅苦泊如也慶元庚申破于考亭後十年庚午疆場事起又六十七年丙子宋亡公曾孫浚以死節者嗚呼大聖大賢之生其有關於天地之化盛衰之運者豈可以淺言哉夫子之六經不得行於再世而公之四書適得彰著於當代公之身雖絀于時而公之道卒信於其後者天也迺江來中州文獻欲盡自左丞覃懷許公衡倡明公學家誦其書人尊其道凡所散沃若心栽培相業以開治平之原者皆公餘澤也方侯創義學東平袁君璧題以臬事至聞訪求公後表浚之嗣子彬爲省長南溪建安二書院奉章齋及公祠又以考亭

元文二

六

通公舊宅想懇爲諸生小學入門之要尤以師道不立爲憂既而京華陳君公舉司文吳會爲學徵藏書及尋文獻且欲於此繼成公志以復六經古文爲誠鉅典也而必有埃焉天運循環無往不復欲觀周道舍魯何適正學一脈亟起而延續之則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太平常於此乎在侯之功不亦遠乎侯世以德顯其仕闕以化爲政道南七書院皆其再造也考亭西北偏有山曰雲谷崎嶇在焉侯亦爲之起廢注君於山之麓爲門以識之凡公之墳宅悉從而表樹焉庶乎知爲政之先務矣南台創于紹興甲寅前堂後室制甚樸實歲乙酉邑令而陽劉克莊始闢公祠今燕居廟則淳祐辛亥漕使眉山史侯季溫舊構也書院之更造雖公手創不敢改棟宇門廡然一新邑士劉熙實始終之善學之創興宋熒黃樞首師以聽華恭

孫業善夫趙宗叟肝江李廷王與有隸焉而厚庠庠完壁茨以迄于成則虞子建劉寶也賢勞皆可書時提調官總管燕山張仲儀教授三山黃文仲助田名氏悉書石陰大德十一年十月朔

婺源始建朱文公家廟記

楊剛中

文公祠者即文公先生之遺基而構焉者也新安爲文公父母之邦婺源之遺居固在歲久而侵於鄰存者不尋丈甚而丘墓松楸俱爲所竊訴正無從公論齊奮知州事于侯授道來踐其官省憲交符委以訊決侯起家進士政特公良承命趨然不顧不屬一問而舉得其情咸願歸疆以贖罪戾故雖僞疆大熬開送致藏莫敢肆謾亦聽于彼後年隱翳一口而還凡屬見賢靡不誥擇侯方訊除橫其詳度其宜議貢士以定其遷築祠以守

元文二

七

其復於是汪君景周出州官族思佐侯成權地等居輟界遷者又謂初基再徙成書院於州者皆吾祖吾父之力也復地建祠亦吾先志乃爲之相方畫址拓故有而弘之衡舉武者四十登其二以爲從因環四外以闔衛屹崇焉於三而華封對峙流碧橫馳奮築既崇堯桷如峻前門後室幾隆中居庭廡明脩廊櫺虛穉飾塗甍覽絢煥平儀像既陳昭穆嚴祀水清井冽注慨肅如又買祭田爲田三十畝田與墓一領之祠率工於元統二年其月其日至明年其月其日告祭行禮以落其成且使來請願書其事於石以貽永久予惟文公之教既以徹乎無倫彼乎無垠伴高狀明加贊斯贊若斯祠之建則非干侯之賢不足以恢舊非景周之力不足以圖新彼其以職導民而向賢之不知聞訴而若不肖者視干侯之見義踴發者爲何若又如大賢之

流化出其鄉祖宗之丘墓託其地而乃竊埋厥塚以犯之雖其心迷罔知革然使聞景周之發費靡計專力而弗資於人以成一州之所歸敬者寧不爲之汗流心慄無所容於天地耶蓋干侯之績於是而著而景周之襲輝三世起廢百年者亦曷可使之無彰也遂詳列其本末而顯書之而復系之以計焉干侯名文傳官爲奉議大夫吳郡人景周名錡詩曰大賢之化高薄下弘可於其鄉而有丕承創之壤之既遷其在闕之華之翕莫于罔靡逸無旋式憚爾爾爾憐爾爾爾昏蓋藉其傳嗟爾州人來觀祠宇有指孔揚宜爾終古州祠既闕州風其淳彼蹈匪人彼獨何人

重建考亭書院記

虞集

元文二

八

下邑莫不建學立師授聖賢之書以教乎其人羣經四書之說自朱子折衷論定學者傳之我國家尊信其學而講誦授受必以是爲則而天下之學皆朱子之書書之所行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今郡縣學官之外用前代四書院之制別立書院以居學者因朱子而作者最多建寧一郡書院凡七而皆朱子之遺息或因其師友門人而立者也考亭書院在建陽城西五里其始末有熊禾之記陳義記事甚大而儻然而賦入不克於應稍而繕完不能無疏也至正元年辛巳通守劉侯伯顏至郡且二年矣文雅樂善以學校之事爲己任知無不爲文公五世孫沂以考亭之事告諸通守通守曰是吾職也乃輟他學之美積得中統鈔千五百緡以屬諸縣典史陳德敬共其事與山長朱汝舜立學張隆祖會邑人士而告以侯意成曰此吾

蓋小子願執事焉第侯公府爲之先爾翕然趨勸而共作新之加葺更造悉視其所宜而不敢過自堂徂基亦既合矣而新作文公祠堂先成所以部使者太守之命來求屏山書院記遂併求考亭之記焉蓋聞諸沂曰今考亭書院昔朱子之舊宅也其先吏部章齋之言曰考亭溪山清邃可以卜居朱子不忘先君子之言蓋至晚歲而後始築室以成其志而終身焉於是百五十餘年矣意其精神魂魄之往來猶顧懷於茲者乎子孫後進來學於斯者誦詩讀書求其志氣神明之所在嘉疏之薦執事有格高堂虛室若有聞乎其音聲瞻前忽後若有見乎其儀型思其於處思其嗜好思其言評雨露之沾濡慧藹之升降觀感而化之者莫斯之爲近况乎鄉之遺老宿師微言緒論家傳人誦耳熱心存者從容誨言以勉昂則有進有得而不自知其然

元文二

九

者將亦在於斯矣昔者鄒魯之風所以見聞於天下後世則亦審邇聖賢之居云耳吾何幸於考亭見之

重修南溪書院記

林興祖

南溪書院前有記矣今不可以無記按韋齋先生尉尤溪官滿假館溪南義齋鄭氏朱建炎庚戌九月十五日實生文公於溪南館嘉熙丁酉五月知縣李修於文公始生地創祠堂中奉韋齋先生神位先生以黃勉齋郭義齋配淳祐五年臘上饒施漬建講堂於祠堂之右名曰會極咸淳五年十月縣侯黃巖孫爲堂奉夫子恭居德祐元年賜額南溪書院此南溪書院之源流也嗚呼父子有親文公所以自處而率人者莫切於是皇元混一尊崇正學謂文公父子書院宜在尊崇之典書院設山長弟子員上級延平郡祠堂中父子並立韋齋父也晦菴子也子雖

亦不先父食而可正南比肩並立平嘗疑近代郡縣學夫子

廟顏魯思三子配食於上顏路曾皙伯魚三父下列從祀或曰道統相傳爲重然父尊子卑道之大者也幸其父子異室相去異遠不至如此祠堂之同室並立而比肩背意文公之靈必有蹙然不安者矣何始於今百一十有餘年無有一人之議及此而更張之至正四年夏閩僉憲趙公宣明教化至縣謁南溪書院祠惕然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椿南山之陰有木名梓極高而仰梓實而俯可以人而不如木况奉世之賢人而可不顧其父父子子之倫歟於是奉韋齋先生居乎中奉晦菴文公侍乎側二配食無所改焉文公之靈寔然於百餘年之間者父父子子至是各安其所矣至正六年秋丁有事於先師時監縣文侯躬獻奠四神位大相密通幾無容拜地而况書院本爲文公

元文二

十

設先河後海故祀韋齋先生源長委大可以知其源之所自未足以表其委之爲大欲是二者兩得其宜方區畫之鄰郡擾攘未暇至正七年春文學官莫如德權院乃語文侯曰會極堂之後不不地歟地之鄰豈非書院故地今爲民之屋歟儻於是地而經營焉則父不失其爲尊而集道學之大成者亦有以成其大侯首捐已俸以倡其僚屬而文學官暨縣之士民感樂助焉乃以他所官地易鄰屋地入書院合堂後曠地而一之捐祠三間周之以翼室引之以兩廊護之以欄干上密下夷外戶內瞻聖章爲先生像而坐之以於中以舊繪像置於塑像後以所繪文公義理立像配之仍舊舊祠中坐文公塑像而以勉齋所繪立像配之脩舊燕居堂堂之左右新作兩廡塑申天及充邱許鄒四公像重繪陳溪至魯齋十有一先生像揭華表於構星門

元文二

十一

之左題曰閭中尼山若講堂若活水亭若外門以至藏器鼎齋舍與文祠碑亭莫不煥然一新濬深方塘而源頭活水其來不窮矣蓋自是春興工至夏而功告成父子子人倫最先者既正於達道之行乎何有趙公開其端而功爲大文侯成其功與之俱大故曰書院前有記矣今不可以無記者記其大者也事就有大於人倫之最先者乎是舉乃文學官莫如德字德明篤志斯文實成侯志而有是功龍溪縣教諭張世慈與有力焉司出納者訓導施濟翁輸財樂助者姓名數目刻之石陰書院新復山與田廣人以供葺齋先生祠春秋祭祀脩葺祠宇山本書院後山也山鄉棄民以其爲生賢之地每侵入之今爲書院山矣周之以墻以防其侵詳書其四至曰東至店坑官路活水圳西至鄭郡馬坑南至山頂北之左抵社壇太保廟右抵池林紀

大同書院記

林泉生

孔君師道尹同安之明年政平民信乃謀其邑人曰昔先正朱

元文二

十一

文公主是邑薄民至今稱之今國家表章理學凡文公舊所講習之地悉爲立學設師弟子員閭中最盛同安獨闕焉非所以致尊崇也吾將與舉隆典何如衆欣然曰唯命乃卜邑學之東偏相土之剛度材之良弘宇峻陞列廡崇堂建禮殿以奉先聖作戟門于殿之外又外爲櫺星門殿之後作別室祠文公以鄉賢樸卿呂先生大圭配講室齋序如邑學既成名之曰大同書院泉郡上其事於憲帥二府適軍懷許公爲閩海憲使卽爲上聞請額於朝以列學官邑人榮之他日師道遺儒紳張與學以書來求林泉生記之予嘉其能因民所尊信者而興學立教有循吏之風記之不辭按傳文公弱冠登進士第授同安主簿卽從延平李先生問學往復從遊者十年盡得濂洛要領篤信力行惺惺古道在同安教人必以格物致知爲言蓋斷然以聖賢之道自任人亦斷然以聖賢之道期之今去之二百年矣予嘗過同安觀所謂高士軒者文公之所作也古老相傳樊則必葺俾勿壞同安多古碑刻凡朱子所撰述者邑人能成誦之彼豈爲虛敬哉誠之感人者久而不泯也不然傳之爲官微矣何二年之結有百年之思乎余嘗讀朱子之書而得其所用心者則嘆曰嗚呼心公天下學資後世宜其身沒而道彰世遠而言立也夫孔子之道至孟子而無傳兩漢以來學士大夫孰不欲爲聖賢哉窮理盡性之無其師則知者立異愚者昧焉大道荒聖門塞則强者爭岐柔者盡焉寥寥千有餘年天生周元公於春陵生二程於河洛生張子於關中相先後以爲師弟朋友傳心講道上繼隆緒燭幽啟鑄盡破羣疑孔曾思孟久湮之言一旦錫臨行乎天下天下始知聖賢之可學六經四書之可信也

太極圖通書易傳西銘等書皆極性命道德之蘊非東周以後之文也四子之有功於斯道大矣及龜山楊氏載道而南再傳而得朱子朱子又有功於四子者也蓋應四子之書廣大弘博初學不知所入嘗與呂成公周程張子之言作近思錄聖門近思之教至是始發之朱子之序有曰使窮鄉僻壤志學而無師友者得此而玩心焉亦足得其門而入矣嗚呼抑斯言也可

元文二

三

學爲大不可升以中庸爲幽深玄遠不可能以聖賢爲天資之高不可到則亦自棄而已矣故作四書集註章句或問使學者持敬以入大學則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皆一理也由謹獨戒懼以入中庸則始於日用常行無過不及及其至也天地位萬物育焉學顏子者自無間斷始學孟子者自求放心始故切切以爲訓使致力於是者知聖賢可學而到也不惟此耳其他凡所著書欲學者以約得之則用力專而成功易吾黨小子受其成簡可以進道敢忘先儒用功之勤乎予所謂心公天下學資後世者此也今朱子之書布滿天下而戰國秦漢後百氏靡言不攻自廢天之興起斯文必自此始因同安尊崇朱學故詳爲之言或者因予言而有得焉不徒祠而祀之之爲崇也師道名公俊孔子五十三世孫也問海憲使魏國文公之孫從先宣也聖

賢之後克濟世德又於是復見之可以書書院作於至正十年之夏成於十一年之秋記於十六年之正月邑諸生王芳孫謝宜翁孔克原柳璋邑吏林英皆服集事附列記後云

湛盧書院記

揭法

齊國朱文公講道於建寧而楊羅李之道愈尊劉蔡之學亦顯其徒若黃若真若陳若李皆得以表於後世天下崇尚其道專用其書凡師友游息問辨之地皆建書院起於文公之祠堂在縣治之右七十步至正十六年福建行省叅知政事阮公德柔同知建寧路時因其址而拓之中爲講堂北爲文公祠祠之南爲展禮之庭堂之南爲泮池而梁其上翼以兩廡又南爲大門堂之左爲燕居門之右爲興文神祠祠門之左爲叅政公祠以面湛盧山故名曰湛盧書院明年閩海僉事殷若帖木兒行部覆

元文二

十四

其事而嘉之俾請于朝二十二年得請而賜額明年署羅文諒爲山長遂來請記余嘉其請曰惟文公之道孔孟之道也孔孟之道二帝三王之道也松溪之人能服行文公之道唐虞三代之人矣今之書院昔爲祠堂不過朝夕企仰以致其慕而已今也列爲學宮有訓迪之師焉有講誦之友焉當求文公之微言與論而推明之退文公之善行懿德而想勉之日有所進月有所益庶乎文公之道在是而不負朝廷尊崇之實意與夫泰政作興之初心何其幸也

婺源重建朱文公家廟記

王禕

徽之婺源文公先生子朱子父母之邦也先生之先家歙之黃墩唐天祐中八世祖制置公瓌以官留居婺源今州東萬安鄉松巖里其世所居也蓋自吏部公當宋宣和建炎間歷建之政和創之尤溪尉因葬其親於政和而先生生於尤溪由是僑居建劍之間吏部之卒復葬建之崇安而先生遂定居於建矣先先於紹興戊辰既登進士第至淳熙丙申之歸也先壙松楸已傷於鄉婺源展省丘墓宗族而去當丙申之歸也先壙松楸已傷於鄉人而與鄉之子弟講學於汪氏之敬齋則故居已不復存厥後事異而世殊故居之遺址亦非朱氏子孫之所能有矣有元延祐戊午先生之四世孫甘肅儒學提舉林江淵儒學提舉彬偕

明文三

來婺源省丘墓訪故居遺址悉為他姓侵據於是移文本州令從孫光聽決其事久無定論光始訴于省憲至元統甲戌而吳郡千侯文傳守是州兩府以其事委之然後故址以復且請于朝用顏子孟子故宅立廟例立朱子家廟於其地傳旨如所請而家廟以建廟成之歲為後至元乙亥上距先生之歿一百三十六年矣然廟雖成而無田以為祭朱氏故所有田百畝久已於富民先復以為言繼而茶陵李侯祈佐是州為之經理而盡復之始得用其田入以供祀事而五世嫡孫勳實自建來歸奉祠焉至正壬辰州燬于寇廟亦不存甲午權知州事括蒼葉侯景淵癸卯知州英六白侯謙兩嘗新之皆旋燬于兵燹今元年丁未金華程侯斗南字彥采為守之明年州事既簡乃議為之重建鄉之人士咸樂輸材募工以伙助之爰即故址以基以構

明文三

二

廟室中殿門廡如列規制之備悉視其舊而加整飭焉庀事於四月訖工於九月董其役而領祠事者勳之子境也於是儒士王傳練順祖孫原善江存張紹皆州人以謂程侯之績不宜無述乃相與謀屬辭為文刻諸麗牲之石嗚呼自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固集聖賢之大成者也厥今天下學宮以先生為通祀然其於婺源則猶孔子之曲阜闕里所在家廟建焉又所謂賢其賢親其親也歟先民有言盛德必百世祀况乎先生之道萬世所宗師朱氏子孫脩其歲事有引勿替固將世世而不忘若夫賢師帥崇尚教道而認認焉圖起其廢墜非知為治之本末者不及此也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嗣為政者亦思所慕效也哉禕是用備著其事以示後來若復田之事已具虞文靖公所為記而茲并及之者以其有繫於廟事也洪武二年庚戌春正月

婺源重修朱文公家廟記

汪仲魯

洪武八年秋七月徽州府通判方公庚止屬邑婺源下車即詣闕里謁拜徽國文公之廟顧瞻牆宇傾壞寢庭未立慨然歎曰文公之學大顯天下作則來世天朝頒令禮式攸遵廟貌弗崇何以欽明祀而昭訓典矧厥考吏部公言行卓卓以敬不佞紀原先世廟宅所宜於是度地鳩工爰構寢堂于廟庭之北首捐資俸縣官士庶聞命歡趨發帑補助選邑士程達道以董其事達道先輸廩餼以給殫工屋六楹中為四龕為若子孫奉高曾祖禰之所以行歲事蓋遵家禮之懿範也公去事息時宛陵唐侯未知縣李良是斯舉力就厥緒邑士趙湜夙夜躬勤以督工

役廟庭中時飾舊如新兩廡門墉交并圯傾易腐神缺墜塗丹
聖貌煥然煥燦遠穆清士民瞻觀起敬起慕釋奠致告慨然聲
容之接懷然道德之在目也又詢求文公遺像墨蹟銅置廳下
以訓示將來叶公與唐侯所以正民心而導迪其趨嚮可謂同
符者矣載稽伊始宋政和間吏部公宣於闔廩靖康建炎未得
歸至四年庚戌而文公生焉邑人張衡州政順經營吏部所質
田百畝歸之而吏部卒矣文公既歿吏部子建陽歸婺源省墓
以張氏所歸田租入克祭祀之費逮景定咸淳間文公之學時
所共崇錫命闕里宋之亡也徽建阻兵故朱氏之遺址侵于居
隣而田亦竊售於族人矣有元至元乙亥州守干文傳因五世
從孫光之訴始復其地遂請于朝立徽國文公之廟其費悉出
於邑人江鎬度地廣狹計屋材瓦以異遷民而侵地始復且給

三 明文三

祭田三十畝於是田與墓地一領於祠而主其祠者文公五世
孫勳也待制楊公剛中爲記其事于石然其竊售之田則未歸
焉至元丁丑光又以爲言同知茶陵李祁覈實其田而價值之
費則歛飽魯鄉之子元康繼厥父志輸錢壹萬伍千緡田始復
歸于朱氏之廟記之者侍講學士虞文靖公集也至正年間詔
封公爲齊國公而吏部公錫謚獻靖壬辰兵變鞠爲荒墟歲戊
戌冬聖天子肇基金陵命院判汪同卽婺源城浚隍始因故
井締度基緒加弘於昔獨其租稅以奉祠事歲在甲辰州尹白
誠爲屋以棲神位廟堂行禮又四年丁未後尹程斗南因按察
知事張允誠之言始創今廟王其祠者前掌祠之子境記之者
待制王公禕也歷歲浸吹增修備制則由今通判而成公之志
者實唐侯也嗚呼周轍東遷孔鐸以鳴宋丹南渡朱子以生所

以祖述憲章敬迺後賢以立天地之心以植生民之命繼往聖
之絕學開萬世之太平者道統攸存氣運所關不可誣也闕里
故宅古井存焉吏部生而白氣起文公生而紫氣騰則斯文之
興也亦非天乎天定則能勝人而廟有待於郡邑之賢侯大夫
世遠弗湮而終以興修於來世鄉民興感力就丕圖人心天理
之不容終泯也如此昔也干侯拓地建廟則注鎬以私力成之
繼而李侯復其田畝則勉元康以私帑濟之今公與唐侯載新
寢庭內外完美以淑人心之向慕昭教化於無窮者固士庶之
歡趨而程遵道趙昶亦有以佐力役焉斯役也不可以無紀述
也遂以扁筆於仲魯不敢辭公名本字淑文歸海人由起居注
來官爲徽奉奉以教化爲先務唐侯名廷禮宛陵之宣城人由
進士舉任睢州判官轉知婺源者也洪武丙辰六月朔

四 明文四

建安重修徽國文公朱先生祠記

楊榮

徽國文公朱先生祠在建安郡城北之紫霞洲蓋宋寶慶三年
正月所建以奉先生之祀者也歷元迄今幾二百年棟宇頽圯
上雨旁風其弊壞可謂極矣國朝永樂乙未監察御史蔣彥祿
給事中陶偉巡部入閩至于建安躬謁祠下相與言曰先生發
明聖賢之道羽翼六經折衷羣言以嘉惠學者有功於天下後
世其大建安爲先生過化之地其有割宜矣而歷世滋久廟貌
若斯何以稱士民之瞻仰乎蓋相與新之於是福建行都指揮
使司都指揮師公祐領公儲徐公信郡守劉敬議以克合通命
者儒許弘暨先生之七世孫鐵董其事仍率邑之賢者相與捐
貲出力庀材鳩工凡堂殿門廡以及衆屋撤朽易堅葺弊爲完
仆者拙之敬者正之也至丹漆煥然畢具始於是年春正月

竣事于秋八月於是建安縣學教諭楊壽夫具其本末謁予以記其成予邑人也奚可以辭惟聖賢之言載之經傳所以發至道之蘊奧者固無不明且備矣然而煨燼於秦火剝蝕於漢儒議論紛紜穿鑿傳會學者俱假焉莫之適從而羣聖人之道幾乎熄矣迨至宋濂洛諸大儒相繼而作闡幽發微以明聖賢之道上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可謂盛矣而其後又有若先生者傑然特出著書立言擴先聖之未發正諸儒之乖誤剖析折衷無復遺蘊然後聖人之道昭然如日之行天先生之功其所謂集大成者歟雖然先生之道德天下後世之所共仰而尊之者豈特吾建安爲然而祠宇不稱一旦諸君子作而興之偉然藉觀此不惟一時之瞻望而已有志於聖賢之學者安知不緣此而遂爲之興起乎然則是舉也其所以關係又豈小也哉予實有

明文三

五

望於建安之士也遂樂爲之記焉

重興紫陽書院記

陳浩

紫陽書院三燬三復紀年一百三十斯亦天道一厄也一燬再燬茲不復紀三燬於西江彭黨一燬不存彼方禾突陸梁於江漢吳越安知紫陽夫子之道在生民如菽粟布帛不可一日而無者固將與天地日月相爲久長是燬猶不燬也文運重開聖人龍飛淮甸所附城郭必先學校次及廟宇無一不新而紫陽書院豈可後耶然倉廩歲入僅足兵食時固有所不逮不有學道者出不倡善於一鄉一里孰能與先哲之廟食使千載如一日焉於是徵士唐桂芳請於部使者黃公庭桂卜地東門適走里豪鳩材就工凡六閱月而成殿三楹兩廡三門衣冠肖像煥然可觀至者郡守魏君董役者縣丞胡拱辰贊助則前山長張

其也又虛院之左方以俟他日有爲子惟紫陽夫子道貫兩間流河時而雖牛僅馬走皆知爲大賢君子此固毋庸多味但院之三燬三復必由一百三十年者豈無謂哉蓋紀元者必以十二萬爲一元以九千六百年之餘爲元開紀歲者必以十二年爲一年以氣盈朔虛之餘爲歲聞茲院之燬與不一百二十年必一百三十年天道至此豈非一厄開物已往開物其兆於此乎吁爲天道者至此否而泰爲人事者至此窮而通爲文運者至此晦而復明也歟此紫陽書院所以興紫陽道學所以明桂芳其有功於名教也不既多乎

重修紫陽書院記

唐仲

明文三

六

科日得失累其中遠道義而薄詞章則書院之設庶庶乎不可尚也漢東胡侯善雄才碩德嘗貳臨川典衡陽政稱神明元年春朝京考功奏爲東南最特拜新安守以衡陽未滿代也新安殷肱郡意嚮甚侯下車未久葺壞植什厲精致治一日伏謁徽國太師朱文公祠下頓瞻林抗風雨欲壓諸生與劍之出諸生羅列進曰紫陽書院三燬三復一燬再燬茲不復述三燬王長河亂莽焉荆棘之區更于部使者黃公庭桂卜地東門適走里豪鳩材就工凡六閱月而成殿三楹兩廡三門衣冠肖像煥然可觀至者郡守魏君董役者縣丞胡拱辰贊助則前山長張初學凌宸翰出兵燹之餘淪落山麓水溪普覺率丁壯數百廩

以長繩繫以巨木輓輓乳乳歷險弗循如蹴平陵於是宸翰屹
立大門之內士民聚觀摩挲游息侯益以倫堂之極鳩昂麟次
黝壁奎壁乍左乍右輪奐一新俎豆揭虔牲肥酒冽神其盼觀
濟濟從邁莫不咏侯之賢如魯僖焉諸生請曰子稔知顛末可
碑之以文仲竊謂賢賢之道與元氣相與久長時有隆污元氣
未嘗不貫其中時乎東遷彼一庚戌也時乎南渡此一庚戌也
夫子不生萬世綱常何以賴文公不生箋註諸經何以明哉新
安關里紫陽爲山之重吏部韋齋先生寓閩南印章曰紫陽書
堂文公曰紫陽書樓皆不忘桑梓也二先生尚爾宜後人尸而
祝之以爲講學之地也嗚呼文公之道覆燾天下若菽粟布帛
豈可一日無者矧遺風餘教猶未泯乎繼有作者必有感於斯
侯字明善構鼓樓樓聳斯久浚陂開廩旱暵衡陽臨川屢建廟學

明文三

七

興石鼓書院自有記不特書是年丁未十月

婺源重建朱文公家廟記

汪敬

徽國朱文公闕里家廟元州守干文傳肇創於元統甲戌至正
壬辰廟燬於兵甲午樞州事葉景淵癸卯州守白護兩嘗新之
又旋燬焉自後州守程斗南重建於元年丁未郡判方叔文邑
令唐廷禮又重修焉且創寢堂洪武甲寅歲也經歲既久廟寢
頽壞洪熙乙巳臨海章公孟翰以進士奉命纂修永樂實錄至
安首謁祠下仰瞻之餘感慨久之遂諭邑及合郡人士資助重
新命邑儒士孫思濟主其役奉命惟謹是歲正廟成第未完門
廡而董公值事訖去其崇重先賢之意略矣宣德六年辛亥括
蒼葉侯公回東萊邑事凡廟內事有當備及門廡修建悉命文
公八世孫湛日親督役日刻年譜等書一稔之內興然惟新其

克成厥終之功多矣十年乙卯予以奉使歸寧獲拜新祠湛請
予記粵自文公既歿故址爲邑他姓所有後百三十六年子孫
得復而家廟始建越數載兩厄灰燼而新之迄于國初復新僅
周甲子今又重新規模宏大綴飾渾堅謀垂遠久在茲舉矣噫
祠未甚壞而遂有新圖是蓋文公功業文章有深足興感人者
抑亦秉懿好德良心在人固有然乎故予於此槩述元今廢興
之由童公經始葉侯成終之績而不復爲繁文縷以春秋之法
不沒人善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以爲後千百年相繼爲政於茲
者勸也若文公功德之盛如日星周天人皆見而知之矧自元
至今有諸先正記述詳悉予奚容啖宣德十年乙卯春三月望

重建白鹿洞書院記

胡儼

白鹿洞在南康廬山之陽五老峯之下山川環合林谷幽邃連

明文三

八

人事而絕塵氛足以怡情適興養性讀書宜乎君子之所棲託
士大夫之所講學焉唐貞元中李渤與兄涉俱隱於此嘗養白
鹿以自娛故洞因以爲名寶曆中渤爲江州刺史卽洞建臺榭
環流水植花木其盛槩遂有聞於時南唐昇元中立學館設主
領賜經書給廩食聚生徒常數百人在當時謂之白鹿園庠宋
初天下止有四書院曰白鹿曰嶽麓曰嵩陽曰睢陽學者宗焉
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延壽請九經部臣國子監給印本驛
送之皇祐中比部郎中孫琛復留學館教其子弟四方就學者
亦給其食後罷兵變棟宇稍落淳熙六年紫陽朱文公來爲郡
守親訪其處惕然興懷於荒涼廢壞之餘重爲興作堂廡齋塾
垣復舊觀給田聚書招延士類表樹教條以爲洞規又上奏狀
請賜敕額一時文風士習之盛濟濟焉彬彬焉其用心之勤嘉

惠學者之意見於詩賦與東萊呂公之記詳矣後文公爲浙東
提舉復遺錢屬郡守錢聞詩建禮聖殿并塑先聖像繪十哲像
其與教遺愛者不亦遠乎越二年郡守朱端章相繼有作復撥
田以增給焉與廢本末大畧如此歷宋以及元季屢經喪亂書
院遂廢殿堂齋舍鞠爲茂草瓦礫荆榛翳于荒丘國朝洪熙初
余休致而歸備侍講余正安僉憲黃汝中嘗一造焉周覽故蹟
徒有感而已正統元年東莞翟溥福來守是郡考圖閱志喟然
嘆曰前賢講學之所乃廢弛若是豈非吾徒之責哉於是率僚
屬捐俸入以爲之倡而三邑義士葉剛梁中楊振德等聞風而
興或出資費或助力役剗穢除荒取材僦工先作禮聖殿大成
門貫道門次作明倫堂兩齋儀門先賢祠以及燕息之所凡爲
室若干間興事於三年秋七月訖工於是年冬十二月董其事

明文三

九

者剛也美哉輪奐燦然一新郡邑士民莫不興嘆七年孟夏監
察御史昆明張公仲益行部至南康雖然喜曰能與文教郡守
美事也乃擇日造其所遊覽之際顧謂溥福曰是不可以不記
溥福遂錄其事來告余惟郡守者民之師師教化者政之先務
而獄訟徵輪簿書期會不與焉今溥福興廢舉廢能爲人之所
不爲可謂達治本知先務矣然必有教之之師養之之具然後
聖而造就業青莪而長育俾之知明訓之兩進與敬業而能立
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庶不負先賢立教之本旨也他日有
賢者興道明德立以嗣夫先賢之教者則溥福今日興建實爲
張本云

重修紫陽書院記

唐元

凡有天下郡縣莫不興崇廟學獨宋初稱四大書院歷茲以往

紛紛矣或父母之鄉或講學之地或仕宦懷其遺愛則專而
祠之尸而祝之以示不忘意有攸在也齊國文公以真知實踐
之學紹聖賢不傳之緒其性理精微著於六經四書出處大節
編於年譜不復書書院頤末特加詳焉淳祐間理宗賜額紫陽
書院一建於城南門知府韓公思軒魏公靖齋也再遷于南阜
山長張公仲文也三遷于東關僉憲黃公德芳知府魏公均祥
也自庚子迄于己未二十稔矣知縣陳侯則威厚卑儒者也各
始惟勤役力有方以導以庭以勸吉日縣丞鄒侯循理業許以
爲己責陶瓦堅緻伐木孔良中堂觀深盡除朽蠹斗拱四出清
風棲簷兩廡樹之欄楯屹立三門輝映翼翼言言公具玄袞金
龍蜿蜒蘋藻薦馨不詔不瀆一日邑教石仲玉訓導俞希尹汪
子賓奔走來乞文仲曰文公書院有四建安考亭仕宦之邦也

明文三

十

崇安武夷講學之地也婺源晦庵父母之鄉也殊不知其先府
君吏部公諱松號韋齋尉尤溪而文公生雖轉徙不常其寓南
閩婺源本歙黃墩之世家也所以韋齋印章曰紫陽書堂崇安
甥館曰紫陽樓意公父子拳拳不忘山川鍾秀其神必靈幽明
一致其魂必歸故曰曲阜夫子之闕里也紫陽文公父母之鄉
也則專而祠之尸而祝之其制禮之當然者也侯由胥學發身
秉性剛決不屈於物廉以養心忠以報國下車以來民懷其愛
吏畏其威所謂烈丈夫者非公其誰耶其可敬也已其可歌也
已

重修考亭書院記

林俊

文公朱先生臨漳歸也卜室考亭居來學以竹林精舍既又曰
滄洲精舍前倫堂又前夫子燕居之廟其後祠堂立而精舍廢

書院立而燕居亦以移則祠北也又移則祠東文公燕居又祠西而立焉書院理宗賜額餘則後村數君子追崇熊廩記傳矣及是侍御程君昌王君應鵬病燕居弗稱捐金具位授能於邵君幽承焉垣倫堂前地移夫子燕居其中次以竹林精舍奉安文公燕居之神總其門燕居也倫堂夾以敬義二齋取晦堂燕居之舊別其門繼往開來也并祠而總垣之以爲考亭書院與凡爲公之故一皆飾而新之位序有嚴物采章麗西南故址室以居守祠者公子孫也既落告請記其成夫道天地之先流至虛以寓至實綱維三才樞紐萬化而其存爲聖人天地之故大賢大儒無失所爲故者也寄諸器況諸神而有未嘗不在公嗣延平豫章龜山以嫡傳周程尤於夫子願學焉傳註六經刪述之大較訂正綱目褒貶之大端難進易退止止大致然也乃

明文三

士

若探索玄微洞極精奧固夫子申天自得之天暇裕優游神參意傾動而靜寂焉以真觀入無出有之妙前是一夫子後是一公斯公之故也善學者求其故而己矣成言往範專繹而持循之得蓋以漢矣書院道所也亦神所也學道而求之神以得其所爲至集成諸儒兼濟來世引建水以上接洙泗之傳其固小補哉至化範圍之下孰其非公倡道東湖復齋瓜山親承指授吾家巨軒松湖爲再傳弟子受役斯記固後人事也王德戊寅菊月

重創婺源朱文公祠宇記

彭 昉

婺源文公朱夫子之世家也邑故有祠正統庚申歲除前一日市不戒于火祠爲之燬明年二月既望勗巡教至邑其守祠八世孫湛淥狀請修復且謂公柄斯文非自計則事弗克就神無

所栖蓋市屋多覆茅自洪武至於洪熙凡延燒者數四迄今十有五年而又罹於此前脩雖累得人今非公則將奚告勗聞其言切而誠遂懷永久之圖乃以行臺所積罰贖金付縣令陳斌俾市材木陶磚甃爲之重構委醫官程濬儒耆孫叔拱孫希泰以教其匠中爲堂三間門爲屋五間兩傍共爲廂房六間以安其神堂後爲屋若干以居其嗣孫首自祠前東北隅循繞其後止於祠前西北隅砌磚垣四十五丈有奇高二十五尺以爲之防庶幾其無後患也是年冬落成於戲朱子集羣賢之大成從祀天下之孔廟其道學之高明如星斗之麗乎天固不假於褒贊然欲學夫孔子者孰不資之始焉資之始而不修其墻屋經紀其胤嗣則亦無所用其情也此予於徽建之祠嗣每致其力而又自形於言者特以告夫後來君子相與繼修而勿替時正

明文三

士

統辛酉十月朔

重建武夷精舍記

丘 錫

昔文公朱夫子於宋淳熙之十年辭使節於江東遂賦祠官祿作精舍於武夷之五曲大隱屏之下與門人讀書講道其中文公之繼往哲開來學之心至矣精舍則五楹堂曰仁智左廡曰顯求室右廡曰止宿寮又作觀善齋寒棲館石門塢晚對亭穎川韓元吉記之詳矣淳祐元年文公封徽國公從祀文廟咸淳四年命有司廣其精舍建古心堂於外元季兵燹鞠爲茂草我朝之有天下有司不以爲意先生八世孫洵與澍慨然以繼承爲志適值朝廷復其家洵澍各出家貲重建精舍經始於正統戊辰五月落成於是年八月依考亭書院制仁智堂則立文公神主以文肅黃公幹文節蔡公季通文簡劉公燦文忠真公德

秀記享左廡仍扁曰隱求右廡仍扁曰止宿前爲廳扁武夷精舍門庭齋館以漸而立以予兩預朝廷纂修而於文公諸書備見遂託以記其事昔勿軒熊公之記考亭書院有曰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原道統之意真萬世之確論也予何人斯而敢當其所託乎竊惟道之大原出於天而賦於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篤生大聖大賢俾之以斯道而覺斯人庶乎有以全其天之所賦行其率性之道立身於天地之間而無愧於天地之心者也若吾夫子於羣聖之經則刪之定之贊之述之而爲築羣聖之大成者也文公於諸儒之書則取之去之考之正之而爲集諸儒之大成者也夫子以前之羣聖行斯道於當時而夫子則述之於後世者也文公以前之諸儒亦明斯道於當時而文公則傳之於後世者也斯道之明也猶斯道之行

明文三

三

也非有功於人而實有功於天地也而洵謝兄弟於精舍出財力而重建焉則其尊祖敬宗之心繼志述事之孝亦可嘉也已後之人能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修之治之則精舍之在五曲者豈不與武夷之山川同其悠久乎遂書其大概以示於來者

惠安新立朱文公祠記

林俊

泉之惠安故未有文公朱先生祠常熱陳疾遁以進士來令請郭使臣董女宮立焉不費而功告成亦善變爾矣夫道正與邪也正難悟而邪頗易以惑故邪常勝正鬼道盛而人道衰心爲之不正矣君子有獨知之智獨斷之任以自執開悟散發之機重女何神顧使世血食茲土爲吾民厲哉然非立其本以勝之庸知不爲後之復羅池立廟在子厚人猶倡爲之矧望女鼓奸羣愚崇奉復固其所耶本自吾道始道至夫子而盛至朱子又

盛窮造化之原達聖賢之蘊固孔氏心法也身綱常之重以獨收繼往開來之功固孔氏家法也道大難容豈其有以奇其遇直俟夫來者之尊信家有共書人宗其學以經綸大經衡量大政樹道聲儒烈於天下然後朱子之範刑無易故自葵建之鄉與夫宦寓旅寄莫不有祠而一判同安再視漳郡往來講道于莆者屢屢患均過化之地而祠獨無舉其非誠闕歟斯侯之仍力承墜塞弊絕萌植本崇儒開迷警寤以昭示民極使朱子之道如日中天水行地曉然知所由興起焉則趣向齊薰蒸一相須爲禮樂教化之歸雖有曲畦邪徑挽之而不能入邇武夷濯洙泗人文昌會世風載還殆徵諸此歟昔李紫刺處州先新夫子廟侯先新斯祠自餘悉升宜祀黜非典政首風化古今人豈相遠哉深惟惠幸之乃作迎神送神之詩曰紫氣兮融融有煒

明文三

十四

今新宮崇崇兮朱碧峙乾坤兮耀星日神遊兮無方儼公像兮堂堂嚴祀兮有英樂在懸兮凡在室牲肥兮酒香神來格兮洋洋道熾兮雲集文旗兮騰舉玄之間兮化之所孔步兮顏趨集成兮四儒宣靈兮發轡朝上征兮夕孤往

文公朱先生祠堂記

滿城

胡緝

洪濛肇分天地攸位聖人之生身斯道以立極焉堯舜禹湯達而在上得以行其道孔曾思孟窮而在下有以明其道行其道者非幸也明其道者非不幸也不幸之中而有幸焉其唯孔會思孟乎文公先生爲宋大儒將以斯道覺斯民奈何時不可爲退與諸君子講道考亭尋源濂泗泝流伊洛行脉關閩值奸臣執政而有僞學之禁先生處之泰然以斯道爲已任未嘗發其心理宗朝天日重明凡先生著書立言表行於世羽翼聖道之

功如日之麗天水之行地雖千載猶一日余生於數百年後觀先生著述六經其帝王大經大法無不備焉擬先生於衰寐之間徒有高山仰止之嘆故今得以苟祿于時任司牧于建寧非先生之功而誰先生在建各邑有祠獨浦城缺之太守天台賀侯法長以爲恨是皆長民者不知所重也余因太守崇德尚賢之心以公事蒞浦城至邑庠教諭胡蔚輩首以女僧私剽庵院爲非白以其地與學宮隣西山真先生精舍相近恐污吾道遂闢其教即改爲先生祠以符太守之願縣令豐城余敏及丞仙居張淮皆贊之由是士民之尚義者咸助資以增敞其祠宇中爲堂三間聖先生像左右兩廡及廊與堂稱廊外爲重門堂之前爲碑亭堂後爲書院山環祠宇宛若城廓有園林蔬圃及田若干皆得以供祀事器用廨房無不備舉然浦城先生之祠雖

明文三

五

建於後而獨冠於他邑此可見先生道在人心教垂後世愈久而不泯也信乎道行於一時非幸也道傳千萬世乃幸也道在天下則爲聖爲賢雖死不死與天地相爲悠久然則今日之所爲非私於先生人心之公議也祠之落成邑之長民者請記其事姑書此以告後之君子使皆知崇德尚賢之心哉

重修考亭書院記

彭時

自孔孟道學之傳既衰逮于有宋諸先輩出得其傳於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然而著書立言繼往聖於已遠開來學於無窮功未有盛於朱文公先生者也先生鍾元氣之會具希聖之才早聞濂洛緒論因大肆其力以探洙泗之淵源故其爲學博文約禮兩極其至用能包羅天地囊括古今貫徹乎人倫物理達於六經四書與先儒之所傳述者而推明之而訓釋之而所

果訂正之闡幽發微示天下後世以大中正之道使學者循之可以入德措之可以成治而無異端他岐之惑其用心至勤且速矣自孔孟而下諸賢明道立教之功逸乎無與並者是宜爲萬世文教之宗也夫宗其教誦其書以致景仰之誠固當無所不至而况居處講習之地乎建陽西里有地曰考亭實先生之故居也當其時四方來學者衆乃於居之後別建滄洲精舍爲講授之所厥後理宗尊顯道學御書考亭書院四字以揭之歷元至今屢脩屢壞天順壬午監察御史安成劉君鈺姑蘇顧君儼同過而致敬焉慨其弊壞欲重新之時建寧推官吉水胡君絳蒞郡政首捐俸爲倡先生之八世孫洵出已貲以爲助於是興復如故中爲堂前爲廳事後爲寢室俱翼以廊廡而庫廩庖廐之所則於寢室左右附焉居之前舊有池池上有天光雲

明文三

六

影亭亦已蕪廢至是併新之榜以故額亭中立石以半畝方塘一鑑開之詩刻焉事方就緒而鄉史劉君以代去其兄鉞自兵部員外郎來守建寧因喜而力贊其成又明年監察御史餘姚魏君瀚按治過之益加嘆賞且戒工亟完之不旬月而工告畢至若經營於始則胡君之功居多也胡君馳書來京屬時爲記竊惟建之考亭猶魯之闕里也孔子生於闕邑及長始徙闕里後世致瞻仰者惟以闕里稱焉先生生於尤溪晚乃定居考亭則考亭之關係亦重矣今諸君協心於考亭書院之興復者豈非以先生得孔孟道學之正傳爲萬世所宗仰而此其肇跡之地所當崇重而勿廢耶能勿廢之以復乎舊觀則先生道德之容藹乎如在其上者猶可想見矣濫自今遊處於是者尚當起敬起慕學其學心其心循其軌範以進於孔孟之門墻庶幾修

已者有其序治人者有所本而道德之成功業之建可期矣夫如是然後無負於先主繼往開來之教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斯之謂歟諸君奉奉於興復書院致力於此蓋知景仰先賢而嚮往之者也因書此以告庶來學仕處於是者皆知所勵云

重修朱文公祠堂記 建郡治

李賢

道在天下賴人而明然非聖賢不能明也而聖賢之生世不常有孔孟以來千有餘年發明斯道者始得周程張朱四人而朱子明道之功為最多其用心也為益勞何也孔子之時載籍未繁邪說未熾刪述六經之外無聞焉而朱子之時載籍不勝其繁邪說不勝其熾六經之外書傳子史又倍蓰焉莫不一一折衷而發明之其用心之勞可知矣嗚呼孔孟而後群賢用心孰

明文三

七

有勞於朱子者乎能勞群賢未勞之心亦能見群賢未見之道此朱子明道之功所以為最多然則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主紹道統立人極而為萬世宗師者朱子一人而已奉祀之典在天下後世固宜極盛而況其父母之邦乎建寧太守劉君鉞走書至京師告予曰建寧文公之廟里也子孫世居焉舊有祠宋寶慶中所建者歲久而廢本朝永樂中有巡按御史率郡守重建之正統初詔復其子孫官為修葺祠墓後復以九世孫挺為五經博士以奉祀事又以高第弟子蔡九峯黃勉齋真西山劉文簡配享天順六年冬鉞來守是郡拜謁祠下觀其規模狹隘弗稱遂詢得所復之地展而修之中為正堂輔以兩廡東西為廊前為大門後為神廚復建閣以為藏書之所經始於是年八月甲子落成於明年六月甲申敢請記以示永久夫治郡

莫先於化俗化俗莫先於興賢一郡之中有先賢焉為郡守者必當表而出之以勵後進况文公大賢天下後世所共尊崇者哉劉君此舉可謂得治郡之要矣雖然表祀先賢固將以感化郡人而在已亦宜取法凡文公作郡治民之術具載方冊可考也劉君尚體而行之是為記

重新朱文公祠堂記 建郡治

劉鉞

建安之有朱文公祠其來尚矣先生之先徽之婺源人猶孔子之先宋人也厥考韋濟歷尉建之政和延之尤溪二邑始寓居壘寺尋假館鄭氏而生先生亦猶叔梁紇仕魯為鄒大夫禱于尼山而生孔子也先生年十四而韋齋歿于建之水南環溪精舍遺命先生師事胡籍溪劉草堂劉屏山三君子而以家屬之少傅劉公子羽公為築室于崇安五夫里先生遂奉母祝夫人

明文三

六

遷而居焉晚年遵章齋治命改卜建陽之考亭居之八年而歿後二十七年是為寶慶三年其季子在佐其嫡兄塾之子鑑相宅城闕從士大夫請作祠以奉先生遺像建安之祠實自茲始嘉熙中建守王堃別創建安書院亦為祠其中以祀先生而以真西山配之元至正間遣京學提舉危旂航海奉制加封額上醢少牢告祠于家仍致祭于書院于時兩祠猶並存也世移物改書院尋毀惟家居之祠僅存然歷年既深梁棟朽壞國朝永樂初有繡衣黃門使行部過祠督責守臣為加修葺仍舊貫撤朽更新去壞為完始有足觀者正統初詔復其家景泰間奉特旨徵嫡長九世孫挺入京欽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俸歸以奉祀事尋敕有司每歲春秋給官錢為備牲帛祭品仍頒祝祠命延恒主其祭繼又因憲臣有請增益祭品以門人黃幹劉燾

蔡沆與德秀配享朝廷崇報之典茂以加矣惜乎舊祠規制淺陋豆陳設奠獻升降俱莫能展因循日久大不足以稱崇報之意天順五年冬予自職方員外郎來守是郡越三日拜謁祠下顧廊局促心甚不安銳志改圖而慮難其地退而與樞商之樞曰屋西有堂數楹敗梁朽柱固在先侍郎舊居也舊爲武臣所據近因朝廷有修祠之命賴司法之力已復之矣其址高闊廣潤足以改創祠宇但乏力耳今遇賢侯下車之初首詢及之誠有待也既得地又慮財無所出乃經營謀度遇有羨餘公錢輒存積以俟又發庫藏得無名色布五百餘疋仍不足乃分俸錢以爲之勸而郡中尚義好名之士咸翕然響應各隨宜出貲以爲之助越三時而財用稍備適遇賈人販大木至有不期然而然者於是發貨市材命工興役專委甌寧縣學訓導王遜夫

明文三

九

相樞以掌其事復命老人魏應璧吳禎分董其役中構堂四楹前爲重門夾以兩廡堂後建閣以奉皮前代制誥并畫像遺書閣之前左爲庫右爲厨悉以次告完其費金以千計而一毫不科於民用人力以萬計而一夫不役於里經始於壬午八月落成於明年六月又明年臘月之吉始移奉先生故像于中而列舊劉蔡真四配像於左右題其額曰道學淵源之祠而虛其兩廡俟泰考先生門下平日從游之徒并子孫之賢而有功於奉祀者分立牌位從祀於其間焉嗟夫先生發明六經表章四書集群賢之大成繼往聖之絕學其傳道之功不在顏孟下前人道之詳矣是宜配享孔廟位次顏孟方協公論而乃列諸從祀之末與漢儒爲伍於未安今觀先生過化之處莫不有祠皆有藏存焉發源之祠表所自也尤溪之祠著所生也考亭之祠

大廟也其地適宜講學之地所祠不一然皆莫宜於建安之祠焉蓋建安古郡名總各邑而通諸道先生往來始終寓於斯後嗣如長累世居於斯前朝頒封制命藏於斯我朝錄蔭後八襲崇明祀寔在於斯以是較之祠之立莫宜於建安而建安之祠當爲諸祠之魁凡我有官蒞是邦者豈可視爲尋常而忽之哉朔望率郡人子弟焚香拜謁此理之常固不可忽春秋循例給祭品必豐必潔此殷事之常尤不可不謹門丁庫役更替有常不可缺也修飾祠宇帝命昭昭不可違也此皆有官者之責若每晨必祭每祭必誠典守戒嚴罔敢瀆慢其責在承祀蔭官與凡朱氏之後人焉祠成之初已請少保李公記之矣然紀其大而遺其細予故敢續書始末詳細以詔來者

重建朱文公祠堂記

建郡治

朱衡

明文三

辛

宋侍制侍講贈太師徽國文公先生祠在建郡城北實季子在崎孫鑑合諸工夫肇作於宋寶慶之三年國朝陶公偉蔣公彥猷便闢一營修自永樂間始九世孫樞以大宗世襲翰林博士奉祠而有司歲致俎豆自景泰間始郡守劉鉞再闢祠址祀先生伯以黃劉蔡真自天順五年始考朱之先居歙黃墩唐時茶院以兵制置於琴子孫因家焉遂爲琴人茶院八世孫吏部爲建政和尉而葬承事於邑終水南之環溪又爲建安人吏部改尉尤溪快滿出寓鄭氏對文公山而先生秀靈孕焉後先生奉葬吏部寂歷山中爰卜考亭於是兩宗子孫益熾昌矣蓋先生遺澤之在天下學士翕然鄉之雖非其鄉非其富非其遊宦之國又非有秩祀之文人人以爲受罔極之恩也所至祠祀建與新安郡邑各祠則其世其居存焉巡按侍御歸州曾公似清

其侍御宜其公寵政尚德風以先生之學問開士先後親建
并文公祠召子孫訓諭之沈公尋捐錢壁書自堂廡重門坊閣
庖廡凡理漫漶夙美益章賴祭具不備米飾未稱曾公下郡計
之既報會滿去侍御邢臺趙公孔昭代臨正它格物以端化善
俗爲首務遂命有司出帑置設簞簋諸器再飾丹雘之剝落者
於是先生之祠煥然新穆穆然肅矣十三世孫諸生法錄洛董
永請記衡蒞仕於尤移髮今董學來閩皆先生之世之鄉尤泰
附孝友先生後人記何敢辭夫先生之學聖學也聖人之學盡
其性焉耳性之體流行於人倫散見於庶物而其大經大法則
識記於古今事變詩書禮樂之文蓋皆性之不容已者天理民
彝之則不依文義而立而文義所具莫非經法故君子盡性至
命而窮理爲要講習討論參互考訂極其力靡遺者要亦窮極
性體盡本然之理而已先生平居端坐蕭莊靜一隨事體察友
躬踐實此其學之大致而窮造化之原燭經傳之奧要予史之
歸折流泉之象灼治亂升替之政徹天地通宇宙雖幽渺之事
無小之說罔不了晰者蓋其明睿之智堅忍之性漸積淹貫恢
弘洞洞天之所經與人特異耳乃智不足達微性不可操久既
與於先生而服膺造真頓悟指前文義入耳出口爲弊遂假
刊卷絕跡收功一原之說吾不知於窮理盡性之學何如也式
訓博文武肅願學要其竟底則一致焉夫村守階級傳文盈胸
誠河與於先生哉獨有得於窮理盡性之學庶幾善守家法云
朱氏子孫今日萬指誦詩書求與林立求爲百世可知者經
法所有待人而後行世範祖武與俱不朽文獻足徵無礙矣衡
爲記俾朱雲仍凡知所勉無負侍御公作新之意系以詩曰鳴

岑巖靜治急取羣紫悉入斗天漢光輝文山公山有當我延
平道脉得所依歸一七閩上游黃華白鶴天堦考亭山川廖廓
倚與兩宗遺澤滋液寒水迥心英英可作二孝友慶門人杰鸞
鷺方園相望自唐偉觀紫陽鮮色移移幽間徙建一代宜稱新
安三溪毛薦芳桂枝呈舞報德報功祠以千古孰爲振新儀章
棟宇臺祭之風人文宣撫四

重修白鹿洞書院記

李

竊惟三代之教人也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制度詳備師無不立士無不習是以人倫明而風俗美宜乎比屋可封而人皆君子之行矣斯時也豈復有所謂書院之建降及後世學校之政不修而人才日以零替於是賢士大夫始留意焉此書院所以建也宋初天下郡縣未立學校時則有四書院而白鹿洞其一也然此書院于今爲尤著者實由大儒朱文公興起之也嘗觀文公來知南康建此書院於傾廢之餘用心甚勤所以爲賦爲詩求記以形容紀述之者亦慮夫歲久傾廢尚冀後人有補遺文而感發者或能繼而修之庶復興起而一郡之士又有所造就矣此文公之心真所謂繼絕學而開太平

明文四

一

之心也守斯土者果委靡不振則已苟有景慕前賢之志則必慨然爲之而不辭也噫斯人也豈易得哉不然文公去後三百餘年郡守所更不下數十而重修者僅一見焉如翟侯溥福是也由斯觀之則此書院傾廢之日多而興起之日少欲望斯郡人倫常明風俗常美人才常勝難矣茲有吾郡之士曰何澹者走書至京告子曰澹於成化改元承乏南康視篆後往謁白鹿洞書院視其頽弊欲重修之時提督學校僉憲李公先見委焉乃儲材聚工屬星子知縣周讓董其事閩郡尚義之家咸出財以助其費凡在是役者罔不歎然効力起工於歲八月落成於明年之二月其毀洞齋堂廡門塾垣之類或新其舊或增其缺莫不弘其規制壯其觀瞻大非昔時之比矣行將延諸集士以張文風敢乞爲記以紀其事刻之于石以告後來予惟是書院

也在文公作興之日則有東萊呂先生爲之記在翟侯重修之日則有祭酒胡先生爲之記顧予何人敢續二先生爲記乎雖然何侯之盛意則不可拂也茲有一言告焉何侯所以重修是書院者蓋亦景慕文公之高風而興起也凡文公之用心於斯者亦當體之而用心焉給田之未復者復之聚書之未備者備之揭昔日之教條以爲祠規集今日之士夫以相講習必使是郡人倫明而風俗美才賢濟濟見用于時庶臻實效而不爲虛文矣何侯其視此而加勉焉苟或忽之則前功盡棄殆無異於不修者是以君子所爲必慎其始而成其終也豈草草哉若夫是洞顛末之詳具載前記茲不復贅

重修白鹿洞書院記

李齡

明文四

二

南康府北行一十五里廬山五老峰之東舊有白鹿洞書院院後有崇山峻嶺騎馳雲矗而來結爲院基羣山環繞於左右前有三小峯峭拔奇偉如拱如揖西有泉水瀉出于巖谷之間衝瀉觸石懸爲瀑布湧爲雪浪匯爲清池淵泓澄碧洞鑿萬壑折流而東經于院門而去嘉葩茂樹修篁奇石交布於其上唐李渤先生兄弟愛其山水之勝隱居讀書於其地嘗養白鹿以自娛因以名其洞後經五季之亂故址已廢宋淳熙六年己亥晦庵朱文公先生來知南康軍始訪其處復建書院又上言請賜敕額及賜御書石經監本九經於其中列聖賢教人爲學次第以示學者置田以贍其用每休沐輒一造與諸生質疑問難詳訪不倦暇則相與優游泉石間攜幽發粹竟日乃返一時名人陸子靜劉子徵林擇之輩皆嘗從先生游焉後文公爲浙江提舉復遺錢局郎守錢開詩建禮殿聖宣聖繪十哲像備官僚學

使行釋菜之禮其垂教貽謀之意深矣歷宋及元屢經兵燹
院遂廢我朝正統丙辰東莞翟君溥福繼守是邦仍其舊基復
構殿立像殿前有大成門右有先賢祠中白鹿左濂溪右晦庵
三先生像前有二柱張橫渠陳了翁陶靖節劉西壩父子七先
生神主在焉殿左有明倫堂東西齋儀門貫道門堂左有文會
堂祠右有燕息房總若干間歷歲滋久梁棟朽腐成化紀年乙
酉齡奉命督學至南康翼日謁書院仰瞻其廡謀欲修之適知
府中州何君濬抵任且在國學素有師弟子之好因以命之君
乃謀於推官沈瑛知縣周謙募義民廣延華等得穀五百斛鳩
工聚材命主簿曹昇耆民廖笙尚鑑教讀唐維禎董其事邑人
聞風慕義捐貲財施磚瓦助力役者比比繼始於是歲八月朔
日以明年二月訖工既重修其舊復增建兩廡櫺星門貫道橋

明文四

剷除荒穢周以垣牆樹以松竹殿堂祠宇煥然一新乃聚在泮
諸生朱暉良貴等與郡人子弟之俊秀者講學討論繼先賢之
遺教而興學於當時誠書院之再興也興廢始末前祭酒胡先
生記之詳矣星子縣學教諭吳慎復應是功不記無以垂勸將
來乃具其事請記于石齡惟是洞山川之勝非若禪官道院徒
爲遊觀具而聖賢遺像在是朱子教人成規在是先儒之遺風
流澤在是一郡之教化盛衰在是誠爲政之首務也孟子曰知
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若翟何二守可謂知所務矣視夫濫
官怠政徒知竊祿而有玷於名教者其賢不肖何如也後之繼
治者尚審於斯

重修白鹿洞書院記

彭時

正右名山以十墩惟正廣最勝廬山古跡以十數惟白鹿洞最

勝洞即唐李渤隱居之所南唐始立學館至宋表章爲書院而
其規制大併於晦菴朱夫子此其所以最勝於廬山而有名於
天下後世也子自知學已聞其名欲往而未暇成化丙戌冬蒙
恩歸省道過南康首問所謂白鹿洞書院者郡邑學者言曰書
院距府二十里其地正當廬山五老峰下前守羅侯嘗與復於
久廢之餘今守何侯成提學僉憲漸陽李公之志經營措置重
加修葺以去年秋始事而以今春舉工視昔加宏壯矣子聞此
益欲往觀焉又自以遠親歲久恨不一日拜膝下矣暇從容他
適哉乃不果既至家居未踰月而召命且下中貴護往還者促
行甚急予意白鹿洞之行又不遂矣乃歲除前一日舟次南康
舟人遽報北風漸猛不可行中貴曰宜少停以待風止予竊喜
曰此乃天相予成白鹿洞之行也中貴亦喜而偕行於是命驛

明文四

四

吏具肩輿太守向侯藩同知譙君讚教諭吳君慎等聞之皆騎
以從循岡阜北行十餘里乃折而西行路徑崎嶇一水凡五六
渡而後至蓋其間山勢秀拔左右環拱如合抱狀前有溪上下
多巨石石間刻字皆文公遺蹟青山臨水棟宇巍然東爲禮聖
殿又東爲先賢祠西爲明倫堂又西爲文會堂俱有廊廡門塾
制作合度不侈不陋而又綴以垣牆樹以松竹深遯清嘯誠於
讀書養性爲宜予入謁廟祠既俯仰四顧心甚樂之但恨不得
久留以遂好古懷賢之思也慨然而去去數月何侯書來屬記
吳君復具事實并致諸名公述作於余以必其成額余不敏何
足以記此雖然予既以不得久留爲恨得託名其間亦復何辭
故不辭而記之曰書院之作何所始其始於前代郡縣未立學
校之時乎學校未立而書院興理有不得不然者厥後郡縣皆

有學學校之政遺矣實若無所事乎書院然好古君子乃獨力
檢致力於此豈無意耶誠以學校課試適時制士未免乎科舉
之習書院教養崇古法自可專於性命道德之學也夫科舉之
習盛則外重內輕趨浮華而忘本實者有矣惟出於科舉之外
而學夫性命道德之學則士習正而真才出道明德立無所用
而不宜進可行道於當時退可著書立言垂範於來世科目得
失有不足言也言意文公昔者與崇書院其志固在乎此而今
會憲公與何侯等所以修葺之者豈非欲學者學於此而有成
然後備科目以進斯可建功立業而昭實用於天下也耶其嘉
惠來學之心至矣速矣學者尚體其心修朱子洞規之序必窮
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庶幾出處進退皆有益於名教不
元增高於廬山大有光於江右歟請以此言勒諸貞石以俟

明文四

五

重修大同書院記

趙璠

大同書院舊在學宮之東元至正間邑令孔公俊建之以祠紫
陽朱先生致其尊崇之意以起學者瞻仰之私一經兵燹廢而
莫舉家寥寥幾二百年于茲矣成化壬辰無錫張侯來令是邑始
至按圖考迹慨然以崇廢起廢為已任先捐俸重刊先生大同
集之浸泯者越三年乙未政行教洽遠近悅豫乃謀之眾曰惟
晦菴朱先生道德功業著于今古雖庸夫愚婦所共知也矧爾
有同定惟先生游宦之地其德教之在人心想未即忘而書院
一壘不復可乎會曰惟賢父母之命是聽侯爰相地消時日
北工備斷礎礎連陶甃重建書院三間前三間為儀門又前一
間為門樓中宅退後扁揭恭馨以寓景仰之意後一間為畏聖
庵像設先生以祠於中舉遺事而壁書其記門廡房垣翼然煥

然規制一新費不繁而民不擾士用豫康歲年丙申朽梓訖工
張侯置酒第牲以落之行釋奠禮畢同之士民私相謂曰惟昔
文公朱先生嘗傳是邑其善教之淑人心至今弗緩今我張侯
之賢治道有本政教兼舉一以化民成俗為心其思踰先生芳
躅者歟乃謀所以紀其功而垂之久適予遷職便道南旋邑秀
士洪敏林宗致書以記是屬惟孔子之道在六經其綱領在四
書去聖遠而說益支道益晦天啟有宋濂洛關閩諸儒出而說
之支者始合道之晦者始明然學者猶未會其旨趣之一至朱
子出辨訂訓釋務使聖道愈明人心易曉大學中庸則有章句
論語孟子則有集註小學有書以為進德之基本近思有錄以
為入道之門戶折世學之謬辯異教之非天下學者翕然知有
所歸其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為德行發而為事業徹人心

明文四

六

洞大理建羣哲會百聖粹乎洙泗伊洛之緒其為世道繫也深
矣而非其鄉非其寓咸建書院以祠之矧茲過化之邦哉然為
有司者必知道方能以教化為首務張侯是舉其知本末先後
者矣侯名遜字時敏以鄉貢進士出身為泉屬七邑令稱首云
星溪書院記 政和 林 雍

皇朝成化十五年己亥奉勅提調福建學校僉事奉議大夫廬
陵周公時可者課至政和縣邑之致仕教諭吳憲進縣誌言宋
政和八年章肅先生由郡庠貢京師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尉
是縣建書院於星溪之南正厓山下以供職事之餘讀書觀理
而養其高大之趣于以風化縣人子弟使知向學其書院歲久
荒弗廢壞課廡址重修建以成仰止之心以待夫有志學古之
士而來居之分巡建寧道僉事河南高公鍾秀既悉贊襄之勤

仍令知縣事承事郎沈 請文以紀其事雖固不文將辭不敢
乃惟是舉吾黨分內事焉可不盡其愚而已於言哉先生有俊
才下筆語輒驚人肆力經史期為有用復從游龜山楊氏門人
側聞河洛之學益自折節以趨本實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
辯義利察倫理孝於親而忠於君高志大節確乎不可尚矣故
其子晦菴先生朱熹得為道學之傳而承先聖之統寔家庭之
訓有以敬之也吾友周公時可自少有大志常以聖賢之學自
期待於先生父子之道固已信之篤而契之深矣則夫藏修之
地而為愛惜宜乎其然也高公鑑此為風化攸繫非托諸文字
無以昭示永遠其向善樂義之懿則所謂協恭和衷者也沈君
克體周公之志於院之北建天光雲影閣奉祀晦菴先生而以
黃勉齋劉雲莊蔡九峯真西山為配閣後開拓復建光風霽月

明文四

亭以臨其上且贖民屋三間並帶曠地以族周公擇朱氏餘派
世守其祀則其中之所有亦豈俗吏所能彷彿哉抑學校之官
漢唐以來固所不廢惟所習考世俗之書所攻者進取之業竟
不知大學之教為可重此白鹿石鼓星溪之廬所以又別有作
以高其為學之志而自不混於時俗也洪惟太祖高皇帝建學
造士以五經論孟庸學之典是即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以及程
朱之道之有也涵濡成就超超前古學者正宜盡心以求其至
亦不待於學官之外有他求焉惟或思之不審是以多有舍其
所重而趨其所輕其能卓然以聖賢修己治人經國濟世之道
自期許者蓋亦間見而特出也周公之為是則亦不能不為此
慮有望夫求學者深矣若謂靜處於斯不奮外誘為可徒務博
治舉祖之學以為折科之資則已悞矣凡我八閩之士宜亦有

聞而興起者以副周公之意

重修紫陽書院記

周洪謨

紫陽書院舊在徽郡南門五里宋淳祐中郡守韓補創建理宗
御書院額元至元中郡守魏克愚遷門內之江東道院後以舊
於水而遷於南阜元末燬國朝洪武中重建於歙學之右舊則
西向今則南向而與紫陽山為正應書院為徽國朱文公設中
為堂有公像有司歲嚴祀事而以黃勉齋蔡元定配食堂之前
左右架兩廡又其前為重門堂之後為學舍若干楹以棲講學
之士於乎講學所以明道也道在天地間歷萬古如一日三皇
二帝夏商周之君天下莫不以斯道而正人極至周末而否天
乃生素王孔子使明羣聖之道以師表萬世於是刪詩定書修
禮正樂周易以贊春秋以作春秋而既於楊墨鄒孟氏力閉之

明文四

自漢而下斯道又既於佛考至宋周程張邵者出始能即遺經
以發明道奧揅除異端述夫文公則又兼諸子而集大成子載
之薄蝕者然以明百家之晦駁者粹然以正皆公之功也今
夫九州萬國及海外諸番若高麗日本琉球交趾之類皆知尊
公道學而沐公教澤况我鄉黨縉紳之士得不仰而慕之乎此
書院所由設也是不惟崇祖豆以報公之功且有以激後學觀
感興起之志其有益於風化殆非淺矣自國初來有司累著積
歲既久而地滋甚固口張其謀之知府王勤通判婁琮推官楊
宣知縣王鯨相與協心圖理肇工於成化十六年九月落成於
明年二月二日乃遣人求筆其事于石以示來裔若夫創葺之
使益遠而益新則有待後學崇儒重道者成化十八年六月

徽州府學重建朱文公祠記

周洪謨

徽郡學有徽國公祠者宋慶元六年公歿徽士即郡學繪而祠之其後郡守趙師端改建於講堂之北黃勉齋爲之記迄今二百八十餘年累圯累葺者教授陳文以白於提學御史裴公率諸生擲匱管新知府王哲等義其事咸樂助之既完且美乃疏於朝欲以每歲三月公之忌晨有司致祭既請乃寓書其郡人禮部司務方佐工部員外吳柳仲屬記於予於平公自其本朝已從祀孔子廟庭衆天下皆然也其父母之鄉慕之得不祀之乎一以尊公之道一以報公之功公之道何道也堯舜三王之所行以立極當時孔子之所明以垂憲萬世者也公講之明而行之力可謂以斯道自任者矣公之功何功也昔孔子歿數十年而道阨於楊墨賴孟子闢之以歸於正孟子歿數百年而道壞於佛老賴公集諸儒之大成以攘異端而開聖道昔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子謂公之功不在孟子下也故因識葺祠之事而併見其梗概云

明文四

九

重建南溪書院記

黃仲昭

尤溪縣舊有南溪書院以祀韋齋先生及其子文公先生始於宋季爲一祠以合祀至於元則又爲二祠以分祀其祠建改作之類未詳見林公典祖之記可考見也自版圖入我皇明祠之制皆仍元舊正統末悉燬于寇景泰初御史許公士達激有司重建備構二祠歲久又頽於摧壓矣弘治辛亥邑人太學生林海言祠爲文公毓秀之地而作然其誕辰之際未秩於祀典似於聖朝崇儒重道之意猶未能無少闕遺也朝議允其言命有司歲以九月望日行事而祠宇敝陋弗稱識者少之今郡守孫公衍聞而歎曰此吾責也每欲因行縣調祠以圖起廢顧

明文四

十

然於郡事未能耳因語其邑令方侯溥仲相度焉方侯遂毅然以爲已任而貳守丁公階金公淵前推李公環咸贊襄之于時適歲事有成境內無事侯乃捐已俸爲倡而邑之僚屬學之師生及邑人之尚義者多隨其力之所及而樂助之惟恐或後於是鳩材庀工即其故地爲堂五間於左以祀文公堂之前東西爲兩廊又前爲拜亭臨於舊方塘之上塘之中布石爲橋而覆之以亭又爲堂三間於右以祀韋齋東西亦爲兩廊其前則橫亘以垣而門於其中又合二祠而總以周垣總爲門三間仍揭宋勅賜南溪書院之額於其上焉書院之址東西廣二百有十尺深視廣殺三十之一雄規偉觀穆然靚深至是始有以稱朝廷尊崇之典矣經始於己未孟冬而以明年仲春落成方侯適以事至郡因復於孫公曰書院之役今幸就緒矣不可無記公遂以屬仲昭且謂是役匪直以尊崇先哲而已亦欲邦人士子知所以慕尚文公之學以善其俗焉子幸推明其說以詔之庶乎其有發也仲昭末學淺陋何足以知此然嘗讀文公之書而有以仰窺其萬分一焉文公之學寔淵源於濂洛而上邇於洙泗道統之傳脈絡分明無容喙矣然其所以能進於是者亦曰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耳考其平生所以修其身告其君教其學者舉不外乎此要之由學知利行以至於聖者其用功次第亦無有切於此者也今文公之書家傳人誦但未知其要而徒矜其文辭以爲取科第榮利祿之具焉耳欲望其道之行胡可得哉邦人士子苟有志於文公之學盍亦主敬以讀其書潛思以求其理反諸其身而力行之乎從事於斯而不已焉則庶幾文公之道不墜於地而於賢師帥

之道亦可以無負矣孫公松之華亭人第進士歷沔陽知州兵部郎中來守是邦寬以撫民嚴以御吏而尤篤於文教有古循吏之風方侯抗之錢唐人起家鄉進士勤慎而敏於政初知婺源嘗修建文公祠今復率奉於是役其文雅亦有足尚云

重建朱文公祠記

蕭 福

浦城徽國文公祠以天順戊寅歲因僧寺之舊改爲之至于今幾四十年然邇寺之始建又不知其幾十年矣仍舊則苟成物久則易弊故棟宇日就傾圯而櫺星之位置於左廡左廡間前之好事者又以西山文忠公爲邑之賢合位於文公而並祀之文忠後朱子而生蓋私淑其道而興起焉者亦猶孟軻之於孔子也以之並位過矣是祠與位兩宜易之弘治壬子夏六月建寧同知周侯時中以政蒞茲邑見而嘆曰是豈所以祇儒先繫仰思哉庸圖新之歸而謀諸太守劉公嶼公曰是役烏可緩也遂以其事屬之知縣鄧應仁經理而相成之應仁曰茲義舉民咸願有助也於是鳩工之精市材之良卜日而就事焉祠既成侯乃奉文公於中堂而以劉雲莊蔡九峯黃勉齋及文忠公分位而享仍備其門口紫陽書院蓋不惟規模宏壯視昔有加而配位之正又足以合人心道義之公而無歉焉侯心亦既寧止監察御史際福聞而誌之曰聖賢之道散在天下無所不有士慕其道想其人則必爲之祠廟爲之肖像瞻拜之祭奠之思以有歸也矧浦城密邇考亭聲教薰蒸同於闕里故文忠公以晚生聞知之賢讀其書得其心而文章道德遂爲一代名儒今之地同昔之地也今之民豈非昔之民乎苟有君子明揭而昭示之則幡然者衆矣此祠之所以建也建之而或苟於成處之而

明文

李

武陽書院記

鄒 武

或垂於義則不足以聳瞻矚而協典禮此祠之所以重建也自茲以往凡邑之士拜于斯祭于斯觀廟貌之尊嚴動往轅之遐思奮而興勉而修近而思所以效法焉得無復有私淑前修成就德業如昔之文忠者乎則此祠之建其有神於學教也不小吾儒理人先學教而後刑政周侯侯其真知務者哉使後之理人者皆爲侯之所爲學教之興其有既乎於是邑之士民相率詣祈請曰幸書以爲記祐曰記之祠中後皆爲堂各五楹東西爲廡前爲門各三楹經始於是年秋八月相役而終其事者署縣事建安縣丞郭璟董役者義民程鳳翔耆士葉孔瞻云

明文

李

弘治壬子歲邵武南隅亨道坊貳張公榮創爲武陽書院徽國太師朱文公肖像其中而左右則何臺溪李果齋像也其次則任希夷以下木主凡幾位臺溪果齋爲邵武人實從遊於文公之門文公宅里在建陽夫邵武僅二舍邵武亦文公過化之地其墓地在嘉禾與半嶺隣舍嘗過建寧歷建陽及崇安文公家廟畫卦亭考亭武夷書院時一瞻拜而雲谷白鹿則未至而有待也文公足踪所至悉皆有祠則文公之神其位于邵武也張君其以義起之乎春秋二仲上下祭文廟畢即往行三獻禮正德辛巳郡大夫潘公旦來守茲土行祭禮如常儀見俎豆之設不加膳朱氏守祠者或少溫飽乃惕然懷崇賢報德之念及猶祠之歲入則提學副使姚公謨置祭田米二石八斗修其祀或不足以給其後潘公徐國書之嘉靖改元有以勢豪奪庵產訟者潘公曰吾知所以處此矣乃以庵田租一十二石四斗歸之武陽書院祠已復有訟類前事者武與公議復徹甲申和十

石菴之公曰文公後今有田若干修祀仰給有賴矣何臺溪之後在山居者吾聞其不能自存合析其半以與之余適有江浙公事之行及還則事已有歸着矣不獨此也黃簡肅公則有崇谷書院劉文簡公則有祠堂以光澤李果齋祠繼於祖父孫同列特新其祠宇別其龕位復置田若干以裕其嗣孫使衍其祀及相地以遷泰寧學宮便就山水之勝為人傑助政教覽令煥然一新補前所闕而啓後所繼也昔人以建陽有雲莊蕭峰瑞樟菴峰書院標其里曰道義之鄉邵武得公之表章視建陽不多讓矣噫余知所自來矣文公先爲婺源人公實與之同鄉邑斥其異端崇我正學宜于與有傳道之責及有講明道義之功者留心眷注若是其汲汲不使其湮且微也若夫稽古愛民開揚節義乃公餘事其有得于明德新民之學止於至善者哉書院田段歲久恐遺失刻石俾有所考命武記其事余是深嘉而樂道之以告來者

明文四

三

重修白鹿洞書院記

何喬新

廬山五老峰下有白鹿洞乃唐李渤讀書處洞中養一白鹿故名南唐元宗始卽其地爲國學給田以食其徒宋興因而不廢太宗嘗以九經賜洞中學者俾肄習之來學者嘗數百人至熙寧末其學始廢南渡以來晦菴先生朱守南康訪其遺址詣于朝而復之又定爲學規以示學者益盛元季費於兵燹而書院廢廢盡學田多爲佛寺所據予少讀先生白鹿洞賦及和允延之廬山雜詠詩慨想當時規制之盛渴欲一往訪風泉雲壑之樓尋昔賢之芳躅庶有以自發者然宦遊中外竟莫能一至焉成化初江西按察僉事潮陽李公齡因提學訪其

遺址稍作學舍又買田百餘畝又得廢寺田八十餘畝以食學者創復之初猶未大備弘治八年嶺南蘇君葵由內翰遷按察司僉事以董學政嘗過書院憫其廢廢思更新之告于巡按王君元善又謀於按察使陸君珩僉事沈君景協圖起其廢宗室上高賢王聞之助以白金百兩諸公又鉤較羨財節縮冗費以供工匠之食材瓦之需乃屬劉守定昌撤其敝腐酌爲規制中爲文廟傍爲兩廡明倫文會二堂以次居左各有儀門以時敬開文會之前爲延賓館東西齋舍六十餘間經始于弘治丁巳年八月旬日至明年十月七日始用少年告于先聖先師而落成焉時兵部郎中婁君性罷政家居語公延請以典教事性養士之田未敷蘇君告于巡按監察御史陳君銓陳君慨然以爲已任乃考學田舊爲僧寺所據者今多爲汙萊廢壞矣

明文四

十四

於是收市閒先寺閒田四百六十餘畝又市泗洲寺應田四百三十餘畝合李君所置幾千餘畝以供祀事以贍學徒先是鎮守江西太監董公讓雅重斯文嘗謂興復先賢遺跡非圖經久之計不可至是亦捐已白金十斤以益市田之直僉以爲百年之廢興於一旦誠爲盛舉乃具顛末令諸生黎允吳漸求予爲之記予惟謂公此舉有功於吾道其必屬諸大手筆豈鄙劣所敢當固辭不敢爲二生請之益堅乃爲之言曰吾夫子之道至孟子而失其傳濂溪晦菴二先生出然後有以紹隆緒而振絕學濂溪嘗知南康寓家湓江之上晦菴亦知南康講學茲洞之中則江右乃二先生過化之地凡一草一木皆衣被道德之光矣况靈而爲人秀而爲士者乎我國家文運聿興聖天子崇道以淑人心而在位任治諸公篤意斯道因二先生過化之地

作爲學舍以教諸生又市腴田以養之延典教者以教之期得明儒之才以佐休明之治而已凡來學於茲者仰瞻阜之巍然而興高山景行之思臨湓江之淵然而情逝者如斯之哀尊所聞行所知斯不愧二先生之遺教而亦無負鎮巡與在任諸公作興之意矣裔新老矣雖不獲與諸生弦誦於茲然亦私淑二先生者也願與諸生共勉焉既詳識其事而田之疆畝與稅籍之所隸具列于碑陰弘治己未夏四月望

續溪縣重建朱文公祠記

胡富

徽之續溪縣儒學東故有文公朱夫子祠傾圯不治百餘年莫有任起廢之責者弘治癸亥廣東博羅何侯由南臺侍御簡知是郡凡稽古右文有涉風教者以次舉行既三載奏最旋車取道于績邑率廣平王君育英以其事請侯曰誠今日之先務也

明文四

五

亟成之由是發帑鳩工而一時郡僚父皆相繼協贊經始于正德丙寅秋越明年春告成爲堂若干楹高敞觀深中位文公而以蔡西山黃勉齋諸賢附食背崇岡瞰清池枕大嶽山襟帶乳溪諸水而鳳山雞嶺羅列於前山川之靈寔毓於此先是侍御濟南李君延壽謫爲邑簿欲相地於明倫堂之西微隘不稱而教諭龍溪顏君榮偕賓友又嘗舉其事白于提督學政侍御蕭陽陳公委前令薛君墨未幾以遷去遂中報至是績之諸生爭相歎服迨遷於數公而亟成于一旦其崇儒重道之功不可不紀乃馳書西陲請記其事富邑人也不敢以謏劣辭爲之言曰維徽國文公先生自少勵志聖賢之學克積既久所得益精且深其立朝言論州縣設施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概見晚遭擯斥自反無愧日與黃紫諸賢討論不輟蓋正經言總義大典

以續洙泗河洛之傳付得喪禍福於禮義今讀其書崇其道海內外皆受先生問極之恩矧績溪隸徽實其桑梓之鄉可無專祠也哉禮以義起雖自今伊始無不可者况作之於前而又自足徵耶雖然侯所以國興復新祠宇匪直修大觀而事彌文也蓋讀其書當論其世崇其道當繼其述當考先生所得不越乎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侯期待後學正惟在此而吾黨之士所宜畢力而不容以緩焉者樞趨祠下仰瞻遺像則悚然以敬而思與之齊洗磨淬礪修于鄉而達之天下庶幾先生之後復有其人吾邑山川之靈鍾秀遂將媲美河洛以上競洙泗之淵源斯無負吾侯期待之意而凡駿奔走於大役之間者亦可忘其爲勞矣若夫姑擬緒餘以干榮利而於聖賢事業漫不加省非走所敢知也侯名款字子敬別號象山又號榕溪起家進士云

明文四

十六

重新南溪書院記

林瀚

南溪書院者宋理宗御書也崇祀朱韋齋晦庵二夫子舊矣韋齋嘗尉尤溪而南溪舊故祠立于此耳厥後府經兵燹廢靡常至我朝弘治辛亥邑人太學生林海言孝宗皇帝特允其奏遂命有司歲以九月望日致祭是日寔文公誕辰而祠宇又公毓秀之地也元愛高謂爲閩中尼山蓋亦古稱海濱鄒魯之意大海濱鄒魯入閩而論閩中尼山舉一邑而論尼山鍾靈而生孔子此生宋子適當周東遷宋南渡之後大聖大賢間出萬世斯道係然豈偶然耶縣令方溥一新之以嚴祀事然現制尙隘正德庚午諸君弘濟以鄉進士出宰斯邑宅心仁廉至深注意於文教一旦謝二先生祠額謂師生曰尊賢崇道乃王政

首務敵陋不修寔吾責也爰具其事告于臺省諸公一惟舉措是從於是即鳩工儲材增修正堂及左右舍活水毓秀二亭也韋齋於喬年祠前立天光雲影於韋齋之外閭中尼山則與書院並峙使古制復見於今日焉祠前道狹出俸金市民地盈畝以充廣門徑門之左右則立二坊扁曰毓秀坊觀書第內外煥然一新皆極壯麗規制視昔始倍徙什百耳踰年厥工告成庠生劉環施鉉等謂邑侯是舉尊賢也崇道也不可無文垂示永遠因具其始末請予爲記手而嘆曰偉矣哉諸君斯舉大有裨于風教也韋齋祠宇立而父道崇矣晦菴書院成而先賢尊矣況其分其餘力舉與百廢禦寇康民無非政之善者昔宋咸黃承皆尹於斯其芳聲遺愛至今人猶頌之以諸君今日行事觀之雖古循良豈多讓耶由是而往產于斯地升于斯祠者蓋亦

明文四

志

思讀其書以體其道庶幾文公之道如日中天而朝廷造就之恩賢令作興之意舉無所負就謂南溪人文不自茲而益盛所謂海濱鄒魯有足徵耳後之思今不猶今之思宋思黃也哉庸記於石以勉夫邑士且爲民牧之尊賢重道者觀云

重建東山書院記 餘干縣

李慶陽

東山書院故在餘干縣冠山東峰舊志曰南宋時趙忠定汝愚其弟汝說汝志子崇憲建而朱子至則主之而講學云書院故有堂曰雲風堂朱子手筆今不存忠定之以議死也朱子實即其堂註離騷經云宋亡書院爲人所燬而番陽有李榮庭者取復焉蓋山謝公有記迄我明興而其地又入於寺弘治間知縣崑山沈時又取復焉精堂於其上未幾姚源洞盜起兵厄餘干而其堂爲亂兵焚正德六年予按縣登山履書院址憶舊會江

西右布政使溫江任公以兵留縣又力取其地復焉曰夫盜賊不平者教化不行也兵陣無勇者親上之義不明又視其長輕也又曰東峰孤峻而風書院合從中峰中峰受而結有龍池焉炎曠不之竭也乃於是令知縣冠丈中峰地東西得二十八丈南北七丈中構堂五間南向以祠而堂之東仍構雲風堂西構堂又構東西廊號房以處講朱子之學者是役也任公出金百右參政董公金五十吳公二十二公者亦以兵留縣者也書院成而議祠焉任公曰夫士養於學足矣奚貴於書院蓋書院者萃俊而專業者也夫士羣居則雜難則志亂志亂則行荒故學以養之者大也書院以萃之者其俊也俊不萃則業不專業專則學精學精則道明道明則教化行而人知親長之義人知親長之義則盜賊可不兵而平也故書院者輔學以成俊者也然

明文四

六

必人焉以爲之歸祠之而重其地東山書院祠者朱子乎然有趙氏父子兄弟也又其後有以道鳴其鄉者董公曰朴聞之地以主道以宗先後者必據尊卑者必教今之祠忠定宜左朱子右位皆南向忠定弟汝觀西向曹無妄建東向皆北上柴強恕元裕位次汝觀雙雙峰魯次建胡敬齋居仁次元裕皆東西向而忠定子崇憲元裕姪中行宜不祠夫朱子者固道之宗也然其心必左忠定忠定者其先達也又與其弟主乎地者也夫無妄者於朱子見而知之者也而強恕雙峰敬齋則相繼起于其後大四人者固以道鳴其鄉者也今誠欲萃俊專業以明其道非據先後之緒不可而祠其父者置其子斯又尊卑之殺也位次成知縣冠請文於予刻碑按忠定當光宗時設計易位定大難以安社稷引用名碩弼成新政其功可謂偉矣斯其人豈以

死生富貴動心哉然卒以謹死悲夫曹無妄者晚遊朱子之門
朱子授以無妄因謂無妄先生柴強恕讀書以窮理盡性爲本
嘗作春秋尚書論語解及繫辭中庸大學說史評宋名臣傳而
雙峰箴中行皆其門人也雙峰之學本於致知力行所著有五
經講義論孟紀聞春秋節傳庸學纂述太極三圖庸學十二圖
張氏西銘圖近思錄饒氏遺書等書吳氏稱其學究天人動則
以善是已敬齋之學動靜表裏一主於敬所著有居業錄多發
先人所未發然其資力研孝母耻言仕進云夫士尚友千古預
笈而遊四方者以道從也今有朱子以爲之歸而鄉之請以道
鳴者又煥然其前也窮不如四人賢達不如忠定不以死生富
貴動心其亦非士已夫絃歌之於強暴殊也然彼卒不足以勝
此何也其性同也士母曰教化非所行于鄉親義不入于盜賊
患吾之道不明焉已不患不明而患學不精不患不精而患業
不專否則不足謂之士矧謂之俊諸士勉哉斯三公者所望也
任公名漢今爲右副都御史巡撫董公名朴麻城人吳公名廷
舉梧州人皆右參政

徽州重建紫陽書院記

羅 玘

徽之紫陽山鄉先生徽國文公講學處也後人作院祀之因以
山名宋穆陵時賜額焉然屢遷久入我國初始得遷于歙之學
以面是山屬僧寺其後勝藏于其望氣者言宜於斯嶺面于主
後當有恩天下者正德庚午冬豫章熊侯來知府事拜公院下
自是弗稱山而望得寺焉曰可院也推官張騰以御史洗君國
而弗果告侯狀上之報可侯喜徙僧撤寺而始事之越壬申三
月院成則中爲祠像公左則勉齋黃公配西向配後定宇陳公

明文四

九

明文四

三

林隱程公環谷汪公亦西向石則西山蔡公配配後雲峰胡公
道川倪公東山趙公亦東向祠之兩廡祀生于徽之賢者曰金
德之堂西向堂後有講堂曰尊德性焉南向祀仕于徽之賢者
曰遺愛之堂東向堂後有講堂曰道問學焉南向凡講堂四周
皆棲士之舍祠階之前爲道矩爲三廉拓中爲臺臺下爲方塘
雙泉灌之名曰活水以石梁之貫于道以屬于內門之外其前
以穆陵賜額鐫諸石堅其內徙公之石刻暨院之諸文亦徙焉
暨之其道貫于外門之外爲衡道迤過之少曲爲坊以院名大
書扁之偉哉勝自天開哉都人士咸訝倏然得是奇觀哉而曰
役之不我及何哉侯又喜曰可教也乃拔七校士合四十人入
肄其中釋菜與開講差廢課下矣百需於俸餘資無贏糧矣殿
最於登實徵絕釣采矣自是聲教日彬彬乎其盛矣迺癸酉秋
士多領實試南宮入廷對一人者唐阜也繁侯作院崇公推公
之教教人公亦默乎化機其神矣乎而言機祥家者侈爲奇應
侯不謂然獨德鵬與繼鵬張應祺曰微一佐吾幾忘而止矣侯
名桂字世芳前大理正有聲在徽以師帥自任而其效若此有
民人焉者其有激也夫侯走院士陳有容越湖山來督記予於
留都先受狀迺發而次其事爲記授之歸俾勤焉以告於世世

徽紫陽建武夷皆名山也紫陽之有書院武夷之有精舍同一尊儒重道徒講學之地也學所以明道也道所以植世也世之治繁道之晦明聖賢者道之攸寓也聚而業之存乎地作而倡之存乎人是烏可不加重乎紫陽山在徽城南門外五里許崇岡內抱清流外襟屏山練水之獻奇風景雲壑之成趣誠爲是邦勝槩我徽國文公與父章齋先生昔嘗遊此後已去闕猶不忘故土章齋之刻示印章文公之稱後學其增重茲山久矣書院之建肇自宋守韓公補院有理宗賜額亦其所請積今垂四百祀兵燹屢變遷置廢常自郡徙歛庠又亦有年前守熊公世芳嘗市浮屠地以廣宮牆板七校士居業于此議者謂不便

明文五

六邑來學之衆今守新淦張公文林爲之代政簿書之暇挈賓佐饒客茲山山爲老氏宮最後有憑虛閣肖章齋洎文公二像其中公賂位置弗稱且寄焚修于異端之徒毅然正祀之辨遂銳志于政創隨以其議上之行臺時林侍御以吉董學南畿還報曰茲山茲院名斯稱神斯妥蓋遂圖之公爲市地質材鳩徒興役凡經費之宜工食之費悉自己出爲堂若干楹中肖文公像列配食從祀遺愛金德之賢舉循其舊旁爲兩齋東曰求志西曰懷德以居學徒其後爲文會堂使斯久講肄其間又其後即黃鹿故址易重屋爲堂以別祀章齋復以崇正作高樹二坊于從人之途以揭示後學之趨不數閱月輪奐一新老氏之宮易而爲崇祀儒先倡明學術之地異端者流去而他託而吾人得專其業可以不遷異物矣事竣公率賓佐詣齋生相與三笑

明文五

之間屬予記於平天之生聖賢也爲道與世計爾所謂道者不越人倫日用之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廓而克之可以位天地育萬物其用至廣而效至鉅也顧後世士多溺于功利詞章之末進取是資去道遠矣而世則奚賴耶章齋以深造之得開于前文公以諸儒之集繼于後家庭父子師友之傳衷足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其系梓之故游歌之遺俎豆蒸嘗于斯詎無興起其高山仰止之思者乎卽有之學其學也道其道也以之修身以之治人其道德之懿勳業之隆有不燁然其睹哉此公崇先哲期後學之盛心士之生斯土者要在深察而仰體之也予邦人也敢默而不以相告乎是舉也佐其成者貳守王君仲仁通守何君景章節推楊君天茂知縣魏君謐也董其役者義民詹以祺江廷俊方彥明程景貴也皆得聯書之抑公治徽善政爲多其大者興利祛弊鋤奸輯惡市田僻荒樹祠表節頃者承檄戎務動合機宜而予謀之心廉慎之操尤不可及云

永春朱文公祠堂記

陳 琛

永春大尹臨海柴侯鑣新建朱文公祠堂成以書來告曰爲政而不知重教化作人才吏之俗者也鑣無似頗有志於古學而未之能而亦豈肯甘心下同于俗哉來吏茲土已四年餘心長才短未能使民各得樂生兼脫於疥寇之侵日嚴武備故於文事不暇及今幸冠諸人和乃率諸生願瞻學廟病其地之不美且棟宇舊將就頽議建于白馬山之原而吾朱文公過化永春有詩在誌可徵也宜有專祠去縣治三里許地名流溝山環水遠僻有佳氣前戶對洋祠貨其地于民以克公費今賴之建祠

以祀文公中爲正堂正堂之南爲大門北爲講堂其東樓曰
藏風西樓曰日月取文公詩語以寓意也外此則爲號房爲
社學凡二十四間先事以白于提學邵公銳分巡曾公鵬皆曰
可遂命鑄董其役而徐司訓衡亦相與著力經始于嘉靖四年
臘間之望落成于五年季春之吉敢請執事爲之記稿惟孔子
集羣聖之大成而朱子則集諸儒之大成以發明夫子者也
學者口誦其書心惟其義真實爲已刻苦加功繭絲牛毛析之
極其精而不亂天高海闊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斯可以知夫朱
子者矣知朱子則知孔子矣知孔子則知天知天則知所以事
天而學者之能事畢矣而近日士大夫以豪傑自許者由訓詁
以識字由文章以著名由科舉以進身顧乃張大其言曰不談
科舉不習訓詁不作文章而後可以言道然則文公亦廢此三

明文五

三

者乎顧人之何如耳訓詁所以明義文章所以達意而科舉則
學成而見諸用也初何妨於道學哉滯於字義而不得其會通
溺於浮文而不根於道理運運焉以辭蘇繫心而不思曰吾將
以行吾之所學也如此則於道爲有妨而於文爲無用而豈聖
賢若書立言以教人之本意哉讀聖賢之書而得其所以教我
者之意孜孜求道而至於開道焉則視傳註爲糟粕可也章分
句解以啟廼後人亦可也白賁反本朴若野人可也無意於文
不得已而文出焉亦可也隨時科舉以行乎富貴可也不樂利
舉泊然而安於貧賤亦可也大讀書而至於開道又焉往而不
可哉忠書後而讀之不得其要乃謂文公著述太繁多言障道
而引許魯齋欲焚書及陳白沙以輪扁爲真儒之說顯肆譏誹
間摘其一二未定之見痛詆于師友之間而自謂朱子之忠臣

而不知其爲不孝子也義理無窮人各有見分更分漏亦安能
一一與人皆合善讀者融而會之則千流萬派同歸于海矣手
舞足蹈於焚膏繼晷之餘嗒爾忘言於千言萬語之內於是始
知文公有因極之恩而書可以無焚而皆齋之所欲焚者非文
公之書乃文公之書之壽也永春在萬山中山水秀麗風氣完
密濟濟多士嘉譚書而無外慕必有問道而知思者其亦念柴
侯今日作興之勤倡率策勵以求其所謂集大成者而反之於
身也已

重修文公朱先生書院記 同安

林希元

昔朱文公同傳既去而人思慕之乃於學宮之東闢地建屋前
奉先聖後祀文公制如邑學賜額文公書院其時前元至正歲
庚寅其人邑令孔公俊其領海憲使許公單懷爲之請也至正

明文五

四

甲午歲學宮書院悉燬于寇國初洪武己酉歲邑令呂侯復仍
以書院舊址重建儒學別祀於學宮之西成化壬辰歲邑令無
錫張君遜又擇地於東門重建文公書院前爲講堂刻公神像
於退軒扁曰畏壘庵蓋用文公古時假寓民居之號以致思慕
之意其制雖異於舊其爲學者藏脩之所一也亡何後無良有
司書院鞠爲府館人有遺恨予思昔文公守漳建書院於開元
寺神利之後題其門曰十二峯送青排闥從天寶以飛來五百
年遶墨歸儒跨開元之頂上公非就山水之勝也其用意深矣
同文公始仕之地梵天又其時嘗遊詠之處故予用文公故事
欲作書院於神利之後以補東門之舊書院之創未有任其事
者既而學憲康僊邵公銳至于告之公欣然乃相與登梵天訪
文公舊跡歷方丈觀龍松至瞻亭石命席中坐四畔諸峯皆會

八人十閱歲至鎮山公而始成今計其費所用不過白金十六
觀前費僅十之一耳而莫之首自非遇鎮山公寧不廢為墟哉
也予喜公之興學作人繼往開來拳拳之美意咸於是乎在予
亦與議喜其功之成方領公之美既而邑令與邑簿徐君正叙
文學陸公促等以記諸乃備著其興作如末勸之于石一以存
文公之跡於不沒一以志鎮山之澤於無窮焉耳公諱衡字仕
南鎮山其號也江右萬安人壬辰進士

重建婺源朱文公廟記

潘 黃

皇帝三十年夏四月庚午徽國文公廟蒞婺次第白諸所部請
繕如昔太守曰新安朱子也六屬同之命監曰非文公之文天
下之文也敢怠若役於是徽國自宋咸淳賜闕里後廟宅三燬
三復而上下咸勤以不浮于天時乃今見之昔韓宣子適魯見

明文五

六

畫圖凡同有名之山咸出於是獻其美焉天地變化四時相轉
於無窮山川景物因時而異無盡狀亦無盡觀經營之始不圖
其勝之至於斯也予聞君子之學有藏脩有游息咸取象於山
川杏壇之教舞雩之游沂水之浴武夷九曲之歌皆其著者勝
王之閣岳陽之樓醉翁之亭山川非不美也不過供遷客騷人
之游詠與增其悲喜云爾於學者何補斯院山川之勝觀南昌
岳陽卿鄒咸不相讓視天寶之十二峯又似後之於其學者之
藏脩游息所助不少寧不繼美考亭上望洙泗也於是有感焉
今老子釋氏之宮廢其徒僕僕焉盡力以營之不恤其窮與苦
吾徒讀孔氏書以取富貴當民社之寄不費已之力視其官之
廢而不省亦獨何哉斯院之作前朝賜額名凡不同自文公以
後歷年四百作者僅二人再廢莫興葉侯倡之而莫與和之聞

明文五

五

易象與魯春秋稱周禮盡在魯而太史公觀孔子廟諸生以時
習禮其家低回留之不能去不有君子斯焉取斯哉夫皮弁祭
菜以示敬道也道原於天性於人著於經我明上稽古右文以
疇咨天下俊茂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尊事先聖先師於學不
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又反其所自生命官建後世祀
之弗數凡以明道之有統為學士大夫樹表則也周庚戌而孔
子生宋庚戌而朱子出六經四子昭昭乎中天日月所以為天
地立心生民立命繼往開來文不在茲乎而考盛時三物教民
詩書六藝其一耳猶必以行有餘力學之至其雖經自視辨志
以至獨立而不反自初學以至期頤自與於詩以至成於樂凡
學所以為人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而已而人之生其始士
詩員之卒假年以學易越國而問端冕而傳楷諒自天非先王

之道不假古之制也今皆無之獨賴明興聖型相承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籍遐邇英進讀鄉國真與庠序講習惟斯文是藝是訓學術粹焉一出千正耳而比者天子親定祀典明禋祫之位正父子之親淵源所自又派朱獻靖公而上以開洙泗伊洛之傳則夫虹光放運紫陽名堂連同一草一石孰非山之泰嶽河之崑崙元元本本著著存存之妙然而無有乎爾豈人性哉雖地之相去世之相後不待文王而與千古亦合符節而近聖人之居去父母之國孔孟蓋先得我心之同然况雨後青山更好源頭活水自來於是人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思其志意行事優游而求之厭飫而趨之德則其人也深造自得居安資深進進自有不容已者不德則一失而為癘再失而為俳為矯矯為浮誠為甚於洪水猛獸夷狄叛經侮聖亦何所不至哉是在

明文五

七

我而已矣廟以癸丑十二月十日始甲寅五月望日成令佐既暨博士諸生卜日莫安如儀又別布席旦夕帥諸士民相與講明紫陽之學遷建長正所以敦行朱呂鄉約甚力提學按部課試嚴公品士先德而後藝江東翁然向風正學其有與乎廟之建為不徒已

重興紫陽書院記

何其賢

紫陽距郡治南五里而近鍾奇孕秀形勝稱甲郡中宋賢章壽朱先生蓋嘗游息樂之太師徽國文公式懷先烈自闢來微講學於斯以迎郡之髦士浮海而上饒韓公仰止遺風爰構書院以祠請於朝理廟特賜額焉由是流衍四百年所書院薦更兵燹歲遷南門後遷西阜又遷於歛之學以而是山正德間郡守豫章熊公易浮屠地闢宮構集士居業文風亦風颯昌矣郡

守新淦張公繼至格時議排群疑圖遷是山之阿購地闢址中為堂崇像文公配以高弟勉齋黃公西山蔡公侑列以鄉之雋碩若定宇陳氏雲峯胡氏林隱程氏道川倪氏遷谷汪氏東山趙氏寔北之高處為章齋先生祠堂之左齋曰求志堂之右齋曰懷德其後高十餘武為文會堂號舍鱗列其下周繚以垣題榜先門葺師儒日相砥礪其中文風又丕丕變矣夫自戊寅歷今幾五十年祠宇雖燼然獨存而堂舍蕪穢版障翳未有為斯文興起者啟甲子蒲坂何公自司徒大夫來守吾郡振古肅文宣渾起廢政行未踰年輒謂搜民隱敦行該息露訟將郊壘也而教化獨缺焉豈非逐末抑本顛倒無當哉矧徽為朱子之鄉尤其鄉之章繼所宜於式焉者迺疏請三臺以圖興復巡撫周公督學耿公代巡宋公咸嘉舉曠典遂檄郡從事於是下月

明文五

八

仲冬朔景陳臬鳩工集材廟貌堂宇號舍丹雘一新過校七撤文藝拔其尤凡七十人聘學職教授唐沂教諭陳良珍主其教豐其廩餼時其比試公於政暇又臨其間諸人士執經問難相與酬答過精微蘊奧輒指示直捷務俾力去障礙求以自得自是諸人士寢明寢昌則我公陶鑄力也公欲圖勒石以紀興復屬賢職筆倡言領賢謗陋易供鉛槧竊有告曰紫陽山深而谷窈石峭而泉冽固今之舞雩沂水也舞雩沂水學皆實際而紫陽學涉言筌夫亦風會流而實德渾雖欲忘言得乎是故自紫陽訓詁行而天機之奧器數昭然若指諸掌矣矧我明制科專崇紫陽固亦求諸人士於言者凡我人士即以制澤之業闡明性命道德之微發揮禮樂刑政之懿俾心與事一以貫之而德行文章政事於是焉在不益為紫陽重乎使從裝綴序詞剿

聚時套而言鮮山張則一倡百和轉相馳逐靡有紀極其視諸以言求訓詁者祇見其多蹊徑矣抑豈郡守公今日陶鑄之初意哉觀紫陽嘗自詠曰琴到無絃聽者稀古今惟有一鍾期幾回擬鼓陽春曲月滿庭堂下指遲又曰獨抱瑤琴過玉谿琅然清夜月明時只今已是無心久恐怕山前荷蕢知是詩勸諸郡庠諸人士試日夕取而歌詠之則紫陽之胸次意趣自超然於言語之外矣聊附記之以俟徵文考獻者當自得焉周公名如斗越之餘姚人耿公名定向楚之麻城人宋公名鍾汴之商丘人何公名東序晉之猗氏人書院既復厥初於法皆得書

重修紫陽書院記

汪道昆

郡中特建紫陽書院祠事徽國文公其地屢遷通有興廢其一在歙縣儒學之右文公裳衣在焉建自國初西向成化庚子郡

明文五

九

丞張公改而南向而紫陽山正德壬申郡守熊公遷廢寺以都形勝增置堂廡齋舍凡若干楹爲臺爲池莫不備具乃簡七校之士講業其中一時人文益盛斌斌矣歲久一切就圯迄今垂五十年嘉靖丙寅縣大夫林公由進士領縣事始謁詞下周視而嘆曰元立闔人也閩之俎豆文公者視闔里有差至盛矣此中蓋文公父母之國而祠事不治謂有司何乃鳩工程材葺其舊者咸若更始復屢募前餘地增置講堂外爲垣洞苑李若竹箭垣之南爲亭奉世宗皇帝敬一箴堂之東爲門揭宋理宗皇帝賜額其典事自十一月至于正月其財用出公帑若干繕工不告勞民不知役都人士莫不欣欣然喜也縣文學徐君來告成事屬追尼勒石紀之在令甲有司立學率屬祀先師博士諸生成在學舍法久寢廢學舍曠而不居當事者則又崇事其

解先生爲之尸祝而誘之進魯人之陸岱嶽必先東山吳人之涉滄溟必先震澤其觀法也近則其用力也專是亦一道也且也國之養賢猶農之樹稼一失而受千畝歲入幾何第令程力而相土之宜其獲過當乃今養士日廣視瞻肯且什倍之使必程督而後刑日不暇給及既釋業而仕緩急將有賴焉卒然試之所養或非所用何以故失養故也教之必因其材居之必擇其地善養者慎諸此乃亦有秋是又一道也文公以經術明聖人之道若揭日月而行世儒斤斤猶或求多於訓詁要以篤行君子較然與古爲徒故其遺書至今誦之勿絕當世以經術論士舍文公奚適哉使徒挾經術爲取世之資直優孟之抵掌耳尚安事養必也躬行爲本出入不啻所聞是則文公之徒也由世稱用則其所養可知都人士後文公而興觀法不遠卽有事

明文五

十

於海岱夫非東山震澤之類與今天子改元士蒸蒸嚮用視文公既于有宋何論徑庭都人士資適逢時領自養何如耳語曰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此縣大夫意也道見不佞敬爲都人士申之

文公書院增修書舍記

同安 洪朝選

出東門里許有山焉自東北而來盤礴蜿蜒勢如車輪以其形得名故謂之曰大輪山山之麓浮屠氏之宮據焉始爲叢林時有七十二區其後既併爲一則其地愈拓而其規模氣勢務與山相稱故其宮殿觀我層樓傑傑門閤觀深庭除廣頗肖神之像說法之堂棲徒之居緯宮之垣靡不雄壯鉅麗擅一邑之觀宋熙寧中始賜名梵天寺國經所謂興教者始名也循寺之西廊由逕佛過祖祠躋石徑而上造其巔平曠夷衍可坐數百人

由巖而望向之巖我雄壯反在其下邑之東西諸峰巒列環拱
巖奇效秀大海出於東西巨浸稽天洪波浴日風雨晦明殊狀
異態漁帆商舶隱見掩映近則東西二溪流出於平曠綠野之
間輪會大海咸在几席之下數百年來無人發之嘉靖壬子今
大司空萬安朱公衡始督學副使至余時爲南司勳移書告公
以文公會爲同安傳職學事而嘗游止於此山今寺中尚有其
詩與字謂宜構書院一區以祀文公令郡邑士子歲修其中庶
可以講先賢之遺風於不墜且其功已有緒木石瓦甍已具而
始事之人代去若遂其前功則財不甚費而於學者有益公欣
然任之由是前堂後寢煥如奕如移晷壘卷之像主祀於寢中
配以呂大圭許順之二先生中爲講堂外爲門扁曰文公書院
來學者常數十人莫不遵行朱公之教而嘆公之能發茲山之

明文五

秘以嘉惠學者也隆慶戊辰上高王侯來令茲邑登茲山之巖
進謁文公顧大圭順之二先生之神主宜別皮而乃棲之文公
之几上爲非禮則命設二几而併新文公之几余時方以致政
家居謂若增修書舍十餘間使學者得有十餘人誦讀其間於
興起學者爲切侯聞而是之市材募工委官董治踰三時而書
舍成侯猶以爲未足於書院之上構亭名曰仰止以爲學者游
息之地於是士子入而休於書舍之中則有以究遺經習故業
出而登於斯亭之上則有以仰前修企先烈尊教吳川林君伯
表分教北流蔣君喬華新會譚君文和嘉興士子樂育造就職
侯之誼謂余記其事自老佛之教興凡天下名山水率見據於
二氏其尤名勝佳絕之處如衡山匡廬天台精廬道院無慮以
百數然石鼓嶽麓白鹿廬天書院之名亦囑於天下則書院

嘗其未益遠而未嘗不在於名山山水之區何其符也蓋事雖在
人若其發舒性靈收攝身心取則於山取象於川其於山水不
爲無助焉及其敝也以嬉廢業以俗妨正以似亂真反不如二
氏之專精苦行能窮山水幽寂之意以資其學成其道夫古之
教人使習其手足於舞踊養其耳目於采色聲音範其身心於
盤盂戶牖凡性之偏駁心之好惡靡不有法戒防禁而尚有不
克成材之體今古人之教一切皆廢而獨使之藏修於山水之
區以全其純一不二之真梳發其周流無滯之妙用顧復不能
然則將何以成德達材而底於古人之歸也吾邑之山雖不能
如衡岳匡廬天台之勝而書院者據高處僻遠去城市之詭囂
專有泉石之佳致於學者甚宜而文公者鄉之產也祀於其中
又有合於國初之誼誠使諸士子之來學於斯者能思文公之

明文五

所學者爲何若立於朝者爲何若仕於州郡監司者爲何若退
而處於家者爲何若朝夕相與切磋精思力行務有以追前賢
之遺風然後有以稱賢有司建立作養之盛心若徒色取而行
違言似而心非高者剽竊文義掇拾語言以資科第榮身家下
焉者群聚以嬉此則凡民之不如雖興起之猶爲不能也何足
稱曰士哉王侯才高學博下車以來興廢補敝振幽拔滯其善
政多矣而於養士作人尤爲孜孜暇時立會課文具有成規可
循可因當興此役時禁令新頒一錢以上搗手觸辜戾鑄積錄
飲麻泔總續工以告就費不及民是可書也凡書舍十四間亭
一區侯名京字來觀江西上高人隆慶戊辰進士

重修文公祠記

江一麟

吾發通文公嶽降處也故有祠祀歷世綿延諸先正記之詳矣

請以實祠祀甚仰德源舒公來署邑兼將事祠下且
曰夫祠者思也今海內外固不惟先生之言是聽是服是有
阿極之思焉是祠也不可以恢復雅乎乃以白于撫臺雅齋胡
公按臺理軒董公督學遠一郭公兵憲修吾為公議以克協而
郡守中庵徐公實德應之甫即工而邑侯石梁趙公至銳意底
厥績乃鳩工庀材役率作大樑陳構且起新觀為殿三楹廡
東西各三楹戟門三楹殿後為韋齋祠書樓三楹為石坊五日
闕里曰修德曰景道曰景星慶雲曰泰山香嶽分區布位增有
創無工始于某月迄于某月費出公帑若干繕輪與既飭祀事
孔明于時新都人士聞且見者皆祈新喜相告公之裔孫博士
聖鑒遺其子若佳饒錄尚鉉等詣余徵記余慨然曰諸公可知
教本矣蓋白聖達言僅百家錄起公掘與宋季慨然以繼往開

明文五

三

來為任其所註釋六經折衷諸子遠探于渾淪細入于絲毫
道若指諸掌關邪則扶其肺肝令于載之下讀之如揭日月而
行焉昔人謂功不在孟子下誠知言矣顧近世一二輕俊割
氏玄虛之緒襲六經註脚之談動以公為涉支離偏閥學嗜
焉以籌鼓天下以與公之學為壘然公之遺書若以為應制
梯航等嗟嗟楊子曰在門牆則磨之惡其似也諸公豈豈不
以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無存亡一也庶幾多士
瞻于詞講于學惕惕若有闕也曰吾何令此而從彼是願翼人
才之大機也故曰諸公可謂知教本矣然則多士其何以敬承
之耶自是誦公之言必法公之行處則迴德制範亦如公之沉
潛仁義從容禮法出則宣猷行蓋亦如公之懇惻愛民誠正致
主于以紹周孔之傳贊休明之理則無愧于公之鄉人而于望

公嘉惠作新之意可無負矣使徒括帖乎棧故輦輓其文祠
以應有司而微利達是直優孟之抵掌耳視彼駭于異說而
戈入室者等也其于茲祠不啻毀瓦而盡燬矣可乎哉且也今
聖君賢相崇儒右文申布功令廣厲學官要以明經術崇朱氏
諸公茲舉宜宜上德意為多士指南夫士尚友千古賢及四方
者以道從也今幸生千名世之鄉文獻足矣足則微微則信知
茲祠巍然炳然歸而炙之乎更時以朱氏之聲為海內要當為
稱首焉則諸公新廟之修其功實誼有莊哉其功德詎有盡哉
胡公名執禮永昌人董公名元祿洪桐人郭公名莊徽州人
君名叔吉慈谿人徐公名成位景陵人舒公名邦儒餘于人
公名崇善蘭谿人法得備書與茲祠並垂不朽云

重興紫陽書院記

凌璋

明文五

十四

紫陽時都南崇岡翠嶺有仞而高四望屏山逶迤掩映練水環
其下紫紆澄碧若襟帶然巋然天府之偉觀也在昔徽國文公
倡道東南講藝其間實為洙泗淵源之地自宋以來崇儒重道
之君業已構祠祀之賜額書院俾後進者仰止景行焉茲是紫
陽形勝重巖出矣沿四百餘年其地屢遷雖有興廢迄明豫章
熊公增闢遺址新塗張公益拓之遷祠是山之阿配以高弟蘇
堂而北為尊齋先生祠堂之左齋曰求志右齋曰懷德其後為
文會堂學舍星列不翅百間歲久侵尋比毀蒲坂何公重葺之
迄今垂二十年所棟宇垣墉日就傾圯都人士若業舍中者不
蔽風日會梁山建君古公來守是邦有事祠下周視而嘆曰不
佞蒙而誦法文公今幸觀公往蹟奈何遺像宛然坐令蓬蓬乎
別章繼之士受業靡歸謂有司何時邑大夫彭君方雅意崇文

贊其議而和之于是慨然量工命曰一切經費取辦祿貲無煩
筦庫堂宇學舍丹雘非新往求志堂毀有司不遑復修而煥然
矣工不告勞民不知役凡浹旬而事竣諸文學以邑大夫命儼
然造子請曰公甫入境即尊羣以廣厲生徒爲首政比飭祠宇
尊習舍命題督課擬吐而定雖黃移晷不厭其崇先德故後學
甚盛心也幸藉昌言以光是舉余曰美哉郡侯之良矣不朽之
舉哉往文翁以治郡聞要在興起舉髦國子斯惟用誨子弟以
章道愛二君至今詫爲美談公也軼二君而上之矣且也公往
治臨汝會繕千金堤以通水利茲治新都又繕書院以厲士氣
夫阜財用振人文非正政之亟務與臨汝編民至今頌公不衰
新都人士歌舞向化奚啻臨汝哉在昔良郡守代有其人近則
會稽陶公爲最著公下車亟問陶公爲政狀蓋心嚮往之矣以

明文五

五

故公之初政悉與境內更始罷坊里供應蠲市廛額外之征減
費不貲其它興利剷弊發無停機剖決讞疑洞若觀火喁喁然
大得民和藉令陶公在郡較長潔大何以加諸若公者其庶幾
哉古岳牧風矣茲永諸文學之請第舉興學一節鐫諸貞石樹
于書院之左若迺善政縷縷不可殫述姑以俟志循良者茲不
具載

重修考亭書院記

楊四知

余少誦經藝欲西浮伊洛南遊考亭東涉汶泗闢鄉管之區觀
聖哲之遺風焉壯仕行人使四方浮伊洛賡程氏之墟咫尺鄴
魯無繇至也高厝甲申奉命巡入閩過九江拜濂溪祠適建陽
觀考亭書院蓋文公先生所築精舍講道處也中堂居宜聖四
子侍兩壁圖宋十賢像亦當時先生所建朝夕瞻瞻者歲久剥

落余拜祠飾像再過瞻謁低回留之不能去乃嘆曰嗟嗟
考亭其先生之杏壇歟夫王迹熄而杏壇與道亡乎而考亭書
院初可以觀世風矣假夫子行其道則將立虞廷營周京何居
乎杏壇惟接漸絕繼此杏壇所由興也假先生得其時則將刻
清廟扶宋室何游乎考亭惟立朝不滿五十日此精舍所由築
也是故瞻杏壇而知周衰過考亭而知宋亡皆聖賢之窮也雖
然六經之道昭如日星自杏壇發之千載絕學自考亭明之使
當時布列朝著功業僅及一時亦何暇贊修註釋哉天意其在
茲乎萬世而下周室燬宋鼎沉惟杏壇考亭獨存天固未嘗不
厚聖賢矣道統之所以不墜人紀之所以不墜者非恃有杏壇
考亭在哉故曰聖賢功在萬世

重修文公朱子祠記 建寧府治

楊四知

明文五

五

余少讀朱子書想見其人蓋欣然嚮往闕里云萬厝甲申巡閩
過建溪謁祠下祠久頽爰命修葺鐫遺像手書讚置祠出六十
餘畝賃籍官田以贍族之貧者會余以代行先生裔孫博士君
法不遠六千里至京師請記記曰嗟乎聖人既遠乾坤所以不
毀黎倫所以不墜者六經之道在也道之有六經猶天之有日
月不然乾坤亦幾於毀乎六經之道非有孔子論次刪定亦不
能備故曰仲尼賢於堯舜孔子功老莊之倫各持異說以相勝
而孟氏者則仁義正人心尊王賤伯一宗孔子使和說不行而
孔子之道獨著者孟子之功也秦漢而下儒術不醇百家殊力
指趣不同故其言多詭於聖人迨周程崛起倡明絕學上接洙
泗當其時或未盡信朱子始導信謙洽羽翼六經作爲傳註一
本於孔孟之指是周程之道獨明者朱子之功也故六經至孔

子而傳孔子之道得孟子而尊周程之學賴朱子而明議者謂朱子集諸儒之大成信哉夫聖人之道如日中天人人共見莫非實理故中庸始於喜怒哀樂極於位育參贊不外一誠而老莊之言高遠塵無流為權謀術數崇虛無者遺落世事尚權謀者狙詐相高至於害人心壞世道而不可收拾故孔子名爲異端孟子闢爲邪說者爲萬世慮至達也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余亦曰能尊孔孟者是聖人之徒也朱先生傳註六藝一尊孔孟而不雜以釋老之說謂非孔孟之徒可乎明興高皇帝表章六經取士盡斥莊列傳註獨用朱氏神談獨見超越千古猶歟盛矣二百餘年博士家世守其說真儒碩輔咸由此出治道光而不流雜伯者其大驗也士大夫讀其書過其里油然而思其蘆間其子孫豈非良心之不容民者乎博士君

下明文五

十七

以丁亥夏至京師居月餘日卧邸中閉戶不通賓客余問閤者可無詔乎輒應曰法請言來通賓客非私心也或苦其達涉資以驛馬又復謝之曰寧費吾囊中物其誠篤自守真無愧先儒苗裔云

重修同文書院記建陽書坊

周維翰

余不佞奉命按閩幸在文公之鄉閩閩之漳有同文書院夫子遺像焉則文公乾道年所築也廢于元興于國初迨正統中學憲高君復增葺焉今又百十年已歲久一切就圯勿俟陳先生既葺文公之堂于武夷之勝已邇流過潭人書坊伏謁祠下低回而嘆曰此中蓋文公藏書之地而像事吾夫子者也而議在草莽謂同文何乃指貨有義倡爲鼎新之舉院門南向爲閩者七其三爲門而顏其中其內可做以供祭品門內爲臺臺北

爲階達于正廳中祀夫子四配隅侍仍文公之舊也堂之後爲高閣閣之上其中爲堂則以奉文昌焉閣之下爲堂者三中也鄉約所歲時群父老子弟讀法其中則以祀文公焉左右各置社學兩廡與閣之上下爲房凡若干間則以爲諸生藏修處焉此其大畧也事竣屬記于余惟天下非無文之患而文勝之患何也太古未始有文說者謂伏羲畫卦實爲萬世文字之祖卦畫非文也而文字祖是焉則文之同輩在語言文字已哉蓋有所以文矣夫子刪述六經退而與七十子之徒著爲魯論夫非文之未喪歟至其授受之際則曰一貫紫陽以經術明聖人之道昭乎若揭日月而行學士誦其遺書而尊稱之曰文公文不在茲乎乃其生平學力盡于正心誠意四字而已嗚呼知夫子之一貫與文公之誠正則知其所以文矣知其所以文即謂文

下明文五

十六

公之文同于孔子孔子之文同于包羲可也此同文之說也今天下家弦戶誦士兢赴于中天之日而漸擊其渾沌之竅大都喜爲靡靡譚以求文于語言文字間毋論一貫之旨其誠正知爲何事何指也此之文同耶與耶故曰非無文之患而文勝之患也余茲竊竊焉而于勿溪先生同文書院之修有感已公故視學京畿獎拔多士今且徜徉武夷問易于伏羲洞前進乎文矣同文之役其或者幸斯文而賜之先生令此中學士釋干所以文而無失其所以同則余之大願矣是舉也勿溪先生倡之余暨守道錢君巡道盛君咸捐鉅金助焉守令以下及士民捐貲者則有司存不具論論其所以同文者如此萬曆二十四年丙申六月

文公發明孔孟之道學以居敬窮理爲宗其書切近而精實明白而易曉使天下後世遵之今自王公卿相下至宿儒童蒙何人不讀文公之書守文公之訓奚啻閩人然自文公始仕入同而同安爲過化之地其後刺史清漳徙居建陽文公之學遂以聞名列於周程張四夫子之間曰濂洛關閩而閩人至今守其學尤恪則同之祠文公謂畏壘可謂祠鄉可謂祭先結於社可謂是宜其書院不弗廢雖既廢而復興也林先生推文公佛教歸儒之意而梵天與開元並設講所亦欲使人知朱氏學爲孔孟正脈而西方佛乘不至於鄒魯同壇耳乃飭文公之教者不在於緇黃涅槃之輩而反出於薦紳道學之口自良知之說興人

明文六

希頓悟之學至有廢格物窮理爲不足事者專門聚戶異說競新往往自詫於紫陽之忠臣而文公之註箋幾爲掩抑但使上士覓之無可據之地下士茫乎莫知所適從入室之戈竟與社稷而俎豆者果孰爲得也吾又以知林先生之見卓矣時有沿革事有興廢而惟山川形勝與道脈爲不壞大輪山如故文公往事遺跡如故可憑而弔亦可步而邁然當書院始議時有林先生倡於前一二學使者主于後是安易爲力然猶築室於更令停閣於數年缺而莫肯舉舉而不即成今李侯一動念耳不煩民力不費公帑捐數月之俸新六十年未葺之規令林先生而今日在當何如其樂觀厥成矣李侯雅意與文以經術飾吏事簿書之暇與諸生講說經義士斌斌向風爲政多遵古法而茲尤其明正學之大者不可無記故記之

邑何以有紫陽書院也以其爲紫陽始仕之邦教化之澤存焉其在學宮之東也自元至正庚寅始也其徙而學宮之西也自洪武甲申始也其又徙而東門之內也自成化壬辰始也其又徙而梵天之頂禪刹之後也自嘉靖壬子始也倡其議者前輩林公次崖任其事者學憲朱公鎮山也又六十年而燬燬而復新者自萬曆壬子始也任其事者邑侯李公董其役者國子生陳士鸞也李侯之爲同安也若試龍淵於一煥也吏稱神明民稱愷悌下車三載雨暘時若歲頻有秋暇則延見諸生與譚說道業商畧藝文若照膽列眉無不各極意去而又以爲無當於教化之原作正俗篇與士民更始推雕爲樸抑兢爲恬推剛爲柔還薄爲厚一時瞿然頓化而又以爲不盡感孚之旨則捐俸

明文六

而襄斯役實生有言俗吏之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若侯則真可謂知大體者也既竣事而諸生陳世傑世勛走使溫陵山中謂不佞瑞圖曰前壬子之役則次崖林先生碑之今壬子之役則吾子言矣予讀林先生文其叙次書院山川之勝真以文章爲繪事即予未及錯趾已歷歷若在目前矣惟是紫陽之學其於道術毫釐之際斷斷如也今其書院之徙而遷隣於化人之宮維摩之室而又爲亞櫺嚨歌遊戲流連之場而林先生實倡其議故其所爲記不能無費辭脫之言中間稱引用文公守漳日故事其說良美而其言歸於藏修游息而援浴沂風雩以爲安僚之允後學主臣竊以謂先生求其說而未得也不佞謂自有天壤以來聖賢之道流行而不息而禪釋之教亦蔓延而未絕去四方上下無窮無盡而通達之用若存若亡則吾

儒之與異端縱使別戶而居畫地而守唯唯與呵相去幾何固不必爭於遠近之間鬻觸之際也要在吾黨之灼然不惑者胡何耳學子之似者惟其母能辨之何則真知其所由生也聖人之教生於實而釋氏之教生於虛生於虛者憫悅權爾令人可喜可愕而竟無所歸宿生於實者其說若迂而爲途甚夷其教若拘而其爲規矩準繩實一定而不可易紫陽學真知聖人之教之所由生者也後之君子苟不能真知紫陽之學之所由生則雖浸假而在東門之內峻藩垣以爲固浸假而在學官之傍托官牆以爲堅猶將心戰而出操戈而入也苟真知紫陽之學之所由生則雖蓬廬於慈嶺布席於淨土交臂於瞿曇而其灼然不惑者自若也芫天之頂福利之後而巋然爲紫陽之官何不可也聖學既湮世儒憚于規矩準繩之嚴而好言鳶魚活潑

明文六

三

吟風弄月之趣其流之弊不至於七賢八達則不止起於宋儒張皇與點之意爲嚆矢紫陽晚年有門人問與點之意曰某平生不喜說此話論語自學而至竟日都是工夫又易簣之前悔不改浴沂註一章留爲後學病根不佞謂紫陽斷斷於毫釐者以此是以推林先生所稱文公故事之本意而發其未盡之說使邑人士之至於斯者真見紫陽雖來且去於黃面之鄉而灼然不惑焉陳生兄弟其持不佞此說以質諸李侯倘不以爲無當則二尺之石姑取記歲月焉可也李侯名春開字晦美別號青岱江右廣昌縣人

重修紫陽朱夫子祠記 建郡治德勝坊 易應昌

道在天地古今一也而所乘乎人之際若有時與地焉以爲之其時其地茫然至其時至其地成乎固然而貞乎不得不然人

耶道耶天耶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也死不得其傳道自傳也得其傳者傳焉不得其傳不傳也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閱千餘年而宋紫陽朱夫子生乎其間抑其時焉以爲之有固然而不得不然者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帝王君相揖遜征誅之猷蔚萃於平陽蒲阪安邑毫岐豐鎬之間仲尼魯國之儒孟軻鄒人也孟子曰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未或之先焉闢自廬山游先生龜山楊先生受洛學之微言賴昌之別子程子曰吾道南矣嗣是名儒輩出以闡學之祖祖焉山而體用淳全天人備至集大成於諸子獨紫陽先生一人暨本朝四書五經之徒竟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之道日星於天下

明文六

四

功令所著一是尊朱爲凜凜子朱子曰天運循環無往不復道晦明離合遞遷之後不得不趨而南也殆猶水極曲折汪洋之致不得不赴而東也抑其地焉以爲之有固然而不得不然者耶抑又不惟乎此也先生天地古今之精神其不存乎一祠之廢興也明矣而其廢其興或開之而或隨之先是先生家祠之餘郡邑不更設特祠自隆慶五年郡守江邵公力毀淫祠毅然改三官堂爲崇正書院而先生之祠以始今上之十有三年直指楊公督學王公巡守張公須公劉釐位號論其名次之不倫者儼然以六君子像四配而先生之祠以至今倘亦至其時至其地之故然而不得不然者耶余不敏何知瞻然以思遽然於檮杌几筵之欲告而兢兢補苴又何爲者也將先生之精神其在天地古今也與其其在祠也無以異故見先生之精神其在

祠也與其在天地古今也亦無以異皆有所以乘之者焉夫苟有所以乘之者無之而非是也安在其時其地而勃然與易其時易其地而此念茫然不知所適也哉存乎其人者道也適乎其道者天也後之仍其時仍其地者將無有感於斯祠

重修晦翁巖三先生祠記

葉向高

晦翁巖故名龍峯宋劉先生伯仲曰砥曰礪者讀書其中考亭先生避僞學至此二先生師事焉永樂時有中瑞鄭和奉使海上稱爲三寶太監督加葺治因呼三寶岩邑令蔣君不善也爲更今名岩甚奇峭幽絕逶迤而上可數百武有石對峙如削爲石門考亭先生手書讀書處鑄焉石門之上有祠祀考亭以二先生配有司歲時展禮其巔有海天山月亭學使者蒲公所建久之祠事俱圯孝廉袁君來教邑庠以祀事至不勝懷賢舉廢

明文六

五

之念白於邑令萬侯萬侯慨然曰茲先賢遺跡高山景行孰無是心奈何令蕪廢弗治以爲守吏辱逐出俸錢三十緡鳩工屬材一新其舊堂廡門楹無不具飭又嚴禁樵採而以其隙地及請于大衆畢公得荒洲一區俾守祠者得食其力于是地勝益增而三先生之俎豆益虔且必劉之裔孫諸生自源輩輩走而請于余曰茲岩巖爾以大賢之過化聲施海上卽吾鄉先人亦藉以不朽其不勸爲棟養以廢春秋之秩祀則賢令尹力也願先生一言昭示來茲余聞萬侯在邑清風惠政播於輿人而尤銳意興除而百凡釐剔其大者如繕學宮復侵地改直衝之隘移反射之水邑庠形勝煥然一新士子之久危者遂聯翩得捷俛之造士興文加意學校以教化爲先務大率如此而袁君又以文學行誼事先士類與侯同心協力茲岩之廢而復興亦天

爲之也今新學肇興異論肆起有能彈射紫陽詆訾前哲者則世共以爲高遠令國家二百餘年尊崇宋儒統一聖與之功令盡廢格不行士習人心日以頹壞余甚憂焉而力不能挽親侯與袁君茲舉大足爲紫陽生色且使士子聞之亦知濂洛一脈雖當剝蝕之餘猶有賢人君子爲之表章卽其足跡所經之地師弟講習之區猶能使數百年後之人心景慕不忘如此其所關于世道良爲不小是以因劉氏諸生之請不辭而紀其事固不獨爲一邑一姓之私情矣劉之先有名嘉譽者官樂昌尉受業延平李先生其子世南官吉州司理參軍受業林之奇與曰東萊相友善二子卽砥礪從考亭遊者俱登乾道進士事具郡邑乘及性理諸書砥之子子玠復以孝友世其家詩書相傳至今不絕蓋源流遠矣宜併著之以俟論世者考焉侯名編直隸

明文六

六

丹徒人余丁酉所舉士袁君名文紹庚子舉人役始于萬曆甲寅年十二月初二日成而落之則次年五月十一日

延平府重建朱文公祠記

耿定力

閩語謂祠事微國文公比諸閩里盛矣其在延平則以先生產尤溪最後從同安徙步受恩中先生學以故校廡所集熏炙尤深遠之人生而事之歿而祀之禮也不佞校士建州業已謁先生考亭考亭先生所卜居祥鳳繁集展治有常廟貌如新已過延平則祠宇傾圯爲周視徘徊久之明年參知王公攝守建南奏記中丞趙公作御喻公請以郡帑募募錄西政址建之咸得報可遂檄郡縣鳩工庀事不日而成於是廟貌復新懷然觀聽郡守周公以不佞謬典斯文之寄來告成事屬綴數言用勒石紀焉余惟濂溪身闢草萊爲一代理學之宗伊洛繼之其說益著

已而傳習既久所入亦殊營之同處一堂而極息止則先生實集其成焉先生既已聖獎其傳而接羅天地窮剔隱伏其力又足以闡發而推明之蓋濂洛之際在賜谷朝明至先生而日中天羣陰屏伏幽隱畢照明與廣厲學官歸於統一非先生說者禁不進即小有牴牾終從附合則先生之學得其大也居常歎斯道以來遞遷靡定凡歷幾帝幾王幾衛保傳相而仲尼獨以東魯一布衣焯燦千聖總其條貫仲尼之道一振於衰周而火於秦穆於漢佛老於六代晉唐之間而乃再振於偏安之宋宋自濂溪諸君子東接其傳於鄒魯而南以及於瀕海之閩而後中原文獻十九在閩乃先生又孕百代之精以生於閩之下邑天之意詎可知哉國家正學河東餘姚以後日益彬彬乃閩號鄒魯自一二達詒外不少概見將闕有遷德耶抑亦徂所習

明文六

七

聞不自振也夫天之於閩厚矣今習先生之業登朝挂籍什室而九籍今留心正學豈必遜哲前人傳曰粵無鍾夫人而為鍾也故無鍾今先生之言行具在風神如見試通以孟氏尚友之云是不離而鄉而天下千古也郡人士旦暮禮祠下而感諸大夫飭新之意以省余言今之聞敢逆視非昔之聞哉中丞公諱參魯四明人侍御公諱文偉參知公諱民順俱豫章人而督學使者楚人不佞為之記

重建奉化州朱文公龍津書院記 劉東 任士林

尚論先王之制黨庠序遠矣唐詔天下置郡縣學厥後四書院之名特聞宋慶曆熙寧學校寢盛處士之廬遂廢逮敕國文公始復白鹿洞之舊祀孔子始行開元禮尋創竹林精舍曾子丁思以配孔子以周程張邵司馬李延平七先生

師諸儒道之地以立書院者益衆文公既沒凡所仕之邦莫不師尊之以求講其學故書院為尤盛其書季考所習皆窮理盡性之蘊其官在郡博士之上其廩官給之田或好義而多貲者請自給世祖皇帝混二區宇郡縣學並崇且後願以力創書院者有司弗奪其志部使者加察詳焉行省設官以主之其選視學正錄皇上嗣大歷服播告中外勉勵日加明年置各省提舉以敦教事永嘉陳君友龍以朝廷首選寔來江潮始至起士林千室俾復文公書院於奉化之陽士林敬拜承命奉公牒以白諸州州刺史而下翕然曰請如牒告文公提舉潮東常平日循行台溫郡泊州奉化之龍津長吏率諸生請講書于學宮景定初橘洲姚公希得建海闊敬齋謝公昌元方在幕府出籌畫前進士李君肅舒君必童君切該請立書

明文六

八

院于津之左聚徒讀書其下榜曰龍津書院尋遷廟學東偏至元十八年改扁文公書院山長李芝岐王磁主之既亦廢弛先是前朝請大夫趙公崇壽有志改築卒不就檄下日其猶子必英圖寶鹿山以進其婿前太學博士陳先生著規示之於是州達魯花赤察罕知州事李侯炳與其貳星侯榮李侯居安議允協其屬臧君洵鄭君元均贊甚力以工給其役以吏董其事木石之費一不以侵官士又明年祠宇成奉通像行舍菜事凡受學士林而志于立者咸願為之徒鄉人士亦樂以義廩三之一為之贍州若府狀其實于所部子省斯其成矣噫嘻夫子之道散在六經綱領在四書千載之下說益支道益遠子朱子者出諸儒之論始定今天下一家學者無科舉之累取朱子之書而讀之君臣父子之綱身心家國之日體用兼該本末一致其不

爲世道深繫乎余不待爲朱子徒也余私淑諸人也今而
與二三子周旋矩範之下詎可不知其所自邪或曰州刺史
功刺史不有日是惟陳君之力陳君力足以任斯文之寄而不
屈於貳道足以起學者之慕而不問於欲故郡置書院凡九所
復昇潤宜興隸學之田萬八千畝皆事之著者子不得概書之
云

重修考亭書院記

王紳

考亭書院朱子講學地也朱子雖出於嶽而實居於閩幼依
劉氏處崇安後遷建陽即唐賢望考亭舊蹟闕爲精舍與學
者論道其中四方負笈者不遠數千里皆以考亭爲歸至宋
理宗命建考亭書院以俎豆先生於此而因爲肄業之所歷
代脩葺載於邑乘至

國朝甲午乙未之歲海上游罹兵火遂遭毀廢棟宇摧落碑版
縱橫越康熙庚午年藍君勳卿來司邑鐸周視興嘆乃慨然
以脩復自任會郡司馬劉君方攝邑篆爲捐俸以倡其邑之
人於是礪金庀材經始於康熙壬申落成於康熙丁丑至庚
辰冬陽夏柳君湛潭復捐俸增葺之丹雘亭堂廊廡皆如舊

觀又祀學宮制後章齋先生祠於堂後闢報德祠於堂左以
祀歷代作興書院之人既竣事藍君公車來京師乃列其始
末求余爲之記余與藍君世交既嘉其能盡所職而使寡陋
之名得廁於先賢名勝之區尤其所欣慕也故爲撮述其畧
使勒於石而繫之以言曰朱子之道久矣天下學宮已列爲
通祀而名山大都所稱書院講壇者其奉朱子尤切豈特私
於閩嶠哉然朱子之道雖不私於閩而閩之學者得私有朱
子此其故天下不必知而閩儒不可不知也蓋孟子之序道
統也有聞知爲之宗卽有見知爲之輔爲之宗者或遙與於
數百年後而爲之輔者必同時同地之人相與講論而切究
之然後道愈明而澤愈廣故曰去聖遠近聖人之居若此其
甚蓋深幸鄉魯同壤而得與於孔子之徒也孔子之後千餘

年而有兩程子程子與孔子固得紹乎聞而知之之統然其時有尹彥明謝顯道張思叔諸人輔翼而先後之則爲程子之見知者皆洛人也又百餘年而有朱子朱子倡聖人之道於東南東南之人無不知有朱子者亦無不知尊朱子者人謂朱子能以其道易東南之人不知朱子之學既有游楊羅李以開其先又有蔡氏父子胡氏兄弟及黃勉齋之流證其躬修宏其義蘊辨其疑似考禮者有人訂樂者有人春秋易象圖範之類莫不各竭其心思而集其大成嘗嘗朱子之學其於及門也若父子兄弟之共庠家事者然然後其道大明而信從於天下則爲朱子之見知者非皆閩人哉由是觀之論統系固以開知爲重論輔翼尤以見知爲切二者均關吾道之絕續而不可偏廢於天地之間區區延建數百里內而

清文

名賢蔚起後人以闢學繼洛學之後而目爲海濱鄒魯可不謂盛也與然再於此有異焉朱子生於晚宋慶元間厄於黨論雖旋爲昭白然明而未融未若後世之家絃戶誦也顧闔之學者篤信不替謹守矩矱深山窮谷中矩矱方行不失紫陽家法者地乘邑志不勝收迨洪永以來表章朱子載於令甲應舉之人非紫陽一家言擅弗錄可謂道之同而學之一矣閩之學者反不若宋元之時授受相承雖聯珠貫璧然可敦也斯何故與說者謂有明一代唯蔡虛齋爲紫陽正派其餘則在離合純雜之間若李贊林兆恩者流乃行而去之盛衰之理有不可知者今值

聖明在御崇儒重道於紫陽之學尤極爲發揮

命儒臣纂輯其遺書頒行天下此大道昌明之會也閩中人

幸慈賢居高山景仰視他邦爲尤切將見雲蒸霞蔚以延昔日之盛則考亭書院之復謂非適當其時哉余之鄉距洛爲近居嘗持論以爲孔子之後道之明也爲兩大舍一日洛學一日閩學洛學探其源闡學暢其義始之終之而孔子之道以著然以孟子之見知者論之則其賴於此二邦之人也多矣謹因書院之成而附其說於後自今以往閩之儒者其過此地也登此堂也溯正學之源流揆斯文之廢興必暢然有動於衷其非僅以爲昔賢神明精神所託而爲齋香之一祝也已劉君諱邦彥字鼎臣三韓人仕都司馬攝建陽縣事柳君諱正芳字德隅中州大康人以百有十年之志乘一旦殫心而重新之復有功於考亭頓可抵哉藍君諱陳畧字動卿漳浦人康熙己酉科先君主閩闢所取士也博學能文言行不苟掌教潭陽每上公車輒與余言書院事今果遂於成可謂有志之士朱子裔孫炳燭亦捐貲勸學者宜併書至於財用之出納與同事者之姓氏另詳碑陰弗具列焉

清文

重修建寧郡治朱夫子祠記

范光宗

富沙紫陽文公祠創立久矣今

上御極之四十有八年余奉

命視學閩中蒞郡校士齋而謁焉登其堂梁棟摧剝衣冠蒙翳

怒焉傷之越二年試事竣思有以葺之遂捐錢屬之府府屬

縣縣則屬於商孫博士舉支孫生員名王者董其事詎日鳩

工度材廼斷廼削廼堅廼塗廼丹廼漆廼堂巋然厥廡翼然

既成請余記之蓋歲之壬辰也是年春

天子咨輔臣曰天厚朕質少覽經書今不之忘諸儒著書惟朱

子爲純有裨後學議崇之羣臣頌

聖明議進十哲位次

制可之

清文七

四

詔下士子交相慶余思紫陽著書於五百餘年之前而崇尚於

五百餘年之後固

聖主之聰明樂道亦朱子之學實有以企之也夫光瑩者難遠源

遠者流長當紫陽講學時溫於羣小滑於真偽不克自白身

既沒讀其書慕其人彌久而彌光儒者進德脩業正厥軌途

溯流窮源純一不雜何患其不彰明哉孔子曰天下其莫予

知也百世其或宗予斯之謂歟吾願拜紫陽之堂者當讀紫

陽之書讀紫陽之書者當樂紫陽之道達則行之以澤天下

窮則藏之以待後人未有淫沒者也矧當全盛之世遇重道之

天子耶不知出此標其虛聲忘其實學執崇之而心違之如浮

屠龍象以據香了故事則是祠也不幾於神道設教也乎

哉爰泐之石質諸同志者

重修白鹿書院記

冀霖

孫自束髮授書即耳貴天下四大書院而白鹿稱最肇於唐

李賓客之隱居而盛於宋淳熙七年考亭夫子聚徒講學之

地也蓋極天下之大觀已千有餘年矣雖不能至心竊嚮往

之嗣是宜蜀歷燕訪之豫章薦紳之在郡者爲余道其勝益

切景行以不得親詣其所爲憾歲庚寅奉

命視學江右巡試十一郡外惟南九二郡限於辛卯賓興之期

不及迴歷是歲之十月始補行科試馳節南康校士後即至

鹿洞白石鑿鑿清流潄潄竹簾松濤與山禽和上下余悚然

與曰真名教樂地也幸一蒞止竊竊曰得遂所慕望足矣入

洞門謁至聖先賢率在洞諸生行釋菜禮畢見其廟貌將廢

榱桷圯圯凡諸齋室屏廡講堂學舍濕氣薰蒸積久幾委腐

清文七

五

憲遇適中外低回扼腕者久欲謀所以新之然試竣例即還

朝懼不克竟所願也辛卯冬荷大中丞即公疏請復任蒙

恩俞允余因得再督學事此固

皇仁優渥亦先聖先賢靈爽在天假手於余以爲脩廢舉墜地

也余能一日已哉爰鳩俸錢凡村鳩工又十三郡學田例賦

所入今悉輸以充工料之費又恐委贗他人奉行虛假乃就

南昌署中購木石瓦礫募匠鑿削成材載以舟致之鹿洞命

役董其事于時先聖殿旁及兩廡以次而講齋而學舍凡棟

樑椽之腐黑摧折者蓋瓦級輒之破缺者赤白之浸漶不

鮮者增以整飭澤以黝聖而輪奐煥然一新是役也經始于

康熙壬辰九月朔二日訖工于甲午六月望日凡三閱歲余

之精神憂寐畢注於此雖然其於考亭當日聚徒講學之規

模未諗何如也而余夙願實幸少酬焉先是廟祀至聖諸賢
像今且剥落故諸故典祀像非宜也木主如制然奉承已久
不敢毀沒欲更新又懼失其真也隨走力之曲阜逐一臨摹
真像至如所募裝塑之特少加金碧耳于今正殿兩廡遺容
儼然恍若春秋師弟一堂授受而予于瞻拜之下愧乎如聞
像乎如見亦不啻置身曲阜親侍立于杏壇泗水間無他形
相肖神相往也余忝司文教分以振興多士為意而於鹿洞
尤惓惓者蓋以孔孟心傳闡於朱子朱子道學望於吾徒所
繫匪淺鮮也故承乏以來即請於即大中丞凡在洞童子英
俊有志者另期考試拔尤者四人入南康府庠中丞允所請
若為例即外郡曾入洞讀書者按試之日接閱試文亦急加
錄取得遊泮者倍於往日無非鼓舞後進昭示來許將講院

清文七

六

之英才麟炳炳而考亭之薪傳世世繩繩是亦興道崇教
之一助爾今余三試已畢行將馬首而東也余惟聖賢之道
如日月之經天如江河之緯地固不以時會為升降而講院
規制諸生學殖或有積久漸荒者所賴守茲土者敦化導勸
作育措養之之具擇教之之師俾來學者踵相接春結夏誦
彈琴鼓篋之聲無間寒暑一如考亭夫子知南郡時則鹿洞
實人才之都會即萬世吾道心傳之一大堂奧也誰謂古今
人不相及哉是又余之所厚望也夫崇康熙五十有三年甲
午中秋前三日記

重建毓秀亭記

楊鶴

出沈陽南郊湖水涯西數十武曰南溪書院宋晦菴先生載
震地也先生世居婺源人韋齋先生作尉沈陽官滿假館
於鄭氏南溪別墅先生誕焉地勢爽塏林木蒼翳文山峙其
前公山障其後雙溪縈帶左右嵐翠波紋羅列肆映蓋聖賢
篤生風氣攸萃誠閭中一闕里也自宋以來二先生既各有
專祠復建亭翼然介於二祠之間曰毓秀為先生之胞友設
也乙未秋余以延郡僉判攝篆茲邑登堂展謁周遭瞻眺規
制亦極弘敞然而移歷年所棟櫓欄檻丹堊圯毀未免殘朽
剝落而毓秀亭尤甚退而自維居恒讀先生之書未獲窺先
生之門牆一旦幸遊先生誕降之鄉力不能命與其堂奧而
於毓秀亭數椽苟不勉為結構非生平私淑意也於是捐薄

清文七

七

俸庀材鳩工經始於丙申二月閏春暮告成亭視曩時增高
二尺許深廣如舊因立石其中顏曰毓秀處并紀其事以見
先生之祠徧天下而繡襦所藏尤為重地且使後之君子至
於斯者見先哲於羹墻有以觀考而作興焉庶幾於
國家崇儒重道之典少有裨於萬一云爾於是乎記

興修考亭書院疏

陳瓊

福建巡撫臣某為奏 聞事 臣以本年正月二十四日到福
建浦城縣記得歲內十二月初六日蒙

上諭汝往福建去到浦城走陸路不必走水路建寧一帶灘河
下水甚險記得欽此 臣到浦城由陸路到建陽縣有先賢朱
某考亭書院 竭誠瞻拜出城西門數十步有南關關里四
大字坊表 肅然起敬以為進此必極大觀不意愈行愈失
所望一路荒榛不堪極目及至朱子祠下蕭然數椽湫隘卑
暗徹覽周垣全無片石碑碑止用木板以為牆壁且前堂有
御賜扁額大儒世澤四大金字又對聯誠意正心闢鄰魯之實
學主敬窮理紹濂洛之心傳雙懸在望如仍用木板牆壁年
深日久必至不蔽風雨豈不有失觀瞻伏觀我

清文

八

皇上念朱子著書立言醇正獨出諸儒之右 特舉曠典升配
十哲之次 御纂朱子全書頒行天下俾士子咸知正學何
等崇重而考亭為朱子晚年卜居故址神明降降均在斯焉
可不急議修葺 臣現在飭行建寧府轉飭建陽縣召匠估計
興修易木板以磚石改湫隘為軒朗期稱我

皇上崇儒重道至意理合奏聞等因於康熙五十五年二月三
十日摺奏奉 旨此摺甚是著速具題欽此於四月初一日
查得該縣 臣 會同督 臣 覺羅滿 某 合詞具 題其需用
木料各費 臣 同督 臣 會相並不派累地方及所屬各員俟遴
選能員督修竣工逐一修造清冊送部并繪圖進呈

御覽合併聲明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察照施行

附錄撫院陳檄文

照得建陽之有考亭猶克之有闕里皆聖賢發跡之鄉宜
起敬起愛不可忽也先賢朱子生於延之尤溪卜宅於建
陽之考亭神明陟降均在於斯官斯土者宜加意修葺使
廟貌畢新一以敬禮先賢一以興起教化斯為知為政之
先務矣蓋文公之祠遍天下而考亭實為鼻祖人之景仰
思一至其地而未由本都院以今春赴任之便取道建陽
心儀夙昔所懷今茲可慰乃以稅駕建陽之次早洗心竭
誠問道所由出西郊不數十武見有南關關里坊表肅然
起敬以為進此必極大觀不意愈行愈遠一望荒榛不堪
極目頽垣敗址破屋相屬絕少人烟及至 文公祠下瞻
拜之餘循覽周垣全無碑磚片石止用木板為牆壁又湫

清文

九

隘卑暗無高明爽塏氣象甚於大賢廟貌弗稱且外堂有
御書扁聯在焉如仍用木板為牆壁必至風雨不蔽殊失觀瞻
合行飭建寧府轉飭建陽縣速將 朱文公祠作何設法
起蓋高廣若干務極宏敞堅固周圍牆壁改用磚石庶可
經久其需用木料若干磚石灰土及工匠人夫動用若干
逐一從實相度估計價值備造清冊并繪圖呈覽以憑指
辦委員及早修造并將方向便利年月於文內聲明並本
祠舊置田畝現存若干每歲春秋二丁該現印官親詣行
禮外餘月香燈現在何人看管及祠內有無士子常行講
業作何瞻養之處一併聲明詳報此係與起教化崇敬先
賢第一要務須親詣實任在估議由府核明通詳毋得任聽
胥役草率浮冒致煩駁造就延時日未便云

文公門人

及門受業四百四十二人
志第九卷十卷矣茲謹
載姓氏居里以備參閱
福建

福州府 凡府隸州邑俱從今名

閩縣 黃 幹 直卿 號勉黃 東 仁卿 鄭文道 成叔 號廣

鄭昭元 景紹 曾逢震 誠斐 唐 睥

蕭 長夫

侯官 陳孔夙 仁仲 陳孔碩 庸仲 潘 植 立之

潘 柄 謙之 稱瓜 林憲卿 公度 號存 鄭性之 信之

長樂 劉 砥 謙之 號存 劉 彌 軒 用之 號在 陳 枏 自修

陳夢良 與叔

文公門人

古田 蔣康國 彥卿 稱鼎 林用中 擇之 林允中 擴之

林蘊孫 子武 林大春 熙之 號健 林 允之

林 谷 師魯 號雲 林好古 程若中 寶石 號磐

程 溪父 余 隅 占之 號克 余 乾 發孫

連江 林 謙 丕 顯

永福 林 學 崇 正卿 林學履 安卿 林仁實

閩清 許 儉 勿度 陳士直 尹忠

興化府

莆田 鄭可學 子士 號耕 黃士毅 子洪 號壺 方士驥 伯謙 號

方大壯 履之 稱履 方 符 子約 方 未 耕道

方 禾 耕典 方 壬 若水 方 銓 平叔

陳 守 師中 陳 定 師德 陳 師復 師

陳 宇 允初 陳 址 夫 林得遇 若此

林成季 井伯 傅公弼 夢良 傳 敬子

傅毅誠 誠子

仙遊 傅 誠 至叔 號雪 余元一 景思 朱 魯叔

朱 浚 誠 闕 朱 沅 叔元 朱 季澤

泉州府

晉江 傅伯成 景初 張 吳 子文 稱錦 楊 至 至之

楊履正 子順 高 禾 叔叔 林 繼 順之

南安 黃 謙 李元宗 子能

惠安 劉 鏡 叔光

同安 王力行 近思 許 升 順之 號存 許子春 景陽

柯 翰 國村 徐 元 聘 號芸 陳 齊仲

文公門人

林 汝器

永春 陳 易 俊之

漳州府

龍溪 陳 淳 安卿 稱北 王 遇 子合 稱東 宋 聞禮 叔履

李唐谷 堯卿 黃學臯 習之 石洪慶 子餘

朱 堯卿 即飛

漳浦 楊仕訓 尹叔

延平府

南平 張 憲 父 敬之

將樂 劉 綱 衛老 鄧 那老

順昌 廖德明 子時 號桂 余大雅 正叔 余大猷 方叔

游敬仲 遠叔

延寧府		遊	倪和之	葉	湜	于是
建安	范元	谷之				
曹	晉叔	王	春卿	李德之	秉文	
建寧	童伯羽	義卿	蔡	沈仲默	茶	沆復之又名
建陽	蔡	伯靜	蔡	沈仲默	茶	沆復之又名
劉	煥	伯	劉	炳	仲	劉
劉	子賓	父	劉	子	劉	定夫
劉	叔文	劉	季文	劉	確	
劉	淳	范念德	伯崇	熊以寧	稱敬軒先	
丘	膺	千服	公	陳	巨	明仲
馬任仲	號得齋	吳居仁	溫父	吳	維	和中
吳	權	和仲	呂勝已	李克	魏孝伯	應仲
文公門人		魏	恪	元作	魏	椿
游九言	諱夫	魏	陳	履道		
崇安	劉	璉	南	劉	坪	平甫
劉	學	裴	之	劉	學	古
翁	易	梓翁	稱竹	江	然	德公
翁	淵	景	陳	範	朝	弼
胡大時	李	歐陽	光	謝	慶	嗣
楊與立	千	維	稱	楊	道夫	仲思
楊	若海	張	彥	清	叔	澄
邵武府		邵武	何	鎬	叔京	趙善佐
吳壽昌	大年	吳	英	茂	實	馮
		梁	瑒	文叔	作	齋

黃		寅	直翁	黃	瀚	伯本	黃	孝	榮	令	福
俞	開中	夢	選	任	希	存	伯	起	李	東	子賢
上官	諱	安	國	葉	武	子	成	之	丘	王	父
劉	炎	潛	夫	饒	餘	廷	老	饒	克	明	
建寧	劉	剛	中	德	言	號	琴				
光	澤	李	方	子	公	梅	一	李	文	子	公
李	相	祖	時	可	李	壯	和	庭	謙	德	柄
汀州府											
長汀	楊	方	子	直	號	淡					
福寧州											
福安	楊	復	志	仁	稱	信	楊	構	通	老	號
高	松	國	樞	黃	幹	尚	質				
寧德	陳	駿	敏	仲	稱	仁	鄭	思	孟	齊	雅
江	南										
蘇州府											
吳縣	蔡	廷	彥	蔡	元	思					
松江府											
華亭	林	至	德	久							
常州府											
無錫	錢	木	之	子	升						
鎮江府											
丹陽	賈	從	周	父	鄉	賈	沿				
江陰府											

四川

成都府

雙流

宋之源深之

宋之潤澤之

宋之汪客之

重慶府

合州度正周卿

涪州晏

淵大號達

以下居里未詳謹俟參補

呂

安卿

吳喬年

呂

道一

呂佚

陳利用光卿

陳公直負使

陳希周

陳仲亨

陳芝庭秀

林易簡

林賜聞一

林揆一之

林仲參

林叔和

林恭甫

文公門人

十

施九壽

俞榮已季清

俞子壽

馮去疾

馮彥忠

馮德英

黃卓先之

黃升卿

黃有聞

舒高

吳振伯起

吳南宜之

吳察直翁

吳仁父

郭道邇邪逸

周介叔謹初姓

周椿伯壽

周良貴卿

周元卿

周頤

康淵叔隱

唐觀尚質

符叙舜功

符初復仲

符國瑞

章聖仲至

鄭光弼子直

時子雲

丁克

丁仲登

趙雅夫

趙唐卿

方伯起

方克大

唐淳

劉棟

李周翰

李伯誠

魯可幾

王翰

王輔

江文卿

江元益

元昭

盧淳

陸安國

蘇宜久

戴明伯

張仁叟

端毅

閻立次孟

文公稱為老友不在弟子之列一人

建陽蔡元定

李通稱西

私淑之徒一人

滿城真德秀

景元更字

受教未及門九人

建陽熊克

子發

熊節

端操原名

熊剛大

稱古溪先生

宋慈惠父

游九功

勉之

葉采

仲圭

文公門人

十

蔡謨仲覺

劉應李

希泌

熊禾

法非

叛徒二人

慈昌胡絃

應期

晉江傅伯壽

景仁

附錄

慶元元年四月二日大府丞呂祖儉上疏留趙汝愚併論

朱熹彭龜年等不當逐語侵韓侂胄青怒四日詔呂祖儉

明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五日詔呂祖儉志在無君非罪當

誅姑從寬斥以示寬容是時文公之學大振天下之士仰

之如泰山北斗而流俗輩正多不便之者蓋自淳熙之末

紹熙之初已有目為道學以嫌孽之者然猶未敢加醜名

攻詆耳至是士大夫嗜利無恥或素為清議所擯乃教以

凡相與為異者皆道學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

且云名為道學則又何罪當名曰偽學蓋謂貪黷放肆乃

人真情其廉潔好學者皆偽也於是檢任險狠狠薄無行

之徒樂其說之便已攘臂攻偽以干進而學禁之禍自此

始矣

附錄偽學姓氏

偽學黨禁姓氏

宰執四人

趙汝愚右丞相

周必大少傅觀文殿大學士知潭

王藺觀文殿大學士知潭

待制已上十三人

朱熹觀文殿大學士知潭

彭龜年吏部侍郎

薛叔似吏部侍郎

鄭湜權刑部侍郎

林大中吏部侍郎

黃黼權吏部侍郎

何異權禮部侍郎

孫逢吉權兵部侍郎

餘官三十一人

劉光祖起居郎兼侍講

葉適大府少卿淮東

項安世秘書省校書郎

曾三聘知鄂州

吳玠監察御史

楊簡國子監博士

趙汝談官西安撫司幹

范仲黼一左郎

孫元卿國子監博士

陳武國子監正

黃度右正言

蔡幼學福建提舉常平

周南池州教授

李基校書郎

孟浩知湖州

白炎正通判成都府

武臣三人

皇甫斌池州都統制

張致遠江西兵馬鈐轄

太學生六人

楊宏仲

張衡

林仲麟

周端朝

張衡

呂祖儉大府寺丞

楊芳秘書郎

沈有開校書郎

游仲鴻軍器監主簿

李祥國子監祭酒

趙汝談監右藏西庫

陳峴秘書郎

汪述國子監司業

袁燾太常博士

田澹宗正寺丞

張體仁太府卿

黃灝浙江提舉常平倉事

吳柔勝嘉興教授

王厚之直顯謨閣提點刑獄

趙聲秘閣修撰

范仲壬知金州

周端朝

林仲麟

張衡

楊宏仲

張衡

林仲麟

周端朝

張衡

楊宏仲

張衡

蔣傳

徐範

士二人

蔡元定

官通州嘉定三年贈通功郎

呂祖泰

夬城配欽州嘉定三年贈通功郎

右僞學黨禁共五十九人

葉

適辨號淳熙十五年六月文公除兵部郎官以足合疏其欺慢疾請祠而兵部侍郎林栗因論易西歸不

臣聞臣子告君父之言必以實非其實而敢告者惟私意之是

徇而忘君父之爲則欺天者也臣竊見近日朱熹除兵部郎官

未供職間而侍郎林栗急易去之士論惟駭莫測其故蓋葉

有文學行誼居官所至有績因深惡不敢仕陛下差

提刑使之奏事熹起辭避終未敢前既罷去陛下差

對用爲郎官人知陛下進熹有慚無不稱慶忽爲葉誣奏逐去

附錄辨疏

三

衆議所以洵洵不平臣始疑之以爲何故至此得非

是事外人不能知而獨得其實以告陛下也豈

字傳播中外臣始得以始末參驗然後知其言

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爾雖貴而近臣雖賤而遠然臣子

之於君父大義一也烏有以不實之罪欺君父之前而

臣忍不以實陳於陛下乎言敢白稱私計未便只欲回就

江西提刑已受省劄不肯赴部供職臣聞既受除郎官省劄

即時遣回江西提刑司接人客將兵卒等皆已辭去其時朝士

有僞者皆共見之熹以脚疾發動不任下床遂申尚書省乞

給假依痊安日供職是謂只欲回就江西不肯供職者非

其實也

四司郎官廳印記不肯收受推出門外令送長

吏緣長或不合收管郎官廳印記臣再令送還仍加鑄論既能

出入宮門上殿奏事并過謁宰職臺諫即乘輜入供職良不爲

難兼郎官印記難以棄擲在外慮有失去其朱熹堅執不從臣

爲貳卿不能事獨致其假寢拒違君命實負愆德所有印記無

所歸着不免令四司人吏抱守終久至於達旦且臣聞熹未對

之前脚疾已作當對之日偶然少止對下之日後與宰執臺諫

相見脚疾痛復劇既申尚書省祇受恩命止乞給假供職適會

歇泊旬休未及將上所有郎官印記既未供職豈可受乎

已申省乞給假矣雖欲聽鑄論而扶曳供職可乎郎官未供

職以前印記合是何官收掌此正長貳之所當知其可推以委

熹乎是謂熹不受印記僣竊拒違君命非其實也

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以爲浮誕宋主謂之道學妄

自推尊所至輒擢門生數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

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臣聞朝廷開學校建

儒官公教育於上士子闢家塾隆師友私淑艾於下自古而然

矣使果無學術欺人何用仰之果有學術歟其相與從之者

非欲強自標目以勸人爲忠爲孝者乃所以爲人材計爲國家

計也惟蔡京用事諱習元祐學術曾有不得爲師之禁令

諸生不得從熹講學爲熹之罪而又謂治世之法宜禁絕之此

又非其實也

職以爲作僞有不可掩夫熹逆探熹之用心而暴揚之此非臣

之所得知也臣所得知者熹以今月初八日除郎十一日再爲

江西提刑熹之勦熹當在初九初十爾相去隔日之間而熹以

熹日不肯供職是熹急於誣熹而不自顧其言之非實也

又言陛下受惜名器館學寺監久次當選郎官者只令兼權其

視郎選亦不輕矣。意乃輕之兵部郎官不係大宗丞計衡兼攝以意之故移計衡於都官而以兵部處。意所以待意亦不薄矣。而意乃薄之臣聞陛下明詔曾任監司知縣者始得除郎其事久矣學館寺監雖久次而未嘗歷知縣監司則不可兼權豈得謂其當遷郎官哉差除之際那換關次移衡用。意何德焉是又乘急於誣意之罪組織其言語足其文爾而不自顧其言之非實也。又言職制者朝廷之紀綱。既除兵部在臣台有統攝乞將。新舊任並且停罷臣聞唐左右丞進退郎官矣本朝故事未之或然惟臺諫彈劾有停斥之請給合繳駁有寢罷之文至於六部寺監舉劾其屬必曰乞行迴避微其文婉其義所以重臺綱尊國體也今。意得為。果之屬尚未供職而。果望風劾之且兼有給合臺諫繳劾百官之例何哉。果以職制紀綱劾。意

附錄辨疏

五

而先自亂之是職制紀綱亦非其實也。果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則無實最甚利害所係不獨朱。意臣不可不力辨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奸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創為道學之日鄭。倡之陳。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好學為已愆相為鈎距使不能進從旁窺伺使不獲安於是賢士儒林中外解體銷聲滅影藏德垢行以避此名殆以喫菜事魔影迹犯敗之類往日。表裏。諫除廢正人蓋用此術此於陛下彰善黜惡封植人材以為子孫無窮之利者其損不細矣。果為侍從就其素養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示信於下而更毀用鄭。陳。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致語言遂去一。意自此游辭無實

說口橫生善良受禍何所不有臣伏見。果耻不得與廟堂之議遂為樂亮之說而人知其橫怒詳定所人吏執覆遂請罷局而人知其專而況我匪風聞古有常守令又苟恣一身之狼懷不畏君父之高明公形無實之言顯逐知名之士陛下原其用心察其指趣舉動如此欲以何如誠不可不預防不可不早辨也臣去冬蒙恩面對論一大事有四難五不可之條其說至長未獲究竟方。心滌慮以候陛下反覆詰難庶幾竭盡愚衷今以郎官去留何至上封事曉曉徒困宸慮哉蓋大臣以下畏。果兇醜莫敢明辨積在厲階將害大體爾伏願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既形無惟其近惟其賢無惟其官惟其是摧折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國家之本孰大於此臣不勝效思思報之至于詞宸嚴伏地待罪。見葉水心文集

附錄辨疏

六

沈繼和奏偽學疏

臣近親。論蔡幼學等章疏內言建陽知縣儲用貪婪暴刻將官錢典收利入已放生口則受人饋於國恤則輒用歌舞與妓陳惜惜淫於溪橋之上自作詞以與之有虛名羈絆閒身之句守臣。適惡其貪暴拘留在郡不與批書有朱熹者平時喜用之奉已為之。建書院整砌街道置買什物遂強顏下山將酒壽適遇畏其凶焰乃與放行批書今又輒敢求營於此臣。想儲用固奸惡無狀然所以培植從史之者皆熹也今天下恃熹而。惡如用者不知其幾雖去儲用亦有何益書曰除惡務小臣請為陛下條陳朱熹之惡而併言之臣竊見朝奉大夫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朱熹資本回邪加以狡忍初事象俟務為武斷自。知聖世此術難售尋變所習剽竊張載程頤之餘

書寓以喫菜中慶之妖術以黃鼓後進張浮爲謬私立品題收招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粗食淡衣裹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齋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魅士大夫之沽名嗜利觀其爲助者又從而譽之薦之根株既固肘腋既成遂以匹夫勦人主之柄而用之於私室飛書走疏所至響答小者得利大者得名不惟其徒咸遂所欲而烹亦富貴矣臣竊謂烹有大罪者六而他不可預焉人子之於親當極甘旨之奉烹也不天惟母存焉建寧米白甲於閩中而烹不以此供母乃日糴倉米以食之其母不堪每以語人嘗赴鄉隣之招婦謂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飯聞者憐之昔茅容殺雞食母而與客蔬飯今烹欲餐粗鈞名而不恤其母之不堪無乃太戾乎烹之不孝其親人罪一也烹於孝宗之朝屢被召命偃

附錄卷爲學疏

七

蹇不行及監司郡守或有招致則趨駕以往說者謂召命不至蓋辭小以要大命駕趣行則圖朝至而夕饋其鄉有連其姓者貼書痛責之烹無以對其後除郡則又不肯入供職托足疾以要君又見侍郎林栗之章烹之不敬於君大罪二也孝宗大行舉禮之論禮合從葬於會稽烹乃以私意偶爲異論首入奏劄乞召江西福建草澤別圖改卜其意蓋欲藉此以官其素所厚之妖人蔡元定附會趙汝愚改卜他處不順祖宗之典禮不恤國家之利害非陛下聖明朝論堅決幾誤大事烹之不忠於國大罪三也昨者汝愚秉政謀爲不軌欲藉烹以虛名招致奸黨倚爲腹心羽翼驟升經筵躡次取對烹既剽法從恩例封贈其父母奉薦其章服矣乃上章伴爲辭免豈有以職名受恩數辭而却職名欺侮朝廷莫此爲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烹之大罪

四也汝愚既死朝野交慶烹乃率其徒百餘人哭於野庶雖懷邪惡之私恩盡顧朝廷之大義而乃猶爲死黨不畏人言至和儲用之詩有除是人間別有天之句人間豈別有一天耶其言意豈止悲望而已烹之大罪五也烹既信妖人蔡元定之邪說謂陽縣乃山王侯之地烹欲得之儲用迎逢其意以縣學不可爲私家之有于是以護國寺爲學與他日可得其地遂以老農自稱伐山鑿石曾率引曳取提爲路所過騷動破壞田畝運以致之于縣下方且後夫子于釋迦之殿設機造械用大木巨纜絞縛聖像械屈通衢市之內而手足隨捐觀者驚歎邑人以夫子爲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主忽遭對移之罰禍而又有所折肱傷股之患其有害於風教大矣烹之大罪六也以致欲報汝愚之恩則爲其子崇憲執柯取劉玟之女而奄有其身後鉅萬之

附錄卷爲學疏

八

財又誘引尼姑二人以爲寵妾之官則必與之偕行謂其能修身可乎家婦不夫而自孕聚子盜牛而宰殺謂其能齊家可乎知南康軍則妄配數人而復與之改正帥長沙則匿藏赦書而斷徒刑者甚多守漳州則搜古書妄行經界于里驛動莫不被害爲浙東提舉則多費朝廷賑恤錢米與其徒而不及百姓謂其能治民可乎及探范崇祖業之山以廣其居而反加罪於其身繫獄崇安弓手父母之墳墓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謂之恕以及人可乎男女昏嫁必擇富民以利其奩聘之多開門受徒必引富家之子弟以責其束修之厚四方饋賂鼎來踵至一歲之間動以萬計謂之廉以律身可乎夫廉也恕也修身也齊家也治民也皆烹平日竊取中庸大學之說以欺惑斯世者也今其言如此其行乃如此豈不爲大奸慝也邪昔少正邪言僞

而辨行僻而堅夫子相魯七日而誅之夫子聖人之不得位者也猶能亟去之如是况陛下居得致之位操得致之勢而意有浮於少正邪之罪其可不亟誅之乎臣愚欲聖慈斷將朱熹就職罷祠以爲欺君罔世之徒汚行盜名者之戒仍將備用錫官永不得與親民差遣其蔡元定乞行下建寧府追送別州編管庶幾衆人知懼正道復明天下學者自以孔孟爲師而檢人小夫不敢假托憑藉橫行於清明之時誠非小補臣謹具覲察奏聞伏候敕旨

寧宗慶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備用特降

兩官蔡元定道州編管餘依章疏

沈繼祖此疏視蔣之奇彭思永以帷簿不根劾歐陽公者尤誣枉之甚人心滅天理絕矣黨禍至此宋安得不速亡乎慶

附錄奏稿序

九

元三年正月省御始至晦菴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報來告者晦菴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翌日諸生知有指揮時郡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爲變毅然上道四年八月元定卒於道州六年三月晦菴寢疾卒諸生會葬者千人黨禁益嚴正言施康年言僞師朱熹生時身據上座口出異言或吟哦怪書如道家步虛之聲或幽默端坐如釋氏入定之狀至於遇夜則入遇曉則散又如如人事魔之教觀其文則對偶偏枯如道家之利籤語言險怪如釋氏之語錄雜之以魔書之謫秘倡之以魔法之和同今熹已沒其徒不忘生則畫像以事之沒則設位以祭之會聚之間必無善意若非妄談世人之長短則是謬議時政之得失望令守臣約束仍具已施行申尚書省從之迨嘉定三年正月吏部郎官劉燾輪對上疏願詔

大臣體傷平之義絕偏黨之蔽五月詔贈朱熹中奉大夫實謨閣直學士蔡元定特贈迪功郎四年四月燾奏乞降明詔慶元以來名曰僞學而禁其書者原降指揮更不施行旨從之

余嘉謫詠朱熹蔡元定書

臣聞防患於未然事可息而國家獲無窮之福蔡姦於已然禍難解而宗社有不測之憂臣居草茅日夜焦勞不遑牽處欲奏聞已久而君門嚴遠無格上達今日幸逢銓選故得陳之竊見秘閣修撰致仕朱熹編管道州妖人蔡元定等作事猖狂素無行義相與對榻妄談經書觀其無孔丘孟軻述作之才而有蘇秦張儀橫議之風騁矜倣慢傷人道之大倫黷貨要爭屑沽之小利詐爲君子道學之名萃四方黨伍僞作正心誠意之論

附錄奏稿止書

十

罔九重聽聞罪狀昭然殆難原有聖明寬容罷祠編管實朝廷待士大夫之過厚也熹元定正宜循法履度以蓋前失可也尚附有悛心僞徒會合誘誦君父讖議宰輔不自知其惡惡之極也臣見公論不容內外咸悉乃敢進言其罪逆已悉見于侍御史沈繼祖之疏矣乞下臣章著能幹法官將朱熹蔡元定等械來京梟首朝市號令天下庶僞學可絕僞徒可消而悖逆有所警不然作孽日深禍且不測臣恐朝廷之憂方大矣

余知政事謝深甫抵嘉書於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經書之奧義敢述四方之學者今有何罪而欲誅之乎語塞乃止

孔文仲蔡程伊川沈繼祖余嘉謫朱子余訂程朱年譜備其跡使好人之迹萬世不磨也君子小人如水炭之不同

物理之常亦何足怪天地有日月有薄蝕五星有凌聖賢處世亦何能無小人謗訕乎惟思所以自處焉可矣

黃中

沈兢胡紘稿也繼祖署名上之而實韓侂胄爲之主論者曰朱子勸趙汝愚去侂胄而汝愚不從以致于禍蓋嘗考當日之情事侂胄乃韓琦裔孫爲太皇太后女弟之子其妻吳氏又太皇太后之侄女而寧宗之后韓氏又侂胄之侄孫女也汝愚立寧宗全倚侂胄以成功當傳位之際勢處危疑衆志洶洶人情搖撼汝愚強吳后以傳詔與寧宗以即真推光宗以上皇讓其父之位而授之于子此振古鑠今天地以來未有之奇也而汝愚當之其勢甚危于霍光其情甚迫于太甲侂胄深交宦署固帶椒房使初時即出侂胄彌縫三宮之間

附錄余嘉上書

十二

處人骨肉之際幾微俄頃嫌隙微茫調停安置更用何人此汝愚所以不從朱子之說而難於去侂胄也假使朱子處汝愚之地其去侂胄亦必另有措施之妙汝愚之才豈能及哉此儒者雄姿偉畧明智敏識非諸人之可企也又朱子之去寶由寧宗侂胄其何力焉物必元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離也而後譏問之寧宗言曰只除烹經筵耳今乃欲事事與聞彭龜年等極力救之不聽蓋寧宗之厭朱子深矣即無侂胄朱子亦未必久于朝廷假如寧宗爲英雄之主君臣道合上下一心雖百侂胄何礙不然即去一侂胄又一侂胄生矣侂胄可勝去哉蓋天用朱子以傳註六經續前聖之統以詔萬世豈專爲宋社一時之功也寧宗烏得而主之造化轉倖之運聖賢生於其間天意固有然用非常情所可測也東漢

書曰天厭漢德久矣山陽其何誅焉蓋天厭宋德久矣寧宗其何責焉而況螻蟻之侂胄輩又何屑於重誅乎

黃中又記

附錄余嘉上書

十三

乾道庚寅胡澹菴薦詩人王廷珪等詩人王廷珪等以未終喪辭因誓不作詩迄不能不詩人王廷珪等遊南嶽唱酬至百餘篇瞿然曰吾詩人王廷珪等宋卿以詩集求品題答曰詩者志之所之豈有工拙哉亦觀其志之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詞之善否自魏晉以來諸賢之作亦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又曰古今之詩凡三變蓋自書傳所載虞夏以來及漢魏自爲一等至晉宋間頗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自爲一等然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殆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焉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與衡且以李杜言之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並與出塞潼關石壕憂日憂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若今日之細碎卑冗而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態則其詩不期高遠而自高遠矣又答某曰來喻欲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向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

間夙生蠶血脂膏然後出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只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耳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無由到古人佳處又曰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曉曉底便學得十分好把作什麼用嘗爲陳光澤題廣成子像因記李太白詩云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源不來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必羣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焉以示之曰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學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得其渺忽又言余平生愛王摩詰詩云漆園非傲吏自缺經世具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株樹以爲不可及亦嘗舉以語人而領解者少因舉似所作絕句示學者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蓋借物以明道也又嘗誦其詩示學者云孤燈耿寒酸照此一窓幽卧聽簾前雨浪浪殊未休曰此雖眼前語非心源澄靜者不能道觀公之論詩可謂本末兼該矣及其平生去取與嘗所舉以示人者則公之所爲詩可概見矣因錄此於卷端以質之今日海內之言詩者

十六代裔孫玉百拜謹述

清遠閑論詩

文公曰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如關關雎鳴出在何處

古樂府只是詩中間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遂

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

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當

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其真味發滋

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

古詩須看西晉以前如樂府諸作皆佳杜陵夔州以前詩佳

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蘇黃只是今人詩蘇才豪然一

家說盡無餘意黃費安排

是中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薄鮑明遠才

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鐐劍芙蓉倚杖牧

雞

雞勝分明說出箇倔強不肯甘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砂礫

自飄揚馬尾縮如鰭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

俊健

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

生見人作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側用字一一依

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作不要他本于方得作詩之法

蘇子由愛選詩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子由憂底

句法某却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却有力

齊梁間人詩讀之使人四肢懶慢不收拾

晉人詩雖清麗運用古韻如黏字煥燭字之類唐人惟韓退

之柳子厚白居易用古韻如毛穎傳牙字質字毛字皆動魚

字類是也

唐明皇實稟英邁只看他作詩出來是什麼氣魄今唐百家詩首載明皇一篇早渡蒲津關多少飄逸氣概便有帝王底氣融越州有不刻唐朝臣送賀知章詩亦只有明皇一首好有日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何

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家放但豪放來得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逆不可當只意到處便押一箇韻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古風兩卷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如此然

論詩

多爲人所亂有一篇分爲三篇者有二篇合爲一篇者

李太白終始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效選詩

漸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

問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前輩多稱此語如何曰自

然之好又不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則尤佳

人多說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魯直一時固自有所見今

人只覺魯直說好便却說好如矮人看場耳問韓退之潮州

詩東坡海外詩如何曰却好東坡晚年詩固好只文字也多

是魯直說全不看道理

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詩致遠思恐泥東坡寫此詩到

此句云此詩不足爲法

杜子美暗飛螢自照語只是巧韋蘇州云寒雨暗深更流螢

韋蘇州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

韓詩平易孟郊喫了飽飯思量到人不到
寒聯句中被地牽得亦著如此做

人不可無戒謹恐懼底心莊子說庖丁解牛神妙然纔到那族必心怵然爲之一動然纔解去心動便是懼處韓文闢難

三

原句云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謂雖困了一以水噴之便醒一噴一醒卽所謂懼也此是孟郊語也說得好又曰爭觀雲頭道助叫波翻海此乃退之之豪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此是東野之工

李賀較惟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賀詩巧

詩須是平易不費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王川子輩句語雖險
惟意思亦自有混成氣象因舉陸務觀詩春寒催喚客嘗酒
夜靜臥聽兒讀書不費力好

白樂天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這是
和而淫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這是淡而傷
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孟子心不動吾今其庶幾此樂天
以文滑稽也然猶雅馴非若今之作者村裏雜劇也

唐文人皆不可曉如劉禹錫作詩說張曲江無後及武元衡被刺亦作詩快之白樂天亦有一詩暢快李德裕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底涎出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故房琯亦正

偶誦寒山數詩其一云城中蛾眉女珠佩何珊珊鸚鵡花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云如此類煞有好處詩人未易到此

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固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

曼卿詩極雄豪而縝密方嚴極好如簫筆騁詩意中流水遠
愁外舊山青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多於小說詩話中

四

暗見一二爾曼卿曾次極高非諸公所及其爲人豪放而詩詞乃方嚴縝密此便是他好處可惜不曾得用

山谷詩精絕知他是用多少工夫今人辛乍如何及得可謂
巧好無餘自成一家矣但只是古詩較自在山谷則刻意爲
之又曰山谷詩忒巧了

陳後山初見東坡時詩不甚好到得爲正字時筆力高妙如題趙大年所畫高軒過圖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都有筆力

張文潛詩有好底多但韻率爾多用字如梁甫吟一篇
方極健如云永安受命期並漢手擎鼎兒是天意等處說得
好但結末差弱耳又曰張文潛大詩好崔德符小詩好

古人詩中有句今人詩更無句只是一直說將去這般詩

日作百首也得如陳簡齋詩亂雲交翠壁細雨濕青松暖日
薰楊柳濃陰醉海棠他是甚麼句法

今時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大略云兩漢
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所以稽中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湯武
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

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
公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爲學工夫
然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

今人所以事事作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之
人盡命去奔做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
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關不虛靜之故
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

論詩

五

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
關如何見得

詩社中人言詩皆原於廢歌今觀其詩如何有此意

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黃
以次諸家詩

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義況又不去學好
底却只去學那不好底如近時人學山谷詩然又不學山谷
好底只學得山谷不好底林擇之云後山詩恁底深他資質
儘高不知如何肯去學山谷日後山雅健強似山谷然氣力
不似山谷較大但却無山谷許多輕浮底意思然若論序事
又却不及山谷山谷善序事情序得盡後山叙得較有疎處
若散文則山谷大不及後山

或謂梅聖俞長於詩曰詩亦不得謂之好或曰其詩亦平淡
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

江西之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庭秀又再變楊大年詩巧然巧
之中猶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來不覺及至歐公早漸漸要
說出然歐公詩自好所以他喜梅聖俞詩蓋枯淡中有意
思歐公最喜一人送別詩兩句云曉日都門道微涼草樹秋
又喜王建詩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公自言平生要道
此語不得今人都不識這意思只要做事使難字便云好

論詩

六

朱子詩賦全集目錄

卷一

賦

梅花賦

遂初堂賦

白鹿洞賦

感春賦

空同賦

詞

虞帝廟迎送神樂歌詞

琴操

招隱操

第二冊目錄

詩紹興庚午至癸酉詩七十七首

遠游篇

擬古八首

題謝少卿藥園二首 辛未

邵武道中

黃子衡欲至上庠以詩留行

醉丘子野飲酒之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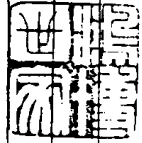
丘子野郊園五詠

古意

送劉句甫之池陽省親

晨起對雨二首

殘臘



客舍聽雨 壬申

宿武夷觀妙堂二首

社日諸人集西岡

久雨齋居誦經

新竹

雨中示魏惇夫兼懷黃子厚二首

夜聞子規

杜門

宿山寺聞蟬

晨登雲際閣

池上示同遊者

過黃塘嶺

第二冊目錄

宿白茫畚

濯足澗水二首

自溪口買舟至順昌示同行者

宿簣簣鋪

倒水坑作

夏日二首

對雨

齋居聞磬

又聞渠作

讀道書六首

秋雨

秋夕懷子厚二首

病中呈諸友

川上見月歸示同行者

月夜述懷

贈仰上人

卽事偶賦

擬步虛辭

寄題咸清精舍清暉堂

冬雨不止

冬日二首

春日卽事 癸酉

誦經

春日言懷

卷二
第二冊目錄

晚步

懷友

山館觀海棠二首

題畫

過武夷作 癸酉六月止

卷二

詩 紹興癸酉七月在同安至丁丑詩一百四十三首

文公編次牧齋淨藁

同安官舍夜作並寄山中舊知九首

述懷

釋奠齋居

試院雜詩五首

巖桂

秋懷

喜晴

夜眠

曉步

書事

八月十七夜月

憶齋中二首

秋夕

夢山中故人

懷子厚

南安道中

垂澗簾

卷二
第二冊目錄

臨流石

懸崖水

穿林徑

九日

督役城樓

再至

晚望

苧溪道中

與一維那

上廣文

十月朔旦懷先隴

步虛辭二首

四

民安道中
西郊縱步
寄黃子衡
濯足萬里流
孤鶴思太清
與諸同寮謁莫北山
懷山田作二首
夜雨二首
將聖西齋
寄題金元鼎
冬至陰雨
安溪道中
留安溪三日按事未竟
安溪書事
梅花兩絕句
柚花 甲戌
病告齋居
感事有歎
夏日
聞蟬
秋夜歎
茅舍獨飲
宿傳舍見月
寄諸同寮

五

登羅漢峯
登西山亭
雙髻峯
涉澗水
試院卽事 乙亥
考試感事戲作
題米翁壁
題安隱壁
題梵天方丈壁
五月五日海上遇風雨
兩絕句送順之南歸
寄陳講師
別陳講師
登閣阜山二首
送單應之二首
送李道士歸玉笥三首
借王嘉叟所藏畫二首
雜記草木九首
觀黃德美延平春望圖二首
祠事齋居聽雨呈劉子晉
教思堂作示諸同志
再得古木
秋夕二首
秋夜聽雨懷子厚

六

對月思故山夜景

同寮小集步東橋玩月二首

小盈道中 丙子

還家卽事

次旬父韻

次祝擇之表兄韻

次祝擇之韻送劉子晉

送祝擇之還鄉

再至同安假民舍以居示諸生 丁丑

題襄山寺

題九日山石佛院亂峯軒二首

題可老所藏徐明叔畫卷二首

第二冊目錄

七

詣水公庵雨作

茉莉

謝人送蘭

又

梵天觀雨

兼山閣雨中

登閣

秋懷二首

中元雨中呈子晉

秋暑

送王季山赴龍溪

宿刺頭鋪夜聞杜宇

次韻傅文題呂少衡藏書閣

九日山夜泛舟弄月二首

和李伯玉用東坡韻賦梅花

用東坡韻共賦梅花有懷元履

卷三

詩 紹興戊寅至乾道丁亥詩一百六十四首

題西林院壁二首

挽劉賓學二首

寄題梅川溪堂

和劉抱一

再和

送萬國器二首

第二冊目錄

八

呈黃子厚

秋蘭已悴以其根歸學古

梅花開盡不及吟賞二首

宋丈示紅梅臘梅詩和呈

酌子厚咏雪

去歲學古分惠蘭花賦詩以尋前約已卯

送籍溪胡丈赴館供職二首

寄籍溪胡丈及劉共父二首

挽范道開二首

頃以多言害道讀大學誠意章有感

春日 庚辰

春日偶作

觀書有感二首

伐木

示諸同志

示四弟

又

題西林可師達觀軒

次潮州詩六首 辛巳

東舍姪

夏日齋居紀事

陪彥集克父同游瑞巖

讀趙清獻公瑞巖留題追次元韻

讀二劉公瑞巖留題次韻二首

第二冊目錄

入瑞巖道間得四絕句

再和東坡惠州梅花詩呈諸友兄

歲晚燕集分韻得已字

卓國太夫人生朝

又一首

再題西林可師達觀軒 壬午

示西林可師二首

挽籍溪胡先生三首

感事書懷十六韻 隆興癸未

感事

聞報七首

次子有聞捷韻四首

九

陪判院丈宿回向用壁間舊韻

感事再用壁間舊韻二首

再用元韻以求指誨

壽母生朝後六首附

判院丈宋邨之約雪中有懷

次判院丈雪意之作

酬判院丈喜晴之句

登梅嶺

雪意

昨夕不知有雪作兩絕句

次韻劉彥采觀雪之句

次韻彥采病中口占

第二冊目錄

挽延平李先生三首 甲申

用西林舊韻二首

次王宰立春日大雪韻

再次王宰韻

送張彥輔赴闕

送劉克甫平甫如豫章

哭羅宗約二首

題米元暉畫 乾道乙酉

觀劉氏山館壁間畫六言一絕為題作五言四詠

觀祝孝友畫卷六言一絕為題作五言四詠

祝孝友枕屏小景

次傅安道楊儀之二漕勸農詩二首 丙戌

十

感懷

墨莊五詠

齋居感興二十首

次傅丈武夷道中五絕句

題畫卷五首

題祝生畫 丁亥七月止

卷四

詩乾道丁亥八月至十二月詩一百六十九首

同張敬夫城南二十詠

拜張魏公墓下

敬簡堂分韻得月字

登嶽麓赫曦堂聯句

第二冊目錄

登定王堂

次敬夫登定王臺韻

發嶽麓道中尋梅不獲至十日遇雪作此

大雪馬上次敬夫韻

風雪未已決策登山用敬夫春風樓韻

十三日霜晴再用敬夫定王臺韻

再次敬夫定王臺韻

馬上口占次敬夫韻

馬上舉韓退之話口占

雪消溪漲口占

馬跡橋

登山有作次敬夫韻

方廣道中次敬夫韻

道中景物甚勝次敬夫韻

崖邊積雪取食甚清次敬夫韻

後洞山口晚賦

後洞雪壓竹枝橫道

方廣懷定叟

方廣聖燈次敬夫韻

羅漢果次敬夫韻

壁間古畫精絕未聞有賞音者

方廣版屋

泉聲次韻

霜月次韻

第二冊目錄

枯木次韻

宿方廣次敬夫韻

蓮花峯次韻

題張敬夫春風樓

方廣睡覺次韻

感尚子平事

殘雪未消次韻

自方廣過高臺次韻

石廩峯次韻

行林間幾三十里次敬夫韻

林間殘雪鏘然有聲

至上封用擇之韻

福嚴寺回望嶽市

福嚴讀張湖南舊詩

登祝融峯用擇之韻

穹林閣次張湖南韻

晚霞

過高臺讀信老詩次敬夫韻

贈上封諸老

自上封登祝融峯絕頂次韻

十五日再登祝融峯用臺字韻

胡廣仲范伯崇自嶽市來同登絕頂

醉下祝融峯作

十六日下山各賦一篇仍迭和韻

第二冊目錄

和敬夫韻

和擇之韻

二詩酌敬夫贈言并以爲別

讀林擇之二詩有感此後東歸道中作

馬上贈林擇之

梅溪陂下作

寄題李東老淵平齋

宿梅溪胡氏客館觀壁題詩自督二絕

次擇之所和生字韻呈伯崇

再答擇之

宿萍鄉黃花渡口客舍和宋亨伯題詩

過毛山鋪見壁間題詩因作

次擇之韻聊紀泰事

雪梅二閣奉懷敬夫因題其後

次韻擇之聽話

次韻伯崇自警二首

答擇之四詩意到卽書

答擇之

次擇之韻

到袁州二首

袁州道中

同林擇之范伯崇歸自湖南

賦歸雲洞

石乳洪羊之勝不及往遊

第二冊目錄

分宜晚泊二絕句

新喻西境

道間思丞還家用擇之韻

再和油字韻

次擇之懷張敬夫韻

別韻賦一篇

宿新喻驛夜聞風鐸

題野人家

題萬安野館

萬安遇長沙便欲附書不果

不見梅再用來字韻

賦水仙花

清江道中見梅

臨江買舟

菊林

過樟木鎮晚晴二首

赤岡頭望遠山

次韻擇之發臨江

次韻擇之漫成

竹節灘

舟中晚賦

次韻擇之將近豐城有作

過豐城作

舟中見新月戲呈伯崇擇之

第二冊目錄

五

次韻擇之舟中二首

自東湖至列岫二小詩

列岫望西山二首

晚飲列岫

觀上藍賢老所藏張魏公手帖次韻

次韻伯崇登滕王閣

觀西山懷嶽麓

進賢道中

野望

次韻擇之進賢道中漫成五首

次韻擇之夜宿進賢客舍

次韻擇之澗陂有作

過澗陂次伯崇韻

山行兩日至金步

次韻擇之金步喜見大江

次韻擇之餘干道中

安仁曉行

霜晴觀日出霧中

再用前韻

次韻擇之過了頭巖

章巖

次韻擇之章巖

鉛山立春六言二首

次二友石井三首

第二冊目錄

六

次韻擇之鉛山道中二首

次韻擇之發紫溪

次韻別擇之

次韻別伯崇二首

卷五

詩乾道戊子至淳熙甲午詩一百六十八首

和人遊西巖

次知郡章丈遊山之韻

題周氏溪園三首

擇之誦所賦擬昌子進元宵詩用元韻二首

題擇之欣木亭

次韻擇之梧竹二首呈季通

送林擇之還鄉赴選三首

寄林擇之

擇之寄示深鄉唱和次韻三首

用韻呈擇之兼懷子重順之

夜聞擇之誦師曾題畫絕句

送擇之赴漕臺之招二首

次林嶺之開善避暑韻二首

送林熙之五首

有懷南軒呈伯崇擇之二首

九日登天湖分韻得歸字

歸報德再用前韻

登宴坐巖懷南微舊遊寄敬夫

第二冊目錄

答王無功在京思故園已丑

送吳茂實

送荆南幕府二首

趙君澤携琴載酒見訪分韻得琴字

寄題瀏陽李氏遺經閣二首

題鄭德輝悠然堂

林一鶚示及諸賢詩卷因題二首

送德和弟歸婺源二首

送趙仲綬對策南宮

分水鋪壁間讀趙仲綬留題

次劉明遠宋子飛反招隱二首已丑九月文公丁母憂至辛卯冬詩少見

送謝周輔入廣壬辰

和亦樂園韻

次韻謝劉仲行惠筍二首

次季通韻贈范康侯

同張明府登凌風亭懷韓無咎

社後一日作

上巳日分韻得一字

夏日二首

清泉奇石置爐烟被之四小詩

偶題三首

次張彥輔韻

次彥輔賞梅韻

卜居癸巳

第二冊目錄

和秀野以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爲韻十首

次秀野蔬食十三詩

次秀野閒居雜詠十五首

和秀野寄示南昌詩兩篇

次秀野五首

留秀野劉丈二首

次秀野滄波館刈麥二首

次秀野躬耕桑陌舊園韻二首

又和秀野二首

次秀野詠雪韻三首

次雪後書事二首

次韻秀野早梅

次秀野極目亭韻二首 字熙甲午

次秀野春晴山行

再用韻題翠壁

次亭宇韻呈秀野兼簡王宰三首

次山行佳句呈秀野丈三首

次秀野泛滄波館至赤石觀何早稻韻

次秀野韻題卧雲庵

和秀野見留之句

次秀野種粟韻

和秀野斲筍之句

次韻寄題芙蓉館三首

次韻雪後書事二首

次秀野雜詩二十首

第二冊目錄

九

卷六

詩淳熙乙未至戊戌詩一百三十三首

鵝湖寺和陸子壽

和秀野二首

次秀野署中二首

游百丈山分韻得雲字

百丈山六詠

游蘆峯分韻得盡字

同丘子服游蘆峯分韻得白字

登蘆峯

公濟惠山蔬次韻四首 丙申

題吳公濟風泉亭

和公濟留周賓之句

寄公濟兼柬李伯諫五首

見公濟和詩請問二首

伯諫和詩 云重以問彼二首

仁術

聞善決江河

將游雲谷約同行者

九月六日發潭溪登雲谷

雲谷二十六詠

雲谷雜詩十二首

復齋偶題

第二冊目錄

十

雲谷懷魏元履

送許順之南歸二首

宿雲際寺順之將別次韻

挽汪端明三首

彥集奉檄歸省示及佳篇次韻呈諸兄友

彥集再適臨汀惠顧次韻

圭父爲彥集置酒白蓮沼上次韻

寄宜春使君七絕句

次平父重建一枝堂韻

自警示平父

抄二南寄平父

題劉平父定庵五詠

劉平甫席上分韻得爲字

劉平甫惠水榭謝詩二首

和喜雨二絕

和章國華祈雨呈平父諸兄三首

共賦驟雨驚鷺二絕

唐石雪中丁酉

春雪用韓易黎韻

次彭應之餐雪韻

次魚樂亭韻

與劉德明祝濟之胡子寬晚步

夏雲多奇峯爲韻戲成五絕

挽劉樞密三首戊戌

第二冊目錄

武夷七詠

登天湖下顧泉石軒分韻得清字

發屏山登雲谷分韻得冷字

宿黃沙分韻得如字

雲谷次吳公濟韻

宿休庵用壁間韻

卷七

詩淳熙己亥至辛丑詩九十七首

崇壽客舍夜聞子規得三絕句

寄雲谷瑞泉庵主

入南康界

尋白鹿洞故址

秘閣張丈龍顧以長篇爲貺牽勉繼韻

和張彥輔初到南康

次卜掌書白鹿洞落成

白鹿講會次卜丈韻

再用前韻示諸同遊

次四十叔父白鹿之作庚子

送四十叔父

哭張敬夫次張丈二首

秘閣張丈示簡寂之篇別賦五字以謝

和落星寺之作

和白鹿洞之作

次西原之作

第二冊目錄

次臥龍之作

次棲賢之作

和雪後棲賢之作

謝張彥輔留別之作

答張彥輔戲贈之句

答張彥輔解嘲

次和陶見寄舊作

贈于盛二生

秋日告病齋居懷子厚平父及山間諸友

夜坐有感

讀遊山詩卷和首尾兩篇

戲贈勝私老友

代勝私下一轉語

和戴主簿韻

次沈侍郎二首

游廬阜董役卧龍偶成

讀李賓老玉潤詩

立秋日遊三峽分韻得萬字

和子澄白鹿之句

落星之遊分韻得往字

九日登紫霄絕頂次韻

行視陂塘挈兒甥出郭登山歸賦

遊卧龍分韻得鷗字

卧龍之遊分韻得秋字

第二冊目錄

圭

遊卧龍錢通守得江字不及賦詩用其韻紀事二首

遊白鹿洞得謝字 分韻賦醉石簡寂各一篇

和元範十梅詩

觀梅小集

呈元範清叟二首 辛丑

雲谷合記事目三詩寄季通

次尤延之廬山雜詩十四篇

閏三月十一日彭蠡分韻得光字

次擇之黃雲之句

和彭蠡月夜泛舟

觀康王谷水簾夜飲分韻奉別送行諸君

游天池

觀野燈

山北紀行

買舟至演平拜建康劉公墓

問遊山日請平父作主人二首

宿密庵分韻得衣字

讀子厚步月詩

次子厚秋懷韻

黎嶺水石佳處不減廬阜

讀子厚詩卷

題赤城觀

次周師溫遊書堂韻

西源居士寄秋蘭

第二冊目錄

酉

卷八

詩 淳熙王寅至甲辰詩一百二十七首

武林

桐廬舟中見山寺

次韻送 寶文赴浙漕二首

挽梁文靖公二首

挽周侍郎二首

輓董安人二首

立春大雪遊天湖 癸卯

次遊將軍巖韻二首

次約金斗之遊韻

次彥集經營別墅

飲白雲精舍分韻得飽字

次梅花韻

酌圭父茉莉之作

酌圭父白蓮之作

次圭父觀魚韻

同子厚賦白芙蓉

觀洪遵雙陸譜有感

次彥集木樨韻三首

謝彥集菖蒲之貺

登蘆峯二首

蘆峯次韻

次瑞泉詩

第二冊目錄

五禽言和王尚書

酌黃子厚見訪韻

游密庵分韻得清字

游密庵得空字

書許進之胎仙室

石馬斜川之集分韻得燈字

遊石馬分韻得出字

三月晦日爲真率之約

用公濟和陶韻

行視武夷精舍作

武夷精舍雜詠十二首

次公濟精舍韻

集歲寒軒次韻

游武夷分韻得瑤字

次石子重留別韻三首

陪機仲景仁遊武夷

答景仁贈別之句

用前韻別機仲

讀機仲景仁詩因及詩傳綱目用前韻

讀通鑑紀事本末用韻寄機仲

再至溫陵

答黃叔張

次陳休齋蓮華峯

次黃叔張宿涼峯韻

第二冊目錄

和擇之鳳凰山韻

次擇之涼峯韻

題萬頃寒光呈休齋

次陳休齋懷古堂

題九日山廓然亭

家休齋惠詩見留次韻二首

用擇之韻別陳休齋

酌東峯道人見贈之作

至鳳凰山再作

見梅用琴字韻

用擇之韻呈陳福公

用前韻答方直甫

用前韻答林史君

題君子亭

次西湖唱酬韻二首

子直侍郎臨饒遠郊分韻得時字

臘月九日晚發懷安舟中分韻得星字

次少傅相公送行長句二首

再賦二首

送彥集之官瀏陽

題祝生齋二首

出山道中口占甲辰

武夷權歌十首

次少傅相公寄題武夷精舍詩

第二冊目錄

三

次劉正老芙蓉韻三首

借韻呈府判張丈

家山堂疏照二首

卽事寄彥輔仲宗二首

次知府府判三首

巢居之集再韻得將字

壁間墨刻亡去輒賦所懷

再用前韻

再賦解嘲

謝劉子澄寄羊裘二首

卷九

詩 淳熙己巳至慶元庚申二月詩一百四十三首

謁表伯余宋祐

趣韻

次晦叔寄弟韻二首

次范碩夫題景福僧開窓韻

題謝安石東山岡

江月圖

吳山高

題番騎圖

題尤溪宗室所藏二姬圖

尤溪縣學觀大閣

夜

醉作三首

第二冊目錄

六

延平水南天慶觀夜作

苦雨用俳諧體

杉木長澗四首丙午

題中峯杉徑

山寺逢僧談命

贈書工

蘭

讀十二辰詩卷

題毛公平仲墓銘後

挽鹿伯可郎中二首

挽陳儉正庸二首

哭劉嶽卿

挽陳朝章居士

宿石岳館二首 丁未

水口行舟二首

詠巖桂二首

拜鴻慶宮有感

仙洲畫寒亭次劉判院韻二首

次畫寒韻

次畫寒韻有懷平父

次判院丈清湍之作

遊密庵分韻得還字

又分韻得絕字

宿密庵次韻

第二冊目錄

遊密庵

遊畫寒分韻得竹字

聞季通德明入山以詩迎之

次觀瀑布韻

和季通畫寒韻

次韻謁忠顯劉公墓下

次季通畫寒亭韻二首

飲清湍亭石上小醉再登畫寒

次清湍亭韻二首 戊申至辛亥詩詞少見

聞迅雷有感 紹熙壬子至甲寅

答袁機仲論啓蒙

觀林長仁書卷問答二首

題嚴居厚溪莊圖

蟲鳴秋詩

挽蔡太傅

正月五日欲用斜川故事結客載酒過伯休新房風雨

不果二月五日始克踐約分韻得中字 慶元乙卯至戊午

次呂季克東堂九詠

挽吳給事三首

次傅丈雲臺壁間韻呈諸同遊

過蓋竹作二首

送建陽陳丞伯厚還鄉

客來二首

題沈公雅卜居圖

第二冊目錄

題霜傑集

謝吳公濟菖蒲

讀尤美軒詩卷呈伯時季路二兄

次延之年兄韻

次益公道人詩二首

次益老韻

秋日

放艇二首

浮翠亭次叔通韻

用丘子服韻呈諸友

次縣大夫見屬之韻

白雲寺送儲丈

贈彭世昌歸 丙辰至戊午

和人都試之韻

聚星落成次致政陳丈韻

次陳昭遠丈龍洲鄉社韻

懷潭溪舊居

次致政昭遠丈得雨韻

題李彥中所藏俞侯墨戲

題瀟湘詩卷後

聞蛙

墨梅

秋華四首

戲贈鍼足程道人

第二冊目錄

答問訊離騷之句二首

孝宗皇帝挽歌詞

送碧崖甘叔懷游廬阜兼簡諸耆舊三首 已未

次丘子服劉叔通江文卿贈古梅韻三首

謝水仙花

引年得請陳昭遠丈以詩見賀次韻謝之

再賦

九日次居厚廟令韻

和子服黃楊游巖二詩

和劉叔通懷游子蒙韻

次叔通探梅韻

病中諸兄載酒見過和韻

寄江文卿劉叔通三首

梅

香茶供養黃蘗長老之塔二首

立春前一日 庚申

南城吳氏社倉書樓爲予寫照因題其上

易二首

卷十

詩餘十八闕

浣溪沙

次秀野除醪韻

好事近

次韻

第二冊目錄

菩薩蠻

回文

次圭父回文韻

憶秦娥

雪梅奉懷張敬夫

又

西江月

和韻

又

鷓鴣天

江梅詞

又

叔懷嘗夢飛仙呈茂獻侍郎

南歌子

次張安國韻

滿江紅

劉知郡生朝

水調歌頭

滄洲歌

次袁機仲韻

槩括杜牧之齊山詩作

問訊羅漢

念奴嬌

用傅安道和朱希真梅詞韻

第二冊目錄

補遺

詩二十首

朱文公詩賦全集卷一

賦

梅花喜神賦

夫何嘉卉而信詩兮屬歲寒而方華潔清矯而不淫兮專精皎其無瑕既笑蘭蕙而易詠兮復異乎松栢之不華屏山谷亦自娛兮命冰雪而為家謂后皇賦子命兮生南國而不遷雖瘴癘非所託兮尚幽獨之可願歲序徂以崢嶸兮物皆含故而就新披宿莽而橫出兮廓獨立而增妍玄霧翳而四起兮川谷沍而水堅澹容與而不銜兮象姑射而無鄰夕同雲之續紛兮林莽雜其葳蕤曾子質之無加兮專皎潔而未衰方酷烈而閭閻兮信橫發而不可推紛矯旋亦何好兮靜窈窕而自持徂清夜之湛湛兮玉繩耿而未低方俟停而自喜兮友明月以為儼數浮雲之來蔽兮四顧莽而無人悵寂寞亦淒涼兮泣回風之無辭立何人乎山阿兮步何躊躇於水濱忽舉目而有見兮恍顧盼之足疑謂彼照廣之人兮羌何為乎人間既奇服之眩曜兮又綽約而可觀欲一聽白雲之歌兮歎揚音之不可聞將結軫乎瑤池兮懼佳期之非真願借陽春之白日兮及芳菲之未虧與遲暮而零落兮曷若克夫佩褱諸宮矧未有此兮紛草棘之縱橫椒蘭後乎霜露兮亦何有乎芳馨俟桃李於載陽兮倉庚寂而未鳴私顧影而目恰兮淡愁思之不可更君性好而弗取兮亦吾命其奚傷亂日后皇貞樹艷以姤兮潔誠諒清有嘉實兮江南之人羌無以異兮樊獨處廊廡豈不可召兮屑空累樹靜而可樂兮王孫兮歸來無使哀江南兮

送初堂賦

皇降衷于下民今粵惟其常倚歟而難名今維生之良翁然
美而具有存兮不顯其光彼孩提而知愛親兮豈外縈繫中藏年
燁燁而寢長兮紛事物之交相非元聖之生知今懼日遠而日
忘緣氣稟之所偏兮橫流始夫濫觴感以動兮不止乃厥初之
或戕既志帥莫御氣央驟以翱翔六情放而曷禦百骸弛而莫
強自青陽而逆旅暨黃髮以茫茫儻矍然於中道盡反求於厥
初伊何夫豈遠歟彼匍匐以向井我惻隱之拳如驗端倪之所
發識大體之權輿如寐而聰如迷而途知睨視之非遐乃本心
之不淪嗚呼予既知其然兮予惟以遂之若火始然而泉始達
兮惟不息以終之予視今母流予聽今母從予言兮母易予動
兮以躬惟日反兮于理茲日新兮不窮逮克實以輝光信天資
而本同極存神而過化巨萬古而常通嗚呼此義文之所謂復

賦集卷一

二

而顏氏之所謂為萬世道學之宗歟

白鹿洞賦

白鹿洞賦者洞主晦翁之所作也翁既復作書院洞中又賦其
事以示學者其詞曰

承后皇之嘉惠宅廬阜之南疆閑原田之告病惕農扈之非良
粵冬孟之既望夙余駕乎山之塘徑北原以東驚陟李氏之崇

岡地名李 撥厥號之所繇得頽址於榛荒曰昔山人之隱處至

今永久而流芳 陳舜俞廬山記云唐李渤字滄之與兄涉偕隱
水難植花木 自昇元之有土始變塾而為庠儼衣冠與弦誦紛

濟濟而洋洋 諸生學者大集乃以爲學館置田以給
其教授江南野史亦云李渤字善道爲洞主

以當天一軌文而來混念敦篤於化原乃搜剔平遺逖盼黃卷

以置郵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拔雋髦而登進
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乞以九經賜白鹿洞詔從其請仍
賜送之六年以洞主明起爲學官至宋明道二年又賜書以
追繼照於咸平又增脩而回倦 廬山記又云咸平五年敕旌
冕以華其歸琛亦肯堂而論孫 郭祥正書院記云祥符初白鹿
洞以歸老詔從之見未及歸而卒皇祐五年其子比部郎中環
即舉之故址爲屋榜曰書堂俾子弟居而學焉四方之士來者
亦給帳茂草於熙寧尚茲今其奚論 廬山記熙寧中作夫既啓
余以堂壇友又訂余以冊書 尋訪之初得樵者指告其處客揚
集故實來奇謂此前修之逸迹復聞我聖之宏撫亦既震于余
衷乃謀度而咨諏尹悉心以綱紀吏竭蹶而奔趨士釋經而敦
事工殫巧而獻圖曾日月之幾何屹夏屋之渠渠 事具呂祖謙
記山慈瓏而遠舍水泊瀲而循除諒昔人之樂此堯異世而同
符篇章甫之峩峩抱遺經而來集豈顓眈聽之爲娛實觀官墻

賦集卷一

三

之可入慨余脩之不敏何予望之能給矧道體之無窮又豈一
言而可緝請姑誦其昔聞庶有關於時習日明誠其兩進抑敬
義其偕立允莘摯之所懷謹巷顏之攸執彼青紫之勢榮亦何
心乎俛拾亂曰澗水觸石澗鳴琴今山木萃尊枝相樛兮彼藏
以脩息且游兮德隆業茂聖澤流兮往者弗及余心憂兮來者
有繼我將焉求兮

感春賦

觸世塗之幽險兮攬余轡其安之慨埋輪而繫馬兮指故山以
爲期仰皇聖之昭明兮眷余衷其猶未替抑重異於旣申兮向
耕野之初志自余之既還歸兮畢藏英而發春潛林廬以靜處
兮聞蓬戶其無人披塵編以三復兮悟往哲之明訓啞掩卷以
忘言兮納遐情於方寸朝吾屣履而歌商兮夕又廣之以清琴

夫何千載之遙遙兮乃獨有會於余心忽嬰鳴其悅豫兮仰庭
柯之葱蒨悼芳月之既徂兮思美人而不見彼美人之修潔兮
超獨處乎明光結丹霞以爲綬兮佩明月而爲璫悵佳辰之不
可再兮懷德音之不可忘樂吾之樂兮誠不可以終極憂予之
憂兮孰知吾心之永傷吾心一作無心

空同賦

何孟秋之玄夜兮心慘戾而不怡偃予軀之既寧兮神杳杳兮
寒閨雲屋掩而弗扃兮壁帶耿而夜光宕予魄而不得視兮悵
竚立其怔營靈脩顧予而一笑兮懼並坐之從容寐將分而不
忍今旦欲往而焉從眷予衷之廓落兮奄愁結而增忡超吾升
彼崑崙兮路脩遠而焉窮忽憑危以臨睨兮歲廣寒與閨平風
信與際之明融兮又何必懷此夢也矢予詞以自寫兮孟將反

賦集卷一

四

予旃予空同壁帶一作帶

詞

虞帝廟迎送神樂歌詞

桂林郡虞帝廟迎送神樂歌者新安朱熹之所作也熹既
爲太守張侯杖紀其新宮之績又作此歌以遺桂人使聲
于廟庭佑牲璧焉其詞曰

皇胡爲兮山之幽翳長薄兮俯清流渺冀州兮何有眷茲土兮
淹流皇之仁兮如在予我民兮不窮以愛沛皇澤兮橫流暢
威靈兮無外潔尊兮肥俎九歌兮招舞嗟莫報兮皇之祐皇
兮下兮儼相羊烈風雷兮暮雨沛一作仰

右迎神三章二章四句一章五句

虞之陽兮灘之游皇降集兮巫屢舞桂酒湛兮瑤觴皇之歸兮

何許龍駕兮天門羽旄兮續紛俯故宫兮一慨越宇宙兮無
降無隣兮奈何七政協兮羣生嘉信玄功兮不宰猶彷彿兮
山阿一作武

右送神三章章四句

琴操

招隱操

淮南小山作招隱極道山中窮苦之狀以風切近世
之士使無遐心其旨深矣其後左大冲陸士衡相繼
有作雖極清麗顧乃自爲隱遁之辭遂與本題不合
故王康琚作詩以反之雖正左陸之誤而所述乃老
氏之言又非小山本意也十月十六夜許進之挾琴
過予書堂夜久月明風露凄冷揮絃度曲聲甚悲壯

詞操卷一

五

既乃更爲招隱之操而曰穀城老人嘗欲爲予依永
作辭而未就也予感其言因爲推本小山遺意戲作
一闕又爲一闕以反之口授進之併請穀城老人及
諸名勝相與共賦之以備山中異時故事云

南山之幽桂樹之稠枝相樛高拂千崖素秋下臨深谷之寒流
王孫何處攀援久淹留聞說山中虎豹晝鳴聞說山中熊羆
夜咆叢薄深林鹿呦呦獼猴與君居山鬼伴君遊君獨胡爲自
聊歲云莫矣將焉求思君不見我心徒離憂右招隱

南山之中桂樹秋風雲冥濛下有寒棲老翁木食澗飲迷春冬
此間此樂優游何窮我愛陽林春葩紅紅我愛陰崖寒泉
夜涼竹柏含烟悄青葱徐行發清商安坐撫枯桐不問簞瓢屨
空但抱明月甘長終人間雖樂此心與誰同右反招隱

詩紹興庚午至癸酉詩七十七首

遠遊篇

舉坐且停酒聽我歌遠遊遊何所至咫尺視九州九州何茫茫
茫環海以爲疆上有孤鳳翔下有神駒驤孰能不憚遠爲我遊
其方爲子奉尊酒擊鉢歌慨慷送子臨大路寒日爲無光悲風
來遠壑執手空徊問子何所之行矣戒關梁世路百險艱出
門始憂傷東征受賜谷西遊畏羊腸南轅犯瀟湘北駕風裂裳
願子馳堅車躡險摧其剛銳哉既不支墳塋誰能當朝登南樓
道暮宿臨太行睥睨卽萬里超忽凌八荒無爲整蹙者終日守
空堂一本問子何所之八句作願子審所之行矣戒關梁南轅
北駕風裂裳東征受賜谷西遊畏羊腸世路有險
難出

擬古八首

詩集卷一

六

離離原上樹戢戢澗中蒲娟娟東家子鬱鬱方幽居濯濯明月
姿靡靡朝華敷昔爲春蘭芳今爲秋薜蘿寸心未銷歇託體思
同車

綺閣百餘尺朝霞冠其端飛欄麗遠漢曲檻何盤桓清謠發
音一唱再三嘆借問誰爲此佳人本邯鄲微響激流風浮雲慘
將寒爲言何所悲遊子在河關不恨久離關但憂芳歲闌願爲
清宵夢燕昵窮餘歡

上山採薇蕨側徑多幽蘭采之不盈握欲寄道里艱沈憂念故
人長夜何漫漫芳馨坐銷歇徘徊以悲嘆

佳月照秋夜蟋蟀鳴空堂大火西北流河漢未渠央野草不復
滋白露結爲霜梁燕起高飛雲鴈亦南翔念我同心子青形阻
一方不念執手歡隔我如參商寓龍不爲澤畫餅難克賜金石

徒自堅虛名真可傷

鬱鬱澗底樹揚英秋草前與君結歡愛自比金石堅金石終不
淪懼愛終不踈一夕遠離別悠悠在中途相思未云變音容定
何如傷彼三春蕞灼灼層華敷盛時不可留恐逐嚴霜枯夫君
來何晚賤妾長離居

高樓一何高俯瞰窮山河秋風一夕至憔悴已復多暑暍推
遷歲月如頽波離騷感遲暮惜暫閔蹉跎放意極驩虞咄此可
奈何邯鄲多名姬素豔凌朝華妖歌掩齊右緩舞傾陽阿徘徊
起梁塵絳綵紛衣羅麗服秉奇芬顧我長咨嗟願生喬木陰貧
綠若絲蘿

夫君滄海至贈我一筐珠誰言君行近南北萬里餘結作同心
花綴在紅羅襦雙垂合歡帶麗服眷微軀爲君一起舞君情定
何如

詩集卷一

七

衆星何歷歷嚴霄麗中天殷憂在之子起步荒庭前出門今幾
時書札何由宣沉吟不能釋愁結當誰憐臨風一長嘆淚落如
奔泉

題謝少卿藥園二首 辛未

謝公種藥地窈窕青山阿青山固不羣花藥亦婆娑一撮召中
氣三根散沈疴先生滄無事端居味天和老木百年姿對立方
嵯峨持此供日夕不樂復如何

小儒忝師訓迷謬失其方一爲狂瘡病望道空茫茫頗聞東山
園芝木綠高岡疴聲百不治效在一探囊再拜藥園翁何以起
膏肓

邵武道中

風色戒寒候歲事已遶遶勞生尙行役遊子能不悲林壑無餘
秀野草不復滋禾黍經秋成收歛已空畦田翁喜歲豐惜子亦
嗜嗜而我獨何成悠悠長路岐凌霧即曉裴落日命晚炊不惜
容鬢凋鎖日長空饑征鴻在雲天浮萍在青池微蹤政如此三
嘆復何爲

友人黃子衡飲之上庠以詩留行

若士有奇操久厭山林卑奮衣千里道已與親友辭子行何悠
悠世路方如茲歸來亦何日車馬光陸離幽蘭生前林擢置白
玉輝不以芳意遠結根終不移願子崇明德潛躍貴因時悲風
靜夜聽喬木歲寒姿何以迴軒駕千載相與期

奉酬丘子野表兄飲酒之句

微雨不克體寒夜懷重衾古來窮廬士歲暮多苦心苦心亦何
爲世路多崎嶇不藉盃中物離憂坐自侵舉杯當勿辭何爲復
沉吟醺酣遺所拘神慮契遐襟荒酒思前戒歡語發清音雅唱
一何高仰酬非所任申章聊叙報洪量亦余欽

丘子野表兄郊園五詠

欲識淵明家離離疎柳下有白雲人良非避世者

結樓遂芳植覆牆擁深翠還當具春酒與客花下醉

移自溪上園種此牆陰路墻陰少人行來歲障幽戶

芭蕉植秋檻勿云憔悴安與君障夏日羽扇寧復持

花柳遶宅茂先生在郊居下帷良已苦時作帶經勸

古意

兔絲附樸樵佳本生高岡弱蔓失所依佳木徒蒼蒼兩美不同
根高下永相望相望無窮期相思諒徒爲同車在夢想忽覺淚

詩集卷一

八

沾衣不恨藏月過但惜芳華姿嚴霜萎百草坐恐及茲時盛
無再至已矣不復疑

送劉旬甫之池陽名觀六十四丈送如行在所上計

雨雪成歲暮之子遠徂征酌酒起相送慨我別離情池陽實大
藩佐車屈時英子行一請觀上計趨吳京良玉懷貞操芳蘭含
遠馨臨岐一珍重卽此萬里程

晨起對雨二首

凄冽歲云晏雨雪集晨朝高眠適方起四望但蕭條遠氛白漫
漫風至林霜消流潦冒荒塗清川亦迢迢遐瞻思莫窮端居心
自超覽物思無託卽事且逍遙

晨起候前障白烟眇林端雨意方未已后土何時乾倚竹聽蕭
瑟俯澗聞鶯滿景物豈不佳所嗟歲已闌守道無物役安時且

盤桓窮閑理貧悴非所歎

殘陽

殘陽生春序愁霖逼歲昏小紅敷艷萼衆綠被陳根陰壑泉方
注原田水欲渾農家向東作百事集柴門

客舍聽雨 壬申

沈沈蒼山郭暮景含餘清春霽起林際滿空寒雨生投裝卽虛
館簷響通夕鳴遙想山齋夜蕭蕭木葉聲

宿武秀觀妙堂二首

陰霽除已盡山深夜還冷獨臥一齋空不眠思耿耿閑來生道
心安造真境稽首仰高靈塵緣暫當屏
清晨叩高殿緩步遠虛廊肅心啓真秘焚香散十方出門戀仙
境仰首雲峰蒼躊躇野水際頓將塵慮忘

九

社日諸人集西岡

郊原暖芳物細雨青春時前岡遐敞地登覽情無遠農畝懷歲
功壺漿祝神釐我暫里居張十載勞驅馳今朝幸休閒追逐聊
嘻嘻笑語歡成舊盡醉靡歸期

久雨齋居誦經

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羣釋塵累牽超然與道俱門掩竹林
幽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爲法身心同晏如

新竹

春雷殷巖際幽草齊發生我種南窓竹戢戢已抽萌坐獲幽林
賞端居無俗情

雨中示魏惇夫兼懷黃子厚二首

讀書春日晏雨至滿郊園一澗幽叢竹藹藹清陰繁齋居無還

詩集卷一

十

往鎮日空掩門欲將冲靜趣與子俱忘言

喧風變春餘卉木日葱蒨林間一雨來滿庭寒草徧寂寞謝朋
儔晤語懷情彥良無一水遙阻闊何由見

夜聞子規

幽林欲雨氣含淒春曉端居園徑迷得向高齋展衾臥南山夜
夜子規啼

杜門

杜門守貞操養素安冲漠寂寂閑林園心空境無作細雨被新
筠微風動幽篠聊成五字句吟罷山花落浩然與誰期放情遺

所託

宿山寺聞蟬作

林葉經夏暗蟬聲今夕聞已驚爲客意更值夕陽暝

晨登雲際閣

晨起踏僧閣徙倚望平郊積鬱夏雲曉蒼茫林影交暫釋川途
念憩此烟雲巢聊欲托僧宇歲晏結蓬茅

池上示同遊者

藕葉蓋波面池花猶未紅聊承曉露餘散步詠涼風香氣已飄
忽客懷誰與同唯應同遊子芳意更匆匆

過黃塘嶺

屈曲危崖轉沉陰山氣昏蟬聲高樹暗石瀨淩流喧已過黃塘
嶺欲覓桃花源無爲此留滯驅馬踰山樊

宿白芒畬

早發招賢里夜宿白芒畬川隰前山雨風驚澗樹花途陸綿異
縣曠黑泊田家逢人聊問路猶恨去程賒

詩集卷一

十一

濯足澗水二首

濯足澗邊石山空水流喧行旅非吾事寄此一忘言
澗邊濯足時情途倦煩煥振策欲尋源山空無往躅

自溪口買舟至順昌示同行者

時煥倦長途買舟至西郭烟波方渺然坐此溪上閣子留且歡
宴我去成蕭索同行不同調此意誰與託

宿寶當鋪

庭陰雙樹合聽久孤蟬吟盤礴解煩鬱超搖生道心

倒水坑作

窮幽鮮外集強志在丘園卽此竟無得空恨歲時遷川陸總主
數煩煥當歸緣愁此蒼山曲洗心聞澗泉

夏日二首

夏景已逾半林陰方澹然鳴蟬咽餘響池荷競華鮮抱病守窮
虛憊志趣幽禪即此窮日久寧爲外務牽

雲外川谷曉雨來林景清齊舍無餘事涼氣散煩鬱望山懷釋
侶盥手閱仙經誰懷出塵意來此俱無營

對雨

虛堂一遊騷驟雨滿空至的皪散方塘冥濛結雲氣勢逐風威
亂望窮山景翳烟鶴集林端蒼茫欲無際涼氣襲輕裾炎氣起
秋思對此景淒淒還增中澹意

齋居聞磬

幽林滴露稀華月流空爽獨士守寒棲高齋絕羣想此時隣磬
發聲合前山響起對玉書文誰知道機長

又聞琴作

詩集卷一

士

瑤琴清露後寥亮發應聞韻逐回風遠情隨玄夜闌端居獨無
寐林扉空掩關起望星河落哀絃方罷彈

讀道書作六首

巖居秉貞操所慕在玄虛清夜眠齋宇終朝觀道書形忘氣自
冲性達理不餘於道雖未庶已超名跡拘至樂在襟懷山水非
所娛奇語在馳子營營竟焉如

失志墮塵網浩思屬滄洲靈芝不可得歲月逐江流碧草晚未
凋悲風颭已秋仰首鸞鶴翔白雲但悠悠

白露墜秋節碧陰生夕涼起步廣庭內仰見天蒼蒼東華綠髮
翁授我不死方願言勤修學接景三玄鄉

四山起秋雲白日照長道西風何蕭索極日但烟草不學飛仙
術日日成醜老空瞻王子喬吹笙碧天杪

雲羅聳空上青冥風露淒淒乘白玉鸞上與九霄期激烈玉簫
聲天矯餐霞姿一回流星盼千載空相思
王喬吹笙去列子御風還至人絕華念出入有無間千載但聞
名不見水玉顏長嘯空宇碧何許蓬萊山

秋雨

一雨散林表清陰生廣庭喜茲新秋夜起向高齋行煩敵復暫
祛涼氛集華櫻沉沉遠林氣愜此端居情節物坐如此撫世襟
方盈歸當息華念超遙悟無生

秋夕懷子厚二首

雨歇林氣爽月華湛遙暉齋居翫物變廓落滄洲期焚香散碧
虛撫節陳清詩抗志屬雲端非君諒誰知

涼氣沉齋宇夕陰赤集央寒棲屬遙夜長簾卷單床浮雲蔽中

詩集卷一

士

天愁霖隔秋思君一晤對耿耿何能忘

病中呈諸友

窮居值秋晦抱疾獨齋居行稀草生徑一雨復旬餘交親各所
營曠若音塵疎始悟端居樂復理北牕書讀誦興已闌起坐方
躊躇綠樹滿空庭策策涼颭初良時不復停煩吝未云祛還思
對君子日夕佇軒車

川上見月歸示同行者

川上偶携手皓月起林端一舒臨流望玄露已先溥歸掩荒園
扉更怯裳衣單清夜可晤言獨處誰爲歡

月夜述懷

皓月出林表照此秋林單幽人起晤歎桂香發窓間高梧滴露
鳴散髮天風寒壯志絕塵氛何不棲空山

贈仰上人

潤谷秋雲曉，飄飄無定安。氣急升遠，對凌亂起寒。驟雨罷成孤，鶴天高。還散絲上人，歸別嶺心迹，但如斯。

卽事偶賦

白烟竟日起，雨晦蒼山深。老菊不復妍，丹楓滿高林。抱病寢齋房，窓戶結愁陰。起望一舒情，遐眺豁煩襟。人生亦已勞，世路方崎嶇。且詠招隱作，無爲名跡侵。

作室爲焚修之所，擬步虛辭

歸命仰璇極，寥陽大帝居。條脩列羽籙，八景騰飛輿。願傾無極光，回駕俯塵區。受我焚香禮，同彼浮黎都。

寄題咸清精舍清輝堂

山川佳麗地，結宇娛朝昏。朝昏有奇變，超忽難具論。千嵐蔽夕

詩集卷一

古

陰百嶂明晨，曉宮林樾遙。景同潤，盈秋氣覽極，漸未周窮深。遂忘喧，欲將身世遺。况託玄虛門，境空乘化往。理妙觸目存，珍重忘言子。高唱絕塵紛。

冬雨不止

忽忽時序改，白日藏光輝。重陰潤九野，小雨紛微微。蒼山寒氣深，高林霜葉稀。田家秋成意，落葉垂所期。曠望獨興懷，戚戚愁寒歲。事至當復遣，且掩荒園扉。

冬日二首

蕭索時歲晚，已復度高秋。回澗白波起，通川絳樹稠。長風散清霜，霜染澗樹蕭。索向嚴冬密，雨有時集寒。雲無定容波，明橫頗出風。急達林空一，極窻開眺高。旻疊亂峯

春日卽事 癸酉

郊園卉木麗，林塘烟水清。開樓衆果遠，覽物共閒情。慈柑鳥啼出，綠原草舒榮。悟悅心自遣，誰云非達生。

誦經

坐厭塵累積，脫躡味幽玄。靜披爰中素，流味東華篇。朝昏一俯仰，歲月如奔川。世紛未云遣，仗此息諸緣。

春日言懷

春至草木變，郊園猶掩扉。茲晨與心會，覽物徧芳菲。桃李破淺紅，時禽悅朝暉。泉石暖方融，原田水初肥。東作興庶暇，功始在茲端。居適自慰，世事復有期。終然心所向，農畝當還歸。

晚步

東原鬱已秀，嘉樹藹初綠。聚卉發春陽，前山可遐矚。端居日康

詩集卷一

五

健涉澗步墟，曲景幽念所。尋悟悅何由，足鳥鳴華薄。深泉響亂流，續握手一同忻。吾生詎幽獨。

懷友

山夕烟景亂，林空鳥啼幽。懷人隔春江，夢想積離憂。覽物懷悄悄，臨觴但悠悠。徘徊東西步，悟歎復何來。

山館觀海棠作二首

景暄林氣深，雨罷寒塘澤。置酒此佳辰，尋幽慕前躅。芳樹麗烟華，紫綵散清馥。當由懷別恨，寂寞向空谷。

春草地塘綠，忽驚花興紅。亂英深淺色，芳氣有無中。置酒賓朋集，投標賞咏同。若非尊室得應，應逐綠雲空。

題畫

青鸞凌風翔，飛仙竄宛安。高挹謝塵境，妙顏聚瓊筵。登霞抗玉

音結霧吹參差神鈞儻空洞玄露湛青暉山中玉斧家胡不一
來嫁真凡路一分冥運千年期

過武存作癸酉六月止

弄舟綠澗樓集靈峯阿夏木粉已成流泉注驚波雲閣啓蒼
茫高城鬱嵯峨蒼蒼言羽衣子俛仰日婆娑不學飛仙術累然丘
冢多啓蒼一作走蒼

詩集卷一

六

朱文公詩賦全集卷二

詩紹興癸酉七月任同安至丁丑詩一百四十三首
文公編次教養學業

同安官舍夜作并寄山中舊知九首

官署夜方寂幽林生月初閑居秋日遠花香寒露濡故園異時
節欲歸懷簡書聊從西軒臥塵思一篇疎

憲戶納涼氣吏休散朱墨無事一憮然形神罷拘役暫惕豈非
閑無論心與跡

結茅雲壑外石澗流清泉澗底采菖蒲顏色永芳鮮超世慕肥
遯鍊形學飛仙未諸物外期已絕區中緣

客子歸來晚江湖欲投衣路岐終寂寞老大足傷悲慷慨平生
志冥茫造物機清秋鵬鸞上萬里看橫飛

晨興香火罷入室披仙經玄默豈非尚素餐空自驚起與塵事
俱是非忽我營此道難坐進要須悟無生

故園今夜牛林影澹逾清曳杖南溪路君應獨自行潺湲流水
思蕭索早秋聲盡向琴中寫焉知離恨情

采藥侵晨入亂峯宿雲無處認行蹤歸來應念塵中客寄與玄
芝手自封

淒涼梧葉變芬馥桂花秋日夕湖臯勝哦詩憶舊遊

秋至池閣靜天高林薄疎西園有佳處那得與君俱

述懷

夙尚本林壑灌園無寸資始懷經濟策復愧軒裳姿效官刀筆
間朱墨手所持謂言殫蹇劣詎敢論居卑任小才亦短抱念一
無施幸蒙大夫賢加惠寬筭咎撫已實已優於道豈所期終當
反初服高揖與世辭

釋奠齋居

理事未逾月簿書終日親簡編不及顧几閣積埃塵今晨屬齋
居煩謁一舒伸瞻眺庭宇肅仰首但秋旻茂樹禽轉幽忽如西
湖漁鷺參物外趣豈與俗子羣

試院雜詩五首

齋宇夜沉寂淒涼羣物秋臥聽簷瀉盡心屬故園幽了事知何
日分曹喜勝流笑談真暫爾不敢恨淹留
寒燈耿欲滅照此一窗幽坐聽秋簷簷淋浪殊未休

窮秋一雨至暫止復蕭蕭曲沼寒流滿空庭涼葉飄聞鐘懷故

宇覽物屬今朝一詠歸來賦頓將形跡超

長廊一遊步愛此方塘淨急雨散遙空圓文滿幽鏡塔空綠苔

長院僻寒飈勁長歡不逢人起搖得真性

詩集卷二

二

藝苑門禁肅長廊似僧居偶來一散步暫與塵網疎文字謝府

輩銓衡賴羣儒伊予獨何者偏仄心煩紆

巖柱

山中綠玉樹蕭灑向秋深小閣芬微度書帷氣欲侵披懷清露

曉遇賞夕嵐陰珍重王孫意天涯淚滿襟

秋懷

井梧已飄黃澗樹猶含碧烟水但逶迤空齋坐蕭瑟端居生遠

興散漫委書帙愛此北窗閑時來岸輕幘微鐘忽迢遞禽語破

幽寂賞罷一帽然淡泊忘所適

喜晴

衝戛動高柳淅淅水濤微波日照秋空淨雨餘寒草多故懷遺薄

領發興託烟蘿忽念故園日東阡時一過

夜賦

暗窓螢影亂秋暉露氣深羣籟喧已天但沉沉對檜深高
侶幽然抱冲襟遙憶忘言子一寫山水音

曉步

初日麗高閣廣步愛修廊重門掩秋氣高柳隱方塘聞海冬尚
溫安陰天未霜坐悲景物殊亦念歲時荒故園屬佳辰登覽過
陵岡賓遊盡才彥蕭散屏壺觴別來時已失懷思寧覺忘宦遊
何所娛要使心懷傷

書事

重門掩書靜寂無人境喧嚴程事云已端居秋向殘超搖捐外
慮幽然與誰言即此自爲樂何用脫籠樊

八月十七夜月

詩集卷二

三

忽忽秋逾半清輝萬里同遙知竹林夜共賞碧雲空寂寞盈耳

酒淒涼滿院風寒堪空自綠不似小園東

憶齋中二首

高齋一遠眺西南見秋山景翳夕陰起竹密幽禽還賞愜慮方

融理會心自閑誰料今爲客寥落一意間

蟋蟀亂秋草故園風露深何因不歸去坐使百憂侵

秋夕

秋風桂花發夕露寒蟬吟歲月悠悠遠江湖亦阻深紛思寧復

整離憂信難任終遣誰爲侶獨此澹冲襟

夢山中故人

風雨蕭蕭已送愁不堪懷抱更難受故人只在千巖裏佳樹無

端一夜秋把袖追歡勞夢寐舉杯相屬暫綢繆覺來却是天涯

客簷響淅淅未休

懷子厚

中夏辭故里涉秋未停車賓友坐離潤田園想榛蕪感茲風露
朝起望一煩紆眷彼忘言子鬱鬱西齋居俯飲蒼澗流仰咏古
人書名應里間薦心豈榮利俱琅然撫枯桐幽韻泉谷虛繁榮
欲往聽乖隔葬所如

南安道中

曉澗淙流急秋山寒氣深高譚多遠韻茂村有餘陰烟火居民
少荒蹊草露侵悠悠秋稼晚寥落歲寒心

垂澗藤

寒泉下碧澗古木垂蒼藤陰此萬里流閑花自層層何人賞幽
致白髮巖中僧

詩集卷二

臨流石

偃蹇西澗濱枵然似枯木下有幽泉鳴上有蒼苔綠來往定何
人山空此遺躅

懸崖水

秋天林薄疎翠壁呈清曉迢遞瀉寒泉下有深潭悄時飄桂葉
來尋源路殊杳

穿林徑

屈曲上雲端似向崖陰斷行聞山鳥鳴下與泉聲亂去去不知
度幽林自成玩

九日

故國音書阻一方天涯此日思茫茫風烟歲晚添離恨湖海
前歸大荒薄宦驅人向愁悵舊遊惟我最顛狂細思萬石亭前

事辜負黃花滿帽香

督役城樓

天高無遊氣林景澹餘暉感此霜露節但傷風土非季秋時序
溫百卉不復腓祇役郊原上暄風一吹衣仕身諒無補課督慙
饑羸還憶故園日策杖田中歸

再至作

荒城一騁望落景麗譙門隱隱鍾猶度依依嵐欲昏風霜非故
里禾黍但秋原極目歸來晚茲懷誰與論

晚望

禾黍彌平野凄涼故國秋清霜凝碧樹落日翳層丘覽物知時
變爲農覺歲道不堪從吏役憔悴欲歸休

芋溪道中

詩集卷二

秋山有紅樹忽憶野田中禾黍收將盡氛埃晚欲空登原悲落
景倚杖怯高風更有寒塘水應將此處同

與一維那

老親比苦重聽服上人藥遂良已上人索詩久廢無
次聊復此殊不佳也紹興癸酉九月晦日紫陽朱仲

晦書

當年事幽討結友窮名山曾逢許谷子去採玉芝還歸來坐空
房神清骨毛寒起視塵中人一見了肺肝揆囊出刀圭生死毫
釐間相逢瘴海秋遣我黃金丹高堂得聽瑩班衣有餘歡謝師
無言說舌井生波瀾

上廣文

廣文何事創棲居收拾家藏理蠹餘尚有簡編充棟宇擬陳車

馬次門間移床客去邀明月送酒人來與通書縱使清貧無長
物猶勝四壁似相如

十月朔旦懷先隴作

十月氣候變獨懷霜露悽愴盧奇楸憤饋莫失茲時竹栢翳陰
岡華林散神扉汎掃託羣隸瞻獲頌名緇封坐諒久安千里一
歎欲持身慕前烈烈街訓倘在斯

步虛詞二首

靡景窮天津空同無圓方丹晨傳七氣朶秀東淳房餐吐碧琳
華仰瞻飛霞縈竦絕冥外眇目撫太荒策我絲軒轡上際於
浪冷神鈞亦寥朗曉靄晨風翔養嗣塵波裏縱神非有亡一樂
無終永千春詎能當

素裳入度外疎轡霄上遊軒觀隨雲起偃駕東淳丘丹莢耀瓊

詩集卷二

六

岡三素祭曾幽躡景還塵波偶想即虛柔盼目娛真際不喜亦
不愛寡罷二椿期顛倒翳滄流千載何足道太空自然儔

民安道中

祗役東原路長風海氣陰蒼茫生遠思悵悵起寒襟午泊僧寮
靜昏投縣郭深拙動終不補誰使漫勞心

西郊縱步

西郊一遊步極目是秋山積水羣翠碧清霜樛樹丹故園心不
展投策詎能閑且適平生意無令雙鬢斑

寄黃子衡

遠宦去鄉井終日無一歡援琴不能操臨觴起長歎我友客京
都肅肅雲天翰別去今幾時各在天一端有酒不同斟中情誰
與宣裁詩一問訊重使心思傳

濯足萬里流

素裳綠碧潤濯足憩清幽却拂千巖石聊乘萬里流氛埃隨脫
屣步武欲橫秋極目滄江晚烟波殊未休

孤鶴思太清

孤鶴悲秋晚凌風絕太清一爲楚苑客空有叫羣聲天矯千年
質飄飄萬里情九臯無枉路從遣碧雲生

與諸同寮謁真北山過白巖小憩

聯車涉修坂覽物窮山川疎林汎朝景翠嶺含雲烟祠殿何沈
遠古木鬱蒼然明靈自安宅牲酒告恭虔庇廕理潛通神蚪亦
蜿蜒既欣歲事舉重喜景物妍解帶憩精廬亭酌且留連縱談
遺名跡煩慮絕拘牽迅晷諒難留歸軫忽已驚蒼蒼暮色起反
旆東城阡

詩集卷二

七

懷山田作二首

郊園多所樂况此歲暮寒色滄遙空清霜變紅樹欲舒林表
望詎識塵中趣向晚寂無人氤氳欲成霧冬

水溪流已咽陰嶺寒方結忽值早梅春未忍芳心歇的皪終自
妍殷勤爲誰折千里寄相思相思政愁絕梅花

夜雨二首

擁衾獨宿聽寒雨聲在荒庭竹樹間萬里故園今夜永遙知風
雪滿前山

故山風雪深寒夜只有梅花獨自香此日無人問消息不應憐
悴損年芳

將理西齋

欲理西齋居厭茲塵境擾發地得幽芳斷石依寒篠閑暇一題

詩懷冲獨觀眇偶此愜高情公門何日了

寄題金元鼎同年長泰面山亭

杭心塵境外結宇臨秋山乘高一騁望表裏窮遐觀來攀互贊
列連岡莽紫環陽崖烟景舒陰整悲風寒碧草晚未凋林薄已
復丹仙人吳門子歲晚當來還

冬至陰雨

愆陽值歲晏忽復層陰結一雨散霏微千林共騷屑瑞居遺薄
傾達意懷幽榮曠慮守微病殊方感新節豈伊田廬念丘壠心
摧折還登東嶺岡瞻矜何由歇

安溪道中泉石奇甚絕刻建劍間山水佳處也

驅車涉連岡振轡出林莽霧露曉方除日照川如掌行行遵曲
岸水石窮幽賞地偏寒篠多澗激淙流響祗役未忘倦心神暫

詩集卷二

八

蕭爽感茲懷故山何日稅征鞍

留安溪三日按事未竟

縣郭四依山清流下如駛居民烟火少市列無行次嵐陰常至
午陽景猶氛翳向夕悲風多遊子不遑寐我來亦便事吏禁古
所記奉檄正淹留何當語歸計

安溪書事一作晚望

清溪流不極夕霧起嵐陰虛邑帶寒水悲風號遠林涵山日欲
晦窺閣景方沉極目無遺眺空令愁寸心

梅花兩絕句

溪上寒梅應已開故人不寄一枝來天涯豈是無芳物為爾無
心向酒杯

幽壑潺湲小水通茅茨烟雨竹籬空梅花亂發籬邊樹似倚寒

枝恨朔風

柚花 甲戌

春融百卉茂素榮敷綠枝淑郁麗芳遠悠飢風日遶南國富嘉
樹驗人留恨詞空齋對日夕愁絕鬢成絲

病告齋居作

層陰翳已布小雨時漂灑獨臥一窗間有懷無與寫高居生遠
興春物彌平野慮曠景方融事遠情無捨聊寄茲日閑塵勞等
虛假

感事有嘆

榮華難久恃代謝安可量宿昔堂上飲今歸荒草鄉高臺一以
傾總帳施空房繁絃既闕奏板舞亦輟行桃李自妍華春風自
飄揚總惺惺塵遺思更衣有餘芳身但名亦滅事往恨空長寄語

詩集卷二

九

繁華子古今同一傷

夏日

涼氣集幽樹清陰生廣庭偶茲憩煩煥忽憶郊園行婉婉碧草
滋迢遞玄蟬鳴官曹且休暇自適幽居情

聞蟬

悄悄山郭暗故園應掩扉蟬聲深樹起林外夕陽稀

秋夜歎

秋風浙歷鳴清商秋草未死啼寒蟬幽人起語歎仰視河
漢天中央河漢西流去不息人生辛苦何終極蒼山萬疊雲氣
浮去鍊形魂生羽翼

茅舍獨飲

出身從吏役驅車涉窮山日落陰景晦天高風氣寒豈無斗酒

省獨酌誰爲歡一面且復醉百念中閑干

宿僧舍見月

空堂寒夜月華清獨宿凄涼夢不成欲向塔前舞殘亂手持杯酒爲誰傾

寄諸同寮

把酒江頭烟雨時遙知江樹已芳菲應憐倦客荒茅裏落盡梅花未得歸

登羅漢峯

休暇曹事簡登高恣覽臨徜徉偶此地曠望披塵襟落日瞰遠郊暮色生寒陰歡娛未云已更欲窮幽尋行披茂樹盡豁見滄溟深恨無雙飛翼往詣蓬山岑

登面山亭

是日氛霧四塞獨見雙髻峯

詩集卷二

十

新亭風所聞登眺遂茲日極目但蒼茫前瞻如有失烟鬟稍呈露泉嶺方含鬱長歎天風來雲散空宇碧

雙髻峯

絕壑藤蘿貯翠烟水聲幽咽亂峯前行人但說青山好腸斷雲間雙髻仙

涉澗水作

幽谷淩淩小水通細穿危石認行蹤回頭自愛晴嵐好却立巖頭數亂峯

試院卽事 乙亥

端居惜春晚庭樹綠已深重門掩盡靜高館正陰沈披衣步前除怡物懷貞心滄泊方自適好鳥鳴高林

考試感事戲作

海邑三年吏勤勞不爲身但令官事了從遣點兒嘆

題米倉壁

度量無私本至公寸心貪得意何窮若教老子莊周見剖斗除衡什一空

題安隱壁

征車少憩林間寺試問南枝開未開日暮天寒無酒飲不須空喚莫愁來

題梵天方丈壁

輸盡王租生理微野僧行乞暮還歸山空日落無鐘鼓只有禪堂蝙蝠飛

五月五日海上遇風雨作

秋風吹雨滿征衫陸走川行兩不堪塵事索人心事遠濯纓何必在江潭

詩集卷二

十一

兩絕句送順之南歸

門前三徑長蒿萊愧子殷懃千里來校罷遺書却歸去此心元是不曾灰

幾年江海事幽尋偏與雲僧話此心今日肯來論舊學歲寒猶恐雪霜侵

寄陳講師

聞道山中客年來養欲靜便三徑小貧覺一身多且喜詩無病從教睡作魔故人今領衆猶覺慰蹉跎

別陳講師

幾年勞夢想今日慰登臨况入珠蘭室又聞金玉音與君連夜語盡我一生心此外成華髮無因得重尋

登閭阜山二首

層層層巒鎖閭官我來舊地訪靈踪葛仙去後無丹竈弟子今
成白髮翁

一派冷空臺下水半空漠漠領頭雲祖師成道冲天去只有無
窮受錄人

送單應之往閭山二首

長頭挑月入烟籬城郭塵埃奈爾何若到名山高著眼洞天溪
處異人多

回首名山我舊遊曾將風袂等浮丘如何不及臺邊水長向山
前山後流

送李道士歸玉笥三首

偶隨雲去伴雲歸笑指清都在翠微爲我中間留一榻他年去
詩集卷二

著薛蕤衣

玉笥山連都水坑拂雲樓殿對崢嶸君歸後夜無餘事卧聽寒
泉落澗聲

莫惜臨行酒一杯看君上馬爲古城隈相望兩地無多遠頻寄音
書與鴈來

借王嘉叟所藏趙祖文畫孫興公天台賦凝思幽巖朗
詠長川一幅有契于心因作此詩二首

翩然乘孤鶴往至蒼崖巔上有桂樹林下有清冷淵洗心詠太
素此景窺靈詮棲身託歲暮畢此巖中緣

山空門無人澗樹生涼我杖策尋幽適水木娛清幽散髮塵外
塵濯足清瑤流靜獻長林內舉閣仍丹丘

雜記草木九首

高難引蔓長神梭垂碧絲西窗夜來雨無人領幽姿天門冬

弱植不自持芳根爲誰好雖微九秋韓丹心中自保紅蕉

根節含露辛若類扶杖綠蠶中蠶草多夏永清陰足扶筇

種竹官墻陰經年但憔悴故園新綠多宿幹轉蒼翠竹

竊窺安榴花乃是西隣樹墜萼可憐人風吹落闔戶榴花

春條擁深翠夏花明夕陰北堂罕悴物獨爾落冲襟萱草一

西窗萱草聚昔是何人種移向北堂前諸孫時逮弄萱草二

端居春向殘夏氣已清穆睡起情無人風驚滿窓綠獨覺

晨起獨行園花藥發奇穎猶嫌露露稀更汲寒泉井澆花

觀黃德美延平春望兩圖爲賦二首

川流匯南奔山竇類天關層巒麗西崖朝旦羣峯碧劍閣望

方舟越大江臨風下飛閣仙子去不還蒼屏倚寥廓冷風望

廬事齋居聽雨呈劉子晉

刀筆常時篋筒盈齋祠今喜骨毛清與君此日俱無事共愛寒
階滴雨聲

教思堂作示諸同志

吏局了無事橫舍終日閑庭樹秋風至涼氣滿窓間高閣富文
史諸生時往還縱談忽忘倦時觀非云怪詠歸同與點坐忘庶

希顏塵累日以銷何必棲空山

再得古木

青山一何深上下盡雲木中有千歲姿偃蹇卧寒谷明堂不徵
材大匠肯回目無斧莫謾尋從渠媚幽獨

秋夕二首

西齋坐竟日曠然誰與倚感茲風露夕始知天宇秋庭樹且扶

疎時物詎淹留心空累云違歲月與悠悠

公門了無事吏散終日閑涼葉何蕭蕭悲吟庭樹間琴書寫盡
慮秋水怡親顏憶在中林日秋來長掩關

秋夜聽雨奉懷子厚

悄悄窗戶暗青燈讀殘書忽聽疎雨落稍知涼氣初披襟聊自
適掩卷方躊躇亦念同懷人悵望心煩紆鳴琴愛靜夜樂道今
閑居岑岑空山中此夕知焉如

對月思故山夜景

沉沉新秋夜涼月滿荆扉露泫凝餘彩川明澄素暉中林竹樹
映疎星河漢稀此夕情無限故園何日歸

同寮小集梵王寺坐間雨作已復開霽步至東橋玩月
賦詩二首

詩集卷二

古

條閣荆林杪披襟此日閑層雲生薄晚涼雨遍空山地迥衣裳

冷天高澄霽還出門迷所適月色清林闌

空山看雨罷微步喜新涼月出澄餘景川明發素光星河方耿

耿雲樹轉蒼蒼語語逢清夜茲懷殊未央

小盈道中

丙子

今朝行役是登臨極目郊原快賞心却笑從前嫌俗事一春牢
落閉門深

還家即事

獻歲事行役徂春始還歸昔在草未芳今來羣成幃扶疎滿園
陰時禽互翻飛叢萱亦已秀丹葩耀晨輝即事誰與娛淹留自
忘機日暮復出門悵然心事違古人不可見獨掩荒園扉

次句父韻

五字何人寄銷鳴蒲袖金剛知多暇日誰與共幽尋傳領淹窮
海蜀花遠故林功名終好在且莫負初心

次祝澤之表兄韻

課程相向但悠悠信道乾坤日夜浮此去安心知有法向來
病不難瘳優游靜室閑牕底放浪東阡南陌頭萬事何由到懷
抱夕陽芳草自春秋

次祝澤之表兄韻送劉子晉歸省

之子真吾友心期到古人慇懃來講學迢遞遠思親黃卷工夫
妙斑衣夢想頻今朝首歸路何處問知津

送祝澤之表兄還鄉

首夏何來此清秋却復歸應緣心未快豈是世相違落日空書
館涼風淨客衣功名須努力別淚莫頻揮

詩集卷二

五

再至同安假民舍以居示諸生

丁丑

端居託窮巷廩食守微官事少心慮怡吏休庭宇寬長興吟誦
餘體物隨所安杜門不復出悠然得真歡良朋夙所敦精義時
一彈壺餐雖牢落此亦非所難

題囊山寺

曉發漁溪驛夜宿囊山寺雲海近蒼茫嵐擁深翠行役倦脩
途投歸跡一憩不學塔中仙名塗定何事

題九日山石佛院亂峯軒二首

因依古佛居結屋寒林杪當戶碧峯稠雲烟自昏曉
巖中老禪子白髮對青山不作清山想秋雲時往還

題可老所藏徐明叔畫卷二首

羣峯相接連斷處秋雲起雲起山更深咫尺愁一里

流雲繞空山絕壁上着翠應有采芝人相期烟雨外

六月十五日詣水公菴雨作

雲起欲爲雨中川分晦明縹緲橫嶺斷已覺疎林鳴空際旱塵
滅虛堂涼思生頽簷滴瀝餘忽作流泉傾況此高人居地偏園
景清芳馨雜情俯仰同鮮榮我來偶茲適中懷澹無營歸路
綠泱泱因之想巖耕

末利

曠然塵慮盡爲對夕花明密葉低層幄水鞋亂玉英不因秋露
濕詎識此香清預恐芳菲盡微吟遶砌行

謝人送蘭

幽獨事屏晚秋蘭滋芳馨不自掩抑空相思晤對日方
永披叢露未晞翛然發孤詠九畹陳悲詩

詩集卷二

七

又

淹留閱歲序契濶心懷憂獨臥寄僧間一室空山秋徘徊起顧
空俯仰誰爲信伊人遠增問孤根亦綢繆芳馨不我遺三載娛
清幽愧無瓊瑤報厚意竟莫酬瞻彼南陔詩使我心悠悠

梵天觀雨

持身乏古節寸祿久棲遲寄靈山寺空吟招隱詩讀書清磬
外看雨暮鐘時漸喜涼秋近滄洲去有期

兼山閣雨中

兩山相接雨冥冥四牖東西萬木清面似凍梨頭似雪後生誰
與爲道經

登閣

橫空敞新閣高處絕炎氛野迥長風入天秋涼氣分憑欄生逸

想投過遠人羣終憶茅簷外空山多白雲

秋懷二首

秋風吹庭戶客子懷故鄉矧此卧愁疾徘徊守空房佇想澗谷
居林樾慘悲涼鷄鳴感蕭長折翼號風霜氣雜無留氣悄悄有
餘芳幸聞衛生要招隱風所戒終期謝世慮嬌翻並山岡

懷柯坐竟日晚色散幽樹寂歷候蟲悲沆瀣碧草露端居典方
澹沉默自成趣羽臆歡獨持瑤琴誰與晤空知玄思清未惜年
華度美人殊不來歲月恐遲暮

中元雨中呈子晉

但暑尚繁鬱大火空西流茲辰喜佳節涼雨忽驚秋晚蘭徑
滋蕭前庭樹幽炎氣一以去恢台逝不留刀筆隨事屏塵囂與
心休端居諷道言焚香味真諫子亦玩文史及此同優游

詩集卷二

七

秋暑

晨興納新涼亭午倦猶暑卧對北窓扉淡泊將誰侶疎樹含輕
颺時禽轉幽語端居悟物情卽事聊容與

送王季山赴龍溪

故人千石令便道此之官契闊三秋永送迎一笑權田園知不
遠謠俗問非難已想躬玄默鳴絃亦罷彈

之德化宿劇頭鋪夜閣杜宇

王事賢勞祗自嗤一官今是五年期如何獨宿荒山夜更擁寒
衾聽子規

次韻傅丈題呂少衛教授藏書閣

西樓誰與共閑居茂樹婆娑清晝餘六齋祇今同一整行吟非
昔似三間揣摩心事惟黃卷料理家傳亦素書更覺寒泉供漱

石世粉不擬問焉如

知郡傅文載酒樓被過喜於九日山夜泛小舟弄月制
飲二首

扁舟轉空闊烟水浩將平月色中流滿秋聲兩岸生杯侯同醉
極處罷獨驚歸去空山黑西南河漢傾

誰知方外客亦愛酒中仙共踏空林月來尋野渡船醉醒非各
趣心跡兩忘緣江海情何限秋生蓬鬢邊

和李伯玉用東坡韻賦梅花

北風日日霾江村歸夢正爾勞營魂忽聞梅蕊驢前破楚客不
愛蘭佩骨尋幽舊識此堂古曳杖偶集僧家園嵐陰春物未全
到邂逅只有南枝溫冷光自照眼色界雲艷未怯扶桑暎遙知
雲空溪上路玉樹十里藏山門自憐塵囂不得去坐想佳處和

詩集卷二

大

難言但哦君詩慰岑寂已似共倒花前鐫

與諸人用東坡韻共賦梅花適得元履書有懷其人因
復賦此以寄意焉

羅浮山下黃茅村蘇仙仙去餘詩魂梅花自入三疊曲至今不
受蠻烟昏佳名一旦與凡木絕艷千古高名園却憐水質不自
暖雖有步障難爲溫蓋同桃李媚春色敢與葵藿爭朝暉歸來
只有修竹伴寂歷自掩疎籬門亦知真意還有在未覺浩氣終
難言一杯觀汝吾不淺要汝共保山林鐫

朱文公詩賦全集卷三

詩紹熙戊寅至乾道丙戌詩一百四首

題西林院壁二首

觸目風光不易裁此間何似舞臺病軀若得長無事春服成
時歲一來

巾屐翛然一鉢囊何妨且住贊公房却嫌宴坐觀心處不奈磨
花抵死香簷前有花

挽劉寶學二首

天地誰翻覆人謀痛莫支公扶西極柱威動北征旗肉食謀何
鄙家山志忽齋平生出師表今日重傷悲

生死公何有飄零我自傷何非憐不造那得此深藏心折風霜
裏衣沾子姪行哦詩當肅挽悲哽不成章

詩集卷三

寄題梅川溪堂

滄波流不極上有一畝園人掩關卧修竹何娟娟虛堂面羣
峯秀色摩青天靜有山水樂而無車馬喧人言市門子往往慕
崖顛揮手謝世人日中翔紫烟遺跡尚可覩神交邈無緣慨然
一永歎耀靈忽西遷寒裳下中沚濯足娛清川人言一作今古

和劉抱一

幾年半落舊村墟此日儻然水竹居病起試尋春逕草客來聊
煮雪畦蔬開樽細說平生事信手同繙集古書適意何勞一千
卷新詩閑出笑談餘

再和

久矣投裝返舊墟不將心事賦閑居荷鉏帶月朝治棧植杖歸
風夕挽蔬三迥猶尋陶令宅萬籥聊借鄭侯書木瓜更得瓊瑤

報吟咏從今樂有餘作備尋一

送萬國器二首

挂節千山外勤勞飽所經一心無適莫萬口自丹青拂拭先賢傳光輝處士星活人功更遠試與問林垌

紫陌同年舊青雲得路新論心端有契下榻豈辭頻話別驚如許相逢渺未因期公念經濟從此上星辰

呈黃子厚

茅齋塵事遠幽獨與無窮永晝呻吟內新涼愁思中朱顏非昨日綠髮又秋風珍重墻東客遙憐此意同

秋蘭已悴以其根歸學古

秋至百草晦寂寞寒露滋蘭草一以悴蕪穢不能治端居念離索無以遺所思願言託孤根歲晏以為期

詩集卷三

梅花開盡不及吟賞感嘆成詩聊貽同好二首

憶昔身無事尋梅只怕遲沈吟窺老樹取次折橫枝絕艷驚衰髯餘芳入小詩今年何草草政爾負幽期

紫几冰壺在梅梢雪蕊空不堪三弄咽誰與一樽同鼻觀殘香裏心期昨夢中那知北枝北猶有未開叢

宋父示及紅梅臘梅借韻兩詩輒復和呈以發一笑

聞說寒梅盡尋芳去已遲冷香無宿蕊殘艷有殘枝正復非同調何妨續舊詩廣平偏賦鐵石恨心期候一作悵

風雪催殘臘南枝一夜空誰知荒草裏却有暗香同舊壺輕黃外芳勝茂絳中不遺岑寂何似孤叢

奉酬子厚詠雪之作

迢夜不能寐披衣起彷徨仰視天正黑寒氣慘悲涼飛絮忽下

零雪花亦飄揚飄揚未云已須臾滿空翔前山失舊姿川谷流

素光念昔少小時無事志四方五年江海上不見雪與霜飄飄今日情浩蕩誰能量凌晨飲一杯竟日守空堂竚立玩奇變永言獲新章踰踰欲何報玉樹生瓊岡

去歲家學古分惠蘭花清賞既歇復以根叢歸之故曉而學古預有今歲之約近聞頗已著花輒賦小詩以尋前約幸一笑已邪

前約幸一笑已邪

秋蘭通初穠芳意滿冲襟想子空齋裏淒涼楚客心夕風生遠思晨露灑中林頗憶孤根在幽期得重尋

送蕭溪胡丈赴館供職二首

祖餞衣冠滿道周此行誰與話端由心知不作功名計祇爲蒼生未敢休

詩集卷三

三

執我仇仇詎我知謾將行止驗天機復悲鶴怨因何事只恐先生袖手歸

寄籍溪胡丈及劉恭父二首

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裝牙角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景月要人看

瘦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型浮雲任開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

挽范直閣二首

獻納陪興運如公衆所期憂時最深切信道不磷緇落落歸來賦怨忽殄瘁詩苑表當日詩草木後人悲

先友多名士存亡幾許人惟公且彊健於我更情親出處心晚音書枉誨類素車今日會誰與共傷神

頃以多言害道絕不作詩兩日讀大學誠意章有感至
日之朝起書此以自箴蓋不得已而有言云

神心洞玄鑒好惡審蕭猶云何反自誼閑默還包羞今辰仲冬
節審歎得隱憂心知一寸光豈彼重泉幽朝來自茲始羣陰遞
難留行迷亦已遠及此旋吾軼

春日庚辰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
紅總是春

春日偶作

閒道西園春色深急穿芳屐去登臨千葩萬蕊爭紅紫誰識乾
坤造化心

觀書有感二首

詩集卷三

四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
頭活水來
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
流自在行

伐木

伐木相將入遠山共聽幽鳥語關關殷勤若解當時意此日那
容不盡歡

示諸同志

夏木已云暗時禽變新聲林園草被徑端居有餘清端居亦何
爲日夕掩柴荆靜有絃誦樂而無塵慮并良朋肯顧予尚有風
心傾深慚未聞道折衷非所寧春焉撫流光中夜歎以驚高山
徒仰止遠道何由征

示四弟

十日一洗沐諸生各歸休虛齋息群響兀坐心悠悠雨久苦徑
荒林深鳥啼幽階前樹萱草與子俱忘憂

又

務學修身要及時競辰須念隙駒馳清宵白日供遊蕩愁殺堂
前老古錐清宵一作清陰

題西林可師達觀軒

窈窕雲房深復深層軒俄此快登臨卷簾一日遙山碧底是高
人達觀心

次韻潮州詩六首辛巳

濠上齋二首

詩集卷三

五

露已嘆羣疑失迨此復幾年定知久純白
道君大略然奈此人好徑即事昧本心離動覓真靜安知濠上
翁妙入玄中境偶寄郡齋閑無欲民自正

閑坐

坐歎無餘事淡然應慮希閑中自怡悅妙處絕幾微韓子成今
古頑師果是非悠然發孤些千載儼來歸

銷寇

年來揭陽郡牢落海陰墟雲嶠無遺子潢池有匪徒單車亦已
稅蔓草不須鋤比屋絃歌裏功高化鯨圖

山丹

昔遊嶺海間幾見蠻丹拆素英薄夕露朱藕爛晴日歸來今幾
年晤對祗寒碧因君賦山丹悅復見顏色

山居即事用疊翠亭韻

世情日以疎庭樹日以落我心自悠悠兩忘喧與寂門開山靜
翠雨罷雲絕迹天涯此與同萬里寄消息

東舍姪

回頭別子時歲月劇風雨老大無所成慙嘆中夜舞長鏡足呻
吟極極藍樓古人不可期炯炯心獨苦

事

夏日齊居得潮州詩卷味嘆之餘用卒章之韻以紀其
事
孟夏氣淑清窓戶有佳色卧聞幽篴轉覺林景寂參差帳委
素縹緲香橫碧吸菽有餘惟纓冠非所職故人海邊和妙詩寄
遠翼味嘆不得聞超然見智識

奉陪彥集兄父同游瑞巖謹次莆田使君留題之韻

詩集卷三

六

踏破千林黃葉堆林間臺殿鬱崔嵬谷泉噴薄秋逾響山翠空
濛濛不開一壑祗今藏勝槩三生晴昔記曾來解衣正作留連
計未許山靈便卻回

伏讀趙清獻公瑞巖留題感歎之餘追次元韻

趙公名迹此猶微已薦行藏第一機直自當年留翰墨至今窮
谷尚光輝時清諫疏空遺葉歲晚高齋白掩扉居每夕獨處一
室使人倚
珍重九原如可作問渠何處是真歸

伏讀二劉公瑞巖留題感事興懷至於隕涕追次元韻

偶成二篇

誰將健筆寫崖陰想見當年抱膝吟緩帶輕裘成昨夢遺風餘
烈到如今西山爽氣看猶在北關精誠直自深故壘近聞剝破
竹起公無路抵傷心
取關陝其帥印公信節曲也

投綬歸來時亦城家山無處不經行寒巖解榻夢應好絕壁題

詩語太清陳迹一朝成寂寞雲臺千古白虛明傳來舊業荒無
盡慙愧秋原宿草生
右懷兩翁先生作翁領崇
道祠官故有赤城之句

八瑞巖道間得四絕句呈彥集充父二兄

憶昔南遊桂樹陰歸來遺恨滿塵襟藍輿此日無窮思萬壑千
巖秋氣深

翻翻一馬兩肩輿路轉秋原十里餘共說前山深更好不辭迢
遞款禪居

清溪流過碧山頭空水澄鮮一色秋隔斷紅塵三十里白雲黃
葉共悠悠

風高木落晚秋時日暮千林黃葉稀祗有蒼蒼谷中樹歲寒心
事不相違

詩集卷三

七

丁丑冬在溫陵陪敦宗李丈與一二道人同和東坡惠
州梅花詩皆一再往反昨日見梅追省前事忽忽五年

舊詩不復可記憶再和一篇呈諸友兄一笑同賦

江梅欲破江南村無人解與招芳魂朔雲為斷蜂蝶信凍雨一
洗朔塵昏天憐絕艷世無匹故遣寂寞依山園自欣菴笛娛夜
永未要鄒律回春溫迎娟窺水隨殘月的礫泣露晞晨瞰海山
清游記玉面衰病此日空柴門相逢不敢話舊昔能賦豈必皆
成言雕鵲肝腎竟何益况復制酒哦空樽
記王一
作議玉

歲晚燕集以梅花已判隔年開分韻賦詩得已字

陽意冬氣昏日暮悲風起晤言欲誰從斗酒會隣里盤餐乏珍
脆肴核闕備時無以奉嘉賓餅幣亦可恥所賴數子賢深愧不
余鄙夜闌更促席燈火共歡喜酣歌氣激冽傑句韻清美衰懶

愧英游歲晚情何已

卓國太夫人生朝

鳳凰山下鳳凰城十載重來雙眼明
願喜故人頻獻納足知賢
母外榮名生朝舉酒天香裏
賤子當歌魯頌聲問訊豪眉今幾
許年年此日照人清

又一首

玄冬周四運肅氣驪煩喧孕此貞秀
質德美難具論巍巍北堂
高福履神所敦晨昏極榮養
夙昔蒙天恩明年啓國封屈狄文
魚軒斑衣結紫綬玉樹承金尊
歡娛何所忘千載如飛奔惟應
玄中趣眇眇自本根洗心河漢津
入此無窮門超然謝衆甫永
與天壤存

所忘一作所至

再題西林可師達觀軒 壬午

詩集卷三

八

紹興庚辰冬予來謁隴西先生退而寓於西林院惟
可師之舍以朝夕往來受教焉閱數月而後去可師
始嘗爲一室於其居之左軒其東南以從倚瞻眺而
今鈐山尉李兄端父名之曰達觀軒蓋取賈子所謂
達人大觀物無不可云者予嘗戲爲之詩以示可師
既去而遂忘之壬午春復拜先生於建安而從以來
又合于此者幾月師不予厭也且欲予書其本末置
壁間因取舊詩讀之則歲月逝矣而予心之所至者
未尺寸進焉爲之三歎自廢顧師請之勤勤不得辭
於是手書授之而又叙其所以然者如此雖其辭鄙
陋若無足稽然予之往來師門蓋未慙也異時復至
又將假館于此仰視屋壁因舊題以尋歲月而爲之

乎其終未有聞也然則是詩之不沒亦子所以自勵

者可師嘗遊諸方問佛法大意未倦而歸尚有以識

予意也三月九日嘉書

古寺重來感慨深小軒仍是舊貌臨向來妙處今遺恨萬古長
空一片心

示西林可師二首

身世年來欲兩忘一春隨意住僧房行徑舊隱低回久綠樹鶯
啼清晝長

幽居四畔只空林啼鳥落花春意深獨宿塵龕無夢寐五更山
月照寒衾

挽籍溪胡先生三首

夫子生名世窮居幾歲年聖門雖力造美質自天全樂道初辭

詩集卷三

九

帶憂時晚奏篇行藏今已矣心迹故超然

澹泊忘懷久渾淪玩意深策蹇無改樂山水自知音冊府遺編
在公所定著論語丘原宰樹陰門人封馬鬣寒日共沾襟

先友多淪謝雅公尚典型向來深繯繆猶足慰飄零寄木摧蒲
蘇長空沒曉星傷心遽如許孤露轉吟嘯

感事書懷十六韻 庚申癸未

敵國何年盛神州遂陸沉翠華棲浙右紫塞僅淮陰志士憂虞
切朝家預備深一朝須細札三捷便聞音投鉞無遺筭沈機議
聖心東西兵合勢南北怨重尋小却奇還勝窮凶禍所臨旃裘
方舞雪血刃已披襟殘類隨煨燼遺黎脫斧砮戴商仍風昔思
漢劇詠吟共惜山河同同嗟歲月侵泉蒼久憔悴陵栢幸蕭穆
正爾資軍策何妨試盡箝折衝須舊衮出牧仗南金衆志非難

狗天休詎可謀故人司獻納早晚奉良諫

感事

聞說淮南路胡塵滿眼黃葉驅櫛國士嘗膽念君王却敵非干
櫓信威霜紀綱丹心危欲折竚立但彷徨

聞二十八日之報喜而成詩七首

胡馬無端莫四馳漢家元有中興期旆裘喋血淮山寺天命人
心合自知

天驕得意任驅馳太歲乘蛇已應期一夜旄頭光殞地飲江胡
馬未全知

雲擁貂裘一馬馳孤軍左袒事難期奏函夜入明光殿底事慮
兄探得知所報乃御營宿衛

渡淮諸將已爭馳先脫鷹揚不會期殺盡殘胡方反旆里閭元
未有人知

漢節焚燈直北馳自家卜世萬年期東京盛德符高祖說與中
原父老知

追鋒聞說日驅馳舊德登庸儻有期張魏公聖主聰明似堯禹忠
邪如許忠邪一作忠邪

恭惟大號久風馳清蹕傳呼却未期此日不須勞玉趾寸心邪
得侍臣知恭惟一作恭惟

次子有聞提韻四首

神州荆棘欲成林霜露淒涼感聖心故老幾人今好在壺漿爭
聽鼓聲音

殺氣先歸江上林貔貅百萬想同心明朝滅盡天驕子南北東
西盡好音

孤臣殘疾卧空林不奈憂時一寸心誰遣提書來華戶與同百
整聽雷音不奈一作無奈

胡命須臾兇走林驕豪無復向來心莫煩王旅追窮寇鶴唳風
聲盡好音

奉陪判院丈充父平父兄宿回向用知郡丈壁間舊題
之韻

暮雨停驂處僧廬古道邊千峯環傑閣一水下平田行役無期
度經過幾歲年明朝須飽飯躡足上寒烟

感事再用回向壁間舊韻二首

江北傳烽火胡兒大入邊已聞陳列障不但擾屯田借箸思人
傑摧鋒屬少年偷安慙暇食萬竈起愁烟

廊廟憂虞裏風塵慘淡邊早知煩汗馬悔不是留田迷國嗟誰
子和戎誤往年腐儒空感慨無策靜狼烟

崇判院丈示及再用元韻之作率易和呈以求指誨

疇昔經行地溪山寂寞邊水霜凝巨壑風雨暗中田古寺堪投
晚座龍閣紀年論文寒夜永清絕裊爐烟

壽母生朝後六首

秋風蕭瑟天氣涼此日何日升斯堂堂中老人壽而康紅顏綠
髮雙瞳方家貧兒痴但深藏五年不出門庭荒窳陞十日九不

煬豈辨甘脆陳壺觴低頭包羞汗如漿老人此心久已忘一笑
謂汝庸何傷人間榮耀豈可常惟有道義思無疆勉勵汝節彌

堅剛喜前再拜謝阿娘自古作善天降祥但願年年似今日老
萊母子俱徜徉

又二首

敬爲生朝舉一觴短歌歌罷意偏長願言壽考宜孫子綠髮朱顏樂未央

陰澹園林歲欲霜怪來和氣滿中堂要知積善工夫巧變得人間作壽鄉

又三首

昨夜秋風涼氣歸今朝喜色動簾幃細斟漱灑新春酒戲舞斑斕舊綠衣願上龜蓮千歲壽永令鳬藻一家肥也知厚德天應報更說陰功世所希

暑退秋容欲凜然北堂佳氣倍澄鮮舊病已向新涼失壽骨應隨爽籟堅塵外光陰那有盡尊前風月浩無邊痴兒六六今如許慚愧西河不老仙

仙人昔住紫琳房一旦飄然下大荒久悟客塵無自性故應福

詩集卷三

三

祿未渠央徙居邈近成嘉邇捧檄因循愧漫郎願借寒潭千丈

碧年年此日奉華觴

又一首

竹栢交柯庭院清西風不動翠簾旌高堂正喜新涼入樂事仍逢壽年傾盡室丹衷歸善禱滿頭綠髮定重生年年此日歡娛意更願時豐樂太平

數日前與判院丈有宋村之約雪中有懷奉呈判院通

判二丈

雲垂天閣幾將闌一室悠然獨掩關擁褐不知風折木聞軒惟見雪漫山玄空有鶴低迷外碧樹瓏璁掩映間吟罷左思招隱句扁舟無路過長灣

次韻判院丈雪意之作

端居茂復窮閉戶守冲澹風陰原野悲月黑庭除暗漸靜先知崩奔誰與探坐想青瑤林寒光生素艷

嘉伏蒙判院丈垂示用韻喜晴之句率爾奉酬伏乞笑覽

客枕終難穩歸來斷思深曉雞回遠夢缺月掛空林水谷晨加帽晴窓盡解襟詩筒多妙語仍喜舊盟尋

登梅嶺

去路霜威勁歸程雪意深往還無幾日景物變千林曉甍初移展寒雲欲滿襟玉梅疎半落猶足慰幽尋

雪意

向晚浮雲四面平北風號怒達天明寒牕一夜清無睡擬聽杉篴葉上聲一作作聽達一作勝

詩集卷三

三

昨夕不知有雪而晨起四望遠峯皆已變色再用元韻作兩絕句

朔風吹盡暮雲平室暖爐紅睡達明但怪朝來滿山白不知昨夜打牕聲

千林無葉一川平萬壑瓊瑤照夜明未覺殘梅飄落盡只愁羌管不成聲

次韻劉彥承觀雪之句

朔風吹空林眇眇無因依但有西北雲冉冉東南飛須臾層陰合慘澹周八維凍雨不流淵飛花舞妍姿翳空乍滅沒散影還參差萬點隨飄零百嘉潛潤滋徘徊瞻詠久默識造化機上寒下必溫欲積無根基漸看谷樹變稍覺叢篁低皓然遂同色宇宙乃爾奇繁華改新觀凜冽忘前悲摘草愧佳友佇立迎寒吹

感此節物好嘆息今何時當念長江北鐵馬紛交馳

次韻彥采病中口占

一榻流年度篝燈遙夜闌短衾閑自擁清鏡莫頻看竹密初驚雪梅疎却耐寒從今花木夢無復在雕欄

挽延平李先生三首甲申

河洛傳心後毫釐復易差淫辭方眩俗夫子獨名家本本初無二存存自不邪誰知經濟業零落舊烟霞

聞道無餘事窮足不計年簞瓢渾漫與風月自悠然灑落濂溪句從容洛社篇平生行樂地今日但新阡

岐路方南北師門數仞高一言資善誘十載笑徒勞勢斬板今來此懷經痛所遭有疑無與析揮淚首頻搔

用西林舊韻二首

詩集卷三

一自盤輿去不回故山空鎖舊池臺傷心觸目經行處幾度親陪杖屨來

上疏歸來空皂囊未妨隨意宿僧房舊題歲月那堪數慙愧平生一瓣香

次王宰立春日大雪韻

是身已分老菟裘肯爲春回作許愁偶去尋芳朝信馬却來踏雪夜驅牛鋪筵不見小垂手聯句空慙高結喉更約桃花紅浪暖却陪履舄上蘭舟

再次王宰韻

相隨到處一羊裘况有澄江散客愁且看跳魚并集鳥莫思去馬與來牛歡情往日空回首酒味今年不下喉只待兩公高宴罷却携茶鼎上漁舟

送張彥輔赴闕

執手何草草送君千里道君行入脩門披曉謁至尊問君此去談何事袖有諫書三萬字明堂封禪不要論智名勇功非所敦願言中興聖天子脩政接夸從此始溪仁大義天與通農桑萬里長春風朝綱清夷軍律舉邊屯不驚臥哮虎一朝決策向中原著鞭寧許他人先

天湖四乙丈坐間賞梅作送劉充甫平甫如豫章

竹外橫枝老屈盤冰壺遙夜玉窓寒兩公明日江南路雪後園林子細看

哭羅宗約二首

江閣淪心地重來感慨多故人今已矣此道竟如何但使窮新得終當訂舊訛話言雖永隔吾欲問滄波

詩集卷三

行義迫前輩孤風凜一生子平婚嫁了元亮去留輕浩萬無歸梓嚴楊有舊盟空令同社客生死痛交情

題米元暉畫乾道乙酉

楚山丘叢叢木落秋雲起向曉一登臺滄江日千里

觀劉氏山館壁間所畫四時景物各有深趣因爲六言

一絕復以其句爲題作五言四詠

絕壑雲浮冉冉層巖日隱重重釋子巖中宴坐行人雪裏迷蹤頭上山洩雲脚下雲迷樹不知春淺深但見雲來去

夕陽在西峯晚谷背南嶺煩鬱未渠央佇茲清夜景清秋氣蕭瑟遙夜水崩奔自了巖中趣無人可共論

悲風號萬竅密雪變千林匹馬關山路誰知客子心

觀祝孝友畫卷爲賦六言一絕復以其句爲題作五言

四詠

春曉雲山烟樹炎天雨聲風林江閣月臨靜夜溪橋雪擁寒襟

天邊雲繞山江上烟迷樹不向曉來看詎知重疊數

炎蒸無處逃亭午轉歎絕萬壑一奔傾千林共蕭瑟

草閣臨無地江空秋月寒亦知奇絕景未必要人看

菲屋無烟火溪橋絕往還山翁獨乘興飄飄一襟寒

祝孝友作枕屏小景以霜餘茂樹名之因題此詩

山寒夕飈急木落洞庭波幾疊雲屏好一生秋夢多

傳安道楊儀之二漕勸農有詩次韻二首 丙戌

並時製壘峻分馳四壯閑共欣膏脉潤未要粉泥乾詩律何妨

細歡情豈遂關新畝行可問戰酒想同看

世味今如許吾生本自閑心期雖好在欲習未全乾錯莫塵編

詩集卷三

賸棲遲壯節閑不因勲業晚清鏡亦頻看

感懷

經濟風所尚隱淪非素期幾年霜露感白髮忽已垂鑿井北山

趾耕田南澗涓乾坤極浩蕩歲晚將何之

墨莊五詠

墨莊

詩書啓山林德義久儲積嗣世知有人新畝更開闢

列軒

窓開溪井泉窮究千丈碧何幸且淵澄無勞速心惻

靜春堂

幽人本何心偶此翫環堵隱几亦無言光風過寰宇

玩易齋

竹几橫陳處韋編半掩時寥寥二古意此地有深期

君子亭

倚杖臨寒水披襟立晚風相逢數君子爲我說廉翁

齊居感興二十首

余讀陳子昂感寓詩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非常

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乏世用而

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顧以

思致平凡筆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

而自託於僊佛之間以爲高也猶是無事偶書所見

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眇追迹前言然皆切於日

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警且以貽諸同志

云

詩集卷三

七

昆侖大無外旁薄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犧古神

聖妙契一俯仰不待覩馬圖人文已宣明渾然一理貫昭晰非

象罔珍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

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至人秉元

化動靜體無遺珠藏澤白媚玉韞山含睟神光燭九垓玄思徹

萬微塵編今寥落歎息將安歸

靜觀靈臺妙萬化此從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厚味紛榮

頤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馳驚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窮

轍迹不有所指詩徐方御宸極

涇舟膠楚澤周網已陵夷况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離玄聖作春

秋哀傷實在此祥麟一以跼反袂空漣漣漂淪又百年磨侯荷
簡珪王章久已喪何復嗟歎爲馬公連孔萊託始有餘悲奉奉
信忠厚無乃迷先幾

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沉忠良青青千里
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相和左將軍仗鉞西
南疆伏龍一奮雄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山師驚四方天意
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蓋更張世無智連子干
載徒悲傷

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鹿聚清天
倫北長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淫毒穢宸極虐燭燭
若向非狄張徒誰辦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述至公唐經
亂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

詩集卷五

古聞羣家

朱光偏炎宇微陰彤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第泉文明昧謹
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絢綿掩身事齋戒及此防
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牽

微月墜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
極樞軸遙相當太一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
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歎歎日
躋穆穆歌敬止戒葵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
寒水魯叟何嘗師刪述存聖軌

吾聞包犧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仰觀玄渾
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噴然千古存悟彼立象意契此入

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矧交喪春秋魚魯多瑤琴空寶
匣絃絕將如何興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程子晚景
龍門之南

顏生躬四勿曾子曰三省中庸首達獨衣錦思尚絅偉哉鄒孟
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羣衆領丹青者明法今古垂
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元亨播華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人逞私
見鑒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益啓元命秘竊苗生死關金鼎蟠龍
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
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誰能安

詩集卷五

元

姓名言超有無抗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翫空不踐實蹟彼榛
棘途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

聖人司教化廣序育羣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滋培天叙既昭
陳人文亦塞開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乖羣居競葩華爭先冠
倫魁淳風反淪喪擾擾胡爲哉

童蒙貴養正孫弟乃其方雞鳴咸盛禮問訊謹喧涼奉水勤櫛
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劬書劇嗜炙見惡逾
援湯庸言戒虞誕時行必安詳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
志千學及時起高翔

哀哉牛山木斤斧日相尋豈無萌蘖在牛羊復來侵恭惟皇上
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反躬良其背肅容正
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育林

玄大幽日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夸毗
子帖踞徒嗽噓但逞言辭好豈知神監昏日余昧前訓坐此枝
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

次韻傅丈武夷道中五絕句 丙戌

地久天長歲不留坐來念念失藏舟回看萬法皆兒戲還直先
生一笑不

分符擁節幾經年聞道方成屋數椽只恐未容高枕卧却須持
案聽鳴鞭

勲業今從鏡裏休篋中空有敝貂裘死灰那復飛揚意惡許深
慚不易酬

常記桐城十載前幾回風雨對牀眠他年空憶今年事却說黃
亭共惘然

詩集卷三

三

諸郎坊武各駸駸季子尤憐產萬金衣鉢相傳自端的老生無
用與安心

題畫卷

小山

飛來小坡坵未雨已滂澤荒此定何人蘇公有遺記

吳畫

妙絕吳生筆飛揚信有神羣仙不愁思步步出風塵

知硯

端溪有善虬舉此金玉質混沌一竅開千年寫寒夜

鬼佛

冥蒙罔象安相好菩薩面鬼佛語詎知水石既奇變

范寬

山雄雲氣深樹老風霜勁下有考槃人超搖得真性

題祝生畫

裴侯愛畫老成癖歲晚倦遊家四壁隨身只有萬疊山秘不示
人私自惜俗人教看亦不識我獨摩娑三太息問君何處得此
奇和壁隋珠未為敵答云衡州老祝翁胸次自有陰陽功峙山
融川取世界咳雲唾雨呼雷風昨來邂逅衡城東定交斗酒歡
無窮自言妙處容我識為我掃此須臾中爾時聞名今識面回
首十年齊掣電裴侯已死我亦衰祇君雖老身猶健眼明骨輕
鬚不變筆下江山轉葱蒨為君多織機中練更約無事重相見

詩集卷三

三

朱文公詩賦全集卷四

詩曉道丁亥八月文公訪張南軒先生於潭州范伯崇林擇之特行留長沙再閱月同南軒登衡嶽朝夕倡酬至衡州而別遂偕伯崇釋之東歸臘月抵家報拾道中所作詩共一百七十首名東歸亂藁

奉同張敬夫城南二十詠

納湖

詩筒連盡卷坐看復行吟想像南湖水秋來幾許深

東渚

小山幽桂叢歲暮露佳色花落洞庭波秋風渺何極

詠歸橋

綠漲平湖水朱欄跨小橋舞雩千載事歷歷在今朝

船齋

考槃雖在陸泥濘水雲深正爾滄洲趣難忘親關心

詩集卷四

麗澤堂

堂後林陰密堂前湖水深感君懷我意千里夢相尋

蘭閣

光風浮碧澗蘭杜日猗猗竟歲無人采含薰祗自知

書樓

君家一編書不自圯上得石室寄林端時來玩幽蹟

山齋

藏書樓上頭讀書樓下屋懷哉千載心俯仰數椽足

崇軒

先生湖海委棄養今自閔銘坐仰先賢點畫存彙繁

石澗

疏此竹下渠漱彼澗中石暮館繞寒聲秋空動澄碧

卷雲亭

西山雲氣深徙倚一舒歎浩蕩忽舉開爲君展遐眺

柳堤

渚華初出水堤樹亦成行吟罷天津句薰風拂面涼

月榭

月色三秋白湖光四面平與君凌倒景上下極空明

濯清

涉江采芙蓉十反心無數不遇無極翁溪長竟誰識

西嶼

朝吟東渚風夕弄西嶼月人境諒非遙湖山自幽絕

涼瑤谷

湖光湛不流嵌竇亦潛注倚杖忽淙琤竹溪無覓處

詩集卷四

聽雨舫

綵舟停畫槳容與得欹眠夢破蓬窓雨寒聲動一川

梅堤

仙人冰雪姿貞秀絕倫擬驛使誰知開尋香問煙水

采菱舟

湖平秋水碧桂棹木蘭舟一曲菱歌晚鶯飛欲下鷗

南阜

高丘復層觀何日去登臨一日長空盡寒江列暮岑

拜張魏公墓下

衡山何巖巖湘流亦湯湯我公獨何往翎屐在此堂念昔中興

初尊堅創地蒙公時首建義自此扶三綱精忠貫寰宇孤憤摩

穹於元戎二十萬一旦先啓行西征莫哀益南嶺撫江湘

既豫附國威亦張皇縞素哭新宮哀聲連萬方點房間號魄經
替久傍得玉帛驟往來士馬且伏藏公謀適不用拱手遷南荒
白首復來歸髮短丹心長拳拳莫感格汲汲勤修攘天命竟難
誰人事亦難常悠然謝台鼎騎龍白雲卿坐令此空山名與日
月彰千秋定軍壘茂業遙相望賤子來歲陰烈風振高岡下馬
九頓首撫膺淚淋浪山顏今幾年志士日慘傷中原尚腥羶人
類幾豺狼公還浩無期嗣德輝有光恭惟宋社稷永永垂無疆

敬簡堂分韻得月字

煌煌定方中農隙孟冬月君侯敞齋扉華榜新未揭我來適茲
時亦有大夫菱清鴈不留行賸語得超越更看雷雨勢翻動龍
蛇窟襟懷頓能輪肝膽亦已竭老仙來何方湖海氣碑瓦君侯
欲袂起願越承履襪坐人驚創見引去殊辛辛伊余不忍逝頓

詩集卷四

三

首願有過人生均秉彝天造豈停歇云何利害判所較無一髮
茲焉辦不早大本將恐壓吾言實自箴君聽未宜忽

登嶽麓赫顯臺聯句

九日
此後南嶽唱酬

泛舟長沙渚振策湘山岑
勝翁煙雲眇變化宇宙窮高深懷古
壯士志愛時君子心
敬夫寄言塵中客蒼蒼誰能尋
勝翁

登定王臺

寂寞番君後光華帝子來千年餘故國萬事只空臺日月東西
見湖山表裏開從知爽鷺樂莫作維門哀

次敬夫登定王臺韻

今朝風日好抱病起登臺山色愁無盡江波去不回客懷元老
草節物又疎梅且莫催歸騎憑欄更一杯

七日發嶽麓道中尋梅不獲至十日遇雪作此

三日山行風繞林天寒歲暮客愁深心期已悞梅花笑急雪無
端更滿襟

大雪馬上次敬夫韻

仙人喬嶽頂散髮吹參差喚我二三友集此西南垂列筵命洛
公俯坐迎江妃導之千羽旄投以萬壁璣續紛一何麗曉霽難
具知衆寡亦來翔恍覺數霄低茫茫雲霧合一一瓊瑤安回首
謝世人千載空相思吾衰怯雄觀未敢披此奇短衣一匹馬一
乘匹幸甚得所隨天寒飲我酒酒罷虞君詩人生易南北復此
知何時

風雪未已次策登山用敬夫春風樓韻

披風蘭臺宮看雨百常觀安知此山雲對面隔霄壤羣陰固雲
區密雪渺天畔我我雲中山心眼懷欲斷吾人愛奇賞遽發臨

詩集卷四

四

河嘆我知亟寒極見晚今當泮不須疑吾言第請視明日蟬展
得應行藍輿或魚貫

十三日晨起霜晴前言果驗再用敬夫定王臺韻賦詩

北渚無新夢南山有舊臺端能成獨往未肯遽空回磴滑新經
雪林深不見梅急須乘霽色何必散銀杯

敬夫用定王臺韻賦詩因復次韻

新詩通造化催出火輪來雲物低南極江山接漢臺心期千古
迴懷抱一生開回首狂馳子紛紛政可哀

馬上口占次敬夫韻

幾日城中歌酒昏今朝匹馬向烟村迎人况有南山色勝處何
妨倒一尊

馬上舉韓退之話口占

昨日風煙接混茫今朝紫翠擁蒼蒼此心元自通天地可笑雲
官枉柱香

雪消溪漲山色尤可喜口占

頭上瓊岡出舊青馬邊流水漲寒汀若爲留得晶瑩住突兀長
看素錦屏

馬跡橋

下馬驅車過野橋橋西一路上雲霄我來自平生志不用移
文遠見招

登山有作次敬夫韻

晚峰雲散碧千尋落日衝巖霜氣深霽色登臨寒夜月行藏只
此驗天心

方廣道中半嶺小憩次敬夫韻

詩集卷四

五

不用洪崖遠拍肩相將一笑俯寒烟向來活計蓬蒿底浪說江
湖極目天

道中景物甚勝吟賞不暇敬夫有詩因次其韻

穿林踏雪充鐘聲景物逢迎步步新隨處留情隨處樂未妨聊
作苦吟人

崖邊積雪取食其清次敬夫韻

落葉疎林射日光誰分殘雪許同嘗平生願學程夫子恍憶當
年洗俗腸

後洞山口晚賦

日落千林外烟飛紫翠深寒泉添壑底積雪尚崖陰景要吾人
共詩留永夜吟從敬廣長舌其盡此時心

後洞雪壓竹枝橫道

石籬聯騎雪垂垂已把南山入小詩後洞今朝逢折竹却思聯
騎石籬時

方廣奉懷定叟

偶來石廩峰頭寺忽憶畫船齋裏人城市山林雖一致不知何
處是眞身

方廣聖燈次敬夫韻

神燈照夜惟聞說皓月當空不用尋箇裏忘言眞所得便應從
此正人心

羅漢果次敬夫韻

目勞足倦登香嶽吻燥腸枯到上方從遣山僧煮羅漢未妨分
我一杯湯

壁間古畫精絕未聞有賞音者

詩集卷四

六

老木樛枝入太陰蒼崖寒水斷追尋千年粉壁塵埃底應識良
工獨苦心

方廣版屋

秀木千章倒屣驚萬瓦差悄無人似玉空詠小戎詩

泉聲次林擇之韻

空巖寒水自悲吟遙夜何人爲賞音此日圓樂都聽得他時難
索試追尋

霜月次擇之韻

蓮花峰頂雪晴天虛閣霜清絕縷烟明發定知花蔌蔌如今且
看竹娟娟

枯木次擇之韻

百年蟠木老聲牙偃蹇春風不肯花人道心情頑似汝不須持

向我儂語

夜宿方廣閣長老守榮化去敬夫感而賦詩因次其韻
拈椎豈拂事非真用力端須日日新只麼虛空打筋斗思君辜
負百年身

蓮花峰次敬夫韻

月曉風清白蓮世間無物敢爭妍如何今夜峰頭雪擦得新
詩續舊篇

奉題張敬夫春風樓冬至

隆堂謹前規離閣聲奇觀憑欄俯江山極目妙雲漢主人沂上
翁顧肯吟澤畔倪仰一喟然冲融無間斷秋來抑何幸屢此承
晤歎平生常習若若層水泮繼今兩切切保合勤且巨萬事
儘紛綸吾道一以貫

詩集卷四

七

方廣睡覺次敬夫韻

風簫雪屋澹無情巧作寒慙靜夜燈倦枕覺來聽不斷相看渾
欲不勝清

感向子平事

翻然遽換志遊行慨想當年尚子平我亦近來知損益只將微
室度餘生

感雪未消次擇之韻

脚底悲風舞凍粉此行真是躡蒼霞仰頭若木數瓊葉不是人
間玉樹花

自方廣過高臺次敬夫韻

素雲留清壁蒼霞對赤城我來陰壑晚人說夜燈明貝葉無新
得蕭人有舊盟咄哉寧負汝安敢負吾生清寢常作詩

石廩峰次敬夫韻

七十二峰都插天一峰石廩舊名傳家家有庫高如許大好入
閒快活年

行林間幾三十里寒甚道傍有殘火溫酒舉白方覺有
暖意次敬夫韻

千林一路雪毡堆吟斷飢腸第幾回溫酒正思敲石火偶逢寒
爐得傾杯

林間殘雪時落窸然有聲

青鞋布襪踏瓊瑤十里晴林未覺遙忽復空枝墮殘雪恍疑鳴
數落遺宵三句一作忽聽水淅淅聲響

至上封用擇之韻

時昔朱陵洞如今白帝城天高雲共色夜永月同明萬里爭回
巧千峰盡乞盟登臨須我輩更約美門生

詩集卷四

八

福嚴寺回望撒市

昨夜相攜看霜月今朝誰料起寒烟安知明日千峰頂不見人
間萬里天

福嚴讀張湖南舊詩

樓上低回慘別袖山中磊落見英姿白雲未屬分符客已有經
行到處詩

登祝融峰用擇之韻

今年緣底事浪走太無端直以心期遠非貪眼界寬雲山於此
盡風袂不勝寒孤鳥知人意茫茫去不還

吟林間讀張湖南七月十五夜詩詠歎久之因次其韻
南嶽天下鎮祝融最高峰仰千幾千仞俯入一萬重開闢知何

年上有釋梵官白日照雪屋清宵響霜鏘極知瓌特觀仙聖情
所鍾雲根有隱訣讀罷凌長風

晚霞

日落西南第幾峰斷霞千里抹殘紅上方傑閣凭欄處欲盡餘
輝怯晚風

過高臺携信老詩集夜讀上封方丈次敬夫韻

十年聞說信無言草草相逢又黯然借得新詩連夜讀要從苦
淡識清妍

贈上封諸老

夜宿上封寺條然塵慮清月明殘雪裏泉溜隔窓聲緒衲今如
許綈袍那復情爐紅虛室暖聊得語平生

自上封登祝融峰絕頂次敬夫韻

詩集卷四

九

衡嶽千仞起祝融一峰高羣山畏突兀奔走如曹逃我來雪月
中歷覽快所遭捫天滑青壁俯經崩銀濤所恨無十筇一掣了
六龍過歸青蓮宮坐對白玉毫重閣一徙倚霜風利如刀平生
山水心真作貨食饕餮明朝更清歡再往豈憚勞中宵撫世故劇
如千蠅毛嬉遊亦何益歲月今滔滔起望東北雲茫然首空搔

十五日再登祝融用臺字韻

江流圍玉帶天影抱瓊臺杖烟霽外中巖日月回箕山藏遁
許吳市隱仙梅一笑今何在相期再舉杯

胡丈廣仲與范伯崇自嶽市來同登絕頂舉酒極談得

聞比日講論之樂

我已中峰住君從何處來莫留巖底寺徑上月邊臺濁酒團樂
坐高談次第開前賢渺安在清醕寄餘哀

醉下祝融峰作

我來萬里駕長風絕層雲許盪胸濁酒三杯豪氣發朗吟飛
下祝融峰

十六日下山各賦一篇仍迭和韻

絕頂來還晚寒窓睡達明連床眇歸思三宿悵餘情雲合山無
路風回雪有聲嶽祗珍重意只此是將迎

和敬夫韻

蟻展風煙隨處別下山人事一番新世間不但山中好今日方
知此意真

和擇之韻

仰止平生舊今年得得來舉頭天一握倚杖雪千堆講道心如
渴哦詩思湧雷出山遺語在歸騎莫徘徊

詩集卷四

十

二詩奉酬敬夫贈言并以爲別

我行二千里訪子南山陰不憂天風寒况憚湘水深辭家仲秋
旦稅駕九月初問此爲何時嚴冬歲云徂勞君步玉趾送我登
南山南山高不極雪深路漫漫泥行復幾程今夕宿櫺洲明當
分背去情悵不得留誦君贈我詩三歎增綢繆厚意不敢忘爲
君商聲謳

昔我抱水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眇難名論謂有寧有
跡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流千聖同
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
始欲達已被黃流吞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歡此
語期相敦要取一作要妙
豈知一作豈無

讀林擇之二詩有感此後東歸道中作

旬與隨望入寒烟每謂君詩輒黯然今夜定知連榻夢一時飛
墮錫山前

竹與傲兀聽嘔啞合眼歸心已到家遊子上堂慈母笑豈知行
李尚天涯

馬上贈林擇之

與君歸思渺悠哉馬上看山首共回認取山中奇絕處他年無
事要重來

梅溪陂下作

野牛浮鼻過寒溪落木前榆水下陂俗手定應摹不得無人說
與范牛知

寄題李東老淵平齋

宋老幽棲地淵平亦妙哉空山無客到流水有花開句律今誰
敵詩仙舊所陪朱絃悄餘韻綺席澹浮埃竟日門多掩長沙歲

一來端能負猿鶴歸計莫裴相

宿梅溪胡氏客館觀壁間題詩自警二絕

食生莖豆不知羞視面重來驕俊遊莫向清流浣衣袂恐君衣
袂流清流

十年湖海一身輕歸對黎澗却有情世路無如人欲險幾人到
此誤平生

擇之所和生字韻語極警切次韻謝之兼呈伯崇

不是譏訶語太輕題詩只要警流精煩君屬和增危惕虎尾春
冰寄此生

再答擇之

兢惕如君不自輕世紛何處得關情也應妙散無窮意雪未消

時草已生

十一月二十六日宿萍鄉西三十餘里黃花渡口客舍

稍明潔有宋亨伯題詩亦頗不俗因錄而和之

鼎足爐邊坐陶然共一樽道心元自勝世味不須論安穩三更
睡清明一氣存雖無康樂句聊爾慰營魂

二十七日過毛山鋪壁間題詩者皆言有毛女洞在山
絕頂問之驛吏云狐魅所爲耳因作此詩

人言毛女住青冥散髮吹簫夜夜聲却是郵童解端的向儂說
是野狐精

次擇之韻聊紀秦事

不知四海已揚湯舞殿歌臺樂未央五帝威神等牛馬六王子
女盡嬪嬙仙心久已攀姑射辨口從教泣華陽行客詎明千古

意虛疑霞佩響琳琅

作雪梅二閣奉懷敬夫因題其後

久惡繁哇混太和云何今日自吟哦世間萬事皆如此兩葉行
將用斧柯

次韻擇之聽話

語道深慚話一場感君親切爲宣揚更將充擴隨鈞索意味從
今積積長

次韻伯崇自警二首

十載相期事業新云何猶歎未成身流光易失如緇水莫是因
循誤得人

誦君佳句極優柔未得明強是所憂若悟本來非木石保君弘
毅不能休

奉答擇之四詩意到卽書不及次韻

爲聞人疲上馬行此時消息儘分明更憐跣足無衣苦充此直
敢天下平

君看灞橋風雪中南來北去莽何窮想應亦有還家客使爾議
訶悉未公

東頭不見西頭是南畔唯嫌北畔非多謝聖門傳大學直將紫
矩露天機

安肆英同鴆毒科君言雖苦未傷和解嘲却是生回互政恐紛
紛事轉多

答擇之

長言三復儘溫純妙處知君又日新我亦平生傷福迫期君苦
口却諄諄

詩集卷四

次韻擇之見路傍亂草有感

世間無處不陽春道路何曾困得人若向此中生厭數不知何
處可安身

到袁州二首

馬蹄今日到袁州山水蕭條四面愁多謝晚來風力勁朔雲寒
日共悠悠

袁州刺史幾何人韓李流芳獨未泯道喪時危今日意九原遺
恨一時新

十二月旦袁州道中作

今朝已是臘嘉平我獨何爲在遠行白髮倚閭應注想青山聯
騎若爲情

同林擇之范伯崇歸自湖南袁州道中多奇峰秀水怪

石清泉各人賦一篇

我行宜春野四顧多奇山橫嶺不可數峭絕誰能攀上有青苔
木下有清冷灣更憐灣頭石一一神所剜衆目共遺棄千秋保
堅頑我獨抱孤賞喟然起長嘆

賦歸雲洞

人生信多患吾道初不窮云何感慨士伏死嵯巖中宜陽古道
周窳石何嵌空窮幽歷肺腑履坦開房櫳頗疑有畸人往昔寄
此官歲月詎云幾井竈無遺蹤我來記清秋歸塗渺窮冬興懷
重幽討永嘯回長風風回雲氣歸洞口春濛濛信美非人境出
門吾欲東

人言石乳洪羊之勝不及往遊作此

人道歸雲未足誇洪羊石乳更裕舒連環入夢難紆回回首西
風又日斜

詩集卷四

古

分宜晚泊江亭望南山之勝絕江往遊將還而舟于不
至擇之刺船徑渡呼之予與伯崇佇立以俟因得二絕

寒水粼粼受晚風輕舸來往思無窮何妨也向溪南去徙倚空
林暮蒨中

一棹翩然喚不回兩節江畔久徘徊早知君有如神技同下中
流亦快哉

新喻西境

北嶺蒼茫雨欲來南山騰蹕翠成堆穉杉繞麓千旗卷野水涵
空一鑑開客路情懷元俗愍今晨遊眺却徘徊自然觸目成佳
句雲錦無勞更剪裁

道間厭苦泥淖思亟還家安坐講習用擇之韻呈二賢

友

客路泥塗正所憂，可堪雲物更油油。向來結友經千里，此去還家且一丘。妙處自應從我得，躬行肯使歎吾猶。兩賢定許相提挈，厚意何勝雜佩酬。

再和油字韻

楚山黃落正離憂，喜見寒杉卷碧油。倦客今年真白髮，羽人何日定丹丘。奇兵提出吾常避，狹路爭先子不猶。箇裏竟能無一語，應慙二鳥起相酬。四句一作新詩，何日寄丹丘。

次韻擇之懷張敬夫

往時聯騎向衡山，同賦新詩各據鞍。此夜相思一杯酒，回頭猶記雪漫漫。

別韻賦一篇

詩集卷四

十五

踏雪凌霜眼界新，舉鞭遥指玉嶙峋。回頭此日成千里，橫槊思君少一人。

宿新喻驛夜聞風鐸

倦枕欲眠到五更，却嫌風鐸久悲鳴。恍疑締絡南鄰夜，寒鐵丁東客夢驚。

題野人家

荊簫竹落野人家，只麼悠悠閱歲華。田父把犁寒雨足，牧兒吹笛晚風斜。

題萬安野館

身似孤雲去復還，投裝猶記此窗間。只應烟雨蒼茫外，卽是當時萬壑山。

萬安遇長沙便欲附書不果

長沙一別兩悠悠，夢想清湘帶橘洲。欲寄行人數行字，行人不作置書郵。

不見梅再用來字韻

舊歲將除新歲來，梅花長是雪氍毹。如何此日三洲路，不見寒葩一樹開。野水風烟迷慘澹，故園霜月想徘徊。夜窓却恐勞幽夢，速把新書取次裁。

賦水僊花

隆冬凋百卉，江梅獨孤芳。如何蓬艾底，亦有春風香。紛敷翠羽帔，溫麗白玉相。黃冠表獨立，淡然水僊裝。弱植愧蘭蓀，高操推冰霜。湘君謝遺褫，漢水羞捐璫。嗟彼世俗人，欲火焚衷腸。徒知慕佳冶，詎識懷貞剛。淒涼栢舟誓，惻愴終風章。卓哉有遺烈，千載不可忘。

詩集卷四

十六

清江道中見梅

今日清江路，寒梅第一枝。不愁風嫋嫋，正奈雪垂垂。爇熱惟須酒，平章却要詩。他年千里夢，誰與寄相思。

臨江買舟

征驂聊駐近江樓，南市津頭問買舟。共說明朝乘雪水，長歌一日到洪州。

薊林

東臯濃寒水西崦，饒清陰南埭。奎壁麗北垞，靜且深入門。流綠波竹樹，何筍慘積石。象雲經高堂，杳沉沉左通雲水區。右徑梅杏林，沼沚共回薄。觀臺鬱差參，紛吾千里遊。蔡朝南山岑，過門得嘉賞。慰此夙昔心，縹緲企疏翁。歲晚投冠簪，婆娑此澗谷。俯仰成古今，嗣德世有人。聞道我所欽，相見無雜語。晤言寫胸襟。

懷舊復憫懷命酒聊同斟飲罷我當去握手清江潯別一作華替

過樟木鎮晚晴二首

朝晴遣我看鄉林頃刻浮雲萬里陰拂袖凌風二十里依然寒日照長吟

飛雲極目疑梅嶺落日回頭夢橘洲從此不愁東路永祇應西望轉悠悠

赤岡頭望遠山作

曉起清江弄小舟晚風吹過赤岡頭遠峰自作修眉斂萬里那知客子愁

次韻擇之發臨江

千里烟波一葉舟三年已是兩經由今宵又過豐城縣依舊長江直北流

詩集卷四

十七

次韻擇之漫成

落日晴江更遠山猶在有無間不須極目傷懷抱且看漁船近往還一作船一本

竹節灘

船下清江竹節灘長烟漠漠水漫漫人家斷岸斜陽好客子中流薄暮寒

舟中晚賦

長風一萬里披豁暮雲空極浦三年夢扁舟二子同離離浮遠樹杳杳沒孤鴻若問明朝事西山掩霽中

次韻擇之將近豐城有作

老矣身如萬斛舟長風破浪若爲收江山若有逢迎意到處何妨爲少留

過豐城作

渺渺豐城縣回頭憶舊遊晴江羅遠樹宿莽亂中洲寶劍今鏽甲神光尚斗牛他年還記得此夜一扁舟

舟中見新月伯崇擇之二友皆已醉卧以此戲之

舟中見新月烟浪不勝寒與問醉眠客豈知行路難殘陽猶水面孤鴈更雲端蓬底今宵意天邊芳歲闌

次韻擇之舟中有作二首

一江烟水浩漫漫昨夜扁舟寄此間共向船頭望南北不知何處是家山

一席三人抵項眠心知蓬外水如天起來却怪天如水月落烏啼浦樹邊

自東湖至列岫得二小詩

詩集卷四

六

孺子高風何處尋東湖臺觀水雲深生芻一束人如玉此日淒涼萬古心

昨日來時萬里陰長江雪後玉千岑蒼茫不盡登臨意重對晴天豁晚襟

列岫望西山最正殆無毫髮遺恨滕王秋屏皆不及也

因作此詩二首

城中望西山拄頰朝空暮不到列岫亭詎知親切處

東西水平分南北山中判妙處毫髮間商略無遺算

晚飲列岫

危亭披豁對蒼霞策杖重來日未斜滿目江山一尊酒哦詩莫遣大雄誇

觀上藍賢老所藏張魏公手帖次王嘉史韻

火風吹散早天雲，一寸空餘翰墨新。拭淚相看渺今古，堂堂那復有斯人。

次韻伯崇登滕王閣感舊蓋聞往時延閣公拜疏於此云

金闕銀臺夢想中，樓前拜舞阜蒙空。十年矻瘁無窮恨，歎息今人少古風。

觀西山懷嶽麓以爲莫能相上下也聊賦此云

風月半生意江湖，自在身年華俱轉徙。眼界得清新，試問西山雨何如。湘水春悠然，一長嘯妙絕兩無倫。

進賢道中

往辭湘水曲，今過豫章城。改歲無多日到家，才幾程。畫憐春意，迫夜喜月華清。此去無淹軌，前途似掌平。

詩集卷四

十九

野望

登高立馬瞰晴川，四面平林接腹烟。東望不堪頻極目，歸心已度鳥飛前。

次韻擇之進賢道中漫成五首

白酒頻斟當啜茶，何妨一醉野人家。據鞍又向岡頭望，落日天風馬字斜。

笑指斜陽天外山，無端長作翠眉攢。豈知男子桑蓬志，萬里東西不作難。

夜宿林岡月滿川，歸期屈指正茫然。也知地脉無羸縮，只把陰晴更問天。

誰作窗間擁鼻聲，更吹樂府短歌行。從教永夜清無寐，只恐晨鷄不肯鳴。

日暮重岡上人勞馬亦飢，不妨隨野雀容易宿寒枝。

次韻擇之夜宿進賢客舍

白日照寒野，紆紆千里平。馳驅一以沒，浩蕩驚塵生。露彩林表見，月華波上明。同行魯狂士，忽發商歌聲。洗耳金石奏，信知塵累輕。

次韻擇之澗陂有作

我行欲安適，莽莽窮山陂。晨裝遠林表，午憩通川湄。瞻望想慈親，行役嗟吾兒。喟然陟屺歎，歸心浩無涯。曉霜徒御寒，莫雨朋儕悲。前期諒非遠，無爲苦愁思。

過澗陂日晴意可喜至暮復雨伯崇有詩因次其韻

客裏歲云暮，我心殊未平。悠悠惜往日，鬱鬱懷平生。况復久陰雨，喜茲霜曉明。那知不終日，又作瀟蕭聲。坐厭泥塗辱，空嗟鴻鴈輕。

詩集卷四

二十

鴈輕

山行兩日至金步，復見平川行夷路。計程七日可到家矣。

行穿側徑度荒山，又踏深泥過野田。路轉忽然開遠望，眼明復此見平川。江烟浦樹悲重疊，楚水岡山喜接連。稅駕有期心轉迫，稜稜瘦馬不勝鞭。

次韻擇之金步喜見大江有作

江頭四望遠峰稠，江水中間自在流。並岸東行三百里，水源窮處卽吾州。

次韻擇之餘干道中

寒盡春生草又青，化工消息幾曾停。因君一詠陵陂麥，恍憶僊家老圃亭。

安仁曉行

夙駕安仁道行得自娛荒山國野闊遠樹出林孤景晦長烟
合天寒碧草枯歸心懷往路極目向平蕪

十七日早霜晴觀日出霧中喜而成詩

斜月夜窓白肅霜朝氣清長塗披素錦寒霧湧金鉦已作三冬
雨何妨十日晴天公且相念莫遺暮雲生

再用前韻

久陰冬竟暖欲霽氣先清田舍占烟火軍家候鼓鉦風霜千里
肅天地一朝晴明日知何日陽春又發生

次韻擇之過了頭巖

四面晴岡紫石崖如何渾作白瓊瓊須知暖入陰泉溜不是寒
封積雪堆

詩集卷四

章巖

豁爾天開宇呀然夜不扃閑雲在樓宿密雨斷飄零被屋僧常
住高軒客屢經古今題寫處一半薛文青

次韻擇之章巖

驅馬倦長道投鞭憩此巖來應六韜藏跡是五丁剡泉脉流青
潤林稍擁碧曉老禪深閉戶客子且征衫

鉛山立春六言二首

雪擁山腰洞口春迴楚尾吳頭欲問天何處明朝嶺水南流
行盡風林雪徑依然水館山村却是春風有脚今朝先到柴門

次二友石井之作三首

一寶陰風萬斛泉新秋曾此弄清漣人言湛碧深無底只恐潛
通小有天

聯騎君登泉上亭黃塵雙眼想增明鑑與獨向溪南路惆悵不
成同隊行

泉嵌側畔一川明水石縈迴更有情聞說近來疏葺好想應仍
是舊溪聲

次韻擇之過山道中二首

幾月高堂闕問安歸塗不管上天難誦君兩疊思親句也信從
來取友端

行盡江湖萬疊山家山猶在有無間明朝漸喜登閭嶺澗水分
流響琤琮

次韻擇之發紫溪有作

明日振衣千仞岡夜分起看月和霜久知行路難如此不用悲
歌淚滿裳

詩集卷四

次韻別林擇之

暫時相別不須悲楚詞懷涼政爾為幾曲清溪足相送一天明
月豈曾離上堂嘉慶多為問綠道風光少賦詩更謝同袍二三

子夜來幽夢滿春池

次韻別范伯崇二首

平生罪我只春秋更作蠶霧萬里遊賴有吾人肯相伴群譏衆
話不能愛

累月追隨今別離人生離合豈無時願言更勵堅高志力索窮
探慰所思

朱文公詩賦全集卷五

詩乾道戊子至甲辰詩一百六十八首

和人游西巖

平生壯志浩無窮老寄寒泉亂石中
開去披襟弄清泚靜來合眼聽玲瓏
不知澗寺晴時雨何似溪亭落處風
吟罷君詩自瀟灑此心端不限西東

澗寺一作澗橋

次知郡章丈遊山之韻

前峰鸞鶴去無蹤邂逅荒尋得故宮
但覺風烟隨意好便驚塵土轉頭空
提壺命駕幽期遠授簡哦詩妙處同
安得西山一丸藥共隨簫鼓向雲中

題周氏溪園三首

循澗開芳園結亭對虛壁澄潭俯幽鑒
空翠仰寒簡主人心事

詩集卷五

遠妙奇虛壤隔豈爲功名期而忘此泉石

溪亭

危亭竹柏間悄悄日幽絕朔風一以厲
愛此枝上雪仰悲玄景

駛俯數羣芳歇不用此時來那知歲寒節

雪亭

手種籬間樹枝繁不忍刪新亭最佳處
勝日共歡顏景晏春紅

淺雨餘寒翠潛光風回巧笑桃李任漫山

嫣然亭

擇之誦所賦擬呂子進元宵詩因用元韻二首

何處元宵好山房入定僧往來衣上月
明暗佛前燈實際徒勞說空華詎可憑
還教知此意妙用一時興

何處元宵好寒龕獨寐人月窟同皓皓
燈鏡自塵塵靜鑒通天地潛思妙鬼神
却憐迷路子狂走鬧城闐

題林擇之欣木亭

危亭俯清川登覽自晨暮佳哉陽春節
看此隔溪樹連林平秀

發生意各呈露大化本無言此心誰與
晤真驪水寂外一笑和樂孺聊復共徜徉
殊形乃同趣

次韻擇之梧竹二首并呈季通

竹塢深深處檀欒迭舍青射風成慘淡
寒月助清冷客去空塵榻詩來拓采櫺
此君同一笑午夢頭能醒

永日長梧下清陰小院幽自憐風嫋嫋
客賦雨瀏瀏作別今千里相思欲九秋
更憐同社友復此誤淹留

送擇之還鄉赴選三首

青驪去路欲駸駸回首猶須話此心
一別便成三數月有疑誰講過誰箴

門外槐花似欲黃高堂應望促歸裝
箇中自有超然處肯學兒曹一例忙

詩集卷五

今朝握手送君歸馬上薰風拂面吹不
用丁寧防曲學寒窓久矣共心期

寄林擇之

故人千里寄書來三復塵襟頓豁開
勸我從容深燕養莫將佔畢苦沉埋
杖藜此日應同趣揮塵何時得共陪
珍重相期俱努力自慙殊未竭淵才

擇之寄示深卿唱和烏石南湖佳句輒次元韻

未識南湖景遙欣二子遊賞心并勝日
妙語逼清秋勝欲携書卷相將買釣舟
微吟歸去晚杜若滿汀洲

平湖渺空闊積水暮生寒但見綠千頃
不知深幾竿人間元迫隘世路足艱難
若了滄洲趣無勞正眼看

年來年去爲誰忙三伏炎蒸忽變涼
閱世設勞心悵悵塵人空

得賢若若詩篇眼界何終極道學心期未遑央安得追尋二三
子舞兮風月共徜徉

擇之賢友歸途左顧示以四明酬唱煥爛盈編三復咏
嘆想見聚遊之樂輒用黃山卽事之韻賦呈擇之兼懷
子重老兄順之賢友

十年身卧白雲堆已分黃塵斷往回不是幽人遺俗去肯尋流
水渡關來三秋風月從頭說千里湖山覩面開久欲過逢須一
快豈知勞結倍難裁

夜聞擇之誦師會題畫絕句遐想高致偶成小詩

一幅瀟湘不易求新詩誰遣送閑愁遙知水遠天長外更有離
騷極目秋

小詩奉送擇之仁友赴漕臺之招後篇喜趙公之得士

詩集卷五

三

而不敢致私怨焉然別懷黯黯不能成章亦足以見區

區也二首

之子論交久深衷兩自知提携方有賴離索遽成悲聖處應無
數書來肯見私臨分莫惆悵努力共心期

珍重東臺老英聲舊所聞能懷吐哺意豈但在書勤得士看如

許持心定不羣願言推此志清濯見朋分

次林橫之開善避暑韻二首

炎官虐焰遍山村也到蕭蕭柳下門水玉秋挾那可得美君行
處午陰繁

山齋幾日早塵昏欲拂朱絃已憚煩涼意感君持寄我雨聲花
思滿胸存

送林熙之詩五首

君行往返一千里過我屏山山下村濁酒寒燈靜相對論心直
欲到忘言

仁體難明君所疑欲求直截轉支離聖言妙絕無窮意涵泳從
容只自知只自一作自

天理生生本不窮要從知覺驗流通若知體用元無間始笑前
來說異同一作若明體用真無間

十年燈火與君同誰道年來西復東不學世情雲雨手從教人
事馬牛風

古鏡重磨要古方眼明偏與日爭光明明直照吾家路莫指并
州作故鄉

有懷南軒老兄呈伯崇擇之二友二首

憶昔秋風裏尋盟湘水傍勝遊朝挽袂妙語夜連床別去多遺

詩集卷五

四

恨歸來識大方惟應微密處猶欲細商量

積雨芳菲暗新晴始豁然園林媚幽獨窓戶愜清妍語語心何
遠謂日與書題意未宣謂教收伯崇近書懸知今夜月同夢舞雩邊

九日登天湖以菊花須插滿頭歸分韻賦詩得歸字

去歲蕭湘重九時滿城寒雨客思歸故山此日還佳節黃菊清
樽更晚輝短髮無多休落帽長風不斷且吹衣相看下視人寰

小抵合從今老翠微

歸報德再用前韻

幾枝麻竹醉相携何處千峯頂上歸正好臨風眺平楚却須入
谷避斜暉酒邊泉溜寒侵骨坐上嵐光翠染衣踏月過橋驚鳥
晚林柯回首更依稀

雪中與林擇之祝弟登劉園之宴坐巖有懷南嶽舊遊

賦此呈擇之屬和并寄敬夫兄

風雪集歲晏掩關聊自休今辰展遐眺倚此寒巖幽同雲暗空
室皓彩迷林丘崩奔小澗飛舞舞增綢繆仰看鸞鶴翔俯視江
漢流乾坤有奇變頃刻驚兩眸三酌不自溫倚杖空冥搜悲歌
動華葍璀璨忽滿裘向來一杯酒浩蕩千里遊亦復有茲賞微
言寄清酬解携今幾許光景逝不留懷人眇山嶽省已粉慙尤
對此奇絕境一權生百憂茫然發孤詠遠思誰能收

答王無功在京思故園見鄉人問已丑

我從銅川來見子上京客問我故鄉事慰子羈旅色子問我所
知我對子應識朋遊總疆健重稚各長成華宗盛文史連牆富
池亭獨子園最古舊林間新柳柳行隨堤布茅齋看地形竹從
去年移梅是今年榮渠水經夏響石苔終歲青院果早晚熟林

詩集卷五

五

花先後明語罷相歎息浩然起深情歸哉且五斗餉子東臯耕

王詩云旅泊多年歲忘去不知迴忽進門外客道發故鄉來飲看俱淚手破涕共酌玉壺勸訪朋舊屈曲問童茲張宗多弟姪若箇實池臺舊園今在否新樹也應栽柳行疎密布茅齋寬窄裁移何處竹別種幾株梅渠當無絕水石計總生苦院果誰先熟林花那後開獨心擬欲問爲報不須猜行當舉下澤去剪故田萊

送吳茂實

朝市令人昏山林使人傲誰知昏傲兩俱非但說山林是高蹈

短句奉送荆南幕府二首

雄藩荆楚地自古國西門客有等邊略人知幕府尊時平烽燧
冷事省矢談溫宛洛何年向奇功要一論
軍府資長筭家山輟勝遊故人千里別歸騎兩年秋弔古寧忘
恨開尊且破愁相思欲回首但上曲江樓張敬夫作此樓爲之記

趙君澤携琴載酒見訪分韻得琴字

山城夜寥聞虛堂杳沉沉王孫有高超挈榼來相尋喜茲煩抱
舒未覺杯酒深一爲塵外想再撫丘中琴餘音殷雷動爽韻悲
龍吟奇謝箏箏笛耳寧知山水音

奇題謝陽李氏遺經閣二首

老翁無物與孫兒樓上牙籤滿架垂更得南湖親囑付歸來端
的有餘師南湖張敬夫書院

讀書不見行間墨始識當年教外心箇是儂家真寶藏不應猶
羨滿籬金

題鄭德輝悠然堂

高人結屋亂雲邊直面羣峯勢接連車馬不來真避俗簞瓢可
樂便忘年移竹綠幄成三徑回首黃塵自一川認得淵明千古
意南山經雨更蒼然

詩集卷五

六

長溪林一鶚秀才落髮之願示及諸賢詩卷因題其

後二首

聞說當機百念休區區何更苦營求早知名教無窮樂陋巷簞
瓢也自由

貧里煩君特地過金轡誰與換魚簑他年雲水經行遍佛法元
來本不多

送德和弟歸婺源二首

十舍辛勤觸熱來琴書曾未拂塵埃秋風何事催歸興步出閭
山黃葉堆

十年寂寞抱遺經聖路悠悠不計程悞子南來却空去但將迂
闊語平生

仲鎮尊兄對策南宮相顧田舍輒賦小詩攀錢行李

三徑荒涼獨掩門故人車馬過相存長安此去無千里濁酒何妨盡一尊共說淵源非曩日好披肝膽奉明思不辭支病仁人號執手臨岐敢贈言

分水鋪壁間讀趙仲舉留題二十字戲續其後

水流無彼此地勢有西東若識分時異方知合處同觀者請下一轉語

次劉明遠宋子飛反招隱韻二首

先生留落歲時多氣湧如山不易磨却學幽人陶靖節正緣三徑起絃歌

榮醜窮通祗偶然未妨閑共登吟肩君能觸處真齊物我亦平生不怨天已丑九月文公丁母憂至辛卯冬詩賦少見

送謝周輔入廣王辰

夫君壯節與奇謀屈首微官世所羞攬轡未妨聊嬰鏢賦詩直

詩集卷五

七

為寫離憂蒼茫嶺海三年別珍重親朋幾日留滿意分携一盃酒登山臨水不能休

和亦樂園韻

莫笑君家五畝園要須胸次亦平寬坐間花柳陰初合望外山河勢若蟠把酒儘誇雙鬢綠擊鮮爭見兩輪丹躊躇未到心先識更喜詩筒得細觀

次韻謝劉仲行惠荀二首

誰寄寒林新廟荀開奩喜見白差差知君調我懷寒甚不是封侯食肉姿

君詩高處古無師島瘦郊寒詎足差縛得俾龍并寄我句中仍喜見雄姿

次季通韻贈范康侯

朝霜逼剝梅夕露忽團菊百年風雨過宜笑不宜哭口川失自防心兵幾回矚年來身老大甘此跨下辱永謝五鼎烹聊寄一瓢足雖慙龍蟠泥肯美鶯出谷適意超混茫放情遺結束俯仰天壤間靜勝惟我獨蒼蒼有心栢落落無瑕王年紀尚無聞頭顱豈須卜

同張明府登凌風亭懷韓無咎

日夕和風至西山淡無姿危亭極遠眺勝處良在茲憶昔韓令尹青雲乃心期羈羈不得驛發此胸中奇前瞻岷嶓俯視萬頃陵神襟一以曠我志浩渺瀾飛車越滄浪天風振裳衣懷哉此焉薄問訊無邊辭今公豈不佳官商似前徽相携岸曉曠共此長相慰

社後一日作

詩集卷五

八

聖作重節節等殺古所詳里有秦社稷偕差遂無章王綱諒已廢精意尚不亡尚論千載前簡編有遺芳侃侃陳孺子恂恂萬春鄉敬恭事耆老禮賽謹田桑悠悠我里居歲事有故常向來諸老翁梓屨亦端莊交神庶或享與物同樂康今我胡不樂慨然下頌詞古人不可見今人自猖狂

上巳日脩禊事於靈苑以高閣一長望分韻得一字

逝川無停波歲月一何疾居然雨路濡我意日蕭瑟共惟西山足幸樹久蒙密晤言起哀敬時事該禮律肴盞既紛羅薦饋亦芳必周旋極懷愉俛仰詎終畢更衣適精舍鄰曲會茲日簋黍界輝胞從容罄膏腴嘉賓更盤礴環堵窺逸筆即事君獨哦非才我何述矧茲衰病餘苦畏煩慮休賦罷掩寒樓存存常抱一

夏日二首

端居倦時暑竟日掩柴門窓風遠颺至竹樹清陰繁靜有圖史

樂寂無車馬喧茲焉懷所向難與世人論

李夏園木暗窓戶貯清陰長風一掩弄衆綠何蕭慘玩此消永
書冷然條幽襟俯仰無所爲聊得此心

汲清泉漬奇石置熏爐其後香烟被之江山雲物居然
有萬里趣因作四小詩

晴窓出寸碧倒影媚中川雲氣一吞吐湖江心渺然

一水渺空濶羣山中接連寒陰白霧湧飛度碧峯前

隱几對寒碧忘言心自閑豈知宜寂士滅跡青峯間杜詩滅跡
君山湖上

吟餘忽自笑老矣方好弄慨然思古人尺璧寸陰重

偶題三首

門外青山積翠堆幅巾終日面崔嵬只看雲斷成飛雨不道雲

詩集卷五

九

從底處來

壁間蒼峽吼奔雷萬斛飛泉湧出來斷梗枯槎無泊處一川寒

碧自縈回

步隨流水覓溪源行到源頭却惘然始語真源行不到倚筇隨

處弄潺湲

次張彥輔韻

風霜歲云徂塵事昧雙目故人書鼎來照眼一連玉把玩不知

疲日安坐空腹卷藏什襲秘寒光夜穿櫺嗟予航僻姿十駕不

能速丘壑聊自娛單瓢亦云足君侯湖海士逸氣謝追逐胡爲

不予鄙乃肯顧林谷高軒緩前期清夢遶雙竹起將杜陵句寫

寄玉川屋我窮詩未工最覺貂難續感君慙意吟苦屢更燭

羣公饒蕭思裂牋動盈束歷險正摧斬爭先哦擊穀低回欲引

避帳單舄歸宿出吻竟無奇迴顏終自慙北風催歲年兩易失
新絲更生念學稼曹子悲食粟死灰寧復然寡過良所欲耿耿
自知明何勞詹尹卜

次張彥輔賞梅韻

朔風萬里開雲屏清霜夜墜朝景晴南枝浩蕩正春色凍藥的

皚含空明花邊偶對青銅鏡摘項不堪冰雪映擁爐獨坐只悲

吟振策出遊舒遠興暗香何處時一飄行行復值最長條仰頭

欲折誰贈贈滿意相思那得遊極知異縣淹行李心賞未甘輕

付界石雄賦罷不相開秀野書來因舉似兩翁句法爭新奇畫

出疎影沉寒清幽探自出塵境外勝槩未許兒曹知祗今嚼蘂

羣條處他日重來記前度風臺月觀悄無言玉笛冰灘索同賦

嗟子衰懶倦將迎過眼紛紛無復情尚喜疎英窺水白更憐落

詩集卷五

十

片點苔青與來亂擁飛蓬首擬向君家醉君酒酒酣耳熱莫在

歌布鼓雷門須縮手

卜居癸巳

卜居屏山下俯仰三十秋終然村墟近未慙心期幽近聞西山

西深谷開平曠茆茨十數家清川可行舟風俗頗淳朴曠土非

難求誓捐三徑資往遂一壑謀伐木南山巔結廬北山頭耕田

東溪岸濯足西溪流朋來即共懼客去成孤遊靜有山水樂而

無身世憂著書俟來哲補過希前脩茲焉畢暮景何必營菟裘

秀野以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爲韻賦詩烹伏讀佳

作率爾攀和韻劇思慙無復律呂笑覽之餘賜以斤斧

幸甚

高人山水心結習自無始五畝江上圍清陰過桃李一堂聊自

娛三徑亦可喜試問避俗翁何如尊賢里溫公獨樂園在尊賢里

門前車馬客無非朝大夫問公獨何事歲遠此圖長安二三

公髮自形枯隱憂念名節張大參疏中語

君侯嗜圖史插架何其多徒車三十乘流汗幾囊駝千載誰語

語端居自絃歌至哉天下樂歲月如子何

西山一何高雲氣出寒麓中有無事人鳴泉遶茅屋宴坐今幾

何無以姻幽獨興至偶成篇呼兒爲余讀

我居深山中茅舍破不補上見風攪林下有雲承宇聞公落新

官戶牖不可數懶惰心力衰念公亦良苦

夜吟招隱詩月落寒泉井自非千載人誰與共清景散髮心期

寥凝神味淵永功名恐相期富貴非所幸

仙人空山居道意妙羣物度世君則然脩身吾豈不飛行仰雲

詩集卷五

士

路跡坐探理窟獨夜扣星壺清齋具簪笏

青山背夕陽茲景公所愛虛堂日落時遷坐一解帶嵐分疑有

處鳥度知無礙須臾暮色來默然無與會

端居屏塵慮萬事付一尊客來語世故舉白當浮君超搖謝泉

南嶽杳從諸孫何以自怡悅窓中見秋雲

清溪何遑遑上有千仞山中學仙侶白石爲門關丹經苦吟

哦至道窮躋攀豈知人間世風塵繁九寰

次劉秀野蔬食十三詩韻

孔餅

清朝薦疎盤乳鉢有真味不用精粳糜無勞爛羊胃

新笋

簞脩江上林白日暗風雨下有萬玉蚪三冬卧寒土

紫草

誰將紫芝苗種此槎上土便學商山翁風餐謝肥矜

子薑本草云薑久食去臭氣通神明或云傷心氣不可多食者非是

薑云能損心此謗誰與雪請論夫穢功神明看朝徹

茭荀

寒交翳秋塘風葉自長短剗心一飽餘并得牀敷軟

南芥

黃龍記昔遊園客有佳遺不謂洛生吟輟餐時擁鼻

燐菜

小草有真性託相寒澗幽懦夫曾一啜感憤不能休

木耳

蔬腸久自安異味非所誇樹耳黑垂聃登盤今亦乍

詩集卷五

士

蘿蔔

紛敷剪翠叢津潤擢玉本寂寞病文園吟餘得深齷

芋魁

沃野無凶年正得蹲鴟力區種萬葉清深煨奉朝食

筍脯

南山春筍多萬里行枯腊不落盤餐中今知緣如簍

豆腐世傳豆腐本淮南王術

種豆苗稀力竭心已腐早知淮王術安坐獲泉布

白菰

聞說閩風苑瓊田產玉芝不收雲表露烹濡詎相宜

伏讀秀野劉文開居十五詠謹次高韻率易拜呈伏乞

痛加繩削是所願望

秀野

爲隣蒨芷滿芳洲特地臨江賦遠遊十畝何妨自春色萬緣從此付東流靜看朝市真兒戲須信田園是老謀出處知公有餘裕未應辛苦謝靈丘

積芳園

樂事從茲不易涯朱門還似野人家行看靚艷須携酒坐對清陰只煮茶曉起蒼涼承露露晚來光景亂蒸霞平生結習今餘幾試數昆那蘇上花

家山堂

負米歸來手自舂豈知門外有晴峯美公竟日塵氛遠柱頰看山幽興濃心鏡懸知不同調詩壇那敢少爭鋒空餘遠嶽尋師意箇裏何妨爲指蹤

人詩集卷五

圭

拙政堂

驥足寧同曳尾龜青山終是費心期陶公歸去有餘樂潘令閑居不足追自笑十連非所慕未應三徑苦無資明朝護擁朱輪去猿鶴谷嗟政爾爲

香界

幽興年來莫與同滋蘭聊欲汎光風真成佛國香雲界不數淮山桂樹叢花氣無邊應欲醉靈氛一點靜還通何須楚客秋佩坐臥經行住此中

春谷

武夷高處是蓬萊采得靈根手自栽地僻芳菲鎮長在谷寒蜂蝶未全來紅裳似欲留人醉錦障何妨爲客開飲罷醒心何處所遠山重疊翠成堆

舫齋

扁舟容與小房櫳搖颺簾旌蜀錦紅兩岸兼葭秋色裏一川烟浪夕陽中不愁澗瀨雙蓬鬢未怯江湖萬里風茶室水中聊爾爾何須極浦望朱宮

藥園

種藥春畦有近功不辭耘耔設勞功漸看杞菊克庖下卽見芝英入籠中病去自知非往日身輕何必御冷風出門會有兒童笑不是當年植杖翁

山人方丈

方丈俯然屋數椽檻前流水自清漣蒲團竹几通宵坐掃地焚香白晝眠地窄不容揮塵客室空那有散花天箇中有句無人薦不是諸方五味禪

人詩集卷五

古

龜峯樓

楊柳東邊桂樹西小樓晴眺極微微山川政爾供凝目塵土何妨畧振衣俯瞻桑田悲物化閑披藥笈洞玄機却疑欄外連穹石似厭支牀去不歸

月波亭

潺潺流水注回塘中作平臺受晚涼四面不通車馬跡一尊聊飲菱荷香韓公無復吟花鳥楚客何勞賦釣房少待須臾更清絕月華零露洗匡牀

挽蔬園

未覺閑來歲月頻荷鋤方喜土膏勻連畦已放瑤簪露覆地行看玉本新小摘登盤先餉客晚炊當肉更宜人却憐寂寞公僕子拔盡園蔬不歎貧

秋香徑

門外黃塵沒九達坊中叢桂長楊枝三秋冷蕊從開落終歲清
陰不改移幽徑迤邐愁空翠滴濃香一任晚風吹攀援却恨王孫
遠惆悵千林葉落時

曲池軒

去年種竹長新篁今歲穿渠過野塘自喜軒窓無俗韻亦知草
木有真香林間急雨生愁思水面微風度晚涼却厭端居苦無
事凭欄閑理釣絲長

前村梅

玉立寒烟寂寞濱仙姿瀟灑淨無塵千林搖落今如許一樹橫
斜獨可人真與雪霜娛晚景任從桃柳殿殘春綠陰青子明年
事衆口驚嗟鼎味新

不詩集卷五

五

秀野劉丈寄示南昌諸詩和此兩篇

滕王閣下水初生閒道登臨復快晴帝子詎知陳迹在長江肯
越曲池平山盈雨罷珠簾捲簷鐸風驚玉佩鳴滿眼悲涼今古
恨人生辛苦竟何成

知何湖邊弄碧漪欄干三撫漾晴輝流傳妙語驚離閣想像清
游欲奮飛公去不應停驛騎我來直欲掛朝衣南州高士何由
見且看新荷出水稀

次秀野韻五首

史君簾閣對脩筠起看名園雨後春便賦新詩留野客更傾芳
酒酌花神未酬管樂平生志且作羲黃向上人祗恐功名相迫
逐不容老子臥漳濱

滿園紅紫已爭新百囀幽禽亦喚人蠟屐未妨泥步穩珍叢終

恨雨來頻臥看晚色忻初霽起約良游醉好春却笑當年金谷
燕相隨僕僕望車塵

惆悵春餘幾日光從今風雨莫頭狂急呼我輩穿花去未覺詩
情與道妨蘿帶不須吟杜若角弓盼復賦甘棠淋浪坐客休辭
醉飲罷歸身向九陽

知君久矣厭喧卑造物尊前喚小兒一醺未應裁削并十分聊
爾快翻卮治中寂寞凝塵日令尹憂勞退食時正好相尋發孤
笑莫教牢落負心期

當年共剪北山萊脩竹成陰手白裁書卷莫教春色老柴荆肯
爲俗人開公能顧我傳新句我欲留公撥舊醅悵望南園芳樹
底明年應放小車來

留秀野劉丈二首

不詩集卷五

去

好雨當春過一犁我公遠憶故園西孤篷穩轉清難急十里行
穿綠樹齊路熟已欣經霧市身輕未怕躡雲梯諸孫剩欲留公
住細和新詩巧指迷

一去屏山今幾春歸來三徑但荒榛剪除便覺風烟好徙倚還
驚物色新樓外千林遮去路階前一水總行塵紛紛更作留連
計同社追遊苦未頻

次秀野滄波館刈麥二首

傳聞泛宅賀新成破月衝烟取次撐鵲首斜飛寒浪息蓬窓側
轉好山橫知公興有江湖迴顧我詩無玉雪清欲跨船舷還未
敢幾時得伴鏡中行

貽牟風昔但聲歌今見郊園樂事多且喜旣簪符善禱未須蘆
飯糗去妖娥霞觴政自誇真一香鉢何煩問畢羅我欲賣刀來

學稼不知還許受壓麼小說有人中夢初夢紅雲女子
悲歌有一九藍龍火吾官之句

次秀野躬耕桑陌舊園之韻二首

郊園旱久只多蹊昨夜欣沾雨一犁已辦青鞋隨老圃便驅黃
犢過深溪農談刺喜鄉隣近饒具仍教婦子携指點竹寒沙碧
處不知何似錦城西

丈人高致邈難干雲夢何如賀次寬老去未妨詩律在人來只
怕酒杯乾故開麥隴供家釀更有蘭章付客看下走才慙慙
和願公物色稍留殘

又和秀野三首

愁陰一夜轉和風曉看花枝露彩濃覓句休教長閉戶出門聊
得試扶筇物華始信如詩好春色方知似酒濃多謝隣翁笑相
迎爲言晴暖更過從

詩集卷五

七

江皋晴日麗芳華翠竹疎疎映白沙路轉忽逢沽酒客眼明惟
見滿園花望中景助詩人趣物外春歸釋子家向晚却尋芳草
逕夕陽流水遶村斜

次秀野詠雪韻二首

閉門高卧客來稀起看天花滿院飛地迴杉篁增勝概庭虛鳥
雀噪空饒酒腸凍澁成新恨病骨侵凌減舊肥賴有袁生清興
在忍寒應未泣牛衣

一夜同雲匝四山曉來千里共漫漫不應琪樹猶含凍翻笑楊
花許耐寒乘興正須披鶴氅淪甘猶喜破龍團無端酒思催吟
筆却恐長鯨吸海乾

關門驚怪雪文加亂落橫飛詎有涯密竹不妨呈勁節早梅何
處覓殘花山陰客子須乘興洛下先生想臥家病廢盃觴寒至

竹哦詩無復更豪誇

次韻雪後書事二首

晴烟曩曩弄晨炊雪屋流澌未覺遲擬挈凍醪追勝踐聊穿屨
屐過疎籬掃開折竹仍三逕認得殘梅祇數枝不耐歲寒心事
苦酒酒欲說定從誰

未覺春光到柳條誰教飛絮倚風搖眼驚銀色迷千界夢斷彤
庭散百寮梅塢任從長笛弄竹窓閑把短檠挑何人剝啄傳清
唱更喜殘年樂事饒

次韻秀野早梅

可愛紅芳愛素芳多情珍重老劉郎疎英的皪尊中影微月黃
昏句裏香胸次自憐真玉雪人間何處有冰霜巡簷說盡心期
事肯醉佳人錦瑟傍

詩集卷五

太

次秀野極目亭韻淳熙甲午

偶向新亭一破顏高情直寄有無間地偏已隔東西路天闊長
圓遠近山浩蕩愁春霧合輪囷却喜暮雲還不堪景物撩人
甚倒盡詩囊未許慙

又

坐看山花落後顏不知身在翠雲間食寒到處雨復雨客裏歸
來山又山永夜孤燈照影無心棲鳥暮忘羣世情分逐流年
去只有詩情老更慙

次秀野春晴山行紀物之句

祇憑詩律作生涯到處山林總是家便與清尊卧芳草不妨皂
蓋携殘花側聞溫詔詢耆艾好趁春風入殿衙回首能忘舊猿
鶴一篇聯爾記年華

再用韻題翠壁

孤亭一日盡天涯。俯瞰烟村八九家。翠壁何年懸布水。綠陰經雨墮危花。杖藜徙倚凝春望。覓句淹留到晚衙。珍重詩翁莫相惱。枯腸攪斷費絲華。

次亭字韻詩呈秀野丈兼簡王宰三首

不駕朝車叩九扃。獨攜靈壽向新亭。人言洞裏春長在。自慶樽前老復丁。魚樂波閑詩欲就。鴻冥天闊酒初醒。晚來却向南堂坐。珍重家山數點青。

吏散庭空畫掩扃。行春只到柳邊亭。唱酬共喜病鴻藻。來往何勞笑白丁。一笑歌呼從自醉。幾年煥燭爲誰醒。定知細札褒揚後。名入麟臺汗簡青。

詩集卷五

九

幾年寂寞掩柴扃。抱膝長吟竹下亭。不向參同論納甲。且將耘耔付添丁。思玄賦罷驚遙舉。止酒詩成恨獨醒。却笑春風兩雨邊。鬢飄蕭無復舊時青。

次山行佳句呈秀野丈三首

幾日春陰鎖翠巖。忽驚飛蓋度晴嵐。身輕似起烟霞病。意適寧論祿位貪。句法舊超常語六。年華今富達尊三。從容笑語無餘事。興在南山更向南。

几杖歸來竟放巖。眼中猶記舊烟嵐。詩情自覺元無敵。世味而今更不貪。默數流年欣望入。閑尋隱訣話存三。小生自愧衰頽早。箇裏憑公爲指南。

曉曉朝日出高巖。簾簾征衣曳曉嵐。仕宦向來孤舊意。林泉老去覺真貪。淒涼烟火一百五。零落交游十二三。歎惜幽棲忘世事。卧吹橫笛過溪南。

次秀野泛滄波館至赤石觀刈早稻韻

綠雲黃半武夷鄉。碧水紫紵一帶長。閑道放船飛皂蓋。定知行酒載紅裳。權譎如賀豐年信。農家以早稻爲晚禾信。樂飲閑酬此日涼。禾黍誰言不勝難。晚炊流詠有餘香。

次秀野韻題卧雲菴

君家丘壑本圓成。何意尋荒入翠屏。爲愛晴雲薦孤枕。故將閑日付新亭。夢魂寂寂衣裳冷。心事悠悠簾箔青。更把枯桐寫奇趣。鵬絃寒夜獨泠泠。

奉和秀野見留之句

閑臥秋山塵事稀。西風催喚出巖扉。來看甲第清泉好。更喜仙翁丹壑肥。捫虱坐談端未厭。連環入夢却思歸。明朝振策千峯頂。滿袖瓊瑤背夕暉。

詩集卷五

千

次秀野種栗韻

阿香一笑走豐隆。雨過平疇萬頃中。舊喜樊遲知學圃。今看許子快論功。遙憐鬱鬱翻秋隴。預想垂垂弄晚風。珍重詩翁且置健。東阡南陌興無窮。

和秀野新篁之句

史君兩鬢尚青青。學道仍拋後院笙。溽暑快眠知簟好。晚涼徐覺喜詩成人從。斷水當年寄詩比韓公。此日清坐對更深。誰是伴。唯應闌月共長庚。

次韻寄題芙蓉館三首

亂山叢裏有江鄉。華館清波引興長。正喜白鷗輕易狎。忽驚紅妓儼分行。臨流更好揮椽筆。俯檻何妨接羽觴。共說仙翁閑日月。不因春草夢池塘。

幻成飛閣笑談餘便有新荷水面鋪指點清波浮青鷺紅
影碎隙隙且將伴侶同盃酒不月君王子鏡湖多少故交
上問渠落拓更能無

不須艇子棹歌來且看芙蓉面開卷裏有詩都錦繡席間無
地可塵埃風清月白琴三弄綠暗紅深酒一盃明日仲宜樓上
去越吟應是首頻回

次韻雪後書事二首

惆悵江頭幾樹梅杖藜行遠去還來前時雪壓無尋處昨夜川
明依舊開折寄遙憐人似玉相思應恨却成灰沈吟日落寒鴉
起却望柴荆獨自回

滿山殘雪對虛堂想似當年朝口莊門掩不須垂鐵鎖客來聊
復共裴林故人閑道歌聞暖妙語空傳醉墨香莫為姬姜厭憔悴

詩集卷五

主

粹論文把酒話偏長

次秀野雜詩韻

葺居二首

丈人高臥碧江頭門掩西風萬木秋重喜青山還遶屋却嫌黃
葉漸平溝開軒且放浮嵐入決水徐通廢圃流便覺園林頓蕭
爽不妨隨境味玄幽

向來執掌元非病此日徜徉記有妨自喜登臺閣瘦竹人驚步
屨響空廊高齋雨過新山色曲沼風來舊水光千里壯心殊未
已不應疎懶興能長

刻漏

無疑莫詰君平肆任運休尋季主家設設銅壺候尺咫閑參玉
表驗分差不妨啓處知時節那更榮枯紀歲華却羨昇平好官

府日高三丈放朝衙

栗然

樹雜椅桐繼國風莫教林下長蒿蓬種樹法栗下共期秋實充
不得有草木云人有脚弱往
腸飽不羨春華轉眼空病起數升傳藥錄栗下云人有脚弱往
栗下云人有脚弱往
能起晨興三嘯學仙翁蘇黃門詩云老去自添腰脚病山翁服
栗下云人有脚弱往
白玉櫻桃浪得銀絲薦一笑纔堪發面紅栗下云人有脚弱往
栗下云人有脚弱往

山藥

怪來朽壤耀瓊英小斷頃筐可代耕拳豹於人儘無分蹲鴟從
此不須生雪饒但使身長健石鼎何妨手自烹欲賦玉延無好
語羞論蜂蜜與芋羹陳陶詩王延賦有
蜂蜜芋羹之句

食梨

詩集卷五

主

珍寶渾疑露結成香葩况是雪儲精乍驚磊落堆盤出旋剖輕
盈照骨明盧橘謾誇誇夏熟柰未許析朝醒啖餘更檢桐君
錄快果知非浪得名本草謂梨
為快果

導引

聞說牛刀久不更閑中應接美門生向來已悟藏千界呂公詩
云一拉
秉中藏今日何勞倒五行道書云五行順倒按躡有時野戲劇
術龍從火裏出
居心無物轉虛明舉觴試問同亭侶九轉工夫早晚成

假山焚香作烟雲掬水為瀑布二首

平地俄驚紫翠堆便應題作小飛來爐熏細度巖姿出綫瀟瀟
分壁色間獨往但恐南郭几遠游休剪北山萊人言造化無私
力珍重仙翁挽得回

一簣工夫莫坐談便教庭際湧千巖眼中水石今成趣物外烟

霞舊所耽泉細寒聲生夜堅香銷曉影變晴嵐兒童也識幽棲地共指南山更近南

家釀二首

銓艾無中熱權謫關屢豐但知愁鬢白那復醉顏紅田舍寒加此候家事不同新醅撥浮蟻春滿夜堂中

聞道兵厨盛春泉輦臘猶定知盈樽送不待扣門求沈隱應難比茅柴祇自羞病身從法轉好客爲公留慕近戒酒故有法轉之句既作此詩而白衣已至賓朋已集可謂詩謔矣一笑

酒市二首

聞說崇安市家家麴米春樓頭邀上客花底覓南隣詎有當爐子應無折券人勸君渾莫問一酌便還醇

麗藻摘雲錦新章寫陽釐詩傳國風體與發酒家旗見說難中

詩集卷五

三

聖遙知但啖醢盤餐難駐來那有蟹螯持

黃雀鮮

黃雀飛鳴處交交罽羅脂桑扈爲脂蓋以不食穀得名稻粱求易足羅網去何遲味厚資偏嗜謀疎關自爲韓彭尚蘊醢么麼爾誠宜

檳榔

憶昔南遊日初嘗面發紅藥發知有用茗盃詎能同鑄疾收殊効修與錄吳功三彭如不避糜爛七非中本草云檳榔殺三蟲諸節都者六天之一也

又五絕卒章戲備及之主簿

暮年藥裏關身切此外儻然百不貪意茲載來綠下氣檳榔收得爲祛痰

錦文縷切勸加餐屢炭扶留共一梓食罷有時求不得英雄避

近亦飢寒

向來試吏著南冠馬甲嶠山得飢餐却藉芳辛來解穢雞心磊落看堆枰

箇中有味要君參螯吻春喉久不甘珍重人心亦如此莫將寒苦換春酣

高士沈迷簿領書有時紅榜綴玄須定知不著金梓貯兒女心高本自無劉穆之初

詩集卷五



三

朱文公詩賦全集卷六

詩淳熙乙未至戊戌詩一百三十二

鵝湖寺和陸子壽

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
偶扶藜杖出柴谷又枉藍輿度遠岑
舊學商量加遠密新知培養轉深沈
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和秀野韻二首

聞道無餘事儵然百慮空何心分彼我無地著窮通
昨日青衿子明朝白髮翁天機元自爾不是故匆匆
久矣安岑寂山棲恨不深護將門白掩那有客相尋
炎背迎朝景加跌度夕陰感君傳秀句把卷獨呻吟

次秀野暑中二首

詩集卷六

劇暑悲難度清秋喜却回病隨庚伏盡寧向晚涼開
臨水看雲去釣簾待月來勝游驚昨夢曾上鬱蕭臺
事新自雲谷還家
絕境人難到唯堪樂此身泉吟青玉峽風度白綸巾
獨往寧無慮長閑未有因雲山天賜履香道豈全貧
雲谷絕頂四望雲山環數百里

游百丈山以從倚弄雲泉分韻賦詩得雲字

執熱倦煩躡駕言起宵分隨川路曉月度橫披朝雲攀緣緣白石
梯拂拭蒼苔解絳纜薄鷲快觀琤琤喜先聞奇哉此精廬眇然隔塵氛
諸公肯同來定非俗子羣永日坐清樾短策奇歎慨然念時昔聯裾已荒墳
中路忘磨折寸心設綵林惟應泉石願三生有餘薰茲游獲重尋
十載心氣無他年訪舊躡山靈莫移文

百丈山六詠

石磴

層崖俯深幽微逕忽中斷努力一躋攀前行有奇觀

小澗

兩崖交翠陰一水自清瀉俯仰契幽情神襟頓飄洒

山門

置屋兩三間巧當奇絕處峽束百泉傾瀾激回風度

石臺

出谷轉石稜俯身窺木末夕眺嵐翠分朝晴雲海濶

西閣

借此雲窓眼靜夜心獨苦安得枕下泉去作人間雨

瀑布

巖崖出飛泉百尺散風雨空質麗晴暉龍鸞共掀舞

游廬峰分韻得盡字

詩集卷六

廬山一何高上上不可盡我行獨忘疲泉石有招引須臾出衆
雲矯首眺無形已謂極崢嶸仰視猶隱隱新濟小休憇餘力更
勉驅東峰切響溪首夏正凄緊杖策同攀躋極目散幽翳萬里
俯連環千重巖孤峯因知平生懷未與塵慮俱歸塗采薇蘇晚
餉難蘇笈笑謂同來人此願天所允獨往會淹留素樓甘齒齏
山阿子慕予無憂勸回軫

同丘子服游廬峰以嶺上多白雲分韻賦詩得白字

登巖出盤崖入谷媚泉石悠然懷幽趣不覺幾朝夕高尋倦承
頂舊賞歎陳迹仰慙仙人杖俯愧謝公屐昨日吾弟來勇往意
無數今晨辱食罷千仞一咫尺心期未究竟眼界已開闊浮野
東麓青紫雲兩川白須臾互吞吐變化已今昔曠若虛虛空悲
哉入境窄平生有孤念萬里思觸觸感此復冲然胡爲尚形役

平蘆峰

行到蘆峰最上頭幾回撒策又還休因君好句撥孤興却恨雲烟未肯收

公濟惠山諫四種并以佳篇來賜因次其韻

丙申

靈草生何許風泉古澗傍素裳動采擷枝筍噓芳香冷入玄根闕春歸翠嶺長遙知拈起處全體露真常

芹

晚食寧論肉知君薄世榮瓊田何日種玉本一時生白鶴今休誤青泥舊得客收單還炙背北關傑關情

時公濟試禮部

筍

新筍因君寄康廬入夢中丹元餘故宅翠竹尚餘風日日來威

詩集卷六

王

鳳年年候龍猶嫌有兼味不似一源功廬山簡寂觀道士陸師蓮社之遊賜號丹元先生觀有謝苦多今者所惠乃謂笋也

藏

西山探藏人蓬首尚傾國懷哉遠莫致引脰氣已塞頃僅忽墮前此意豈易得良遇不可遲枯節有餘力

題吳公濟風泉亭

澗谷居永久高情未云酬茲焉發天祕始造寒巖幽上有茂樹陰下有清泉流結亭倚蒼峭盤盤窮嵌丘翠壁自屏立青巒亦環周竭來愁永夏涼若臨清秋仰空韻笙竿俯檻鏘琳瑯幽聽一以會悠然與神謀遐哉超世心暇日聊娛憂笑問車馬客誰能掩此留

再題吳公濟風泉亭

華林翠澗響風泉竟日閑來石上眠更結危亭俯幽聽未妨長作地行仙

奉和公濟兄留同賓之句

丙申九月

端居感時序驚言誰適從聊携二三子杖屨此日同悠哉素心人宴坐空巖中真成三秋別夢想情何窮行行陟崇岡引睇希高風忽然兩相值俯仰迷西東鱣堂偶休閒雞黍聊從容不辭腰脚勞共上西南峰佩萸笑長房把菊追陶公遐觀衆山迴一酌千慮融興罷復來歸香燭秋堂空貌樸乾餘瀝倚闌聞疎鐘主人意未闕驪駒勿忽忽

寄吳公濟兼簡李伯諫五首

客子歸來春未深抵應寒雨罷登臨開窓竟日焚香坐一段孤明見此心

詩集卷六

四

三徑蒼苔畫掩關君來問道却空還從今蠟屐應無恙有興何妨再入山

盤翁別去久無書可復因循自作疎珍重寄聲煩問訊箇中消息定何如

繁絃急管盛流傳清廟遺音久絕絃欲識寥寥千古意莫將新語勘塵編謝靈運中庶

憶昔殊方久滯淫年深歸路始駸駸傍人欲問單瓢樂理義誰知悅我心

公濟和詩見閔耽書勉以教外之樂以詩請問二首

至理無言絕淺淡塵塵判利不相侵如云教外傳真的却是瞿曇有兩心

未必瞿曇有兩心莫將此意擬儒林欲知陋巷憂時樂只向羣

編絕處尋

伯諫和詩云邪色哇聲方漫漫是中正氣愈駭駭予謂此乃聖人從心之妙三款成詩重以問彼二首

任從耳畔妍聲過特地胸中順氣萌簡裏詎容思勉得美君一躍了平生

關里當年語從心至今蹤跡尚難尋况君直至無心處肯向人前話淺深

仁術

在昔賢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從有術及物豈無因惻隱求何自虛明覺處真擴充從此念福澤遍斯民入井倉皇際牽牛般鰥辰向來看楚越今日備書身

聞善決江河

詩集卷六

五

大舜深山日靈襟保太和一言分善利萬里決江河可欲非由外惟聰不在他勇如爭赴壑進豈待盈科學海功難並防川患益多何人親祖述耳順肯同波

將游雲谷約同行者

踰險擇幽棲羣巖結茅屋疏泉下石澗種樹滿烟谷時登北原上一騁千里目雲物下逶迤同轡遠重複暫辭忽曠歲再往恨牽俗因悲昨游侶或已在鬼錄前年元喧風悟新陽一雨欣眾綠明發君莫遲幽期我當卜

九月六日早發潭溪夜登雲谷翌旦賦此

懷山不能寐中宵命行軒亭午息畏景薄暮登危巒峻極踰百經縈紆欲千盤行行遂暝黑月落天風寒羽人候中塗反朋集林端問我何所迫而嘗茲險艱疲勞既云極飢渴不能言投裝

卧中丘幸此一室寬怒號竟永久客枕無時安旦起闢幽戶竹樹青檀樂驚喜非昔觀披尋得新觀淹留十日期俯仰有餘歡奇語後來子勿辭行路難

雲谷二十六詠

雲谷

寒雲無四時散漫此山谷幸乏霖雨姿何妨媚幽獨

南澗

危石下呬噴噴高林上蒼翠中有橫飛泉朋奔雜奇麗

瀑布

峰回危運轉垂練懸千尋不為登山倦躊躇秋澗陰

雲關

白雲去後遺黃塵到難入只有澗水聲出關流更急

詩集卷六

六

蓮沼

亭亭玉芙蓉迢立映澄碧只愁山月明照作寒露滴

杉逕

南起雲關口欒紆上草堂天風發清籟山月度寒光南起一作晨起

雲莊

小丘橫翠几層峰後嵯峨釋未開來看巖姿此處多

泉硤

入關但平田復此得清響何必問真源神襟一蕭爽

石池

兩岸蒼峭石覆此碧泓寒秋月來窺影驪珠吐玉盤

山盤

山樞一帳望根此雲迷谷仙人不可期縹緲雙眸綠

藥圃

長鏡新靈根時此泉下圃珍劑未須論丹莢已堪煮

井泉

山高澤氣通石竇飛瀝液默料谷中雲多應從此出

西寮

畚田種胡麻結草寄林樾珍重無心人寒樓弄明月

晦菴

憶昔屏山翁示我一言教自信久未能巖棲冀微效

草廬

青山遶蓬廬白雲障幽戶卒歲聊自娛時人莫留顧

懷仙

西望多奇峰北瞰獨仙府欲致武夷君石壇羅桂醕

詩集卷六

揮手

山臺一揮手從此斷將迎不見塵中事惟聞打麥聲

雲社

自作山中人卽與雲爲友一嘯雨紛紛無夢三英酒

桃蹊

澗裏春泉響種桃泉上頭爛紅紛委地未肯出山流

竹塢

悄悄桃蹊北蕭穆竹塢深不堪秋夜永風雨助悲吟

漆園

舊聞南華仙作史漆園裏應悟見割憂嗒然空隱几

茶坂

携甌北嶺西采頗供茗飲一啜夜窓寒跣趺謝衾枕

絕頂

當年赫曦臺移治在茲嶺家廟無四鄰三光疑倒影

北澗

土斷川亦分北下成陰澗秀石得佳名服膺吾敢慢澗有仁義石

中溪

南下東嶺阿云是中溪道巖樹愛櫻枝石田悲蔓草

休菴

別嶺有精廬林樾亦幽絕無事一往來茶瓜不須設林樾一作林間

雲谷雜詩十二首

登山

夕陽騎東峰微月下西嶺不辭青鞋穿陟此巖路永巖路永且躋中情何耿耿

詩集卷六

值風

山下風吹衣山上風拔木茅茨何足保瀛海慮翻覆未念執甕

人無心還自惡見易傳震卦

觀月

風起雲氣昏風定天宇肅遙遙萬里暉炯炯穿我屋良友共徘徊山中詎幽獨

謝客

野人載酒來農談日西夕此意良已勤感歎情何極歸去莫頻來林深山路黑

勞農

四體久不勤筋力坐驚緩何事兩山阿離離豆苗滿多謝楠杖

翁居

居然見長短

講道

高居遠塵雜論探香口
齊齊玄運駛林林羣動爭
天道固如此吾生安得寧

懷人

吾黨二三子欲來從我遊
邊機諒接後遐諾終悠悠
空山日復晚佇立悵夷猶

子厚伯崇有約不至

倦遊

故人千里別約我仍丹丘
云何一解散書到令人愁
此山豈不幽何必賦遠遊

時得伯恭書報罷天台之遊

修書

細書厭塵累執簡投雲關
靈翰啓玄秘肅斧鉏幽姦
書成莫示人留置此山間

詩集卷本

九

宴坐

登山思無窮臨水心未厭
沈疴何當平膏肓今自矻
默坐秋堂空遐觀靡餘念

下山

行隨流水聲步出哀壑底
綠樹枝相樛白澗石齒齒
樹石無窮年流水日千里

還家

山去柴門掩歸來蕙草秋
素芳林下吐清芬衣上浮
欲寄山中友日暮悵離憂

復齋偶題

出入無時是此心豈知鷄
犬易追尋請看屏上初爻
吉便識名齋用意深

雲谷懷魏元履

歎息良齋老當年共此來
千峰奇絕處一望興悠哉
病怯披雲卧詩勞擁鼻披
抵今何處所猶車閑餘哀

送許順之南歸二首

門前三迤長蒿萊愧子殷
勤千里來校罷遺書却歸
去此心元自不曾灰

幾年江海事幽尋徧與雲
僧話此心今日肯來論舊
學族寒猶恐雪霜侵

宿雲際寺許順之將別以詩求教次韻

薄暮投花縣驅車入翠微
長林生缺月永夜照寒庭
情話欣無數離懷悵有違
勉裁羅縠力千里要同歸

挽汪端明三首

詩集卷本

十

聖主與災運明公起妙年
材推漢庭右學自北方傳
出入丹心壯安危素髮歸
空餘題翰在光燭舊林泉

曠宇元無際孤標自不羣
物情良有寄詭口詎堪聞
未許時明政猶堪史國文
衣冠忽長夜餘子謾紛紛

先友當年盛斯文元祐徒
艱虞共流落存沒半嗚呼
顧我真無賴逢公幸不孤
紙今還一慟卽此是窮塗

彥集奉檄歸省示及佳篇次韻奉酬呈諸兄友

游子思親久聚離不堪官
廢簿書忙平生况少鷹鷂
意此日尤懸時世粧臘雪
未消歡奉檄春風初轉喜
還鄉上堂佳慶從容問一
嚙何妨累十觴

彥集兄再適臨汀惠顧奉
賦詩留別眷予良勤次韻
祖行言不盡意

願喜君才老更成伊優叢裏見孤撐官身未免心徒壯親膝頻
遠淚欲橫傳領不嫌春筍求廉聲要比玉壺清枉車投翰殷勤
甚安得仁言與贈行

圭父爲彥集置酒白蓮沼上彥集有詩因次其韻呈坐
上諸友

大阮歸來客滿堂更移芳席近回塘共憐的皪水花淨并倚雕
披風蓋涼銀筆看題青玉案佳人恨望碧雲鄉此情此景真愁
絕病苦無因爲舉觴

寄題宜春使君定叟張兄隱齋

大專槃萬生異體實同氣云胡分彼已直以私自蔽

君家桂林伯德學妙一世閉戶不忘憂纓冠矧行義

眷言介弟賢四益謹先畀千里各分符一心同盡瘁

詩集卷六

十一

遠題齋戶冊來表棲息地系述寫心胸俯仰資惕厲

陽嘉既滌蕩陰應失封閉介然彼苛穢嚇若我黜削

捐摩極哀惻征取敢常藝戰兢一日力洋溢四封被

君看物我間隱顯豈殊致願反振民功更懋根本計

次韻題平父兄重建一技堂

盡戟朱門枕碧山貂蟬元白出儒冠更餘此日林間樂遠繼當
年膝下歎命駕賓朋千里近放懷琴酒百憂寬遺編却好傳孫
子莫遣因循學宴安

日用自警示平父

圓融無際大無餘卽此身心是太虛不向用時勤猛省却於何
處味真腴尋常應對尤須謹造次施爲更莫疎一日洞然無別
體方知不枉費功夫

抄二南寄平父因題此詩

關里言詩得賜商子貢夏千秋誰復與相望鄒汾孟子斷簡光
前載關洛張子新書襲舊芳析句分章功自少吟風弄月興何
長從容咏嘆無今古此樂從茲樂未央

題劉平甫定菴五詠

定菴

風生長林悲雲起空谷眼下有不死人一室常在定

巢雲

入山何所見雲樹春濛濛安知巢居子避世於其中

山臺

林居厭棲逃山頂幸清曠無事一登臨却愁心浩蕩

井泉

詩集卷六

十一

開山昔何人鑿此寒泉井獨夜漱瓊瑤冷然發深省

寄穴

百年不可期一經嘗預卜自憐木偶人空羨王官谷

劉平甫席上分韻得寫字

歲暮風雨交流雲暗平野公子燕華姻招呼及同社高情寄壺
觴晤語到風雅剪燭夜堂深幽懷共輸寫

劉平甫分惠水榭小詩爲謝二首

年來哀懶罷書淫偶向盆山寄此心何事來吟老居士便分幽
賞助清吟

何處飛來簪菊林老枝樛屈更蕭條淒涼杜老江頭句坐對行
吟得自箴少陵江頭五詠於櫓子詩云於身色有用與道氣傷和

和沈雨二絕

雨師誰遣送餘春珍重天公惠我民且看歡顏垂白叟莫愁頻
賴踏青人

黃昏一雨到天明夢裏豐年有頌聲起望平時烟草綠只今投
筆事農耕

和章國華所兩呈平父諸兄三首

極目平時半欲枯遙知精禱意無餘更憐不待豚蹄祝便得汗
邪暗滿車

九重清夜仰昭回早應知從何處來不是幽人所得雨又煩丹
詔走風雷

晴窓揮汗苦驕陽雨微披衣快晚涼多謝龍公餘事業爲驅寒
谷變炎方

山館諸兄共賦驟雨驚鶯二絕

詩集卷六

七

平時焦渴不堪論蕭蕭悲秋微帝閣霹靂一聲雲自墨山前山
後雨翻盆

雨罷微塘凜欲秋飛來白鳥便夷猶從今認得橫塘路水遠山
長百不憂

唐石雪中 丁酉

春風欲動客辭家霖潦纔橫路轉賒行到溪山愁絕處千林一
夜玉成花

春雪用韓昌黎韻同彭應之作

既有陽春曲那無白雪謠連天飛不斷著地暖還銷未掩高人
戶難齊衲子腰稍開銀世界漸長玉枝條興盡愁烟艇行迷認
野橋酒腸渾欲凍吟筆爲誰搖殘臘成三白餘寒又一朝香隨
梅葉落輕伴柳花飄神女羞捐佩鮫人政厭綰束皇應好事避

舍亦相饒

次彭應之餐雪韻

雪水淪清茗自謂絕世清終然犯烟火况復勞煎烹豈如午霽
餘揀此竹外楹栢漿發甘和寶盤凝寒晶心胸既清涼齒頰亦
銷鳴吞腥期永謝飲玉希長生

次彭應之魚樂亭韻

亭前活水破輕冰漸見遊鯈傍石稜老子自知魚樂處不須莊
惠與同登

與劉德明祝濟之胡子寬晚步偶成

雨罷寒逾勁霜威正凜然不知荒徑溼行到野橋邊曠望情何
極徘徊意莫傳清波涵衆影日落暗晴川

劉德明彥集祝弟以夏雲多奇峰爲韻賦詩戲成五絕

詩集卷六

七

出山幾何時歸來便長夏端居心不怡散策長林下
爲客厭城市還家辭世紛朝昏何所見但有四山雲
閉門事幽討歲月忽已多客來無可問與君共絃歌
干時本已願胸次况亡奇若問中林趣婆娑祇自知
炎蒸不可奈雲氣滿前峰向夕風吹盡微聞遠寺鐘

挽劉樞密三首 戊戌

天界經綸業家傳忠義心謀謨經國遠勳烈到人深廟廟風雲
斷江湖歲月侵一朝成殛瘁九牧共沾襟
談笑平蠻策焦勞振旅功復讐爭宿志忍死誓餘忠人嘆百身
贖天悲一鑑空九原終莫起千載自英風
久矣身無用前思嘆莫償豈期今老大復此重悲傷淚向遺書
盡心隨宿草荒諸君那不死慟絕賢成痛

武夷七詠

天柱峰

屹然天一柱雄鎮幹維東抵說乾坤大誰知立極功

洞天

絕壁上千尋隱約巖栖處佳鶴去不還人間自今古

畫鶴

誰寫青田質高超鴈羣長疑風月夜清唳九霄聞

仰高堂

面勢來空翠哦詩獨好仁懷人今已矣誰遺棟梁新此堂與迴廊所名禮記引高山仰止其行

行止之詩而曰詩之好仁如此

趨真亭

危亭久已傾孤有賴基在何事往來人不知容鬢改

詩集卷六

五

大小藏巖

藏室炭相望座編何基函欲問伯陽翁風烟迷處所

丹竈

仙人推卦節煉火守金丹一上烟霄路千年亦不還

秋日同廖子晦劉淳叟方伯休劉彥集登天湖下飲泉

石軒以山水含清暉分韻賦詩得清字

閉居寮倚但掩關抱孤清良友倏來止曠然舒我情矧此涼秋

初暑退裝衣輕相與一攜手東山渺遐征前穿林嶺幽俯瞰川

原平降集遠寺古徘徊濁醪傾長吟伐木篇潛鱗亦相驚願結

沮溺耦窮年此巖耕

淳熙戊戌七月二十九日與子晦純叟伯休同發屏山

西登雲谷越夕乃至而季通德功亦自山北來曾賦詩

記事以雲臥衣裳分韻賦詩得冷字

端英得幽貞考槃寄茲嶺未成長往計抱恨中耿耿秋風吹庭
樹遙夜枕席冷感彼歲序移慨此心事永明晨發孤興趣駕向
絕境躋攀力雖倦想象意逾騁雲山一以眺俯仰疑倒景檢校
石田收卷總茅屋靜淹留復未遂外物愧張邵珍重同來人妙
語各清整擊節三嘆餘超然得深省

宿黃沙以山如翠浪湧分韻賦詩得如字

日中秣吾馬日暮膏吾車崎嶇涉南嶺浩蕩凌八嶠夜雨薦峰
前朝登碧琳瑯蒼茫永獻罷翕忽清景徂去此二三子我行將
焉如崔嵬正丘垤萬里思南園

雲谷次吳公濟韻

昔營此幽棲逸興世相絕誓將百年身來守固窮節心期苦未

詩集卷六

十六

遂歲月一何濶終然匹夫志肯遽甘沒沒茲晨復登瞰日盡雲
一抹激烈永嘯餘期寥高韻發夫君內德備不學王駘兀觀心
見參倚出世自英傑樹來肯顧我同去弄雲月微言得深扣大
句亦孤拔多謝警疎慵未敢嘆瞻忽更問毫釐間是同端是別

宿休菴用德功壁間韻贈陳道人

暮入千峰裏寒棲一草菴室連丹竈煖對引石泉甘塵慮紛難
到神光暖內含非君有道氣孤絕詎能堪

朱文公詩賦全集卷七

詩詩題已亥正月文公候命於錫山三月赴南康任辛丑三月任滿東歸四月十九日抵家共計九十七首

崇壽客舍夜聞子規得三絕句寫呈平父兄煩為轉寄

彥集兄及兩縣間諸親友

空山初夜子規鳴靜對琴書百慮清喚得形神兩超越不知底是斷腸聲

空山中夜子規啼病怯餘寒竟故本不為明時堪眷戀久知岐路不如歸

空山後夜子規號斗轉星移月尚高夢裏不知歸未得已驅黃犢度寒臯歸未得一作身是客

寄雲谷瑞泉菴主

憶昔誅茅日山房我自名風埃猶俗累烟雨負巖耕多謝空門

詩集卷七

侶能同物外情肯來分半壑聊爾度平生少待清秋日閑尋遠

嶽盟不知誰是客一笑絕塵纓

入南康界閱圖經感陶公李勃劉凝之事戲作

長官定笑歸來晚中允應嫌去却回惟有山人莫相笑也曾還

俗做官來

尋白鹿洞故址愛其幽遠議復興建感歎有作

清冷寒澗水窈窕青山阿昔賢有幽尚眷言此婆娑事往今幾

時高軒絕來過亭館空廢址鳴絃息遺歌我來勤相餘杖策寒

經蕭疎野底有從披圖知世說水懷當年盛草莽吟佩多傳約

感明恩滿清熙泰和衷涼忽荒榛俯仰驚波發教速緇紀咽

然心靡它伐木循陰岡結屋依陽坡一朝謝塵濁歸哉碩人邁

時已疏上尚書

伏蒙秘閣張丈寵顧下邑并以長篇為脫降歎之餘幸

勉繼韻仰求斤削僭率皇恐

向來滅迹東山東閉門不問烏雌雄門前有路向塵土兩足未舉心先懶當時亦有車馬客此意欲說嗟誰同窮居聊復追仲蔚篤論何必須劉蕡平生故人子張子相思安得長相從每勞書疏問生死坐想星宿離心胸幾年持節漢水上木牛流馬旌旗紅君王輟饋思頗牧外庸且訖來朝宗因能過我紫雲下後乘載得朱簾櫳蒼顏白髮應笑我曷不飽卧陶窗風開樽鵝池水清激下馬醺石烟空濛須臾路轉山更好摩天巨刃排雙峰少看銀河忽倒掛直欲跳下清冷中南臨匯澤共指點縹緲貝闕浮珠宮公言平日愛登覽到此一洗羣山空坐間為我出奇句不用遠寄南飛鴻上言雲泉足奇賞下歎契濶歡相逢紛吾失脚墮世網乃有此會寧天窮流光過眼驚昨夢舊約回首蓋塵容明朝却上烟艇去滅沒萬頃追鳬翁

和張彥輔初到南康之句

十年不共賦陽春正有胸中萬斛塵失喜清詩還入手細看佳

句轉驚人知公近覺青山好顧我頻嗟白髮新肯過寒齋共尊

酒向來心事請深陳

次卜掌書落成白鹿佳句

重營舊館喜初成要共羣賢聽鹿鳴三爵何妨奠蘋藻一編詎

敢議明誠深源定自閑中得妙用元從樂處生莫問無窮巷外

事此心聊與此山盟

白鹿講會次卜丈韻

宮堦無沒幾經年祇有寒烟鎖澗泉結屋幸容追舊觀題名未

許續遺編請為刊不報青雲白石聊同趣請西齊月光風更別傳

再用前韻示諸同遊

幽臥寒巖不記年飽看山月聽風泉舒憂正得琴三疊玩意惟
憑易一編誤落塵中事風尚却思洞裏付真傳封章倘幸天從
欲便解銅符謝紫籌

次韻四十叔父白鹿之作庚子

誅茅結屋想前賢千載遺蹤尚宛然故作軒窗挹蒼翠要將絃
誦答潺湲諸郎有志須精學老子無能但欲眠多少箇中名教
樂莫談空誇莫求仙

送四十叔父

吾家從昔號清門叔父于今道更尊客路艱難空自惜遺經終
始向誰論獨尋雲嶠逢孤姪共愛春江接故園細說刈葵休放
手此來真不為盤餐

奉同都運直閣張丈哭敬夫張兄張丈有詩敢次元韻

悲悼之極情見乎詞伏幸采覽二首

秀翁威略瞻華戎遺恨事書久未同喜有象賢堪嗣事故知鴻
業自無窮舊宜台奏三年最風采俄驚一旦空根本平生有深
計遺書不但子囊忠

不應世道即漂淪何事今年失此人禮樂端能懷益友琴笙忍
遽樂嘉賓亦知遊好曾通語却記登臨喚小鄰兩首悲詩數行
淚感傷那復關清新張丈垂聽通語詩音為從而覺其大向嘗
約意從居湖之上蓋相語於裴公臺上云
秘閣張丈簡寂之篇韻高難繼別賦五字以謝來觀
勞農會稽宅息駕丹元鄉丹元不可見翠碧空雲房是時中春

月暄風發新陽白水注幽巖經松樹崇岡俯聽足怡悅仰觀共
徜徉班坐得瑤草傾壺出瓊漿長吟遊仙詩亂以招隱章忽忽
林景西躊躇申慨慷坐上江海客兀傲巖蒼蒼逸氣邁霄漢英
詞吐琳琅思與泉石勝韻隨笙鶴翔追遊不敢及咏歎可能忘
俗傳錄宗是王右軍故宅陸脩靜封丹元真人

和張彥輔落星寺之作

嵌空奇石戰驚濤樓殿嵒嶙勢自高四面真成闕玉鑑三山應
足失企鵝題詩正爾難搜句舉酒何妨共作豪倚闌干更愁
絕歸來白盡鬢邊毛

和張彥輔白鹿洞之作

遶谷新華館風烟再吐吞舊眠聞野鹿遺恨響驚猿李拾遺自
家乃被徵
故有此句共賞忻同趣分攜恰別魂徘徊空日夕無策駐行軒

次張彥輔西原之作

無處堪投跡空山寄一椽懸門窺絕壁緣徑上層巔檻閣吞江
浪窓虛響谷泉丹經閑自讀不為學神仙

次張彥輔卧龍之作

瀑水源何處高疑雲漢通瀉時垂練直落處古潭空客寄詩能
好龍蟠意自雄知君來睨首為我說隆中

次張彥輔棲賢之作

融冶何年事停杯莫問天祗今從痼疾疇昔似因緣傾耳真三
峽投文物九淵蘭亭那得此猶足致羣賢

和張彥輔雪後棲賢之作

夜來春雪遍林丘却喜風威曉便收好上籃輿閑縱目莫將禡
被苦裝頭微官正愧逍遙社勝日猶堪汗漫遊欲出林關總瑤

草不妨尊酒更淹留

謝張彥輔留別之作

一別屢更歲思君無已時知君亦念我相望平兩嗟咨我病卧
田間君行護壘睡隱顯既殊跡會合安可期今年定何年有此
一段奇我來五峰陽君歸九江湄聞君肯來辱歡喜不自持迎
君紫雲峰舉觴白鵝池強健初共欣艱棘旋相悲相顧出危涕
薄言首東岐留連十日飲恰恨八哀詩散懷水石幽遂忘筋力
疲雄篇既鼎來逸韻方窮追云胡遽告別牙纔風披披攬袂不
得留酌酒前致辭願君驪此觴去上白玉墀國論聲益益廟謨
參設施一請正紀綱再請誅羌夷及時樹勳業慰我空山飢
張荆川詩集文有詩
哭之故有八哀之句

奉答張彥輔戲贈之句

詩集卷七

五

已驛送客車復著登山屐未論窺臨快且脫詩酒厄從今謹出
入保此願正吉不奈歲寒心於公有深憶王輔嗣注臨卦大衆
禍從口出病從口入

奉答張彥輔解嘲

康俗遺居萬壘山高垂鐵鎖誰容華青鞋布襪非公事古木寒
泉要我閑

伏柴某官寵不和陶見寄舊作伏讀歎仰又感知待期
許之意蓋非一日事易次韻少見謝應伏惟矜憐有以
教之

吾心抱經濟軒冕非所欣向來清禁闥本自山林人浩歌歸去
來神父逸何因一朝脫冠去妙境聊同臻謂予雖後來臭味亦
有聞廣嗣久見屬重以告語勤荒寒想高風令人思無鄰甘棠
矧在此踴躍瞻湖濱

贈于盛二生

昔月豐城劍寒光射斗牛江山餘秀傑人物尚風流二妙今安
匹孤帆各倦游還家問師友折節慕前修

秋自雲陽歸居奉懷黃子厚劉平父及山間諸兄友

出山今幾時忽忽歲再秋江湖豈不承我與終悠悠况復逢早
魁農畝無餘收赤子亦何辜黃屋勞深憂而我忝朝寄政荒積
懋尤懷病臥空閣惻惻增纏綿東望故山上有玄烟浮平生
采芝侶寂寞今焉倚朝游雲峰巔夕宿寒巖幽爲我泛瑤瑟冷
然發清謠裂臆寄晨感問我君何求洪澤振君旌旅次權君輶
君還若不早無乃非良謀再拜謝故人低徊更包羞桂華幸未
歇去矣從君游

夜坐有感

詩集卷七

六

秋堂天氣清坐久寒露滴幽獨不自憐茲心竟誰識讀書久已
懶理郡更無術獨有憂世心寒燈共蕭瑟

讀諸友遊山詩卷不容盡和和首尾兩篇

去年尋得李家山考卜真成屋數間要與青衿時散帙閑臨碧
澗共觀瀾詩書本說人間事勸業休看鏡裏顏誰識寥寥千古
意新詩題罷難痕斑

向來結友尋名山下窮絕空高危顛胡爲一旦墮塵網五老在
望心茫然青牛底處有行迹白鹿幾時同正員清游帶雨想幽
絕妙處只恐詩中傳

戲贈勝私老友

槐花黃盡不關渠老向功名意自疎乞得山田三百畝青燈微
夜課農書勝私先侍講書
若農書三卷

代勝私下一轉語

確下泉鳴溜決渠屋頭桑樹綠扶疎朱虛正自知田事馬服何妨讀父書

和戴主簿韻

平生本自好樓居况接高人永盡餘共喜江山入尊俎從教幕府省文書感君肯出新詩句恨我終思舊草廬擬借韋編訂龍馬免推納甲詁蟾蜍戴嘗有麻衣易說自以爲得之異人云

次沈侍郎游楞伽李氏山房韻

喜陪後騎步崔嵬竹裏泉鳴古寺開吟罷蘇仙頭白何天風更送好詩來

天聰已許一言懽年少應知萬卷開珍重當時讀書處低回空有後人來

詩集卷七

七

屢游廬阜欲賦一篇而不能就六月中休董役卧龍偶成此詩

登車闕嶺微息駕康山陽康山高不極連峰鬱蒼蒼金輪西崦峨五老東昂藏想象仙聖集似聞笙鶴翔林谷下棲迷雲關杳相望千巖雖兢秀二勝終莫量仰瞻銀河翻俯看交龍蟠長吟請仙句和以玉局章曠昔勞夢思茲今幸徜徉尚恨忝符竹未慙棲雲房已尋兩峰間結屋依陽岡上有飛瀑駛下有清流長循名協心期弔古增悲涼壯齒乏奇節頽年矧昏荒誓將墜土蹤暫寄雲水鄉封章儻從欲歸哉深滄浪

讀李賓老玉潤詩偶成

獨抱瑤琴過玉溪琅琅清夜月明時祇今已是無心久却怕山前荷蕢知

立秋日同子澄寺簡及僉判教授二同寮星子今尹約

周君段君同遊三峽過山房登折桂分韻賦詩得萬字輒成十韻呈諸同遊

抗塵幾何時猿鶴共悲怨豈知朱墨暇乃適山水願茲晨秋令初休沐謹邦憲佳賓忽四來英僚亦三勸駕言北郭門謝此隄隼建散日山崔嵬縱轡路脩蔓凭欄快倒映躋壑困脫輓追攀林樾深惟喜脚力健登高眺遠浦衆景爭自獻何必仍丹丘徑欲凌九萬

和子澄白鹿之句

經旬不到鹿場陰夢想飛馳不自禁幸有高軒同勝賞何妨折屐共幽尋徘徊未厭詩書樂感慨難忘忠孝心更對豐鐫哦伐木風泉雲經助清吟

詩集卷七

八

暇口侍法曹叔父陪諸名勝爲落星之遊分韻得往字率爾賦呈聊發一笑

長江西委輸匯澤東澗澗中川屹孤嶼佛屋奇幽賞我來此何日秋氣欲蕭爽共載得高僊良晨豈孤往酒酣清獻發浪湧初月上疊巖巖歸艤陳迹裏俯仰

九日奉陪高州臧憲甫陽別駕會稽丞公善化明府仲衡詩伯并屈子美元範二兄及郡中諸文武同登紫雲絕頂南望江湖北眺淮甸少快心目既歸又得仲衡佳篇句法清麗情致悽惋三復不勝起予之歎謹次韻呈請皆賦之以紀一時之盛甚惠甚望

此日登高處千年錦樹稠無人嘲落帽有客賦悲秋忽忽塵中老忽忽物外遊江湖空極目不盡古今愁

下元節假行視陂塘因與賓友羣兒甥出郭登山歸賦
此詩示子直春卿及折桂雲谷并爲呈郡中諸寮友

廬阜東北際碧巖五峰尊中巖穹林繞青天白雲屯郡閣有佳
眺徙倚空朝暮今晨幸休服發軔北郭門牽蘿出林端躡屐躡
雲根高尋却深窵小憩欣潺湲古殿宿寒謁新薜蘿朝暾扶藜
陟東岡夙昔規曾軒却倚千尋峭前窺百泉奔長風卷浮埃江
湖渺相吞結架雖未諧雄環已難論同來俱勝流晤語仍王孫
已跋支許諾不慙夙尚魂賦詩紀茲日歲晚期相敦

十月上休日遊卧龍玉淵三峽用山谷驚鹿夢須野學
盟鵬本願秋江分韻得鵬字

匡廬霜天後不見雲氣浮木葉紅已疎山頗轉清幽向聞有絕
經乃在卧龍湫及此遂一往幸無烟景愁磨攀欲其溪泉石固

詩集卷七

九

所求況有百尺崖噴雪飛寒流幽琴自回抱直下鳴青璆便可
洗我耳枕石忘所憂精神共虛廓方物皆悠悠所恨非獨往不
能恣夷猶仰觀雲間鶴俯美谷中鷗先生先我來結屋陽岡頭
虛名代忠武滅迹慕巢由是間頗足居不田亦平疇野人種椒
橘崖蜜易歲收西嶽有老翁舌戔戈矛似學辟世士乃欲邀
聖丘先生且憮然但作一月留俟我有决計它時卜從游

卧龍之遊得秋字賦詩紀事呈同遊諸名勝聊發一笑

躡石度急澗窮源得靈湫給硯兩對立噴薄中怒投何年遊人
世結屋棲巖巖嘉名信有託故迹誰能求我來一經行淩其仰
前脩鄰翁識此意伐木南山幽爲我立精舍開軒俯清流多岐
掠匪安一餐真良謀解組云未遂驅車且來遊嘉賓願蟬聯野
藪更獻酬飲罷不知晚欲去還淹留躡攀已別峰窺臨忽滄洲

下集西澗底沉吟樹相樛玉淵茗飲餘三峽空尊愁懷賢既伊
鬱感事增緇繆前旌向城郭回首千峰秋

卧龍之遊錢通守得江字不及賦詩已解維矣烹用其
韻絕事以贈并附卷末

君行安所適衡風沂濤江傳聞閬州好未見心已降邀君康山
遊聽此巨壑淙班坐酌溪石幽尋憩雲窻勸君盡此杯錦帆已
稱枉明年儻來東鳴鑣建高幃訪我深澗底晤言絕紛囂城南
且細說慰我心惺惺

分韻得眠意二字賦醉石簡寂各一篇呈同遊諸兄

驢車何所適往至秋雲邊企彼澗中石舉觴醉飛泉懷哉千載
人矯首辭世喧淒淒淒淒後日醉向此眠仰視但青冥俯聽驚
潺湲起坐三太息涕泗如奔川神馳北關陰思屬東海壖丹衷

詩集卷七

十

竟莫展素節空復全低徊萬古情惻愴顏公篇爲君結茅屋歲
暮當來還醉石

天秋山氣深日落林景翠亦知後騎迫且復一流憩環瞻峰列
屏迴喝泉下潄永懷仙陸子久挹浮丘袂于今知幾載故宇日
荒廢空餘離壇石香火誰復繼更憐草刺史五字有真意虎竹
付歸人悲風起橫吹沉吟向絕迹浩蕩發幽奇來者知爲誰念
我啼三唱簡寂

遊白鹿洞烹得謝字賦呈元範伯起之才三兄并示諸

同遊者

歲月有環周窮臘忽受謝春山水心幸此未墨暇招呼得良
友邂逅成風鶴深尋故轍迹喜見新結架永懷拾遺公藏器此
待價橫流詩書澤下及楊李霸炎神撫興運制作流大化石室

萬卷藏綸言九天下規模未云遠弗良可詫自非賢邑宰誰復此精舍會當求教賜畢願老耕稼更與盡心期臨流抗風樹

元範尊兄示及十梅詩風格清新意寄深遠吟玩累日欲和不能昨夕自白鹿玉澗歸偶得數語

江梅

大雪天地閉窮陰渺茫演誰知江南信已作明年春

嶺梅

梅花破萼時瘴雨吹成雪驛使忽相逢無言似愁絕

野梅

野風吹孤芳迥立正愁絕皂蓋莫徘徊堪看不堪折

早梅

霜風殊未高杖策荒園裏仙子別經年相看共驚喜

詩集卷七

寒梅

白玉堂前樹風清月影殘無情三弄笛遙夜不勝寒

小梅

且喜梅花開莫嗟梅花小花小風味深此意君已了

疎梅

玉笛未黃昏水灘已清淺疎影不勝妍愁心爲誰遠

枯梅

樛枝卧龍蛇冷蘂綴冰雪千里故人心今年爲誰折予家於時對平市會

折此枝爲贈

落梅

花開已淒涼花落更愁寂來歲煙雨時爲君和鼎寶

賦梅

君欲賦梅花梅花若爲賦繞樹百千回句在無言處

觀梅小集以齋禁不得奉陪因寄小詩

梅花年後欲離披恰是先生變食時送與西樓一尊酒諸君莫負可憐枝

元範別後寄惠佳篇清叟次韻見示格律俱高詠歎不置因亦用韻寫呈二兄聊發一笑辛丑

故人別我去一月曠音驛今朝得新詩開卷意已適知君到里

門征騎聊一息行復傲天關從容正朝噴自今九霄路不復兩

塵隔容與日華東翱翔禁扉北回頭五峰下寂寞笑孤客不賦

歸去來心形謾相役右呈元範

五十行過二雙鬢晚秋草平生素心人誰與共茲抱今年廬山

下得子恨不早歲月幸同庚詩書復同道惟應山南北雲母夜

堪倚獨生有仙期迴崖記難到丹經不我誰白髮不一掃看公

詩集卷七

頻眉若欲銀符征討右呈清叟

雲谷合記事目要併體戲作三詩寄季通

雲關須早築基趾要堅牢戒竹行教密穿池岸欲高乘春移蔬

苗帶雪覓蕭穆謂杉徑也更向關門外疏泉斬亂蒿

堂成今六載上兩復勞風逐急添菲蓋連忙畢土功謂柱下桂

林何日秀蘭煙幾時通并築雙臺子東山接水筒

莊舍宜先立山楹如漸管泉疏藥圃潤堰起石池清早甲荒田

契仍標別戶名想應頻檢校祇恐欠方兄

奉同允延之提舉廬山雜詠十四篇

白鹿洞書院在郡城東北十五里事見記文

昔人讀書地叮嚀白鹿場世道有升降茲焉更表章別今中興

年治具一以張絃歌獨不嗣山水無輝光荒榛適剪除聖謨已
汪洋亦有皇華使肯來登此堂問俗良懇惻懷賢增慨慷雅歌
有餘韻絕學何能忘

折桂院黃雲觀在書院東北五里院後作亭取李
白黃雲萬里動風色之句名之

城中東北望五老何蒼蒼下有前朝寺一原頗深藏門前林澗
幽屋後雲木荒閑窗亦明潔著此瑞錦張僧房有更能理枯筇
香花步上林北岡仰祝天宇濶俯瞰江流長即黃雲觀受書彼何人姓字
不足詳竹帛有遺吳桂樹徒芬芳李逢古嘗讀書此院
去而登第以故得名

楞伽院李氏山房在折桂西十里李公擇讀書處
有東坡記文詩刻林樹翠暖

躡石循急礫穿林度重岡倏入幽谷邃仰見奇峰蒼李公英妙
年讀書此雲房一去上臺閣致身何慨慷蘇公記藏書文字有
耿光餘事亦騷雅戲墨仍風霜兩公不歸來歲月忽已荒何用

詩集卷七

圭

建遺烈寒泉薦孤芳

棲賢院三峽橋在楞伽
西五里

兩岸蒼壁對直下成斗絕一水從中來湧湍知幾折石梁據其
會迎望遠明滅倏至走長蛟捷來翻素雪聲雄萬壑聲勢倒千
嶂噪足掉不自持魂驚詎堪說老仙有妙句千古擅奇崛尚想
化鶴來乘流弄明月

西澗清淨退菴在棲賢西三里劉凝之舊宅
作之取黃太安詩語名之

凌兢度三峽窈窕復一原絕壁擁蒼翠奔流逝游淺聞昔遊世
人寄此茅三間壯節末云遠高風杳難攀深尋得遺墟縛屋臨
清澗坐睨寒木杪飛泉閣雲關茲游非昔游累解身復閑保此
清淨退當歌不能謾解印後與友生
遊集併錄久之

卧龍菴武侯祠在西澗
西三里

空山龍卧處蒼峭神所鑿下有寒潭幽上有明河落我來愛佳
客小築寄幽壑永念千載人丹心豈今昨英姿儼繪事稟若九
原作寒藻薦芳馨飛泉奉明酌公來識此意顧步慘不樂抱膝
一長吟神交付冥漠

萬杉寺在卧龍
西十里

休沐聊命駕駕言何所之行尋慶雲寺想像昭陵時門前杉徑
深屋後杉色奇空山歲年晚鬱鬱凌寒姿當年雨露恩千載有
餘滋匠石不敢脫孤標儼相持寺前後杉萬木皆大聖更啓石
中植有自禁剪伐者室藏仰瞻天像垂願以清淨化永爲太平基寺藏本祖御飛
白書有清淨字

開先漱玉亭在萬杉西二里亭
舊在橋上今廢

奇哉康山陽雙劍屹對起上有橫飛雲下有瀑布水崩騰復瑤
瑤佳麗更雄偉勢從三梁外影落明湖裏平生兩仙句詠嘆深

詩集卷七

圭

仰止三年落星灣悵望眼空眈今朝隨杖屨得此弄清泚更誦
玉虹篇塵襟諒昭洗

簡寂觀在開先西五里
陸僧靜所居

高士昔遺世築室蒼崖陰朝真石壇峻煉藥古井深結交五柳
翁屢賞無絃琴相携白蓮渚一笑傾夙心晚歲更市朝故山鎖
雲岑柴車竟不返鸞鶴空遺音僧靜晚爲宋明帝召我來千載
至建康卒于崇虛館其弟僧是僧靜手植餘舊事不可尋四顧但絕壁苦竹寒蕭穆其弟僧是僧靜手植

歸宗寺在簡寂
西十里

金輪紫霄上寶界鸞溪邊往昔王內史願香有餘相相傳寺是
王右軍故宅千年今一歸景物還依然澗木既蕩滿山花亦清妍不辭原
隰勞樂此實從賢訪古共紆轡勞農獨勤奉憐我平勝脫裂股

可與論逃禪公勿遽且畢區中緣是日熹以事
不得陪杖履

陶公醉石歸去來館在歸宗西五里

予生千載後尚友千載前每尋高士傳獨嘆淵明賢及此逢醉石謂言公所賦况復巖巖古縹緲藏風烟仰看喬木陰俯聽橫飛泉景物自清絕優游可忘年結廬倚蒼峭舉觴酌潏潏臨風一長歎亂以歸來篇

溫湯在歸宗南二里

連山西南來中斷還崛起千霄幾千仞據地三百里飛峰上靈秀衆壑下清美逮此勢力窮猶能出奇偉誰燃丹黃燄燄此玉池水客來爭解帶萬劫付一洗當年謝康樂絃絕今已矣水碧復流溫相思五湖裏東樂湖中詩云水碧較流溫豈未見此水也耶

康王谷水簾谷口景德觀在溫湯西十五里入谷又十五里至簾下

循山西北驚峭嶮幾經丘前行荒蹊斷谿見清溪流一涉臺殿

詩集卷七

五

古再涉川原幽紫紆復屢渡乃得寒巖阪飛泉天上來一落散不收披崖日璀璨噴霧風颼颼追薪幾絕品淪茗澆窮愁敬醉古陸子何年復來游陸鴻漸茶經第此水爲天下第一

落星寺在郡城南湖中

浩浩長江水東逝無停波及此一同薄湖平烟浪多孤嶼屹中川層臺起周阿晨望愛明滅夕遊驚蕩磨極目青冥茫回瞻碧嵯峨不復車馬迹唯聞榜人歌我願辭世紛茲焉老漁簑會有滄浪子鳴絃夜相過

閏月十一日月中坐彭蠡門喚船與諸人共載汎湖至

隄首回棹入西灣還分韻賦詩約來晚復集詩不至者

浮以太白錄判彭教授空知縣望吳寧錄杜掌儀明大彭兄蘭判官擊南公一小彭兄適彭忠人直

卿余公度榮敬直懷衛父沈晦翁光泰兄美梓方

解組無多日歸哉喜欲狂臨風成邂逅載月下滄浪酌酒傳清影鳴榔擊素光它年隔千里此夜莫相忘解南康任

和林擇之黃雲之句兼簡同遊諸兄

登覽日云晏歸車眇同岡天風振余旗夕露沾我裳數子情未厭春山杳茫遺瞻長江白迴眺飛雲黃當念塵中友心期邈相望無爲跨鶴鶴決起凌青蒼

和彭蘇月夜汎舟落星湖

長占烟波弄明月此心久矣從誰說只今一舸漾中流上下天光兩奇絕回頭忽見西郭門尚喜蘇仙有遺烈問予何事却回船塵土泥君頭上雪首句全用蘇養直詩蘇舊居水西門外舟行望見其處

烹龍官觀康王谷水簾夜飲山月軒分韻得主字奉別

送行諸君

詩集卷七

六

嗟余老不才記憶謝明主界茲山水郡北邙通立府一官再溫涼十日九塵土迨此解章綬絕境方快觀殷勤故人厚追送崖寺古把酒聽鳴泉相看淚如雨

游天池

三年落星渚北望天池山臨屋幾浩嘆欲往無飛翰今朝復何朝步此青雲端高尋已奇絕俯瞰何其寬西窮濂溪原東盡淦城關渺然滄波外淮山碧連環我意殊未極更思出塵寰何當駕輕鴻八表須臾間視此長江水滔滔儻西還

觀野燈

飛螢腐草尋常事作底茲山獨耀芒須信地靈資物化金膏隨處發明光

山北紀行十二章章八句

祇役廬山陽矯首廬山陰雲峰不可觀碧澗何由尋昨朝解印
章結友同窺臨臨彼巖巖勝滿茲仁知心予以聞月出城有日
漢二十八日宿白鹿二十九日登黃雲觀度三峽宿玉隆觀度
閬觀西原宿龍四月一日過清江劉翁之子澄永嘉張揚卿
清受得湯王阮南卿周顯父長樂仲用中擇之洛陽趙希真
南紀會稽陳祖永慶長武當祁真卿忠溫度吳兼善仲達廬
陸士直彦忠黃幹李直臨淮張珍 宛臨事若何請從圓通說遂
先致遠舍格僧志南明老俱行

廬山門路悄悄脩篁列侯侯家名屋是屏王設何收黍離歌
唱焉傷覆轍以爲寺無它奇但門徑竹木深茂可觀耳行逢石
門雨解驂寒澗東朝階錦繡谷俯仰春冥濛懸泉忽涼淨雜樹
紛青紅屢憩小亭古幽探思無窮石門洞正在天池山下有小
橋皆自亭下又有亭基二小亭一橋身長林端策足層崖表仰
瞻空界澗俯歎塵寰小天池西巖峯佛手東窈窕杖屨往復來

詩集卷七

七

憑軒瞰歸鳥盡鐘磬山嶺高無復林木坡陀而上至天池
石室巖空中又有井泉僧繖崖結架以居斯須暮雲合白日無餘
暉金波從地湧寶殿穿林飛僧宮自雄誇俗駭無因依安知本
地靈發見隨天機天地既設數步有小佛閣下臨絕望是遊人
明滅頃刻異狀諸生或疑其妄予謂僧言淡靜雨林間清波貫
則矣而此光不可誣豈地氣之盛而然耶

華屋遺址有遺蹤草堂非舊繁脩廊餘故刻好醜難堪玉亦復
記經行深懸後人讀五日下山至東西林兩寺相去不百步一
他處所無有也白蓮池在東林法堂前自公草堂在寺東久
廢近歲復初較株樹殊疎然亦非其正處矣是日題各處寺
僧刻於咸通行軒復東鵲祠城當晚遊胡然冠蓋集不盡心期
幽夜厭百谷喧旦失千峰獨出門有遺恨回首空綢繆

宮唐九天使者祠也江州教授翁名卿載酒看與山水誠乃奇
鄉人遊應和賦景文及其諸生二十餘人皆至

云誰究終始曩遠亦何人神君豈其鬼東西妄承獲誣詔共恢

詭百世踵謬說舜倫日類圯東林慧遠難取孔老之言以附佛
自言親見使者降於殿庭因立此宮而羣臣爲妖以茲遊覽
妄以迎合者甚衆本朝仍賜宮額神號置提舉官云以茲遊覽
富翻令懷抱傷誰哉可告語舉俗昏且狂乾坤有真心日月垂
休光范范宇宙內此柄孰主張北渡石塘橋西訪濂溪宅喬木
無遺株虛堂唯四壁疎瞻瞻瞻瞻瞻瞻瞻瞻瞻瞻瞻瞻瞻瞻
淪再開闢平生勞仰止今日登此堂願以圖象意質之中几竊
先生寂無言嘆予涕泗滂神聽儼不遺惠我思無疆六日拜濂
堂遺像于澄請爲諸生說太極圖義先生之曾明長江磯寺尊
孫正卿彥彰玄孫清爲設食於光風霽月之亭

酒聊對設孰是十日遊遽成千里別英傑樹嘉政素友厲孤節
努力莫相忘清宵共明月七日薛洪持志王仲傑之才攜酒自
許張歸隱廬南廬北還家擇之之

湖南予與王余陳黃東慶湖口而歸

買船至演平拜建康劉公墓下遂入城假館梅山堂感

詩集卷七

八

涕有作

維舟新厓口步上秣陵阡高丘忽嗟我宿草迷荒烟拜起淚再
滴哀哉不能言驅車且復東借此虛堂眠念昔堂中人經營幾
何年一旦舍之去千秋不言還露井益清涼風林更修鮮思公
獨不見涕下如奔川感慨西州門愴恨山陽篇晤歎日隱樹悲
歌月當軒堂堂忠孝心終古諒弗諼尚與吳門子歸來故山巔

晚雨涼甚偶得小詩請問遊山之日并請劉平父作主

人二首

幾年不踏仙洲路夢入青藤古木間好趁新秋一番雨書寒亭
下弄潺湲

廬阜歸來抵短笻解包茶茗担能供若須載酒邀賓客付與屏
山七老翁

宿密菴分韻賦詩得衣字

不到仙洲歲月移，携壺特地歎巖扉。
已驚素雪清人骨，更喜蒼烟染客衣。
新賞不妨頻徙倚，舊題何事獨噓噓。
明朝驛騎黃塵裏，莫待迷塗始賦歸。

讀子厚步月詩時方聞呂伯恭訃後數日賦此

晚步曲池上，西風吹我裳。
仰觀天宇闊，愛此明月光。
念我素心人，眇焉天一方。
沒者永乖隔，存者爲參商。
飄零百歲期，寂寞幽髩霜。
還坐三太息，高林鬱蒼蒼。

次子厚秋懷韻

秋風何方來，爲我滌殘暑。
庭梧亦何與，索索終夜雨。
冥思感物變，念此離索苦。
浩蕩信莫量，幽紛那得覩。
丁年舍我去，憔悴故其所。
廓落濟時心，頽然復安取。
永懷平生友，夢想見眉宇。
今晨

詩集卷七

九

枉秀句爛若朝霞，舉去同采芝。
高軒坐凝佇，

黎嶺西南水石佳處不減廬阜戲呈子厚

谷淡石淩水潺湲，便是楞伽折桂間。
珍重下邳圯上客，一年幾度到廬山。

讀子厚詩卷用其卒章晨起之韻作詩寄之

晝永倦殘暑，宵分喜新涼。
天雞一振翼，爛爛曉月光。
病榻感虛徐，中庭起翱翔。
懷哉穀城子，物外久不忙。
掩抑琴調希，激烈歌聲長。
弊閣恨清賞，佳期未渠央。
緘詞託歸鳥，側佇何能忘。

題赤城觀

落日空山秋氣清，冷古木亂蟬鳴。
仙人一去鶴不返，劍客重來丹已成。
靜對竹爐烟縷直，細看月窟桂華生。
此身舊有蓬瀛約，玉簡歸來問姓名。

次周師溫游書堂韻兼簡坐上諸同志

晴昔因來行水餘，依依唯認昔人居。
新堂已幸經重構，舊事難追更特書。
所願絃歌聞十室，休誇文字賦三都。
同來況有濂溪裔，心印相傳儘未疎。

西源居士斷寄秋蘭小詩爲謝

知有幽芳近水開，故攀危磴斷蒼苔。
却憐病客空齋冷，帶雨和烟遠寄來。

詩集卷七

辛

朱文公詩賦全集卷八
詩淳熙壬寅至甲辰詩一百二十七首

武林

春風不放桃花笑陰雨能生客子愁只我無心可愁得西湖風月弄扁舟

桐廬舟中見山寺

一山雲水擁禪居萬里江樓遙屋除行色忽忽吾正爾春風處處于何如江湖此去隨雁鳥粥飯何時共木魚孤塔向人如有意他年來借一蓬蔭

次韻芮察院送寶文赴浙漕二首

遠俗何勞問威名舊已孚百城方仰澤一節遽還都聖主勤修政今年決破胡期公寧餽饒注想在謀謨

詩集卷八

考卜川清勝端居奈樂何風雲一以便歲月不勝多節傳無淹駕林園得展過功名從迫逐志業豈踟蹰

挽梁文靖公二首

擢第初龍首登庸再鳳池心期詎溫飽身任必安危幾歲調娛政今年殄瘁詩恭惟哀敘意不盡鑒亡悲
疏寵無前比騰章又風心極知求士切端爲愛君深由簿案笏遠塵埃斷華侵空令殺公孫哀涕滿寒襟

挽周侍郎二首

德量推容物才猷足濟時陰功覃遠微餘算飽雄師行李淹星歲還鄉感羽儀一朝成殄瘁九牧共傷悲

憶昔遊升閣看公上玉除民飢深獻納主聖極歡歡解手寒江闊驚心夜壑虛劫來空老淚無地別輶車
項年嘉以浙東荒政人奏適公還自荆鄂

先一日引對具奏沿道所見飢民狼狽之狀上感其言慨然加厚然嘉慶止不旬日即聞公訃今者會葬又以僕同失期追送不及故云

挽董安人二首

雅望推前輩承家賴女師閨門傳懿範湯沐盛恩私萬里驂鸞去千秋宰樹悲自應銘婦德誰與築豐碑

今尹古循吏郡君今勝流平生餘事業晚歲極僉僉德帳真成夢靈辰竟不留遺風被簫挽未覺九泉幽

立春大雪邀劉圭甫諸兄遊天湖癸卯

同雲被四野寒氣慘悲涼回風一以定密雪來飄揚時當冬候窮開歲五日強連巷無與適步此瓊壘岡賓友既迫隨兒童亦攜將攀躋得家頂從倚聊彷徨俯視千里空仰看萬鶴翔遠迷亂峰翠近失平林蒼偃薄瑩神骨咀嚙清肝腸朗詠招隱作悲吟黃竹章古人不可見來者誰能量且復記茲日他年亦難忘

詩集卷八

二

次圭父游將軍巖韻二首

極目危岑杳霭間誰將眉黛壓巖坑瘦筇上上莫辭遠絕境行行得細觀暫井尚餘茅經處考繁無復碩人寬倦來拂石支拳睡萬壑吟風午夢關

陳迹真成俯仰間回頭猶認碧巖坑更煩地主殷勤意得盡雲山表裏觀景晏共愁歸路遠年侵獨負酒盃寬明朝覓句酬珠玉剩喜詩情却未闌

圭父約爲金斗之遊次韻獻疑聊發一笑

幾日春風未破寒遠峰晴露玉巔坑不成蟻展攜筇去且復鉤窓拄頰觀開道追遊當作意故應期日尚能寬陰崖凍合無垂練却恐詩翁興易闌

次彥集經營別墅之作

回北成南指顧間要令華敞對嶺岬家山信有千巖擁東山堂見其處
雲月何妨南處觀傑閣已資鄰築勝近蒙知府撥新基還
見綠塋寬老仙鶴骨殊蕭爽歸興從今豈易關

彥集主父擇之同飲白雲精舍以醉酒飽德爲韻烹分
得飽字醉中走筆奉呈

奔趨名利場禍福愈相絞夜窓一反側膚垢紛雨爪豈知親朋
集晚食聊一飽心期共悠悠文字各稍稍華燭既屢更詩腸亦
頻攪寒更儘深孤諷寧至卯

次劉圭甫和人梅花韻

意行欲遍江村路恰到詩人斷魂處梅花未肯笑春風蔓草何
須怨零露歸來四壁無餘聲竹檻祇有寒塘青美人邂逅一笑

詩集卷八

三

絮倒影的皪疎枝橫寸心久矣遺紛雜不但老禪齋夏臘此時
恨恨欲何言本根落落幾難合走遍諸君詩卷中西湖東閣病
還同劃然長笑驚夢破碧雲散盡山叢叢平父有夢修齊夢繞
千回日暮碧雲驚四
合之句
故云

奉酬圭父末利之作

玉藥琅玕樹天香知見薰露寒清透骨風定遠含芬莢致銷繁
暑高情謝曉雲遙憐河朔飲那得醉時聞

奉酬圭父白蓮之作

忽傳變府句并送遠公道翠蓋臨風迴水華泥露鮮舞衣清綺
袂倒景爛珠躡想象芙蓉開冥冥絕世緣

次圭父觀魚韻

平生三伏斷追遊誰喚來穿澗樹幽初訝網橫天影破忽驚人

疏浪花浮鳴榔不用齊吳榜鼓柁何須學楚謳便有金盤堆白
雪却憐清泚向東流

奉同黃子厚賦白芙蓉呈劉彥集平父

湛湛曲池水曉含風露清田田綠羅蓋粲粲白玉英澹然絕世
姿不與穠艷并俯鑒水雪影記懷兒女情山中徒淹留堂下空
目成獨有忘機客相看兩無營

觀洪遵雙陸譜有感呈劉平甫范仲宣二兄

近從新譜識臬盧擬與安陽舊博徒只恐分陰閑過了更教人
請收猪奴陶桓公嘗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
惜分陰豈可逸哉荒醉生無益於時此無聞於後是
自棄也諸參佐咸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
投之江吏將則加鞭朴曰博者收猪奴戲耳君子當正其衣
冠緝其成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耶

次劉彥集本屏韻三首

詩集卷八

四

衆芳搖落九秋期橫出天香第一枝莫似寒梅太孤絕更交遙
夜笛中吹

仙衣纔試鬱金黃便覺秋風滿院芳定觀極知先透徹通心豈
是故迎將

秋到寒巖桂樹叢小山吟罷思悲翁不妨更作淹留計占取人
間十里風

寄謝劉彥集曹蒲之貺二首

君家蘭杜久萋萋近養曹蒲綠未齊乞與幽人伴岑寂小窓風
露日低迷

泉清日瘦碧纖纖長秋露懸珠灼夜光箇裏無窮閑造化別來誰
與共平章

登蘆峰二首

循磴躋危磴披雲得勝遊蓬茅增舊葺竹樹喜新稠夢想三秋
別徘徊十日留餘年端可料此地欲長休

佳友紛來集欣然會宿心風前陪徙倚雲月共親臨雅唱情俱
勝微言思獨淡茲遊非逸豫遊返得良箴

蘆峰次韻

澗水流千仞巖姿起萬般扶藜雖有興駐屐難安好客能同
趣羣峰肯縱觀蒼茫却無際誰與話愁端

次瑞泉詩韻

興懷來賞趣對景却忘言偶與同遊客行達幽澗原溪泓排積
腐暗竇溢流渾終待寒泉食無憂水鏡昏

五禽言和王仲衡尚書

促胡蘆沽美酒春風浩蕩吹花柳不用沙頭雙玉瓶鳥歌蝶舞

詩集卷八

五

爲君壽祇今泥醉是君恩昨日之愁愁殺人

不如歸去孤城越絕三春暮故山只在白雲間望極雲深不知
處不如歸去不如歸千仞岡頭一振衣

泥滑滑泥滑滑秦望雲荒鏡湖闊綠秧利水水拍堤牙旗畫舸
凌風發使君行樂三江頭泥滑水深君莫憂

脫袴脫袴桑葉陰陰墻下路回頭忽憶舍中妻去年已逐它人
去舊袴脫了却不辭新袴知教阿誰做

麥熟吟去年種麥有德音秋今種熟誰快活種者已卧官墻陰
仁公有政惠存歿肯使催租更索突

酬黃子厚見訪踰途惠詩韻

樵轅倦千里籠鶴思九臯念昔田舍日不知山林高一朝逢世
紛故丘得潛逃平生棲遁志茲焉始堅牢故人穀城翁高情北

窗陶亦復喜我歸巾車款林巢申且更離閨中情重切切

游密菴分韻賦詩得清字

誤落塵中歲序驚歸來猶幸此身輕便將舊友尋山去更喜新
詩取意成暖翠乍看渾欲滴寒流重聽不勝清箇中有趣無人
會琴罷尊空月四更

遊密菴得空字

欲覓仙洲路須乘萬里風飲泉雲出岫卧嶺月流空永夜渾無
寐悲歌莫與同起來殿樹影清絕小樓東

昨爲許進之書胎仙字因以名其室或疑久舞字者故
作此以解之

寒山寒月冷颼颼隻影孤桐萬里遊帝樂夢回三疊遠胎仙舞
罷一絲秋未愁悄寂無人會只恐踰躓不自休却笑蕊珠何處

詩集卷八

六

所兩忘蝴蝶與莊周

石馬斜川之集分韻賦詩得燈字

改歲風日好出門欣得朋復招里中彥及此雲間僧行行涉清
波斯亭一來登徙倚綠樹蔭摩娑蒼石稜遙瞻原野春仰視天
宇澄一水既紆鬱羣山正峻峭時禽悅新陽潛魚躍輕水却念
去年日俯仰愁予膺長吟斜川詩日落寒烟凝暝色變晴景清
華照華燈頽顏感川徂雅齒歡年增酒盡不能起朱欄各深凭

游石馬以駕言出遊分韻賦詩得出字

抱病守窮廬閉戶常罕出坐見春氣深清陰畫幕密今朝積雨
過淑景同煦律不有塵外蹤何由散愁寂行行整巾屨散漫委
書帙野逕自縈紆前峰但崢嶸婆娑茂樹下左右寒流汨亂石
駢蒼根於焉憩腰膝追遊固才彥逢遇亦奇逸招邀愧深情脂

言永茲日君有尊中物我進沂上瑟日夕不得留餘歡未云畢

三月晦日與諸兄爲真率之約徘徊石馬晚集保福偶

成短句奉呈聊發一笑

春服明朝換晴川漲綠陰追隨皆勝侶邂逅卽初心社蹟莓苔

古禪扉竹樹深移尊真惜日畢景共披襟儉德遊賢範哇詞愧

雅音清和應更好逸想寄雲岑是日約後會爲仙洲之游

比與鄰曲諸賢修舉歲事攜壺石馬追補斜川之遊而

公濟適至飲罷首出和陶之句以紀其勝輒亦用韻酬

答兼呈諸同遊者請共賦之

皇天分四序代謝無時休昔人抱孤念感此成清遊迴眺曾城

阜期詠斜川流歲月今幾許長波沒輕鷗眷言撫佳辰荒尋靡

遺丘且復置往事及茲命高儔縱策聊並歡飛觥起相酬未知

詩集卷八

七

千載下亦記此日不商歌有遺音林樂無餘憂但得長如此吾

生復何求

行視武夷精舍作

神山九折溪谷折此中半水深波浪闊浮綠春渙渙武夷溪凡九曲多急流亂石此第五曲水特

深闊平緩緣峭可愛上有蒼石屏百仞聳雄觀巖巖露垠垠

突兀倚霄漢方屋棚按舊圖名下接地嶠立如淺麓下榮迴深林久

叢灌胡然闕千載速此開一旦下小山重複中有平地數十

隱舊無迹迹道已五子引過而我乘新村船輟棹青草岸岸

莽喜誅鉏面勢窮老按居然一環堵妙處豈輪奐左右盡奇峰

躊躇極佳玩方經如時予以病不能至是送別山西始自新

大隱扉面直溪南大山左有魏王上是時芳節闌紅綠紛有爛

好鳥時一鳴王孫遠相喚山多暫遊意已愜獨往身猶絆珍重

舍瑟人重來足幽伴已約初夏與同志皆往遊集

武夷精舍雜詠并序

武夷之溪東流凡九曲而第五曲爲最深蓋其山自北而

南者至此而盡登全石爲一峯拔地千尺上小平處微戴

土生林木極蒼翠可玩而四隴稍下則反削而入如方屋

帽者舊經所謂大隱屏也屏下兩麓坡坳旁引還復相抱

抱中地平廣數畝抱外溪水隨山勢從西北來四屈折始

過其南乃復繞山東北流亦四屈折而出溪流兩旁丹崖

翠壁林立環擁神剎鬼刻不可名狀舟行上下者方左右

顧瞻錯愕之不暇而忽得平岡長阜蒼藤茂木按衍迤靡

膠葛蒙翳使人心目曠然以舒竊然以深若不可極者卽

精舍之所在也直屏下兩麓相抱之中西南向爲屋三間

詩集卷八

八

者仁智堂也堂左右兩室左曰隱求以待棲息右曰止宿

以延賓友左麓之外復前引而右抱中又自爲一塢因累

石以門之而命曰石門之塢別爲屋其中以俟學者之羣

居而取學記相觀而善之義命之曰觀善之齋石門之西

少南又爲屋以居道流取道書真誥中語命之曰寒棲之

館直觀善前山之顛爲亭回望大隱屏最正且盡取杜子

美詩語名以晚對其東出山背臨溪水因故基爲亭取胡

公語名以鐵笛說具本詩注中寒栖之外乃植援列樊以

斷兩麓之口掩以柴扉而以武夷精舍之扁揭焉經始於

淳熙癸卯之春其夏四月既望堂成而始來居之四方士

友來者亦甚衆莫不歎其佳勝而恨它屋之未具不可以

久留也釣磯茶竈皆在大隱屏西磯石上平在溪北岸竈

在溪中流巨石屹然可環坐八九人四面皆深水當中窠
曰自然如竈可爨以淪茗凡溪水九曲左右皆石壁無側
足之徑唯南山之南有蹊焉而精舍乃在溪北以故凡出
入乎此者非魚艇不濟總之爲賦小詩十有三篇以紀其
實若夫晦明昏旦之異候風烟草木之殊態以至於人物
之相羊猿鳥之吟嘯則有一日之間恍惚萬變而不可窮
者同好之士其尚有以發於予所欲言而不及者乎哉

精舍

琴書四十年幾作山中客一日茅棟成居然我泉石

仁智堂

我慙仁知心偶自愛山水蒼崖無古今碧澗日千里

隱求齋

詩集卷八

九

晨窓林影開夜枕山泉響隱去復何求無言道心長

止宿寮

故人肯相尋共寄一茅宇山水爲留行無勞具雞黍

石門塢

朝開雲氣擁暮掩薜蘿深自笑晨門者那知孔氏心

觀善齋

負笈何方來今朝此同席日用無餘功相看俱努力

寒栖館

竹間彼何人抱甕靡遺力遙夜更不眠焚香坐看壁

晚對亭

倚節南山巔卻立有晚對蒼峭矗寒空落日明影翠

鐵笛亭

山前舊有亭秀亭故侍郎胡公明仲嘗與山之
隱者劉君兼道遊涉而賦詩焉劉少豪勇游俠

使氣晚更曠述自放山水之間善吹鐵笛有穿雲裂石
之聲公詩有更須橫鐵笛吹與衆仙聽之句亭今廢
久一日與客及道士數人尋其故址適有笛聲發於林
外悲壯回響巖石皆震追感舊亭因復作亭以識其處
仍改今名

何人轟鐵笛噴薄兩崖開千載留餘響猶疑笙鶴來

釣磯

削成蒼石稜倒影寒潭碧永日靜垂竿茲心竟誰識

茶竈

仙翁遺石竈宛在水中央飲罷方舟去茶烟參細香

漁艇

出載長烟重踏裝片月輕千巖猿鶴友愁絕棹歌聲

次公濟精舍韻

一室空山裏鐵塵迴莫侵若非同臭味誰肯遠過臨健策凌丹

詩集卷八

十

經清詩動玉琴溪邊一回首平地足崎嶇

奉同公濟諸兄自精舍來集冲佑之歲寒軒因邀請羽

客同飲公濟有詩贈守元章師因次其韻

蓬萊清淺今幾年武夷突兀兀還蒼然但忻丹籙有期運不悟翠

壁無賓綠鼎中龍虎應浪語紙上父象非真傳明朝猿叫三峽

路一葉徑上滄浪船

游武夷以相期拾瑤草分韻賦詩得瑤字

秋聲入庭戶殘暑不敢驕起趁汗漫期雨袖天風飄卷焉此家

山名號列九霄相與一來集曠然心明寥棲息共雲屋追尋喚

漁舸一水屢縈回千峯鬱鬱蒼然大隱屏林端登孤標下有

雲一壑仙人久相招授我黃素書贈我英瓊瑤茅茨幾時見自

此遺紛囂

石子重兄示詩留別次韻爲謝三首

此道知君著意深不嫌枯淡苦難禁更須涵養鑽研力強矯無忘此日心

克已工夫日用間知君此意久踰顏摘文妄意輸朋益何似書紳有訂頑

喜見薰成百里春更慙謙誨極諄諄願言勉盡精微蘊風俗期君使再醇

奉陪機仲宗正景仁太史期會武夷而文叔茂實二友

適自昭武來集相與泛舟九曲周覽巖壑之勝而還機

仲景仁唱酬迭作謂僕亦不可以無言也衰病懶廢那

復有此勉出數語以塞嘉貺不足爲外人道也

此山名自西京傳丹臺紫府天中天似聞雲鶴時降集應笑磨

詩集卷八

十一

蟻空回旋我來適此秋景晏青楓葉赤搖寒烟九還七返不易

得千巖萬壑渠能專同遊幸有二三子天界此段非徒然梁郎

季子山澤履傳伯爰益羸洲仙相逢相得要還附却恨馬腹勞

長鞭黃華未和白雪句盡舸且共清冷川回船罷酒三太息百

歲誰復來通泉景仁數日益虛有數豈終極爲君出此窮愁篇

奉答景仁老兄贈別之句

古人一去心不傳舉世誰復知其天奔趨嗜欲名利境浩蕩勢

若飄風旋嗟子慨此其已久矧復瀟灑雲烟禪關夜扣手刺

豚丹經盡誦心精專十年齊楚得失裏醉醒夢覺今超然迷心

昧性哂竺學食生惜死悲方仙如何懶惰行不力日月逝矣幾

和鞭祗今已往遠玄象羨于正似方來川何憂功名與事業但

要博博而淵泉不見君家鼻祖開聖學照耀今古書三篇說命

篇始有學字

復用前韻敬別袁機仲

君家道素幾葉傳只今用舍懸諸天屹然砥柱戰河曲肯似落

葉隨風旋奮翬忽作蠅毛礫浩氣勃若霄中烟隱憂尚喜遺直

在壯烈未許前人專武吏連日聽奇語令我兩腋風冷然初如

茫茫出太極稍似冉冉隨羣仙安能局促夜起舞下與祖述爭

雄鞭終憐賢屈借佳日亦念聖孔悲徂川願君盡此一杯酒預

澆吾本如懸泉沃心澤物吾有望勒移忍繼鍾山篇

讀機仲景仁別後詩語因及詩傳綱目復用前韻

道有默識無言傳向來誤矣空談天只今斷簡窺蠹蝕似向追

蠶看蠱旋始知古人有妙處未達秦谷隨飛烟終然世累苦妨

奪下帷發憤那容專一心正爾思鵠至兩手欲救驚頭然書空

詩集卷八

十二

且復罷咄咄屢舞豈暇陪仙仙兩年罷詩功名况乃身外事我

馬碑兀甘回鞭解頤果值得水井謂詩鑒古亦會朝宗川謂綱

兩公知我不罪我便可築室分林泉十年燈下一夜語閑日共

賦春容篇

讀通鑑紀事本末用武夷唱和元韻寄機仲

先生諫疏莫與傳忠憤激烈號旻天却憐廣文官舍冷只與文

字相周旋上書乞得聊自屏清坐日對銅爐烟功名馳騁徒莫

悔鉛槧職業今當專要將報答陛下聖矯首北闕還潛然屬詞

此事有深意憑憑短驚羣仙里言未乘太史筆自幸已執雷

臺鞭謂公以雷臺領書局時韓果然勅遣六丁取香羅漆匣浮

桐川陰凝有戒疎皇鑒恭聞上讀此書有陽剝欲盡生玄泉明

年定對白虎殿更誦大學中庸篇頃在武夷宮講正心誠意

再至溫陵和陳休齋黃寺丞韻

烹去溫陵二十七年而復來顯菴益老見候七里亭

又以佳句見招而休齋陳丈寺丞黃丈皆屬和焉因

次韻奉酬併呈二丈

不因辭吏役那得解天刑故國重來遠寒山依舊青興懷感陳迹舉目怡新亭尚喜灣頭老禪房喜扣扃

答黃叔張

自君趨玉陛抗疏肅邦刑便有榮褒袞無勞涕伏青衆流爭靡靡一柱獨亭亭只恐追鋒急那容畫旂扃

次韻陳休齋遊華峰之作

八石天開勢絕攀算來未似此心頑已吞綠白禁青外依舊箇中雲夢寬

詩集卷八

三

次黃叔張宿涼峰韻

菡萏合附天外秀婆娑散影月中孤惜無畫手追前輩寫就涼峰愁寂圖

和林擇之鳳凰山韻

木落髻鬟擁湖平粧鏡空荒上餘舊事慘澹只悲風興發千山裏詩成一笑申諸君莫惆悵吾道固常窮

次林擇之涼峰韻

解轡林間寺歸鴉晚欲盤望中嵐翠合愁外夕陽殘尊酒何妨盡霸心且自寬無端滿窗月遙夜不勝寒

次韻寄題萬頃寒光奉呈休齋先生

閑將歲月老烟汀更遣詩情到杳冥遊子故應悲舊國壯懷那肯泣新亭一官避世今頭白萬卷收功久汗青但見潮生與潮

落不知沉醉又還醒

次韻陳休齋懷古堂

平昔塵編裏心期本自幽那堪舊泉石更作此追遊好句看猶在遺忠愴已休亦知今日意不逐大江流

寄題九日山廓然亭

昨遊九日山散髮巖上石仰看天宇近俯歎塵境窄歸來今幾時夢想掛蒼壁閑公結茅地恍復記嚙昔年隨流水逝事與浮雲失了知廓然處初不從外得遙憐植杖翁鶴骨雙眼碧永獻月明中秋風桂花白

烹伏蒙休齋先生惠詩見留謹次高韻二首

忽驚蕭颯鬢毛秋起向東山瓦甍遊盤谷門前淚沾臆雲臺溪上雪蒙頭歸歎吾黨又千里老矣心期但一丘珍重休齋書滿

詩集卷八

四

屋可無三宿爲君留

望望西山日幾回更憐一雨洗浮埃遠遊莫說雲門寺往事聊尋單父臺雞犬蕭疎迷洞口交親零落半巖隈草前見在君須關速上籃輿相逐來

用林擇之韻別陳休齋

別離不覺歲時侵兩地相望共此心今日還成一尊酒它年應記百篇吟傷情後會無期定握手交情有舊深多謝晚風知此意不催寒日下疎林

奉酬九日東峰道人溥公見贈之作

幾年回首夢雲關此日重來兩鬢斑點檢梁間新歲月招呼臺上舊溪山三生漫說終無據萬法由來本自閑一笑支郎又相惱新詩不落語言間

至鳳凰山再作

門前寒水青銅闌林外晴峰紫帽孤記得南垞通柳浪依稀全
是輞川圖

見梅用攀字韻

年來羞把玉梅攀萬樹爭春我獨頑只有顛狂無告訴詩腸欲
斷酒腸寬

用林擇之韻呈陳福公

昔公秉鉤衡金玉我王度中年幾湖海傾息安國步歸然九鼎
重翻若孤雲去俯仰天地間誰哉此同趣

用前韻答方直甫

小儒談大方任意略權度未行要疾走跟跚不成步唯應過量
人不作與麼去請君散書帷爲我說歸趣

詩集卷八

十五

用前韻答林史君

十年劇傾馳此日際風度胡然龔黃最未接夔龍步詩成肯遽
休客醉那得去却恐驛書來湖山適成趣

題君子亭

清晨坐武觀涼風動高旌挾弓一笑起屈此四座英破的亦已
屢穿楊詎云精軍吏不敢賀高鳥時相驚解鞬脫決遂緩帶飄
華纓俯仰新亭幽曠然塵慮清內正外自直三揖奚所爭端居
得深玩君子非虛名

伏承侍郎使君垂示所與少傅國公唱酬西湖佳句謹

次高韻聊發一笑二首

百年地闊有奇功劍見猶驚鶴髮翁共喜安車迎國老更傳佳
句走郵童閑來且看湖頭入樂事寧憂酒棹空會見台星與卿

月交光齊照廣寒宮

越王城下水融融此樂從今與衆同滿眼菱荷方永日轉頭不
忒便西風湖光盡處天空闊潮信來時海氣通酬唱不誇風物
好一心愛國願年豐

伏承子直都督侍郎臨饒遠郊仍邀嚴州郎中及諸名
勝相與燕集分韻賦詩熹得時字輒成鄙句

芳歲條云晏故山風雪時胡爲在中路復此行遲遲爲有賢主
人愛客情依依昨夕西門道終宴不能辭今朝復何朝祖帳遙
相追賓從俱俊賢車馬有光輝敵扉得華觀俯檻臨清池南州
淑氣多蕩節佳景隨雪樹雖改色青山正含姿朱氏園外谷中
日花落開樽酌春醪授簡哦新詩但覺四座驩不知寸晷移流
雲暗寒空蒼烟染人衣相看暮色至我去公當歸別袖不忍分

詩集卷八

十六

扣扣陳苦詞願公崇令德慰我渴與飢

臘月九日晚發懷安公父教授壽翁知丞載酒爲別而
元禮景嵩子木擇之廷老考叔舜民諸賢相與同舟乘
便風頃刻數十里江空月明飲酒樂甚因以星垂平野
闕月湧大江流分韻熹得星字醉中別去乃得數語略
紀一時之勝云

掛帆望烟渚整棹別津亭風水已云便我行安得停離樽枉羣
賢濁醪愧先傾二公固屬未至
先飲舟中餘尊談笑不知遠但覺江流清上流水
接建劍溪潮所
不及水益清駛
山青去十許里頃刻而過野色一以暝川光晶孤明中流漾華
月極浦涵珠星酒酣客散歸茫然獨寄征起視天宇闕此身一
浮萍難追五湖遊未願三閤醒且詠招隱作孤舟轉冷癖

伏蒙制置閣學侍郎示及致政少傅相公送行長句并
得竊窮酬和佳篇伏讀之餘不勝慰幸謹次高韻少見
愚陋以饒車塵伏惟承賜二首

公子威名動海濱四年相與悅情親忽聞黃鉞分全蜀更祝彤
庭列九賓公以上章請對執手便驚成契闊贈言還喜和陽春政成但
祝歸來早別恨無端莫重陳

地兼梁益盛中權自昔崎嶇出萬全定喜封章來活國故煩伏
軾去籌邊公去歲嘗有密疏軍民傳詔歡聲溢婦女迎門巧笑
妍要答君恩與人望可無清敏速初筵諸葛武侯初領益州牧
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遠覆轡關前矣遠覆而得
中猶棄敵瞻而獲珠玉然人心若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遇
又董初幸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干上反來相啓告荷能慕元
直之十一功宰之勤果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又曰昔初
交州平屢問得失後交元直動見啓告前參事於幼幸每言必
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盡納然與四千

詩集卷八
終始好合亦足以明
其不疑於直言矣

伏讀致政少傅相公送趙成都佳句兩篇不勝慰幸已
次高韻并餞其行而再賦此章以見區區瞻仰之意繕
錄拜呈伏乞采覽二首

歸來寂寞臥漳濱夢想威容阻再親絲野遙聞花欲語赤書還
喜屬來賓閑中有句人爭誦妙處無心物自春行馬不明吾輩
設胸奇猶得話陳陳

一旦高辭將相權身名從此慶雙全人誇迹已風塵外誰道心
遊日月邊未許前賢專晚節更將餘事發春妍君王若要詢黃
髮便好臨雍促肆筵

送彥集之官瀏陽

急景彫暮節高風振空林病夫掩關臥長謠擁孤衾聞君千里

行四壯方駭駭重此別離感青天欲愁陰君行豈不勞民瘼亦
已深催科處處急推轂年年侵君行寬彼毗足以慰我心薦書
會滿懷社酒還同斟所念家同產與君如瑟琴茲焉不並駕宰
木寒滿慘尚喜吾諸甥甥男恭女知欽明朝復相憶悵望楚山岑
題祝生畫呈裴丈二首

近代丹青手心期良獨難夫君偏有思妙處却無端堂上三湘
遠人間五月寒空囊今有此不用一錢看

斗酒淋漓後顛狂不作難千峯紙上萬景忽豪端石瘦岡巒
古林深烟雨寒蒼茫無限意俗眼若爲看

出山道中口占 甲辰

川原紅綠一時新暮雨朝晴更可人書冊埋頭無了日不如拋
却去尋春

詩集卷八

六

淳熙甲辰中春精舍閑居戲作武夷權歌十首呈諸同
遊相與一笑

武夷山上有仙靈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識箇中奇絕處權歌閑
聽兩三聲

一曲溪邊上釣船慢亭峰影蘸晴川虹橋一斷無消息萬壑千
巖鎖翠烟

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臨水爲誰客道人不得荒臺夢與入前
山翠幾重

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櫂幾何年桑田海水今如許泡沫風
燈敢自憐

四曲東西兩石巖巖花垂露碧毯毯金雞叫罷無人見月滿空
山水滿潭

五曲山高雲氣深長時烟雨暗平林林間有客無人識款乃聲中萬古心

六曲蒼屏透碧灣茅茨終日掩柴關客來倚櫂巖花落猿鳥不驚春意閑

七曲移船上碧灘隱屏仙掌更回看人言此處無佳景只有石堂空翠寒

八曲風烟勢欲開鼓樓巖下水濤洄莫言此處無佳景自是遊人不上來

九曲將窮眼豁然桑麻雨露見平川漁郎更覓桃源路除是人間別有天

伏蒙致政少傅相公寵賜寄題武夷精舍詩一首拜受捧讀不勝仰歎無以自見區區感幸之誠輒繼高韻繕

寫拜呈冒瀆威尊下情恐悚之至

望斷釣天白玉都石田茅屋詎應無况蒙一字榮褒袞便覺千峰勝畫圖舊弼詩情高綠野狂奴心事只鳳雛蒲輪幾日符嘉

次劉正之芙蓉韻三首

淺綠深紅出短簷望中都是可憐枝要看亂颭寒塘水更待金風滿意吹

凌波直欲渡橫塘却愛無人獨自芳且倚新滿閑照影更憑女伴一扶將

微吟澤畔幾扶筇自笑摧頽一秃翁羞見芙蓉好顏色且憑詩律傲西風

借韻呈府判張文既以奉箴且求教藥

一生江海迥無儔材大應容小未周景好身開真復樂酒酣耳熱却堪憂飛騰真羨摩天鶴純熟須參露地牛我亦醒狂多忤物頗能還贈一言不

家山堂晚照效輞川體作二首

夕陽浮遠空西峯背殘照爽氣轉分明與君共晚眺山外夕嵐明山前空翠滴日暮無與期閑來岸輕幘

自事有懷寄彥輔仲宗二兄二首

一水方涵碧千林已變紅農收爭暖日老病怯高風徒倚非無計心期莫與同向來歡會處離合太匆匆

聞說雙飛飛翩然下廣津江湖知子樂魚鳥諒情親淹速須關命行藏不繫人三山雖好在惜取自由身

次知府府判二丈韻三首

兩公清廟瑟竊竊朱絲事紀一朝勝名從千古垂流傳當共賦惆悵不同時且要君願解寧辭匡說時

憶昨中秋夕寒盟約重尋慢亭權舉酒江關快論心月墮俱忘起疊空始罷對愁今千嶺隔悵望一何深

江關之集于衡移具知府丈亦賜臨屈此詩併簡同會諸公云

志士懷輶畧奇兵吼鑠干關河那得往肝膽不勝寒壯節悲如許雄圖渺未關皇輿方仄席陋巷敢求安

辛皆點名同賦

巢居之集以中有學仙侶吹簫弄明月為韻探策賦之

而喜得中宇遂誤為諸君所推高俾專主約既而賦詩老頗失期於是令最後者具主禮以當罰乃稍集獨敦

大圭甫達令後至衆白罰如約飲罷以蒼茫雲海路歲
晚將無復分韻喜得將字而于衡兄得蒼字實代裏出
令

一昨樓上飲所歡不可忘羣公各賦詩佩玉何鏘鏘二子朱絲
絃掩抑獨巨量經營久不作一奏整滿堂巧遲未足多譴負先
取債主盟謬風推否德愧莫當茲焉不舉法何以存令章劉子
具盤食魏于輪亞漿悠然復一醉歸路相扶將

昨承諸兄臨辱不揆以薄酒蔬食延駐都騎明日視壁
間所張墨刻有亡去者人以爲德慶丈之度也馳問遣
索蒙需拙詩輒賦所懷往奉一笑而尊健刻可以歸於
我矣

歲暮霜霰集賓友從我遊置酒臨高齋觴酌屢獻酬雖黍罄中
詩集卷八

庖肴核供庶羞所恨乏珍肥懼意不得周何梧上客懷從我夜
壑舟平明但素壁篆刻不可求究索勞象罔高蹤希盜丘我亦
慚仲子獨未忘輕裘

昨以詩徵亡碑於四十一丈既蒙酬和而諸兄亦繼作
焉聯爲巨編藏之巾笥雖所亡古刻不可復得而此之
所獲則已多矣顧其中猶有不能釋然者因念吾子厚
隸法妙古人當爲我大書偉辭於壁庶以煥耀區區之
望彼死鬼之陳迹其存亡蓋不足爲重輕也次韻見意
云

端居感物化悵悵不出遊賦詩往追亡顧得雜佩酬結綬光陸
離組袍非所羞終然抱耿耿尼父悲東周嗟京尊健崖望想淪
浪舟低徊不得去寂寞將焉求安知崔蔡徒考槃其斯丘爲我

再賦解嘲
譚素壁報君當紫裘少陵詩紫裘隨解几義取
無虛歲謂李邕受潤筆資

宇宙一瞬息人生等浮遊云何百年內萬變紛相酬顛倒不自
知旁觀乃堪羞拱揖尚虞夏干戈到商周豈悟曠士懷茫若不
繫舟駟馬諒弗視名高非所求彼哉今奪子逝矣皇儲丘裘裘
絕冥外天風舞雲裘嘉受碑于其父以禮讓四十一丈取
之於嘉則有懃德矣故有商周之語

劉子澄遠寄羊裘且有懷仁輔義之語戲成兩絕爲謝
以發千里一笑

短棹長簑九曲灘晚來閑弄釣魚竿幾回欲過前灣去却怕斜
風特地寒

誰把羊裘與醉披故人心事不相違狂奴今夜知何處月冷風
寒未肯歸

詩集卷八



朱文公詩賦全集卷九

詩淳熙乙巳至慶元庚申詩一百四十

調表伯余宋祐

赴韻

江上雪意滿風吹竹林平先生但堅坐

千山木脫但空林天外哀鴻亦叫音認取溪亭今日意四更山月湧波心

次晦叔寄弟韻二首

問道君歸湘水東經行長在白雲中詩成天柱峰頭月酒醒朱陵洞裏風舊學難酬香一瓣流年誰管鬢雙蓬書來爲指詩說處不涉言詮不落空

試上閩山望楚天鴈飛欲斷勢還連憑將袖裏數行字與問雲

詩集卷九

間雙髻仙我訪舊遊終有日君歸故里定何年祇今千里同心事靜對簾櫳獨喟然

次范頌夫題景福僧開窗韻

昨日土墻當面立今朝竹牖向陽開此心若道無通塞明暗何緣有去來

題謝安石東山圖

家山花柳春侍女髻鬟綠出處亦何心晴雲在空谷

江月圖

江空秋月明夜久寒露滴扁舟何處歸吟嘯永佳夕

吳山高

行盡吳山過越山白雲猶是幾重關若尋汗漫相期處更在孤鴻滅沒間

題番騎圖

傳聞姑射欲南侵愁破雄邊老將心却是燕姬能捍敵不教行到殺豬林

題尤溪宗室所藏二姬圖

瀟湘木落時玉佩秋風起日暮悵何之寂寞寒江水湘夫人君行不歸日夕空凝佇目斷九疑峯回頭淚如雨湘君

尤溪縣學觀大閣

令尹絃歌不下堂叱嗟層觀麗扶桑朱甍碧瓦臨無地散帙投壺樂未央得意溪山供徙倚忘情魚鳥共徜徉應觀物我同根處剖破藩籬卽大方

夜

獨宿山房夜氣清一窓涼月共虛明鄰雞未作人聲絕時聽高梧滴露鳴

詩集卷九

梧滴露鳴
醉作三首
七月二十六日夜

浙浙西風起嗷嗷寒鴈多稻梁隨處有珍重采薇歌

浙浙西風起候蟲寒夜分千山杳沉寂竟夕斷知聞

浙浙西風起濺濺石灘鳴有情從是妄箇裏定無情

延平水南天慶觀夜作

石樓雲卧對江城城角吟霜永夜清料得南枝正愁絕不堪聞此斷腸聲

苦雨用俳諧體

仰祈天公雨太多纔方欲住又滂沱九關虎豹還知否爛盡田中白死禾楚詞招魂云虎豹

杉木長澗四首
丙午

我行杉木道池邊長澗東傷哉半菽予復此巨浸攻沙石半川
原阡陌無遺蹤室廬或僅存釜甑久已空壓溺餘鰥孤悲號走
哀惘賻恤豈不勤喪養何能供我非肉食徒自閉一畝官簞瓢
止可樂再稷安能同竭來一經行歔歔涕無從所懸越尊俎豈
憚勞吾躬攀躋倦冢頂永歎回凄風眷焉撫四海矢志嗟何窮
朝發長澗頭夕宿長澗尾傷哉長澗人禍變乃如此

縣官發廩存鰥孤民氣未覺回昭蘇老農向我更揮涕陂壞渠
絕田苗枯

阡陌縱橫不可尋死傷狼籍正悲吟若知赤子元無罪合有人
間父母心

題中峰杉徑

盤回山腹轉脩蛇橫入中峰小隱家好把杉緣徑掃待迎涼

詩集卷九

月看清華

山寺逢僧談命

此地相逢亦偶然漫將牛斗話生緣時行時止非人力莫問流
年祗問天

贈書工

平生久要毛錐子歲晚相看兩禿翁却笑孟嘗門下士祇能彈
缺傲西風

蘭

謾種秋蘭四五莖疎簾底事太關情可能不作涼風計護得幽
香到晚清

讀十二辰詩卷掇其餘作此聊奉一笑

夜聞空簞蓄飢鼠曉駕羸牛耕廢園時才虎園聽豪夸舊業荒

園差莽鹵君看螭龍卧三冬頭角不與蛇爭雄毀車殺馬罷馳
還烹羊酹酒聊從容手種猴桃垂架綠養得鷄鳴角角客來
犬吠催煮茶不用東家買猪肉

伏承示及毛公平仲墓銘且索挽詩烹不及識毛公而
愛重其文舊矣義不可辭顧已不及其虞殯始以數句
題於墓銘後幸辱裁訂或轉而致之其家幸甚

毛公神仙骨誤落世網中髭鬚出奇語蒼然驚乃翁弱齡翰墨
場不言已收功亭亭絕世姿皎皎冰雪容顧步一長嘯笙鶴翔
秋空調高聽者稀老去竟不逢一朝謝塵濁冷然跨剛風回頭
叫安期舉手邀韓終千秋有遺想一往無留蹤平生故人心灑
涕銘幽宮斯人不可見斯文鬼神通

挽鹿伯可郎中二首

詩集卷九

四

造辟謀遠勤民志慮專中身謝軒冕畢志友林泉出祖傾羣
彥歸來足二賢誰令行樂地容易鎖寒烟
嚙昔東州路音書僅一通承顏終未遂仰德竟何窮野哭悲能
遽巖居計莫同關心九原路無樹不高風

挽陳檢正庸二首

厚德高賢踴清名起懦襟承宣幾年最明恕一生心勢屈飛騰
晚忠存獻納流忽騎箕尾去陵柏爲誰陰
憶昔都門道光華辱宰卿丁寧話鹽筴纖悉見民情一別驚時
論三年想頌聲祇今空老淚難得濁河清

哭劉嶽卿

曾說幽棲地君家近接連獨吟邀月酒同棹釣溪船遽爾悲聞
笛真成嘆絕絃林猿催老淚爲爾一潸然

詩候陳兄朝章居士永歸本宅校諸挽者

蚤歲醇儒業中年居士身功名虛竹帛德義滿鄉鄰一笑藏舟
失千秋宰樹新傷心耆舊傳那復有斯人

宿石岳館二首 丁未

春江日東注我行邈其波揚帆指西澨兩岸青山多青山自逶
迤飛石空嵯峨綠樹生其間幽鳥鳴相和牽蓬騁遐眺擊楫成
幽歌獨語無與晤茲懷竟如何

停驂石岳館解纜清江濱中流擺歌發天風水生鱗名都固多
才我來友其仁茲焉同舟濟詎止胡越親舞雩諒非遠春服亦
已成相期豈今夕歲晚無緇磷

水口行舟二首

昨夜扁舟雨一簑清江風浪夜如何今朝試捲孤篷看依舊青

詩集卷九

五

山綠樹多

鬱鬱層巒夾岸青春山綠水去無聲烟波一棹知何許鷓鴣兩
山相對鳴

詠巖桂二首

亭亭巖下桂歲晚獨芬芳葉密千層綠花開萬點黃天香生淨
想雲影護仙粧誰識王孫意空吟招隱章

露浥黃金蕊風生碧玉枝千林向搖落此樹獨華滋木末難同
調籬邊不並時攀援香滿袖歎息共心期

拜鴻慶宮有感 丁未 四月

舊京原廟久烟塵白髮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門空引籍不知何
日去朝真

仙洲新亭喜名以畫寒紫微張公爲書其額判院劉丈

乃出新句輒次高韻二首 九月

聞說藤蘿外神龍舊所蟠摩開千丈峽寫盡一襟寒賞寄三杯
酒歸投六尺竿若無詩律好清絕不成歡

悄悄非人境寒蟬夏已稠陽崖驚素雪午扇怯清秋共說新亭
好真堪妙墨留賞心元不厭仙夢肯來遊 時已開國之計

次韻畫寒

行穿危磴盡林表見孤亭澗瀉千尋白峰回四面青塵襟元落
落風腋自冷冷一醉今何許無心賦獨醒

次判院丈畫寒亭韻有懷平父

把酒懷人處幽尋記往時新亭勞指顧勝蹟闕追隨爲報層欄
出夷憂浮柱欹惟應舊飛雪想象合心知

次判院丈清湍之什

詩集卷九

六

明滅青羅帶周遭碧玉環孤亭感陳迹茂樹喜重攀爽氣琴尊
外泉聲枕簟間詩成無寫處絕壁蘚痕斑

遊密菴分韻賦詩得還字

我行得佳友勝日尋名山春山旣妍秀清溪亦潺湲行行造禪
扉小憩腰脚頑窮探意未已理策重躋攀入谷翳蒙密俯澗隨
泓澗誰將百尺綯樹此長林間雄聲殷地厚洪源瀉天慳偉哉
奇特觀償此一日閑所恨境過清悄悄暮當還顧步三嘆息人
生何苦艱

遊密菴分韻賦詩得絕字

閭鄉饒奇山仙洲故稱傑巍然一峰高復與衆山絕傳聞極目
處天水遠明滅萬里條往還三光下羅列我來發孤興徑欲躋
崢嶸病骨竟支離何當攀去轍

次韻宿密菴

忽作經宵別胸奇莫與陳暮歸誇得句寒苦頓生春道義知無
數文章自有真七年應共說此日自由身

遊密菴

羽齡慕丘壑茲山屢遊盤朝晴青冥外暮陟浮雲端晴風染襟
帶水石清肺肝俯仰未云已歲月如飛輪中年塵霧牽引脰空
長歎曠歲一登歷心期殊未闕矧此親友集笑談有餘歡結架
追管磬徙倚臨奔湍共惜前古秘今爲後來觀落景麗雲木回
風馥秋蘭林昏景益佳慨然撫歸鞍諒故山好莫遺茲盟寒
游畫寒以茂林脩竹清流激湍分韻賦詩得竹字

仙洲幾千仞下有雲一谷道人何年來借地結茅屋想應厭塵
網寄此媚幽獨架亭俯清湍開徑玩飛瀑文游得名勝還往有

詩集卷九

七

篇牘杖屨或鼎來共此巖下宿夜燈照奇語曉策散游目茗椀
共甘寒蘭皋薦清醴至今壁間字來者必三讀再拜仰高山懷
然心神肅我生雖已後久此寄齋粥孤興屢呻吟羣遊幾追逐
十年落塵土尚幸不遠復新涼有佳期幾日戒征軸宵興出門
去急雨逼原陸入谷尚輕埃解裝已銀竹虛空一瞻望遠思翻
慮惡祖趾亟躋攀冠巾如青沐雲泉增舊觀怒響震寒木深尋
得新賞一簣今再覆同來兄才彥行酒屢更僕從容出妙句珠
貝爛盈匊後生更齊聲俊語非碌碌吾纓不復洗已失塵萬斛
所恨老無奇千毫真浪壳

聞季通德明諸友入山以詩迎之仍請先往觀瀑布

勝友南窓底看書老歲華不因寒瀑響肯到野僧家古徑開能
久新亭去豈餘躋攀那可緩寂寞有雄亭

次觀瀑布韻

快瀉蒼崖一道泉白龍飛下鬱藍天空山有此真奇觀倚杖來
看思凜然

和季通畫寒韻

萬壑爭流處千年樹石幽危亭因我作勝日爲君留酒笑紅裙
醉詩慙雜珮佩尚嫌心境窄更約九垓游

次韻謁忠顯劉公墓下

理亂由來今古同覆車那肯戒前蹤紛紛誤國人無數不昧丹
心獨此公

次季通畫寒亭韻二首

不信高懷與世殊清游試問與誰俱相將靜聽潺湲水洗滌塵
襟肯自污

詩集卷九

八

山行前後有光輝撲撲浮嵐翠染衣直到仙洲奇絕處畫寒亭
下玉龍飛

飲清湍亭石上小醉再登畫寒

水邊今日共傳杯冬謝殷勤數子來三伏炎蒸那有此百年懷
抱頓能開雲山合匝還生霧雪澗崩騰怒吼雷却恨蒼屏遮遠
目凌風直欲跨蓬萊

次清湍亭韻二首

上下青山今白頭穿雲入塢未能休因君去覓仙洲路却嘆周
南獨帶留

仄徑穿林欲造天未妨停策聽涓涓知君便有刀頭意莫忘仙
洲澗底泉 戊申至辛亥詩詞少見

壬子三月二十七日聞迅雷有感 紹熙壬子至甲寅

誰將神斧破頑陰地裂山開鬼失林我願君王法天造早施雄
斷答羣心

答袁機仲論啓蒙

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含有象許君親
見伏羲來半夜一作平地

觀林長仁書卷戲題問答

猿去山空鶴亦飛柴門空掩釣魚磯門前樹葉都黃了何事幽
人久不歸

爲愛雲泉百尺飛故將茅屋傍苔磯幾年清夢黃塵裏此日秋
風一棹歸

題嚴居厚溪莊圖

平日生涯一短篷只今回首畫圖中平章箇裏無窮事要見三

詩集卷九

九

山老放翁調陸務觀時嚴居厚之官則中

擬縣補以蟲鳴秋詩

天籟誰爲主乘時各自鳴如分百蟲響來助九秋清未歇吟風
調先催泣露聲乾坤闢氣草木斂華英易斷愁人夢難安懶
婦驚唯應廣成子萬感不關情古語云絡緯鳴憤婦驚見詩疏

挽蔡太傅

時昔相逢地知君意矯強旋聞將使指勁節動朝行方爲人材
喜相期事業長如何遽不淑未及髮毛蒼

正月五日欲用斜川故事結客載酒過伯休新居風雨
不果二月五日始克踐約坐間以陶公卒章二十字分

韻熹得中字賦呈諸同遊者慶元乙卯至戊午

立景彫寒節青陽變暄風忽尋斜川句感此勝日達鶴言當出

遊一寫浩蕩胸雲物疑異候婁迷久連空今朝復何朝頓覺芳
景融曠曠最庶復踐躋曲肱來同伊雅一籃輿連翩數枝筇綠野
生遠思清川照永容遙瞻西山足突兀彌畝官庭宇豁清曠林
園鬱青葱於焉一逍遙芳樽間鳴榔既醉日樹隱班荆汀草豐
纖纖動微波新萸冠幽叢惆悵景易晏徘徊思無窮願書今日
懷遠寄柴桑翁仰止固窮節愧茲百年中

次呂季克東堂九詠

野堂小隱

傳得希夷九卦圖歸來不復夢榮途野塘竟日無人到讀盡床
頭種樹書

敬義堂

高臺巨勝意何如住此知非小丈夫浩氣擴充無內外肯誇心

詩集卷九

十

月夜同孤

方拙寮

一室歸來萬事新德間橫竹掛朝紳九流未讓圖機士四海寧
慙巧宦人

吟哦室

蒲團竹几睡膏肓客問君今幾折肱身世兩忘無可答起尋詩
句遶階行

愛蓮

聞道移根玉井旁開花十丈是尋常月明露冷無人見獨爲先
生引興長

月臺

臺上無人伴苦吟歸鴉過盡日西沉須更玉匣開塵鏡却有孤

光共此心

茅畦

雨餘萊甲翠光勻杞菊成畦亦自春骨相定知非食肉可能長
伴箇中人

海棠屏

蜀樹成行翠作圍花開時節更芳菲主人夢亦尋春去栩栩深
穿錦障飛

橋堤

君家池上幾時栽千樹玲瓏亦富哉荷盡菊殘秋欲老一年佳
處眼中來

挽吳給事三首

臺省傾羣望江湖去一麾語聞三諫切政有百年思不盡雲龍

詩集卷九

七

會還尋霧豹期誰知七休詠翻入八哀詩

身自辭神武超然絕世紛紛前身疏太傅今日范忠文園樹寒留
月湖波空浸雲懸知千載下此地想遺芳

憶昔觀風寄登堂識老成忘年見交態把酒話詩情別去如三
歲書來忽九京却思憑檻語忍遽勒公銘

休讀雲臺壁間秘閣郎中盤谷傳文題詩齒及賤名追

懷曩昔不勝感涕輒次元韻呈諸同遊計亦同此歎也

提攜當日忝忘年曾向瓊丘獨請前喜看玄雲生素壁恍疑後
學爾先賢公遊汗漫今何許我病推頽人自憐只有空山無歲

月倚天來木但蒼然是日景仁景初二兄行視卜宅亦宿山間謹并錄呈尤劇悲愴耳

過蓋竹作二首

二月春風特地寒江樓獨自倚闌干箇中詎有行藏意且把前

峯細數看

浩蕩鷗盟久未寒征驂聊此駐江干何時買得魚船就乞與人
閒畫裏看

送建陽陳丞相厚還鄉

枯蒼雲凝入秋夢閩嶺風霜侵鬢絲歲晚未收稽古力徑荒曾
擬賦歸辭一官坎壈嗟丞員百歲歡榮慶母慈去步逶迤無愠
色此心惟有古人知

客來二首

客來何處覓紅雲唯見風前萬點春心賞未妨隨處好綠楊陰
裏換綸巾

帳望君家嶺上雲便携佳友去尋春論詩劇飲無他意未管殘
紅落佩巾

詩集卷九

七

題沈公雅卜居圖

往者仲長子高情世無儔一朝謝塵囂卜築娛清幽茆屋八九
間下有良田疇後窳果垂實前庭樹相樛勝日賓友來琴觴共
舒憂言論最幽妙理亂窮端由至今一卷書凜然昭千秋沈侯
經濟業風尚本林丘談笑出幻境寤言曠斯遊仰睇白石崗俯
濯青瑤流曠然宇宙外逸矣將焉求

題霜傑集

先生人物魏晉間題詩便欲傾天慳向來無地識眉宇今日天
道窺波瀾平生尚友陶彭澤未肯輕爲折腰客胸中合處不作
難霜下風姿自奇特小儒閱閭金匱書不滯周南滯海隅粉榆
連陰一見晚何當挽袖凌空虛

謝吳公濟舊蒲

翠羽紛披一尺長帶烟和雨過書堂知君別有塵仙種容易難
欲出洞房

伏讀尤美軒詩卷謹賦一篇寄呈伯時季路二兄

我聞洞巖幽結友事臨眺浮言妨勝踐悵望空永嘯歸來眩奇
語更欲窮窈窕却尋兩翁意宴坐得觀照鳴泉俯淙猗穹石仰
蒼峭共與前創古三歎遺墨妙神遊恍不隔仁宅忻有要回首
鹿門期寒雲生遠嶠自林泉紹德寒巖之行而同行有不欲
者遂已詩卷之首即東萊舍人呂公上饒
尚書汪公軒益王
水工部公所書

熹次延之年兄韻敬題紹德菴真如軒寫呈伯時季路
二兄

先生可是愛吾廬來往鄰巷幾閨餘柘下竟開千歲室竹間猶
植萬籤書悲涼共識臨風處遊戲誰知落筆初寄語山靈勤守

詩集卷九

七

護莫將題柱比相如

益公道人相見信安道溫陵舊遊出示近詩因次其韻
別來幾度見歸鴻歲月悠悠一夢中莫道相望湖海闊爭知千
里不同風

一身千里伴征鴻北去南來羈旅中珍重故人相認得新詩重
舉舊家風

次益老韻

乾坤極處無今古道術多岐自短長儻有新思還告我不應無
雁到衡陽

秋日

一雨生涼杜若洲月波微漾綠溪流茅簷歸去無塵土淡薄閑
花遶舍秋

放船二首

浩蕩清江水依微綠樹風解維春雨外弭櫂夕陽中江草生新
徑巖花點舊簷詩翁不愁思逸興茶何窮

晴昔清溪映船頭戲彩翰十年空往事一夢記前灘陡絕垂蒼
壁登虛列翠巒今宵詩卷裏重得縱遐觀往年泛舟此峽有水
鳥數十羣集舟前舟
至輒起若相導
十餘里乃散

乙卯八月晦日浮翠亭次叔通韻

弱植有孤念獨住窮名山那知歲月逝白首塵埃間今朝定何
朝憑高睨清潯羣賢亦戾止共此一日閑晤言不知疲林昏鳥
飛還勝踐可無紀重來諒非艱留語巖上石毋使門常關

用丘子服弟韻呈儲行之明府伯玉卓丈及坐上諸友
我是溪山舊主人歸來魚鳥便相親一盃與爾同生死萬事從

詩集卷九

五

渠更故新

謹次縣太夫見屬之韻

撫摩瘡痍爲心毋辜爲風烟著語親只願從今更無倦清詩美
政逐年新

承事卓丈置酒白雲山居飲餞致政儲丈叔通因出佳
句諸公皆和意輒亦繼韻聊發坐中一笑

老去讀書秋樹根山林兒女定誰尊偶緣送客來僧寺却似披
雲卧石門物外祇今成踈蕩人間何處不啾喧一杯且爲陽關
盡雙目從茲別淚昏東坡賦徐德古舊居有一爲
兒女處始覺山林尊之句

丙辰正月三日贈彭世昌歸山丙辰至戊午

象山開說是君開雲水參天瀑響雷好去山頭且堅坐等閑其
要下山來

和人都試之韻

儲香閣道落成共喜見郎意氣生初恨雨聲迷疊鼓忽驚晴
色動高旌盤牟入詠詩情壯破的傳觴酒令明縱使腐儒東鄉
坐不妨堂上有奇兵

聚星落成致政陳丈舉酒屬客出示新詩而仲卿朝瑞
及劉范三兄相與繼作喜幸以下鄰得陪勝集率爾次
韻聊發一笑

迢親德範仰循循遠喜名章肆筆成賡說臺高今勝昔極知星
聚暗還明當家翰藻爭春麗上客詞源徹底清更共鄰翁閑指
點千峰環合水無聲

謹次陳昭遠丈龍洲鄉社高韻并呈諸兄友

幾年社酒醉班荆此日祠壇喜落成誤許俗書輕染汗急傳佳

詩集卷九

五

語頌登平年豐已荷天垂慶人傑還欣地炳靈不信鄰村是塵
境請看綠水鎮紅亭

懷潭溪舊居

憶住潭溪四十年好峰無數列窓前雖非水抱山環地却是冬
溫夏冷天遙舍扶疎千箇竹傍崖寒冽一泓泉誰教失計東遷
繆德卧西窗日滿川

甘澤應祈一蘇焦稿皆昭遠致政宣義丈及仲卿諸友
晝夜精虔不出道場之力而昭遠丈惠詩反以見屬非

所敢當輒依高韻和呈以見鄙懷并簡同社諸兄友

精禱由來未浹辰如何嘉澍便過臻誠通幽隱知無間喜動龍
天信有因適歉懷焚千畝盡忽驚滂潤一時均誰云化育流行
妙只屬乾坤不屬人

奉題李彥中所藏俞侯墨戲

不是胸中飽丘壑誰能筆下吐雲烟故應祇有王摩詰解寫難
駭極目天

題劉志大嚴居厚瀟湘詩卷後

瀟湘門外水如天說著令人意慘然試問登高能賦客箇中何
似汨羅淵余南遊不能過衡山但見人說衡州門外泊船
處風物令人愁未知信否因覽此卷書以訊之

聞蛙

兩樞盛怒屬春池羣吠同聲徹曉惟等是一場狼藉事更無人
與問官私

墨梅

夢裏清江醉墨香寒枝瘦凜冰霜如今白黑渾休問且作人
間時世裝

詩集卷九

六

秋華四首

木芙蓉

紅芳曉露濃綠樹秋風冷共喜巧回春不妨閑弄影

蕙古所謂蕙乃今之零陵香
今之蕙不知起於何時也

今花得古名旖旎香更好適意欲忘言塵編詎能考

木犀

喬木生夏涼芳華散秋馥未覺歲時寒扶疎方遶屋

菊

青蕊冒珍叢幽姿含曉露政爾破荒寒詎免傷遲暮

晦庵足疾得程道人鍼之而愈戲贈此詩

十載扶行侍短筇一鍼相值有奇功出門放步人爭看不是前
來勃率翁

戲答楊庭秀問訊離騷之句二首

昔誦離騷夜扣舷江湖兩地水浮天只今擁鼻寒窓底爛却沙頭月一船

春到寒汀百草生馬蹄香動楚江聲不甘強借三峰面且爲雲均作杜蘅佛法不怕爛却禪家語也杜蘅一名馬蹄香本草辨偽藥云細辛則杜蘅水浸令直三峯謂華陰也

幸宗皇帝挽歌詞

阜陵發引詔許近臣進挽歌辭烹煮恭惟盛德大業不易形容方將據竭鄙思以效萬一冥搜連日纔得四語而忽被閑勞之詔罷遣東歸遂不敢成章以進杜門恩年每竊私恨戊午之春大病瀕死默念平生仰孤恩遇無路補報感激涕泗不能自已謹因舊篇續成十有六韻略叙本末以見孤臣亡狀死不忘君之意云

詩集卷九

七

精一傳心妙文明無運昌乾坤歸獨御日月要重光不值亡胡歲何由復漢疆遠移丹極仗便上白雲鄉九有哀同切孤臣淚特傍詎因逢舜日曾得廁周行但憶形輝引頻趨滿坐旁哀華叨假寵綽素識通喪似有鹽梅契還嗟貝錦傷戴盆驚委照增秩待行香手疏撫丹悃銜程發早囊神心應斗轉吳令亟風揚未答隆儒厚俄聞脫蹤忙此生知永已沒世恨空長內難開新主遄歸立右廟因山方滲漉去國又惶惶疾病今如許形骸可自量報恩寧復日忍死續殘章

詩送碧崖甘叔懷游廬阜兼簡白鹿山長吳兄唐卿及諸耆舊三首已未

菴廬不見幾經年一話清遊一悵然此日送君憑問訊千峰影裏舊潺湲

知君掛席下清江未見香爐意已降直上新泉得雄觀便將離句寫長杠

遺君蹤跡莽荆榛曾把詩書爲作新今日總輸吳季子枕流漱石自由身

諸人已致書者此不復及此外更有陳勝私在九疊屏下以爲彭彭師范在隔江都昌縣界中皆勝士也趙南紀病臥城不知今能出入否叔懷皆可爲一訪致鄙意不敢輒以爲跡相干染也山間勝處皆有前賢題詠可尋獨新泉近出最名殊勝非三峽嶽石所及而余未之見故詩中特言之貴石巖絕高而漱玉之原眼界特曠遠余嘗一詣而蓋有愧焉叔懷儲至其處試爲物色願存問之爲佳

丘子暇來訪道問得古梅折以爲贈劉叔通江文卿俱來各有佳句因各次韻爲答三首

老枝橫出數花新誰寄寒齋雪夜春江路猶應有幽伴祇愁難得賞心人用干服韻

詩集卷九

十八

獨樹臨孤岸橫枝放淺花不須煩驛使正耐雪斜斜用叔通韻

西湖居士尋詩處今墮軟紅車馬塵半樹橫枝空好在只應無地覓高人用文韻

用子服韻謝水僊花

水中僊子來何處翠袖黃冠白玉英報道幽人被渠惱著詩送與老難兄

引年得請伏業致政學士弊丈特垂慶問寵以佳篇捧玩之餘感愧亡量輒借高韻少見謝誠伏幸笑撫

一氣無私物自榮放臣偏荷主恩寬方慙妄竊老夫詩較重管博士冠身退未妨開養病年豐何幸且偷安新篇以許參同社願刺仙舟上釣灘賈生鵬賦大鈞播物史記作大專衆物索隱云專讀作鈞衆猶轉也義與攝同蒙恩忝遂休致陳昭遠丈以詩見賀已和答之復賦一

首

開干首積久空樂未覺清瀟帶眼寬老去光華姦黨籍向來羞
辱侍臣冠極知此道無終否且喜閑身得暫安漢祚中天那可
料明年太歲又泥湯尼難建隆庚申距今已未二百四十年矣
太相受命至今百八十年矣數息久之銘佩先訓於今甲子又
復一周而哀病零落終無以少塞臣子之責因和此詩并記其
之盡然感涕云

已未九日子服老弟及仲宣諸友載酒見過坐間居厚

廟令出示佳句歎伏之餘次韻爲謝并呈同社諸名勝

籬菊斑斑半吐黃芥中又報紫萸香綱川有萸萸裝成令節秋

還晚曉得高情老更狂載酒極知乖勝踐沾衣却免嘆斜陽日

本約會於開國屬予有餘年只恐逢辰少吟罷君詩引興長

奉和子服老弟黃楊游巖二詩

詩集卷九

九

聞道黃楊山上頭千峰環抱百泉幽羨君拄杖年年去飽看人

間萬頃秋

游洲巖下水冷冷枕石何妨夢裏聽要與他年成故事謾尋幽

處著新亭

和劉叔通懷游子蒙之韻

扣角聽君悲復壯壯心未已欲何之交游半落丘山外離別偏

傷老大時尚喜淵潛容賈誼不須日飲教衰絰病餘我更無慘

賴勉爲同懷一賦詩余素不能作唐律和韻尤非所長年來追

者不知欲以何用晨起書罷欲記歲月方覺

是庚申開基節日此亦難逢之會感歎久之

叔通老友探梅得句不鄙垂示且有領客携壺之約次

韻爲謝聊發一笑

迎霜破雪是寒梅何事今年獨晚開應爲花神無意管故煩我

輩著詩催繁英未怕隨清角疎影誰憐蘇綠玉珍重南鄰諸酒
伴又尋江路覓香來

病中承子服老弟同居厚叔通居中居晦諸兄友載酒

見過子服有詩牽勉奉和并呈在席幸發一笑

心期萬經與千巖屢問君詩得指南久恨冷然孤宿諾偶逢兀

者使同參儻蒙大藥分金七豈美奇方出玉函誰識留連今夕

意沉痛未散莫問驢子服驢詩通貴榜之勝未及往而得足

未復句云

寄江文卿劉叔通

文卿句律如詩律通投詩情絕世情政使暮年窮到骨不教吟

出斷腸聲

詩人從古仙多窮林下如今有爾翁應笑湖南老賓友兩年吹

落市塵中此戲子蒙語窮窮

我窮初不爲能詩笑殺飲竿淋得瘰莫何人前浪分雪世間真

偽有誰知儂不覺詩在

梅

姑射仙人冰雪容寧心已甚影雲空年年一笑相逢處長在愁

烟苦霧中

香茶供養黃葉長老悟公故人之塔并以小詩見意二

首

握手臨行一寄聲故應離舍未忘情桂香清著知何處十二峰

前海月明

一別人間萬事空他年何處却相逢不須雷公請三生看紫翠參

天十二峰

庚申立春前一日

雪花寒送臘梅萼，原生春歲晚江村。路雲迷景更新。

南城吳氏社倉書樓爲余寫真如此因題其上慶元庚

申二月八日滄洲病叟朱熹仲晦父

蒼顏已是十年前，把鏡回看一悵然。履薄臨深諒無幾，且將餘日付殘編。

易二首

立卦生爻事有因，兩儀四象已前陳。須知三絕韋編者，不是尋行數墨人。

潛心雖出重爻後，著眼何妨未盡前。識得兩儀根太極，此時方好絕韋編。

詩集卷九

三

朱文公詩賦全集卷十

詩餘

浣溪沙

次秀野醉醺醺韻

歷架年來雪作堆，珍裘也是近移裁。宵令容易放春回，却恐陰晴無定度，從教紅白一時開。多情蜂蝶早飛來。

好事近

和韻

春色欲來時，先散滿天風雪。坐使七閭松竹，變珠幢玉節。中原佳氣鬱葱葱，河山壯宮闕。丞相功成，千載映黃流清澈。

菩薩蠻

同文

詩餘卷十

晚紅飛盡春寒淺，淺寒春盡飛紅晚。尊酒綠陰繁，綠陰酒尊。老仙詩句好，好句詩仙老。長恨送年芳，芳年送恨長。

又次圭父回文韻

暮江寒碧繫長路，路長繫碧寒江暮。花塢夕陽斜，斜陽夕塢花。客愁無勝集，集勝無愁客。醒似醉多情，情多醉似醒。

憶秦娥

雪梅奉懷張敬夫

雲垂幕，陰風慘淡天花落。天花落，千林瓊玖，一空鸞鶴。征車渺渺穿華薄，路迷迷路增離索。增離索，剡溪山水，碧湘樓閣。

又

梅花發，寒梢掛著瑤臺月。瑤臺月，和羹心事，履霜時節。野橋流水聲鳴咽，行人立馬空愁絕。空愁絕，爲誰凝佇，爲誰攀折。

西江月

和韻

睡處林風瑟瑟覺來山月團圓身心無累久輕安況有清涼池館句穩翻嫌白俗情高却笑郊寒蘭膏元自少陵殘好處金章不換

又

堂下水浮新綠門前樹長交枝晚涼快寫一篇詩不說人間憂喜身老心閑益壯形耀道勝還肥軟輸加璧未應遲莫道前非今是

鷓鴣天

江檻詞

暮雨朝雲不自憐放教春漲綠浮天祇今盡閣臨無地宿昔新

詩餘卷十

二

詩滿繫船青鳥外白鷗前幾生香火舊因緣酒闌山月移雕檻歌罷江風拂珠筵

又

已分江湖寄此生長簑短笠任陰晴鳴榔細雨滄洲遠繫舸斜陽盡閣明奇絕處未忘情幾時還得去尋盟江妃定許捐雙佩漁父何勞笑獨醒

叔懷嘗夢飛仙爲之賦此歸日呈茂獻侍郎當發一笑脫却儒冠著羽衣青山綠水浩然歸看成鼎內真龍虎管甚人間閑是非生羽翼上烟霏回頭祇見衆纍纍未尋跨鳳吹簫侶且伴孤雲獨鶴飛

南歌子

次張安國韻

落日照樓船穩過澄江一片天珍重使君留客意依然風月從今別一川離緒悄危絃永夜清霜透暮曉明日回頭江樹遠懷賢目斷晴空鴈字連

滿江紅

劉知郡生朝

秀野詩翁念故山十年乖隔聊命駕朱門舊隱綠槐新陌好雨初晴仍半暖金釭玉斝隔瑤席更流傳麗藻借江天留春色過里社將兒姪談往事悲陳迹喜尊前見在鏡中如昔兩鬢全欺烟樹綠方瞳好映寒潭碧但一年一度一歸來歡何極

水調歌頭

滄洲歌

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誰知天路幽險倚伏互相酬請看東

詩餘卷十

三

門黃大吏聽華亭清唳千古恨難收何似鴟夷子散髮弄扁舟鴟夷子成霸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魚鉤春晝五湖烟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儘悠悠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

又次袁機仲韻

長記與君別丹鳳九重城歸來故里愁思悵望渺難平今夕不知何夕得共寒潭烟艇一笑俯空明有酒徑須醉無事莫關情尋梅去疎竹外一枝橫與君吟弄風月端不負平生何處車塵不到有箇江天如許爭肯換浮名只恐買山隱却要煉丹成

槩括杜牧之齊山詩作

江水浸雲影鴻鴈欲南飛攜壺結客何處空翠眇烟霏塵世難逢一笑況有紫萸黃菊堪插滿頭歸風景今朝是身世昔人非酬佳節須酹酹莫相逢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暉無盡今

來古往多少春花秋月那更有危機與問牛山客何必獨沾衣

問訊羅漢

雪月兩相映水石互悲鳴不知巖上枯木今夜若為情應見塵
中膠擾便道山間空曠與麼了平生與麼平生了 水不流行
披衣起瞻碧漢露華清寥寥千載 此事本分明苦向乾

坤識易便信行藏無間處處總圓成記取淵水語莫錯定盤星
此詞與南軒蓮花
峯次韻同時作

念奴嬌

用傅安道和朱希真梅詞韻

臨風一笑問羣芳誰是真香純白獨立無朋算只有姑射山頭
仙客絕艷誰憐真心自保邈與塵緣隔天然殊勝不關風露水
雪 應笑俗李儼桃無言翻引得狂蜂輕蝶爭似黃昏閑弄影

詩餘卷十

四

清淺一溪霜月盡角吹殘瑤臺夢斷直下成休歇綠陰青子莫
教容易披折

朱文公詩集補遺附

詩

宿開頭洪舖長家

纔到重陽氣便高鴈聲天地總寥寥客懷今夜不能寐風細月
明江自潮

菊

解印歸來數寂寥黃花難覓舊根苗祗緣三徑荒涼後移向洪
門不姓陶 二詩見台州守徐鵬舉刻台寓集

山茶

江南池館厭深紅零落荒烟山中卻是北人偏愛惜數枝和
雪上屏風

題青玉案

詩集補遺

共言的樂水花淨并倚離枝風蓋京浪筆更題青玉案佳人恨
望碧雲鄉

梅

幽香淡淡影疎疎雪虐風威亦自如正是花中巢許輩人間富
貴不關渠

臨流石

偃蹇西澗濱枵然似枯木下有幽泉鳴上有蒼苔綠來往定何
人山空此遺躅

懸崖水

秋天林薄疎翠壁呈清曉迢遞瀉寒泉下有深潭悄時飄桂葉
來尋源路殊杳

穿林徑

屈曲上雲端似向崖陰斷行聞山鳥鳴下與泉聲亂去去不知
疲幽林自成坑以上六首見微文詩集

過德興葉元愷家偶題

慈湯麥飯兩相宜慈煖丹田麥療饑莫道儒家滋味薄隔林猶
有未炊時

題程燁程燧兄弟雙桂書院

君家構屋積玉堆兩種天香手自栽清影一簾秋澹蕩仍渠艷
冶闌春開

廊然亭詩

遲留訪隱古祠旁眼底樛松老更蒼山得吾儕應改觀坐無惡
客自生涼見一統志

芹溪九曲詩

詩集補遺

二

一曲移舟采澗芹市聲只隔一江雲沙頭喚渡人歸晚回首廬

峯月一輪

二曲溪邊萬木林水環竹石四時清漁歌擢入斜陽裏隔岸時

聞一兩聲

三曲舟行龍尾灘推篷把酒見南山回頭檢點仙蹤跡萬頃白

雲時自閑

四曲烟雲鎖小樓寺臨喬木古溪頭僧歸林下柴門靜麋鹿啣

花自在遊

五曲峯巒列翠屏白雲深處隱仙亭子期一去無消息惟有喬

松萬古青

六曲溪環處士家鼓樓樓下樹槎牙龍去潭空名不朽惟見平

汀湧白沙

七曲靈祠近水濱聚魚石上躍金鱗林凹路入桃源近時有漁
郎來問津

八曲硯峯倚碧虛泉流瀑布世間無憑誰染就丹青筆寫出芹

溪九曲圖

九曲悠悠景最幽巉巖峽石束寒流源深自是舟難到更有龍
池在上頭見丘氏家譜

詩集補遺

三

訓蒙詩

天

氣體蒼蒼故曰天其中有理是爲乾渾然氣理流行際萬物同根此一源

太極圖

性蔽其源學失真異端投隙害彌深推原氣稟由無極只此一圖傳聖心

先天圖

不待安排自整齊只緣太極本如斯試將萬事依圖看先後乘除可理推

又

乾坤復垢互推移動靜之端起至微終日欬襟看不足其中圖

訓蒙詩

處是真幾

小學

灑掃庭堂職足供步趨唯啗飾儀容是中有理今休問教謹端詳體立功

西銘

人因形異種私根不道其初同一源直自源頭明說下盡將父母屬乾坤

喚醒

爲學常思喚此心喚之難熟物難昏纔昏自覺中如失猛省征求明則存

又

二字親聞十九冬向來已覩緩無功從今何以驗勘急不出此

心生熟中

學

軀死如何道乏人緣知學字未分明先除功利虛無習盡把聖言身上尋

心

性外初非更有心只於理內別虛靈虛靈妙用由斯出故主吾心統性情

意

意乃情專所主時志之所向定於斯要須總驗心情意一發而俱性在茲

致知

此心原自有知存氣蔽其明物有昏漸漸別開昏與蔽一時通

訓蒙詩

透理窮源

中庸

過兼不及總非中離却平常不是庸二字莫將容易看只斯爲道用無窮

人心道心

自從載籍流傳後此是論心第一條剖析精明爲訓切如何心學尚寥寥

又

因形與理別言心其實隨形有理存纔與理違形獨用便爲物欲理皆昏

又

莫道惟危便爲惡只緣衆欲起于形嘗須急把理來救亦要少

從允處行

命

妙合之機不暫亭自然氣化與形生原於妙合名為命即此而思得性真

又

靜思二五生人物新者如源舊者流流自東之源不息始知聚散返而求

性

謂之性者無他義只是蒼天命理名論性不當唯論理談空求理又非真

道

如何率性名為道隨事如由大路行欲說道中條理具又將理

訓蒙詩

三

字別其名

情

謂之情者莫他思只是吾心初動機又把動時分析出人當隨發察其幾

戒謹恐懼

防欲當施禦寇功及其未至立崇墉常求四者無他法依舊同歸主敬中

謹獨

為學無功由間斷其如間斷費關防方知謹獨功誠切多是此時心局云

靜

心惟動與靜相乘當靜之時乃動源所以工夫先要靜動而無

靜體難存

又

莫將靠靜偏於靜須是深知格物功事到理明隨理去動常有靜在其中

體用

體用如何是一源用猶枝葉體猶根當於發處原其本體立於斯用乃存

鬼神

鬼神即物以為名屈則無形伸有形一屈一伸端莫測可窺二五運無停

驚飛魚躍

此理充盈宇宙間下窮魚躍上飛驚飛斯在上躍斯下神化誰

訓蒙詩

四

知本自然

又

神化誰知本自然盡將此意返而觀試當事上深加察繞着些私便不安

仁

義兼禮智由仁出接物當先主以仁方有三端隨用發譬之四序始於春

又

心無私滓與天同物我乾坤一本中隨分而施無不愛方知仁體蓋言公

三省

曾子尚憂三者失自言日致省身功如何後學不深察便欲傳

心一唯中

又

用工事上實根原三省真傳入道門理卽是心隨事顯事能盡理始心存

就有道而正焉

差以毫釐大亂真苟差就正墮終身不惟枉費窮年力反作滔天禍世人

十五志學

工夫一進十年期斷自聖言當致思豈不欲人躋聖速只緣科級益如斯

知天命

假借立言雖似是知非枉出我勞功苟從志立循而得方信真

訓蒙詩

五

知味不同

安仁利仁

諱利猶能安則難且從利做莫分看懸知等級無他事去盡私心只一般

君子去仁

誰云貧賤人難處只爲重輕權倒持釣渭耕莘皆往轍聖賢不法我何歸

一貫

一貫明言忠與恕教人之意已昭然當於用處求其一謹勿懸空想聖賢

必有鄰

德者人心之所同苟能有德類斯從不須閉戶嗟寒暑但上誠

心自用功

斐然成章

學雖隨器有成形方可裁中設準繩假借變形無定止逢大匠亦何成

言志

莫道車裘事亦輕仲由勇義乃能行欲知共做爲難易試把車裘驗我心

居敬

但得心在斯敬立莫於存外更加工殷勤夫子明斯意約禮之時已在中

又

大哉程子明居敬千聖同符入德門試把工夫橫豎着總來不

訓蒙詩

六

出板斯存

汶上

仕非其地寧無仕此事還他德行人彼以勢邀吾自逝丈夫無欲氣常伸

不改其樂

已私既克本性情到處逢源與理行不待有心求樂道此心之樂自然生

先難

爲學須嚴毅自行但專一意使功深哀哉狹隘頻期效仰止仁人後獲心

樂亦在其中

夫子亦將貧對樂只因人苦處貧難苟非天理能埒只同私

心重處安

吾無隱平爾

聖道雖云妙莫窺初非恍惚與希夷分明說在吾行處（學無於行外思）

吾知勉夫

常懷四體昊天恩自是淵冰恐懼深一息尚存憂未免死而後已卽斯心

任重

氣無強弱志爲先努力便行休放肩捱得一番難境界便添脊骨一番堅

絕四

在人四者要皆無絕盡聖心天與俱敢以單題希聖術力除私

訓蒙詩

欲是工夫

博約

事來心向理中行事過將心去學文局定更無他罅隙得斯二者老吾身

卓爾

顏淵不日趨於聖此境寧容未學知細誦師言強思索獨於博約語無疑

逝者如斯

如何物欲能形道只爲皆存理一端偶感斯川存動理故言逝者可同觀

又

淵源萬古只如斯東注曾無間斷時後學不因川上（美步和）

用亦難窺

四十五十無聞

聖人接物本於仁罕以深言拒絕人何足畏辭嚴且峻（將此意省吾身）

魯點

春服初成麗景遲步隨流水翫晴漪微吟緩節歸來晚一任輕風拂面吹

浴沂

只就吾身分上思相呼童子浴沂歸更無一點閒思想正是助忘俱勿時

克己

寶鑑當年照膽寒向來埋沒太無端祇今垢盡明全見還得當

訓蒙詩

年寶鑑看

又

本體元來只是公母將私意混其中顏淵造聖無他事惟在能加克己功

又

莫道公私未判然自憂一日用工難便隨明處猛分擺志在希顏卽是顏

出門如見大賓

疎然敬立體斯存容貌常如見大賓此是聖門持守法必須心在可爲仁

爲己爲人

藥病須還考自知和根斬斷爲人機心隨身入門時（門說）

封侯夕暉

又

辛勤爲作求人計沽得過情聲譽來自外而觀爲

心已

失實堪哀

莫我知也乎

心卽是天天卽理無形不與理相隨故言唯有天知我天豈真知人有知

又

聖心端似涉脩蹊俛首無言但疾馳學者常脩存此意自能退絕爲人私

又

天怨人尤兩不形欽然下學是功程了無可使人知處盡日相

訓蒙詩

九

酬理與心

下學上達

學在事時斯是理盡於事上每深思但令下學工夫到上達之機便自知

固窮

不是書生不阨窮道窮何所愧於中貪求貪欲販夫事於此不安須彼從

參前倚衡

理隨心見不曾離苟有斯心便在茲果似有形君信否用心熟後自能知

辭達而已矣

方識聖門辭達旨作文之法在其中但將正意由

勞善用功

困學

困學功夫豈易成斯名獨恐是虛稱傍人莫笑

言實未能

九思

人之進學在於思思則能知是與非但得用心纔熟後自然後處有思隨

予欲無言

妙道皆形日用間卽斯可見不須言時將天象明人事希聖工夫萬古存

難言

難言非謂不容言欲狀其中體段難須是養成天地塞却將剛

訓蒙詩

十

大反而觀

勿忘勿助長

忘則無功助則私不忘不助正斯時是中體段須當察便見焉飛魚躍機

仰思

公德明光萬世師從容酬酢更何疑當年不合知何事清夜端居獨仰思

又

聖賢事業理難同僭作新題欲自攻王事兼施吾豈敢儻容思勉議成功

故者以利爲本

性無非日用間何須虛誕與深艱昭昭萬古皆然

求使自然

芻豢悅口

食中有味知斯悅只是能加咀嚼功行處心安思
溢齒牙中

牛山

此心此理自天根不待栽培觸處生只要關防人欲伐更須着
着察滋萌

夜氣

理則無形氣是乘氣隨夜息理斯存息時所感尤當驗晝不能
清夜亦昏

莫知其鄉

此心活物元無定或出他鄉入此鄉猛省不知誰是主只因操

訓蒙詩

舍有存亡

又

存以公兮亡以私存亡倏忽動時機莫教事過方纔省辨析精
須念慮微

求放心

不察予心重似雞更兼放處只緣私纔知用理維持定正如有
本出無稽

心之官則思

一身胡屬此心微只謂能思擇所為底事虛靈來暗塞獨於利
欲用其思

動心忍性

困窮拂亂雖天意如舜何須增不能上智惟明事

底事中行

又

不當拂處常逢拂不應空時亦至空處順不如堂
性始成功

困心衡慮

舊喜安心苦覓心捐書絕學費追尋困衡此日安無地始覺從
前枉寸陰

存心

工夫但欲存心爾底事存心條緒多直使聖賢更剖析只緣私
欲費推磨

養性

此心不假增加力養字元非別用功只要關防并省察莫教私

訓蒙詩

欲害其中

事天

皇天命理以為人理有存亡繫我心存養尚還天所付終身履
薄以臨水

萬物皆備

萬物當須以理觀不離太極是其源故雖萬物我皆具只為中
心太極存

良知

孩提自幼良知發此亦心蒙尚未開既壯蒙開超萬欲良心反
喪亦哀哉

觀闢

聖焉方寸神明舍天下經綸此處看嘗向在闢觀

夫欲順難

不能使人巧

學求入處雖師授此外難爲盡靠師但向行時無

折自能知

山徑之蹊

苟能用力可克微一或昏忘功便虧老矣方知深自做幾番芽

塞徑之蹊

大而化之

從心所欲皆天理具體如顏化未能所謂不思并不免舜由仁

義卽非行

聞知

見固能知聞亦知雖聞如與見同時只緣一本原無二千聖已

訓蒙詩

亡心在茲



文公門人楊後曰先生嘗孝示初政襲封陞對皆陳復讐之義

力辯和議之非其後廼置而不論何哉竊觀戊申封事有曰

此車之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酖

毒之志日滋日長坐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

綱維解弛釁孽萌生區區東南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

圖乎此所以拳拳獨以天下之大本天下之急務爲言也以

此觀之文公曷嘗忘復讐之義哉但以事不可以倖成政必

先於自治細讀全文文公生平節概未嘗一日而少懈也

鍾伯敬先生嘗序陸宣公奏議云衍復諸史觀其人節概載在

典籍而文章未足快人也卽文章傳流不可滅沒而節概不

能盡善也讀宣公奏議而服其文章節概真不可及矣以之

儀式天下垂表後世幸有缺乎予謂宣公之奏議擅美於唐

王制引述

文公之封事獨步於宋讀是集者較之宣公之作寧多讓焉

可見經世之學歷千古而不易耳

史又曰宣公爲文初若不經思慮及成周盡事情人人可曉今

讀文公封章奏對每一落筆纍纍數千言而且辭嚴義正條

緒弗亂緬想當年非一氣呵成者耶

薛文清公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周程張朱正

學也不學此者卽非正學也又曰四書集註皆朱子萃羣賢

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學者但

當細思熟讀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今讀文公封事

奏言益見愛君澤民之心真誠懇摯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

學矣尤當體認毋自輕忽其所得豈淺鮮哉

十六代裔孫王百拜謹述

卷上

封事奏劄

壬午應詔封事

癸未垂拱殿奏劄三

庚子應詔封事

辛丑延和殿奏劄七

戊申延和殿奏劄五

卷下

封事奏劄

戊申封事

戊申擬上封事

第三冊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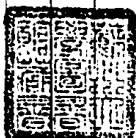
甲寅擬上封事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二

封事

壬午應詔封事 文公三十三歲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即
位詔求直言公八月應詔上



八月七日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臣朱熹謹昧死再拜上書
於皇帝闕下臣恭惟太上皇帝再造區夏受命中原憂勤恭儉
三十六年春秋未高方內無事乃深惟天下國家之至計一旦
而舉四海之廣天位之尊斷自宸衷傳之聖子皇帝陛下恭承
慈訓應期御歷爰初踐阼曾未幾何而設施注措之間所以大
慰斯民之望者新而又新曾靡虛日其規模固已宏遠矣然猶
且謙冲退託不以聖智自居首下明詔以求直言此尤足以見
帝王之高致知爲治之先務也天下幸甚臣竊伏草茅深自惟
念天下之六不爲無人忠言嘉謨崇論宏議計已日陳於陛下
之前尚恐不足仰望清光無以少備採擇況臣之愚雖欲效其
區區豈能有補於萬分之一哉又惟卽位求言累聖相承以爲
故事則未知今日陛下之意姑以備故事而已耶抑真欲博盡
羣言以冀萬一之助也臣誠愚昧不知所出然愛君尊主出於
犬馬之誠有不能自己者故昧死言之惟陛下兩聽臣伏讀詔
書有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斯民有戚休四海有利害並
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者臣竊以陛下潛應官府幾三十年不
過青色不殖貨利無一物之嗜好形於宴私無一事之過失聞
於中外昧爽而朝嚴恭畏仁孝之德孚於上下所以大繫萬
生之仰望潛發太上之深慈以至於膺受付託奄有萬方者其
必有以致之矣然則聖躬之過失臣未之聞也今者臨御未幾

而足登茲世召用直臣抑僥倖以正朝綱雪冤憤以作士氣貢奉之私不啻於內帑恭儉之德日閱於四方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本行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恨然則朝政之闕遺臣亦未之聞也至於斯民之戚休四海之利病則有之矣然臣屏伏闕下十有餘年足跡未嘗及乎四方其見聞所及之一二內自隱度告非今日所宜道於陛下之前者不敢毛舉以瀾聖聽至若陰拱默終不為陛下下一言則又非臣之所敢安也臣聞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孟子之言亦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方今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嚮向方切此亦陛下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為之會也又況陛下聖德隆盛天下之人傳誦道說有年于茲今者正位宸極萬物咸覩其心冀皆以非常之事非常之功望於陛下不但為守文之良主而

封事卷上

二

已也然而祖宗之境土未復宗廟之馨耻未除戎敵之姦諂不常生民之困悴已極方此之時陛下所以汲汲自為以副生靈之望者當如何哉然則今日之事非獨陛下不可失之時抑國家盛衰治亂之機廟社安危榮辱之兆亦皆決乎此矣蓋陛下者我宋之盛主而今日者陛下之盛時於此而不副其望焉則祖宗之遺教裔胄不復有所歸心矣可不懼哉臣愚死罪竊以為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也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廢之計不可以不早定也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細意也蓋學不端則過失萌矣計不定則闕遺大矣本不端則末流之弊不可勝言矣臣請得為陛下詳言之臣聞之堯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堯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知之宜無事於學矣而猶曰

知曰一猶曰執者明雖生而知之亦資學以成之也陛下聖德純茂同符古聖生而知之臣所不得而窺也然竊聞之道路臣下統德之初親御簡策衡石之程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情性而已比年以來聖心獨詣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遠傳聞未知信否然私獨以為若果如此則非所以奉承天錫神聖之資而躋之堯舜之盛者也蓋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畢照瞭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學與學焉而不主乎此則內外本末顛倒繆戾雖有聰明睿智之資孝友恭儉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理終亦無補乎天下之治亂矣然則人君之學與不學所學之正與不正在乎方寸之間而天下國家之治不治見乎彼者如此其大所繫豈淺淺哉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類之謂也蓋致知格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於行事者惟此而已至於孔子集厥大成然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為六經以示後世之為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終始先後之序允許且明者則今見於戴氏之記所謂大學篇者是也故承襲而進其弟弟弟政政說書隨進世大儒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學皆以為此篇乃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誠至論也臣愚伏願陛下捐去舊習無用浮華之文壞斥似是而非邪說之說少留聖意於此遺經延訪直儒深明厥旨者置諸左右以

封事卷上

三

備顧問研究充實務於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然後知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而獨得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矣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跡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以陛下之明聖而所以後其源輔其志者如此其備則其所至豈臣愚昧所能量哉然臣非知道者凡此所陳特其所聞於師友之梗槩端緒而已陛下由是講學而自得之則必有非臣之言所能及者惟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臣又聞之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計而今日之計不過乎脩政事攘夷狄而已矣非隱與而難知也然其計所以不時定者以講和之說疑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其不可和也義理明矣而或者猶爲是說者其意必曰今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未有可以恢

封事卷上

復中原之策退未有可以清禦衝突之方不若磨以虛體因其來聘遣使報之請復土疆示之以弱使之優游驕怠未遠謀我而我得以其間從容興補而大爲之備萬一天意悔禍或誘其衆則我之所大欲者將不用一士之命而可以坐得何憚而不爲哉臣竊以爲知義理之不可爲矣而猶爲之者必以有利而無害故也而以臣策之所謂講和者有百害無一利何苦而必爲之夫復讐討賊自盡爲善之說見於經者不啻詳矣陛下聰明稽古固不待臣一二言之請姑陳其利害而陛下擇焉夫議者所謂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不能攻退不能守何爲而然哉正以有講和之說故也此說不罷則天下之事無一可成之理何哉進無生死一決之計而退有遷延可已之資則人之情雖欲勉驅自力於進爲而其氣固已渙然離沮而莫之應矣其守

封事卷上

五

之也必不堅其發之也必不勇此非其志之本然氣爲勢所志爲氣所奪故也故今日講和之說不罷則陛下之勵志必淺大臣之任責必輕將士之赴功必緩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以聽上之所欲爲然則本根終欲何時而固形勢終欲何時而成恢復又何時而可圖守備又何時而可恃哉其不可冀明矣若曰以虛禮磨之則彼雖仁義不足而因後有餘誠有謀我之心則豈爲區區之虛禮而騙誠有兼我之勢則亦豈爲區區之虛禮而輟哉若曰示之以弱則是披腹心露情實而示之以本然之弱非強而示之弱之謂也適所以使之窺見我之底蘊知我之無謀而益無忌憚耳縱其不來我恃此以自安勢分氣奪日復一日如前所云者雖復曠日十年亦將何計之可成哉則是所以驕敵者乃所以啓敵而自驕所以緩寇者乃所以養寇而自緩爲敵計則善矣而非吾臣子所宜言也且彼盜有中原歲取金幣據全盛之勢以制和與不和之權少懦則以和要我而我不敢動力足則大舉深入而我不及支蓋彼以從容制和而其操衡常行乎和之外是以利伸否囁而進退皆得而我方且仰首於人以聽和與不和之命謀國者惟恐失敵人之驕而不爲久遠之計進則失中原事機之會退則沮忠臣義士之心蓋我以汲汲欲和而志慮常陷乎和之中是以跋前疐後而進退皆失自宣和靖康以來首尾三四十餘年人專持此計中吾腹心決策制勝縱橫前却無不如其意者而我墮其術中曾不省悟危國亡師如出一轍去歲之事人謂朝廷其知之矣而解嚴未幾金使復至彼何憚於我而遽爲若是是又欲以前策得志於我而我猶不悟也受而報之信節未還而海州

之圖已急矣此其包藏反覆豈易可測而議者猶欲以已試敗事之餘謀當之其亦不思也哉至於請復土疆而冀其萬一之得此又不思之大者夫土疆我之舊也雖不幸淪沒而豈可使彼仇讐之人得以制其子奪之權哉顧吾之德之力如何耳我有以取之則彼將不能有而自歸于我我無以取之則彼安肯率吾力之所不能取者而與我哉且彼能有之而我不能取則我亦彼強不較明矣縱其與我我亦豈能據而有之彼有大恩我有大費而所得者未必堅也向者燕雲三京之事可以監矣是豈可不為之寒心也哉假使萬有一而出於必不然之計彼誠不我欺而不責其報我必能自保而永無他虞則固善矣然以堂堂大宋不能自力以復祖宗之土宇顧乃乞丐於仇讐之敵人以爲國家臣雖不肖竊爲陛下羞之夫前日之遣使報聘

封事卷上

六

以是爲請既失之矣及陛下嗣位天下之望曰庶幾乎而赦書下者方且禁切諸將毋得進兵中遣使介告諭塞承之意繼脩和好之禮亦若有意於和議之必成而坐待土疆之自復者遠近傳聞頓失所望臣愚不能識其何說而竊歎左右者用計之不詳也古語有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彼以好來而兵不戢我所以應之者常不免出於兩塗而無一定之計豈非所謂疑事也哉以此就今使觀聽於離心解體是乃未攻而已却未戰而已敗也欲以此成恢復之功亦已難矣然失之未遠易以改圖往者不可諫而來者猶可追也願陛下嚙咨大臣總攬羣策鑒失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罷黜和議追還使人苟未渡淮猶將可及自是以往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脩政事懷夷狄之外丁然無一毫

可恃以爲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和軍民遠近中外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必於復讐啓土而無坑歲日之心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於是觀吾力之強弱觀彼數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此不過少遲數年之久而理得勢全名正實利其與請和請地苟且使倖必不可成之虛計不可同年而語也明矣惟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至於四海之利病臣則以爲繫於斯民之戚休斯民之戚休臣則以爲繫乎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陛下以爲今日之監司多賦復籍肆虐以病民者誰則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乎其既失勢者陛下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矣尚在勢

封事卷上

七

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然則某事之利爲民之休某事之病爲民之戚陛下雖欲聞之亦誰與奉承而致諸民哉臣以爲惟以正朝廷爲先務則其患可不日而自革而陛下似亦有意乎此矣蓋前日所號召數君子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也所以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此者哉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願陛下於其大者使之贊元經體以亮天工於其細者使之居官任職以庶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餘方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疎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近必棄母主先入以致徇聽獨任之譏毋爲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部

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繁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威將無所不除又何足以勞聖慮哉苟惟不然而切切然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事欲以惠民而適增其擾者有之欲以興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紛紛叢脞既非君道所宜宜而奉行徒爲觀聽之美而已則亦何補之有況今旱蝗四起民食將乏圖所以寬賦役備賑贍業流通銷盜賊之計尤在於守令之得其人而其本原之計則又有在願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蓋天下之事至於今日無一不弊而不可以勝陳以獻言者之衆則或已能略盡之矣然求其所謂要道先務而不可緩者此三事是也夫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脩政而經緯乎其中

封事卷上

九

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伏惟陛下因此初政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爲之會於此三言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則夫所謂不可勝陳之事凡見於議者之言而合乎義理之公切於利害之計者自然循次及之各得其所若其不然雖有求治之心而致之不得其方雖有致治之方而爲之不得其序一旦恭儉勞苦憂勤過甚有所不堪而不見其效則亦終於困憊怠惰而無所成矣豈天下之人所以延頸舉踵而望陛下之初心哉至於是時雖欲悔之臣恐其倍勞聖慮而成效不可期也又况旱蝗之災環數千里陛下始初清明行施未過而天戒赫然若此其甚其必有說矣臣愚竊以爲此乃天心仁愛陛下之厚不待政過行失而先致其警戒之意以啓聖心使盛德大美始終純全無可非開如商中宗周宣王因災異

而脩德以致中興也是宜於此三術屢省而亟圖之以順民心以答天意以陛下之聖明必將有以處此愚臣所慮獨患議者不深惟其所以然之故以爲其間不免有所更張或非太上皇帝之意者陛下所不宜爲以端親志臣竊以爲誤矣恭惟太上皇帝至公無心合德天地臨御三紀艱難百爲其用人造事皆因時循理以應事變未嘗膠於一定之說先後始末之不同如春秋冬夏之變相反以成歲功存神過化而無有毫髮私意凝滯於其間其所以能超然遠引履脫萬乘而不以爲難者由是而已本其傳位陛下之志豈不以陛下必能繼熙帝學以繼跡堯禹乎豈不以陛下必能復舊曆土以增光祖宗乎豈不以陛下必能任賢脩政以惠康小民乎誠如是也則臣之所陳乃所以大奉太上詒謀燕翼之聖心而助成陛下尊親承志之聖孝

封事卷上

九

也議者顧欲守一時偶然之跡一二以循之以是爲太上皇帝之本心則是以事物有形之粗而語天地變化之神也豈不誤哉且古者禪授之盛莫如堯舜之盛而舜承堯禪二十有八年之間其於禮樂刑政更張多矣其大者舉十六相皆堯之所未舉去四凶皆堯之所未去然而舜不以爲嫌堯不以爲罪天下之人不以爲非載在虞書孔子錄之以爲大典垂萬世法而况之所陳非欲盡取太上皇帝約束紛更之也非貴其所賤賤所貴而悉更置之也因革損益顧義理如何爾亦何不可而卜何嫌之有哉願早圖之以幸天下母疑於臣之計也若夫丁之機形制之勢則臣未之學不敢妄有所陳然竊聞之上日師物望素輕黜陟失宜效於已試下流戍兵直棄淮甸長險與敵共之斯乃古今之所共憂愚智之所同惑臣雖

精疑之況今秋氣已高敵情巨測傳聞洶洶咸謂或當復
公歲之舉雖虛實未可知然是二者實疆弱安危形勢所繫
諸俯仰之間未足以喻其急也願陛下并留聖意臣不勝大
臣凡愚不學頃歲冒昧羣試有司太上皇帝賜之末第獲叨
日祿既又誤聽人言猥加收召適以疾病留落不前今則血氣
益衰精神益耗屏居山田未知所以仰報大恩之日敢因明詔
聲竭愚衷昧死獻書以聞迂疎狂妄不識忌諱忤犯貴近切懼
事機罪當萬死惟陛下哀憐財赦而擇其中干冒天威臣無任
震懼兢惶俯伏待罪之至臣嘉昧死再拜

封事卷上

一

癸未垂拱殿奏制一文公三十四歲

孝宗隆興元年三月再召辭不允有旨趣行十月至
行在辛巳八日對○公將趨召命問延平先生所宜言
先生以爲今日三綱不立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
而敵人盛人皆趨利而不顧義而主勢孤矣公因道
以進

臣聞大學之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而家
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出焉然身不
可以徒修也深探其本則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夫格物者
窮理之謂也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
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
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繆是以意誠心正而身修至於家之
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亦舉而措之耳此所謂大學之道雖古之

奏劄卷上

士

大聖人生而知之亦未有不學乎此者堯舜相授所謂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者此也自是以來累聖相傳以有天下至於孔子
不得其位而筆之於書以示後世之爲天下國家者其門人弟
子又相與傳述而推明之其亦可謂詳矣而自秦漢以來此學
絕講儒者以詞章記誦爲功而事業日淪於卑近亦有意其不
止於此則又不過轉而求之老子釋氏之門內外異觀本末殊
歸道術隱晦悠悠千載雖明君良臣間或一值而卒無以復於
三代之盛由不知此故也恭惟皇帝陛下聖德純茂爰自初潛
以至爲帝仁孝恭儉之德信於天下紛華盛麗一無所入於其
心此其身可謂修矣而臨御天下其年於此平治之效未有所
聞臣竊疑之意者前日勸講之臣限於程式所以聞於陛下者
不過詞章記誦之習而陛下求所以進乎此者又不過取之老

于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
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
未明是以與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
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臣
竊慮抵冒罪當萬死然願陛下清閒之燕博訪真儒知此道者
講而明之考之於經驗之於史而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
變則今日之務所當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不止以
至於臣下之忠邪計慮之得失不待燭照數計而可否黑白判
然矣若是則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於以修身齊家平治天
下亦豈有二道哉臣之所聞於師者如此自常人觀之疑若迂
闊陳腐而不切於用然臣竊以爲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緣
以千里天下之事無急於此伏惟陛下擡天日之照俯賜開納

奏劄卷上

十三

則非獨微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取進止

上讀至問下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爲之動容

奏劄二

臣竊觀今日之論國計者大槩有三曰戰曰守曰和而已然天
下之爭利必有害得必有失是以三者之中又各有兩端焉蓋
戰誠進取之勢而亦有輕舉之失守固自治之術而亦有持久
之難至於和之策則下矣而至其計者亦以爲屈已愛民蓄力
觀釁疑敵緩師未爲失計多事以來此三說六端者是非相攻
可否相奪於冥冥之中談者各飾其私而聽者不勝其眩難以
陛下之明蓋未能斷然無惑志於其間也臣竊以爲此其所以
然者由不折衷於義理之根本而馳騁於利害之末流故也故
臣嘗竊妄謂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爲

而爲爲所不當爲而必止者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
之私也臣竊復指其實而明之蓋臣聞之天高地下人位乎中
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
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
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曰君父
之讎不與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
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也恭
惟國家之與北敵乃陵廟之深讎言之痛切有非臣子所忍聞
者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太上皇帝念此讎之未報雖享天位
不以爲樂一旦舉而付之陛下者以陛下聰明智勇爲必能成
此志也然則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是
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念也陛下亦既有意於必爲矣聞

奏劄卷上

十三

者不知何人輒復唱爲邪議以熒惑聖聽至遣朝臣持書以復
敵帥而爲講和之計臣竊恨陛下於所不當爲者不能必止而
重失此舉也且不知陛下不得已於議者之言而姑爲此邪抑
真欲和議之成而爲此邪以爲姑爲此也則既爲其姑必慮其
終我既誦之彼必報之不可以苟爲也且苟而爲此欲以何求
也哉無補於事徒害於理臣有以知陛下之不爲也以爲真欲
和議之成也則議者所謂屈已愛民蓄力觀釁疑敵緩師未爲
失計者臣請有以議之夫人以藐然之身位乎天地之間至微
也而能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以其有仁義之性而與夫陰陽
之氣剛柔之體同出乎萬物之一原而無間也古之聖人所以
參天地而贊化育者豈有他哉亦順此理而無所逆焉耳今釋
怨而講和非屈已也乃逆理也已可屈也理可逆乎逆理之禍

將使三綱淪九法斁子焉而不知有父臣焉而不知有君人心
僻違而天地閉塞敵人愈盛而禽獸愈繁是乃舉南北之民而
棄之豈愛之之謂哉且不曰愛其君父而曰兼愛南北之民其
於輕重之倫緩急之序亦可謂舛矣夫子爲政以正名爲先蓋
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而民無所措手足今乃欲舍復讐
之名而以講好爲觀樂緩師之計蓋不惟使上下離心中外解
體緩急之間無以應敵而吾之君臣上下所爲夙興夜寐以修
自洽之政者亦將因循驩弛而不復振矣正使金入異日果有
可乘而不可失之釁竊恐吾之可憂乃甚於所可喜而信誓之
重名分之素彼皆得以歸曲于我蓋不待兩兵相加而吾氣已
索然矣且自宣和靖康以來講和之效亦可樂見金之情僞吾
之得失蓋不待明者而後知而小人所以好爲是說者蓋惟君

奏劄卷上

四

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
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
懾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其所以專爲講
和之說者特以便其私耳而謀國者過而聽焉豈不誤哉今使
者將還大議將決此亦救過補敗之時也臣願陛下姑置利害
交至之說而以窮理爲先於仁義之道三綱之本少加意焉體
驗擴充以建人極深詔任事之臣亟罷講和之議大明黜陟以
示天下使知復讐雪恥之本意未嘗少衰雖使敵意效順無所
邀索乃是深有所藏尤足疑畏正宜引義拒絕以伐其謀然後
表裏江淮合戰守之計以爲一使守固而有以戰戰勝而有以
守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持以歲月以必復中原必滅寇仇爲
期而後已雖其成敗利鈍不可逆睹而吾於君臣父子之間既

已無憾則其賢於屈辱而苟存固已遠矣臣願陛下以此處心
以此立志則仁義之道明於上而忠孝之俗成於下人道既得
天地之和氣自當忻合無間而敵人亦將不得久肆其毒
則何事之不可成何功之不可立哉臣早茅微賤不識事宜獨
以所學妄論大計惟陛下下擇焉取進止

奏劄三

臣聞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滯于樂任
賢勿貳去邪勿疑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亦
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其後中
徵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削宣王不之側身修行任賢使
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粲然復興六臣嘗以是觀之然後
知古先聖王所以制御敵人之道其本一不在乎威疆而在乎德

奏劄卷上

五

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
綱蓋決然矣恭惟陛下躬履艱難之運而思所以成中興之功
者既知當爲與所當止之大端矣然而戎敵憑陵包藏不測中
外之議咸謂國威未振邊備未飭倉庫未充士卒未練一旦緩
急何以爲計臣獨以爲今日之憂非此之謂所可慮者乃在於
此而惟議者未及之也臣竊觀今日諫諍之塗尚壅北敵之勢
方張魯實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以是四者
視之則德業未可謂修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
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敵人之道皆未可謂備是則臣之所
深憂也不識議者亦嘗以是聞於陛下之聽否乎臣願陛下三
復詩書之言以監所行之得失而求所以修德業正朝廷立紀
綱者必以開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侍門安固邦本四者爲急

先之務治其本而毋治其末治其實而勿治其名庶幾人心厭服敵人知畏則形勢自強而恢復可冀矣臣疎遠愚戆懼天威不敢輟竭所聞以久稽聖聽而粗舉其端如此伏惟陛下留神財幸取進止

時朝廷遣王之望使金約和未還宰臣湯思退等皆主和議而近習曾觀龍大淵招權故奏及之三劉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割切焉○公與魏元履帖云上讀第一奏論政治格切之道天頻溫粹辭辭如響次讀第二奏論復讐之義及第三奏論言路壅塞倭倖鳴張則不復聞聖語矣

奏御卷上

七

封事

庚子應詔封事 文公五十一歲

孝宗淳熙七年三月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公知南康軍事四月應詔上

四月二十一日宣教郎權發遣南康軍事兼管內勸農事提轄本軍界分諸鋪通角借緋臣朱熹謹齋沐奉疏東向再拜昧死獻於皇帝陛下臣伏觀三月九日陛下可議臣之奏申救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悉以上聞無有所隱臣以布衣諸生蒙被聖恩待罪偏壘乃獲遣值仁聖求言願治不問踈遠如此其取不悉心竭慮以塞詔有然臣嘗病獻言者不惟天下國家之大體而毛舉細故以為忠聽言者不察天下國家之至計而快聽隱伏以為明是以獻言雖多而實無所益於人之國聽言雖廣而實無以盡天下之美臣誠不佞然不敢專以淺意小言仰奉明詔惟陛下幸於其大者垂聽而審行之則天下幸甚臣嘗謂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為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蓋謂此也夫民之不可不恤不待智者而後能知亦不待明者然後能言也然欲知其憔悴困窮之實與其所以致此之由則臣請以所領之郡推之然後以次而及其所以施置之方焉臣謹按南康為郡土地瘠薄生物不暢水源乾淺易得枯涸人民稀少穀賤農傷固已為貧國矣而其賦稅偏重比之他處或相倍蓰民間雖復盡力耕種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納稅賦須至別作營求乃可陪貽輸官是以人無固志生無定業不肯盡力農桑以為子孫久遠之

封事卷上

七

計幸遇豐年則穀糶不穀以荷日前之安一有水旱則扶老携幼流徙四出視其田廬無異逆旅之舍蓋出郊而四望則荒時敗屋在處有之故臣自外任之初卽嘗具奏乞且將星子一縣稅錢特賜蠲減又嘗具申提點坑冶司乞爲敷奏將夏稅所折木炭價錢量減分數其木炭錢已蒙聖慈曲賜開允獨減稅事漕司相度方上版曹若得更蒙聖恩特依所請則一方憔悴困窮之民自此庶幾復有更生之望矣然以臣計之郡之接壤江饒等州土田瘠薄類此者非一郡一縣而已也稅賦重大如此者非一料一邑而已也若不大爲經理深加隱恤雖復時於其間少有縱舍如以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恐亦未能大有所濟而剝膚椎髓之禍必且愈深愈酷而不可救元氣日耗根本日傷一旦不幸而有方數千里之水旱則其橫潰四出將有不可如

封事卷上

太

何者未知陛下何以處此此臣之所謂民之憔悴困窮而不可不恤者然也而臣所謂省賦理軍者請復爲陛下言之夫有田則有租爲日久矣而今曰民間特以稅重爲苦者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餘也夫二稅之人盡以供軍則其掇有常數其時有常限而又有貼納水腳轉輸之費州縣皆不容有所寬緩而減免也州縣既無餘餘以給官吏養軍兵而朝廷發下離軍歸正等人又無紀極支費日增無所取辦則不免剝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且如納米收耗則自七斗八斗以至於一倍再倍而未止也豫借官物則自一年二年以至三年四年而未止也此外又有月椿移用諸雜名額拋賣乳香料貨軍器寄招軍兵打造鐵甲之屬自版曹總所以至漕司上下相承遞相促迫今日追究人吏明日取勘知通官

吏無所從出不過一切取之於民耳蓋不如是無以補舊欠支目前雖明知其一旦發覺違法抵罪而不及顧也夫以罪及其身而不暇恤尚何暇於民之恤乎以此觀之則今日民貧賦重其所從來亦可知矣若不計理重實而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然國家處東南恢復之勲未集所以養兵而固圉者常患其力之不足則兵又未可以遽減竊意惟有選將吏數兵籍可以節軍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誠能行此三者而又時出禁錢以續經用民力庶幾其可寬也今將帥之選率皆膏粱驕子廩役凡流徒以趨走應對爲能苞苴結託爲事物望素輕既不爲軍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費已是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哀歛剝剝經營賈販百種搜羅以償債負債既足則又別生希望愈肆誅求蓋上所以奉

封事卷上

九

權貴而求陞擢下所以飾子女而快己私皆於此乎取之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撫摩凡軍中之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既已困於剝削苦於役使而具有能者又不見優異無能者或反見親寵怨怒鬱積無所伸訴平時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可恃至於軍中子弟亦有素習弓馬諳曉戰陣者例皆不肯就本軍投募而朝廷反爲之分責州郡枉費錢物搜搜短小生疎無用之人以補軍額凡此數端本末巨細無不垂錯而所謂將帥者私欲飽滿鑽研有效則又可以束裝問塗而望他軍之積以爲己資矣故近歲以來管軍臣倖遷代之速至有一歲而再易者是則不惟軍中利病無由究知冗兵浮食日益衆而此人之所盜竊破費與夫送故迎新百色支用已不知其幾何矣至於總餽輸之任者亦皆負倚幽陰交適賄賂其所程

督驅僅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藉載以輸於儲
俸之門者不可以數計若乃屯田民兵二事又特爲誣謾小人
竊取官職之資而未聞其有絲毫尺寸可見之效凡此數弊天
下之人孰不知之而任事之臣畧不敢一言以告陛下惟務迫
趣州縣使之急征橫賦戕伐邦本而其所以欺陛下者則曰如
是而國可富如是而兵可強陛下亦聞其說之可喜而未究其
實往往誤加獎寵畧以事權是以比年以來此輩類皆高官厚
祿志滿氣得而生民日益困苦無復聊賴草茅未識之士相與
私議竊歎以爲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顧獨陛下未之
知耳爲今之計欲計軍食以紓民力則必盡反前之所爲然後
乃可冀也蓋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
苴請託之私務求忠勇沈毅實經行陣曾立勞效之人則可以

封事卷上

干

革輕授非才之弊無苟直請託之私則刻剝之風可革將得其
人則軍士畏愛奮厲竭關以時而竄名亢食者不得容於其間
得人而久其任則上下相安緩急可恃而又可以省送迎之費
軍之汰卒與凡北來歸正添差任滿之人皆可歸之屯田使之
與民雜耕而漸損其請給其有材勇事藝之人則計其品秩而
多與之田因以爲什伍之長使教其人習於馳射擊刺行伍之
法罷去諸州招軍之令而募諸軍子弟之驍勇者別授以田使
隸八籍大抵令與見行屯田民兵之法相爲表裏擇老成忠實
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其事付以重權久其事任母貪小利母
急近功俟其果能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數然
後議其課最增秩而因任之如此十數年間自然漸見功效若
其功效未能遽見之間而欲亟圖所以紓州縣民間目前之急

者則願深詔主計將輸之臣且於見今積積金穀綿綿數內每
歲量撥三三十萬視州郡之貧乏者特與免起上供官物三五
分而代其輸向後軍籍既數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則上項量撥
之數可以漸減而州郡免起之數可以漸增州縣事力既益寬
舒然後可以禁其苛歛責以寬恤歲課而時稽之不惟去其加
耗預備非法科敷之弊又視其土之肥瘠稅之輕重而均減之
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意所在曠土亦當
漸次有人開墾布種而公上之賦亦當自然登足次第增羨不
俟程督迫促而國真可富兵真可強矣此臣之所謂省賦治軍
之說然也至於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則非臣職
之所當及然天下萬事之根本源流有在於是雖欲避而不言
有不可得者且臣頃於隆興初元誤蒙召對蓋已畧陳其梗槩

封事卷上

主

矣今請昧死復爲陛下畢其說焉夫所謂綱者猶網之有綱也
所謂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網無綱則不能以自張絲無紀則不
能以自理故一家則有一家之綱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綱紀若
乃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
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
之綱紀也然而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
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
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
也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傳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
先後德史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原其
所以然者誠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則天下萬事將無一
物得其正者故不得不而不謹也今天下之事如前所陳亦可見

矣陛下欲恤民則民生日蹙欲理財則財用日匱欲治軍則軍政日紊欲恢復土宇則未能北向以取中原尺寸之士欲報雪讐恥則未能像單于之頸而飲月氏之頭也此其故何哉宰相臺省師傳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所與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也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壯士之謗言而安於私營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又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實清顯所惡則密行毀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利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雖陛下所謂宰相師保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懼罷自心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畧能驚逐其徒

封事卷上

主

黨之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巢窟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綱紀而已乃并與陛下所以立綱紀者而壞之使天下之忠臣賢士深憂永歎不樂其生而貪利無恥敢於為惡之人四面紛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然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脩土宇何自而復而宗廟之警蹕又有何時而可雪耶臣誠至愚不勝憤懣因伏惟念自頃進對得竭狂瞽陛下不惟赦而不誅其後十八年間兩蒙收召五被除罷雖臣愚暗自知無用於世又為疾病憂患之所牽留而不得祇拜恩命者然陛下之知臣不為不深憐臣不為不厚顧臣乃獨畏懼竊竊視天下之

綱紀廢亂生靈困苦至於如此而不能捐生出死一為陛下言之是陛下不負臣而臣負陛下也今者幸值聖明開廣言路而臣官守適在可言之數於此而又不言則臣之罪雖萬死不足以自贖是以敢冒言之伏惟陛下曲加容貸留神省察奮發斷一正宸心斥遠佞邪建立綱紀以幸四海困窮之民則臣不勝大幸干冒斧鉞臣無任瞻天望聖戰慄俟命之至臣愚昧死再拜謹言

賦黃

本軍管內去秋晚田旱損去冬地震有聲臣已各具奏聞去訖是後一向關雨耕牛疫死今雖得雨恐已後時而牛死不止勢甚可慮伏乞肅照臣昨蒙賜對面奉玉音治天下當以正心誠意為本常竊仰歎聖學高明深遠治本如

封事卷上

主

此天下安得不治比年以來乃聞道路之言妄謂陛下惡聞正心誠意之說臣下當進對者至相告戒以為語忌臣雖有以決知其不然然竊深慮此語流傳上累聖德下貳羣聽伏望睿明更賜財幸

繳進奏疏狀

具位臣朱熹右臣伏觀進奏院報三月九日臣寮奏乞申勅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悉以上聞無有所隱奉聖旨依奏者臣以非村諛叨郡寄竊見管內民間利病有合奏聞事件顧其間有事干機密不宜宣露者謹昧萬死具疏登通準式實封隨狀投進貼黃乞至御前開拆庶幾千慮之得有以仰副陛下求言願治之意干冒天威臣無任願跼伏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劄

辛丑延和殿奏劄一文公五十二歲

孝宗淳熙八年差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司浙東提舉
上彰宸慈遂拜命敢辭仍乞奏事○公去國二十
年況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脩德任人之說上
為動容竊聽因條陳救荒之策盡為七事以上

臣竊惟皇帝陛下臨御以來夙興夜寐畏天恤民誠敬寬仁格
於上下宜其天心克享民物阜安而二十年之間水旱盜賊略
無寧歲邇者垂象差忒識者寒心饑饉連年民多流殍陛下側
席興嘆進賢退姦分命朝臣振席出粟凡所以奉承天意慰悅
人心者無所不至又宜若可以少回災沴召致和平矣而間者
冬氣太溫雷電震激嗣歲之計尚有可憂臣誠愚昧有不識其
所以然者嘗竊推述前事以深求之意者德之崇者有未至於
天歟業之廣者有未及於地歟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其小者無

奏劄卷上

書

所繫歟刑之遠者或不當而其近者或幸免歟君子或有未用
而小人或有未去歟大臣或失其職而賤者或竊其柄歟直諫
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歟德義之風未著而汙賤者騁歟貨賂
或上流而恩澤不下先歟賁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歟夫必
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今以陛下之明聖則豈有是
哉然而天心未豫邦本動搖宸慮雖深早氣未究是則必有說
矣臣竊不自量敢冒萬死伏願陛下聽斷之餘虛心靜慮試以
前數條者反之於身驗之於事而深自名焉則淵默之中無微
不照而凡此得失之端孰有孰無孰存孰改皆無所遁其情矣
若猶以為未也則願濬發德音布告中外反躬引咎以圖自新
內自臣工外及氓庶有能開寤聖心指陳闕政者無間疎賤使
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

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數人衝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
悉令當閣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于聰聽則夫天人之際雖
告所臨將有繫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兼總修實稱制臨決盡為
科品以次施行使一日之間雲消霧散堯天舜日廓然清明則
上帝鬼神收還威怒羣黎百姓無不蒙休矣臣以孤遠受恩過
深圖報無階祗冒至此惟陛下寬其斧鑕留神財幸臣無任震
懼俟罪之至

貼黃

臣遠稽前史近考聖朝以災異求言具有故事若以至誠行
之而實采其說以革前日之弊則於應天之實所補不細
今星文雖已退舍然饑民目今流散冬雷憂在嗣歲伏乞斷
自聖志早賜施行

奏劄卷上

書

臣稟性疎拙字畫不精衰病目昏尤艱寫染今以所陳不宜
宣洩不免親筆書寫不謹之罪伏乞財赦

奏劄二

臣聞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
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
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疾循之則其
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效至
於治亂安危有大相絕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鮮焉
相傳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
也臣特竊惟陛下以大有為之資膺受付託憂勤願治恭儉愛
民二十年於此矣而間者臨軒慨然發歎乃或未免以治效之
不進為憂因竊以是推之而得其說請昧萬死為陛下一二陳

之夫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於堂陛之上矣與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爲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爲有守者隨其器能置之列位使之交修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勢使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致以一毫私意鑒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爲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離間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姦僞譖慝叢生眩瞀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恭惟

奏劄卷上

天

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矣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或以庸陋鬼瑣不堪委寄或以朋比欺罔自速罪戾而陛下之心又本有前日權臣跋扈之疑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承順不違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清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既而陛下亦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又時聽外庭之論雖甚狂計無所違忤意者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欲其有所忌憚而不敢肆於爲惡陛下之用力則已勞矣而其翕張禽縱之機周防畏備之計又可謂無遺巧矣然而天下之勢終不免於偏有所重而治亂安危之效又未能盡如聖志之所欲蓋既未能備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

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僻則媚之態既足以盡心志其宵史佞僞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則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策而先已墮其數中矣是以比來陛下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其輕而姦者又借力於陛下之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至於姦窮惡稔蹤跡敗露然後其素輕者不免於譴呵然猶委蛇盤礴不失其崇資峻秩而攫取陛下之厚賜優禮以去其素重者則陛下固未嘗一問其朋比援府之姦也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怨民愁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蓋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唯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是則陛下之勞既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而反以敗之其巧既不足以勝羣小之姦而反以助成其勢若彼之所以蔽遮天理濁亂聖心則將益深綱而遂至於不可解蓋其失萌於一念之疑大臣而其爲害展轉至此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臣恐陛下於此偶未察也是以往歲蒙恩賜對去年應詔言事皆以明理正心之說陳於陛下之前倦倦深衷實在於此而學淺辭拙不足以起發聖意恐懼至今乃幸復以職事得望清光敢畢其餘忠如此誠願陛下深察天理以公聖心廣求賢忠以修聖政則夫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固已無隙可投以誤恩顧則又痛斥而遠屏之以永後日蔽遮濁亂深錮之害庶幾天下之事猶可復爲而陛下之國家將不至於卒受羣小之弊臣至思極陋學無所成獨有螻蟻愛君憂國之心

奏劄卷上

毛

不能自已妄論至此悲憤填膺伏惟陛下赦其罪而納其忠深為宗廟社稷大計不俟終日斷然行之則不唯愚臣之幸實天下之幸

貼黃

臣去年所進封事恐元本不存今別繕寫成冊用袋重封已於閣門投納乞賜聖旨宣索此劄亦係臣親手書寫目昏筆縱前劄已具貼黃奏陳并乞聖照

奏劄三

臣疎繆不材遠跡林野陛下過聽畀以郡符已試罔功復叨使指誤恩橫被又忝職名方具辭免之間忽於九月二十二日恭被收除之命揣分量力尤所不堪本欲控陳懇避之誠庶安愚戢之迹而是時已聞本路紹興府衢婺州水旱饑荒上軫宸慮

奏劄卷上

天

稿恐遷延或致誤事遂已即日拜命具狀巾省乞許奏對至十月二十八日方准省劄恭奉聖旨令臣疾速奏事前去之任臣聞命震惕不敢稽留即於今日二日檄被上道至十一日始入本路衢州界間得本州災傷常山江山開化三縣為甚而西安龍游次之其婺州紹興府則所傳又非衢州之比臣不勝恐懼遂自衢州乘舟取疾以來及節次於本司及被災州縣會到已行事件乃聞陛下間嘗親御翰墨戒飭帥臣詞旨深切聞者感涕而前後撥賜米斛又已二十有餘萬矣仰見聖心慈憫急於救民而於軍國之儲無所愛惜至於如此其大惠也臣猥蒙任使見惟疎拙大懼不能有所以出斯人於溝壑仰副陛下焦勞之意今來管見合行申請須至畫一奏聞者

一救荒之務檢放為先行之及早則民知有所恃賴未便逃

移放之稍寬則民間留得禾米未便闕乏然而州郡多是客籍財計不以愛民為念故所差官承望風指已是不敢從實檢定分數及至申到帳狀州郡又加裁減不肯依數分明除放又早田收割日久檢點後時致有無根查者乃是州郡差官遲緩之罪而檢官反謂人戶違法不為檢定其有檢定申到者州郡亦不為蠲放就中下戶所放不多尤被其害訪聞本路州縣亦有似此去處欲乞候臣將來到任廣行詢究更與從實蠲減

奏劄卷上

天

無以接續其害又有不可勝言者欲乞且令州縣將未勸諭者權以去年認數為約已勸諭者權據見認之數為準多方詢訪加意考核不得比同尋常報應空文須管究心體訪得其實數其實不能及數者更與量減實可更多出者則與量添其有兩莽滅裂徒為煩擾去處將來本司覺察得知具名聞奏庶幾所認之數必得其平而無科抑之患矣

一應募獻米令格推賞之人多被官吏邀阻乞覓聞有至今未推賞者近雖已蒙立法約束更乞明詔戶部先具見今奏到已未推賞各件進呈將未推賞人日下推賞行下諸路州縣有未申奏者限一月內並到如違許被抑人進狀陳訴重作行遣又上戶已經去年獻助今年所蓄應已不

多若必依舊格方得推貸則恐無復及格之人可以幫助
欲乞檢會淳熙元年三月二十四日勅戶部勘當到點檢
台州措置賑濟官耿延年所申浙東路賑濟賑糶依湖南
江西米數減半紐計推貸指揮謂如四千石令補承信郎今減作二千石之類申
明行下庶幾應募者衆得濟飢民仍勒所司立定保明狀
式及今逐處官司承受應募理實詞狀文帖並要當日行
遣如將來依式奏到省部却稱文字不圓及諸處故違程
限者官員重加降責人吏並行決配庶幾富者樂輸貧者
得食實爲兩便

奏劄卷上

三

一伏觀今歲紹興府已蒙聖慈撥賜米斛十七萬石訪聞昨
來本府抄劄飢民戶口若自十一月至來年三月約用米
八十萬石方可足用其間固不能無冒濫虛數今來本府
節次刪減未知將來定作多少戶口計度但今所有米數
及糶米錢姑以元抄劄數計之不過得四分之一況又州
府見闕軍儲竊慮不免却將撥賜米斛暗行借充則所得
糶濟米數愈見不多若州府只據見米指定人口抄劄糶
濟則所及不廣必致人戶流離餓殍上勞聖慮又臣經由
衢州見得本州早損雖云不及紹興府發州兩州然其處
水路淺遠冬月尤甚運收錢米極爲艱難本州雖已差官
往浙西取糶然糶本至少所得不多而所費水脚已不貲
矣臣今來欲望聖慈更撥賜豐儲倉米三十萬石應副紹
興府三萬石應副衢州如無見管米斛即計目今米價支
借內帑見錢令其趁此米價未至騰踴之間前去有米州
郡收糶旋次販載回州其上件錢米並乞專委司差委

贛州官吏出納州府不得干預庶免侵允之弊其已撥賜
錢米亦乞令本司選委本州通判一員同其主管不得別
作支用仍詔守臣疾速措置收糶軍糧不管誤事其發州
雖蒙撥賜米五萬石尚恐未足賑濟却俟臣親到本州相
度會計別具奏聞者

站黃

臣竊聞陛下節儉憂勤規恢遠略內庫所積錢帛甚多
今既天時未順米可興師而近甸飢荒至於如此伏願
聖慈權其輕重特賜借撥

奏劄卷上

三

據紹興府申到撥下諸縣米數總計二十一萬二千餘
石除嵊縣六萬八千餘石係排日糶濟外餘縣十四萬
三千餘石係閒日糶濟竊恐飢民一日止得半升之米
不能存活今欲依嵊縣例排日糶濟卽令更用十四萬
三千餘石又聞官吏抄劄不無漏落又慮流民却回復
業兼數內所稱撥運乃是三摺之數將來米價日增及
有往來脚費風波滯留不無欠折又本府民貧勸諭所
得恐亦不多須更備米十五六萬石準備添貼所以約
計乞米三十萬石如蒙撥賜今亦未敢盡數般取如是
將來糶濟不盡却行回納伏乞睿照

一諸郡荒歉人戶日有流移一切官物不堪修理其紹興府
人戶更覺已蒙聖慈等第免閣住催催徵發州當來失於
申奏致人戶禾業依例推恩而戶部漕司催督州郡亦如
平日州郡無所從出其勢必取於縣縣無所從出則人戶
必有受其弊者甚失聖主惻怛哀憐之意然計戶部漕司

所催必是指定支遣之數有不得已者其勢又不容直
行禁止欲乞朝廷取會戶部漕司合得諸州解發錢帛之
數且於內庫支撥應副而詔戶部漕司被災州縣所欠新
舊官物並且任催直至明年蠶麥熟後却將舊欠逐旋催
理寬作料次撥還內庫決然不至敢有欠闕其人戶名下
新舊上供官物亦乞明詔州縣未得催理其紹興府雖已
有前件任催指揮竊恐州縣奉行不虔及將今年檢放外
殘零苗木催督嚴峻亦乞聖慈更賜戒約令其寬限人戶
輪納

貼黃

臣續訪聞紹興府雖蒙指揮任催官物而春夏之間官
吏多已先期催足民戶實未盡霑聖恩今體問得本府

奏劄卷上

三

人戶令納丁鹽錢丁身折帛絹折帛綿本色絹本色綿
五項不以有無產業物力一丁並納九百餘錢來春即
便起催飢餓之餘實難供納臣愚欲望聖慈將來年合
納錢數預行蠲放庶幾官吏無以作弊下戶實被聖恩
有以慰安民心感召和氣伏候聖旨

一今年旱地廣闊只有湖南二廣及浙西兩三郡豐熟而廣
東海路至浙東爲近臣昨受命之初訪聞彼處米價大賤
低平即當印勝遣人散於福建廣東兩路沿海去處招邀
米客許其約束稅務不得妄收力勝雜物稅錢到日只依
市價出糴更不裁減如有不售者官爲依價收糴目此向
後必多有人與販前來但臣元勝約束本路州縣稅場不
得妄有邀阻收稅及力勝一節更乞聖慈申嚴行下有達

辰者官吏並此見行條法各加一等坐罪至來年六月却
依舊法其收糴本錢乞許行下本路沿海州軍將今年糴
過米錢及兌那諸色窠名支撥充應庶幾不失信於客人
向後易爲招誘如或更蒙朝廷量立賞格召人與販行下
諸路曉示勸誘仍先降空名付身數十道付本司俟有上
件販到米斛之人即與書填給付蓋綠客人糴貨了畢便
欲歸回元處不能等候即與土居上戶不同伏乞聖察

一抹荒之政著於令甲及近年節次指揮雖已詳悉然而全
在官吏遵奉推行然後民被實惠况今年薦飢公私匱竭
比之常歲事體不同欲乞聖慈特降指揮戒敕本路守令
以下令其究心奉行悉意推廣其故有違慢不虔之人俾
臣奏劄一二重作施行以警其餘其有老病昏愚不堪驅

奏劄卷上

三

策者亦許具名聞奏別與差遣却選本路官吏惻恤愛民
才力可仗者特許不拘文法時暫差權謂如治獄捕盜官
仍依富弼趙抃例選差得替待闕官南持服官員時暫管
幹事畢具名申奏量與推賞如減磨勘陞名次之類庶幾
官吏向前人崇實利

奏劄四

臣比因講求荒政復有二事雖非今日拯救之急而實異時久
遠之利不敢不言今謹別具進呈下項

一臣昨任南康軍日適值旱傷深慮檢放搔擾下戶偶有士
人陳說乞將五斗以下苗米人戶免檢全放當時即與德
行人以爲便本路提舉常平尤表遂以其法行之諸郡其
利甚博近日經由信州則聞玉山一縣亦得檢官如此措

置除上三等戶隨分減放外下二等戶盡行蠲免通計一縣所放亦不過共成五分間之道旁居民莫不稱其平允此最爲法之善者而律令未有明文又今年檢踏已畢行之不及欲乞聖慈詳酌特詔有司定著爲令自今水旱約及三分以上等五等戶並免檢踏具帳先與全戶蠲放如及五分以上即並第四等戶依此施行其州縣差官後時致得旱損田苗不存根查亦乞立法坐罪其所損田即與相度地形高低水源近遠比並鄰至分數檢放庶幾貧民永遠利便

一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昨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其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間本府

奏劄卷上

三

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欵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其支息米造成倉穀三間收貯已將元米陸續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欵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過欵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關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強妄意欲乞聖慈特依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此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資與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欵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或寄居官員士

人有行義者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原本還官却將息米欵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當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爲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搔擾此在今日言之雖無所濟於目前之急然實公私儲蓄豫備久遠之計及今歉歲施行入必願從者聚其建寧府社倉見行事目謹錄一通進呈伏望聖慈詳察特賜施行右謹具如前取進止

奏劄五

臣竊見浙東路和買絹萬數浩瀚而紹興府獨當其半舊例自物力三十八貫五百以上人戶均數人戶苦於輸納多立詭戶

奏劄卷上

三

隱寄物力以避均敷是致見納人戶所敷愈重其間又有不該敷納田地之數官司不爲除豁其弊非一前後臣僚申請並蒙聖慈施行而一時有司不能奉承德意牽於衆說未有定論臣以得之傳聞未知其間微細曲折不敢輒有陳請然聞一郡之人無不以此爲病猥蒙任使不敢坐視欲望聖慈特降指揮許臣到官與本路帥臣監司同共相度限來年二月內要覓定論申奏取旨從來年夏料爲始革去舊弊庶幾饑饉餘民得安生業世世子孫沐浴仁聖之膏澤不勝幸甚取進止

奏劄六

臣昨蒙聖恩待罪南康小壘白惟短拙無以補報萬分到任之初即以本軍星子縣稅錢偏重民不聊生條具奏聞乞賜蠲減總計不過納絹一千五十餘匹錢二千九百餘貫伏冀聖慈

納即賜施行而有司不能仰體德意輒引議臣對補之說以拒
其請臣於今年得替之前又嘗具奏冀幸蒙恩而進今累月未
奉進止竊意有司尚守前說然臣之愚亦有不能自己者謹以
前奏之內最明白者二條復爲陛下陳之按本縣所管廬山一
帶多是高巖峭壁穹石茂林其間雖有些小田畝類皆瘠瘠寒
冷所入不多而經界官吏起紐稅錢數目浩瀚難以輪納以故
紹興年中守臣徐端輔者因寺院之請減去一百四十餘貫減
之誠是也然初不請命於朝而輒私減之既又慮夫經稅之或
虧也則妄引經界以前不明文帳將人戶下田升作中等中田
升作上等亦有徑自下等而升上等者按籍履畝而橫加其稅
計錢一百四十餘貫以陰補所免廬山稅錢之數中間常有漕
臣按臨人戶陳訴漕司爲之張榜約束改正而本軍不復奉行

奏劄卷上

三

其後又有人戶曾經戶部陳訴而亦不能正也臣竊惟國家子
愛黎元憂勤懇惻常賦之外一毫不忍有所多取而下土小臣
率情妄作乃敢以一百四十餘貫之稅無故而妄加於人雖其
除之於山粗若得宜而增之於田則悖謬甚矣故臣前奏欲乞
將端輔所減山稅明降指揮特與蠲減而其所增田稅却與改
正依舊等色均稅其爲事理曉然無可疑者而所蠲之數亦不
甚多不謂有司不顧大體而惜小費乃欲限以對補之說則是
使臣又爲端輔之所爲而後已爾未與一利而先起一害臣雖
至愚有所不忍爲也今雖已去官守然於此縣疲瘵之民有未
能忘者故敢不避斧鉞之誅復以上聞欲望聖慈矜閔明詔有
司將此兩條先次減免改正其餘項日臣亦未敢便乞施行悉
祈蠲免且乞專委本路監司一員于細相度俟其奏報別易指

揮至於淳熙六年十月十九日議臣對補之說其言各經節狹
不達大體無以將順陛下克己愛民聽言革弊之美意而臣竊
願言頒布海內非所以宣德意而廣仁聲於天下也欲望聖明
并賜追寢目今以來四方內外或有以蠲除爲請者究其虛實
而一以法義裁之則彼固不得以肆其僥倖苟免之計亦何必
逆爲之限以傷遠近祈恩望幸之心哉抑古人亦有言曰百姓
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乾坤廣大之心聖賢親
切之訓臣願陛下於此深留聖意則彼妄庸淺俗之言自將深
藏遠屏不敢以陳於陛下之前矣臣進越妄言犯非其分不勝
恐懼戰慄之至取進止

奏劄七

奏劄卷上

三

臣昨任南康軍日嘗具狀奏乞賜白鹿洞書院勅額及乞以未
上皇帝御書石經并版本九經注疏給賜本洞今亦未蒙施行
而朝野喧傳相與譏笑以爲樞事臣誠恐懼不敢不盡其說謹
按本洞書院實唐隱士李渤所居當時學者多從之遊遂立賢
舍至五代時李氏爲建官師給田贈養徒衆其盛迨至國初猶
數十百人太平興國中常蒙詔賜九經而官其洞王見於會要
而咸平五年有勅重修仍塑宣聖及弟子像又見於陳舜愈所
記簡牘具存可覆視也夫以此洞之興原其所自雖若淺鮮無
足言者而太宗皇帝真宗皇帝睿宗皇帝眷顧褒崇至於如此則聖意所
存至深至遠必有非下吏淺聞所能窺測者今乃廢而不舉使
其有屋廬而無勅額有生徒而無賜書流俗所輕廢壞無日此
至所以大懼而不能安也然竊意有司所以不能無疑於臣之
請固未必皆如譏笑者之言必以爲州縣已有學校不必更

爲煩費耳如其果然則臣請有以質之夫先王禮義之官與
端鬼教之居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與無君無父之說孰利
孰害今老佛之官徧滿天下大郡至踰千計小邑亦或不下數
十而公私增益其勢未已至於學校則一郡一縣僅一置焉而
附郭之縣或不復有其盛衰多寡之相絕至於如此則於邪正
利害之際亦已明矣今有司非徒不能有所正於彼而反疑臣
之請於此臣不能識其何說也今幸蒙恩賜對故敢復以爲請
伏望聖慈下臣此章特從其請既以紹承先志啓迪羣心又以
丕闢大猷昭示抑邪與正之漸實天下萬世之幸取進止

奏劄

戊申延印殿奏劄一 文公五十九歲

孝宗淳熙十四年七月差江西提點刑獄以疾辭次
年正月起奏事之任入辭不允且懇入對六月入西
門丞相周必大令人諭意云上問朱熹到已數日何
不請對遂詣閣門進榜子有旨初七日後殿殿及
入對上迎謂之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自陳雖任浙
東提舉曲荷聖恩保全上曰折東校荒卿無心又
言蒙除江西提刑衰朽多病不任使令上曰知卿
正今留在此待與清要差遣不復勞卿州縣樊籬甚
遲再三辭謝方出奏
劄上曰正所願聞

臣聞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爲司徒之官教
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
慮其教之或不從也則命皋陶作士明刑以弼五教而期于無
刑焉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
之治爲之教以明之爲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

奏劄卷上

三

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
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
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
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
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
天下之人得然不敢肆意於爲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
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
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
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爲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
俗律從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
先王之法之過也臣伏見近年以來或以妻殺夫或以族子殺
族父或以地客殺地主而有司議刑卒從流宥之法夫殺人者

不死傷人者不刑雖二帝三王不能以此爲治於天下而況於其繁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三綱之重又非凡人之比者乎然臣非敢以此之故遂勸陛下深於用法而果於殺人也但竊以爲諸若此類涉於人倫風化之本者有司不以經術義理裁之而世儒之鄙論異端之邪說俗吏之私計得以行乎其間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而舜之所謂無刑者又何日而可期哉故臣伏願陛下深詔中外司政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侑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其有不幸至於殺傷者雖有疑慮可憫而至於奏讞亦不許輒用擬貸之例又詔儒臣博采經史以及古今賢哲議論及於教化刑罰之意者刪其精要之語聚爲一書以教學古入官之士與凡執法治

奏劄卷上

甲

民之官皆使略知古先聖王所以勅典敷教制刑明辟之大端而不敢陰爲姑息果報便文之計則庶幾有以助成世教而仰稱陛下好生惡殺期於無刑之本意取進止

上覽第一奏言刑獄失當曰似此有傷風教不可不理會

奏劄二

臣聞獄者民命之所繫而君子之所盡心也今天下之獄死刑當決者皆自縣而達之州自州而達之使者其有疑者又自州而上之朝廷自朝廷而下之棘寺棘寺讞議而後致碎焉其維持防閑可謂周且密矣然而憲臺之所詳覆棘寺之所讞議者不過受成於州縣之具獄使其文案粗備情節稍圓則雖顛倒是非出入生死蓋不得而察也是故欲清庶獄之源者莫若選選州縣治獄之官今縣之獄委於令其選固已精矣而未必皆

得人其弊未易革也若州獄則今鈴格凡選人任滿有舉主關聖者方法繁難令錄其慮蓋已詳矣然注司理者乃不用此令而近制雖進納癯老之人然後不得注擬此外則常調關陞雖昏繆疾病之人皆得而爲之甚至於流外補官若省部胥吏亦得而爲之彼以薦舉關陞者固未必盡得才能公正之人然比之昏繆疾病無善可稱與夫胥吏之入官者則有間矣蓋昏繆疾病之人苟且微祿唯知自營其於獄事蒙成吏手漫不加省而胥吏之入官者又或徂於故習與吏爲徒販鬻走弄無所不至故州郡小大之獄徃徃多失其平怨譴咨嗟感傷和氣上爲聖政之累莫此爲甚臣愚欲望陛下明詔銓曹更定選格凡州郡兩獄官專注任滿有舉主關陞人或應格不足則次任任滿銓試中第二等以上人其常調關陞及省部胥吏並不得注擬

奏劄卷上

甲

見在任者非舉主關陞人即令守俸銓量如委昏繆疾病即保明聞奏特與祠祿其未到入候赴上日亦從守俸銓量方許放上若守俸徇私失實即許監司劾奏罷免所有省部胥吏雖已注官待次並令赴部別與擬授庶幾治獄之官其選少清各知任職仰副陛下欽恤之意取進止

貼黃

臣契勘縣獄止是知縣獨員推鞠一或不得其人則拆換款詞變亂情節無所不至今既未能盡變銓法則亦不容無少更革欲望睿慈詳酌明降指揮令縣丞同行推訊無丞處即用主簿仍遇大因到獄即限兩日內具人門款先次飛申本州及提刑司照會庶幾粗革舊弊天下幸甚

奏劄三

臣竊見諸路提刑司所管拘催州縣經總制錢蓋前代之所無而祖宗盛時亦未之有特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當時建議之臣方且自以爲功而其兄聞之乃爲哭於先廟以爲作俑之禍且及子孫渡江以後雖知其弊然費出愈繁遂不能罷復有增加以至十今乃爲大農之經賦有司不復敢有蠲除之議然其始者亦但計其出納多寡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則事雖失體而未有甚害及紹興中推行經界之法民間違限契約悉出投印改一二年間此錢之額倍於常歲逮其畢事則便復常數而無復前日之羨矣而一時乃有檢校括克之人輒爲比較之說以誤朝聽使凡歲入經總制錢悉以經界之年爲額其後雖或知其非義而小變之然猶必使越及一年所收最多之數至其甚無藝者則雖或災傷年分檢放倚關苗米稅錢已

奏劄卷上

聖

無所入而所謂經總制錢者版曹總所猶不肯與之蠲除上下相臨轉相逼迫下吏無所措其手足則其勢必至於巧爲名色取之於民以求幸免司察之官雖知其然然既利其歲額之盈則亦不容有所向問顧猶不足以數則遂不過將新舊舊轉後爲前歲月愈湮逋負日積大郡所欠十數萬緡小郡亦不下一二萬數官吏操切日益嚴峻而莫有知其事之本原者臣愚不知州縣之煎熬局促果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歎息愁怨果何時而少息也陛下厚德深仁愛民如子疾痛痾癢無細不知抑搔按摩無遠不及顧偶未聞此法之弊而已故臣輒敢冒昧以聞伏望聖慈深照本末特詔有司先將災傷年分檢放倚關苗稅畝內所收經總制額盡依分數豁除然後別詔大臣深圖所以節用裕民之術計論經總制錢合與不合立額比較之利病

而罷行之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奏劄四

臣竊見江西路諸州舊有科罰之弊蓋因歲入有限而費出無常是以不免巧取於民以備支發凡是百姓有事入門不問曲直恣意誅求無有藝極民間受弊不可勝言爲監司州縣者欲一切繩之以法則財計頓闕州縣不可復爲雖有良吏亦無以免若一切恣之不問則法廢不行民怨無告而貪虐之吏更復竝緣以濟其私爲害愈甚前此漕司蓋嘗頗捐羨錢以捕州縣歲計之闕而禁其科罰然後遠民得以相安然聞其間亦有循習舊態未能盡革去處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本路帥臣諸司傳訪事宜共行措置逐一條奏以俟聖裁庶幾官用不乏民賦有經仰寬宵旰之憂潛消災沴之氣一路幸甚取進止

奏劄卷上

聖

上覽第四奏曰聞多是羅織富民

奏劄五

臣竊惟陛下以大有爲之資奮大有爲之志卽位之初慷慨發憤恭儉勤勞務以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汛掃陵廟恢復土疆爲已任如是者二十有七年於茲矣而因循荏苒日失歲亡了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下慰人望不審陛下亦嘗中夜以思而求其所以然之說耶以爲所任者非其人則陛下之神明豈可謂所任盡非其人以爲所由者非其道則陛下之仁聖豈可謂所由盡非其道以爲規模不定則陛下之規摹嘗定矣以爲志氣不立則陛下之志氣嘗立矣然且若是何耶臣誠愚賤竊爲陛下惑之故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嬾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所謂天理者有未純所謂人欲者有未盡而然歟天理有

未純是以爲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爲善而不能充其計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和正是非得失之幾不當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故所以體貌大臣者非不厚而便嬖側媚之私顧得以深被腹心之寄所以繕練豪英者非不切而美邪庸繆之輩顧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天下之公議正論而亦有時而不容非不欲聖天下之讒說殄行而亦未免於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之讎耻而或不免於畏怯苟安之計非不欲愛養生靈之財力而或未免於歎息愁怨之聲凡若此類不一而足是以所用雖不至盡非其人而亦不能盡得其人所由雖不至盡非其道而亦不能盡合其道規模蓋嘗小定而卒至於不定志氣蓋嘗小立而卒至於不立虛度歲月以至於今非獨不足以致

奏劄卷上

器

治而或反足以召亂非獨不可以謀人而實不足以自守非獨天下之人爲陛下惜之臣知陛下之心亦不能不以此爲恨也聞者天啓聖心日新盛德奮發英斷整頓綱維蓋有意乎天理之純而人欲之盡矣然臣竊以其事觀之則猶恐其未免乎交戰之患也蓋詰傳寫漏洩文字之罪則便嬖側媚之流知所懼矣然而去者未遠而復還存者更進而愈盛則知陛下親寵此曹之意未衰也罷累年竊位盜權之姦則柔邪庸繆之黨知所懼矣然而希次補者襲其迹以倂倖而不詞當言責者懷其私以緘默而不問則知陛下委任此輩之意猶在也增置諫員斥遠邪佞則兼聽之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可諫之端無窮門其或繼進而愈切未知陛下果能納而用之否也辨明誣枉撫孤直則燭幽之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造言之人無

其或提出而益巧未知陛下果能遠而絕之否也謝却倣使嘉獎壯圖宜若可以勵苟安之志矣而置將之權旁出奄寺軍政敗壞士卒愁怨則恐未有以待天下之變振虞蠲租重禁科擾宜若可以寬疲民之力矣而監司不擇守令貪殘政煩賦重元元失職則恐未可以固有邦之本卽是數者而論之則是所謂天理者雖若小勝而所謂人欲者終未盡除也夫以陛下之神聖仁明蒞政之久圖治之切宜其晏然高拱以享功成治定之安久矣而歲月逾邁四顧茫然陰陽方爭勝負未決不知將復何日何時而可以粗見聖治之成也耶問之道路比來士大夫之進說者多矣然不撰其本而徒指其末不先其難而姑就其易毛舉天下之細故而不本於陛下之身營營馳騁乎事爲利害之末流臣恐其未足以端出治之本清應物之源以贊陛下

奏劄卷上

聖

正大宏遠之圖而使天下之事悉如聖志之所欲也昔者舜禹孔顏之間蓋嘗病此而講之矣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謹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顏淵既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察乎人欲之盡者可謂兼其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漢以來非無願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名而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其或耻爲庸主而思用力於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說靜則徒以虛無寂滅爲樂而

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動則徒以應緣無礙為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機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離不相為用而反以害於政事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要者於是不復講矣臣愚不肖竊願陛下即今日之治效而求之以求其所以然之故而於舜禹孔顏所授受者少留意焉自今以徃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其為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為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為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為黨也如其為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

奏劄卷上

吳

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上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矧今祖宗光明盛大之業付在陛下將以傳之無窮四海之內所望於陛下者不但數世之仁而已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惟陛下深懼聖志痛自刻勵而力行之使萬世之後猶可以為後聖法程則宗社神靈永有依託萬方黎獻永有歸徃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孤陋寡聞學無所就前此兩蒙賜對所言大意與此畧同辭不別白肯不分明曾不足以以上悟聖心而陛下哀憐不忍終棄使得復望清光環視其中無他所有輒釋舊聞復以此進僭妄狂率罪當萬死伏惟陛下財赦不勝恐懼取進

止

奏上公反義以天理人欲為言規切至又言其之體旁出關寺上曰這事却不盡是採之公論如何由他出於此曹之私意獨陛下未之知耳書江昇問上曰陛下知此人之私意獨陛下未之知耳乃是他人子弟之罪耳此人才為過好所以為盛德之累多矣上曰高宗以此人扶勢為奸對曰小人無才尚可有才難不為惡至論言官紙賦奏曰陛下以會任知縣人為六院察官則取以克之辭曰親親然其途難一定幸相得以先布私恩於合入之人及當言責往在懷其私恩豈肯言其過失上曰然則利之事可見矣至論軍政不脩士卒怨怒上曰至將刻剝士卒以爲苞苴豈非轉禍為福乎細探探求說本後辭云照對江西係是盜賊刑獄浩繁去處久關正官臣今適遇前公是行也有要之於路曰正心誠意上所擬聞戒以勿言公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豈可同互而欺吾君耶及入奏對上未嘗不稱善

奏劄卷上

四七

朱文公封事奏劄

封事

戊申封事 文公五十九歲

六月大車時迫於疾作當面泰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丘雅具封事以聞遂除兵部郎臣足疾辭前數日供職時足疾甚申部乞候疾愈乘遂玩其欺臣請行罷逐故事無以待郎劾本部郎者滿朝皆駭笑公既行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事君無禮焉人遂有此名罪當誅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責復爲祠遂除立實文閣主晉西京嵩山崇福宮九月復召再辭十一月入對又辭遂併封事投匭以進時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

十一月一日朝奉郎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臣朱熹謹齋沐具疏昧死再拜獻於皇帝陛下臣猥以庸陋蒙被聖知有年於此矣而兩歲以來受恩稠疊有加於前顧視輩流無與爲比其爲感激之深固有言所不能諭者然竊惟念狂妄之言

封事卷下

抵觸忌諱雖蒙聽納不以爲罪而伏俟數月未見其有畧施行者臣誠不自知求所以堪陛下非常之恩者而未知所出也是慙懼久不自安不意陛下又欲召而見之臣愚於此仰窺聖意尤不識其果何謂也以爲欲聽其計策則言已陳而不可用以爲欲加之恩意則寵旣厚而無以加二者之間未有所當此臣之所以徘徊前却恐扣辭避而不能已也然而陛下猶未之許則臣又重思之前日進對之時口陳之說迫於疾作而猶有未盡言者蓋當請以封事上聞而久未敢進豈非陛下偶垂記憶而欲卒聞之乎抑其別有以乎臣不得而知也然君父之命至于再下而爲臣子者堅臥於家則臣於此實有所未安者其所深慮獨恐進見之後所言終不可用而又徒竊誤寵如前之爲則臣之辭之路有所甚難處而終得罪者是以輒因請而

封事卷下

悉其所言以獻以爲難使得至陛下之前所言不過如此伏准
聖慈幸甚劉省苦以其言爲是而次第行之則上之志願千萬
滿足退伏巖穴死無所憾萬一聖意必欲其來則臣亦不過求
一望見清光而後懇請以歸而已若見其言果無可取則是臣
所學之陋他無所有政使冒進陛下亦將何所用之不若因其
懇請而許其歸休猶足以兩有所全也又况陛下之庭侍從之
列方有造爲飛語以中害善長唱爲橫議以脅持上下其巧謀
陰計又有甚於前日之不思而妄發者陛下無爲使臣輕犯其
鋒而復蹈已覆之轍也蓋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人之有重
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蓋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雖於起居飲
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證深於醫者固已望之而走矣是必
得如盧扁華佗之輩授以神丹妙劑爲之滌腸滌胃以去病根
然後可以幸於安全如其不然則病日益深而病者不覺其可
寒心殆非俗醫常藥之所能及也故臣前日之奏輒引藥不瞑
眩厥疾不瘳之語意蓋爲此而其言有未盡也然天下之事所
當言者不勝其衆顧其序有未及者臣不暇言且獨以天下之
大本與今日之急務深爲陛下言之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
心也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
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請昧死而悉陳之惟陛下之
留聽焉臣之輒以陛下之心爲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
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
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
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
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

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臣謹按尚書舜告禹曰人一允執厥中夫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別者何哉蓋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精微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心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雖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乎人心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又按論語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不由人乎哉夫仁者本心之全德也已者一身之私欲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蓋人心之全德莫非天理之所為然既有是身則亦不能無人欲之私以害焉故為仁者必有以勝其私欲而後於禮則是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有心德既全則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其機則固在我而不可在人矣且曰克己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此大舜孔子之言而臣竊妄論其所以用力之方如此伏乞聖照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肅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賈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慈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脩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

封事卷下

三

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教之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官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懷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臣竊見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

封事卷下

四

其賢伏陛下試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復而特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效乎官省事崇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不覩其內而占其外則罰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窮之則陛下之所以脩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觀說杜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導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論況其有才適所以為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且如向來主管喪事欽奉几筵之命遠近傳聞無不竊

笑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播於外國傳於後世且以陛下
為何如主也縱有曲折如前日所以論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
一喙而人曉之耶刑餘小醜不比人類顧乃榮感聖心虧損聖
德以至此極而公卿大臣拱手熱視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
心始者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
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臣下猶
皆不蒙聽納其者至或欲罪故自近年以來無復有言此者蓋
知其恨林半固不可動搖言之無益徒取乖謬以致所言他事
亦不見用故置此事於度外而姑論其大耳不惟如此亦以過
失之萌人所創見故以為異而爭言之及其既久則習熟見聞
以為常事而不足言正如近年冬雷秋雪時時有之入遂下以
為固然此豈可常之理哉惟臣愚暗不識時宜故今日猶復論
此人所諱言而厭道之事雖幸未蒙誅斥而亦未見有所施行
也臣竊思之必使陛下聽疎遠之言而還其平日深愛又恐其
不可為後聖法也伏惟陛下深為宗社子孫萬世之慮忍而行
之天下至其納財之塗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於前

封事卷下

五

日亦嘗輒以面奏而陛下諭臣以為誠當深察而痛懲之矣退
而始聞陛下此於環列之尹已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
察其弊而無所待於人言然猶未能明正其罪而反寵以崇資
巨鎮使即便安此曹無知何所忌憚况中外將帥其不為此者
無幾陛下亦未能推其類而悉去之也臣竊聞之道路自王莽
出此人之手蓋并與此人專為諸將交通而待諸將差除多
指意風喻軍中其弟論薦以冀陛下實通而待諸將差除多
之而本正其罪又聞向者郭舉劾劉之事亦是此人內外營救
遂致罪人誦綱者被罪中外至今為之不平既而又有人名
楊榜舉其過惡者亦被決配此不惟行道大偏足為聖政之累
而自此之後遂無復有人敢言諸將之罪者以小人握重兵或
在周旋財賄之閒或在江湖千里之外而中外無一人敢白其
姦此於國計深恐未便前代之遺蓋亦非遠伏乞陛下少留聖
慮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為軍士者
既乃未嘗得一溫飽甚若採薪薪履役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
甚若王使妻女（此處文字模糊）市門以求食也怨言謗議悖逆絕理

封事卷下

六

至有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為將帥者
巧為名已而實取其糧賜以自封殖而行貨賂於進
習以圖進用彼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薄少號為羨餘奉燕
私之（此處文字模糊）幸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陛下下一受其獻則後
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
帥其為欺蔽以至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
悟反寵驕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
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
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為也哉據已分之
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
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為私而不得
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
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
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
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
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
於有私財陛下上為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
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為割裂
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
臣竊聞太祖皇帝收管大內既成躬御正殿洞開重門顧問作
字言詞如我心少邪曲人皆見之臣竊謂太祖皇帝不為文
飾其所以垂造區區而毛羽無遺也伏惟陛下下達前聖而
近以皇祖之訓為法則一心克己而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
天下之勢合則強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
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

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常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
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為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
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
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
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茲回使內之所出者日有以
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
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鄰敵之虞內有
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為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
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蚤正臣恐陛
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一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
用者皆庸繆儉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
必不得立而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而
貽燕之謀未遠輔相之職不脩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愁
兵怨國勢日卑一旦猝有不虞巨禍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
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
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臣昨來面奏劉子內一節云伏願陛下
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欲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
礙果人欲也則欲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發達推而至於言
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一以是裁之知其為是而行之則
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為非而去之則
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為賢而用之則
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為衆也知其
為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
憂其為速也如此則陛下之心不遠矣臣之所謂大本也
至於輔翼太
子之說則臣前日所謂教世之仁者蓋以微發其端而未敢索
言之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傳傳者

陛下所以訓導臣者何其心之甚也臣前所論而觀之豈
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疎畧因是亦以是為當然而不之慮
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寮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
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薄關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
其間所謂請請聞亦苟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
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皇太子
睿性風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汙
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
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
惡行蓋常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
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傳賓客既職輔導而詹
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其選甚重
今則師傳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
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傳
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
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嫖狎奇袤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
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
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
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
已置官外別置師傳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
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官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
於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稍
放六典親王之制置屬友咨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衆

所以重懲錮獄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
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
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所
以施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究切之且如頃年方伯連帥嘗
以有賊不法聞者矣鞠治未竟而已有與郡之命及臺臣有
言則遂與之祠祿而理為自陳至於其所藏匿作過之人則又
不復逮捕付獄名為降官而實以解散其事此雖宰相曲庇鄉
黨以欺陛下然臣竊意陛下非全然不悟其欺者意必以為人
情各有所私我既欲遂我之私則彼亦欲遂彼之私若臣之間
顏情稔熟則其勢不得不少容之且以為雖或如此亦未至甚
害於事而不知其敗壞綱紀使中外聞之腹非巷議皆有輕侮
朝廷之心姦賊之吏則皆鼓舞相賀不復畏陛下之法令則亦

封事卷下

十一

非細故也又如廷臣爭議配享其間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則兩
無所問而并去之監司挾私以誣郡守則不問其曲直而兩皆
罷免監司使酒以凌郡守亦不問其曲直而兩皆與祠宰相植
黨營私孤負任使則曲加保全而使之去臺諫懷其私恩陰拱
不言而陛下亦不之問也其有初自小官擢為臺諫三四年間
趨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歲遷至極其建一日論及一
二武臣罪惡則便斥為郡守而不與職名從臣近典東議遠帥
西蜀一遭飛語則體究具析無所不至及究新來上而所聞不
實則言之者晏然一無所詞山陵諸使醫賈辟闕煩擾吏民御
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遷御史官及畿漕則名補卿列
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量加絀削而繼以進用臣伏見近
世通習一事當治罰必無所假借自餘百事多務含容曲直是
非無所問也聞聖意以謂如此處置方得均平此誠堯舜之

其因循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於陛下而請其罪
臣聞古先聖王數求哲人俾輔後嗣然則今日正是博求賢能
其助特選其茲謀不為國陛下視此綱紀為如何可不反求諸
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綱紀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
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
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
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干塗萬轍
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
相可唱則唱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
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
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剛毅正直
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眾排指為道學之人而加以
矯激之罪上惑聖聰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
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
謂元祐學術者排擠訕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
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眾以為
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伏節死義之士亦何所

封事卷下

十二

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
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
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干塗萬轍
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
相可唱則唱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
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
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剛毅正直
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眾排指為道學之人而加以
矯激之罪上惑聖聰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
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
謂元祐學術者排擠訕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
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眾以為
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伏節死義之士亦何所

此言一播大為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
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
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
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
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
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
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
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埋無學識重爵
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
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
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積棄留
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

封事卷下

三

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族
而不悔如巡遠果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
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
於明皇又何至真為伏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也雖以臣知陛下聖學高明識
慮深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託聖訓以蓋其姦
而妄為害至於足以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
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為過計之憂也陛下視此風俗為
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變革之耶此今日急務之三
也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
未克而宰相之失職也軍政之未修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
習得以謀帥是說說者皆已上陳於前矣今請即民力之

未可損者為國用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
實積累掛欠空載為藉不可信理者撥還版曹其為說曰內帑
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日今經費已自
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
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
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
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得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
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一
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
足則又造為此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
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為賢於是中外承風

封事卷下

四

競為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
催督財賦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印買
折帛科罰月椿之屬尚未論也臣伏見祖宗舊法凡州縣催理
諸司即行任催版曹亦置不問由是州縣得自朝廷惠及閭閻助
食民其少拖欠亦得遷延以待遇赦恩自朝廷惠及閭閻助
兩足公私俱便此誠不刊之令典也昨自曾懷用事始除此法
盡罷州縣舊欠以為恩漏悉行拘催於是民間稅物毫分殊兩
盡要至足為難堪以見進身逐取宰相而生靈受其害矣日來得
則失民謂為不可況今政令重民幸免亡所謂明者又將無
有可得之理若不登報必為害民每讀大學章句見其所論
小人之使為國家害者並至其有善者亦無知之何者其言丁
少留聖意承其德意以幸天下其次則陛下所用之宰相不能
擇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臺諫不能公行糾劾
而惟快已意之愛憎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或反
以舉職業忤臺諫而遭斥逐也至於監司太多而事權不歸於
一銓法雖密而縣令未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善者然其本

止則此等不難處其本未正則雖或舉此臣恐未見其益而
反有害也又嘗即夫軍政之不修而推之則臣聞曰者諸將之
求進也必先格勳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
人而所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
中使自什伍以上漸次保民其付武職任將帥然後具為奏
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
為公薦而可以為矣而豈知其諸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
只此一事有耳者無不聞有口者無不道然以其門戶幽深蹤
跡詭秘故無路得以窺其交通之實狀是以雖或言之而陛下
終不信也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垂刺如此則彼
智勇材畧之人其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官妾之門而陛下之
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兵謀師律之為何事而

封事卷下

五

惟杜制之是先交結之是圖矣陛下不知其然而猶望其修明
軍政激勸士卒以疆國勢豈不悞哉然將帥之不得人非獨兵
卒之受其弊也推其為害之極則又有以及乎民者蓋將帥得
人則尺籍嚴而儲蓄美屯田立而漕運省今為將帥者如此則
固無望其肯核軍實而豐儲蓄矣至於屯田則彼自營者尤所
不顧故朝廷不免為之別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兵屯之眾資其
機道則又不免使參其務然聞其古護軍人不肯募其願耕者
以行而疆其不能者以往至屯則優塞不耕而反為民田之害
使者文吏其力蓋有所不能制者是以陛下欲為之切而久不
得成也屯田不立漕運煩費諸州苗米至成盡數起發而無以
供州兵之食則加耗解而之弊紛紛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
買折帛科罰弓漆之類至三亦為供軍之費而不可除若此田

立而所費於諸州之民其屬乎一乎二乎三乎乃不然則
是置將之不審而害足以及民也凡此數者皆係深固枝條廣
濶若不可以朝變而夕除者然究其本則亦在夫陛下之反諸
身耳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出私帑以歸版曹矣版曹不至甚
閭必能復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以寬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
則必能擇宰相以選牧守矣擇臺諫以公刺舉矣聖心誠無不
正則必能嚴宦官兵將交通之禁而以選將屬宰相矣宰相誠
得其人則必能為陛下擇將帥以作士氣計軍實廣屯田以省
漕運矣上自朝廷下達州縣治民典軍之官既皆得人然後明
詔宰相議省監司之員而精其選重其責又詔銓曹使以縣之
劇易分為等差而常切詢訪天下之官吏能為縣者不拘薦舉
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補最劇之縣果

封事卷下

六

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絀而退之凡州縣之間無名
非理之供橫歛巧取之政其泰甚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
庶乎其可寬矣至於屯田之利則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
使者招游民各自為屯不相率制其給授課督賞罰政令各從
本司自為區處軍中自有將校可使不須別置官吏使者則聽
其辟置官屬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通知
兵農之務兼得軍民之情者一員為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而
通其奏請趣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勤惰之實以行誅賞
如此則兩屯心競各務其功田事可成漕運可省而諸路無名
非理之供橫歛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獲已而未可盡去者今
亦可以悉禁民力庶乎其益裕矣此今日急務之五六也一事
如臣之策亦是將來將帥得人之後方可施行若將帥止如今
日如恐徒壞漕司已成之功無補將帥兵屯之實且乞特降

封事卷下

七

此六事之先後，皆以民屯之策，以俟見效。仍謂曹臣，更
為勸諭，而後之。若其具以開然後，隨事商量，及附信，隨處
與已成之緒，不至斷絕。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在於陛下
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
雖欲億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
愈至於不可為矣。故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務之最急，而尤
不可以少緩者，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使大本誠正，急務
誠脩，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彊，中原不復，仇敵不滅，則臣請伏銖
鉞之誅，以謝陛下。陛下雖欲赦之，臣亦不敢承也。然又竊聞之
今日士夫之論，其與臣不同者，非一及寃其實，則皆所謂似是
而非者也。蓋其樂因循之無事者，則曰：陛下之年歲高，而天下
亦幸無事。年歲高，則血氣不能不衰，天下無事，則不宜更為庸
人所擾。其欲奮厲而有為者，則又曰：祖宗之積憤，不可以不掃。
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復。以此為務，則聖心不待勸勉，而以彊
舍此不圖，則雖欲策厲以有為，而無所向，望以為標準，亦卒歸
於委靡而已。凡此二說，亦皆有理，而臣輒皆以為非者，蓋樂因
循者，知聖人之血氣有時而衰，而不知聖人之志氣無時而衰。
也知天下有事之不可以苟安，而不知天下無事之尤不可以
少怠也。況今日之天下，又未得為無事乎？且以衛武公言之，其
年九十有五矣，猶兢兢於國，以求規諫，而作抑戒之詩，以自警。
使人朝夕誦之，不離於其側。此其年豈不其高，而其戒謹恐懼
之心，豈以是而少衰乎？況陛下親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
責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萬於武公者。臣雖不肖，又安
敢先處陛下？公之下而直謂其不能乎？且天下之事，非艱
難多事之可畏，安於無事之可畏。方成治定，無一事之

封事卷下

六

可為尚當。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況今天下之苦
未有目前之急，然民貧財匱，兵情將驕，外有疆暴之寇，內有
愁怨之軍，民其他難言之患，隱於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
及者，近在堂奧之間，而遠在數千里之外，何可勝數。臣之說
此，所更乞陛下追計其前，既未有可見之效，却顧於後，又未有可
守之規。臣竊見尋常之人，請欲屬人以一至微至細之事，必
吾之先為規模，使其言者，皆為後所屬之人，有所持循，而不失
人而不先為之之意。況有天下者，將以天下至大之事，屬之於
若輩，聖明少加聖慮，則當此之時，誠亦一新德業，重整綱維，亦
不可失之機會也。臣狂妄倍率，罪當萬死，伏惟陛下裁赦。亦
安得遽謂無事，而遂以逸豫處之乎？其思奮厲者，又徒知恢復
之不可忘，類墮之不可久，然不知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
本心，難保中原之戎寇，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難除也。誠能先其
所難，則其易者將不言而自辦。不先其難，而徒欲僥倖於其易
則雖朝夕談之不絕於口，是亦徒為虛言，以快一時之意而已。
又况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
酖毒之害，日滋日長，而坐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
來，綱維解弛，孽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
可圖乎？故臣不敢隨例迎合，苟為大言，以欺陛下，而所望者，則
惟欲陛下先以東南之未治為憂，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脩政
事，庶幾真實功效，可以馴致，而不至於別生患害，以妨遠圖。蓋
所謂善易者，不言易，而直有志於恢復者，果不在於撫劍抵掌
之間也。論者又或以為陛下深於老佛之學，而得其識心見性
之妙，於古先聖王之道，蓋有不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愛於世儒
之帝，談死法，而於當世之務，則寧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說為可
取。今乃以其所厭，鄙薄者，陳於其前，亦見其言愈多而愈不

今也臣以爲此亦以是而非之論非所以進盛德於日新也彼
老子言若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
爲真實而彼以性命爲空虛也此以爲實故所謂寂然不動
者萬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彛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爲空
則徒知寂滅爲樂而不知其爲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
知其有真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脩之則體用一原顯微
無間而治心脩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
末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朗澈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
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故自古爲其學者其初無
不似有可喜者其終則被淫邪遁之見鮮有不作而害於政事
者是以程頤常闢之曰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

爲無不周備而實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自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謂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闡之而後可與入道嗚呼此真可謂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聞於陛下者使陛下過聽髮徒誑妄之說而以爲真有合於聖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爲三術而以儒者之學爲最下則臣竊爲陛下憂此心之害於政事而惜此說之布於來今也如或未以臣言爲然則聖賢不爲不高學之不爲不及而所以正心脩身以及天下者其效果安在也是豈可不思其所以然者而亟反之哉

臣聞仁宗時有程顥者與其弟頤同受學於周敦頤實得孔孟以生不傳之緒

同時又有邵雍張載胡瑗程迥等皆使聖道漸而復明其功甚大俗儒淺學既不足以窺其奧與故人心厭夫又以其言居必欲效而山陰已義論於已之所爲故相與怨疾指爲道學而加訾毀惡世之人俱無所不爲悉知已之所爲而後行

人入其門無所忌事乃云云

臣竊以陛下之聖學

臣等伏以陛下聖德高天，光被萬宇。臣等幸逢聖主，
下之務日至於前，彼浮屠之學又不足以應之。是以有味乎彼
之言而冀其富國強兵，或有近效耳。然自行其說至今幾年而
國日益貧，兵日益弱。所謂近效者，亦未之見。而聖賢所傳生財
之道，理財之義，文武之怒，道德之成，則固所以爲富彊之大而
反未有請之者也。豈不誤哉！今議者徒見老佛之高，管商之便，
而聖賢所傳明善誠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初無新奇可喜之
說，遂以爲常談死法而不足學。夫豈知其常談之中自有妙理，
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彷彿其萬分也。
哉！伏惟陛下察臣之言，以究四說之同異而明辯之，則知臣之
所言非臣所爲之說，乃古先聖賢之說，非聖賢所爲之說，乃天
經地義自然之理。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聖，顏曾段軻之
賢而有所不能達也。則於臣之言與夫論者之說，其爲取舍從
違不終日而決矣。仰臣於此又竊有感而自悲焉。蓋臣之得事
陛下於今二十有七年矣，而於其間得見陛下數不過三。自其
始見於降輿之初，固嘗輒以近習爲言矣。幸再見又嘗論之。
今歲三見而其所言又不過此。臣遐方下士，同野之人，豈有積
怨深怒於此曹而欲攻之以快己私也哉！其所以至於屢進
不合而不敢悔者，區區之意獨爲國家之計，而不敢自爲身謀。
其愚亦可見矣。然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
反。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
臣之鄙滯固不能別有忠言奇謀以裨聖聽。而陛下日新之盛

等亦未能有以使臣釋然而忘其夙昔之憂也則臣於此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身伏衡茅心馳魏闕竊不勝其愛君憂國之誠敢冒死剴瀝肺肝以效野人食芹炙背之獻且以自乞其不肖之身焉臣區區私計誠謂臣此東連臣試性情不堪從宦所以一向竊食祠祿前後九任豈不知自德慶去義亦非無意濟物之心室為退藏蓋以避禍中間稍蒙信任果然自速歸隱十年之間措身無所今者一出又致紛紜幸賴聖明休全終始其祿秩使足以免於飢寒進其官資使足以延於嗣息此皆已非臣平生意望所及天地之恩不啻厚矣今者寒疏且為感戴陛下虛心屈已容受在言故竭平日憂國之誠以冀前日懇忠之意所冀上有補於聖明下無負於所望而已非敢變其初心而復有進為之望也若蒙聖慈詳賜覲覲其本末次第施行使臣之言卓然實有可見之效則臣不待達心此意以汚濁行而其榮遇已不在諸臣之後矣如其謬妄無可施臣之所敢當也竊恐陛下見其所論懇切誤謂其甚使令故復乞聖恩伏惟陛下哀憐財救而擇其中則非獨愚臣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要可以傳之久遠而無窮蓋前聖後聖其時雖異而其為道未嘗不同此臣之言所以非徒有望於今日而又時有聖於後來也昧死獻言不敢盡伏惟聖慈降恩愚忠獻其萬死或因皇太子參決之臣意誠惶誠恐昧死再拜謹言

封事卷下

三

封事

戊申擬上封事 文公五十九歲

上會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者遂力辭新命不果上其位臣朱熹敢拜手稽首言曰臣竊惟皇帝陛下有聰明睿智之資有孝友溫恭之德有寬仁博愛之度有神武不殺之威養德春宮垂二十年一旦受命慈皇親傳大寶龍飛虎變御極當天凡在覆載之間稍有血氣之屬莫不延頸舉踵觀德聽風而臣適逢斯時首蒙趨召日辱賜對得近日月之光感幸之深其敢無說以效愚忠之一二蓋臣聞古之聖賢窮理盡性備道全德其所施為雖無不中於義理然猶未嘗少有自足之心是其平居所以操存省察而致其德念室欲遷善改過之功者固無一念之閒斷及其身之所履有大變革則又必因是而有以大

封事卷下

三

警動於其心焉所以謹初始而重自新也伊尹之告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又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肆惟王其疾敬德蓋深以是而望於其君其意亦已切矣今者陛下自儲貳而履至尊由監撫而專聽斷其為身之變革孰有大於此者則凡所以警動其心而謹始自新者計已無所不用其極矣而臣之愚猶竊有懼焉者誠恐萬分有一所以警動自新之目或未悉舉則變革之萌將有作於眇綿之間出於防慮之外者是以懼忘疎賤而妄以平日私衷過計之所及者深為陛下壽之則若謂學以正心若修身以齊家若遠便嬖以近忠直若抑私恩以抗公道若明義理以神義若擇師傅以輔皇儲若精選任以明體之若振綱紀以

風俗若節財用以固邦本若修政事以攘夷狄凡是十者皆陛下所當警動自新而不可一有闕焉者也臣不勝犬馬愛君憂國之誠輒敢事爲之說而昧死以獻謹修其事如左

其一所謂講學以正心者臣聞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濁而流汙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壹以正心爲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嘗試驗之一日之間聲色臭味游衍馳驅土木之華貨利之殖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開心體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蓋絕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於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

封事卷下

三

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爲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繫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二所謂修身以齊家者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治天下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

治其家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不能修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妾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未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是以雖以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修身動由禮義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壺杜其請託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牝內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封事卷下

三

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修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託禍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蕪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有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

有服儒衣冠明爲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苟非心正身修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威靈也本朝大儒程頤在元祐間常進言於朝以爲人主當使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此皆切至之言也然後主不能用亮之言故卒以黃皓陳祗而亡其國元祐大臣亦不能白用願說故紹聖元符之禍至今言之猶可哀痛前事不遠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四所謂抑私恩以抗公道者臣聞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

封事卷下

三

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儻於其間復以新舊而爲親疎則其偏黨之情徧狹之度固已使人惘然有不服之心而其好惡取舍又必不能中於義理而甚則至於沮謀敗國妨德亂政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蓋左右廝役橫加官賞官府寮屬側得獲遷固不問前例之是非而或者又不問其有無此固舊事之失而不可以不正況今又有垂懷姦心頂自悲結者又將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而不顧其仰累於聖德竊竊能禦下蔽上而不憂其有害於聖政也苟不有以深抑私情痛加屏絕則何以明公道而服衆心革宿弊而防後患乎唐太宗之責龐相壽曰我昔爲王爲一府王至今爲天子爲四海作主爲四海作王

不可偏與一府恩澤若復令爾重位必使爲善者皆不用心正爲此也又況有國家者當存遠慮若漢高祖之戮丁公我太祖之薄王溥此其深識雄斷皆可以爲後聖法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五所謂明義理以絕神姦者臣聞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禍福皆其自取未有不爲善而以誦禱得福者也未有不爲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而況帝王之生實受天命以爲郊廟社稷神人之主苟能修德行政康濟兆民則災害之去何待於禳福祿之來何待於禱如其反此則獲罪於天人怨神終雖欲辟惡鬼以來貞人亦無所益又況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報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羽

封事卷下

三

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隔苟禮之所不載即神之所不享是以祭非其鬼卽爲淫祀淫祀無福經有明文非固設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可得而易也其或恍惚之間如有影響乃是心無所主妄有憂疑遂爲巫祝妖人乘間投隙以逞其姦欺誑惑之術既行則其爲禍又將無所不至古今以此坐致亂亡者何可勝數其監蓋亦非遠苟非致精學問以明性命之理使此心洞然無所疑惑當有卽有當無卽無則亦何拒以秉禮執法而絕妖妄之原乎先王之政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疑衆者皆必誅而不以聽其虛深矣然傳有之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明於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則其爲妄蓋亦不甚鮮矣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六所請擇以輔皇儲者臣聞古語作傳傳其言有

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爲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警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丞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廁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

封事卷下

三

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疎略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察屬具員而無傳傳之嚴講讀備禮而無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

璧而委之衛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詩曰豐水有苞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七所謂精選任以明體統者臣聞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和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爲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莫知以爲慮者是可

封事卷下

天

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法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已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諫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羣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固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修者臣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諂曰和臣不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號爲身兼將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八所謂振綱紀以厲風俗者臣聞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稟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缺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

封事卷下

三十九

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爲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羣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潛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爲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爲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

幸甚

其九所謂節財用以固邦本者臣聞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徼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國家承五季之弊祖宗創業之初日不暇給未及大爲經制故其所以取於民者比之前代已爲過厚重以配豐饒法類有增加而建災以來地削兵多權宜科須又復數倍供輸日久民力已殫而間者諸路上供多入內帑是致戶部經費不足遂廢祖宗破分之法而上供歲額必取十分登足而後已期限迫促科責嚴峻監司州縣更相督迫唯務自寬已責何暇更察民情極撻號呼有使人不忍聞者而州縣歲入多作上供起發則又於額外巧作名色寅緣刻剝

封事卷下

四十

此民力之所以大窮也計其所以至此雖云多是贍軍然內自京師外達郡邑上自宮禁下至胥徒無名浮費亦豈無可省者竊計若能還內帑之入於版曹復破分之法於諸路然後大計中外元費之可省者悉從廢罷則亦豈不能少有所濟而又擇將帥核軍需汰浮食廣屯田因時制宜大爲分別則供軍不費之費庶幾亦可減節而民力之寬於是始可議矣此其事體至大而綱目叢細類非一言之可盡今亦未暇盡爲陛下言之惟聖明留意其本如上八者而後圖之則天下幸甚

後前總目更有第十條文今缺

封事

甲寅歲上封事 文公六十五歲

光宗紹熙五年五月公任潭州湖南安撫方至鎮聞
壽皇疾亟以下諸帝重華侍疾不從公章封事
於人前六月六日壽皇
崩以寧宗即位遂不果上

五月二十六日朝散郎提舉修權發遣潭州軍州事兼管內
勸農營田事主管荆湖南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借紫
臣朱熹謹昧死百拜上疏皇帝陛下近者竊聞陛下過官一
事多有論諫未蒙採納屢降指揮尋復寢罷觀聽惶惑傳聞駭
異如臣孤賤疎遠竊伏草茅不聞外廷末議初不敢妄有開說
摩瀆聖聰特以今此蒙恩起當藩屏之任靜思所職上關國體
若朝廷正綱紀立主德修人心悅則守土之臣雖極駑鈍尚可
憑藉威靈勉自驅策以稱任使儻根本動搖腹心蠱壞大勢傾

封事卷下

三

壓無復可爲則中外之臣雖有奇才遠略亦無所施况如迂愚
雖欲捐軀報國亦何所用其力哉是以不能自已有不能不爲
陛下言者然臣所讀者不過孝經語孟六經之書所學者不過
堯舜周孔之道所知者不過三代兩漢以來治亂得失之故所
講明者不過仁義禮樂天理人欲之辨所遵守者又不過國家
之條法考其歸趨無非欲爲臣者忠爲子者孝而已今者取此
以爲言則在廷之臣言之悉矣陛下聽之亦熟矣捨此以爲言
則自古天下國家未有可以外此而爲治者臣今亦不敢廣引
前言備禮上陳以鈞取言之名而歸過於陛下請獨以父子天
性之說爲陛下流涕而陳之臣聞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
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
則笑引何爲而然哉初無所爲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

封事卷下

三

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性
有不足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
理素具但爲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
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假如或好飲酒或好貨財或好聲色
或好便安如此之類皆物欲也清明之地物欲昏之則父或忘
其爲慈子或忘其爲孝然後造爲謾惡者指疑似以爲其實指
毫髮以爲丘山辯之於其父則使施之於其子者不無少過辯
之於其子則使施之於其父者喪失其常然後巧爲利害之說
以劫之蓋謂如此則必受其利不如此則必蹈其害利害既有
以蔽其心此心日益猜疑今日猜疑明日猜疑猜疑不已子一
舉足而得罪於其父父一出言而取怨於其子父子之情壞而
禍亂作矣試於暇時或於中夜或於觀書之際或於靜坐之頃
指去物欲之私盡祛利害之蔽默觀此心之本然則父子之間
固未嘗不慈且孝也臣竊觀陛下天資仁孝初政清明進退人
才動合公論一言之善天下誦之豈獨於天性至親反用其薄
况備物之養無大虧闕政事之間無大更革過宮定省本非難
行猶豫遲回動踰時月亦獨何也無乃事起於纖微情阻於疎
闊方間隙之將萌羣臣不能採之於早及形迹既著又不能察
陛下事親之本心且無以和陛下父子之情往往語言拙直援
引過當其心雖忠於陛下而不足以感懷陛下之聽徒以激怒
陛下故近日臨欲過宮而後轍者陛下未必不曰身爲萬乘之
主乃不得一事自由乎故不肯屈獨斷之權爲羣論所迫耳而
陛下父子之情所以至此者臣竊料陛下即位之初便有姦人
是爲邪說離間陛下之父子如一飲宴之失壽皇慮陛下或忘

於為政一言動之庶幾皇恩陛下或至於成疾此皆受陛下之
至切故或形於言而不自以為嫌其意惟欲陛下還筆改過立
心修身以奉天地以承祖宗為有宗萬年無疆之休而已曷嘗
有纖芥忿恨如浚井塗墮之意哉而姦人因之造為危語往來
間謀以誤聖聽不唯使陛下之身常懷疑懼而使陛下之宮中
亦皆嚴憚重華而不敢親近日遠月疎間隙愈大天下之人但
見壽皇慈愛天下而於陛下為尤篤陛下所以事壽皇者乃不
以孝聞而以失禮聞又不知其為羣小之姦而直以為陛下之
失街談巷議偶語族談至有臣子所不敢聽者臣恐不惟如此
一旦上帝震怒匹夫流言草野僭亂將仗義而起今秋外侮興
問罪之師當是時六軍之情能使之親附乎萬姓之心能使之
固結而不解乎讒邪之人雖復嚮而食之其能有及於國家之

封事卷下

三

敗乎如臣之愚雖百千輩咸欲分身奔族為陛下死其能有補
於社稷之存亡乎又聞壽皇聖躬比者小愈和豫雖未必因此
而天下後世寧不口意念鬱鬱而至此乎夫事固有失於毫釐
之間而遂至於不勝悔者臣子之所不忍言而忠於事君者亦
不敢隱也昔漢文帝徙淮南王少失思慮而尺布斗粟之誦終
身病之夫以兄而不能容其弟雖賢王不敢自恕其過也況以
天下之大而不能容其父乎為今之計先遣大臣謝罪於重華
次發明詔告諭在廷言前日之所以不能無疑者以讒邪惑亂
之故誅此姦人以謝天下屏斥餘黨還始初之清明即日駕過
重華問安侍膳以盡父子之驩如此則天下歌舞四裔仰書
之信史以為美談反危而安特在陛下反覆手之間耳今愛陛
下之切者中宮也嘉邸也忠陛下之至者二三大臣也願出臣

事與之參訂必有以知臣之倦倦於君父而其言雖陋實宗社
之至計也限守遠郡無由請對而忠憤所激不能自己是以冒
死拜疏痛哭流涕而極言之唯陛下緩其狂瞽臣冒犯天威無
任震懼殞越之至臣烹昧死再拜

封事卷下

三

奏劄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一 文公六十五歲

光宗紹熙五年公任潭州未久六月孝宗壽皇南昇
選又聞光宗以疾不能執事遂中病歿歸田里
七月帝示即位召赴行在奏事公以疾辭歸田里
事雖印交劄本路判中奉聖旨依已降指揮起
制餘侍講力辭九月十四日奉聖旨依已降指揮
連供職十月戊子判中奉聖旨依已降指揮起
揮帶原官職奏事公行至宜春廬陵門入劉謙退見
請曰先生是上意心以待時問其道何先曰今日
之事非大改更不足以悅天意服人心必有惡衣
菲飲食卑宮室之志而不致以天子之位為樂然後
庶幾清誠盡孝默過格天人和同方可為其事
大其體重則言乎輔贊之功則非吾之所任以言乎
格天之道則非吾之敢當然天下無不可為之財乎
至無不可進之善以天子之命召諸臣當不笑罵而
往吾知竭吾誠盡吾力耳
外此非吾所能預計也

臣竊聞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
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

奏劄卷下

三

事有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
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
不亦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唯
大聖大賢為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及也故孔子曰可與
立未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而夷齊季札之徒所以輕千乘之
國以求即乎吾心之所安寧限其身亡其國而不敢失其區區
之節者亦為此也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天變為之見於上
地變為之作於下人情為之哀惻拂鬱而皆有辭叛散亂之心
方此之時宗廟社稷危於綴旒是則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
以常理處焉者也是以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實紹丕
圖未及號令之間不越須臾之頃而鄉之危者安難者合天下
之勢翕然而大定此亦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乎有以不失其

正者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而天變未盡消地變未盡弭君

親之心未盡惟學士大夫羣黎百姓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
實之際至於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特待時而發耳臣
雖至愚亦知竊為陛下憂之而未知其計之所出故書及覆以
思而參以所聞則尚紛有可誘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
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爾嗚呼此則所謂道心
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
本也誠即是心以充之則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孟子所
謂終身所然樂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借曰天
命神器不可以無傳宗廟社稷不可以無奉則轉禍為福易危
為安亦豈可以舍此而他求哉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
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

奏劄卷下

三

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陛下誠能動心
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常如前日未嘗有位之時內自宮掖
燕私之奉服食器用之須不敢一毫有所加於潛邸之舊外至
百辟多儀之享恩澤匪頒之式不敢一旦而全享乎萬乘之尊
專務積其誠意期以格乎親心然後游發德音痛自克責嚴飭
羽衛益勤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
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繼以二日而一
以至于一日而不一至焉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
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疑不
泯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若夫災異之變禍亂之幾有未盡去
則又在乎陛下凝神恭默深監古先日與大臣講求政理可否
相濟惟是之從必使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材無

一不合乎公論不爲偏聽以啓私門則聖德日新聖治日起而
天人之德不得違離學之萌不得作矣今日之計莫大於此惟
陛下深圖聖意而亟圖之若復因循日復一日所以行權者遂
失其正則臣恐禍變之來不但禮樂不興刑罰不中而已也人
心易離天命難保厥監不遠溪可畏懼臣山野愚不識忌諱
罪當萬死惟陛下寬之取進止

奏劄二

臣竊惟皇帝陛下祇膺駿命恭御寶圖正位之初未遑他事而
首以博延儒臣討論經藝爲急先之務蓋將求多聞以建事學
古訓而有獲非若記問愚儒詞章小技誇多以爲博關靡以爲
工而已也如是則勸誨之官所宜遴選顧乃不擇誤及妄庸則
臣竊以爲過矣蓋臣天資至愚極陋雖當挾策讀書妄以求聖

奏劄卷下

聖

賢之遺旨而行之不力老矣無聞況於帝王之學則固未之講
也其何以當擢任之寵而辱顧問之勤乎是以聞命驚惶不敢
奉詔然嘗聞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
敘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
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
其學以間之然後有以正心脩身而爲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
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問詞章之謂而亦非有
聖愚貴賤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固有可爲陛下
言者竊謂進德之蓋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
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
而特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
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爲夫婦兄弟爲朋友以至於

奏劄卷下

聖

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
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
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
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
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
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
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因之甚者則不能保
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
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
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
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徬徨未
啓其端而遽已欲授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
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
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
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
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
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
而善之爲勸者浸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
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
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
也一不自覺而馳騁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
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况
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
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

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始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此等語例皆指爲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竊慨歎今者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而輒以爲獻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蚤痛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強不息以緝熙于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我撥亂如周宣王以著明人主

奏劄卷下

无

奏劄三

臣前任備員潭州兼管荆湖南路安撫司事竊見本路土瘠民貧無他生理而州縣歲計入少出多徑徑例於常賦之外多收加耗重折價錢尚且入不支出公私俱困昨來諸司察見其弊累嘗蠲減務寬民力連年所放蓋已不貲而州縣起發上供支遣俸給諸色費用尚仍舊額略無所損沿此官司已是狼狽不可支吾或有非泛實給調發支賜若更差到諸班換授歸正雜流補官之人復有增加則愈見逼迫無以爲計臣近者嘗與漕臣何異備奏全州守臣韓邈所申乞減添差員數可見一端至

察其他州縣大略皆徃類此不唯官吏苟道目前多方趣辦不暇爲國家赤子計而按察之官知其甚不得已以至於此亦不忍盡法按治無由發覺竊念本路東望朝廷遠在二千餘里之外而北據重湖南撫諸峒形勢所關亦非他道之比萬一民貧不堪誅剝一旦屯結自爲擾亂而盜賊蠻獠相挺而起則不知議者何以處之臣自到任以至去官僅及三月雖未及詳密究其曲折然其大勢如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矣故嘗深以爲憂欲爲料理但以召還之遽未暇子細詢考畫一奏聞今者既蒙賜對又不敢不爲陛下一言欲望聖慈深察一視同仁特詔本路帥臣監司更以前日全州所申事理通之諸郡並行均節將大段闕乏之處特與痛加減指定奏聞取自行下庶幾州得以恤其縣縣得以寬其民而甘賈或有不奉詔者亦且無詞以逃其罪則遐遠之民均被實惠而寬大之恩不但爲掛牆壁之具而已臣奉使亡狀不早上聞以至今日死有餘罪伏惟矜赦而亟圖之則一路幸甚取進止

奏劄卷下

平

奏劄四

臣昨於去冬伏蒙聖恩除知潭州方具辭免未及起發即聞湖北獠人侵擾邵州界分及今年春伏奉聖旨不許辭免臣遂即日就道比及到官湖北已行進兵攻討賊氣漸衰遂就招降一向寧帖却據邵州守臣潘燾申到見得從前邊防全無措置以致小醜敢肆侵犯因條畫到移置寨棚增撥戍兵利害數條臣與漕臣何異潘燾所申頗有條理遂行詢究見得委的合行措置遂已具奏乞賜施行竊計已徹天聽欲望聖慈明詔大臣早賜處分及何異潘燾存任之口依元所申日下措置其提刑趙

不迂先次申奏亦與臣等所乞無大異同欲乞并行劄下公共相度從長區處庶使姦賊畏威遠民安業實一方永遠之利取進止

貼黃

臣昨招到諸賊蒲求矢等已赴安撫司公參其人衰弱初無能解但恃險阻敢爾跳梁今已歸降則於事理不得不加存恤欲乞聖慈行下本司常切照管毋失大信庶幾異日復有此輩易以招納伏候聖旨

奏劄五

臣伏見潭州城壁昨因敵騎殘破之後剝落摧圯五十餘年不曾修築近者守臣周必大方議補砌已蒙朝廷支降度牒一百道到錢八萬貫未及興工而必大奉祠就第臣到任之初即

奏劄卷下

聖

行點檢其錢已支六萬餘貫買到甌灰見在餘錢不多不足為雇工犒設之費又元料只擬用本州諸色軍兵共不過三千餘人竊慮不堪久役勞苦而其城廣闊中間多有空閑無民居處若盡修築亦無所用枉費工力初已尅定七月下旬起工而偶值小旱繼以霖雨旋遭國哀人情洶洶未敢容易然念興作有緒所買甌灰費錢已多若遂因循便成廢棄亦可惜故自登極赦後事勢稍定即別委官再行計度擬將其城北面一帶荒迺去處量加裁減向裏別築蓋如此則不難目今工力易辦將來萬一不測有警亦易防守但求及于細條盡而臣忽奉聖恩召令奏事竊恐新任守臣未知始末欲望聖慈行下詳審計度如臣妄議有可施行即乞睿旨再給度牒雜募軍民促減北邊近裏修築乘此樂歲擇日興工亦為一方永久不虞之備取進止

公奏事後面納劄于辭職名有旨依已降指揮不允又辭乞改作說書差遣以爲未得進說而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效涓埃而疾病不支遂窮侍從職名而去則臣死有餘罪上手劄卿經衛淵源正資勳滿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乃拜命

奏劄卷下

聖